

曾文正公家書

上

曾文正公家書

中

曾文正公家書
下

曾國藩著

20

曾文正公家書
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曾國藩著

曾文正公家書中

20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曾國藩著

曾文正公家書
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

(三七八五)

曾文正公家書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區費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曾文正公四種書目

家書

- 卷一 起道光二十年訖二十三年……………一
- 卷二 起道光二十四年訖二十六年……………四七
- 卷三 起道光二十七年訖三十年……………九五
- 卷四 起咸豐元年訖四年……………一三九
- 卷五 起咸豐五年訖八年三月……………一九三
- 卷六 起咸豐八年四月訖十年五月……………二四五
- 卷七 起咸豐十年六月訖同治元年三月……………二九九
- 卷八 起同治元年四月訖十二月……………三五—
- 卷九 起同治元年十二月訖三年六月……………四〇九
- 卷十 起同治三年七月訖十年……………四六九

大事記

- 卷一 起公生嘉慶十六年訖咸豐六年……………五二七
- 卷二 起咸豐七年訖同治元年……………五四七
- 卷三 起同治二年訖三年……………五七一
- 卷四 起同治四年訖十一年……………五九九

家訓

- 卷上 起咸豐六年訖同治元年……………六一五
- 卷下 起同治二年訖九年……………六五五

榮哀錄

- 祭文十首……………六九八
- 輓詩八章……………七〇六
- 輓語一百二十八聯……………七二三

曾文正公家書卷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歲二月初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僱二把手小車六輛。男占三輛半。行三百餘里。至河南八里汶度歲。正月初二日開車。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換大車。僱三套篷車二輛。每套錢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開車。十二至河南省城拜客。就攔四天。獲百餘金。十六日起行。即於是三日更趁風平浪靜。徑渡黃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文。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勝真。初八既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爲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尙有大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岱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饋饋外。不過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鄭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畧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又稟者。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薙髮。期年禁燕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

初五日遄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飯。並未聞其大病。不數刻而凶問至矣。歿後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殞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詡蒼。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爲之一變。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季仙九師。陸正翁。放浙江學政。初十日出京。廖鈺夫師。陸尙書。吳甄甫師。任福建巡撫。朱師徐師。靈樞。並已回南矣。廣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須一一分敘。以煩瑣爲貴。謹此跪稟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曾孫數日內添喫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軍內共留五十二人。僅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尙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日內頗患咯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已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噓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膠品一之孤。上澧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爲籌

責。由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爲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無消息。不知問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時亦甚難容。輒敢冒昧。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遂摺便。敬稟一二。卽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播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四月廿八日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諸悉祖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涼中均收到否。邇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萃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同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爲可慮。黎樹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

事。四月十八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望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冀示知。男謹稟。即請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繕寫格言一幅。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並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收到否。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歸藥。漸次平復。初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惟脾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果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舊。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牀。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辦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進京。賸賸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尙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鈔回前半節。其後半載陞官人名。未及全鈔。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

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賤。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吳春圃分發浙江。告假由江南回家。七月初起程。餘容續稟。即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遠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況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至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餒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

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尙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璠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日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求病愈了。今年酬願。又言西沖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病愈。今年酬願。梅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男國濟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知家中已經收到。六月初七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國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發第十號。內有黃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一係河間廿里鋪發。一汴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配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憤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口。有布套龍鬚草席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配處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信一。俱收到。彭山配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巾。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

場之地。男必去送者。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葦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孫紀澤自病全愈後。又服補劑十餘帖。展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薨。隨陳衷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男日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追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定彭山。爬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尙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王明往天津。哈喇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旨派王鼎。成往河南查辦。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稟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卽是好處。第日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親老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仍使更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稟。一安居。若有餘費。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

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個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簞不飭。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鈔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驚。一無所得。厚二總以書熟為主。每日讀詩一首。右謹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母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時房屋爽。空氣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白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有冬菜一篋。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覓朱嶺山轉寄。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各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楮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

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卽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稔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大人侍下。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尙未收到。由彭九峰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姪分所當爲。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齒。前年覽託之事。蒙在濟前買得頂好料一具。姪謹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忭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卽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孀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尙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爲幸。肅此恭請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姪率弟國荃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母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內係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閣叔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卽言欲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尙未爲晚。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峴同歸。彭會試罷。屈

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已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芝前輩扶襯南歸。行李家眷。僱一大船。頗挾重貲。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溢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卽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虞。弟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極爲洪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害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弟常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物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間知。疑男兄弟不睦。蓋九弟不過堅執。實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摺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總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

常。男夫婦相持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萬不可也。等語。又寫書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讀書。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蕭衣冠。爲男祝賀。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茶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子萬言。而弟不聽。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違悞。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男婦身體如常。孫兒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尚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尙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換派者。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敬呈近事。餘容續稟。男謹稟。

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巖危岩。萬高相鉤帶。兄弟匪他人。忠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環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烏有鸚鵡。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爲同岑石。無爲水下瀨。水急不可磯。石堅鑿可礎。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羸糲。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孫男國潘跪稟母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初二日孫發家信第十五號。外小鞋四雙。由寶慶武舉唐君帶至湘鄉縣城羅宅。大約新正可到。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卽達生。極爲平安。寓中所僱僕婦。因其刁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婆。其斷臍洗三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大愈。現已復元。係鄭小珊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崇峯在京。孫憐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住。新年可代伊找館也。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十八。男有信寄呈。寫十五日生女事。不知到否。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孫女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事多。不能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早。與男同起。卽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語笑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同鄉京官俞恪清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有乾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紀出京。男爲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勸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去年十二月廿一日發平安信第十七號。內呈家中信六件。寄外人信九件。不知已收到否。男與九弟身體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亦體好。乳食最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爲煖烘。茲因俞岱青先生兩回。付鹿脯一方。以爲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燻臘附回。此間現有燻臘肉。豬舌。豬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爲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爲張羅。已覺得館。每月舉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難名。館地現尙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切自知謹慎。卽請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新正月初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鹿脯一方。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紀轉寄。不知到否。去年臘月十九發家信。內共信十餘封。想已到矣。初七日信。係男荃代書。初八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茶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脇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症。連日服藥。現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症。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症。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來得甚陡。自初八至十三。脇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卽請吳

竹如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腸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動工。用銀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剿辦。當易平息。餘容續稟。男謹呈。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七日發第二號家信。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男婦亦如常。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已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習字。甚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爲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孫男身體甚好。每日恍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寧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尙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爲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棄而殲滅。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卽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姻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早已合龍。大功告成矣。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虞。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

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斤。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親母親大人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男國游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廿三日發家信第三號。不知已收到否。正月所寄鹿脯。想已到。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在黃菲卿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男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服補劑。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男近來每日習帖。不多看書。同年邀爲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爲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爲溫習。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爲活動。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寓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豈何人率五素來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餘容後稟。男謹呈。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孫男國游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四月初廿三發第五號第六號。後兩號

曾寄省城陳家。因寄有銀箋筆帖等物。待諸弟督省時。當面去接。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迹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辦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湘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辦。眞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人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之時。祖父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謂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壳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日下敷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廿三日已種牛痘。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回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英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甯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孫男國藩。覽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七日。呈家信第七號。內共四信。不知已收到否。孫兄弟在京平安。孫婦身體如常。曾孫兄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顆。出五顆。女種四顆。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遊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設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進京。謝果堂太守。與於六月初進京。意欲捐復。多恐不能。鄭莘田世任放貴州貴西道。黎樞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孫在京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不能寄貲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惶悚。前寄書微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下實無便可寄。蕭妹移居後。究不知光景如何。孫時帶筆念。若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當謹慎。足以仰慰慈風。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妹生產雖難。然血氣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為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爲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王道餘。渠在寧鄉界住。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興岐門。丁信風兩處。而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畏齋處受業。去年開吳春。因說定五甚爲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舉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年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二歲作學政。現任廣西藩臺汪朗渠。唯非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

狀元。阮芸臺元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皆未取頭場。卽於其年入學中舉。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男等在京平安。紀澤兄妹二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弋。江寧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同鄉王翰城。中書科中書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莘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鄭名世任給事中。現放貴州貴西道。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乩。另紙錄出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同縣謝果堂先生與饒來京。爲其次子捐鹽大使。男已請至寓陪席。其世兄與王道謙尙未請。擬得便亦須請一次。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配轉寄。愈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崑岡。李懷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葭。並交陳季收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層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每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七月初五發第九號信。內言六月廿四後。孫與岱雲意欲送家眷回南。至七月初一謀之於神。乃決計不送。初五日發信後。至初八日。九弟仍思南歸。其意甚堅。不可挽回。與孫商量。孫卽不復勸阻。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親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孫苦苦細問。終不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京。既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孫

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孫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孫即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讀書習字。一切如常。至六月底。因孫有送家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孫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舉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謠言可畏。雖明知蕞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輶。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卽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旣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卽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恰好鄭莘田先生。名世在長沙人。與因被貶小京官。由御史升給事中。現放貴西兵備道。將去貴州上任。廷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卽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卽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僱車。鄭宅大車七輛。渠已於十三日僱定。九弟僱轎車一輛。價錢二千七千文。時價轎車本只要二十三千。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僱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昨九弟由京七日。在任邸辭寄信來京云。向澤伺候甚好。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二十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卽扯此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工費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隊。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卽在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全家。如果至家。留住幾日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

即三病就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就擱兩月。今春弟病就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常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則石經鑑冊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華兩本。因周禮讀不熟。故換讀精華。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讀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無恆。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日前已屢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敬。待姪甚慈。循規蹈矩。一切與寡愔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榮厚。此弟之好處也。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因其年已長。其人太蠢。已與媒婆兌換一箇。京城有官媒婆凡買妾買婢皆由他經紀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梅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同縣謝果堂先生。爲其子捐鹽大使。王道謙。王恒信捐府經歷。黃鑑之子捐典史。以外無人。孫在京一切自宜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每親大人萬福。念安。八月初二日發第十號家信。內載九弟南旋事甚詳。不審到否。九弟自七月十六出京。念三即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到樊城矣。不知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源縣之北。爲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之一。逆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

消息。大約和議已成。同縣有黃鑑者。爲口外宣化巡檢。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洽。臨別依依難捨。同鄉如唐鏡海。俞岱青。謝果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皆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常。此次擢差於七月十六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尙在省城。不知何以無信。陳岱雲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知。彭王姑蘇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求告知微一表叔。正月十二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黃二漆匠。此人男深惡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母父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信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佔犯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卽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單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寫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弟將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弟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蕃。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兒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南北咽喉。逆夷旣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其

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二千一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勸紳民捐輸不勸督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耆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卽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奕山爲將軍。耆英爲兩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無少損。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宴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孫身體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渠薦一老媽吳姓來。渠在湘鄉苦請他來。而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黃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月。轉薦至方慶卿太守家。鈞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認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遊子如神在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祖母大人萬福。金安。餘容後呈。孫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不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已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予身體較九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城內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予時時自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

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人課議每課一文一詩。卽於本日申刻用白摺寫。子文詩梅爲同課人所贊賞。然子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或諸君獎許之譽。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摺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子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卽借此課以摩厲器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之談。所言皆身心闕家大道理。渠言有賣蘭泉者。南人見道極精。常平實。資亦深知子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子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長峰先生資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子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倍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慢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子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鄧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趙西晉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子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子病相合。蓋子所謂井掘多而皆不及泉者也。何子貞與子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操棄。子嘗謂天下萬事萬里。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灑。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岡無忝所

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嘗言之。衛身莫大於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者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不得。窮通由天作主。予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則由我作主。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必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斷不可不提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騫。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背。卽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謝果堂先生出京後。來信并詩二首。先生年已六十餘。名望甚重。與予見面。輒彼此傾心。別後又拳拳不忘。想見老輩愛才之篤。茲將詩并予送詩附閱。傳播里中。使共知此老爲大君子也。子有

大銅尺一方。屢請不得。九弟已帶歸否。頻年寄黃英白菜子。家中稱之好否。在省時已買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來并祈詳示。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切。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過。雖小必懲。其詳具載示弟書中。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即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不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蕭莘五先生處寄信。不識靠得住否。能翰拉父子。已於十月初一日到京。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惟茶葉尙在黃恕督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婦等及孫男女皆平安。餘詳與弟書。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所作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佛遊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配何也。又爲。親母買皮襖。極好極好。可以補吾之過矣。觀四弟來信甚詳。其發奮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找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睡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清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且尙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卽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

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卽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有問立志之真不真耳。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牢騷。吾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憂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皆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教豬奴耳。豈可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位。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教豬奴作官。何以異哉。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條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卽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卽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省。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理。卽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常隨行之理。卽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卽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齋坐尸以敬身之理。卽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卽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卽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

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記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次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蓋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月有指差。准鈔幾葉付回也。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懇劄。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寶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談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鈔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滿業。而心已師之矣。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勿疑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珊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珊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珊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金竺虔報滿用知縣。現住小珊家。喉痛月餘。現已全好。李筆峯在湯家如故。易遠舫要出門就館。現亦甚用功。亦學倭良峯者也。同鄉李石梧已升陝西巡撫。兩大將軍皆鎖拏解京治罪。擬斬監候。英夷之事業已和撫。去銀二千一百萬兩。又各處讓他碼頭五處。現在英夷已全退矣。兩江總督牛鑑亦鎖解刑部治罪。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

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七日發第十二號信。不知到否。男在京身體甚好。男婦亦如常。孫男口益發胖。毫無小恙。孫女於昨十五日滿週。一年之內。無半點累大人之處。真可謂易養者也。合寓上下平安。海疆平定以來。政簡人和。雍熙如舊。廖鈺夫師署漕運總督。兼署南河總督。奕山奕經並擬斬監候罪。滿協辦大學士敬徵補受漢大學士。尙未宜麻。今年南河決口。河督麟慶革職。現放潘錫恩爲總河。同鄉京官並皆如常。其餘瑣事。詳載諸弟信中。不敢上瀆。男謹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諸位賢弟足下。十月廿七日。寄弟書一封。內信四葉。鈔倭良峯先生日課三葉。鈔詩二葉。已改寄蕭莘五先生處。不由莊五爺公館矣。不知已到無誤否。十一月前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書。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借鈔回不能作楷書耳。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

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借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子真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真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金篋度在小朋家。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諶洽耳。曹西垣與鄒雲陔十月十六起程。現尙未到。湯海秋久與之處。其人誕言太多。十句之中。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係杜蘭溪之子。一係李石梧之子。入督黎總翁亦有次女招贅。其婿雖未讀書。遠勝於馮司矣。李筆峯尙館海秋處。因代考供事。得銀數十。衣服煥然一新。王翰城捐知州。去大錢八千串。何子敬捐知縣。去大錢七千串。皆於明年可選。實缺。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雖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耽擱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率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人者。皆後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盡皆爛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尙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館借用。免出外開口。更不好。不然。則尙須張羅也。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余讀易旅卦。喪

其輩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常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余每開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設法多寄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伏惟諸弟細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_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十四奉到十月初七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歲。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朱備之世兄任寶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者。實則篤厚君子也。龍見田年伯來京。男請酒。渠辭不赴。意欲再請翰臣。待明春始辦席也。在省未送程儀。待見面可說明。漆濤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堯灰不可多用。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爲買漆之用。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爲堂上吃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竄手。左右逢原。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出考語列等第。取一等者卽外放道府。湖南惟黎樾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三年俸者。例不京察。同鄉黃蕪卿兄弟到京。收到茶葉一簍。重廿斤。儘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贅。心實不安。而渠殊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

裏。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諸位賢弟足下。十一月十七寄第三號信。想已收到。父親到縣納漕。諸弟何不寄一信交縣城轉寄省城也。以後凡遇有便。卽須寄信。切要切要。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況。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不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結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煙。泊今已兩月不吃煙。已習慣成自然矣。子白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人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俱須帶在身邊。子除此三事外。他課程必不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以之。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貫串。仍當爲之。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良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鄧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

廣西主事。年廿七歲。張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翁名尚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皆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蓋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其六千餘字。眞奇才也。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動有法。其靜氣實實可愛。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眞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變。至於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予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不耐久坐。久坐則倦乏。時時屬望。惟諸弟而已。明年正月。恭逢 祖父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資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蓋京城張筵唱戲。名爲慶壽。實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在作壽屏兩架。一架淳化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小幅。係吳子序撰文。予自書。淳化箋係內府用紙。紙厚如錢。光彩耀目。尋常玻璃廠無有也。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子貞字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姪兒甲三。體日胖而頗蠢。夜間小解。知自報。不。至於溼牀褥。女兒體好。最易扶攜。全不勞大人費心力。今年冬間。賀鵝庚先生寄卅金。李雙圃先生寄卅金。

其餘尙有小進項。湯海秋又自言借百金與我用。計還清蘭溪寄雲外。尙可寬裕。過年統計。今年除借會館房錢外。僅借百五十金。借雲則賂多些。借雲言在京已該帳九百餘金。家中亦有此數。將來正不易還。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該帳。尙不過四百金。然尙不得差。則日見日緊矣。書不能盡言。惟諸弟診察。兄國藩手草。

課程

主敬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早起 黎明卽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一 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繙西閱。都是徇外爲人。讀史 廿三史。每日讀十葉。雖有事不間斷。

寫日記 須鉤稽。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日知其所亡 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

謹言 刻刻留心。

養氣 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保身 謹遊 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作字 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慶祖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酌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廿日補請二席。又倩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男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借季弟從汪覺庵師遊。六弟欲借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卽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脩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志向。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卽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竺虔家。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與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卽此敬稟。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爲叔父克家之子。卽爲吾族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俟續稟。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

待人不恕。甚爲切當。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庸庸碌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多名聲。而使其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讐。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爲憂。弟以兄得好名爲快。兄不能使弟盡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盡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至於家塾讀書之說。我亦知其甚難。曾與九弟面談及數十次矣。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該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爲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江覺庵師及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爲可師者。然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爲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事。恐弟與

厚二敘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卽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摹似昌黎。拗浪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著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爲者。吾弟皆可爲之矣。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當存開然尙綢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有荒蕪已久。甚無紀律。二語。此甚不是。臣子於君親。但當稱揚善美。不可道及過錯。但當論親於道。不可就議論節。兄從前常犯此大惡。但尙是腹誦。未曾形之筆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與陽牧。并九弟言及之。以後願與諸弟痛懲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卽平。父視前磕頭。並代我磕頭請罪。信中又言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惰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惰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榮懷耳。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口十餘頁云云。說到此處。兄不勝悔恨。早歲不曾用功。如今雖欲教弟。督官者而欲窮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鶩。讀經以研尋理義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

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理義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理義之學最大。理義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理義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理義。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理義。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日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別無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理義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帖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常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泊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離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育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計今年若可得一差。能還一切舊債。則將歸田養親。不復戀戀於利祿矣。羸謙幾字。不敢爲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復有志於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爲要。我所以無大

志願者。恐用心太過。足以疲神也。諸弟亦須時時以保身爲念。無忽無忽。來信又駁我前書。謂必須博雅。有才而後可明理有用。所見極是。兄前書之意。蓋以躬行爲重。卽子夏賢賢易色章之意。以爲博雅者不足貴。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論過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爲不博雅多聞。安能明理有用。立論極精。但弟須力行之。不可徒與兄辯駁見長耳。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來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鴈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百計挽留。九弟當能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卽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弟云能自爲計。則兄竊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雲仙明年始起程。日下亦無好伴。惟城南肄業之說。則甚爲得計。兄於二月間准付銀念兩。至金竺處家。以爲六弟九弟省城讀書之用。竺處於二月起身南旋。其銀四月初可到。弟接到此信。立卽來省肄業。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雲仙凌笛舟孫芝房。皆在別處坐書院。賀蔗農俞岱青陳堯農陳慶單諸先生。皆官場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聞有丁君者。名敍忠。號秩臣。長沙廩生。學問切實。踐履篤誠。兄雖未曾見面。而稔知其可師。凡與我相好者。皆極力稱道。丁君兩弟到省。先到城南住齋。立卽去拜丁君。託陳季牧爲介紹。執贄受業。凡人必有師。若無師。則嚴憚之心不生。旣以丁君爲師。此外擇友。則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不善不吾惡。吾強與之拒。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也。來信以進京爲上策。以肄業城南爲次策。兄非不欲從上策。因九弟來去太速。不好寫信稟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卽我稟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日下甚難辦途費。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到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日目前從次策。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

商議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裁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馮樹堂聞弟將到省城。寫一薦條薦兩朋友。弟留心訪之可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男國游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七日。男發第一號家信。內呈堂上信三頁。覆諸弟信九頁。教四弟與厚二從江覺蕪師。六弟九弟到省。從丁秩臣。諒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初三交彭山記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尙覺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筵。男不克在家慶祝。心尤依依。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弟來信。卽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諸弟卽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比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卽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在上。男不敢專擅。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淺。而四弟六弟之意尙未遂也。年年棟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懣懣難申。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傳。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合意不

甲。故從而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懼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則雖不得祿位。亦何傷哉。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驚而怪之。謂兩弟到衡陽。兩弟到省。何其不知艱苦。擅自專命。殊不知男爲兄弟和好起見。故復纒陳一切。並恐大人未見四弟六弟來信。故封還附呈。總願堂上六位大人。俯從男等三人之請。而已。伏讀手諭。謂男教弟宜同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閏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間曾寄一信與諸弟。想已收到。二月發家信。時甚匆忙。故無信與弟。三月初六已刻。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緣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三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天恩。賞擢不次。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何以報稱。惟有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茲因金竹。虔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座。阿膠二封。鹿膠二封。母親耳環一對。雙簪。虔到省時。老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虔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卽還其銀。以廿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

弟衛陽從師束修之資。以四兩爲買漆之費。卽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此次竹度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付回。大約四月中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寫信到京要我付回。另付回大考名次及升降一單照收。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九日。孫發第二號家信。三月十九日。發第三號交金竹度。想必

五月中始可到省。孫以下闔家皆平安。三月初六日。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在闈明闈正大光明殿考

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疏。向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

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開命下之時。無不惶悚。孫與陳岱雲等在闈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西正

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賦亦另謄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馮燾已亥湖南上考病

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餘皆整齊完場。十一日。皇上親

閱卷。一日。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

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

其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孫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

十七日謝恩。現在尙未補缺。有缺出卽應孫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雍正惟

陳文肅公。名大燾。號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道光十三年。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

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庸淺。見職庸部。受君父之厚恩。蒙 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金竺虔於昨廿一日回省。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卽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信面言裏皆寫銀四十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後二信不符。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則可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興到省者亦妙。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半下闈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並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尙不窘迫。不知有鄂鄂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十四引見。渠若於廿八以前報到。是眞那鄂報。賞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省城僞報。賞數兩足矣。但家中景況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爲幸。孫瞻稟。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男國藩瞻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廿日男發第三號信。廿四日發第四號信。諒已收到。託金竺虔帶回之件。諒已照信收到。男及男婦孫男女皆平安如常。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二單。考差尙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鉅案也。湖南查庫御史。有石承藻劉步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

四月念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甯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日孫發第五號家信。不知到否。五月廿九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日力何如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考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妥帖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考差九人。皆妥當完卷。六月初一放雲南主考龔寶蓮。辛丑榜眼。段大章。戊戌同年。貴州主考龍元億。王桂。庚子湖南主考。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參日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坐轎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并四書文二首。筆仗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大有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爲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吾過矣。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衛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爾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毀。則不復能受其益矣。爾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教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專字之外。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并鈔一付寄家中三弟。香海言時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爾先須過筆圈點一徧。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卽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徧。不然。亂繙幾葉。摘鈔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爾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繙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律詩。若在省。爾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矣。陳季牧最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信雲。信實能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爾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來信

要我寄詩回兩。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感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作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支。後日還他可也。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澄侯叔瀉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底連接三月一日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積慮鬱積思通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鋼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箇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他。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面兄弟妻子皆萬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凡作字總須得勢。務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局促不能遠縱。去年曾與九

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大銅尺已經尋得。付筆圓南。目前實無妙便。俟秋間定當付還。去年所寄牧雲信未寄去。但其信前半勸牧雲用功。後半勸凌雲莫看地。實有道理。九弟可將其信鈔一編。仍交與他。但將紡棉花一段刪去可也。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潯陽之夏布。鄒陽之葛布。宜昌之棉布。皆無論貧富男婦。人人依以爲業。此并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遽變。必致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四川。於十一月二十還京。彼時無帽弁回南。至十二月十六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曾受恬處。受恬名興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宜縣知縣。十年進京引見。正月初四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色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刺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爲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約二月下旬可到省。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必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靠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催取也。陳岱雲之賢配。於正月八日仙逝。去年岱雲病時。曾經割臂療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大小平安。至除夕得氣痛病。正月初三卽服人參。初八長逝。岱雲哀傷異常。男代爲經理一切。廿三日開弔。男贈銀十六兩。陳宅共收賻儀三百廿餘兩。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蕙妹移寓竹山灣。自好但不知作何局面。待聘妹夫。恐不諳耕作事。不宜寫田作也。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旋愈。甚喜。以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何如。下次求詳書示知。男前次信回。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

用。昨由受悟處寄歸四百。卽分送各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嘯山處既發錢百三十千。卽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求畜車。而每出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婦及孫男女皆平安。陳偕雲十二月所生之子。亦極乳媽在男宅撫養。其女在鄭芝山家撫養。本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渠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住。日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會試後卽命孫兒上學。每月脩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男處生。現尙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卽考國子監學正。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理糺繆者。分別革職停科等罰。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謹慎。餘容續陳。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六日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在省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蘭姊女許賀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蕙妹家頗可慮。亦家運也。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在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在省用錢。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也。我去年十一月廿日

到京。彼時無摺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何不檢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耶。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勸筆不可不檢點。陳堯農先生信。至今未接到。黃仙垣未到京。家中付物。難於費心。以後一切布線等物。均不必付。九弟與鄭陳馮曹四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廿六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十日黃仙垣來京。接到家信。備悉一切。欣慰之至。所付諸物。已接脯肉一方。鵝肉一邊。雜碎四件。布一包。烘籠二個。餘皆彭雨蒼帶來。朱嘯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心齋同房。係兄代伊覓得房子。距余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郭筠仙現尙未到。余已爲賃本衙衛關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樹堂正月十六來余家住。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間怕冷故也。樹堂於二月十三考國子監學正。題爲恥惡衣惡食者。不以天下奉一人策二句。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必得。陳岱雲於初六日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楹。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余懶賸寄也。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廿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乏人。余今年應酬更繁。幸身體大好。迥不似從前光景。而脾胃潤較前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尙於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

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羅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弟季弟從覺。卷師讀自佳。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葉。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試也。曾受恬自京南歸。余寄回銀四百兩。高麗參半斤。鹿膠阿膠共五斤。閉關甘部。不知家中已收到否。尚有衣一箱。銀五百兩。俟公車南歸帶回。同鄉湯海秋與杜蘭溪子女。已過門而廢婚。係湯家女兒及父母。並不是。餘俱如故。周介夫鸞鳴放安徽廬鳳道。其女兒欲許字紀澤。常南陔火澤升安徽臬臺。其孫女欲許字紀澤。余俱不甚願。季伯九師爲安徽學政後。升吏部右侍郎。廖老師名鴻荃。去年放欽差至河南。塞河決。至今未成功。昨革職。賞七品頂戴。正河工効力贖罪。黃河大工不成。實國家大可憂慮之事。如何如何。餘容後陳。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四孫發第二號信。不知已收到否。孫身體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皆好。孫去年臘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兌贖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還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存僅八百。而家中舊債尙多。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孫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

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成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攸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問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專權。其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車錢。後時再有信回。孫謀稟。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六弟九弟左右。三月八日接到兩弟二月十五所發信。信面載第二號。則知第一號信未到。比去提塘追索。渠云並未到京。恐尙在省未發也。以後信宜交提塘掛號。不宜交摺差弁。反致差錯。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日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蠟眼欲穿之時。疑信難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厚。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閻牆。望好音如萬金之變。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警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再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尙有懸挂者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族戚之用。來書

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排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者。毋亦擬兄於不倫乎。兄雖不肯。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有斷不可不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適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況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濟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向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道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爲可乎。爾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纖微之妄談。爾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況。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道。兄贈之獨轡。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逼迫搶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貸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歎久之。丹闈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窮迫難堪之時。必有欲恨於實命之不猶者矣。丹闈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況。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一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十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嗣。而竟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旦移其苑於彼二房。而移其枯於我房。則無論六百。卽六兩亦安可得耶。六弟九弟之岳。

家皆寡婦孤兒。橋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孰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回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沒。故贈宜仁王姑女。亦不忍以死視王姑之意也。麟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登瀛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敢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鵠。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尚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肯與我家同盛者也。見悉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饑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蔣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凡遇之豐。齋願外。有數存焉。雖舉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齋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弟厚也。以爲較之尤膏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親易之道。察虛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旣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旣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旣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乎。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

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意。時時欲置辦衣服。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最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弟常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幾於全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盡余之言也。至於家中欠債。則兄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接父親正月四日手諭。中云年事一切。銀數敷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遂。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係何項。未完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七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未陽木家之帳。則兄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千餘金。若兄早知之。亦斷不肯以四百贈人矣。如今信去已閱三月。餽贈族戚之語。不知鄉黨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盡吝吝之名。我加一倍。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誚。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驢山曾受悟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饋贈之項。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卽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兄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尼沮。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九弟來書。措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

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喜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向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有成竹耳。六弟之信。文筆拗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攷墨卷。汨沒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道。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時文也。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卽通衆藝。通於藝。卽通於道。初不分而二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無著。雖當其應試之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卽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

五箴并序

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在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期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

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與。作五錢以自劄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聽明福祿。予吾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祀。寶曰三才。儼悟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伐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則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磬。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感則一。彼紛不紛。馳驚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以終古。

謙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聞言送口。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途說。智笑愚駭。賊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著。鮮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開或慾。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身要言 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 萬物始生時

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

右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 外而敬慎威儀

泰而不驕 威而不猛

右體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 起居有常

作事有恆 容止有定

右信所以養脾也

儻然而大公 物來而順應

裁之吾心而安 揆之天理而順

右義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 氣欲其定

神欲其定 體欲其定

右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 癸卯孟夏立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二

讀熟讀書十葉

熟讀書

看應石書十葉

易經

習字一百

詩經

數息百八

史記

記納諫影印日記

明史

記岑餘偶談一則

桐子

右每日課

莊子

逢三日寫回信

杜詩

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

韓文

右月課

應石書

不具載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四位老弟左右。前黃仙垣歸。託帶四川關墨四十部。其二包無家信。頃歐陽小岑歸。託帶大皮箱一口。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單。單存箱內。又長包一個。內袍褂料及毡子諸物。亦有單存包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帶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尙在省城否。茲安化梁棻莊同年。繼延南還。又託帶四川關墨四十部。共一包。有一包係油紙封的。內裝釘關墨廿部。彭王姑墓誌銘一幅。內裝護堂龍翰臣

寫散館卷三開。白寫白摺一本。試筆寫的故大小不勻。又布包鹿膠一包。重三斤。又鄉試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信詳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石。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沈重。望將藥方病症。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借公車南歸。自然安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情之銀。男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尚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婚。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渠託買高麗參。因親事不成。亦不便買。本家道三兄弟。託薦館。男當代為留心。然分發湖南者。即使在京。答應未必到省。果去找他。此亦不可靠者也。常南陔處即由男寫信回覆。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誠則每家誠去一半。不誠則家家不誠。不然。日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豈生不測。反成仇讐。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四位老弟足下。自三月十三日發信後。至今未寄一信。余於三月廿四日。移寓前門內西邊碾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迨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日。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廿四日。梁藻莊南歸。余寄書卷等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日。黃仙垣南歸。余寄簡墨。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現城內住房。共廿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三十串。極爲寬敞。馮樹堂郭筠仙所住房屋。皆清潔。甲三於三月廿四日。上學。天分不高不低。現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至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不安。陳借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氣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第一爲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冗雜。遂無暇讀書矣。三月廿八大捷。甲午科共挑知縣四人。教官十九人。其全單已於梁藻莊所帶信內寄回。四月初八日。發會試榜。湖南中七人。四川中八人。去年門生中二人。另有題名錄附寄。十二日。新進士覆試。十四發一等廿一名。另有單附寄。十六日考差。余在場。二文一詩。皆妥當無弊病。寫亦無錯落。茲將詩稿寄回。十八日散館。一等十九名。本家心齋取一等十二名。陳啓邁取二等第三名。二人俱留館。徐棻因詩內數字誤寫數字。改作知縣。良可惜也。廿二日。散館者引見。廿六七兩日。考差者引見。廿八日。新進士朝考。三十日。發全單附回。廿一日。新進士殿試。廿四日。點狀。元金榜附回。五月初四五兩日。新進士引見。初一日。放賞費試差。初二日。欽派大教習二人。初六日。奏派小教習六人。余亦與焉。初十日。奉上諭翰林侍讀以下。詹

事府洗馬以下。自十六日起。每日召見二員。余名次第六。大約十八日可以召見。從前無逢日分見翰詹之例。自道光十五年始一舉行。足徵聖上勤政求才之意。十八年亦如之。今年又如之。此次召見。則今年放差大半。奏對稱旨者居其半。詩文高取者居其半也。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東早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不超脫。平沓最爲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改此病。六弟筆氣爽利。近來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嶸嶸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爲如火如茶之文。將來庶有成。不然。一撓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自慚其文之淺薄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從羅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壹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釣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尚不至於饑餓。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頃代改。下次摺弁付回。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排剔敷衍。安於庸鄙。勉之勉之。初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褚字筆意。尤爲可喜。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瑞。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馮樹堂郭筠仙在寓。看書作文。功無間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留京約二十人。用功者頗多。餘不盡書。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二日男發第六號信。其信甚厚。內有寄歐陽小岑黃仙垣梁蕊莊三處貨物單。此刻三人想俱到省。不審已照單查收否。男及男婦身體清吉。孫兒亦好。六月十七日三字經讀完。十八日讀爾雅起。二孫女皆好。馮樹堂郭筠仙皆在寓如常。王率五妹夫於三月廿三日到京。其從弟仕因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牌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京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件件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他處。只得暫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著急。至於仕四日前尚在男寓吃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廢之出門。不能長留男寓也。湖北主考官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食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終恐爲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爲妥。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祖父近日不吃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何如。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聖心。務求將病症開示。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婦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飯。實爲可怕。居家保身

一切男知謹慎。大人不必望念。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二十三日。男發第七號信。交摺差。七月初一日。發第八號。交王仕四手。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八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數語。字跡潦草。卽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卽考古考老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稍從容者。又何也。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於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未刻卽逝。六月二十八考教習。馮樹堂郭篤仙朱峭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棄樂王仕四已善爲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望念。叔父之病。男屢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足爲要。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孫國藩跪稟父祖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

母親叔父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慰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祖父正月手書之信。孫比收他處。後偶忘之。近亦尋出。孫七月二十發第九號信。不知到否。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樞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夫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送至城外。率五揮淚而別。甚爲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件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爲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孫送率五歸家。卽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下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曰。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比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爲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耳。率五至家。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加責。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訕爲幸。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四位老弟左右。昨廿七日接信。快暢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吾人只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文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至於功名富貴。悉由命定。絲毫不能

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當面拜爲門生。後其兩孫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竟不入學。數年後。兩孫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可積生妄想。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積慮。大加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後。家中亦甚整齊。問率五歸家便知。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威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季弟信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二十九日。男發第十號信。備載廿八生女。及率五回南事。不知已收到否。男身體平安。家婦月內甚好。去年月裏有病。今年盡除去。孫兒女皆好。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符農中南元。原名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無可慮。諸弟考試後。盡肄業小羅巷菴。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境惟彭薄墅先生石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宜看二十葉。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

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六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日。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稍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也。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讀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自我矣。何與於我哉。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吾以爲離却家門局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己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君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局促也。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毅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余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信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奮進也。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囑余將所作詩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近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國藩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廿日男發十一號信。內有寄劉霞仙一封。想已收到。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太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幸五在東昌有信來京。茲附呈。渠在道上。船錢火食。皆陳宅的所需用者。不過剃頭吃煙而已。故男僅給銀十兩錢五千而已。意謂錢已够用。銀可剩下到家也。茲渠到東昌。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敷用否。若不敷。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望付茶葉一籃。大小剃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腊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挂。不必付回。請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男不勝懸望。謹稟。即跪叩。父母親大人雙壽大喜。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前次回信內有四弟詩。想已收到。九月家信。有送率五詩五首。想已閱過。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

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時之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屋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動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識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詩古。或好講考樞。或好談理學。嚮慕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一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且下天寒墨凍。股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上半年所付墨狸皮樹。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向潮。黑色變爲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江西家受悟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則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兌銀之難。往往如此。同鄉唐鏡

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病殤。幼者昨又以痘殤。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嘆。現在京官甚少。僅三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王率五到家。須卽寄一信。仕四已於八月初到省。不知曾到我家否。母親生日。京中僱客一席。待明年當付壽屏。家中有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前日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道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選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爲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與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

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樹堂篤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孫國藩跪稟祖_母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二十二日發十三號信。十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釗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孫等在京平安。曾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尙寬裕。明年上半年尙好。至五月後再作計。昨接曾興仁信。知渠銀尙未還。孫甚著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主事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宥而收恤之。特渠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回南。此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

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向有狂妄之名。孫己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諸位老弟足下。十四日發十四號家信。因摺弁行急。未作書與諸弟。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所發信。內父親發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是日午刻。又接九月十二所寄信。內父親及四六九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曹石樞明府待我家甚爲有禮。可感之至。茲寄一信去。西坤四位。因送項太簡。致生嫌隙。今雖不復形之口角。而其心究不免有失望。故特作信寄丹闈叔。使知我家光景。亦非甚裕者。賢弟將此信呈堂上諸大人。以爲開誠布公否。如堂上諸大人執意不肯送去。則不送亦可也。四弟之詩。又有長進。第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其響亮。命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得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辭日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璧尙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耽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謬也。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因聞當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宦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佚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三處查明。若吃鴉片煙。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各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

有知之者。若要對親。或另請媒人亦可。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澹泯。此則我所不解者也。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掌上大人管。外事有外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其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水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君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卽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然我用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纔有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閒望日隆。卽我亦不知其所自來。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族戚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努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可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縱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昨十六日。卓秉恬大學士。陳官俊得協辦大學士。自王中堂死後。隔三年。大學士始放人。亦一奇也。書不盡宜。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二月初一日

四位老弟足下。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諒已收到。頃接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即付還。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城南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費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督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摺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堤塘。或送至俗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干涉之費。奏廳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一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家。熟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明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閱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昔婺源江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鄉上爲人傭工。晝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爲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買筆付回。刻下實無妙便。須公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得到。縣試則趕不到也。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看。隨到隨改。不過兩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

四位老弟足下。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忻喜之至。此次眼尙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告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

饒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酌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有不及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受恬之錢。既專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共半斤。挂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銀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在討人惱。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羅芸早於二月十八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湖南補覆試者四人。余在園送考。四人皆平安。感余之情。今年新科覆試。正場取一等三十七人。二三等人數甚多。四等十三人。調停會試二科。補覆者一十三人。二三等共百六十八人。四等五人。亦調停二科。立法之初。無革職者。可謂寬大。湘鄉共到十人。鄧鐵松因病不能進場。渠吐血是老病。或者可保無虞。芸早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菴師詩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派。我家亦然。嘯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沒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卽來余寓。同伴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到京。覆試二等第八。上下合家皆清吉。余耳仍鳴。無他恙。內人及子女皆平安。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尙未定。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

子史精華。家中現有。準託公車帶歸。漢魏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稗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必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人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那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通。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循可也。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離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筠仙意誠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難執一己之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請選本。以汨沒性靈。至要至要。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我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已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親大人膝下。男於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會試房。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室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嘯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者之書。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竺度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尙辦有送江家金家及朱嵐暄挂屏。俟郭筠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等筆物。亦俟他處寄回。餘俟續具。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十五日

四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余發第二號家信。是日皇上天恩。余得會試分房差。卽於是日已刻入闈。十三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卷獨多。其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卽於是早出闈。在場月餘。極清吉。寓內眷口小。大平安出闈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不絕。朱嘯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內子更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綬寇紀略一套。到家日。查收。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尙未辦齊。待郭篤仙帶歸。十四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箭有筠。得行字。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父親叔父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準於下次付閱。四弟之信所問。蓋寶車寶庠寶堂兄弟。皆從昌黎遊。去年所寫車尼寶誤寫尼字也。汪雙池先生。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篤仙朝臣兄弟及馮樹堂俱要出京。寓內要另請先生。現尙未定。草布一二。祈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天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交朱嘯山。大約六月可到。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廿四日

四位老弟左右。四月十六日。曾寫信交摺弁帶回。想已收到。十七日。朱嘯山南歸。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計九套。茲因馮樹堂南還。又託帶壽屏一架。狼筆毫筆二十枝。鹿膠二斤。對聯條幅一包。內金

八
半伯耀南四條。朱嵐暄四條。蕭辛五對一幅。江岷山母舅四條。東海舅父四條。父親橫披一個。叔父摺扇一柄。乞照單查收。前信言送江岷山東海高麗參六兩。送金耀南年伯參二兩。皆必不可不送之物。唯諸弟稟告父親大人送之可也。樹堂歸後。我家先生尙未定。諸弟若在省得見樹堂。不可不殷勤親近。親近愈久。獲益愈多。今年湖南蕭史樓得狀元。可謂極盛。八進士皆在長沙府。黃寒塢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長沙人也。餘續目。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四位老弟居下。四月十六日余寄第三號信。交摺差備遞進場閱卷及收門生諸事。內附會試題名錄一紙。十七日朱嶺山南旋。余寄第四號信。外銀一百兩。書一包。計九函。高麗參一斤半。廿五日馮樹堂南旋。余寄第五號家信。外壽屏一架。鹿膠二斤一包。對聯條。幅。扇子及筆。共一布包。想此三信。皆於六月可接到。樹堂去後。余於五月初二日。新請李竹塢先生。名如鏡。水順府漢山縣人。丁酉拔貢。於子舉人。教書。其人端方和順。有志性理之學。雖不能如樹堂之篤誠照人。而已爲同輩所最難得者。初二早。臬上御門辦事。余蒙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於勤政殿。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蔭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今年新進士善書

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樓既得狀元。而周荇農壽昌去歲中南元。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將來省運必大盛。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進闈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翼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皆平順。婢僕輩亦如常。去年寄家之銀兩。屢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詳實告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四弟將帳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茲另開一單。煩弟逐一條對是禱。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膝下。五月初六日。男發第六號家信後。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前廿名。歡慰之至。諸弟前所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楊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速。良可忻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四弟筆頗笨滯。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詩筆亦秀雅。男再三審覽。實堪怡悅。男在京平安。十六七偶受暑。服藥數帖。禁葷數日而愈。現已照常應酬。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大有效驗。醫人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挂。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對聯云。同科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父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扶助。辦事

則竭力經營。嚴厲生取九弟從前列。男理應寫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不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何如。我家既爲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卽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三十日發第七號家信。內有升官謝恩摺。及四弟九弟季弟詩文。不知到否。男於五月中旬出痘疹。服藥卽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癩。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出。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卽可全好。頭上之癩。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撲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男婦服附片高麗參。熱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尙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成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爲望。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族難於應酬也。同鄉鄧鐵松之病略好。男擬封錢送他回家。但不知能至家否。寶慶公車鄒柳溪死。一切後事。皆男經理。謝古人黃龍阿皆分發江蘇。周子佩夏階平皆分吏部主事。曾受恬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何如。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送。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男國藩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男國藩跪稟曾文正公家書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一日。男發第八號家信。不審到否。中言頭上生癬。身上生熱毒云云。近日諸醫細看。頭上亦非癬也。皆熱毒耳。用地黃水長洗。或用熬濃汁。厚塗患處。即愈。現在如法洗塗。大有效驗。蓋本因血熱而起。適當鬱蒸天氣。而發。生地涼血而滋潤。所以奏功。特此告知。望大人放心。寓中大小平安。陳借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登同鄉各家。並皆知。李雙圃先生象鵠。由貴州藩臺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懣不平。此亦人之情也。如遇鬱發。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敘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報答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憤發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妥。鄧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誨。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曾文正公家書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一日發第八號家信。七月初二日發第九號信。想俱收到。十四日

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一切近事。及去年分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面不成堆。餘皆成堆。脫白皮癩。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脇及胸腹。約五十餘。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尚不敢必。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期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荆七在陳宅。光景尚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說。血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學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家中並告渠兄弟也。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而已。男居此職。仍以讀書爲業。汪覺菴師講文。準於八月。摺差付回。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付。輓常老太烟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六發第十號家信。想已收到。廿九日摺差到京。問之。係七月十一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岱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弟無信來何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廿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府考信到。乃摺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之病。近

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皮毛。現在自頭上額上以至腋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臄破亦無水。不喜著衣。蓋破蓋燥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達於皮毛。不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而不搖。六弟之文。昨日始找出樂道人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道理。準於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尚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寫信來清出。汪程菴師詩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妥處。卽請覺菴師改正可也。鄧巖松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尚怏怏有缺望。王荆七自去年來。不常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凡我得外差。或外官。卽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次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鴟張矣。今年縣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否。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姪國藩謹啓叔父母大人座下。屢次家書。或呈祖父。或寄諸弟。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十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哀信。姪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姪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首及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姪期望甚切。而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於寄信。何也。姪今年自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以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

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尚未得好。據醫者云：雖無大害，然必至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因家中客多不甚清淨。於昨十八日移寓呂祖廟內。雖家不過半里。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孫女三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同鄉諸家亦習如舊。同年中郝嶺瀛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爲可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未來，仍須發奮，不可牢騷廢學。姪謹啓。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姪國藩謹啓。叔父大人麾下。八月廿二日發十二號家信。想已收到。九月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姪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又小有法。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諸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頭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尚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姪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姪婦及姪孫兒女皆平安。曠情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餒，亦將曠然復元。湘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京，竟於十一日卒於鳳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姪極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柩回南，今又扶蹠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扶兩友之柩行數千里，亦極難矣。姪曾作鄒君墓志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記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十月十五始可預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

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賀儀大錢一千。上書姪名。以示獎勵。餘不具。姪謹啓。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姪國藩謹啓。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八日發第十三號信。是呈叔父者。廿一日發十四號信。是寄九弟者。想俱收到。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姪得陞翰林院侍講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得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姪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姪合室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懇恩召見。不至阻越以貽。此尤大幸也。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寄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姪轉交。故姪兌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送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須家中趕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興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又黃麓西借姪銀二十兩。亦聞家中已收。姪在京借銀與人頗多。若姪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全仗名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則用盡矣。以後外人借姪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姪錢三十千。姪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姪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姪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新市街曾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尙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姪現在京四品外放。卽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

論有理無理。苟非已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姪親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姪時時墨念。獨此耳。姪謹啓。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廿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初二。男發十五號家信。廿八日。接到手諭第九號。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在京平安。男身上疥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即將面上全愈。毫無疤痕。係陳醫之力。故升官時。召見無阻越之處。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皴皮。身上尙如九月之常。照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困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孫男紀澤。鄭風。已讀畢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前信言宗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蘇布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送到矣。如已到。即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紋銀。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準在今冬寄到。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皇上率千官行禮。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八歲。亦騎馬雍容。真龍種氣象。十五日。皇上頌恩詔於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皇上於辛丑年六秩。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聖躬老而彌康如此。男得請封章。明年可用。則明春可寄回。如明夏用。則秋間寄回。然既得詔旨。則雖話軸未歸。而恩已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其四品補服。候男在京寄回。可與話軸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男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一月初一發十六號家信。內有覃恩條例單。不知收到否。男頭上瘡癬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二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動洗面好。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州境有不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爲動土。致驚幽靈。四弟六弟及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石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紀澤讀。師徒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不知張羅得就否。同鄉唐鏡海先生。已告病。明春即將回南。所著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人代爲發刻。其刻價則係搨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師八人。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管其事。亦係集腋成裘。男花費亦無幾。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而李竹屋先生尚在男宅住。渠頗思南歸。但未十分定計耳。請封二軸。今年不能用。明年乃可寄回。蕭辛五處。已於十一月寄雁膠一斤。阿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鹿膠阿膠。望付信來京。以便覓寄。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乙巳十一月廿二日發家信十七號。其日同鄉彭棟樓放廣西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動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奉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染塵埃。俗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擬搨月餘。已於

十二月廿八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菲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前信言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錮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讒於官。代我搆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必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翰四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皆侍立而已。四弟六弟皆有進境。孫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事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爲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棧樓帶至衡陽學署。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爲報。今年必當辭卻。小斗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男有執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寄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枝。墨四條。同門錄十本。彭棧樓歸。男寄有藍頂二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初三日發第一號家信。初七日彭棣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個。又寄歐陽滄溟先生江綢掛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寄彭蕪菴表叔鹿膠一斤。二月初寄第三號家信。想俱收到。男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尙未全愈。二月初吃龍膽瀉肝湯。甚爲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首烏爲君。而加以蒺藜山藥赤芍菟絲諸味。男此時不求瘡癬。雖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卽爲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毫無怨尤。同鄉張鐘澂丁艱。男代爲張羅一切。令之卽日奔喪回里。黎嶺喬於二月十四到京。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爲急。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爲另資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人無不擊節稱賞。請封之事。大約六月可以用。應秋冬可以寄家。餘詳四弟書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廿五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上次男寫信。略述癩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個月治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果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緊要。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峯是已。男祇求平安。伏望堂上大人勿以得差爲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心。故特書此紙。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子植季洪兩弟左右。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片。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癩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并耳劉陸離。恐不便於陸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榜信。以安慰老親之念。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癩。貼膏藥於癩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脇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癬。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日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荷能赴考。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寓中大小安吉。惟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貼不效。請外科開一鍼而愈。澄弟去年習柳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爲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老白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溫難爲弟。子植書法。鴛孚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可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和尚碑書。及郭家廟碑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沈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毫四枝。既不合用。可以二枝送辛日叔。以二枝送蕪菴表叔。正月間曾在借雲處寄羊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至五月鎮子賓名晉。湖廣成武人。放長州府知府。太守往湖南。又可得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祖父大人囑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陳世綸。皆極寒之士。由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即令彼能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購頂上川漆。

爲便。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馳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她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誥封侍講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暗藍。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宜盡。諸詳澄溫書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七日男發第八號家信。言男一定考差。五月初二日赴園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靈雨旣零。得雲字。男兩文各七百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男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寫頭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觀。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恬矣。男身上癩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閱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熊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日到京。以後紀澤仍兩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兌。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男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惟湘陰易問齋文滂。下親湖南在京小考入學者六人。皆係好手。黃正齋小京官六年報滿。三月已升主事。杜蘭溪四月升員外郎。今年亦與考差。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尙未優渥。皇上焦思。未知兩省年歲何如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發第九號家書。內有考差詩文。男自考差後。癱疾日愈。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身上白癩以上。亦十去七八。自腹以下。尙未治。萬一放差。儘可面聖謝恩。但如此頑病而得漸好。已爲非常之喜。不敢復設妄想矣。六弟捐監於五月廿八日具呈。閏月初發銀。廿一日可領照。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監考到。十五即可錄科。仰承祖父叔父之餘蔭。六弟幸得成就功名。敬賀敬賀。男身體平安。現服補氣湯藥。內有高麗參、焦朮、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四弟白樹堂教書之後。四弟功課益勤。六弟近日文章雖無大進。亦未荒怠。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閏五月廿六日男發家信第十七號。想已收到。鄒雲陵出粵西差。男寄有高麗參半斤、鹿膠一斤、膏藥三十個、眼藥三包、張湘紋金頂一品。大約七月初可到省城。家中月半後可接到也。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開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開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卽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詩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岱雲家。求父親大人於八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陵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還男銀八十兩。

面訂交陳季牧手。父親或面會雲陵。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闕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至廿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日夜。九弟宿賀家塢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置一番案。上豎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寫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託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求查收。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七日接讀第五第六兩號家書。喜堂上各老人均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為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尤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極盛矣。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悚慄恐懼。不敢求分外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即為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為慮。則大慰矣。况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尚輕。尤不必掛心矣。同縣黃正齋鄉試當外。篋差。出闈即患痰病。時明時昏。男癱疾近日大好。頭面全看不見。身上亦好了九分。十八生女。男婦極平安。惟體太弱。滿月當大補養。在京一切。男自知謹慎。八月廿三日。摺差處發第十四號信。廿七日周縵雲處寄

善屏。發十五號信。九月十二日。善化鄒七處寄誥封卷六十本。發第十六號信。均求查收。男謹稟。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九日發十七號信。十月初五日發十八號信。諒已收到。十二三日內。誥軸用寶。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吏部。奉丁內艱。二十日起程回南。男因渠是素服。不便託帶誥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或有耽擱。祖母大人出月廿九日大壽。若趕緊送回。尙可於壽辰迎接誥軸。故特命四弟東裝出京。專送誥軸回家。與夏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天。岳州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雇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卽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誥命。凡事難以逆料。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生日。酒且不必辦。接誥封事。若四弟能廿七日有信到。廿八辦鼓手香亭。廿九接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省之信。則廿九但辦壽筵。明年正月初八日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八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遽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東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交銀數十兩。內可給予頂戴。男因具呈爲四弟報名。先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繳完之日。卽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頗以爲然。男在京身體平安。男婦生女後亦平善。六弟決計留京。九弟在江西有信來。甚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教誨。極爲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寫信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回家。大約年底可到。男在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停。家中不必掛心。男謹稟。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二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二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正月十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去年十二月十七發第念二號信。並愧聯一包。朱心泉語命一軸。交徐玉山太守帶交蕭辛五處。想三月可到。又於念日發第念三號信。交摺弁。想二月可到。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行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卿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塋。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木斗冲。規模隘小。離河太近。無立牌坊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意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蟻。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爲何如。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禮次。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尙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

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爲主。而以敬臣爲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則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與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不聽。則遵命不敢違拗。求大人相機而行。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尙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十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弔者幾人。一一細載爲幸。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則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歸。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就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癩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槎已於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十一日。接到三弟正月月初旬手書。具悉一切。澄侯以臘月念三至岳州。余見羅芸早已知之。後過湖。又阻風。竟走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難測如此。吾弟此後又添了閱歷工夫矣。黎樾喬託帶之件。常裝車時。吾語弟曰。此物在大箱旁邊。恐不妥。弟明日到店。須另安置善地。不知弟猶記得否。

言否。出門人事皆須細心。今既弄壞。則亦不必過於著急。蓋此事黎樾翁與弟當分任其咎。兩人皆處心不得專責弟一人也。祖父大人之病。久不見效。兄細思之。恐有火。不宜服熱藥。蓋祖父賦體素強。丁酉之春。以服補藥之故。竟成大病。後澤六爺以涼藥治好。此次每日能喫三中碗飯。則火未甚衰。恐醫者不察。徒見小便太數。則以爲火衰所致。概以熱藥投之。亦是誤事。兄不明醫理。又難遽度。而回憶丁酉年之往事。又聞陶雲汀先生爲補藥所誤之說。特書告家中。望與名醫細商。不知可服涼藥之理否。兄自去年接祖母訃後。卽日日思抽身南歸。無如欲爲歸計。有三難焉。現在京寓欠帳五百多金。欲歸則無錢還帳。而來往途費。亦須四百金。甚難措辦。一難也。不帶家眷而歸。則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還京師。是兩頭牽掛。如帶家眷。則途費更多。家中又無房屋。二難也。我一人回家。輕身快馬。不過半年。可以還京。第開缺之後。明年恐尙不能補缺。又須在京閒住一年。三難也。有此三難。是以躊躇不決。而夢寐之中。時時想念堂上老人。望諸弟將兄意詳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則弟書信與我。我概將家眷留在京師。我立卽回家。如堂上老人無望我歸省之意。則我亦不敢輕舉妄動。下次寫信。務必詳細書堂上各位老人之意。祖母之葬事。旣已辦得堅固。則不必說及他事。日前所開山向。吉凶之說。亦未可盡信。山向之說。地理也。祖父有命。而子孫從之。天理也。祖父之意已堅。而爲子孫者。乃拂違其意。而改卜他處。則祖父一怒。肝氣必鬱。病勢必加。是已大逆天理。雖得吉地。猶將變凶。而況未必吉乎。自今以後。不必再提改葬之說。或吉或凶。聽天由命。卽朱堯階易敬臣亦不必請他尋地。堯階二人如看得有安地亦不妨買四弟則在家幫父親叔父管家事。時時不離祖父左右。九弟季弟則專心讀書。只要事事不違天理。則地理之說。可置之不論不議矣。吾身之癯。春間又發。特不如去歲之甚。面上頸上。則與弟出京時一樣。未再發也。六弟近日頗發憤。早間亦能早起。紀澤特經尙未讀完。

現係竹屋教。總多間斷。將來必要請一最能專館之人。黎樾喬御史報滿引見。回原衙門行走。黃正齋之長子。於正月初間失去。至今尚未歸來。鄧景階就正齋之館。李希菴就杜蘭溪之館。係我所薦。同縣劉九爺羅鄒二人及勳科三人。皆已到京住勳館。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郭嵩仙尚未到。袁漱六於正月廿四到京。現在家眷住北半截胡同。周符農尚未到。楊春皆於正月二日生一子。劉藥雲移寓虎坊橋。其病已全好。趙崧原之妻於正月仙逝。舒伯魯二月出都。我家僕兒胡同房東將歸。三四月必須搬家。黃秋農之銀已付來。加利息十兩。兄意欲退還他。九弟季弟讀書開口便有自盡之意。見得年紀已大。功名無成。遂有懼憚之意。此萬萬不可。兄之鄉試座師徐曉邨許吉齋兩先生。會試房師季仙九先生。皆係二十六七入泮。三十餘歲中舉。四十餘歲入詞林。諸弟俱須日日用功。萬不必作歎老嗟卑之想。譬如人欲之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歎也。望澄候時將此譬喻。說與子植季洪聽之。千萬千萬無荒。九弟信言諸妯娌不甚相能。尤望諸弟修身型妻。力變此風。若非諸弟痛責已躬。則內之氣象必不改。而乖戾之致。咎不遠矣。望諸弟熟讀訓俗遺規。教女遺規。以責己躬。以教妻子。此事全賴澄弟爲之表率。關係至大。千萬千萬。不勝囑切之至。伏惟留心。自反爲幸。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膝下。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官之人所不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

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單另列
別日亦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宜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亦可以入學。初八日
此益虛自然之理也。男癖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治病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慮。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病之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日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二月十一接到第一第二號來信。三月初十接到第三四五六號來信。係正月二十八廿二及二月朔日所發。而一次收到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少愈。幸其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瘼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沉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要須服清導之品。降火滋陰為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言及。不知曾與諸醫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即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禮。堯階既允為我覓安地。如其覓得。即聽渠買。買後或遷或否。仍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思歸其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兄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篤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篤仙與其叔及江岷樵任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甥臣即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添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篤仙自江西來。逆借雲母子之意。

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曾託曹西垣說及。予答以緩幾年再議。今又託竊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卻。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日擊，如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吩咐，或對或否，以便回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已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礙兒胡同之屋東，四月要回京。予已看兩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教習門生比礙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易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周子佩於三月三日喜中。正齋之子，竟尙未歸。黃菲卿周韓臣，聞皆將告假回籍。菲卿已定十七日起行。劉盛唐得瘋疾，不能入關。可憫之至。袁漱六到京數日，卽下闕子用功。其夫人生女僅三日，卽下船進京。可謂膽大。周荇農散館至今未到。其膽尤大。曾儀齋崇達，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行。亦廿九到京。可爲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副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癱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搗之，則白皮立去。如前年搗銅綠膏。予現二三日一搗，使之不起白皮。剃頭後不過微露紅影。不甚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搽。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恕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予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措信裏堂上。乞弟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間，須時時看五行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孫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十五日接家中第九號信。係四月初三日四弟在縣城發者。知祖父身體康強。服劉三爺之藥。舊恙已經全愈。孫等不勝欣喜。前五月底。孫發第五號信。言大考蒙恩記名賞殿事。想家中已收到。六月初二孫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愧悚實深。初六日考試教習。孫又蒙天恩。派爲閱卷大臣。初六日入闈。初七日王大臣點名。士子入闈者。進士舉人共三百八十餘名。貢生入闈者一百七十餘名。初八早發題紙。十一日發榜。十三日覆試。十四日覆命。初三日謝恩。及十四覆命兩次召見。奏對尚無愆誤。教習取中新數共一百二十一名。湖南得取十一人。另有全單。十七日馮樹堂回南。孫寄回紅頂二個。二品補服二付。及他物另有單。大約八月初旬可到省。存陳季牧家中。望大人於中秋前後專人至省來接。命九弟寫信與季牧可也。孫等身體平安。癘疾已將全好。頭上竟君不見。孫姊及曾孫男女皆好。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姪母大人萬福金安。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敬告一切。姪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更滋愧。茲於本月大考。復荷皇上天恩。越四級而超升。姪何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姪。幸甚。金篋虔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後又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誠此無損。姪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顧送。

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親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姪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憾。有怨言。二伯祖母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姪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試稿。想已收到。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慙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十年得開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啓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館與他。渠甚感激我。考教習。余爲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卽以此爲敝服。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辭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然其地予究嫌其面前不甚寬敞。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又不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欲仍求堯階相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窆。第可將此意稟告祖父。不知可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斷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前此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象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來信。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禮次。十八日發第八號信。言陞官事。託肅辛五先生專人送回。計七月中旬可以到家。昨又接四弟六月初一日所發之信。藉悉一切。於祖父大人之病。略不言及。惟言至劉家更補藥方。可以長服者。則病已盡除矣。遊子聞之。不勝欣幸之至。男陞官後。應酬較繁。用費較廣。而俸入亦較多。可以應用。不至窘迫。昨派教習總裁。門生來見者多。共收贊敬二百餘金。而南省同鄉。均未受。不在此數。前陳岱雲託郭筠仙說媒。欲男以二女兒配伊次子。男比寫信告稟。求堂上決可否。昨四弟信來。言堂上皆許可。男將於秋間擇期訂盟。前信又言以大女兒許袁漱六之長子。是男等先與袁家說及。漱六尚有品學。其子亦聰明伶俐。與之結姻。諒無不可。亦求堂上大人示知。藩男癩疾將近全愈。尙略有形影。而日見日好。華男身體甚壯健。餘大小男女俱平安。堂上不必挂念。餘俟另稟。男百拜呈。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自四月廿七日得大考諭旨以後。廿九日發家信。五月十八又發一信。二十九又發一信。六月十八又發一信。不審俱收到否。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半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或數千。皆釣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十。尙不足以滿其欲。故兄白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責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

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彭十九家姻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少緩須臾。即恐無親家耶。賢弟行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無躁而已。成忍齋府學教授。係正七品。封贈一代。勅命二軸。朱心泉縣學教諭。係正八品。儀封本身。父母則無封。心翁之父母。乃胞封也。家中現有梓紳。何不一翻閱。牧雲一等。汪三人學。皆爲可喜。嘯山教習。容常託曹西坦一查。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驢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每年俸銀三百兩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諸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膝下。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陸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寄回鹿膠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四弟九弟信。劉筆等物。計八月可以到家。賀禮耕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勤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鄉貳。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

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累念。餘容另稟。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四弟九弟季弟足下。六月念八日發第九號家信。想已收到。七月以來。京寓大小平安。癩疾雖頭面微有痕迹。而於召兒已絕無妨礙。從此不治。聽之可也。丁士元散館。是詩中皓月。誤寫浩字。胡家玉是賦中先生。誤寫先王。李竹屋今年在我家教書三個月。臨行送他俸金。渠堅不肯受。其人知情知義。予僅送他掛料被面等物。竟未送銀。渠出京後。來信三次。予有信託立夫先生爲渠薦館。昨立夫先生信來。已請竹屋在署教讀矣。可喜可慰。耦庚先生革職。同鄉莫不嗟歎。而渠屢次信來。絕不怪我。尤爲可感可敬。岳陽樓記。大約明年總可寄到。家中五種遺規。四弟須日日看之。句句學之。我所望於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餘蔭。我得悉列卿貳。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後輩子女無法則。則驕奢淫佚。立見消敗。雖貴爲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親叔父三位大人。規矩極嚴。榜樣極好。我輩踵而行之。極易爲力。別家無好榜樣者。亦須自立門戶。自立規條。況我家祖父現樣。豈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墮落之乎。現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後輩驕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勸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種遺規。四弟能信此三語。便是愛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語。便是棄髦老兄。我家將來氣象之興衰。全係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來氣性極和平。今年以來。未曾動氣。自是我家好氣象。惟兄弟俱懶。我以有事而懶。六弟無事而亦懶。是我不甚滿意處。若二人俱勤。則氣象更興旺矣。吳彭兩詩文及小四書序。王待

聘之父母家傳。俱於八月付回。大約九月可到。袁漱六處。予意已定。將長女許與他。六弟已當面與他說過幾次矣。想堂上大人斷無不允。余意即於近日訂庚。望四弟稟告堂上。陳岱雲處姻事。予意尚有遲疑。前日四弟信來。寫堂上允諾歡喜之意。筠仙已經看見。比書信告岱雲矣。將來亦必成局。而余意尚有一二分遲疑。岱雲丁艱。余擬送奠儀。多則五十。少則四十。別有對聯之類。家中不必另致情也。餘不盡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京中大小平安。予之癘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然無礙召見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課。各位堂官。頗加青眼。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要緊也。紀澤讀書前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回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惠王章句下。每日讀書頗能領會。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真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鐲二。鍍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朝珠一。補子一。扇插一。簪一。又女塔見面儀六兩。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能定庚。只好待渠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購儀三十兩。交郭筠仙

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之銀。予送三十兩。則已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同鄉蕭史樓郭篤仙孫鰲舟徐壽衡並出京。在八月底起行。郭孫走江南。徐走山西。鄧辛階尙在黃正齋家坐館。蔡貞齋在袁漱六家。龍滋圃就一同鄉任江南金山縣者之館。已出京矣。車鍾毓亦就金山館。金山縣之幕中人才。可謂極盛。王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日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僧能久持戒行否。文小南之尊翁亦於八月出京。黎月喬亦欲出京。大約在冬間奏書不詳盡。餘俟續寄。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廿八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此外又有張湘紋會季甫唐鏡丈莫班臣鄧秋仙歐陽滄溟丈各信。亦俱收到。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兄將暫封。仍須厚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父母並可貤封叔父母。且可誥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耳又微聾。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論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補班。寓中眷口俱平順。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

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補缺。甚爲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擬任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陳家姻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岱雲起復。亦未可知。至婚事則確有成言矣。曾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尚無安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爲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總在今冬明春寄到也。朱嘯山託曹西垣查教習之期。西垣查得。言尚遙遙無期。弟亦可告嘯山也。劉福橋先生要掛屏四張。現亦無便可寄。蓋徐濬衡不回家。史樓篤仙亦明年方可到省。故皆不致寄。羅篤阜之銀。亦無便寄。弟可並告篤阜也。滄溟丈以我言魏家訟事。回書頗有不豫之意。牧雲無筆寫字。弟可先將樹堂帶回之筆。分三枝送他。待彭大生歸。我再寄筆回。岳父寄貢卷至京。余擬送賀儀大錢二十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柳衙叔仙逝。余擬備奠儀大錢八千。亦交彭大生帶回。惟毅然先生及篤阜之項。不敢交彭。恐其難擔艱險。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爲不豐不尙。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較多。鬥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推至明年。教官最爲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尙可支吾。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絨。甚是妥協。余送奠儀三十金。已交篤仙帶去矣。別有轉聯。現尙未寄。梅勛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去。唐費郊之信。屢次未回。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澄侯不在京。而欲我爲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收到鄒芸陔所帶各件。屢次寫信道之。不知來信何以屢問。添梓坪各件。容當再寄物與它。四弟先爲我道謝可也。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蛀。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諸皮衣。年年須多買樟腦。

好好收拾。否則必爲蟲傷矣。同鄉諸家如舊。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兄國藩手具。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足下。十月十二日接到九月初六澄弟在縣學憲行臺所發信。十五日又接二十三日在省城曾子廟所發信。其八月在省各信。已於前月收到。前次信已提及矣。惟九月一日託樹堂代寄一信。今尚未到。京寓大小平安。余之瘵疾近日已全好。百分中不過一二分未復元。皆生首烏之功也。六弟近日體亦好。內人懷喜。大約明年正月分饒。甲三兄妹皆好。甲三讀至滕文公上。大女讀至顏淵第十二。余蒙皇上天恩得派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武殿試讀卷大臣。會試於十三日入闈。十七發榜。覆命後始歸。殿試三十日入內闈。初四發榜始歸。其中額六十四人。殿試讀卷。不過閱其默寫武經。其弓矢技勇。皆皇上親自閱看。初二日皇上在紫光閣閱馬步箭。初三日皇上在景運門外箭亭內看弓刀石。讀卷大臣及兵部堂官兩日。皆在御前侍班。湖南新進士譚瓊林。以石力不符。謂停殿試一科。今年但有狀元榜眼而無探花。仰見皇上慎重科名之意。同鄉諸公並皆如常。黃恕皆喉痛病勢甚重。鄭小山隨大欽差至河南辦賑濟。近日河南大旱。山東盜賊讖起。行旅爲之不安。十月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余因家中有祖母之制。故未議客。早晚皆僅一席。凌荻舟現就園子一館。其回城內則寓余處。宋蕪賓在余家教書。亦甚相得。餘不盡書。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男國藩跪稟交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

平安。男癱疾已全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陳本七先生來京。男自有處置之法。大人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自悔。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著。男婦亦思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雞肉豬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耆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老秧田背後三角坵。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坵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土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裏其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明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知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敬謹祭告。廿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正月念一日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十一日發第一號家信。是日予極不閒。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爲書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溫弟近疋黃正齋家館。每月俸銀五兩。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意。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舉業工夫。大爲拋荒。閒或思一振奮。而輿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慮。每勸其痛著頭鞭。餅心一往。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薦。齊雜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羈留日久。宅落無耦。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思溫弟南歸。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順天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

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層。欲請弟細心斟酌。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即定得黃正齋館地。現在既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亦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入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羈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即無不可耳。余自去歲以來。只日想歸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報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以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年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歸家告養。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默佑否。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癱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尚有纖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情。難以自慰。因偶書及。遂備陳之。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今始覓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即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禮安。三月廿日男發第五號家信。內言及長孫紀澤與桂陽州李家定親之事。不審已收到否。男等身體平安。次孫於廿四日滿月。送禮者共十餘家。是日未請客。陸續請酒酬謝。男婦生產之

後。體氣甚好。所雇乳母最爲壯健。華男在黃正齋家館。諸凡如恆。祖大人之病。未知近日如何。兩次摺弁。皆無來信。心其焦急。茲寄回遼東人參五枝。重一兩五錢。在京每兩價銀二十四兩。至南中則大貴矣。大約高麗參宜用三錢者。用遼參則減爲一錢。若用之太少。則亦不能見功。祖父年高氣衰。服之想必有效。男前有信。託江岷樵買全虎骨。不知已辦到否。聞之醫云。老年偏癱之症。病右者以虎骨之右半體熬膠醫之。病左者以虎骨之左半體熬膠醫之。可奏奇效。此方雖好。不知祖大人體氣相宜否。當與劉三益商之。若遼東參則醇厚溫和。萬無流弊。次孫體氣甚壯。郭雨三補藥欲妻之以女。兩三戊戌同年。癸卯大考二等第三。升右贊善。其兄用賓。壬辰翰林。現任山西蒲州府知府。其家教勤儉可風。其次女去年所生。長次孫一歲。與之結婚。男甚願之。不審堂上大人以爲何如。下次信來。伏祈示知。又寄回再造丸二顆。係山東杜家所製者。杜家爲天下第一有福之家。廣積陰德。此藥最爲貴重。有人參鹿茸蕪蛇等藥在內。服之一無流弊。杜氏原單附呈。求照方用之。歐陽滄溟先生。謨衡陽書院一席。男求季仙九先生寫信與伍府尊。求家中卽遣人送至岳家爲要。同鄉周華甫揚之季梅生。皆於三月仙逝。餘俱如故。男等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乞堂上大人放心。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禮安。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所發書。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祖父大人病體未愈。不知可服虎骨膠否。男在京身體如常。華男在黃家就館。端節後仍於初八日上學。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書尙熟。次孫體甚肥胖。四孫女俱平安。長孫女論語已讀畢。家婦亦好。其餘眷口

如常。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峯回氣聚。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繞田重山。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廟山宗祠各山之帶湖。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團聚。山水環抱者。乃可以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何如。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願母葬後。家中尙屬平安。其地或尙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若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帳已過千金。然張羅尙爲活動。從不窘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男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郴州耒陽。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俱收到。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賀八爺馮樹堂梁調羹三處。吾當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即易念園處。選既送有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即交易宅。由渠家書彙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即託岱雲覓寄。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因爲大幸。即使不獲獲售。去年家中既薦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益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妬忌也。我縣

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排山之事。尙未查出。待下次摺弁付回。歐陽之廿千。及柳銜叔之錢。望澄弟先找一項墊出。待彭大生還來。卽行歸款。彭山峴之業師。任千總。名。卽現在京引見。六月卽可回到省。九弟及牧雲所需之筆及叔父所屬之膏藥。賬藥。均託任君帶回。曹西垣教習報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及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闈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整料。遂僅裁祖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爲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尙在制中。故未遽寄。叔父去年四十晉一本。思製衣寄祝。亦因在制未遽寄也。茲準擬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以到家。臘月服闋。卽可著矣。紀梁讀書。每日百二十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澄弟亦須當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洗盡浮華。樸實誦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實有厚望焉。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廿四發第八號家信。由任梅譜手。寄去高麗參二兩。回生丸一顆。眼藥數種。膏藥四百餘張。並白菜大茄種。用大木匣盛好寄回。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十六日接到家信。係澄侯五月初七在縣城所發。具悉一切。月內京寓大小平安。予癩疾上身已好。惟腿上未愈。六弟在家一月。諸事如常。內人及兒女輩皆好。郭雨三之大女。許配黃蕪卿之次子。係子作伐。柯人亦因其次女欲許余次子。故并將大女嫁湖南。此昏事似不可辭。不知堂上大人之意云何。澄侯在縣和八都官司。忠信見孚於衆人。可喜之至。

朱嵐軒之事。弟雖二十分出力。尙未將銀全數取回。渠若以錢來謝。吾弟宜斟酌行之。或受或不受。或辭多受少。總以不好利爲主。此後近而鄉黨。遠而縣城省城。皆靠弟一人與人相酬酢。總之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欽。到處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廬。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則不爲人所與矣。李東崖先生來信。要達天聽。予置之不論。其體軸則杜園溪。卽日可交。李筆峯劉東屏先生。常屈身訟庭。究爲不美。澄弟若見之。道予寄語。勸其危行言孫。樓屈存身八字而已。墓石之地。其田野頗爲開爽。石而蓋。胡思三所居。石而蓋。予喜其擴蕩眼界。可卽並田買之。要錢可寫信來京。凡局面不開展。眼鼻攢集之地。予皆不喜。可以此意告堯階也。何子貞於六月十二喪妻。今年渠家已喪三人。家運可謂乖舛。季弟考試。萬一不得。不必牢騷。蓋子旣忝竊僥倖。九弟去年已進。若今年又得。是極盛。則有盈滿之懼。亦可畏也。同鄉諸家。一切如常。凌笛舟近已移居胡光伯家。不住我家矣。書不十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姪國濟謹稟叔父母大人禮安。六月十七發第九號信。七月初三發第十號信。想次第收到。十七日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中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言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痲痺云云。不知果送來否。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息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規模。焦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操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

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纍重之事。則另添一雇工。一人不敷。則雇二人。雇工不要做他事。專在粗大。姪近年以來。精力日衰。偶用心略甚。鮮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遠憶。外間求作文求寫字者。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後。姪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姪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大小皆順。六弟在京。姪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迴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職。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姪亦無如之何。叔父去年四十替一姪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姪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闋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綠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髻。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千。若有湖北逃兇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其價姪即寄回。姪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尚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不審。迨否。姪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姪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罣念。姪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姪國藩謹稟叔父母大人福安。八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家信。不審已收到否。九月初十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欣幸。前勞辛坡廉訪。八月

十一出京。姪寄去衣包一箇。計衣十件。不知已到否。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十月間武岡張君經管同長沙。擬託渠帶回。聞叔父爲圳上公屋加工修治。姪亦欲寄銀數兩。爲叔父助犒賞匠人之資。羅六嘉和所存銀二十二兩。在姪處。有三項。皆擬託張君帶歸。前歐陽滄溟先生館事。伍太尊已覆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回一信於伍處。託姪便寄家中。可送至歐陽家。囑其卽投伍府尊也。牧雲又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明冬可選。此二事可囑澄侯寫信告知牧雲。姪等在京身體平安。西席宋湘賓九月十一出京。是日卽聘龐君。名濂。號三直隸人。曹西垣初十挈眷出都。黎月喬十六出京。江岷樵於初八到京。嚴仙舫初十到京。餘同鄉俱如故。常南陔先生欲以其幼女許配紀澤。託郭筠仙說媒。李家尙未說定。兩家似皆可對。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姪謹稟。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十月十九溫甫弟出京。二十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不知此時收到否。吾日疾尙未全好。此次尙不能寫信呈堂上。故仍以書告諸弟。前九月十八。蒙皇上天恩。派稽察中書科事務。十月初二一信。因恐張楠皆到遲。故未寫。二十日一信。因六弟出京。諸事倉皇。又忘寫也。稽察中書科。向係於關學四人中欽派一人。祇算差使。不算升官。其屬員有中書六人。筆帖式八人。其所管之事。爲冊封誥命。凡封親王用金冊。封郡王用銀冊。封貝勒貝子以下。用龍邊殘冊。封鎮國公以下及文武五品以上官。俱用誥命。六品以下。俱用勅命。以上皆在中書科繕寫。予於十八日奉旨派出。十九日具摺謝恩。茲將原摺寄回。係在國筆帖式所寫。故字甚醜。前六弟歸時。予曾寄母親零用銀五兩。內人寄岳母零用銀二兩。因思予在京多年。並

未寄零錢與孀母使用。且四位弟婦買棉買麻亦極窘迫。嗣後每年予所寄親族銀內當添母親孀母零用錢各四千。四位弟婦零用錢各三千。每年共二十千。今年張楠皆處銀到。澄弟即將各親族處照單分送。又將孀母及四位弟婦各零用錢分送。母親今年已有銀五兩不必再送以後每年照今年爲例。上半年春俸予寄五六十兩歸以爲家中用度。其有不足。望家中設法張羅。下半年秋俸予寄五六十兩歸以爲各親族幫項。及母親孀母四位弟婦零用之項。去年所開之單記共八千。若添家中此項則共百千矣。不知須銀多少。乞澄弟告知。予之寄以今年爲常規。家中所送親族者亦望於今年舉行定例。惟孟學公之子孫赴考者。今年在省。不知曾送給否。若未送。望按名補送。以爲買筆之需。至要至要。一切萬祈照單施行。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皆如常。紀澤讀書已讀至太甲上。同鄉孫鼈洲已到京。餘並如故。昨日放定郡王係朱伯翰之胞弟戶部主事袁銓。廣西提塘李鵬飛。俱因在娼家飲酒。提督府鎖拿交刑部治罪。十月寶中堂與歿。昨著英授大學士琦善仍得協辦。餘容後具。國藩草。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一月十四發第十四號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則不必依我之圖矣。但三角坵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而於三角坵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點。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

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其闕寒。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房爲妥。連開兩節下半節作橫屋坐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外高砌打進去七八尺。又錄則與上芥柴樹處同寬。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着。不至局促。不知可否。家中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又多病。是以遲遲。澄弟辦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國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卽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微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荇農家之鮑有聊。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提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農荻舟尙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余近日常有日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龐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宋蕪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一。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正月初十日

四位老弟足下。去臘初十日發戊申第十八號家信。厥後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寄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母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

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驥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尚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卽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父叔官名耳。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粟江煤壩。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壩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卽發執照與渠可也。卽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京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借。則曾陳二人。豈不可感也哉。現在喬心農晉芳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南也。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墨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無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把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卽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紀澤兒白去臘廬先生歸河間。請李筆峯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白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篇。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蕙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德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騰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溫弟所允蕭幸五精神。當於喬心農處付渠。李竹屋思鹿膠麗參。亦俟喬公始寄。此次余欲寫信與竹屋。實無少暇矣。予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梁儷家兄弟到京。盛稱澄弟之才。且言廣東驅客帳以千萬計。從無一人取回一文者。澄弟可謂破天荒。

也。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十一日男發第一號家信。並寄呈京報。想已收到。廿二日男蒙皇上天恩。升授禮部侍郎。次日具摺謝恩。蒙召對。誨諭諄切。廿五日午刻上任。屬員共百餘人。同縣黃正齋亦在內。從前開學。雖兼部堂銜。實與部務毫不相干。今既爲部堂。則事務較繁。每日須至署辦事。八日一至圓明園奏事。謂之該班。間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陳奏者。謂之加班。除衙門官事之外。又有應酬私事。日內甚忙冗。幾於刻無暇晷。幸身體平安。合家大小如常。紀澤讀書已至酒誥。每日講經鑑一頁。頗能記憶。次孫體甚肥胖。同鄉諸人並皆如舊。餘詳與諸弟信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委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日曾寄家信。甚爲詳備。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領悉一切。今年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戶馮吾園^芝兩先生也。余即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都御史。皇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筆自下。殊論以爲彰輝。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堂。皆引見。有黜而無陞。前丙午在碾兒胡同時。聞壁學士奎光。即引見休致者也。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察。分別一二三等。一等則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

也。余自到禮部。比從前較忙冗。恨不得有人幫辦。寓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諸弟萬無來京之理。且如溫弟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南歸。今豈肯再蹈覆轍。令之北來。江岷樵以揀發之官。浙江補缺。不知何時。余因溫弟臨別叮囑之言。鄭星階偕岷往浙。岷樵既應允矣。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星即就徐館。言定秋間仍往浙依江。江亦應允。鄭星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指教。現寓圓通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黃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護恭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尙未換綠呢車。惟添一驢。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一。兄國藩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二月廿六發家信第三號。想可早到。茲乘喬心農先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又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陽牧雲轉交。又鄧星階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枝。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茯苓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往年賒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三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烏髻有向內向外之分。皆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逐件清出。呈堂上人。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閏四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念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初十日發第一號家信。二月初八日發第二號家信。報升任禮部侍郎之喜。廿六日發第三號信。皆由摺差帶寄。三月初一日。由常德太守喬心農處寄第四號信。計託帶銀七十兩。高麗參十餘兩。鹿膠二斤。一品頂帶三枚。補服五付等件。渠由山西迂道轉至湖南。大約須五月端午前後。乃可到長沙。予尚有寄蘭姊蕙妹及四位弟婦。江綢棉外褂各一件。依照去年寄呈母親叔母之樣。前喬心農太守行時。不能多帶。茲因陳竹伯新放廣西左江道。可於四月出京。擬即託渠帶回。澄弟岳陽樓記。亦即託竹伯帶回家中。二月初四澄弟所發之信。三月十八接到。正月十六七之信。則至今未接到。據二月四日書云。前信著劉一送至省城。其二封。因歐陽家鄧星階曾剪予各有信云云。不知兩次摺弁。何以未見帶到。溫弟在省時曾發一書與我。到家後未見一書。想亦在正月一封之中。此書遺失。我心終耿耿也。溫弟在省所發書。因聞澄弟之計。而我不為揭破。一時氣忿。故語多激切不平之詞。予正月復溫弟一書。將前後所聞溫弟之行。不得已稟告堂上。及澄弟植弟不敢稟告。而誤用詭計之故。一概揭破。溫弟雖看此書。未免恨我。然兄弟之間。一言欺詐。終不可久。盡行揭破。雖目前嫌其太直。而日久終能相諒。現在澄弟書來。言溫弟鼎力辦事。甚至一夜不寐。又不辭勞。又耐得煩云云。我聞之。歡喜之至。感激之至。溫弟天分本高。若能改去蕩佚一路。歸入勤儉一邊。則兄弟之幸也。合家之福也。我待溫弟。似乎近於嚴刻。然我自問此心。尙覺無愧於兄弟者。蓋有說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於妻子而薄於兄弟。私肥於一家而刻薄於親戚族黨。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官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鑒臨。予不食言。此時事奉高堂。每年僅寄些須。以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窮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許。以盡吾區區之意。蓋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豐。與其獨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並恨堂。

上。何如分潤戚族。使戚族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欽敬乎。將來若作外官。祿入較豐。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錢。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斷不畜積銀錢爲兒子衣食之需。蓋兒子若賢。則不靠官囊。亦能自覓衣徵。兒子若不肖。則積多一錢。渠將多造一孽。後來淫佚作惡。必且大玷家聲。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若祿入較豐。除堂上甘旨之外。盡以周濟親戚族黨之窮者。此我之素志也。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姑息。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虧行。是卽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我仕宦十餘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貯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爲官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溫弟不能深諒我之心。故將我終身大規模。告與諸弟。惟諸弟體察而深思焉。去年所寄親戚各項。不知果照單分送否。杜蘭溪爲我買皇清經解。不知植弟已由省城搬至家中否。京寓一切平安。紀澤書經。讀至周命二兒甚肥大。易南谷開復原官。來京引見。聞左青士亦開復矣。同鄉官京中者。諸皆如常。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再者。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兒沖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開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

語。則篤信之。木兜沖之地。予平日不以爲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斷可以不必。若數十千。則買一二處無礙。宋湘賓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既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溫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鈔書一月。現在已搬出矣。毫無道理之人。突竟難與相處。胤省二在我家教書。光景甚好。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元通觀住。日日來我家閒談。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葺。人人皆以爲好。瑣事兼述。諸惟心照。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男國濬跪稟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日日加沈劇。父叔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襟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卽辦發於面。醫者皆言心虧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干。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二月念三謝恩蒙召見三月十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隘日一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安出門。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臬部衙門。爲國家辦此照例之事。不苛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四月十五日上諭。甚嘉獎。茲付呈。李石楫前輩告病。陸立夫總制兩江。亦極能勝任。術者每言皇上

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股。皇上亦每爲臣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兒婦及孫女輩皆好。長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果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綱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當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且聞其嫡庶不甚和睦。又聞其世兄不甚守儉敦樸。亦不願對。南陔先生今年來京時。男不與之提及此事。渠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姻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卽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澤對郭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男謹稟。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四月十四日。接到己酉三月初九所發第四號來信。次日。又接到二月廿三所發第三號來信。其二月初四所發第二號信。則已於前次三月十八接到矣。惟正月十六日所發第一號信。則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書。正月初十發第一號。標二月初八發第二號。標廿六發第三號。標三月初一發第四號。標五月初可到省。十九發第五號。標四月十四發第六號。標大約五月底可到省。岳陽樓記。竹伯走時尙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兩月內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日甚。如此。爲子孫者。遠隔數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溫弟去年若未歸。此時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諸弟仰觀父叔純孝之行。能人人竭力盡勞。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錦繡。竟不能

效半點孫子之職。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親之勞。每一念及。不覺汗下。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諸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時時爲科第仕宦起見。若不能看透此層道理。則雖巍科顯宦。終算不得祖父之賢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則我欽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謂我是肖子賢孫。殊不知此非賢肖也。如以此爲賢肖。則李林甫盧懷慎輩。何嘗不位極人臣。烏奕一時。詎得謂之賢肖哉。予自問學淺識薄。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時雖在宦海之中。卻時作上岸之計。要令罷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勞。可以對祖父兄弟。可以對宗族鄉黨。如是而已。諸弟見我之立心。則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誠規。至要至要。鹿茸一藥。我去臘甚想買就寄家。曾請漱六峴樵兩人買五六天。最後買得一架。定銀九十兩。而請人細看。尙云無力。其有力者。必須百餘金。到南中則直二百餘金矣。然至少亦須四五兩。乃可奏效。今澄弟來書。言譚君送四五錢。便有小效。則去年之不買。就急寄。余之罪可勝悔哉。近日擬趕買一架付歸。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大人應可收藥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藥。若南中難得者。望書信來京購買。安良會極好。地方有盜賊。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時應行之事。細毛蟲之事。尙不過分。然必須到這田地。方可動手。不然。則難免恃勢欺壓之名。既已驚動官長。故我特作書謝施梧岡。到家卽封口送縣可也。去年歐陽家之事。今亦作書謝伍仲常。送陽凌雲。屬其封口寄去可也。澄弟寄懷裳書。無一字不合。蔣祝三信已交渠。茲有回信。家中可專人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懸望。予因身體不旺。生怕得病。萬事廣

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諸弟一人來京幫我。因溫沅鄉試在邇。澄又爲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則年輕。一人不能來京。且祖大人未好。豈可一人再離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說。希六之事。余必爲之捐從九品。但恐秋間乃能上兌。鄉試後南旋者。乃可帶照歸耳。書不能詳。餘俟續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四月十八日發家信第七號。想已收到。近一月餘無摺弁來。以新撫臺尙未到任。五月十一日接澄弟四月八日所發第五號信。並廿六日所發第六號信。而正月十七日第一號。至今未到。誠不可解。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辦疾經鄒墨林間方做丸藥。有附子黃耆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贈兩首呈寄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紀鴻體甚肥大。尙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閏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閏月則闔門左屏。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得仍字。澄弟岳陽樓記。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沙。澄弟若高興入關。中元前後到長沙。定可接到。然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即不入關亦可。宜稟問堂上宜如何耳。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徵資。今年家書總未提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五日發家信第八號。並京報一厚包。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蕙

田太史爾鳴處發第九號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可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可過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至岱雲處接監照也。京寓近日平安。癩疾服鄧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泄七八天。亦服鄧所開方面效。昨日摺弁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由查問。正月十六第一號家信。至今尙未接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日周副爺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云云。予接辛五來片。比遭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則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送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以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遍。並告鄧星階家會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開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遽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備告諸再從兄弟。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鑄示。亦足寒貪吏之膽。袁漱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

巡撫。送我綠呢草。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凌荻舟徐芸渠並考取軍機。引見記名。黃正甫弘潤農耒記。餘不悉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澄侯溫山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二十四發家書第九號。不知已收到否。六月初二日。又發家書第十號。交摺弁。想已收到矣。昨十三日摺弁又到。兩次皆無來信。盼望之至。六月以來。京師大雨極多。人多有病。寓中如子及內人兒子。皆略腹泄。幸數日即愈。聞江兩大水。今年鄉試必須改期。現尙未見奏明。予今年考差。願望得江西主考。冀家中親屬。可就至江西。一敘天倫之樂。昨用敬堂得放江西試差。而我私願不遂。南望家山。遠懷堂上。真不知仕宦之略有何味也。現在祖父大人之病。數月不接音信。不知何處耽延。想澄弟必發有數次信矣。山西巡撫王西帥兆琛。欽差大臣陳孚恩。兩審出各款。擬定發往新疆。皇上未允。嚴旨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再行物審。茲將御史原參摺子付回。足見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而去年梁星舫。諤諤中丞。果得蒙恩滿雪。褒其廉正。君子終樂得爲君子也。庸省山之兄來京鄉試。住圓通觀。自起火食。唐鏡丈之世兄住黃菲卿家。餘來鄉試者同鄉無幾。書不一一。統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念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六月初二日發家信第十號。十五發第十一號。念日發第十二號。不知次第收到否。恕皆於念二日奉使陝西。今年湖南差運順利。日內身體平安。內人自前腹泄後。至今尙服黃

其麗參附片之類。自此可保安泰。紀澤兒讀書向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綱鑑講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胤省三教書。甚爲得法。宋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長郡館向來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拍案稱奇。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一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月可畢役。郭雲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甫在省。見之可問。明告我。渠欠漕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雲仙。可卽告之。不另寫信。借雲寄程正榮信。亦已妥交。見借雲時卽告之。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卽送去。餘不一。俟下次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澄侯溫甫子補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第九號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知俱收到否。今年陸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摺差到。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宜家中懸望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憂懼。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微有功否。予之癩病。多年沈痼。賴鄒墨林舉黃芪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沈重。幸墨林診治。遂得化險爲夷。變危爲安。同鄉找墨林看病者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曾到京。寓元通觀。其醫甚好。現已歸家。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卽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互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

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教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置義田。以贍教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京官者自治不暇。卽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敷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糜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荷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皆體諒之。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借帳不少。八月當爲希六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回。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率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予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渠。亦望其忠信成立耳。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念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痰。不過片刻卽歿。江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皇上焦勞。臣子更宜憂傷之時。故一切外羨。皆絕不萌妄想。望家中亦不必懸盼。書不詳盡。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念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九月十八日接到澄弟八月十七夜一書。植弟一書。具悉一切。吾於八月十二發十五號家信。不審此時收到否。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於八月十七八遊脾家積滯之疾。初時錯服補劑。至廿九乃服石膏。九月初二服大黃。遂大見效。至重陽後全愈。惟前陰微腫。日內調治。將就痊可。飲食起居。皆已復常。紀鴻兒體最結實。日日歡笑走躍。餘皆安善。廿五日。宗室舉人覆試。廿七派閱卷大臣三人。十五日順天舉人覆試。十七日派閱卷大臣六人。吾兩次皆與焉。季世兄覆試一等。賽司農尙同之子。徐

制軍澤醇之子皆一等也。同鄉唐翁二君皆一等。餘不詳載。澄弟欲買鹿茸。且與譚彭二家均分。此次廷芳字不長沙。尙不能買。緣近日銀錢甚緊。稍有可圖。卽行買就。今冬明春准可付回。曾陳二家之銀。如必俟照到乃可取。則今冬周濟親族一項。可先向添梓坪借用。我此次先爲書告東陽叔祖也。郭筠仙七月十六丁內艱。諸弟來信。並未提及何也。或省中尙未得知與。書不一一。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二日發第十五號家信。九月廿二日發第十六號家信。想次第收到。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俗雲書內見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愕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此理之可信者。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卽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路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卽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麪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卽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家。中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折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芳字。尙未起行。大約

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曹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渠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壠。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茸。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卽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激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書館矣。紀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婢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尙住我家。張雨農之子。園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往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卽赴武關。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澄侯混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月初四日發第十七號家信。由摺弁帶交。十七日發十八號信。由廷芳字桂明府帶交。便寄曾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開煦執照。並批遞各二張。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折裙一條。曾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付。母親大人耳帽一件。以上共膏藥一千張。眼藥各種。阿膠二斤。朝珠二挂。筆五枝。鍼底子六十個。以上共會陳二人各對一付。滄溟先生橫幅篆字一付。以上共計十二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宅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字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著人早去亦可。余於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園較射。十

七出榜。四圍共中百六十四人。余圍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闕之王大臣。每一名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圍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聞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半年。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已全復。紀鴻兒其壯實。鄒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好而賤。貞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惜慙不甘。仍寓漱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補。不知命途之舛。何至於此。凌荻舟近病內傷。醫言其甚難奏效。黃想皆在陝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爲冰炭。江岷樵在浙署秀水縣事。百姓咸戴。編爲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爲日食之資。其爲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頃湖南報到。新寧被齋匪餘孽煽亂。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岷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爲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岷樵。令其卽行言旋。以赴家難。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末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尙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麪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嘗提及。斷根與否。望下次示知。書不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祖父大人訃音。中腸慘痛。自以遊子在外。不克佐父母襄辦大事。負罪嬰疚。無可贖挽。比於十八日摺差之便。先寄銀百零五兩。計元寶二錠。由陳信雲宅專足送

至家中。不知刻已收到否。國藩於十六日成服。十七日託軍機大臣署禮部侍郎何大人汝霖代爲面奏。請假兩月。在家穿孝。自十七以後。每日弔客甚多。二十九日開弔。是早祭奠。因係祖妣冥壽之期。一並爲文祭告。開弔之日。不收賻儀。計帖刻謹遵遺命。賻儀概不敢領。二語。共發計帖五百餘分。凡來者不送銀錢。皆送祭幛輓聯之類。甚爲體面。共收祭文八篇。祭幛七十五張。輓聯二十七對。祭席十二桌。豬羊二付。其餘香燭紙錢之類。不計其數。送禮物來者。用領謝帖。間有送銀錢來者。用奉遺命。璧謝帖。茲將計帖等印發者。付回樣子與家中一看。各處送祭幛來者。哈喇大呢甚多。亦有緞疋江綢者。余意欲將哈喇作馬掛數十件。分寄家中族戚之尤親者。蓋南中老人考終。往往有分遺念之說。或分衣。或分銀錢。重五百兩。曾以羔皮馬掛一件與玉高七作遺念衣。卽其證也。澄弟之信。勸我不可告假回家。所言非不是。余亦再四思維。恐難輕動。惟離家十年。想見堂上之心。實爲迫切。祖父大事既已辦過。則二親似可迎養。然六旬以上之老人。四千有餘之遠道。宿聚之資。既已不易。舟車之險。尤爲可畏。更不敢輕舉妄動。煩諸弟細細商酌。稟知父母。親及叔父母。或告假歸省。或迎養堂上。二者必居其一。國藩之心。乃可少安。父母親近來欲見國藩之意。與不願國藩假歸之意。孰緩孰急。望諸弟細細體察。詳以告我。禱切望切。國藩手草。

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八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所發。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廬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

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墮入卑汙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家。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調。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家書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既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雇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沖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心甚歉愧。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卽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兄國藩手草。

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大人禮安。潢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安信一件。實係五號。誤寫作四號。四月內應可收到。藩男十九日下園子。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下午到。廿五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覆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具摺。因前奏舉行日講。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念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允之信。一并付來。知堂上四位老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潢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潢男仍送兩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潢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老人不必懸念。餘俟續稟。

曾文正公家書卷四

咸豐元年辛亥二月初四日

溫甫沅浦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初二日。接到第一第二號家信。一係正月二十發。一係二月十二發。具悉一切。口內極挂念沅弟。得沅弟一紅紙片。甚欣慰也。澄弟已於二月念六出京。誥軸須四月用寶。澄弟不能待。將來另託人帶歸。澄弟與安化張星垣。至衡山陳毅堂。焯輝二大令。同行至保定。又約楊毓楠之弟同行。鵝毛筒眼藥。貼毒膏藥。澄弟未帶。將來託魏亞農帶歸。黃生之胞姪也。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將來必爲辦妥。渠之銀弟儘可收用。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微發。尙不爲害。陳岱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頃接其信。甚爲悽惋。同鄉周輔亭得御史。常世兄勞世兄兩廢生。皆內用。將來爲光祿寺署正。可分印結。亦善地也。蘭姊多病。予頗憂慮。下次書來。尙乞詳示。父大人命予家書中。不必太瑣瑣。故不多及。國藩草。

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澄溫慎洪四弟左右。三月初四。發第三號家信。其後初九日。予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賽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難以遽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待粵西事定後。再行辦理。賽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兵差過境。

恐州縣不免藉此生端。不無一番蹂躪耳。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渠言到家後。卽行送交予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鴉毛管眼藥。並礪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爲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亦付回。查收。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書寄予。彥而澄弟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白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途路。彌思我也。書不一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四月初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三月初四日。此間發第三號家信。交摺弁。十二日發第四號信。交魏亞農。又寄眼藥。礪砂膏藥。共一包。計可於五月初六所發第三號信。於四月初一日。收到。鄧升六爺。竟爾仙逝。可勝傷悼。如有可助恤之處。諸弟時時留心。此不特成誼。亦父大人多年好友也。鄉里凶年。賑助之說。予曾與澄弟言之。若逢荒歉之年。爲我辦二十石穀。專周濟本境數廟貧乏之人。自澄弟出京之後。予又思得一法。如朱子社倉之制。若能做而行之。則更爲可久。朱子之制。先捐穀數十石。或數百石。貯一公倉內。青黃不接之月。借貸與飢民。冬月取息二分收還。每石加若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每石加一斗大凶年。則全蠲之。借一石但取耗穀三升而已。朱子此法行之福建。其後天下法之。後世效之。今各縣所謂社倉穀者。是也。其實名存實亡。每遇凶年。小民不曾得借貸顆粒。且並社倉而無之。僅有常平倉穀。前後任尙算交代。小民亦不得過而問焉。蓋事經官吏。則良法美政。後皆歸於子虛烏有。爾藩今欲取社倉之

法。而私行之我境。我家先捐穀二十石。附近各富家。亦謝其量爲捐穀。於夏月借與貧戶。秋冬月取一分息。收還。每石加豐年不增。凶年不減。凡貧戶來借者。須於四月初間。告知經管社倉之人。經管量穀之多少。分布於各借戶。令每人借券一紙。冬月還穀銷券。如有不還者。同社皆理斥議罰加倍。以後每年。我家量力添捐幾石。或有地方爭訟。理曲者。罰令量捐社穀少許。每年增加。不過十年。可積至數百石。則我境可無飢民矣。蓋夏月穀價昂貴。秋冬價漸平落。數月之內。一轉移之間。而貧民已大占便宜。受惠無量矣。吾鄉昔年有食雙穀者。此風近想未息。若行此法。則雙穀之風可息。前與澄弟面商之說。我家每年備穀救地方貧戶。細細思之。施之既不能及遠。行之又不可以久。且其法止能濟下貧乞食之家。而不能濟中貧體面之家。不若社倉之法。既可以及於遠。又可以貞於久。施者不徒傷惠。取者又不傷廉。卽中貧體面之家。亦可以大享其利。本家如任尊楚善叔寬五厚一各家。親戚如寶田騰七宮九荆四各家。每年得借社倉之穀。或亦不無小補。澄弟務細細告之。父大人叔父大人。將此事於一二年內辦成。實吾鄉莫大之福也。我家捐穀。卽寫曾呈詳雙名頭。一年捐二十石。以後每年。或三十石。或五十石。或數十石。地方每年有樂捐者。或多或少不拘。但至少亦須從一石起。吾思此事甚熟。澄弟試與叔大人細思之。並稟父親大人果可急於施行否。近日卽以回信告我。京寓大小平安。保定所發家信。三月未始到。襄中堂於初九日出京赴廣西。考差在四月十四日。同鄉林崑圃。於三月中旬作古。予爲之寫知單。大約可得百金。熊秋佩丁外艱。餘無他事。予前所寄摺稿。澄弟可鈔一分。交彭篠房。並託轉寄江岷樵。鈔一分交劉霞仙。並託轉寄郭筠仙。襄中堂視師廣西。帶小欵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職八十八尊。擡槍四十桿。給子萬餘斤。火藥數千斤。沿途辦差。實爲不易。粵西之事。日以猖獗。李石橋與周天爵向榮。皆甚不和。未知何日始得廓清。聖主宵旰焦灼。廷臣亦多獻策。而軍事非

親臨其地。難以逸度。故予屢欲上摺。而終不敢率爾也。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補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初三日。發第五號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四號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辦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濂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膺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庾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或觸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摺不慎。或以翹直干天威爲慮也。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事。余敬體吾父之訓。是以公爾忘

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略寄數百金。償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於意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己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三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題。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異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鄰。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卽當俟明年四月升補恩詔。乃可呈請。若并升補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日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載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穀堂之銀。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住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一。兄國瀚手草。

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四日發第六號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

諸弟矣。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卽將余感戴之忱寫出。玆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辦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蹤影。兩腿雖未淨盡。不復足爲患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徐壽衡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鄭鑑青陳俊臣兩人。皆已來京。陳挈眷而鄭則否。鄭富而陳寒。所爲似相反。然究以挈眷爲是。鄭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崑岡事。余爲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贖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一半。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尙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者儲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尙可入對十餘次。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爲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爲婚。余卽譏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敬爲辭謝。現尙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爲道破。余它日仍當回書告知一切。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家。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蕭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蕭卿言恐余升任總憲。深須週避。不知渠是實意。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結親。澄弟盡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迴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湖南副主考喬鶴儕水部。頗稱博雅。今年經費。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月可出京。朱石翹明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

京。石翅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續布。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七月初八日

澄侯流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初六日。接澄弟四月廿六信。五月初一初八廿三各信。具悉一切。植弟洪弟各信。亦俱收到。洪弟之書。已至。六月初二所發者。亦到。澄弟回家。至此始算放心。樊城河內泡沙。如此可怖。聞之心悸。余戊戌年九月下旬。在樊城河。半夜忽遭大風。帆散纜斷。瀕於危殆。後亦許艱苦。至今猶有餘驚。以後我家出行者。萬不可再走樊城河。戒之記之。敬告子孫可也。彭山記苦況如此。良爲可憐。一月內外。當更求一書。以避涸鱗。但不知有濟否耳。此等人謀。亦須其人氣運。有以承之。如謝博泉之事。卽鮮寶汝若吏而翁任。彼當稍有起色。凌荻舟之銀。雖周小樓與荻舟之子私相授受。以欺紫嫂。而荻子又當受小樓之欺。終存於周氏之腹。而後已。余處現尙存凌銀將二百金。擬今年當全寄去。澄弟既將此中消息。與孫汝行道。則此後一概交孫。萬無一失。劉午峯曾言。賄贈百金。不知今歲可收到否。余今年還凌銀須二百。又須另籌二百五十金寄家。頗爲枯窘。今年光景。大不如去年。然後知澄弟福星來臨。有益於人不淺也。其二百五十金。望澄弟在家中。兌與捐職者。及進京會試者。總在今冬明春歸款。不致有誤。但不可以更多耳。父大人至縣城兩次。數日之經營。爲我邑造無窮之福澤。上而邑長生感。下而百姓歌頌。此誠盛德之事。但鄉民可與謀始。難與樂成。恐歷時稍久。不能人人踴躍輸將。亦未必奏效無滯。我家倡義。風示一邑。但期鼓舞風聲。而不必總攬全局。庶可進可退。綽綽餘裕耳。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託人致書上游。屬其久留我邑。若因辦餉得手。而遂愛民。勤政。除盜。息訟。則我邑之受賜多矣。社倉之法。有借無還。今日風俗。誠然如

此澄弟所見。良爲洞悉時變之言。此事竟不可議舉行。王介甫青苗之法。所以病民者。亦以其輕於借而艱於還也。季弟書中言每思留心於言行之差錯。以時時儆惕。余觀此語。欣慰之至。凡人一身。只有遷善改過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讀書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慶。不盡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誠。而所謂改過修德者。不足以質諸鬼神也。吾與諸弟勉之又勉。務求有爲善之實。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積累。自我兄弟而剝喪。此則余家之幸也。余辦疾上身全好。自腰以下。略有未淨。精神較前三年竟好得幾分。亦爲人子者仰慰親心之一端。宅內大小上下俱不安。同鄉周子佩了憂。余送銀八兩。輓聯一付。杜蘭溪放山西差。漱六又不得差。頗難爲情。寫作俱佳。而不可恃如此。曹西垣請分發。將於月半之官。皖中李筆峯完娶之後。光景奇窘。同鄉各家大半拮据。紀澤近日詩論。又稍長進。書不一。順公近佳。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考弟足下。七月初九日發家信第八號。想已收到。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頗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諄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徵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前次澄弟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免銀。是以予不另寄。除回裏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妥免。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免。即須

閏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免之爲便也。語軸已經用寶。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題得摩字。係出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卽此供吟眺。奚煩事豁。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彦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調度乖方。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後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終始完全也。韋庚先生家視事。子頗思成就。一則以耕翁罷官。子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以贈子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卽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問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者。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四日發第九號信。至十七日。接到家信第七第八二號。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掃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爲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神皆動。現在制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竊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捉賊自効。此自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賦錢熱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

大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勸。窮鄉般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熱禁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深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藩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熱禁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熱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間有特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自無妨。但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尤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疚。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一。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閏八月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八月二十日發家信第十號。想已收到。頃聞月初十日。摺弁來京。計其在省起行。常在前月廿外。乃竟未接到家信。諸弟出閣後。不惟不付文章。亦並不鈔一題。寄一信。何耶。或者已發。而摺弁未帶。未可知也。近來京寓平安。癩疾又微發。以兼署刑部。較爲繁勞。兒女輩皆如常。足慰堂上老人之垂念。惟近來有兩件事。大不快意。一件國事。係黃河於豐縣北岸決口。數十萬生靈。罹此凶災。目前撫恤。固非易事。將來堵築。非帑金數百萬不可。且漕船尚未回。空水道中梗。恐致貽誤。一件家事。諧封已於八月用寶。我家各軸。尙未用。吾意思急急寄回。以博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之一歡。乃竟未領得心焉。負疚。去年請封時。係山禮部行文吏部。彼時曾與澄弟談及。以爲六部畢。竟聲勢相通。辦事較易。豈知不另託人。不另給錢。則書辦置之不議。不論。遂將第一次用寶之期。已誤過矣。現在已另託夏階平妥辦。不知今夕尙用寶否。然父親叔父頂戴補服。皆於服闋後。卽穿用一品服色。蓋此以去年預詔之日爲定。不以接軸之日爲定也。順天於初十日發榜。湖南中十一人。鏡雲中而子彥黜。一喜一惋。然子彥九月就婚蔚州。亦是大喜小挫。正無傷也。曹治山辦於閏月初。歿於老館。實爲可憐。近來此等事。棺木之費。皆我任之。頗覺拮据。不給。然使無人任之。又豈可聽其客死無歸。耦庚先生之女。其德容言功。諸弟曾打聽分明否。蘭姊蕙妹。二家不睦。將來不宜在一屋居住。卽田地毗連。亦非所宜。子署刑部大約十月可卸事。現在審辦琦善一案。正爲吃緊之時。子保養身體。自知慎重。諸弟稟知堂上大人。敬求放心。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日來京寓大小平安。癩疾又已微發。幸不爲害。聽之而已。湖南榜發。吾邑竟

不中一人。沅弟書中言溫弟之文典麗。喬臬亦爾。被抑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積累及父親叔父之居心立行。則諸弟應可多食厥報。以諸弟之年華正盛。卽稍遲一科亦未遽爲過時。特兄自近年以來。事務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長住京城。爲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舊。使我中心無倚。蓋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廢。場中又患眼疾。自難見長。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懶。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心卽甚憂之。近聞還家以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語其咎於命運。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樞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動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樞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滅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王曉林先生植在江西。欽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余刑部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孀其二。又喪其兄。又喪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黃麓西由江蘇引見入京。迺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居然有經濟才。王衡臣於閏月初九引見。以知縣用。後於月底撥寓下窪一廟中。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次早飯時。訝其不起。開門視之。則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報。竟不可解。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萬不可勉強勒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吃官。下則吃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當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當解之

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卽見制臺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惟捐銀彌虧。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則好義之舉。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萬不可不預防也。梁侍御處銀二百。月內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發去。公車來兌五七十金。爲送親族之用。亦必不可緩。但京寓近極艱窘。此外不可再免也。邑令既與我家商辦公事。自不能不往還。然諸弟苟可得已。卽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處。容當爲書。本邑亦難保無假名請託者。澄弟宜預告之。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九月廿六日。發家信第十三號。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到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者。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紀澤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信。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却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姻事。卽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十一日。內人卽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卽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

業已喜而應允。豈可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踴躍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卽於十二日夜。請禮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卽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言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卽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夏階平之女。內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曾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所奉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簪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費五十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皆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行。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卽吉。余恐尙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一則並女客而無之。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銑砂傷其面。尙勇往前進。真不媿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一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等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議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秦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牧雲補廩。弟爲我致意道喜。季弟征四裏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季洪十一日歸省。亦盡孝之要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常講史鑑爲要。每夜請一刻足矣。

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兄國藩手草。

咸豐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潛候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十二月十一日發家書十六號。中言紀澤兒姻事。求家中卽行與賀家訂盟。其應辦各物。已於書中載明。並悔前此嫌是庶出之咎云云。想已接到。如尚未到。接得此信。卽趕緊與賀家訂盟可也。誥封各軸。已於今日領到。正月廿六。恩詔四軸。曾祖父母 祖父父母 母父母 祖母父母四月十三。恩詔亦四軸。三月初三。恩詔一軸。本身 妻室凡九軸。八月初六。用寶一次。我家諸軸。因未曾託人。是以未辦。曾於閏八月寫信告知。深愧我辦事之疎。忽後雖託夏階平。猶未放心。又託江蘇友人徐宗勉。渠係中書科中書。專辦誥勅事宜。今日承徐君親送來宅。極爲妥當。一切寫法行款。俱極斟酌。比廿六年所領者。不啻天淵之別。頗爲欣慰。雖比八月用寶者。遲五箇月。而辦法較精。且同年同鄉中。有八月領到者。或止一次。未能三次同領。或此番尚未用寶者。亦頗有之。諸弟爲我。敬告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恭賀大喜也。惟日前無出京之人。恐須明年會試後。乃交公車。帶歸重大之件。不敢輕率。向使八月領到。亦止十二月陳泰階一處可付。英國 行此外無便。余於十八日。陳奏民間疾苦一疏。十九日。奏銀錢並用章程一疏。奉硃批。交戶部議奏。茲將兩摺付回。文任吾於十三日。搬至我家。廬省三於廿四日。放學。寓中一切如常。內外大小平安。今年臘底頗繁。須借一百金。乃可過年。不然恐被留住也。袁漱大亦被年留住。劉佩泉斷弦。其苦不可名狀。兒女大小五六人。無人看視。黎越翁尙未到京。聞明年二月始能到。未帶家眷。徐心畬已到京。尙未來見我。公草中。惟龍傳臣及澧州館到。

二人而已。粵兩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尙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餘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爲可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素餐之咎。諸弟爲我先告堂上可也。餘不一。兄國藩手草。

咸豐二年壬子正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紀澤兒定婚之事。子於十二月連發二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庶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諸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思賀家。轉纓門第。恐聞有前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羅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致陷我於不孝之咎。澄弟與朱堯階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魏棟尙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植弟買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科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闕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薦文成應篇。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煙。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煙。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酒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子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京寓大小平安。癘疾未發。文任吾先生。希於正月六日上學。其人理學甚深。

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學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尚不過滿十四歲。京師教子弟。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若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廢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令其明秋始學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掛慮。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留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兄國藩手草。

咸豐二年七月廿六日

字論紀澤兒。七月廿五日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常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匿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無地自容。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尚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轎。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即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

黎樾喬黃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帳。惟西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仲鸞、諸兄。皆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午橋兩處。有一兩卽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復後再還。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早路。到清江卽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賂貴。亦可雇。爾母最怕坐車。或雇一馱轎亦可。然馱轎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於縣船大車之外。另雇一車。車備用。不可裝

一問弔散計。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廬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外間親友。不能不計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寄信稿。此刻不可遽發信。

一舖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發獬獬皮褂。卽退還他。若已做成。卽並緞面送贈寄

雲可也。高一無鏡。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西順興帳。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找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如省三先生

子處可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

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不至纏綿不清。

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著落。莫係

苦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日前求黎樹喬老伯。代西垣清幾箇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

黎見面一次。

一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卽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槩交寄雲年伯。蓋器木少。少若分。則

更少矣。送菓一人。猶成人情耳。錫器。瓷器。亦交與他。

一書籍。我出京時。一點不與兩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

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別說明。卽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與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

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上貫德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

月出貨錢可也。透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借堂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帶回。

一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

外來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付。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

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籍同寄一廟內。

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幫辦。而牧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一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接儀。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磁砂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一紀澤宜做綿袍褂一付。鞍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一王鳳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敦敏向劉世兄借去。餘劉世兄取去者。有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一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西消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樹喬老伯轉交。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念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還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貴。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四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念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

八月初八日蘄水舟中書

字諭紀澤兒。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僱小轎。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爾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人欠我帳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鄒勸齋。舉當時聽其膚受之愆。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寄錢兄深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樹翁。湯世兄。周荇農。鄒雲陔。此時皆甚不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子彥。劉裕軒。曾愛堂。諸人。尤爲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帳。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帳。而欲其還。是不恕也。從前黎樹翁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交還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一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耽擱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兒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雲兒。擇其急者而遺之。下剩七白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帳。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雒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繞也。到清江浦寫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鉤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北託常太姻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一 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一 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啟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啓下。卷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篤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篤仙。

一 我船一路阻風。行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一 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皆極苦也。

一 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甲午。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免關錢也。討快但求快。免關錢也。討快但求快。免關錢也。討快但求快。

一 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姻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溜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姻伯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遇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

十二日夜在武昌城內發家信

余於初八日。在舟中寫就家信。十一早始到黃州。因阻風太久。遂雇一小橋起早。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隨常南陔先生之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勝悲痛焦灼之至。現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間再說。開弔之後。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陸續設法寄銀進京用。匆

勿草此。俟一二日內續寄。

十三夜在湖北省城寫論紀澤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只得仍回家見吾父爲是。擬十四日起行。由岳州湘陰繞道出沅江益陽。以至湘鄉。約須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賊。卽仍回湖北省城。陸續有家信寄京。不必挂念。家眷既不出京。止將書檢存箱內。搬一房子。餘物概不必動。余行李。皆存常大人署中。留荆七孫福若守。自帶了韓二人回南。常又差四人護送。可以放心。濼生字。

咸豐二年八月念六日

字諭紀澤兒。余於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至岳州。由湘陰寧鄉繞道。於念三日到家。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念五日。至白楊坪老屋。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家中老少平安。地方亦安靜。合境團練。武藝頗好。土匪可以無虞。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暨曆吾母於腰裏屋後。俟將來尋得吉地。再行遷葬。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俟長沙事平。再有信來。王吉雲同年。在湖北主考回京。余交三百廿金。託渠帶京。想近日可到。余將發各處計信。刻尙無暇。待九月再寄。京中寄信回。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岳父母岳母。俱於廿五日來我家。身體甚好。爾可告知爾母。餘不盡。濼生字示。

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兒。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侍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陔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言長沙被圍。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辦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人皆習武藝。土匪決可無慮。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常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下腰裏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皆從儉約。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卽全守鄉間舊樣子。不參半點官宦氣習。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與荆七二人同歸。孫福係山東人。至湖南聲音不通。卽命渠由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爾季爾母及諸弟妹在京。一切皆宜謹慎。日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有信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龐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了矣。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發引。戊刻下殯。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卽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羅勳農之弟。至我家求我家在京中略爲分潤渠兒。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用不然。恐同縣照留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

咸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牧雲仁兄大人閣下。屢接手書。舍間一切。皆蒙經理。感極感極。弟自八月念三到家後。已收信三次。十月初
十一次。交常南陔家。聞南陔先生家中。十八始遣人到湖北。是時適值長沙賊匪竄往寧鄉益陽一帶。不知
此信果到京否。自十月以來。弟家大小平安。十一月初一未刻。四舍弟生子。排行科九。母子均極平安。初
二起佛會。初四夜散。初七日。弟至尊府。岳父在衡州未歸。岳母康強。嫂夫人身體如常。其餘小大均吉。弟家
請魏蔭亭教書。卽名亭之弟。四舍弟之親家也。學生共三人。舍姪甲五。胞姊之子臨三。胞妹之子昆八。十月
十七上館。蔭亭極善教書。弟生平所見教讀者。始無其敵。自黎明初醒。以至夜深將睡。始無須臾不與學生
講解。一月之中。學生進功。真可謂一日千里。弟於京中一切。不甚挂念。所最挂念者。惟念紀澤兒年少。恐其
學壞。敬求老兄大人。時時教誨。時時防閑。總須多解多講。令其神不外散。乃爲有益。千萬千萬。又須令其習
字。可拜李壽廷爲師。每日習大字二百。亦是要事。京中用錢。須格外省儉。王吉雲進京。帶銀三百。又存銀二
百。在南陔先生處。留爲寄京之用。此外。則更無分毫可寄。現在賊匪盤踞岳州。恐湖北亦屬可虞。不知明年
正月。家眷可回南否。弟意正月節後。家眷由通州上船。二月可至揚州。萬一湖北不靖。則由蘇州小河。轉至
浙江山江西水路到家。不過中間登陸二次。雖爲日甚久。而一則免大江之險。一則無盜賊之警。似尙可行。
求老兄更與諸友熟計之。弟身體平安。癩疾請劉醫診治。云須食淡二七。不吃鹽茶酒醋。昨十月念三起。已
淡七日。此次十一月初八日起。又淡七日。雖未痊愈。而夜間能熟睡。兄八月念三在張撫臺家所寄之信。十
月念七接到。此次不另寫家書。諸惟心照。

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牧雲仁兄大人左右。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交湖南撫臺轉寄。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託其由常德交雲貴摺差轉寄。其弟李少荃編修。不知何時可到京中。十月十二所發之信。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九月之信。至今未到。弟身體極好。面色紅潤。發胖在京十餘年。無此氣象。合家大小平安。尊府人人清吉。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撫專差送到咨文。十一月念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弟聞計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尙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尙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尋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資集事。恐爲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摺陳情。懇乞終制。茲將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麻、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蘇、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剪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弟自奉旨後。始知漢陽失守。鄉間音問難通。卽縣城亦無確信。眷口在京。或歸或否。惟兄與內人裁度。或由浙江江西一路。或由樊城一路。或竟作久住之計。全不作歸家之想。均由兄爲主。弟僻處鄉間。消息不明。不遙決也。紀澤兒身體不健。宜常常行動。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無事總宜讀書習字。餘不一一。

咸豐二年十一月廿五日

牧雲仁兄大人足下。前信寫就。正擬專人送至省城。請張撫臺代爲發摺。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勝駭歎。郭雲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弟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

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卽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江峴樵所帶之壯勇二千。其爲可恃。卽留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竄。不得不嚴爲防備。幸張撫奏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或可辦理得宜。京中全家不必掛心。湖北旣失守。則道途必多盜賊。家眷不宜出京。望兄辛苦照料一切。不勝感激。若馮樹堂來京。一切與之商議。必甚妥協。書不能詳。諸惟心照。

咸豐三年癸丑正月十二日

牧雲仁兄大人閣下。十二月廿八發家信一件。其時弟以奉旨來長沙。具摺陳奏。將摺稿封存家信中。不知到否。正月以來。弟在省身體平安。九弟於初九到省。知舍間自嚴親以下。並安好。又接岳父大人手示。知尊府一切平安。正月二日。余寫一信。交湘鄉公車劉月樵。賀石農。帶京信。中言會試後。家眷與公車一同回南。近日仔細思之。恐仍以不出京爲妥。蓋道途多梗。卽不遇粵寇。猶恐土匪所在竊發。終不放心。不如待其稍定。再石機會。正月初三日。粵匪自武昌下竄。水陸兩路並發。不識直撲安徽乎。抑入江西乎。現尚未得確耗。南陔先生聞於城門盡節。其夫人及大世兄並大孫女。並於初七殉難。其二世兄與二少奶奶。並各孫男女等。皆爲賊所掠。幸不甚凌辱。昨初三日。逆賊下竄之時。聞將城中男女。一概裹脅。驅之上船。投江自盡者。不可勝數。恐常氏遂無遺類矣。慘哉。正月十一日。湖南張中丞。至湖北履總督任。收復省城。江峴樵與之同往。弟再三託峴樵。囑其收常氏之遺骸。求常氏之。孽不知可得一二否。常氏有一家人。由湖北賊中逃難回者。弟亦遣之同往。不知常氏何辜。遭此奇禍。殊不可解。弟在省辦事。以查辦土匪爲第一要務。以各縣之正

人辦各縣之匪徒。總在訪求公正紳耆。爲下手工夫。其次則操練兵勇。三年之艾。亦須及時收蓄。以爲七年。皆病地步。四九舍弟。及劉霞仙。郭篤仙。俱在長沙。與弟同居作伴。甚不寂寞。辭疾十愈其八。自出京以來。未嘗如此大好。此近日第一欣幸之事。紀澤讀書求兄勸勸講解。務使怡然以悅。乃爲至善。書不詳盡。諸惟心照。順請日安。

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九日初二日手諭。敬悉一切。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殺賊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須萬人一氣。諸將一心。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所向無前。故八月三十日寄書與岷樵。言陸續訓練。交渠統帶。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王璞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謝易四人殉難。鄉勇八十人陣亡。因大發義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兩江殺賊。爲易謝諸人報仇。此璞山之意也。男係爲大局起見。璞山係爲復仇起見。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男係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足成萬人。概歸岷樵統帶。璞山則招二千人。由渠統帶。男與璞山大旨雖同。中間亦有參差。不合之處。恐家書及傳言。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細微分合之故。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自九月以來。聞岷樵本縣之勇。皆潰散回楚。而男之初計爲之。變開賊匪退出江西。回竄上游。攻破田鎮。逼近湖北。而男之計又一變。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通稟撫藩各憲。上憲皆嘉其志。而壯其才。昨璞山往省。撫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聞近日在譚濱開局。大招壯勇。即日督省器械未齊。訓練未精。此則不特非男之意。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事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

耳。季弟之歸。乃弟之意。男不敢強留。昨奉大人手示。嚴切責以大義。不特弟不敢言歸。男亦何敢稍存私見。使胞弟近規避。導諸勇以退縮之路。現令季弟仍認原調一百二字之不可爲。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擬練與船並用。湘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辦船等事。宜離賊蹤路遠。恐未會辦成之際。遽爾蜂擁而來。則前功盡棄。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難遽回。餘湘勇留江西吳城者。男已專人去調矣。江岷樵聞亦已到湖北省城。謹此奉聞。男辦理一切。自知謹慎。求大人不必掛心。

咸豐四年甲寅二月念五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令安。廿二日。接到十九日慈諭。訓戒軍中要務數條。謹一一稟復。

一營中吃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聖相承神則考。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吃飯。五更起行。男營中起太晏。吃飯太晏。是一大壞事。營規振刷不。即是此咎。自接慈諭後。男每日於放明礮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吃飯仍晏。實難驟改。當徐徐改作天明吃飯。未知能做得否。

一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壕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濠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季弟於此等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其聽話。岳州之潰敗。即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一調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六百。男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

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男三營與朱石樞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然即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尙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一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回信。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楊明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慈訓言常用常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也不管。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

一擊獲形跡可疑之人。以後必嚴辦之。斷不姑息。

以上各條。謹一一稟覆。再求慈訓。謹稟。

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澄溫植三弟左右。澄弟有病。即可不必來此。此間諸事雜亂。澄弟雖來。亦難收拾。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長夫來此者。至六十名之多。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亦疎畧也。茲一概遣歸。僅留十三名在此。如不好。尙須再遣回。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至靖江勦賊。不知能得手否。塔周大勝仗歸來。余賞銀千兩。功牌百張。豬十口。酒五百斤。頗覺鼓舞。現惟鄧湖一營。難於收輯耳。餘不一。

咸豐四年四月初四日

澄溫沅三位老弟足下。初四日午刻。安五等來。接到家信。具悉一切。父大人聲色不動。毫無驚怖。實我輩所萬不能及。賊於念七早晨刻破湘潭。卽刻分股。竄至朱亭。涿口。朱州一帶。攜大河及一宿河之船。又分股竄至湘鄉。擄澧江之船。念八早。塔副將在潭大獲勝仗。踏破賊營三座。燒毀木城一座。殺賊至六百餘人。是夜賊又築營壘。塔副將與大戰二次。初次燒賊營二座。殺賊七百人。二次真長髮老賊拚命出戰。塔將又大勝。殺賊千餘。初一初二皆大戰。官兵大捷。五仗共殺賊至四千人。三日連破賊營三次。至第四日。賊不敢築營矣。凡自賊中逃出者。皆言自廣西起事以來。官兵從無此非常之勝。褚太守。彭玉麟。楊載福。鄒世琦。至湘潭水戰。自初一日黎明起。至初三止。燒毀賊船。至七百餘艘之多。亦爲近來所僅見。現在湘潭賊勢。甚爲窮蹙。若能破城。勦滅此股。則靖江以下之賊。皆爲易辦。湘潭大戰之時。賊調回湘鄉一枝兵。我縣得以無恙。我家得以安全。皆塔副將之功也。所可恨者。吾於初二日。帶水師五營。陸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賊巢。申刻開仗。僅半頓飯久。陸勇奔潰。水勇亦紛紛奔竄。二千餘人。竟至全數潰散。棄船砲而不顧。深可痛恨。惟釣鉤子未出隊者。畧存子藥炮位。而各水手亦紛紛盡散。紅船之水手。僅存三人。餘船竟無一水手。實爲第一可怪之事。刻下兄已移寓妙高峯。留數百陸勇護衛。如使湘潭一股。竟就撲滅淨盡。則天下事大有可爲。若湘潭賊不遽滅。則賊集日衆。湖南大局。竟多棘手之處。盡人事以聽天。吾惟日日謹慎而已。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澄侯溫甫子。梳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四日。劉一名四來。安五來。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洪弟信。具悉一切。靖江之賊。現已全數開去。竄奔下游。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直至岳州以下矣。新靖一帶。土匪皆已撲滅。

惟通城崇陽之賊。尙未剿淨。時時有窺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賊。在一宿河以上。被燒上岸者。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聞又裹脅多人。不知其盡竄江西。抑仍回湖南。瀏平一帶。如其回來。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現尙未剿盡。想日內可平定。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交部治罪一摺。於四月初十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又夾片奏初五。鄧國彰被火燒傷。初七大風壞船一案。奉硃批。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奉硃批。覽。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又有廷寄一道。諭旨一道。茲鈔錄付回。十二日。會同撫臺提臺。奏湘潭寧鄉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茲鈔付回。其摺係左季高所爲。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又奏調各員一片。均於十二日發。六百里遞去。茲鈔錄寄家。呈叔父大人一閱。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主。幸湘潭大勝。保全桑梓。此心猶覺稍安。現擬修整船隻。添招練勇。待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作出師之計。而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又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計較矣。魏蔭亭近回館否。澄弟須力求其來。吾家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至要至要。千萬囑萬囑。

咸豐四年四月十六日

書於長沙妙高峯

澄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昨寄去一函。諒已收到。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敬知一切。兄每日黎明看操。現已閱看四日。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然有所表率。他營亦將興起。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趕緊前赴鄂省。下游此時所患者。水手易添。船隻難辦。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難以遽就。卽在省之船。經歷次風波。屢次戰

陣後亦多有損壞者。修整難以遽畢。且廣西水勇。廣東水兵。皆於五月可到。不得不不少爲等候。整頓成軍。稍有把握。然後揚帆東下。余近來因肝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弟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爲我解事。反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

咸豐四年四月二十日

澄溫植洪老弟左右。十七十九。接父大人十三十五手諭。及澄弟兩函。具悉一切。茲分列各條於後。祈諸弟稟知父大人兼稟叔父大人。

一水勇自廿四五日。咸章詔營內逃去百餘人。胡維峯營內逃去數十人。念七日。何南青營內逃去一哨。將戰船炮位乘之東陽港。盡搶船中之錢米帆布等件以行。念八日。各營逃至三四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江戰敗而後有此一潰也。其在湘潭打勝仗之五營。亦但知搶分賊贓。全不向省。卽行逃回縣城。甚至將戰船送入湘鄉河內。各勇登岸逃歸。聽戰船飄流河中。丟失貨物。彭雪琴發功牌與水手。水手見忽有頂戴。遂自言並册上姓名。全是假的。應募之時。亂捏姓名。以備將來藉不整齊。不能執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預爲逃走之地。先設捏名之計。湘勇之喪心昧良。已可概見。若將已散者復行招回。則斷難得力。衡永之水勇。不過五月可到。亦不甚遲遲也。

一廣東水師。總兵陳大人帶廣東兵一百。洋礮一百。已於四月初六日到榔。月內可到省。廣西水勇。亦五月

可到。衡州造新船。省城整頓舊船。五月可齊。不至延到七月始行也。

一澄弟自到省幫辦以來。千辛萬苦。鉅細必親。在衡數月。尤爲竭力盡心。衡郡諸紳佩服。以爲從來所未有。昨日有鄭桂森上條陳。言見澄侯先生在湘陰時景象。渠在船上。不覺感激泣下云云。澄弟之才力誠心。實爲人所難學。惟近日公道不明。外間悠悠之口。亦有好造謠言。譏澄弟之短者。而澄弟見我諸事不順。爲人欺侮。愈加憤激。肝火上炎。不免時時惱怒。盛氣向人。人但見澄弟之盛氣。而不知實有激之逼之使然者也。人以盛氣凌物。謂澄以盛氣傷肝。致病。余恐其因抑鬱而成內傷。又恐其因氣盛而招怨聲。故澄歸之後。卽聽其在家養息。不催其仍來營中。蓋亦見家中之事。非澄不能提新宅之綱。鄉間之事。非澄不能代大人之勞也。並無纖介有不足於澄弟之處。澄弟當深知之。必須向大人膝下詳稟之。

一王璞山之驕塞致敗。貽誤大局。凡有識者皆知之。昨在家招數百鄉勇。在石潭殺殘賊三十人。遂報假勝仗。言殺賊數百人。余深惡之。余與中丞提軍三人會銜具奏一摺。係左季高所作。余先本將摺稿看過。後渠又添出幾段。竟將璞山之假勝仗添入。發摺後。始送稿來。盡已無可如何。只得隱忍。盡之。朱石樵在岳州戰敗逃回。在寧鄉戰敗逃奔數次。到省城。仍令其署寶慶府事。已於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顛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擱鬱。諸事皆不順手。只得委曲徐圖。昨當面將朱石樵責備。渠亦無辭以對。然官場中。多不以我爲然。將來事無一成。辜負皇上委任之意。惟有自愧自恨而已。豈能怨人乎。怨人又豈有益乎。大抵世之亂也。必先由於是非不明。白黑不分。諸弟必欲一一強爲區別。則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將嗔氣到底。願諸弟學爲和平。學爲糊塗。璞山之舉。從今以後。不特不可出諸口。而且不可存諸心。

一我廿四都之長夫。不耐勞苦。好穿長衣鞋襪。不敢遠行。時刻思歸。余擬在此另雇長夫。其本境長夫。止留

三四人在此。以便送信歸家。

一率五病故。我絕不知信息。季弟何以並不告我。前澄弟信中有半句。我始駭然。昨爲十一來。乃實知之。刻下已搬樞還鄉否。若尙在省。急須寫信來。我當設法送歸也。其如何病。如何歿。季弟當詳告我。以上數條。望諸弟細心體貼。稟稟堂上大人爲要。

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

澄溫沉洪四弟左右。屢日發家信數次。想已收到。實收換部照。須造清冊一本。大非易事。現命孫閱青經理此事。恐非二十日不能了。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亦不宜太草率也。三月廿二日所發一摺。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硃批。並廷寄。茲照鈔送回。呈堂上大人一閱。廣東水師兵。已於廿一日到一百矣。洋礮亦到百尊。廣西水勇尙未到。衡州所造新船。聞甚不合用。頃有信與蕭可兄。令其畧改也。蔭亭兄到館。請其催將侯兄速來。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超。張禮度。並皆奏調來楚。均五月可到也。餘不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

澄沉洪三弟左右。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及三弟信件。具悉一切。長夫俱留在此。吃上頭飯。每日給錢百文。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故不能不略減也。沉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面。甄易之也。甲三之論。甲五之小講。已加批付回。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科一請安稟。其字畫蠱大。頗有乃

父之風。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在湘陰時。即在兄處領得實收。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四月初一日。與中丞會銜奏請貴州廣東兵。茲於廿六日。奉到寄諭。鈔錄付回。餘不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澄溫季三位侍右。初二日接奉寄諭。兄兩次請罪。向止革職。不加嚴譴。鮑提軍革職。即以塔副將署提軍任。聖鑑之公明。天恩之高厚。實令人感激無地。茲鈔錄付回。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初三到省。千辛萬苦。或三日而僅得兩飯。或數夜而不得一眠。亂世行路之難。真奇難也。在湖北時。得見魏召亭光景甚窘。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當由大東門避去。湖北官弁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召亭家書一件付去。兄身體甚好。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尊待衡州船到。廣西勇到。即配齊東下。塔智亭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至岳州去。餘不一。

咸豐四年五月初九日

澄溫沅季老弟左右。初九日。芝三到省。接奉父大人手諭。及澄弟季芝生各信。具悉一切。余於初八日。具摺謝恩。並夾片二件。茲一併鈔錄付回。凡諭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務宜好為藏弄。我兄弟五人。無一人肯整齊收拾者。亦不是勤儉人家氣象。以後宜收拾完整。可珍之物。固應愛惜。即尋常器件。亦當彙集品分。有條有理。竹頭木屑。皆為有用。則隨處皆取。不窮也。溫弟在此。住旬餘。心平氣和。論事有識。以後可保家中兄弟無紛爭之事。余在外大可放心。李筱泉之家眷。意欲寄居湘鄉。一則省城雖防守甚嚴。而時時有寇至。

之慮。一則寓公館比之居鄉。其奢儉相去甚遠。渠託江采玉在中沙等處。又託余在廿三四都等處。尋覓住居。澄弟等爲之留心。或在離我家二三十里之區。擇一善地。以省儉爲主。渠光景甚窘也。余再三辭之。言我家尙難自保。且遷徙而遠避。又焉能庇及他人。渠意總欲屏鄉。緩急尙可藏匿山穴。至土匪搶劫。渠本無可搶云云。余不能再辭。澄弟可一爲照拂之。鮑提軍於初八日出省。至辰州住。塔智亭初十擬至岳州。餘不一。卽請近佳。

咸豐四年五月二十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二十日申刻唐四到。奉到手諭。敬悉一切。家中大小平安。鄉間田禾暢茂。甚爲忻慰。賊匪於初六日復竄入岳州城內。約有二三千人。岳陽城下及南津港船約有數百號。初八九分船竄至西湖。擾安鄉縣。十三日龍陽失守。東而益陽。西而常德。並皆戒嚴。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整勇一千。胡詠芝帶整勇六百前往。又調周鳳山帶道州勇一千一百。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又趙瑛山帶新寧勇一千。由寶慶往常德。又有貴州兵一千。亦至常德。想可保全。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現尙未到。男在省修理戰船。已有八分工程。衡州新船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月可到。出月初。卽可令水師至西湖剿賊。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二千人。隨至中丞署內。因每銀一兩折放錢二千文。係奉戶部咨。而兵不肯從。斫柱毀幃。鬧至三堂。實屬可慮。二十日吳坤修之火器所起火。火藥燒去數千斤。其餘火器全燒。傷人數十。現尙未查清。此事關係最要緊。男之心緒不能順適。然必認真辦理。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大人此次下縣。係因公事紳士之請。以後總求不履縣城。男心尤安。尤望不必來省。軍務倥傯之際。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應酬。男亦惟

盡心辦理一切。不以牽裾仗戀。轉增大人慈愛感明之懷。伏乞大人垂鑒。餘容續稟。

咸豐四年六月初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父大人自縣還家後。又接一信。知合家清吉。甚慰甚慰。此間發探卒數十人。至常德龍陽探聽。均言常德已於十六日失守。省局及各處探信。衆口一詞。而桃源廿三日。尙有請兵稟帖來省。桃源去常六十里。不應郡城失陷。一無所聞。大約常德此時尙未失守。現已遣周鳳山帶道州新田勇一千六百前往。李輔朝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新寧趙令帶楚勇千人馳往。合之貴州兵一千。並常德本城二千。共六七千之多。兵力實不爲單。惟中隔河水四渡。不知各兵能過至常否。澧州西接荊州之賊。南接常德之賊。而蔣家之富。久爲賊所垂涎。實屬可危。塔提軍於廿二日。在新牆打一勝仗。奪獲賊船四十七隻。奪得木城一座。現駐新牆之北。離岳州尙五十里。通城之賊。與江老四之楚勇。相持月餘。林秀三因聲名不好。撤回省城。自通城平江之官紳庶民。及省城之官員。無不說秀三壞話者。毀譽之至。如飄風然。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不知其所自。人力固莫能挽回也。水師戰船。省河所修葺。及衝城所新造者。皆精堅可愛。比去年者好到三倍。擬於初十間。令褚夏楊彭起行。赴常德剿辦。是爲頭幫。余待廣西水勇到。一同起行。爲二幫。陳鎮臺七月初起行。爲三幫。現在發往各處者。兵勇共二萬人。餉項十分支絀。幸廣東解銀十二萬。近日可到。略有生機。羅羅山初三可到省。芝生之信。羅羅山一到即交。當可速耳。兒姪輩。總須教之讀書。凡事當有收拾。宜令勤慎。無作欠伸懶漫樣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較勤。吾近日亦勉爲勤敬。卽令世運艱屯。而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一定之理。願吾弟及兒姪等聽之。省之。付回參茸丸一

鐔。卽顏翼臣王仲山所作者。父大人能服更好。若不相宜。叔父及家中相宜者。服之可也。

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澄溫沅季四弟足下。昨發一信後。羅山卽於初三到省。是日二更得信。周鳳山李輔朝之勇。於廿九在龍陽得三勝仗。念九日夜。終宵鏖戰。不得休息。初一早。一戰卽已敗潰。蓋紮營城外沙洲之上。是夜漲水侵入營盤。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賊船三面環攻。共二千餘號之多。此時逃出營外。途中無船可渡。淹斃至二三百人。軍器全失。周李皆健將。此番大挫。尤焦灼也。家中長夫春二維五芝三明四等。皆不願遠出。茲皆令其回里。其工錢每月三十日。並未扣一日耳。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初六日

澄溫沅季老弟足下。昨寄一信。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後接來稟。知周營千一百人中。實傷斃四十人。李營千人中。實斃十九人。尙不爲大挫。胡詠芝初四由安化至桃源。一路剿賊。周李卽可同去。廣西水勇。李太守帶來。今日到省。若配齊船隻。尙須十餘日。乃可行也。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十二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劉一至。接到父大人手諭。並諸弟各信。欣悉鄉里人和年豐。猶是盛世景象。周鳳山初一早在沅江城外打敗仗。次日退至益陽初三停住一天。初四仍出征。由安化桃源一路。至常德剿賊。

鳳山之勇打仗。並未多傷。僅傷十餘人。水淹死者。又近二十人。其餘陸續回營。隔日即能整隊出征。真可愛。真可敬。富德澧州。並於十六日失守。現在均已賊退。初三四五。賊船由西湖回至東邊。約以千餘計。不知係占羅岳州。抑係徑赴下游。湖北現未探確。初十日奏摺。奉批回。謝恩摺批云。知道了。請專摺奏事片。批云。著准汝單銜奏事。請塔軍門出境剿賊片。批云。另有旨。其寄諭鈔回。聖上此次。並不十分催促。尤深感激。省城新鑄大錢。甚爲可觀。茲付當一百者五十文。當五十者五十文。乞查收。並寄七千五百文。收揮爲憑。餘不一。

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

澄沅沔季老弟左右。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所帶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紮營。大約不過五六千人。其所稱難民數萬。在後隨來者。亦未可信。此間供應數日。即給與途費。令其至荊州另立。此實省城未有之變局也。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余不知其卽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故卽札縣撤之。胡維峯近不妥當。亦必屏斥之。余去年辦清泉軍徵義寧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請澄弟查出。卽日付來爲要。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殉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日內尙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長征耳。餘不一。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興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之不可須臾離也。

咸豐四年六月念三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念二日彭四到。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欣悉一切。念日摺差歸。聞京報。袁漱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渠寫家信回。要其家專人至京。渠有多少事要交代。兄因各捐生事。亦欲造冊專人至京。如袁家人去。卽與之同行也。余則奏捐事。部議已准。茲鈔付回。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陽勇七人。日內嚴查。逞凶下手之犯。必須按律嚴辦。湖北齊撫。帶來之兵勇。大約二萬金。乃可了事。飢困之後。甚安靜。不鬧事也。余擬於七月初六起行。甲三甲五二人。可令其來省送我。益少年之人。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亦足以長見識。且子姪送我。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書不一一。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澄侯溫甫子栢季洪四位老弟左右。自十六日水師大敗。十八日陸營獲勝。吾兩寄家書。想已收到。十九二十皆平安。二十一日陸軍開仗。辰勇深入。誤中賊伏。諸殿元陣亡。帶新化勇之劉國慶。亦陣亡。辰勇新化勇。寶勇。相繼奔潰。塔軍門坐馬札子鎮住。獨不奔回。身旁僅數十人。楊名聲帶宜章勇前往救援。喝令各營倒回。仍前進殺賊。始得保全。智亭又追賊數里。殺斃數十名。我軍傷亡者。亦僅數十人。下半年。水師至陳陵磯開仗。去舢板艇二十餘隻。二更尙未歸營。不知勝負若何。下游賊勢浩大。合武昌漢口之賊。盡銳上犯。水師太單。恐難得力。吾惟靜鎮謹守。以固軍心。而作士氣。初六十四勝仗一摺。十六十八勝敗互報一摺。茲專人送歸。呈父親大人一閱。家中兄弟子姪。總宜以勤敬二字爲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惡人亦有賢習風味。吾生平於此二字少工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姪。務宜刻刻遵守。至要。

至要。家中若送信來。子姪輩亦可寫稟來岳。並將此二字細細領會。層層寫出。使我放心也。餘俟續布。水師頃已於三更回營。完好無恙。辰勇聞止傷十餘人。陣亡者係一劉千總帶道標勇者。非劉國慶也。

咸豐四年七月念七日

澄侯溫甫子慎季洪四弟足下。安五至。接到家書。具悉一切。自十八日一戰後。念一日陸路開仗。小有挫傷。諸殿元陣亡。千總劉士宜陣亡。餘兵勇傷亡廿餘人。賊亦斃斃數十人。二十六日。賊從湖北額集悍賊二萬人。由臨湘陸路前來。意欲撲塔岡羅山等之營。陸路既得。水軍自然失勢。拚死攻撲。滿山滿坑。無非黃旗紅巾。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幸羅山之湘勇得力。將頭起殺退。以後如周鳳山之營。楊名聲之營。亦俱奮勇殺賊。共七八百名。此股賊來甚多。必有屢次血戰。東南大局。在此數日內可定。如天之福。陸路得獲大勝。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風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提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尚好。照料能周耳。設仙定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兄強之使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外。諸事皆兄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想諸弟亦深知之也。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書差。戈什哈。一概走盡。此亦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爲之秋。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然以此爲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兄身體如常。癯疾不作。乞告稟父叔大人。千萬放心。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

澄溫植洪四弟足下。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具悉一切。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念九日。水路大勝。賊自湖北漢黃以下。盡糾其精銳來岳。以與我軍相抗。念八日。應戰至五箇時辰之久。塔軍門匹馬衝突。忽東忽西。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舌。稱爲神勇。念九日辰刻。接仗。塔公打中路。羅山打西路。周鳳山打東路。羅山之湘勇。此次最爲出力。賊分五六千人。專撲羅山一路。湘勇竟能以少勝多。我軍猛殺。則賊退敗。退不過二里。輒迴戈相向。大殺一回。如是者。三退三進。湘勇竟能抵住。不忙不亂。至第三次追去。賊亦不敢迴顧矣。周鳳山之勇。揚名聲之勇。皆極勇敢向前。一可當十。是日自辰至申。殺賊共計五百餘人。賊自敗奔。跌巖墜澗死者。其數尙多。水師於未刻至陳陵磯。適有賊船上來。開礮轟擊。賊舟奔退。乘勝追下。至擂鼓臺。燒賊船約二十餘號。奪獲賊船約七十餘號。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蓋是日凶悍之賊。皆已上岸。每船僅留二三賊在船。餘皆被擄之水手。一見官兵開礮轟擊。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故我軍愈得勢也。三十初一日。水師皆出隊擊賊。三十日。未甚交鋒。初一日。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擊斷陳鎮軍之舊拖罟船頭桅。斃賊十餘人。陸營經廿六廿八九日。三次血戰之後。二日內未開仗。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輪板數十號。小漁划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毬。以亂賊陣。或更有濟。餘不一。卽乞稟告父叔大人堂上爲要。千萬放心。自十六日。水師大挫之後。至廿九日。獲一勝仗。人心始克大定。不料初一日酉刻。廣西勇收隊回來。在劉公磯一帶開礮說傳爲賊船上來。岳城百姓紛紛逃奔。扶老攜幼。號泣於道。南洋港各船。皆掛帆開逃。嚴禁之而不能止。軍心總不堅定。頗可慮也。現在力求鎮定。總以不出隊。不開仗爲主。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三日

澄淵沉洪老弟左右。初二日。遣劉四王晚送信回家。是日申刻得信。智亭於巳刻傳令直撲賊營。行至近賊營盤。天大風雨。賊點大礮不燃。放火毬亦不燃。我軍勇氣百倍。雖數萬竹籬布地。數重深溝高牆。豈能一直撲入。一營既破。各營膽寒。不過一時之久。竟將賊營十三座。全行踏破。數萬之賊。狂奔大潰。滿山遍野。我軍窮追愈迫。愈力。有直追至陳陵磯江邊。逼賊下水者。不下千人。有迫至半途而返。收取賊物者。大約搶到騾馬六七百匹。大礮數十位。擡槍數百枝。烏槍刀矛以千件計。旗幟亦以千計。自有此賊以來。未有如此剿洗痛快者也。見申刻得信。又派水師前往追剿。行至陳陵磯。即已天黑。因駐紮焉。派舢板往下追十餘里。賊舟已全數下竄。今日黎明。各船當進追。待其追賊歸來。水營當進紮陳陵磯。下擂鼓臺一帶。以與陸營相近。聯絡一氣。餘俟續布。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自初二日陸路。連踰賊營十三座。奪獲馬騾七八百匹。軍械二千餘件。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賊舟捨命奔逃。初三日。又追百餘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初四日。追至六溪口。追得賊船十餘號。開礮轟擊。賊僅放數礮抵拒。旋即登岸逃走。我軍入口內之湖搜剿。搜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軍開礮圍攻。即紛紛棄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不許搶奪。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是夜將士搜湖三十里。通宵未睡。次早仍回新隄螺山駐紮。以小划探至金口。皆爲賊船。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不知賊船尚存若干。此番若能乘勝直追下去。武漢竟易收復。可惜我水師尚須添募。船礮亦未齊全。陸路之兵。尙無檣臺隨行。不能遽進。連日北風甚大。亦難東下。風稍息。余即進紮螺山也。茲遣人送回一信。即日移營。

前進。求堂上大人放心。餘不一。

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澄溫沉洪四弟左右。兄於初十日開船。十一日已刻至螺山。去岳州八十里。楊載福、蕭捷三兩營已下駐紮新堤。去螺山又四十五里。楊燾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賊僅開十餘礮。即紛紛登岸逃走。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將六十餘號空船。一概焚燒。岸上百姓。焚香於辦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爲青天大人。各勇每見一人。即得如此稱呼。高興之至。倒口湖內。旣已搜剿。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京口以上。已無賊蹤。自京口六十里至武昌。尙未探明。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爲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礮。全身震破。所放水。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所拆之百姓。令其勉強打槳。勉強扶柁。皆其非所素習。即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礮。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礮丟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願其船。不將船礮送他。渠亦斷不能攬來追我。此屢次打仗。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礮。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礮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鑿沈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行走如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划。或不致驚慌耳。衡州捐項。究竟如何。便中可一打聽。永豐大布。厚而不貴。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寬大結實。以爲軍士塞天之用。澄弟若可承辦。此事與堯階細商。即在本邑捐項內支用。餘不一。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軍中匆忙。不及楷稟也。

諸子姪輩。於勤敬二字。略有長進否。若盡與此二字相反。其家未有不落者。若個個勤而且敬。其家未有不

與者。無論世亂與世治也。諸弟須刻刻留心。爲子姪作榜樣。凡我屢次所寄奏摺論旨。家中須好爲收藏。不可拋散。或作一匣收之。敬謹弄藏。

咸豐四年閏七月廿七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日來北風其勁。省城各船不能來營。吾自十六挫失之後。陸續添募水勇。募小划子共百三十號。每號多者六七人。少者三四人。通其小划子。載水師千餘人。已到七十餘號。此外添募之勇。仍用快蟹長龍舢板等船。但恨無好礮配之。水師前營李孟羣。左營中營秦國祿。清江營俞巖。各戰船。皆已駐紮金口。去武昌僅六十里。右營尙在嘉魚。去金口百五十里。後營定湘營尙隨余在新堤。去嘉魚九十里。通其水師大營八營。小營五營。若在廣西借得洋礮急至。則振興氣象。較自省起程時尙遠勝之。但恐礮難運至耳。陸兵大隊駐紮羊樓洞。羅山於十八日。在長安驛打一勝仗。廿三日。在羊樓洞打勝仗。破一賊卡。廿四日。在佛嶺打勝仗。破一賊卡。廿六日。在羊樓洞打大勝仗四次。共殺賊七八百人。而我軍僅一人受傷。洵勇之善戰。超出各營之上。而羅山以書生而善用兵若此。良可敬也。智亭剿滅崇通股匪後。卽直下收復武漢。水師亦待陸軍同進。而水勇皆躍躍欲戰。暗笑主將之不進爲極怯也。廿一至廿九。四次勝仗。摺已抵回。茲鈔回呈堂上大人一閱。求諸弟稟明。餘不一。

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維五等到後。亦無信來。想平安也。余於廿九日。

自新隄移營。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州看地勢。初七日。即將大營移駐牌洲。水師前營。左營。中營。自又七月廿三日。駐紮金口。廿七日。賊匪水陸上犯。我陸軍未到。水軍兩路堵之。搶賊船二隻。殺賊數十人。得一勝仗。羅山於十八廿三廿四廿六等日。得四勝仗。初四發摺。俱詳敘之。茲付回。初三日。接上諭廷寄。余得賞三品頂戴。現具摺謝恩。寄諭並摺寄回。余居埭喪。並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跼蹐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日面漸次肅清。即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娣婦。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未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意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檯。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指架子而不爲也。

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念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魁農。需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廿四日。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西刻。楊啟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剿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攻武漢三

路進剿之摺。奉硃批到鄂。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職。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蓋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面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皆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智亭於十三日拔營。余十五六亦拔營東下也。餘不一。乞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萬福金安。

寄駱中丞信節鈔一段

廿一日。羅山由金口移營至河泊山。水師出隊接應。恐賊因我營壘未成而遽來撲也。水師與花園江邊賊營對敵。各哨官中有勇敢者。衝過賊營。直下鸚鵡洲。漢陽。鮎魚套等處。賊見水師已出其下。立時慌亂。而羅老及確湖義渠各營。竟不紮營。直撲賊壘。賊恐水師抄後。陸軍攻前。相率奔潰。羅老義確及李光榮之川勇。三路衝入。將賊營三座蹋平。燒毀其牆三重。高皆盈丈。又據三層。引江水入壕內。通青林湖。竹簽密布十丈。用釣橋出入。彼自奔潰。並此而不能守。軍事純觀氣之盛衰。不盡關人力也。水師自己刻開仗。至二更始行收隊。燒賊船約三百餘號。奪獲亦近百號。自沌口起。下至鸚鵡洲。東至鮎魚套。燒毀略盡。套內尙未燒淨。西

岸沌口之下。鹽關賊營四五座。亦被魁楊荆兵蹋破燒毀。蓋賊之所以堅壘於兩岸者。皆重重置礮。以擊我之水軍。忽見水軍衝出營壘之下。頓失所恃。遂相顧驚奔。而水軍由江中轟岸營。子如雨下。故東岸羅老義確之軍。亂破賊營。西岸魁楊之軍。亦破賊營。各奪礮百餘座。馬數百匹。廿二日。水師清晨出隊。接攻鮎魚套之船。鏖戰約一時之久。各營奮勇。哨官遂乘而之他。竟攻漢口。直下塘角。並追剿青山以下。從下游雷轟而上。縱火焚舟。適北風甚勁。賊船不能下竄。塘角。漢口。鮎魚套等處。同時延燒。火光燭天。比廿一日所焚之船。數尚倍之。奪獲賊船約二百餘號。楊菴福等。自青山歸來。又入襄河。燒船十餘里。其未燒盡者。僅鮎魚套口內數十號。襄河口內若干號而已。是日羅羅山等。進蹋鮎魚套賊營六座。直抵武昌城根。魁楊荆兵。亦蹋盡西岸賊營。直抵漢陽城根。廿三日未明。兩城賊衆皆逃。僅留數十人。點放虛礮。我軍辰刻入城。兩岸同時克復。賊之衣被錢物。一概未收。徒手剪髮。鼠竄狂奔。從東門逃出者。至洪山一帶。遇堵兵殺二千人。自軍興以來。未有如此痛快者也。

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胡二等於初一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具悉一切。兄於二十日自漢口起行。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至堵城。以羊一豕一。爲文祭吳。甄甫師。二十三日過江。至武昌縣。二十四日在巴河。晤郭雨三之弟。知其兄觀亭在山西。因屬邑失守革職。兩山現署兩淮鹽運使。二十九日至蘄州。是日水師大戰獲勝。初一初四初五。陸軍在田家鎮對岸半壁山大戰獲勝。初九初十。水師在蘄州開仗小勝。十三。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燒賊船四千餘號。自有此軍以來。陸路殺賊之多。無有過於初

四之戰。水路燒船之多。無有過於十三之役。現在前幫已至九江。吾尙駐田家鎮。離九江百五十里。陸路之賊。均在廣濟黃梅一帶。塔羅於廿三日起行往剿。一切軍事之詳。均具奏報中。茲並鈔錄寄回。祈敬呈父親大人叔父大人一覽。劉一良五。於廿日至田家鎮。得悉家中老幼均吉。甚慰甚慰。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父大人命九弟教子姪讀書。而九弟書來。堅執不肯。欲余另請明師。余意中實乏明師。可以聘請。日內與霞次及幕中諸君子熟商。近處惟羅研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其學問具有本原。於說文音學輿地。尤其所長。而古詩文辭。及行楷書法。亦皆請求有年。吾鄉通經學古之士。以鄒叔績爲最。而研生次之。其世兄現在余幕中。故請其寫家信。聘研生至吾鄉教讀。研兄之繼配陳氏。與耦庚先生爲聯襟。渠又明於風水之說。並可在吾鄉選擇吉地。但不知其果肯來否。渠現館徐方伯處。未知能辭彼就此否。若果能來。足開吾邑小學之風。於溫甫子植。亦不無裨益。若研兄不能來。則吾心中別無人。植弟堅不肯教。則乞諸弟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甲三甲五。可同一師。不可分開。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師。餘不一一。諸侯縉布。

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書於武穴舟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册。廿六日。水師在九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四日。在廣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即日追至江岸。即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城之賊。自至九江後。即可專夫由武寧以達平江長沙。茲因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

幸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卻不可過於寬裕。處此亂世。愈窮愈好。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錢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慎。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光答。卽是持身守家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事。不敢存絲毫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一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望澄弟專差送至寶慶。安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書於九江舟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十月廿五日。專人送信回家。魏蔭亭歸。又送一函。想先後收到。十一月廿一日。范知寶來九江。接澄弟信。具悉一切。部監各照。已交朱峻明帶歸矣。樹堂要功牌百張。又交蔭亭帶歸。余送峻明途費二十金。渠本解船來。故受之。送蔭亭二十金。渠竟不受。俟有便當再寄渠。江隆三表弟來營。余念母親之姪。僕渠有子。送錢四十千。渠買鹽花帶歸。不知已到家否。蔭亭歸。余寄百五十金還家。以五十周濟親族。此百金。恐尙不敷家用。軍中銀錢。余不敢妄取絲毫也。名者造物所珍重愛惜。不輕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鮮。而享天下之大名。雖由高曾祖父累世積德所致。而自問總覺不稱。故不敢稍涉驕奢。家中自父親叔父奉養宜隆外。凡諸弟及吾妻吾子吾姪吾諸女姪女輩。概願儉於自奉。不可倚勢驕人。古人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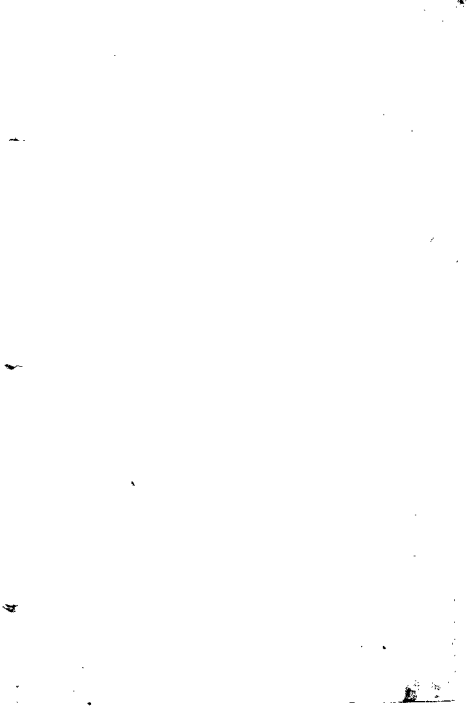
實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禍。吾常常以此微懼。故不能不詳告賢弟。尤望賢弟時時戒我。吾子吾姪也。塔羅白田家鎮渡。至江北後。五獲勝仗。九江對岸之賊。遂下蕪安徽境。余現泊九江河下。塔羅渡江攻城。羅於念一日與賊接仗。殺賊二三百。而我軍亦傷亡四十餘人。此在近數月內。卽是小有挫失。而氣則未稍損也。水師已下泔湖口。去我舟已隔六十里。二十夜。賊自江西小河內。放火船百餘號。實以乾柴桐油松脂火藥。自上游乘風放下。驚我水營。兩岸各千餘人。吶喊放火箭火毯。其戰船放礮。卽隨火船衝出。欲亂我陣。幸我軍鎮定。毫不忙亂。反用小船棧穿於火船之中。攻入賊營。燒賊船十餘號。槍賊划數十號。搖撼不動。是亦可喜之事。余身體平安。癘疾近又入愈。鬚鬚日長且多。軍中將士俱平安。餘不一一。卽候近佳。並懇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福安。

咸豐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前信已封。而春二雜五於廿五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件。敬悉一切。曾祖生以本境練團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費資。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介於中。況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天和。庶使遊子在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來往信件。謹遵父大人諭。卽行寄還。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親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凶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罵痛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謗怨沸騰。萬口嘲謔。此四弟季弟所親聞

者。自四月以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一有濟。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愈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突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而混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兄之苦衷也。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駁。即請研生兄。以書聘之。今尙未接回信。然業令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安。研兄居馬托鋪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儘可放心。至甲三讀書。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曾兆安、歐陽鈺。皆已保舉教官。日內想可奉旨。

卷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五

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久未專使回家。想家中極爲懸念。王芝三等到營。得悉家中大人福安。合家平善。甚慰甚慰。此軍自破田鎮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賊堅守。屢攻不克。分羅山湘營至湖口。先攻梅家洲。堅壘亦不能克。而士卒力戰於槍林彈雨之中。死傷甚衆。蓋陸路銳師。倏變爲鈍兵矣。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苦戰經月。傷亡亦復不少。臘月十二日。水師一百餘號。輕便之船。精銳之卒。衝入湖口小河南。該逆頓將水卡堵塞。在河內者。不能復出。在外江之老營。船隻多笨重難行。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以極盛之水師。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兩次大挫。而兄之座船被失。一軍耳目所在。途覺人人惶愕。各船紛紛上駛。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鎮。直至蕪州。處處皆有戰船。且有棄船而逃者。糧臺各所之船。水手盡行逃竄。此等情狀。殊難爲懷。現率殘敗之水師。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兄住羅山陸營之內。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兄於廿五日。蒙恩賞穿黃色馬褂。並頒賜狐皮黃馬褂一件。四喜班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小刀一把。火鏢一個。廿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對。又有奶餅菓食等件。頗到軍營。廿五夜之變。將班指。翎管。小刀。火鏢。失去。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兄船

上所失書籍地圖上諭奏章及家書等件。甚爲可憐。而二年以來。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實收。功牌帳目。一併失去。尤爲可惜。莘田叔解戰船來。離大營止少一二日。竟不能到。軍家勝敗。本屬無常。而年餘辛苦。難補涸埃。未免心結。廿九日。羅山率湘勇渡江。剿少池口之賊。又見挫敗。士氣愈損。現惟力加整頓。挽回元氣。不審能如意否。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常無梗阻。書不一一。諸惟心照。卽祈代稟。室上大人。不必望念。

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想節後可到。初四日。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水師自十二日。百餘輕便之舟。二千精銳之卒。陷入內湖。外江老營。兩次被賊用小划燒毀。業已不能自立。終日惶惶。如坐鍼氈。又復遭此大風。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桅折楫摧。多不堪戰。不知回至上游。果尙足以禦賊否。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皆向來能戰之船。不甘遽棄無用之地。必須親至江西。整頓卽於十二日。自九江起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官紳相待甚好。在內河之百餘船。尙皆完好。再加大船數十號。另成一軍。卽足自立。羅山所帶湘勇。自二十九日。挫敗後。現在洵汰整頓。認真操練。塔公所帶之兵勇。亦日日操練。將來兄在江西。另成之水軍。由湖口打出。與塔羅相依護。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如果能重整勁旅。則兩路會合攻擊。如不能重整勁旅。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亦自能獨立不懼。江西物力尙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兄身體甚好。惟左腰有寒氣。作痛。癱疾亦尙未愈。想皆不久可痊。家中長夫。相住甚近。軍中危地。恐小有差失。反爲不妙。且送信行走極緩。在營又無事可幹。茲遣回家。以後若有家信。卽用湘鄉縣官封。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可以必到。兼可速到。不似長夫專途之遲延也。慎勿再令長夫來營。兵凶

戰危。我境之人俱未歷過險難。幸田叔此次行二千里。竟不得見我之面。受盡千驚萬苦。實屬可恨。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切勸不必前來。至要。要書不一。諸惟心知。其不詳者。長夫自能面述耳。

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 書於江西省城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廿一日春二維五到。接一信。廿六日唐萍州官封遞到家書一件。廿九日王在十良五到。接一信。此兩次專夫走信。均極快。每人賞錢一千。自到江西辦理水師一切。尚爲平順。船隻三月初可盡完。惟快蟹未畢。日下不須此。廿七日具摺分兩路用兵。茲鈔稿寄回。已調羅山來江省。欲令前往饒州剿賊。不料廿九日得湖北失守之信。諸將士苦戰經年。一旦前功盡棄。可惜。可憾。賊既占湖北。自必窺伺湖南。兄與塔公一軍。恐不能不回救桑梓。而回救之法。人少則無濟於事。人多則口糧無出。且全軍回救。而戰船之在江西鄱湖以內者。又復無人統領。殊不放心。日內定計發摺後。再專信回。騰七起三有六懷三來江西投効。即日遣之回家。每人送銀四兩。騰七加二兩。魏蔭亭陽凌雲亦來江西。將速遣回。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悟性較佳。若令其句句讀熟。或責其不可再生。則愈讀愈蠢。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每日點五六百字。教一遍。令其讀十遍。不必能背誦。不必常溫習。待其草草點完之後。將來看經解。亦可求熟。若疊讀。疊紀。疊湖。斷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諸弟必以兄言爲不然。吾閱歷甚多。問之朋友。皆以爲然。兒姪輩寫字亦要緊。須令其多臨帖。臨行草字。亦自有益。不必禁之。兄癱疾未好。餘俱平安。卽同近好。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 江西省河七里港舟中書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接家信。想堂上大人安康。家中老幼清吉。爲慰。自北省再陷。兄處一軍。反在下游。進退兩難。在內湖之水師。兄在江西駐紮兩月。造船添勇。已有頭緒。現在船近二百號。勇逾三千人。認真操練。可成勁旅。兄於十三日出省登舟。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曾莘田易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羅芸阜於初旬到營。事機不順。而來者偏衆。可見鄉間窮苦也。陽凌雲初間歸去。余途途費八兩。魏蔭亭尙未歸。塔軍門尙紮九江。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州之賊。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實非其所長也。余辦內湖水師。卽以鄱陽湖爲巢穴。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以三分之一。與賊鏖戰。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鎮等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久戰。不利則退回鄱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漢之賊。於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特上游金口等處。我軍戰船。無人統領。常不放心耳。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去年遷避。終非善策。如賊竄上游。岳常等處。謠言四起。總以安居不遷爲是。季洪弟儘可不必教書。宜在家中讀書。沉弟要方望。姚姬傳文集。芮仙已代爲買得。可用心細看。能閱過一遍。通加圈點。自不患不長進也。紀澤兒記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入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史鑿略熟。宜因而加功。看朱子綱目。一遍爲要。紀鴻兒亦不必讀入股文。徒費時日。實無益也。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姪輩。皆宜常常閱看。吾夏季衣服。有在家者。可交來人卽日送營。特袍褂不宜帶來。餘皆可送也。請不一。推祈心照。

咸豐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澄溫沉洪四弟足下。廿五日春二維五來營。接家書數件。具悉一切。乘敗仗之時。兵勇搶劫糧臺。此近年最壞風氣。向帥營中屢屢見之。而皆未懲辦。兄奏明將高瑞書卽行正法。奉嚴旨飭略中丞卽行正法。聞略中丞不欲殺之。將附片奏請開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吾癩疾大發。幸精神尙足支持。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殺賊三四千。塔軍門在九江平安。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成敗勤惰。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吾與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誨言之諄諄也。卽候近祺。

咸豐五年四月初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凌問樵來。接澄弟信。知勇劫糧臺事。辦有頭緒。澄弟已歸去。甚慰甚慰。當此亂世。黑白顛倒。辦事萬難。賢弟宜藏深山。不宜輕出門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歸之時。毅然決絕。吾意賊影家園。足跡不履城市。此次一出。實不可解。以後務須隱遁。無論外間何事。一概不可與聞。卽家中偶遇橫逆之來。亦當再三隱忍。勿與計較。吾近來在外。於忍氣二字。加倍用功。若仗皇上天威。此事稍有了息之期。吾必杜門養疾。不願聞官事也。癩疾近日大發。懶於治事。自廿七日至吳城鎮。迄今已滿十日。羅山於廿一日克復弋陽。廿三日克復興安。廿六日兩獲大勝。克復廣信府城。智亭軍門尙紮九江。水師前隊紮南康府。李次青率陸勇護之。後隊紮吳城。均尙安吉。家中不必挂念。幸田在營。甚爲安雅。擬留二三月遣歸。魏蔭亭近日卽常告歸。餘不一一。卽候近好。付去諭旨一本。奏章一本。幸好爲收存。向來寄回家中之奏稿。不知收置一處否。以後望作箱存之爲要。諸惟心照。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 書於南康城外水營

澄沅沅季四位賢弟左右。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澄弟一信。係林福秀山縣送來。具悉一切。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鶴導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礮船五六十號。小划船五六十號。前來撲營。應戰皆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又自山後攢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僅坐船水手數人。及所雇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舟敵位。毫無損傷。猶為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湘營。尚在南康。中營尚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南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現在余所統之陸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極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日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家人。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充服人心。而面俱圓。請翁翁即行速辦。但使探聽得珠。即輕輕著筆。亦可以辦到矣。此間白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衝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卽屬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班能薦此等人。卽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及各銀應繳還者。可酌用爲途費也。余在營平安。惟癩疾未愈。精神不足。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

聽天命。諸不詳盡。統俟續布。

頃與魏蔭亭談及招小划水勇一事。渠可回家。與蕭可卿商辦。大約每划五人。五划立一哨官。每百人四哨官。十餘哨即立一營官。此不難於招勇。而難於選求哨官營官。潦弟若見有可當哨官者。或令其來營。或薦與蔭亭。勇則不必招。聽蕭魏辦理可也。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澄溫沅季四弟左右。廿二日齊三昂十到營。奉到父親大人手諭。並沅弟一信。廿三日接澄弟在縣官封一信。乃三月廿五日所發。比齊三等之信。遲十六日。水師自十九日小挫。日內未開仗。聞都昌有賊船。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廿二日燒船八十餘號。廿三日燒三十餘號。皆賊所擄之民舟也。李次青所帶之平江陸勇。現紮南康。護衛水師。魏蔭亭回衡。招小划水勇。請蕭可卿同辦。吾鄉有三眼銃。亦有單眼銃。響振山谷。吾意單眼銃。若裝子彈於內。儘可打賊。鄉間用木削銃尖。往往打得四五十丈遠。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銃數竿。用硬木爲把。試裝銅扣小石之類於內。是否可打半里遠。如其合用。即可多打數十竿。或百竿。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其錢山兄營寄回。兄近日身體尙好。惟火氣甚旺。癩疾未愈。幸田在營安靜謹慎。馮玉珂亦穩實也。餘不一。容俟續具。蔣壽泉之事。唐癩翁迫於邑紳之言。不能不辦。但總須輕妙。不著痕迹。若過於著迹。必致大傷體面。將來使帶勇者。人人有自危之心。卽羅山迪莽。亦覺爲之不怕。非所宜也。前年在衡州時。與季弟定陸營薪水單。五百人一營者。每月營官幫辦薪水二百六十兩。章程本過於豐厚。故營官周鳳山家。已成素封。其餘積資置產者甚多。若專辦蔣家。則未免厚於外人。而薄於邑人。故兄日內於此事。極躊躇也。

大營事件甚多。凡關涉本邑者。諸弟總以不營爲安。軍事愈辦愈難。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諸惟心照。

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足下。廿五日春二維五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澄沅來信。紀澤兒稟函。其悉一切。此間自四月十九小挫之後。五月十三。各營在青山與該逆大戰一次。幸獲全勝。該逆水戰之法。盡仿我軍之所爲。船之大小長短。槳之疎密。礮之遠近。皆與我軍相等。其不如我軍處。在羣子不能及遠。故我軍僅傷數人。而該逆傷亡三百餘人。其更勝於我處。在每槳以兩人摧送。故船行更快。羅山克復。廣信後。本可卽由贛州抵岳。來湖口會剿。因浙江撫臺札令赴徽州會剿。故停駐景德鎮。未能來湖口。頃又因義寧州失守。江西撫臺調之回保省城。更不能來南康湖口等處。事機不順。處處牽掣。非盡由人力作主也。永豐十六里圍練新集之衆。以之壯聲威。則可以之打仗。則恐不可。澄弟宜認真審察一番。小划子營。如有營官哨官之才。望卽告知蔭亭。招之以出。沅弟應曾和六。其人本有才。但兵凶戰危。渠身家豐厚。未必願冒險從戎。若慷慨投筆。則可。余以札調。則不宜也。朱楚成之才。不過能帶一舢板耳。聞父親所辦單眼銃。甚爲合用。但引眼宜略大。用引線兩三根。更爲可靠。沅弟買得方姚集。近已閱否。體氣多病。得名人交實。靜心讀之。亦自足以養病。凡讀書有難解者。不必遽求其解。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只須從容涵泳。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於已閱過者。自作暗號。略批幾字。否則歷久忘其爲已閱未閱矣。筠仙來江西時。余作會合詩一首。一時和者數十人。茲命書辦鈔一本寄家一閱。辨疾近已大愈。惟今年酷暑異常。將士甚苦。餘不一一。卽問近安。

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春二維五來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諸弟信函。敬悉一切。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三十日該逆七十餘舟。上犯至青山一帶。我軍出隊迎敵。又獲勝仗。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船外。又奪賊戰船五隻。軍心爲之一振。六月初七日。初九夜。兩次風暴。營中壞船十餘號。應修整者二十餘號。十三日派人至南康之對岸徐家埠水陸搜剿。其地去湖口縣七十里。賊匪皆率土匪在該處收糧謀求無度。民不聊生。因派水陸六百八人前往搜剿。真賊十餘。率土匪三百人。與我軍接仗。僅放兩排鎗。該匪卽已敗竄。追奔十餘里。焚賊館十餘所。焚糧重船百餘隻。擊斃十餘人。生擒七人。十四日收隊回南康。十五日水師至湖口。探石賊營情形。該匪堅匿不出。迨我軍疲乏將歸。逆船突出大戰。我軍未約定開仗。人心忙亂。遂致挫敗。被該匪圍去長龍船一號。舢板船二號。三船共陣亡五十餘人。受傷二十餘人。軍氣爲之一減。今年內湖水師。共開四仗。兩勝兩敗。湖口一關。竟難遽行打出。不勝焦灼。塔軍門在九江。十三日打一勝仗。殺賊三百餘人。亦無益於大局也。自義寧州失守。不特江西省城戒嚴。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蓋義寧與平江瀕焉接壤。賊思由此路窺伺長沙。羅山現回江西省。擬卽日進攻義寧。以絕兩省腹心之患。若能急急克復。則桑梓有安枕之日。否則三面受敵。湖南亦萬難支持。大亂之萌。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余辦痰水愈。用心尤甚。夜不成寐。當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疎懈也。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最不易易。澄弟近日尙在外辦公事。否宜以余爲戒。步門不出。謝絕一切。余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子姪

竊。總宜教之以勤。勤則百弊皆除。望賢弟留心。卽問四位老弟近好。

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審一切。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渡鄱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勇登舟。甫經解纜。狂飈大作。旋即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縷皆濕。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保全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剿。羅山進攻義甯。聞初四日可至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略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業經入奏。如義甯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內湖水師船礮俱精。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起色。鹽務尤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位西來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湖後。彼中在事人能允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勢。東安土匪。不知近日何如。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尙可不至震驚。帶兵之事。千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陸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團練帶勇。卻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至今歉然於心。茲付回銀二十兩。爲寬二奠金。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者。尙有好名之心。橫互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

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卽問近好。

咸豐五年八月十三日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胡二等來大營。接奉父親大人叔父大人手諭。及諸弟各書。具悉一切。此次余已月餘未寄家信。七月十八夜。忽報塔軍門大病。至三更而閃。余十九往九江陸營。料理一切。派周鳳山統領潯城陸軍。至廿三日。湖水陸開仗。蕭捷三陣亡。廿五日。余又從九江回至青山水營。連日大北。風不能辦一車。廿九日。羅山兄由義甯州單騎行六百里。至南康。同議大局。余初一日又回南康。李次青自七月十四渡湖。攻剿湖口。十八廿一廿三。連獲勝仗。現已入奏。初四初八。又獲勝仗。而水師初八日開仗。小挫。失去礮船廿一號。小划二號。次早初九未明。賊船大隊前來撲營。我軍極力堵禦。轟擊二時。該匪敗退。今年內湖水師分爲兩幫。前幫四營。後幫五營。各船百號。初八之勝。初九之敗。皆後幫之事。前幫未曾與聞。故水營雖小挫。尙足以自立。羅山一軍定計由崇通以進剿武漢。略中丞奏調羅軍。回剿湖南境內。余令其掃蕩崇通一帶。則巴陵平江皆安。卽所以固湘省北門之鎖鑰也。由崇通以擣武漢。則有裨於大局。不僅保全桑梓。年內仍可來南康湖口。與余軍會合。余在南康。已過五月。不能打出湖口。僅能保全江西。無能補益全局。焦灼難名。癩疾日甚。身無完膚。夜不成寐。惟日服滋陰之劑。以冀平善。九弟信來。言紀澤姻事。澤兒年尙輕。姻事概由父親大人作主。或早辦。或遲辦。或豐或儉。均請父親經理。內子不得自主也。至入贅之說。則斷不可我鄉向無此。今冬明年讀書。亦由父親大人作主。諸弟爲我擇師可也。余在軍中。諸事冗雜。多不能理。家事尤不克兼顧。羅研生將來營中。不能教書耳。卽問近好。

咸豐五年八月廿七日 書於南康軍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寄去一信。諒已收到。銅羅山於十六日回剿武漢。隨仙亦卽同去。近接武昌信息。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金口。陸營被賊踰毀。胡潤芝中丞。於初八日被賊踰破。麥山陸營。南北兩岸陸軍皆潰。勢已萬不可支。幸水師尙足自立。楊彭屯紮沌口。計羅山一軍。可於九月初旬抵鄂。或者尙有轉機。卽鄂事難遽旋轉。而羅興揚彭水陸依護。防禦於岳鄂之間。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內湖水師。自初八口以後。迄未開仗。日日操演。次青尙紮湖口。周鳳山尙紮九江。俱屬安瀾。萬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現在尋購屍首。尙未覓得。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將來若購得屍骸。當爲之送柩回里。如不可覓。亦必醮金寄卹其家。此君今年大病數月。甫經痊愈。尙未復元。卽行出隊開仗。人勸之勿出。堅不肯聽。卒以力戰捐軀。良可傷憫。可先告知其家也。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監印官潘兆奎。與文生葛榮册同坐一船。均報陣亡。已入奏請卹矣。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云是夜遇漁舟撈救得生。則葛元五或尙未死。亦不可知。不知其家中有昏耗否。癘疾稍愈。今年七八兩月最甚。諸事廢弛。餘俟續布。順問近好。甲三甲五等兄弟。總以習勞苦爲第一要義。生當亂世。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則終爲患害。又不可過於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練習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積銀錢。使子弟自覺一無可恃。一日不勤。則將有飢寒之患。則子弟漸漸勤勞。知謀所以自立矣。再父親大人於初九日大壽。此信到日。恐已在十二以後。余二十年來。僅在家拜壽一次。遊子遠離日月。如梭。喜懼之懷。寸心惴惴。又十一月初三日。爲母親大人七旬。晉一冥壽。欲設爲道場。殊非儒者事親之道。欲開筵。腸客。

又乏哀痛未忘之意。茲幸沅弟得進一階。母親必含笑於九原。優貢匾額。可於初三日懸挂。祭禮須極豐腴。卽以祭餘饌客可也。昨接上諭。補兵部右侍郎缺。此缺廿九年八月。曾署理一次。日內當具摺謝恩。澄侯弟在縣。何日歸家。辦理外事。實不易易。徒討煩惱。諸弟在家。吾意以不干預縣府公事爲妥。望細心察之。卽問近好。

咸豐五年九月二十日 書於屏風水營

潛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俱悉一切。沅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記接家書。卽已聞之。廿七日得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沅弟在省。寄書來江西。大將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爲父親叩祝大壽。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沅弟可於明年春開進京。若山浙江一途。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兄弟聚會。吾有書數十箱。任京無人照管。沅弟此去。可經理一番。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原。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機。諸子姪讀書。尚不懶惰。內外各有職業。二也。閩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老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沅弟喜音。意吾家高曾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日操練。夜夜防守。頗爲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尙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官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聞竄擾江西之蘆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

前往剿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余癩疾迄未大愈。幸精神尙可支持。王如一等來。二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卽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爲懶漫者戒。寬十在營住一個月。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羅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尙無信來。羅研究生兄於今日到營。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瑣之氣。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

咸豐五年十月十四日 書於南康府屏風水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月十三日。縣城專人來營。接到父親大人手諭。同日成章鑑來。又接植弟十五十八日二函。具悉一切。張德堅處寄書。至今尙未到。溫弟得生一女。母子平安。甚慰甚慰。聞其側室亦有夢熊之兆。想當再索得男也。唐萃洲父臺愷惻慈祥。吾邑士民愛戴。此際去任。自必攀轅挽留。留好官。非干預公事可比。余之信所能止者。沉弟之信亦能止之。第不可早發。徒生疑竇耳。澄弟帶勇至株洲朱亭等處。此間亦有此信。茲得沉弟信。知係康斗山劉仙橋二人。澄弟實未管帶。甚好甚好。帶勇之事。千難萬難。任勞任怨。受苦受驚。一經出頭。則一二年不能離此苦惱。若似季弟吃苦數月。便爾脫身。又不免爲有識者所笑。余食祿有年。受國厚恩。自當盡心竭力。辦理軍務。一息尙存。此志不懈。諸弟則當伏處山林。勤儉耕讀。奉親教子。切不宜干涉軍政。恐無益於世。徒損於家。至囑至囑。羅山分軍在潯頭堡失利。彭三元李善春殉難。有此一挫。武漢恐不能卽復。潯陽周鳳山一軍。湖口李次青一軍。及水軍平安如故。茶陵賊匪竄至江西。安福永新失守。吉安府城戒嚴。在次青處調平江勇千三百人往援。周泉臺亦帶千餘人往剿。不知能迅速撲滅否。余癩疾日痊。營務平善。無勞聖慮。諸弟爲我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千萬放心。不一具。

咸豐五年十月十九日 書於屏風水次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月初一日。寬十等歸。寄一函。縣城專差來。又寄一家信。想均收到。營中日內如常。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尙屬整頓。次在湖口。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刻擬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吉安之事。聞周臬臺帶千人已至。或足以資剿辦。羅山在羊樓峒。廿六獲勝後。尙無嗣音。茲因春二患病。維五送之還家。復寄數行。以慰堂上老人懸念。羅山在岳鄂間。軍氣單弱。余甚不放心家中。上面衝柳。下面番平。均多可慮。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

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 書於南康府水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月廿八日。在十等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紀澤兒稟件。及姪兒外甥等壽詩。具悉一切。澄弟在朱亭帶勇。十八九可以撤營。欣慰之至。兵因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趨避之念。決不可存。兵端未息。恐非二三年所能掃除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自審度。量而後入。思諸弟亦必細心籌維也。南康水師。廿八日開仗一次。失長龍船一號。九江陸軍。相持如故。李次青在湖口。亦未開仗。辛農先生。今年爲我軍辦理捐輸。已解銀六十餘萬兩。未收者尙有二十餘萬。水陸兵勇。自入江西境內。已用口糧百餘萬。此項捐款。實爲大宗。目下捐款。將次用畢。辛翁又接辦鹽務。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現在陸續進行。大約除成本外。可獲淨利十萬兩。一則於江西饒州。吳城。萬安。新城。四處設卡。私鹽過境。酌抽稅課。大約每月亦可得銀萬餘兩。若此兩舉。刻期辦齊。則明

軍軍餉。竟可無慮。黃司寇之爲功於我軍者大矣。浙江鹽務。先須成本十餘萬。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張羅本錢。雖未必有濟。姑試圖之。羅山自入湖北境內。克復崇通後。忽有濠頭堡之挫。旋於廿六日初三日兩獲大勝。軍威大振。僞北王、僞翼王俱上犯岳鄂之交。楚事孔棘。乃十月初二早。廬州克復。殺賊近萬。官兵即日可掃安慶。上游之賊均須回救安省。韋石二逆。或俱退回下游。兩湖之事。近日必可漸鬆。此吾省之福。而亦國家之厚澤。冥冥中巧爲布置。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兄身體如常。癘疾未愈。昨日係先妣七旬晉一冥壽。軍中不得備禮以祭。負罪滋深。幸翁自省來。商議鹽事。軍中亦無盛饌款之。故未將冥壽之期告之也。餘不一一。

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書於南康舟中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安五蔣一來。接到父親大人手諭。及各書函。欣悉溫弟生子之喜。至慰至慰。我祖父母生平無一缺憾之事。惟叔父一房。後嗣未盛。九泉尙未滿意。今叔父得抱長孫。我祖父母必含笑於地下。此實一門之慶。而叔父近年於吉公祠。造屋辦祭。極勤極敬。今年又新造兩頭橫屋。剛直落成之際。得此大喜。又足見我元吉太高祖庇祐後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安五等途次遇賊。迂折數日。始歸正道。彭雪琴於袁州遇遭亂警。拋棄行李。與安五等同步行數百里。千辛萬苦。現尙未到大營。江省於十一月初十日臨江失守。十一日瑞州失守。兩府同陷。人心惶恐。不得已調九江周鳳山全軍前往剿辦。暫解潯城之圍。吾率水軍及湖口青山兩處陸軍。尙駐南康。安穩如常。吾今年本擬付銀百兩回家。以三十兩奉父親大人甘旨之需。以二十兩爲叔父大人舍館之需。以五十兩供往年資送親族之舊例。此時瑞臨有賊。道

途梗阻不能令長夫帶銀還家。昨接馮樹堂信言渠將寶慶捐功牌之銀送二百兩與子植爲進京川資。不審已收到否。如已收到卽請子植先代出百金。明年來大營如數給還。或有所增加亦未可知。如未收到卽請澄侯代爲挪借百金卽付還歸款也。資送親族之項比往年略有增改。茲另開一單祈酌之。

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

自江西南康府水營發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去年臘月初二遣胡二佑七送家信。中途遇賊搶去銀兩等件。仍回南康大營。嗣後未專人回家。想父親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以瑞臨尚未克復。長夫視爲畏途。故遲遲也。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人心爲之安定。十二月初四日大毀樟樹鎮。殺賊千餘。軍威頗振。其時卽應留賊之浮橋。星夜修造。次日渡河攻剿臨江。必可得手。周鳳山不敢渡河。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失此機會。於是省城各大吏有請其移兵救援吉安。以解重圍者。有欲其上剿峽江者。有求其留守新淦者。遷延商榷。遂踰二旬。周鳳山以水師孤軍樟鎮。恐致疎虞。派辰勇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正月初二賊匪渡河來撲。辰常二勇入少敗挫。傷亡二百餘人。幸初三日大戰獲勝。軍威復振。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卽上窺新淦。撲周鳳山之營。而周鳳山於初二日開敗後亦速回樟樹爲辰常二勇之援。中途遇於瓦山。大戰殺賊千餘。奪馬七十餘匹。軍械銅帳無算。初七日彭琴琴水師又獲勝仗。拆賊浮橋。奪賊新舟。水陸兩軍。日下仍緊扼樟鎮。江西省城可保無虞。至南康青山湖口水陸各營。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未經開仗。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訓練不懈。日有起色。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周彭在樟鎮克復臨瑞大局。方有轉機耳。余身體如常。癘疾十愈六七。高雲亭於去年十月初二三來營診視癘疾。但云可治。並未開方。去後寄二方來。

云須服一百帖。今已服六十帖。大有效驗。不知果可斷根否。茲將二方鈔回一覽。此間並湖北軍情。有寄羅山觀察一函。亦鈔回一覽。茲專人由義寧平江長沙回家。不知可無梗阻否。年終奉聖恩賜福字一方。大小荷包三對。食物各件。於正月十六日接到。茲將軍機處原各鈔回。其賜件暫不敢寄。俟途途虛清。再行專送。去臘初旬之函。茲一併附呈。餘不一一。即問近好。

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 書於南康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尚未到營。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後在新淦遷延十餘日。正月五日復回樟鎮。因浮橋難成。未遑渡剿臨江。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偽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督戰。既破吉郡。自回臨江。而遣他賊分攻贛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江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商。本係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僅存東路數府耳。羅山觀察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癘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廿九日打敗仗一次。失去戰舟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督省就近調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鄉。尙不

爲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請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定酌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尙未讀畢。上湖江太夫人來嬪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敏擱。紀澤上繩祖武。亦宜速就外傳。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至岳家。須誠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諳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庚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績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職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深係宮貴子女。未習勞苦。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江西各屬告警。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賈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

咸豐六年四月初八日

溫六老板左右。三月廿八日。有小夥計自鄂來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潤之老板信三條。知雜九老板噩耗。吾邑偉人。吾店首功。何堪聞此。迪安老板新開上湘寶行。不知各夥計肯聽話否。若其東來。一則恐無盤纏。二則恐潤老板太單薄。小店生意蕭條。次青夥計在撫州。賣買較旺。梧岡夥計亦在彼幫助。鄧老八林秀三亦在彼合夥也。雪琴河裏生意尙好。浙閩均有些夥計要來。尙未入境。黃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與印渠老行通氣。不知可得手否。余身體平安。癩疾全愈。在省城與秋山寶店相得。特本錢太少。夥計又不得力。恐將來火食爲難耳。餘不一一。澄四老板。三月十九發一信來。已收到矣。開益號手具。潤公老板。迪安

老板。義遠寶號。吳竹寶店。均此。來夥計二人。照給白貨。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咸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澄侯沉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七月十六夜。溫甫弟白瑞州坐戰船至省。兄弟相會。得悉陶家老幼平安。十九日韓升至。接澄弟書。備悉一切。欣慰無似。此間軍事。李次青在撫州。大小三十餘戰。小挫二三次。餘俱獲勝。雖未克復府城。而東路十餘州縣。賴以保全。饒州經畢金科於六月廿二日大戰攻克。月內尙屬安謐。彭雪琴吳城水師平安。賊舟亦未上犯。瑞州白溫甫與吳善劉諸軍到後。江西省城又發兵四千前往迎接。十五日已相會合。十七日賊來撲營。省兵幾不能支。幸楚軍援救。轉敗爲勝。廿三日吳竹莊率彪勇千人。並省兵八百人。回剿新昌縣。瑞州賊勢浩大。守備完密。尙難遽破也。溫弟之病。係傷暑熱。在營誤服大黃太多。幾至陽陷於陰。現服補陽之劑。日就痊可。二日內。能食能眠。若再服補藥數帖。即可復元矣。余身體平安。癩疾自膠以上。皆未發。江西年穀豐稔。足以告慰。順候近好。

咸豐六年八月十八日

澄侯沉浦季洪老弟足下。七月之季。遣劉一安五回家。寄呈家書。想已得達。溫弟之病。日見痊愈。因盛暑行軍。過於勞苦。又誤服大黃太多。故到省後。以溫補而始奏效。再調養半月。即可復元。仍回瑞州也。瑞郡官軍屢獲大勝。軍威日振。賊勢日蹙。惟聞僞翼王石達開。自鄂中東下。爲李迪菴所敗。或當來援瑞州。不免大戰數場。果能擒此巨魁。獻俘北闕。則江西省全局立轉破竹之勢。易於著手耳。七月下旬。有永豐敗匪。勾結江閩

交界之邊錢會匪。連陷南豐新城瀘溪貴谿弋陽等縣。河口一鎮。廣信府城十分危急。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逾境來援。信郡尚保無恙。一波特起。全省震驚。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往剿河口。未審能迅速撲滅否。閩兵尙在建昌。兵多賊少。克復久稽。粵兵在贛。得保要郡。差強人意。畢金科在饒州。彭雲琴在吳城。均尙平安。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兌李仲雲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只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償債。李家之債可也。余身體平安。癘疾略發。尙不甚爲害。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 瑞州營次

澄侯沉浦季洪三弟左右。九月初二。劉一來江西。奉父親大人叔父大人手諭。敬悉家中平安。而澄弟在永豐。沅弟在省。季弟居稍遠。均無安信。紀澤兒亦未寫信。殊不可解。自瑞臨道梗。不通音問者已八閱月。此次劉一等回家。紀澤應驚喜異常。寫詳稟以告家中之瑣事。以安余之心。卽今年新婚一節。亦應將喜事之首尾。新婦之賢否。縷晰稟告。何竟無一字上陳耶。嗣後每次長夫來營。紀澤必寫詳稟一封。細述家中及親鄰之瑣事。並陳己身及諸弟之學業。每次以一千字爲率。卽以此當問視之子職可也。溫甫病已全愈。眠食均皆復舊。惟脚力略軟。是以尙留省城。再爲調養。余於初三日自省起程。初五日至瑞州。劉特衡營務整肅。治全軍如治一家。每日皆飯畢始近黎明。深堪佩服。普承堯寶勇營。亦隊伍整齊。吳竹莊彪字勇。現分出進省。另剿東路廣信之賊。省兵五營在瑞者。亦尙有規矩。余駐瑞數日。卽行回省。令溫弟來瑞也。沅弟在長沙。招勇。不知係代南坡兄辦就後。卽交他人管帶。抑係親自統轄。與周鳳山併爲一軍乎。抑各樹一幟乎。此間有鳳新虎三營。千七百人。周鳳山之舊部也。益以渠在長沙所招之千五百人。王吉昌投効之八百人。已足自

成一軍。皆永州道新寧江西屬之人。卽不收王吉昌之勇。亦尙有伍化蛟等營。可以合併。沅弟所招之湘勇。似不必與周合。如來瑞州。則與峙衡合可也。與寶勇合亦可也。如來吉安。則須另覓一軍合之。沅弟與黃南兄夏憩兄熟商後。望專人飛速信來江。餘俟續布。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

澄侯四弟左右。頃接來緘。又得所寄吉安一緘。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怪。嗣後弟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宦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聞爲妙。

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沅浦九弟足下。十七日李觀察處遞到家信。係沅浦弟在省城所發者。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出此一枝勁兵。則賊勢萬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兩年北犯者。旣已隻輪不返。而曾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頻遭誅殛。現在悍賊。惟有遠聞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就衰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見各屬並陷。遂慙然以爲天傾地坼。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脅以從。而甘心落髮助戰。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訛索其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勦益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禽斬以千萬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南兄能於吉安一路出師。合瑞袁已列爲三路。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

卽日常先行具奏。沅弟能隨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長識力。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弟當留心做而效之。夏憩兄前亦欲辦援江之師。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渠係籌饗巨室。民望所歸。又奉特旨援江。自不能不速圖集事。惟與南兄共辦一枝。則衆擎易舉。若另籌一路。則獨力難成。沅弟若見憩翁。或先將鄙意道及。余續有信奉速也。周鳳山現在省城。余飛札調之來江。蓋欲令渠統一軍。峙衛統一軍。一幫老營。一作游兵。不知渠已接札否。望沅弟催之速來。其現在袁州之伍化蛟黃三清。本係渠部曲。可令渠帶來也。

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 江西省城寄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七日。胡二等來營。接手書。具悉一切。兄十七日在瑞州發去之函。臚列弟與周梧岡來瑞赴吉之利害。不敢輒專。請左季兄夏憩兄黃南兄爲我斷決。而弟之行止。則斷以與溫併軍而毫無疑義。此際想早收到。十九日兄自瑞返省。聞次青十七日之失。緣次青初二日分兵攻剿近縣。初四日克復宜黃。初九日克復崇仁。又分數百人出防許灣。前後共撥出四千有餘。老營單薄。遂致疎失。此時廣信須派重兵防守。豐城進賢等縣亦宜屯駐一旅。以爲近省藩籬。此間兵勇不敷分布。意欲調周梧岡一軍。與弟辦夏黃之師。同來章門。又以饜雷無出。不敢多招食客。以重主人之愆。是以梧岡一軍。或赴吉安。或赴袁州。仍聽略中丞之調度。其弟蛟山白撫州敗後。亦飭其帶鳳字營。暫回湖南。歸併梧岡大隊。惟弟所部之千五百人者。兄意決望其仍來瑞州。與溫併營。蓋峙衛治軍整齊。實超流輩。弟若與之同處一二月。觀摩砥礪。弟與溫合之二千人。決可望成勁旅。而憩兄南兄與我投契夙深。又爲此間官紳之所屬望。一至章門。則噓枯振萎。氣

象一新。使我眉間忽忽有生氣。望弟商之季兄。憩兄南兄。卽率此千五百人。速來瑞州。兄得與憩南兩君熟商一切大局。或有轉機。溫弟亦得更番歸省。公私實爲兩利。如衆議必欲爲吉安之行。亦望先來瑞州。小駐半月。然後自袁入吉。亦不過少遲月餘。此間諸務。有不能不面談者。而弟與憩南二公新軍。勢亦有不能與相合。僅可與溫峙湘寶合者。此中氣機。弟與季翁自必熟知之也。茲專人送長沙信。另有信送新隄胡蓮舫處。

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

字諱紀澤兒。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尙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姻伯之子號杏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豢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宜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料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織帶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褲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乎老眼蒙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余癖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沉浦函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

工課均須詳載。切切。此諭。

咸豐六年十月初三日

澄侯四弟左右。胡二等來。知弟不在家。出看本縣團練。吾兄第五人。溫沅皆出外帶勇。季居三十里外。弟又常常他出。遂無一人侍奉。父視膝下。溫亦不克遽歸侍奉叔父。實於論語遠遊喜懼二章之訓相違。余現今九弟速來瑞州。與溫併軍。庶二人可以更番歸省。澄弟宜時常在家。以盡溫藉之職。不宜干預外事。至囑至囑。李次青自撫州退保崇仁。尙屬安詳。惟敗勇之自撫回省者。日內在中丞署中鬧請口糧。與三年又一村之局相似。實爲可慮。明年延師。父大人意欲請會香海。甚好甚好。此君品學兼優。吾所素佩。弟可專人作書聘請。稍遲旬日。吾再手緘請之。其館金豐儉。請父大人酌定。吾自營寄歸可也。

咸豐六年十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月五日。接來緘。並季公筠公信。具悉一切。攻吉攻瑞。二者俱無把握。瑞則縱築長圍。環攻數月。仍不能下。亦屬意中之事。吉則初銳後頓。仍蹈袁瑞之轍。守吉安者爲周亞春。綽號豆皮春。城中頗有名跡。必謂我師能一至而舉之。余則未敢深信。惟此軍初起。勸捐均以援吉爲名。湘省官紳皆以援吉爲念。勢之所在。余何能遠衆而獨成其說。縱余欲違衆。弟與梧岡之三千人者。豈敢違上而自定所向。無口糧而直赴瑞州乎。弟可從慈兩兩兄。一聽略中丞左季兄之命。救東則東。救西則西。其周梧岡一軍。刻有稟來。余亦批其聽候南撫院調度。周岐山敗挫之營。余亦飭其回湘。歸併梧岡一軍。同赴吉安。以符湘省官紳之初

議。而開江西上游之生面。至沅弟之所處。則當自爲審度。辱南翁青牒。代爲整理營務。送至吉安。無論戰之勝敗。城之克否。即可敬謝速行。或來章門與余相見。或歸里門侍奉老親。無爲僕僕久淹於外也。此事登場。其易收身其難。鋒鏑至危。家庭至樂。何必與兵事爲緣。李次青上年勞憤帶勇。歷盡千辛萬苦。日昨撫州一敗。身辱名裂。不特官紳噴有煩言。即其本邑平江之勇。亦怨誓交加。兵燹火也。易於見過。難於見功。弟之才。能不遠次青。而所處之位。尚不如次青。得其志。若頓兵吉安城下。久不自決。以小戰小勝爲功。以勸捐辦團爲能。內乖脊令之義。外成騎虎之勢。私情公誼。兩無所取。弟之自計。不可不審。與憩兄南兄約。不可不明也。日內平江等勇。因口糧久缺。擁鬧衙署。兄情緒昏亂。不克詳陳。季翁筠公兩處。亦不克作答。弟可婉告。願末。或即將此信一呈。亦足以稍見余之鬱鬱。餘俟續布。不盡不盡。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初六日覆去一緘。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刻計尚未達也。初八日。接來書。因次青撫州之挫。請撥周軍先至瑞州。中丞季兄。慨然允許。周協營以初二日成行。斯誠不失救焚拯溺迫切之忱。余初六日業許援吉之行。初七日令岐山還湘。歸併風聲。亦以赴吉告之。不得因弟一信。駑公一啓。而遽變成說也。且夏黃可爲我分憂而籌餉。溫沅可與我觀摩而奮興。弟與夏黃不來。而周軍獨來。難合瑞城之圍。徒增籌餉之慮。殊非余本意也。茲以書達季高。悉遵渠之初指。送各批與梧岡。令其同赴吉安。如梧已行至瀏萬。可寄書令其折回醴陵小駐。以待弟至而同行也。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軍無鍋帳。弟可商之季翁籌給之。到吉後。約以半月爲率。卽速擊出。作游兵馳剿各處。不可久頓城下。若事機順手。兄弟年內相見則幸耳。

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

沉浦九弟左右。初十日覆緘。並周梧岡批稟。亮得速達。十二日接初三來緘。藉悉近狀。黃夏與周同赴吉安。既盡於昨書所云。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俾黃夏勸捐。稍得應手。茲趁來卒帶往。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專濟此軍一節。黃夏若果來瑞州。非中丞與季公初意。亦即非同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強人以曲從吾說。不得不設法將捐項羅歸此軍。今既全數赴吉。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捐款自爲此軍支用。不必更由余處下札。又多一重簽據。至入吉以後。或速行舉動。或久頓城下。亦難預決。惟沉浦則以半月爲率。急來瑞州。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此則家室要事。弟當與南翁懇翁堅確訂約者耳。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字論紀澤兒。接爾安稟。字畫略長進。近日看漢書。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後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學。而後能讀其奇矯奧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嘗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名念孫。高州人。先生有讀書雜誌。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揚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余錄其著作。卽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章元成議禮之疏。以及貢禹之章。陳湯

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鉅篇。如賈生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雲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瓌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舉後。且先請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卽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篇。略得途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卽是。與馬僕從。習慣爲常。此卽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雇工。則誦指氣使。此卽日習於傲矣。書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傳稱駑駘淫佚。寵祿過也。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駑駘二字者。爾弟與諸弟其戒之。至囑至囑。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沅浦九弟左右。初六日俊園等至。接廿八夜來緘。具悉廿五日業經拔營。軍容整肅。不以爲憾。吉安殷富。甲於江西。又得諸紳卹誠輸助。軍餉自可充裕。周楮岡一軍同行。如有銀錢。宜分多潤寡。無令己肥。而人獨瘠。楮岡關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若紮營。放哨。巡更。發探。打仗。分枝。究係宿將。不可多得。主事匡汝諧。在吉安招募起團。冀圖襲攻郡城。聞湖南援吉之師。將別出一枝。起而相應。若與弟軍會合。宜善待之。袁州既克。劉蕭等軍。當可進攻臨江。六弟與普劉在瑞。聲威亦可日振。弟與夏黃諸兄到吉安時。或宜速行抽動。或宜久頓不移。亦當相機辦理。若周軍與桂茶諸軍。足以自立。弟率湘人進剿來江。兄弟年內相見。則余之所欣慰者也。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之太驟。至要至囑。

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澄侯四弟左右。初六日俊四等來營。奉到父大人諭帖。並各信件。得悉一切。弟在各鄉看關閱操。日內計已歸家。家中無人。田園荒蕪。堂上定省多闕。弟以後總不宜常常出門。至囑至囑。羅家嫁事。暫可緩議。近世人。家一人富。途。即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樸耕讀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門也。楊子春之弟。四人捐官者。吾於二月廿一日具奏。聞部中已議准部照。概交南撫。子春曾有函寄雪琴。似已領到執照者。請查明再行布聞。長夫在大營。不善操帳。余每月出門。不過五六次。每出則搖擺戰栗。不合脚步。茲僅留劉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俊四。盛六在此。除俱遣之歸籍。以後卽雇江西本地轎夫。家中不必添派人來也。此間軍務。建昌府之閩兵。昨又敗捷。而袁州克復。大局已轉。儘可放心。十月內。餉項亦略寬裕矣。

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昨信寄去實收二百張。想卽收到。軍行何日抵吉。至以爲念。此間有遊擊馬占魁。曾任龍泉營都司。茲回吉安府。尋其眷屬。其人樸誠可憫。又新有足疾。貧不能自存。弟可優視而扶植之。吉安膏腴之區。卽不遺克復。若紮一老營。除供給本軍外。尚可兼解銀以潤省城。此間衆論。以爲弟軍到吉安。宜駐紮不動。不宜遽作抽掣他往之計。恐失民心。而濶利源也。望弟熟思而審度之。紮營不可離城太近。寧先遠而漸移。向近。不可先近而後退。向遠。至囑至囑。如弟果駐紮吉安。余可赴吉犒師一次。與弟會合。且與黃夏周一敘也。

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二十八日由瑞州營。遞到父大人手諭。並弟與澤兒等信。具悉一切。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尚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名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次青在貴溪尚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雪琴在吳城。名聲尙好。惟水淺不宜舟楫。時時可慮。余身體平安。癩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未免有延擱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又明日耽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炭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當力戒之。諸外甥如未讀完經書。當速補之。至屬至囑。

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再余往年在京。曾寄銀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濟族戚之窮乏。自行軍以來。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兌用二百金。此際實不能再寄。蓋凡帶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風示僚屬。卽以此仰答聖主。今年江西艱困異常。省中官員。有窮窶而不能自存者。卽撫藩各衙門。亦不能寄銀贍家。余何敢妄取絲毫。茲寄銀三十兩。以二十兩奉父親甘旨之需。以十兩奉叔父大人含飴之佐。此外家用及親族常例。概不能寄。澄弟與我自湘潭一別之後。已若漠然不復相聞。而前年買衡陽之田。今年兌李家之銀。余皆不以爲然。以後儘可不必

代管。千萬千萬。

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沉浦九弟左右。廿三日在九江。接弟初八日一緘。廿六日在隘口途次。又接弟十三日一緘。具悉一切。改民船爲戰船。賊匪向來慣技。自前年水師船板出。遂遠勝賊改之船。弟營若距水次太遠。似不必兼習礮船。恐用之不熟。或反資敵也。十一日擊太和。援賊尙爲得手。與此賊戰。有兩難禦者。一則以多人張虛聲。紅衣黃旗。漫山彌谷。動輒二萬三四萬不等。季洪岳州之敗。梧桐樟樹之挫。皆爲人多所震眩也。一則以久戰伺瑕隙。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又進。頑鈍詭詐。揉來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綻可伺。則彼必乘隙而入。次奇在撫州諸戰是也。二者皆難於拒禦。所幸多則不憚。憚則不多。蓋賊多。則中有裹脅之人。彼亦有生手。彼亦有破綻。吾轉得乘隙而入矣。告示及實收。新歲再當續寄。季高信甚明晰。以後得渠信。弟卽遵而行之。自鮮疎失。余於十九日抵九江。廿五六自九江回吳城。廿八九可抵省城。迪庵之陸師。更勝於甲寅塔羅合軍之時。厚庵水軍。亦超出昔年遠甚。而皆能不矜不伐。可敬愛也。袁州往返千餘里。吾卽不請父大人遠出。若江西軍事得手。明年或可奏明歸覲乎。餘不具。順賀歲禧。

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再。梧岡於軍中小事。尙能辦理妥叶。遇有大事。則無識無膽。設有探報。稱東路有賊數千。西路來賊數千。南北兩路各數萬。風聲鶴唳。大波特起。則梧岡搖惑無主。必須吾弟作主也。到吉安後。專爲自守之計。不爲攻

城之計。打數大仗後。則軍心民心大定。此軍乃可特立也。弟若久駐吉安。余於正月初旬。卽至吉安。檄師。並擬請父親大人來袁州一行。父子相離四年。或得借此一見。則弟軍在吉安。不遵掣動。亦一好事也。於公則吉安有一枝勁旅。籌餉較易於私。則兄可借此以謁父親。不知弟意以爲然否。如以爲然。則請在彼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計。先爲不可勝。然後伺間抵隙。以待敵之可勝。無好小利。無求速效。至要至囑。

咸豐七年丁巳正月十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元日接去臘廿五日來函。初九又接除夕一函。均已閱悉。待賊遠出。庶可邀截一節。痛加剿洗。及但求固守營壘。以俟各軍之至等語。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吾亦於稟中批示矣。水師辦成。先燒江中賊船。自是絕接濟之一法。第恐哨勇未能老練。或以利器資敵。慎之慎之。錢漕一稟。批語宜乾淨斬截。此事究應由地方官以全力主持。乃爲切實。不然。恐吾批愈結實。而人愈疑貳。此等處。頗費斟酌。望吾南公壹志徑行。不恤其他。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吉安之行。必須至瑞後。乃能定議。

咸豐七年正月十八日

澄侯四弟左右。十五日安七等來。接父親大人手諭。及弟與紀澤兒各信。具悉一切。弟之子配王梅谷之女。龍神訂庚。賀堯階。芝生。蔭亭。梅谷。凡爲吾家之先生者。卽爲吾弟之親家。古人言親師取友。吾弟可謂善於親師矣。余去年有一信。言第三女許羅山之次子。敬請父親大人主其事。頃接回信。知家中已有信與羅宅矣。惟余去冬至九江。晤李迪庵。知羅山生前曾與訂姻。以李女配羅子。業已當面說定。雖未過庚書。而迪

庵此時。斷不肯食言。余聞迪庵之言。比卽詳述一切。因訂定羅子決配李女。而余爲之媒。余之第三女。卽另行擇婿。望弟詳稟父親大人。可將此事中輟。縱已過女庚。亦可取還。緣羅子係恩賜舉人。恐人疑爲佳婿而爭之也。至要至要。余於臘月廿八日。自九江回省。正月十二日。接到內賞福字荷包。及食物等件。十七日自省城起行。十八日至奉新縣。因吳竹莊於正月初五日。克復此城。特來犒師也。二十日。可至瑞州會晤六弟。茲專人送福字荷包食物。至家。所查收。敬謹珍藏。又紀回日知錄一冊。二十四本。與兒子紀澤閱看。紀澤前。有信言家中無段氏說文。余記家有皇清經解。其中卽有段說文一種。儘可取閱。又有經傳釋辭一種。亦小學之要也。紀澤若至省城。不宜久駐。過石潭時。不宜至羅家去。餘不一一。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八日烏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具悉一切。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十八日至奉新。紳耆款留二日。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同來瑞州。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則四面合圍。接濟可斷。聲色不通。或易得手。近日省中。因探報撫州之賊。意圖內犯。人心頗涉驚惶。而饒州舉都司一軍。因舉將軍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不知下落。兩老營紛紛潰散。饒防自隱。岌岌可虞。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十三日坐舟赴省。月內應可抵章門。圍城之法。紮營不宜太近。一則開仗之勢太盛。一則軍事尙隱尙鏡。不宜使敵人絲毫畢知也。余所刻實收。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南翁事。以後省垣不至掣肘也。

咸豐七年正月二十六日

沉浦九弟左右。廿四日專人至。接來件。知接戰獲勝。水師雖未甚如意。然已奪船數號。亦尚可用。水師自近日以來。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器資寇。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責。又有避嫌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廩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尉梧岡之閱歷精明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余近發日疾。不能作字。率布數行。惟心照。

咸豐七年二月初三日

沉浦九弟左右。初一日。接二十六夜一緘。藉悉廿五日梧軍小挫。廿六日各軍大勝。至以爲慰。計二十七八至初旬。援賊城。賊尚有數次大戰。數大戰後。我軍營盤始穩。根基初固。從此以後。方可期賊勢之漸就衰落。方可斷接濟文報。而冀就克復也。瑞州日內開挖長濠。南城峙衛。二十五日興工。北城諸營。二十七日興工。竹莊在東北。尚未興工。余日內赴省。一會福將軍。就擱。日即仍回瑞。此間初合長圍。暫不克抽撥數營往吉也。玉班兄即日常有信奉謝弟先爲我致意。不一。

咸豐七年九月廿二日

沉浦九弟左右。十二日申刻。代一自縣歸。接弟手書。具審一切。十三日未刻。文輔卿來家。病勢甚重。自體險帶一醫生偕行。似是瘟疫之症。兩耳已聾昏迷不醒。問作謔語。皆憶記營中。余將弟已赴營省城。可籌半餉。

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囑其靜心養病。不必罪念。營務余代爲函告南省江省等語。渠亦卽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還家矣。若調理得宜。半月當可痊愈。復元則尙不易易。陳伯符十二來我家。渠因負咎。其身不敢出外。酬應。欲來鄉爲避地計。黃子春官聲極好。聽訟勤明。人皆畏之。弟到省之期。計在十二日。余日內其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無一人歸來。豈因餉事未定。不遽遣使歸與。弟性褊激。似余。恐憐鬱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爲要。茲乘便寄一緘。託黃宅轉遞。弟接到後。望專人送信一次。以慰懸念。家中大小平安。諸小兒讀書。余自能一一檢點。弟不必罪心。

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廿二夜鎧後。佑九金八歸。接第十五夜所發之信。知十六日赴吉安。屈指計弟廿四日自可抵營。廿五六當專人歸來。今日尙未到家。望眼又復懸懸。吉字中營。尙易整頓否。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總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總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鎧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俛以取勝。劉峙衝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鐵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渥。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之。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湖口賊舟。於九月八日焚奪淨盡。湖口梅家洲。皆於初九日攻克。三年積憤。一朝雪恥。雪琴從此重遊浩蕩之宇。惟次青尙在坎窞之中。弟便中可與通音問也。調翁信來。仍欲奏請余出東征。余頃復信具

陳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彭中堂復信一紙。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請其轉遞至京。或弟有書呈藩署。末添一筆亦可。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帶勇。實有不可及處。弟宜常與通信。殷殷請益。弟在營須保養身體。肝鬱最易傷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

咸豐七年十月初十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月初七日。接弟廿八日所發家信。具悉一切。所得餉銀。計可發兩月口食。細問得二金三等。營闔營弁勇夫役。皆歡聲雷動。似此氣象尙好。或者此出事機順手。余與合家大小均爲欣慰。家中內外平安。胡中丞信來。已於九月廿六日。專摺奏請余赴九江總統楊彭二李之師。余重九所發之摺。至今未奉硃批。弟此刻到營。宜專意整頓營務。毋求近功速效。弟信中以各郡往來推度。尙有欲速之念。此時自治。毫無把握。遽求成效。則氣浮而乏內心。不可不察。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爲然。卽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顧。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牽率出隊。視用兵爲應酬之文。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五年吳城水師。六年撫州瑞州陸軍。皆有牽率出隊之弊。無一人肯堅持定見。余屢誡而不改。弟諒解高出輩流。當知此事之關係最重也。賀勇本屬勁旅。普副將所統太多。於大事恐無主張。宜細察之。黃南坡太守。有功於湖南。有功於水師。今被勅之後。繼以疾病。弟宜維持保護。不可遽以餉事煩之。逸齋知人之明。特具隻眼。豪俠之骨。聲徹之職。於弟必相契合。但軍事以得之閱歷者爲貴。如其能來。亦不宜遽主戰事。各處寫信。自不可少。辭氣須不亢不卑。平穩愜適。余生平以懶於寫信。開罪於人。故願弟稍變塗轍。在長沙時。官場中待弟之意態。士紳中。

奪情之議論。下次信回。望略書一二。以備鄉校之采。吉安在宋明兩朝。名賢接踵。如歐陽永叔。文信國。羅一峯。整庵。諸公。若有鄉紳。以遺集見贈者。或近處可以購覓。望付數種寄家。餘俟續布。

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

沉浦九弟左右。前信言率出隊之弊。關係至重。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此刻吉安營頭太多。余故再三諄囑。重九所發之摺。十二日奉到。硃批。茲鈔付一覽。聖意雖要暫守禮廬。而仍不免有後命。進退之際。權衡實難也。

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

沉浦九弟左右。在吉安紮營。不宜離城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取勢。各營同戰。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而爲愈也。率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此營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卽用令箭飛請彼營。別來接應。來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甚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率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

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沉浦九弟左右。廿三夜彭一歸。接第十五書。具悉一切。吉安此時兵勢頗盛。軍營雖以人多爲貴。而有時亦有人多爲累。凡軍氣宜聚不宜散。宜憂危不宜悅豫。人多則悅豫。而氣漸散矣。營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一二營。人雖多而可恃者。惟在二人。如木然。根好株好。而後枝葉有所託。如屋然。柱好梁好。而後椽瓦有所麗。今吉安各營。以余意揆之。自應以吉中營及老湘胡朱等營爲根株。爲柱梁。此外如長和。如湘後。如三寶。雖素稱勁旅。不能不憐之於枝葉椽瓦之列。遇小敵時。則枝葉之茂。椽瓦之美。儘可了事。遇大敵時。全靠根株培得穩。柱梁立得固。斷不可徒靠人數之多。氣勢之盛。倘使根株不穩。柱梁不固。則一枝折而衆葉隨之一瓦落。而衆椽隨之。敗如山崩。潰如河決。人多而反以爲累矣。史册所載戰事。以人多而爲害者。不可勝數。近日如撫州萬餘人。卒致敗潰。次青本營。不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瑞州萬餘人。卒收成功。峙衡一營。足以爲根株爲梁柱也。弟對衆營立論。雖不必過於軒輊。而心中不可無一定之權衡。來書言。弃日太少。此係極要關鍵。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規敵情。三曰臨陣膽識。時有膽識。原四曰營務整齊。吾所見諸將。於三者略得梗概。至於善規敵情。則絕無其人。古之規敵者。不特知賊首之性情伎倆。而并知某賊與某賊不和。某賊與僞主不協。今則不見此等好手矣。賢弟當於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卽以此四大端察同寮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於弃日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則末弃中亦未始無才也。家中大小平安。胡潤之中丞。奏請余率水師東下。廿七日送寄諭來家。茲鈔寄弟營一閱。餘俟續布。

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沉浦九弟左右。十一月初二日。春二甲四歸。接廿四夜來書。具悉一切。弟營中事機尚順。家中大小欣慰。帥逸齋之叔。號小舟者。於初二日來。攜有張六琴太守書。緘具告逸齋死事之慘。余具奠金五十兩。交小舟爲渠赴江西之旅資。又作書寄雪琴。囑其備戰船至廣信。迎護逸齋之眷口。由浙來江。又備舟至省城。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於南康會齊。同出湖口。由湖口段。至黃梅帥宅。不過數十里耳。前此仙舟先生墓門。被賊掘毀。余曾寄書潤之中丞。運舫員外。籌銀三四百兩。爲修葺之資。此次小舟歸里。可一并妥爲安厝。少餘資。卽以贍濟逸齋之眷口。然亦極薄。難以自存矣。東鄉敗挫之後。李鎮軍。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聞香中丞。緘致長沙。請夏憩亭募勇數千。赴江應援。不知確否。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石達開下顧金陵。上顧安慶。未必能再至江西。卽使果來赴援。亦不過多裹烏合之卒。悍賊實已無幾。我軍但稍能立脚。不特吉安力能勝之。卽臨江蕭軍。亦自可勝之也。胡蔚之。將以初十日回省。家中以後不請書。啓朋友韓升告假回家。余文案尙繁。不可無一人料理。望弟飭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卽令韓升回省度歲。韓於正月初赴吉營。計弟處有四十日。無人經管文案。卽交彭椿年一手料理。決無疎失。韓升與王福二人。皆精細勤敏。無所軒輊。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若弟再須好手。亦可令凌赴吉也。

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王得一歸。接十六日信。具悉一切。以後有信。仍以專人送歸爲妥。只須一人。不必兩人。擇捷足如曾正七之類。更可迅速。鄧先生號汪於初七日。專人來訂今冬上學。因迎其十五入館。甲三於十八開課。廿三第二課。改文甚細心。甲五眼睛。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右目能認寸大字。左目則能

讀小注。每日靜坐二次。以助藥力之不及。鄧先生向來亦多病。得力於靜坐者深也。弟所寄各件。代普將請餉。代黃太守上稟。均係顧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請獎一稟。尙欠安叶。湘後營一軍。不知從何處籌餉。即寶營亦自難支持。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係難事。弟但當約旨卑思。無好大。無欲速。管轄現有之二萬支。實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即涓滴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理伏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立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古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隘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家中四宅平安。不必墨念。

咸豐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初四日午刻。蕭大滿劉得二歸。接廿八日來信。藉悉一切。吉永擊退大股援賊。三曲灘對岸之賊。空壁宵遁。看來吉安之事。尙易得手。王大誠所借先大夫錢百千。收租十石者。十餘年。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實屬子過於母。澄弟與余商。王氏父子太苦。宜焚券而蠲免之。初三日。請大誠父子祖孫來。檢券發還。日內作報銷。大概規模摺一件。片三件。交江西香公代爲附奏。茲由蕭大滿等手帶至吉安。弟派安人。即日送江西省城。限五日送到。耆龍李三處并有信。接復信。專丁送家可也。左季高待弟極關切。弟卽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距。凡人以僞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僞者亦共趨於誠矣。李迪庵新放浙

中方伯。此亦軍興以來一僅見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訣。非獨其平日從容整理。卽其臨陣。亦回翔審慎。定靜安慮。弟理繁之才。勝於迪庵。惟臨敵恐不能如其鎮靜。至於與官場交接。吾兄弟患在路識世態。而又懷一肚皮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寡合。迪庵妙在全不識世態。其腹中雖也懷些不合時宜。卻一味渾含。永不發露。我兄弟則時時發露。終非載福之道。雪琴與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當以我爲戒。一味渾厚。絕不發露。將來養得純熟。身體也健旺。子孫也受用。無慣習機械變詐。恐愈久而愈薄耳。李雲驤尙在吉安營否。其上我書。才識實超流輩。亦不免失之高亢。其弊與我略同。長沙官場。弟可通信否。此等酬應。自不可少。當力矯我之失。而另立塗轍。余生平制行。有似蕭望之。蓋寬饒一流人。常恐終蹈禍機。故教弟輩制行。早趨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褻激也。黃子春丁外艱。大約年內回眷。新任又不知何人。吾邑縣運。如王劉之沒。可謂不振。迪庵之簡放。可謂極盛。若能得一賢令尹來。則受福多矣。余身體平安。近日心血積虧。略似怔忡之象。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諸兒讀書如常。無勞遠注。

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正七有十歸。接弟信。備悉一切。定湘營既至三曲灘。其營官成章鏗。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與之款接。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與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它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

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卽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爲鑒戒。現在帶勇。卽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爲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詳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糶。弟營旣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十二來家。言迪庵意欲就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曠局專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餉項旣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溢。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爲法。不憚不忙。盈科後進。到八九箇月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余生平坐無恆。沈弊極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誡吾弟。吾子。鄧先生品學極好。甲三八股文有長進。亦山先生亦請鄧改文。亦山教書嚴肅。學生甚爲畏憚。吾家戲言戲勸。積習明年當與兩先生盡改之。下游鎮江瓜洲。同日克復。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閩中提督。已赴金陵會剿。准其專摺奏事。九江亦卽日可復。大約軍事。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賢弟勉之。吾爲其始。弟善其終。實有厚望。若稍參以客氣。將以敦志。則不能爲我增氣也。營中哨隊諸人。氣尙完固否。下次祈書及。

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暉勉爲之。大約明

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克撫建。凡兄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余前在江西。所以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皆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則或因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應。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可實心求之。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宜達一二。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香少溫。故日與緒。神往復。壽同乃安。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譚。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語。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愧。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吾之知。而余不克始終與共。患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能爲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慙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余在外數年。吃虧受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慙。獨慙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責己之一端耳。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志和。以迓天庥。至囑至囑。承寄回銀二百兩。收到。今冬收外間銀數百。而家用猶不甚充裕。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四宅大小平安。余日內心緒少佳。夜不成寐。蓋由心血積虧。水不養肝之故。春來當好爲調理。

咸豐八年戊午正月初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月廿八日。接第二十一日手書。欣悉一切。臨江已復。吉安之克。實意中事。克吉之後。弟

或帶中營圍攻撫州。聽候江撫調度。或率師隨迪安北剿皖省。均無不可。屆時再行相機商酌此事。我爲其始。弟善其終。補我之闕。成父之志。是在賢弟竭力而行之。無爲遽懷歸志也。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月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之。則人之意也消。若釣心鬪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至於剛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復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尸坐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復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李雲麟氣強識高。誠爲偉器。微嫌辯論過易。弟可令其即日來家。與兄暢敘一切。兄身體如常。惟中懷鬱鬱。恆不甚舒暢。夜間多不成寐。擬請劉鏡湖三爺來此。一爲診視。聞弟到營後。體氣大好。極慰極慰。劉舟巖先生。稱得一見否。爲我極道歉忱。黃辛翁之家屬。迭狀何如。苟有可爲力之處。弟爲我多方照拂之。渠爲勸捐之事。嘔氣不少。吃虧頗多也。母親之墳。今年當覓一善地改葬。惟兄脚力太弱。而地師又無一可信者。嫌以下手耳。餘不一。

再帶勇縱以能打仗爲第一善。現在久頓堅城之下。無仗可打。亦是悶事。如可移紮水東。當有一二大仗開。第弟營之勇。銳氣有餘。沈毅不足。氣浮而不斂。兵家之所忌也。尙祈細察。偶作一對聯。箴弟云。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賢弟若能行此數語。則爲阿兄爭氣多矣。

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

沉浦九弟左右。初七初八。連接弟二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耶。廿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疎懶置之不理也。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疎。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疚。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慮。今年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昔賢謂宜用猛火煮。慢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慙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少表余有歉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十二日安五來營。寄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與人相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託之以出。禮

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事。宜隨時斟酌也。聞我水師糧臺銀兩尚有贏餘。弟營此時不關銀用。不必解往。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然可隨便周濟。兄往日在營。艱窘異常。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憾。弟若有宜周濟之處。水師糧臺。尚可解銀二千。前往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正月十七日。將一等歸。接十一日信。繕悉一切。次青處回信及密件。弟辦理甚好。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調理分明。則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爲我彌縫。而匡救之矣。昨信言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文。不可不稍降。余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去年與弟揖別。惟時諄諄囑弟。以效我之長。戒我之短。數月以來。視弟一切施行。果能體此二語。欣慰之至。惟作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心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保令名。益崇德業。

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七日接弟信。并廿二史七十二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兄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吾後在京。亦未另買有金史。雖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本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淳賊同一

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滬。於開濠守邏之外。間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濠。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開濠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周濟受害紳民。非汎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邊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柘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十金。以周其急。先星園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布施。專以日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日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讖。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而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

咸豐八年二月初二日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九日劉耀一來營。寄第六號信。想已接到。日內家中大小平安。父大人初四口周年忌辰。祭祀全依朱子家禮。早起至墳山泣奠。日中在家恭祭也。吳賈棧齊源由桂東來此住二日。外間言蕭淩州在樟樹小敗。究竟情形若何。下次可便述一二。弟昨信。勸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余在外立志。以愛民爲主。在江西捐銀不少。不克立功。凡關係民事者。一概不得與聞。又性素拙直。不善聯絡地方官。所在齟齬。坐是中懷抑塞。亦常有自艾之意。春來問服補劑。醫者以爲水不養肝之所致。待劉鏡湖來。如意調理。或可就痊。余自知謹慎。弟儘可放心。

咸豐八年二月十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春二等歸。接弟手函。敬悉一切。吉安賊勢雖蹙。而水東無路可竄。自不能不死守窮城。卽運至五六月。始行克復。亦屬意中之事。弟當堅意忍耐。不可欲速煩悶。濠溝旣成。總宜細心巡守。使之無粒米勺水之接濟。無蚍蜉蟻子之文報。則十日內外。卽已迫不可忍。欲得巡邏嚴密。須自弟營爲始。弟旣有總理名目。又夙爲人望。所屬弟行。則衆營隨之以行。止則衆營隨之以止。勤則皆勤。怠則皆怠。觀瞻之所在也。帝王每夜於五更自出巡濠。天明方歸。此近人所傳頌者。家中日內大小平安。十一日六弟除降服。十三日壬子秋羅伯宜來。而李乘菴及營中各弁。亦來數人。堯階於初三日來。十四始歸。李甫甚至。霞仙處頃亦歸矣。

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

沉浦九弟左右。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帶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愁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媾。以申永好。日下兩家兒女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反。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則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愧疚耳。昔耿恭簡公。請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齟齬。去歲握別時。曾以德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李兩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卽在舉止輕佻。言語傷易。恐潤公亦未能十分垂青。溫甫弟於廿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

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初三日。劉福一等歸。接來信。藉悉一切。城賊圍困已久。計不久亦可攻克。惟嚴斷文報。是第一要義。弟當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余身體不適。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溫弟何日至吉安。古來言。囚德致敗。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肯。曰傲。曰歸。即多言也。歷觀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歸。靜中默省。得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地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練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機。否則人皆厭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爲妥叶。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

咸豐八年三月十三日

沅浦九弟左右。初十日接初三日來書。具悉一切。余在白玉堂住五日。初七日仍回新宅。身體總未全好。回思往事。處處感懷。而於湖口一關。未得攻破。心以爲憾。雖經楊彪二李攻破。而未得目見。亦常覺夢魂縈繞。於其間。此外錯誤之事。觸端悔悟。恆少泰宇。每憾不得與弟同聚。暢敘衷曲也。服藥亦不甚得法。心血耗虧。

驟難奏效。姚秋浦家討賊檄文。家中竟無稿本。在外數年。一事無成。每念昔年鴻爪。便若赧然無以自安者。有始無終。內省多疚。湖口水師劉副將來鄉。道舊敘故。略開懷抱。聞雪琴時時繫念。尤爲篤摯。次青眷口至。章門尋覓。余聞之。尤用婉切。使次青去鄉從軍者。皆因不才而出也。若得東路大定。次青歸來。握手痛談。此心庶幾少釋耳。弟在吉宜。以書常致次青。余前有信求潤公保之。聞潤公近解萬金至貴溪。奏派次青防浙。一路張皇而提挈之。次青於是乎增輝光矣。

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日胡二等歸。接弟十三夜書。具悉一切。所論兄之善處。雖未克當。然亦足以自怡。兄之鬱鬱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幅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第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興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幾於弟爲初旭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至囑。次青奏赴浙江。令人悶之氣旺。以次青之堅忍。固宜有出頭之一日。而咏公亦可謂天下之快人快事矣。弟勸我與左季高通書問。此次暫未暇作。准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

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

沈浦九弟左右。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平善。至爲欣慰。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接到弟寄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果否成行。頃得者中丞十三日寄書。浙省江山蘭溪兩縣失守。調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膾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可無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廣東探報。言逆夷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思今歲不平耳。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麻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厚雪琴等處。須多通音問。俾余亦略有見聞也。兄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并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丑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人常態。不足異也。湘陰吳貞階司馬於廿六日來鄉。是厚庵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戶部已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付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等。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又少一牽挂。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亢直簡澁。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多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熾。則傷水。余今日之口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以平和二字相勸。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要至囑。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覩國者。視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覩軍者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賃民房。令往營外。不使軍中有惰漫喧雜之象。庶爲得宜。至賴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晏然。不知其

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六

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四月初五日。得一等歸。接弟信。得悉一切。兄回憶往事。時形悔艾。想六弟必備述之。弟所勸
譬之語。深中機要。素位而行一章。比亦常以自警。只以陰分素虧。血不養肝。卽一無所思。已覺心慌腸空。如
極餓思食之狀。再加以惶擾之思。益覺心無主宰。怔忡不安。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
好。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及弟書。與各處稟牘信械。俱詳實
妥善。鞏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則家中所請鄧葛二師。品學俱優。勤嚴並著。鄧師終日端坐。有威可畏。文
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於聽受。葛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此二
者皆余所深慰。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者也。第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
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
有始有卒。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尙圍攻半歲。一旦被賊沖突。不克抵禦。或致小挫。則令望墜於一
朝。故深懼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爲第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增光於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
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此次軍務。如楊彭二李次青輩。皆係磨鍊出來。卽潤翁羅

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當趁此增番識見。力求長進也。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常常以求才爲急。其闊宥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等事一方也。余自四月來。眠興較好。近讀杜佑通典。每日二卷。薄者三卷。惟日力極劣。餘尙足支持。

再迪庵囑六弟不必進京。厚意可感。弟於迪厚潤等次青五處。宜常通問。俾康訪處。弟亦可寄信數次。爲釋前怨。歐陽文忠集。吉安若覓得。望先寄回。

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

沉浦九弟左右。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初五日城賊猛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法。凡撲人之牆。撲人之濠。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至。不致於人也。穩守穩打。彼自意興索然。時衝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處。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庵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夷船至上海天津。亦係恫喝之常態。彼所長者。船砲也。其所短者。路極遠。人極少。若辦理得宜。終不足患。報銷奏稿。及戶部復奏。卽日當械致諸公。依弟來書之意。將來開局時。擬卽在湖口水次。蓋銀錢所張小山魏召亭李復生諸公。多年親故。該所現存銀萬餘兩。卽可爲開局諸公用費。及部中使費。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但得伯符小泉二人入場。卽可了辦。若六弟在潯較久。則可至局中照護周旋。若六弟不在潯。則弟克吉後。回家一行。仍須住該局。爲我照護周旋也。至戶部承書。說定費資。日下筠仙在京。似可料理。將來胡運舫進京。亦可幫

助。筠仙頃有書來。言弟名遠震京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弟須慎之又慎。茲將原書鈔送一閱。家中四宅。小大平安。兄夜來漸能成寐。先大父先太夫人。尙未有祭祀之費。溫弟臨行。捐銀百兩。余以劉國斌之贈。亦捐銀百兩。弟可設法捐資否。四弟季弟。則以弟昨寄之銀內。提百金。爲二人捐款。合當業二處。每年可得穀六七十七石。起祠堂。樹墓表。尙屬易辦。吾精力日衰。心好古文。頗知其意。而不能多作。日內思爲三代考妣。作三墓表。慮不克工。亦尙憚於動手也。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或另買二宅作住屋。卽以腰裏新屋爲祠。亦無不可。其天家賜物。及宗器祭器等。概藏於祠堂。庶有所歸宿。將來京中運回之書籍。及家中先後遺書。亦貯於此祠。吾生平坐不善收拾。爲咎甚鉅。所得諸物。隨手散去。至今追悔不已。然趁此收拾。亦尙有可爲。弟收拾佳物。較善於諸昆。從此益當細心檢點。凡有用之物。不宜拋散也。

咸豐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一日接手書。知九江克復。喜慰無量。迪庭專人來報。十八夜始到。湖芝中丞遞報。二十日到。屠戮淨盡。三省官紳士民。同爲稱快。從此撫建吉安。賊膽愈寒。吉賊頗悍。常有出沒死鬪。攻撲營盤之意。宜時時防備。弟之職分。以戰守爲第一義。愛民次之。聯絡上下官紳。及各營弁勇。又次之。已屢言之矣。務望持之以恆。始終如一。爲要。前書言先大夫竹亭公祠宇公費。不知弟意以爲然否。如此舉有成。則此後凡有書籍法帖。鐘鼎彝器。皆可存置祠中。先世之積累。稍立其業。吾兄弟之什物。有所歸宿。卽如弟寄回之廿三史。許仙屏書譜。皆可收存。爲之日錄。若家運隆盛。將來收積之物。兄弟子姪。繼繼承承。尙當不替也。

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

沉浦九弟左右。五月二日。接四月廿三寄信。藉悉一切。城賊於十七早廿日廿二夜均來撲我寨。如飛蛾之撲燭。多撲幾次。受創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若攻圍日久。而仍令其逃竄。則咎責匪輕。弟既有統領之名。自須認真查察。比他人尤爲辛苦。乃足以資董率。九江克復。聞撫州亦已收復。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吉賊無路可走。收功當在秋間。較各處獨爲遲滯。弟不必慌忙。但當穩圍穩守。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只求不使一名漏網耳。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則雖速亦爲人所詬病。如九江之斬刈殆盡。則雖遲亦無後患。願弟忍耐謹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余病體漸好。尙未全愈。夜間總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費記一首。茲送賢弟一閱。不知尙可用否。此事溫弟極爲認真。望弟另騰一本。寄溫弟閱看。此本仍便中寄回。蓋家中鈔手太少。別無副本也。弟在營所寄回銀。先後均照數收到。其隨處留心數目多寡。斟酌妥善。余在外未付銀至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潯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其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儘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頃與叔父各捐銀五十兩。積爲星岡公。余又捐二十兩於輔臣公。三十兩於竟希公矣。若弟能於竟公星公竹公三世。各捐少許。使修立二代祠堂。卽於三年內。可以興工。是弟有功於先人。可以蓋阿兄之傷矣。修祠或卽用腰裏新宅。或於利見齋另修。或另買田地。弟意如何。便中復示。公費則各立經管。祠堂則三代共之。此余之意也。初二日。接溫弟信。係在湖北撫署所發。九江一案。楊李皆賞黃馬褂。官胡皆加太子少保。想弟處亦已聞之。溫弟至黃安與迪庵相會後。或留營。或進京。尙未可知。弟素體弱。比來天熱。尙耐勞否。至念至念。羞餌滋補。較善於藥。良方甚多。勝於專服水藥也。

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昨信書就未發。初五夜。玉六等歸。又接弟信。報撫州之復。它郡易。而吉州難。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經焦躁。則心緒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躁故爾。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余前言弟之職。以能戰爲第一。義愛民第二。聯絡各營將士。各省官紳爲第三。今此天暑困人。弟體素弱。如不能兼。則將聯絡一層。稍爲放鬆。卽第二層。亦不必認真。惟能戰一層。則刻不可懈。目下濠溝。究有幾道。其不甚可靠者。尙有幾段。下次詳細見告。九江修濠六道。寬深各二丈。吉安可仿爲之否。弟保同知花翎。甚好甚好。將來克復府城。自可保升太守。吾不以弟得升階爲喜。喜弟之吏才。再優於將才。將來或可勉作循吏。切賢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門戶之光也。阿兄之幸也。

咸豐八年五月十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三日安五等歸。接手書。藉悉一切。撫建各府克復。惟吉安較遲。弟意自不能無介介。然四方圍逼。成功亦常在六七兩月耳。澄侯弟住永豐一帶。弔各家之喪。均要余作執聯。余執賀陝南之夫人云。柳絮因風。關內先芬堪繼武。謝麻衣如雪。階前後嗣總能文。輓胡信賢之母云。元女太姬。祖德湖二千餘載。周姜京室。帝夢同九十三齡。謝近來精力日減。惟此事尙覺如常。澄弟謂此亦可卜其未遽衰也。袁漱六之戚鄭南喬。自松江來。還往年借項二百五十兩。具述漱六近狀。官聲極好。憲眷極渥。學問與書法并大進。江南人仰望甚至。以慰以愧。余昔在軍營。不安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仙屏在營。弟須優保之。借

此以汲引人才。余未能超保次青。使之沉淪下位。至今以爲大塊大憾之事。仙屏無論在京在外。皆當有所表見。成章鑑是上等好武官。亦宜優保。弟之公牘信啓。俱大長進。吳子序現在何處。查明見復。并詳問其近况。余身體尙好。惟出汗甚多。三年前。雖酷暑而不出汗。今胸口汗珠纍纍。而肺氣日弱。常用惕然。甲三體亦弱甚。醫者勸服補劑。余未敢率爾也。弟近日身體健否。

再者。人生適意之時。不可多得。弟現在上下交譽。軍民咸服。頗稱適意。不可錯過時會。當盡心竭力。做成一個局面。聖門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徹始徹終。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於敬字無工夫。是以五十而無所成。至於恕字。在京時亦曾講求及之。近歲在外。惡人以白眼藐視京官。又因本性偏強。漸近於愎。不知不覺做出許多不恕之事。說出許多不恕之話。至今愧恥無已。弟於恕字頗有工夫。天質勝於阿兄一籌。至於敬字。則亦未嘗用力。宜從此日致其功。於論語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強行之。臨之以莊。則下自加敬。習慣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場話說。四五十而無聞也。

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

沉浦九弟左右。正七歸。接一信。啓五等歸。又接一信。正七以瘧故。不能遽回營。啓五求於營新後始去。茲另遣人送信至營。以慰遠屢。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規模。統俟弟復。由吉歸家料理。造祠之法。亦聽弟與諸弟爲之。落成後。我作一碑而已。余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後。將神道碑立畢。然後或出或處。乃可惟余所欲。日下在家。意緒極不佳。回思往事。無一不慙愧。無一不褊淺。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物望頗隆。家聲將自弟振之。茲可欣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弟慎之又慎。總以克終爲貴。家中四宅。大小平安。

廿三四大水。縣城永豐。受害頗甚。我境幸平安無恙。弟寄歸之書。皆善本。林氏續選古文雅正。雖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可買者買之。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如兩通杜氏通典兩衍馬氏通考義及本朝兩通徐能學識通考皆萃六經諸史之精。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卽爲有本有末之學家。中現有四通而無兩衍義。祈弟留心。弟日下在營。不可看書。致荒廢正務。天氣炎熱。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中也。余近作寶興堂記。鈔稿寄閱。久荒筆墨。但有閒架。全無精意。媿其媿甚。

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

沅浦九弟左右。初一日。專人至吉營送信。初二夜。接弟來信。論敬字義甚詳。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勸余起復。是日未刻。郭意城來家。述此事。略中丞業出奏矣。初三日。接奉廷寄。飭卽赴浙辦理軍務。與駱奏適相符合。駱奏廿五日發。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聖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又令起復。以免滯事之責。感激之忱。匪可言喻。茲定於初七日起程。至縣停一日。至省停二三日。恐驛路迂遠。擬由平江義寧。以至吳城。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約至河口會齊。將來克復吉安以後。弟所帶吉字營。卽由吉東行。至常山等處相會。先大夫少時在南嶽燒香。抽得一籤。云。雙珠齊入手。光采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官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於五十年前乎。此次之出。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目前張蕭二軍。及弟與次青四軍。已不下萬人。又擬撥船過常玉山二山。略帶水師千餘人。足敷剿辦。此外在江各軍。有餉則再添。無餉則不添。望弟爲我斟酌商辦。辦文案者。彭椿年最爲好手。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或至玉山公牘。私函。意城均可料理。請仙屏卽日回奉新。至吳城與我相會。其彭椿年王福二人。弟隨留一人。酌派一人來。

兄處當差。亦至吳城相會。余若出大道。則由武昌下湖口。以至河口。若出捷徑。則由義寧吳城以至河口。許彭等至吳城。聲息自易通也。應辦事宜。及往年不合之處。應行改弦者。弟一一熟思。詳書告我。

咸豐八年六月十六日

沉浦九弟左右。六月十四日。接弟初二日信。十六日。又接初八日信。藉悉一切。所有應復事件。分布如左。余十二日到省。拜客會客。幾無暇晷。定於十九日起行。坐船至湖北。停住三五日。至湖口。住三五日。然後至河口。會齊諸軍。始行入浙。

一定調之軍。張凱章、朱南桂、胡兼善、蕭浚州。此諭旨所派。略奏所指者也。浚州久勞於外。疲病日甚。有親未葬。茲已奏明。准假兩月。令其回籍。其軍源入暫行攝領。帶至河口。俟余至河口。或先帶入浙。或待蕭假旋。再行帶赴浙中。均無不可。自此二軍之外。又調吳翔岡之千二百人。又至李迪庵處。撥調一千人。馬隊百人。浚州現統四千。擬令汰選。僅留二千人。合之張、朱、胡、吳、李。已八千矣。兵精再加次青一軍。則逾萬矣。吉安克後。再加弟軍。及劉騰鶴軍。則萬四五千矣。嫌其太多。尙須選汰。水師但調軸板六十號。過玉山。至多不滿千人。水陸合計。與弟條陳之數相符。

一吉安不能遽克。弟與兄不能即日相會。未得面敘一切。深爲悵悵。若六月克復。則請弟坐船來吳城。先與兄相會一次。然後回家一行。在家小住月餘。再至浙中。提調一切。若不速克。則常常通信。總以雪琴水師爲樞紐。

一起程日期一摺。於十七日自省拜發。摺稿附寄一閱。略中丞前奏。請起復赴浙之摺。於十五日奉到硃批。

嘉其符合聖意。不分畛域。諭旨褒贊。茲亦鈔閱。

一營務處已派王人瑞太守。左公及嚴老意也。凡屬湘勇。人瑞均可聯絡。偵探所名目。則照弟之條陳。不復立矣。提調亦難其人。俟弟到營時任之。其稽查各員。頗難得此公明之選。弟可於吉安留心訪之。

一派來之人。朱蘆李楊。尙未到省。餘五戈什哈。皆於十六日到長沙。此後弟有信。可派人竟送湖口。兄至湖口。大約在七月中也。

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新隄舟中

沉浦九弟左右。十七日接弟一緘。知弟小有不適。比已全愈否。至念至念。余十九日自長沙啓行。夜宿青油壩。二十夜宿土星港。二十一宿岳州。二十二宿新隄。阻風半日。南風太久。恐北風亦難遽止也。弟封還余寄着公一書。而另以一書附去。所論皆正大之至。弟能如是見理。真確。兄復何患哉。惟吳某曾以一緘分訴於余。余許爲之關白。復書去。二日。而自背其說。亦有未安。當更詳之耳。弟前後兩信。所言皆極當。特余精力甚倦。不克力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

咸豐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武昌撫署

沉浦九弟左右。在岳州曾寄一緘。不知到否。余於廿二日到新隄。廿四至武昌。寓胡中丞署內。商議一切。應酬數日。初一日可赴下游。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廿五日拔營。自蘄水前進。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浙中之賊。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緘。言衢州解圍。江山常

山并已收復。不知其盡竄閩中。抑係分擾浙東。看來浙事亦易了耳。余身體平安。到湖口時。大約在七月初八九日。自家起行至岳。皆值酷暑。近數日稍涼。略覺健爽。從此新秋益涼。或可日就安泰。弟七月上旬有信。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

咸豐八年七月初七日 蘭溪發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七日在武昌。發第二十五號信。不知何日可達。兄此出。立有日記簿。記每日事件。茲鈔付一覽。可得其詳。此後凡寄家書。皆以此法行之。庶逐一悉告。不至遺漏。余於初二日至巴河。晤溫弟。初四日。晤迪庵。初六日。晤希庵。彭雪琴。唐義渠。皆自下游來迎。可謂勝會。厚庵於六月十一日。下攻蕪湖。二十七日。仍收隊回至安慶。余至湖口。或可一見。余與溫弟。迪希雪霞諸公。商酌一切。皆已就緒。惟溫希及胡中丞之意。欲余於營盤附近。另覓一縣城駐紮。迪霞之意。欲即於營盤內駐紮。二者尙無定見。報起程日期。一摺。初五日。在巴河。奉到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尙。俟到營日。迅將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具奏可也。欽此。聖恩獎借。報稱維艱。精力日虧。恐不堪事。只望吉安克復。弟早來浙中相助。則兄諸事。得以整理矣。右來圍城。亦有三五年不破者。吉賊無路可竄。勢不能不盡力死守。望勿過於焦急。總宜靜心忍耐。至要至要。

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 湖口水營

沅浦九弟左右。久未接弟安報。不知近狀何如。余在蘭溪發一信。由湖北寄左季翁轉致。不知得到否也。初

九日與迪希別。十一日至九江。一祭塔公祠。十二日至湖口。厚庵近日氣體稍遜。雪琴則神采奕奕。在湖口新修水師昭忠祠。土木之工。一皆親手經營。囑余奏明。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亦囑余一奏。余擬會楊李銜奏之。迪庵又欲於湘鄉立忠義祠。亦將一會奏也。胡中丞之太夫人。於十一日辰刻仙逝。水陸數萬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一旦失所。倚關係甚重。余擬送幛一聯。一銀二百。皆書余與溫沅名。玉班兄丁艱。弟如何致情望速示。

再兄於近日受暑。夜間又感受風露。體中小有不適。請焦聽堂診治。服藥兩帖。已愈矣。聞弟病瘡。不知全愈否。羅逢元言。尚未愈。韓升之兄言。服成章藥之方。已十愈八九。澄侯信言。十六日全好。則尚未悉。後小有反覆也。七月以來。不審全復元否。體氣素弱。不宜多服克伐之劑。而有病在身。又不宜服補劑。殊爲惦念。吉安克復。尙無把握。千萬不可焦急。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耳。千萬忍耐。千萬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處朋友爲然。卽凡事亦莫不然。至囑。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江西省河下

澄季兩弟左右。兄於十二日到湖口。曾發一信。不知何時可到。胡蔚之奉江西督中丞之命。接我督省。余因於二十日。自湖口開船入省。楊厚庵送至南康。彭雪琴還送至省。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倫比。浙中之賊。聞已全省肅清。余到江與署中丞商定。大約由河口入閩。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規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宋兄四兄熟商。見四在我家。每年可送束修錢十六千。余在家時。曾面許以如延師課讀之例。但未言

明數日耳。季弟生意頗好。然此後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書爲上。余在湖口病臥三日。近已全愈。尙微咳嗽。癰疾久未愈。心血亦虧甚。頗焦急也。久不接九弟之信。極爲懸系。見其初九日與雪琴一信。言病後元氣未復。想比已全痊矣。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瑞洪舟次

沉浦九弟左右。在湖口專丁送去一函。至南昌。由驛遞發去一函。均接到否。不接我弟家信。已四十日。焦灼之至。未審弟病已全愈否。余於廿四日出省城登舟。廿五日開船。廿六午刻至瑞洪。聞吳國佐廿七八可至南昌。故在此少爲等候。茲因謝興六赴吉安之便。再寄一函詢問近狀。如吉安尙無克復之耗。千萬不必焦急。達生編六字訣。有時可施之行軍者。戲書以佐吾弟之莞爾。余向來雖處順境。寸心每多沈悶鬱抑。在軍中尤其。此次專求怡悅。不復稍存鬱損之懷。晉初爻。所謂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從裕字上打疊。此心安安穩穩。順問近好。

咸豐八年八月初四日

沉浦九弟左右。八月一日。羅逢元專丁歸。接弟廿四日信。知弟病漸痊愈復元。自長沙開船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書。至是始一快慰。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兄處者。則至今尙未到。不知何以耽擱。若是。余廿五日。自江西開船。廿六至瑞洪。廿八日就謝弁之便。寄信與弟。八月初二日至安仁。初四日至貴溪。王人瑞、張凱章、及蕭浚川之弟蕭啓源。均在此相候。初六七可至河口。沈幼丹、李次青。皆良覲。不遠矣。閩省

浦城之賊。於七月上旬中旬。出犯江西。圍廣豐玉山兩城。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各力戰五六日夜。逆賊大創。解圍以去。現在廣信一帶。次青勳名大著。民望亦孚。浙撫晏公。於全浙肅清案內。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將來玉山守城案內。余亦當優保之。苦盡甘回。次青今日得蔗境矣。玉山之賊。竄至德興婺源一帶。將歸併於皖南蕪湖。余至河口擬留蕭軍守河口。而自率張王朱品陞吳國佐進剿閩之崇安。賊勢日亂。或尙易於得手。

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沉浦九弟左右。接弟信。知懽氣尙未全愈。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能堪。而誤服之。後此復元較難。吉安克後。病當全去。元神尙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兄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或多帶。或少帶。均聽弟之自便。但不可不來幫我。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意城在此幫助。頗稱水乳。手筆亦能曲達人意。特約定至玉山後。卽當別去。專望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瑣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胡潤之中丞。太夫人處。余作輓聯云。武昌居天下上游。石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陶母爲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激悲歌百萬家。胡家聯句必多。此對可望前五名否。成章鑑極好。阿兄又當自翹眼力之不謬。

咸豐八年八月十四日 河口

沉浦九弟左右。十三日在河口。接弟專差初一日所發一信。藉悉一切。弟久病之後。尙未復元。吉安克復之

日。決計撤勇歸田。在外太久。身體積弱。弟於軍旅之事。十分認真。而應酬諸務。又復絲絲入扣。旁皇周浹。宜其神以過勞而致敝。心以過慮而多汗。久病不痊。實職是故。余亦以用心太過。積年衰耗。又兼肝氣鬱抑。目光香花。近得次青意。城仙屏三人相助爲理。凡公牘信函。我中心所欲達。三人筆下皆能達之。稍覺舒暢。然意城有送至玉山卽歸之約。日內已萌歸志。次青亦思歸家。親母一次。吾與仙屏兩人不克一一了辦。弟克城後還家住兩月。迅卽來營幫辦一切。替出次青。得以歸親。則兄處之事。尙可判決如流耳。余於十二日具奏。導旨撥闕一摺。言卽日由分水關直搗崇安。是日申刻聞賊回竄江西。楚勇敗挫。瀘溪金谿新城三縣失守。十三早。凱章稟請回剿金谿。卽時批准。十四早。凱軍行矣。十五日。余亦當回駐弋陽。以便調度。余以援浙而來。改而援閩。今又改而剿辦江西之賊。天下事固無定也。胡想堂新簡浙江巡撫。晏中丞於全浙肅清之後。忽得來京另候簡用之命。不審何故。王人瑞現辦營務處。勤勤懇懇。頗愜衆心。次意二公。均極稱之。或可相與有成。竹莊事在章門。並未與聞。以衆論所不與。而弟與洪老皆極不義之。未敢違人而行。臆私耳。

再次書一軍。欠餉二十萬。斷難彌補。次青乃設一法。捐十萬兩。請增廣平江縣文武學額各十名。又捐五萬兩。請增廣岳州府文武學額各五名。咸豐三年新例。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家。給予應得議敘外。其本縣准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去年今春湖南辦捐輸加額一案。長善陰澗潭醴六屬。各加學額十名。捐銀至十萬以上者加額亦以湘鄉加三名。平江加一名。蓋湘鄉僅捐三萬。平江僅捐一萬。爲數甚少也。次青以此項應得之口糧銀出捐。加縣學十名。府學五名。真可粗豆泮宮。流芳百世。各勇聞可刊碑泐名於學宮。亦皆欣然樂從。此事若成。誠爲美舉。前此咸豐三年。平江以團防出力。加文武學額各三名。係次青所辦。五年湘鄉援平江之例。亦加額三名。弟營現在欠餉若干。若欠至七八萬以上。則與各哨弁勇熟商。令其捐出。捐得七萬。可增文武

學額各七名。合之今春新增之三名。亦爲十名。與長善陰劉潭醴六邑相等。合之五年特奏增額之三名。則共爲十三名矣。弟若辦成此事。亦可俎豆泮宮。流芳無既。若弟營不能出捐許多。則或倡捐二三萬。余再勸迪希濬凱玉班諸君子。各捐若干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亦可辦成。此事不讓次青專美於平江也。

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 弋陽游

沅浦九弟左右。八月十四日寄信。未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撒散各勇。則必給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撤勇之所願。而此事又在當辦之列。現在長善陰劉潭醴六邑。皆已增至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平江以勇丁欠餉。而增府縣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可仿行之。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弱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另紮一營。盤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近來因學額一事。反復細思。若不趁此重務未竣。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一名學額。恐不可必得。湘鄉近年帶軍滅賊。立功各省。極美極盛。而廣額反不如長善陰瀏潭醴平江之多。不可謂非闕典。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元。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後。或先送五百人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並爲學額計也。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使開膽。不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夜 弋陽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二日未刻捷書至。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百出。危疑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調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余至弋陽。已發兩信。張凱章十八日至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安仁縣城。殺老長毛悍賊四千餘。入閩之賊。當以此枝爲最兇。二十日凱章收隊。吳翔岡追至萬年。與賊接仗。先勝後挫。劉隱設殉難。幫辦死者三人。李兩詳尙無下落。景德幫現尙有賊。我軍爲所牽制。目下尙難入閩。石來弟歸不可久住。宜速來幫我也。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弋陽行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接兩弟信。具悉家中四宅平安。不勝欣慰。余於八月初八日至河口。本擬卽日入閩。由鉛山進擣崇安。十二日已拜摺矣。其摺稿寄吉安轉寄至家。因閩賊出竄江西。連破瀘溪金谿安仁三縣。不得已派張凱章同剿。十八日抵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縣城。殺賊約四千餘。追至萬年樂平等縣。尙未收隊。待張軍歸來。余卽率以入閩也。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幾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澄弟在家無事。每日可仍隨帖一百字。將浮躁處大加收斂。心以收斂而細氣。以收斂而靜。於字也有益於身於家皆有益。明年請師。仍請鄧寅皆先生。人品學問。皆爲吾邑第一流人。若在我家教得十年。則子姪皆有成矣。後輩子姪。總宜教之以禮。出門宜當走路。不可動用輿馬。長其驕惰之氣。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後驕慣則難改。不可不慎。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弋陽將拔營時發

沅浦九弟左右。吳翔岡萬年之挫。查明實亡二十八人。幫辦劉隱霞之死。老湘勇人人痛之。余輓以聯句云。五載共兵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敵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此外軍械失者甚少。翔岡廿五日收隊。廿六日來弋陽一見。余卽於廿七日拔營。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約廿九三十日至陳坊取齊。由雲際關入閩也。聞吉安京賊攻陷宜崇二邑。余軍行至陳坊時。再行察看。如建昌危急。或分兵往剿。亦未可知。然余職辦閩省軍務。未敢再遲也。張蕭各軍病者甚多。半係瘧疫。許仙屏亦病。現留弋陽。不能從行。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余強留之。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不願入浙閩。乃其初議。次青五年未歸。思母極切。亦至情耳。弟若可速歸。速出。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以便放次青歸去。過年若日下不克速歸。到家後不克速出。則請卽日來營一次。小住二十日。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兩者在弟酌之。弟與次意三人者。有兩人在余營。則余案無留贖矣。若僅一人在余營。仙屏長於考。公願少遲。則必以彭椿年輔之。尙可不至廢事。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雙港行營

沅浦九弟左右。廿七日在弋陽發一信。不知何日可到。是日拔營僅行五里。廿八日行四十五里。雙港駐紮。凱章自貴溪來會。語及閩中股匪。復有二萬餘竄至新城。恐其與宜崇賊合。窺伺撫建。急欲赴援。建昌新城營中如次青人瑞意城。皆力主此議。吳翔岡尙在貴溪。亦主此說。朱品隆等從而和之。余以初奏入分水關。次奏入雲際關。不願屢遷其說。因衆意所趨。勉強從之。惟可與弟會晤。是極幸事。望弟卽日馳至建昌一會。

細商一切。

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建昌行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九月十三日發摺奏明改道建昌之故。張凱章於廿四日投營。山新城之杉關入關。瀘川於廿七八拔營。由廣昌境內入關營中勇夫病者極多。張軍之不能從行。留建昌養病者。至八百人之多。蕭軍亦復不少。吳孫岡所帶千三百人。病者至四百人。建昌知府知縣皆病。委員中病者亦屢見。迭出。余身備尙幸平安。癰疾近日略愈。九弟於廿六日到建。兄弟相聚極歡。克復吉安案內。湖南保九弟即選府。加道銜。九弟若服閩人仕。將來必能作一好官也。新學政單。徐壽蘅放福建。鄭小璠放山東。雲仙不與。恐其不樂久居京師。金陵大營。去冬卽有克復之望。今年六七月間。賊勢尤極窮蹙。八月間逆匪忽破浦口。德欽差營盤失陷。又破江浦。天長。儀徵三縣。揚州被圍。並有失守之說。南京之賊。接濟已通。氣勢復旺。天下事誠有非意料所及者。澄弟當自謂先見之明也。再正封函間。接澄弟九月十二日來信。茲亦分條復告如左。

一 歲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細塘上之橫牆。不築儘可。下首復雄過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頗主此說。且有菜無淤亦是同濟。

一 湘鄉捐建忠義祠。所奉諭旨。前已寄歸。迪庵捐銀二千兩。已付歸。來朱鐵橋手。余捐銀千兩。擬於九弟歸時寄銀五百兩。明年五百。揆擇能手修理也。

一 余意欲爲竹亭公立祠。於產廬在大坪等處。取其老屋新屋。上下適中之區。將來卽以此作祭產。實獲我心。屋前屋後。總須多種竹樹。以期氣象葱鬱。

一余去年在家。見家中日用甚繁。因憶先大夫往年支持之苦。自悔不明事理。深虧孝道。今先人棄養。余豈可遽改前轍。余昔官京師。每年寄銀一百五十兩至家。有增無減。此後擬常循此規。明知家用浩繁。所短尚鉅。求老弟格外節省。現雖未分家。而吃藥買布。及在縣在省託買之貨物。必須各房私自還錢。庶幾可少息爭趨奢華之風。

一紀澤照常讀書。不作倖倖之態。余亦欣慰。聞右九言紀梁右眼亦愈矣。子姪輩須以敬恕二字常常教之。敬則無屈氣。無怠惰之氣。恕則不肯損人利己。存心漸趨於厚。

咸豐八年十月初三日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張凱章廿四日投營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在資福橋小住調養。日內尚未入關。關中賊勢亦漸鬆矣。北路洋口之賊。已被周天培擊破。僅存順昌股匪。數不滿萬。南路汀州之賊。亦極散漫。所慮零匪。不成大股。此則彼竄。難於奏功耳。江北賊勢復熾。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大局尙可保全。天津夷務。局已定。出銀六百萬。與該夷作軍資。見諸閩督來咨。餘條尙未盡悉。想廣州亦將退出矣。余身體平安。白九弟來此。日增快慰。營中疾病尙多。冬令氣斂。當漸愈耳。

咸豐八年十月十五日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解纜。關可行六十里。甚慰。至許灣後。當更順豐矣。余十二日游麻源。較麻姑山稍勝。日內當發一摺。報近日軍情。聲明暫駐建昌。不遠東也。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江北六合江南溧水。均於

九月十八日失守。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退紮白兔鎮江一帶。頃接何制軍十月初三咨。無和帥移營之說。想不確也。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病故。余擬飭各處湊賻千金。以五百辦後事及歸櫬貴州之資。以五百周其妻子。應俟新太守到。呼應乃靈耳。乾隆五十五年。殿刻仿宋岳珂本相。蔡五經極爲可愛。近程春海仿刻於貴州。不知莊木生有此書否。

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二十五日聞三河敗挫之信。專安七玉西送信回家。三十日就縣局回勇之便。又寄一信。初五日又專吉字營勇送九弟湖口所發之信。其時尙幸溫弟當無恙也。茲又閱八日而竟無確信。吾溫弟其果殉節矣。嗚呼。慟哉。溫弟少時性情高傲。未就溫和。故吾以溫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見。則喜其性格之大變。相親相友。歎欣和暢。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實吾度量不闊。辭氣不平。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爲長兄之道。千愧萬悔。夫復何言。自去冬今春以來。吾喜溫弟之言論風旨。洞達時勢。綜括機要。出門以後。至蘭溪相見。相親相友。和暢如在江西瑞州之時。八九月後。屢次來信。亦皆和平穩愜。無躁無矜。方意渠與迪庵相處。所依得人。必得名位俱進。不料遭禍如是之慘。迪庵一軍所向無前。立於不敗之地。不特余以爲然。即數省官紳軍民。人人皆以爲然。此次大變。迪庵與溫弟皆不得收葬遺骨。傷心曷極。現在官制軍駱中丞。皆奏請余軍馳赴江北。計十五六及月杪。可先後奉旨。如命余赴皖楚之交。余留蕭浚川一軍。防剿江閩。自率張吳朱唐及吉字中營赴皖。必求攻破三河賊壘。收尋溫弟遺骸。然後有以對吾親於地下。若得論旨。令余留辦閩賊。則三河地方不知何年。方有兵去。尤爲痛悼。九弟久無信來。想竟回家矣。想過蕪黃等處。

聞溫弟確耗。不審如何哀痛。何無一字寄我。自九江至長沙。水路二千餘里。溜急而風亦難順。不知途次若何遇折。如能迅速到家。亦是快慰之一端。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厲。斯言明徵。嗣後我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力求和睦。第一要安慰叔父暨六弟婦孀二人之心。命紀澤紀梁紀鴻紀渠紀瑞等。輪流到老屋久住。五十大妹二妹等。亦輪流常去。並請亦山先生。常住白玉堂。安慰渠姊之心。二要改葬二親之墳。如溫弟之變。果與二墳相關。則改葬可以禳凶而迪吉。若溫弟事不與二墳相關。亦宜改葬。以符溫弟生平之議論。以慰渠九原之孝思。三要勤儉。吾家後輩子女。皆趨於逸欲奢華。享福太早。將來恐難到老。嗣後諸男在家勤澆掃。出門莫坐轎。諸女學洗衣學煮菜燒茶。少勞而老逸。猶可。少甘而老苦。則難矣。至於家中用度。斷不可不分。凡吃藥染布及在省在縣。託買貨物。若不分開。則彼此以多爲貴。以奢爲尚。漫無節制。此敗家之氣象也。千萬求澄弟分別用度。力求節省。吾斷不於分開後。私寄銀錢。凡寄一錢。皆由澄弟手經過耳。溫弟殉難事。吾當另奏一摺。九弟在湖北。若得悉溫弟初十日詳細情形。望飛速告我。以便入奏。若希庵有詳情來。吾卽先奏亦可。紀壽姪日清眉聳。忠義之後。當有出息。全家皆宜另日看之。至囑至囑。

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澄侯沉浦季洪老弟左右。十七日接澄弟初二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極奇矣。九弟於廿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沉浦弟安抵漢口。而久

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沅弟心不以爲然耶。當請亂。亂初到卽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字謎。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亂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准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第二貴體孝道。推前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及蘭蕙二家。又父母墳域。必須改葬。請沅弟作主。澄弟不可過執。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她婢不可懈怠。奢華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懶。宜學燒茶煮水。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減。是以諄諄言之。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澄候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初一日接澄弟信。知玉四等於初十日到家。尙未接六弟確耗也。沅弟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廿五日接到。甚慰甚慰。此次江行之速。爲從來所未有。在漢口所發之信。至今尙未接到。沅弟抵家後。不得溫甫實信。不知如何憂傷。吾派人至江北。至今未歸。沅弟所派六人至三河桐城訪查者。想亦無真實下落已矣。尙何言哉。吾去年在家。以小事爭說。所言皆鑄銖細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

卽魏對我祖我父。悔憾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余愆。求沅弟寫石刻碑。沅弟字有秀骨。宜日日臨帖作大楷。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粗田刻之。亦足少據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余近日體尚平安。張凱章於初二日拔營赴景德鎮。吳翔圃初四日起行。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紮鄱陽彭澤等處。與水師相聯絡。卽可爲江北之聲援。蕭軍現赴南贛。賊蹤已遠。大約回廣東矣。如江閩一律肅清。明歲並帶蕭軍至九江兩岸也。付回銀一百兩寄送親戚本家。另開一單。不知當否。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滯候沅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溫弟之事。家中不知如何舉動。至今猶無手信。尙忍言哉。昨希庵接霍山王令信。言油麻及筱石遺骸業經尋得。茲鈔付歸。不知我溫弟尙能返葬否。否。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荆棘。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去年在家。兄弟爲小事爭說。今日溫弟永不得相見矣。回首前非。悔之何及。洪弟明年出外。尙須再三籌維。若運氣不來。徒然惱氣。就人則委曲。從人尙未必果能相合。獨立則勞心苦力。尙未必果能自立。如眞能受委。能吃苦。則家庭亦未始不可處也。望與沅弟酌之。再此次寄銀百兩。與劉時衡之嗣子。我去年丁艱時。時衡穿青布衣冠。來代我治事。至今感之。故以此將意。或專使送去。或交紀澤正月帶去。祈酌之。萬培因昨歸。於下山解圍案內。保舉主簿。茲將飭知付回。望專人送去。並寫一信。言明年不可再來投効。來則決不再收。須切實言之。使通境皆聞也。古人言今日之恩。實卽異日之怨門。其理深矣。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廿九三十兩函。得悉叔父大人於二十七日患病。有似中風之象。吾家自道光元年。卽處順境。歷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卽有失意之事。相隨而至。壬子科余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卽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鼎。臘月廿五甫奉黃馬褂之賞。是夜卽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卽遭先大夫之喪。今日九弟克復吉安。聲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卽有溫弟三河之變。此四事者。皆吉凶同域。憂喜並時。殊不可解。現在家中尙未妄動。妥慎之至。余在此則不免臆。臆所寄各處之信。皆言溫弟業經殉節矣。竄欠妥慎。幸尙未入奏。將來擬俟湖北奏報後。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奏報到日。乃有舉動。諸弟老成之見。賢於我矣。叔父大人之病。不知近狀何如。茲專法六歸送鹿茸一架。卽沅弟前此送我者。此物補精血。遠勝他藥。或者有濟。迪公筱石之尸。業經收斂。而六弟無之。尙有一線生理。若其同盡。則六弟遺骸。必去迪不遠也。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尙不十分悖謬。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悔憾無極。

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閣下。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十六日專王法六送鹿茸回家。限年內趕到。十七早接澄弟二信。沅弟一信。叔父病勢已愈。大幸。大幸。溫弟之事。日內計已說破。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溫弟婦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憑。十八夜接希庵信。知沅弟所派六弁已回。皆未尋得。而迪庵遺骨。於初一日已搬至峇山縣。同一殉節。而又有幸不幸者。此。余又專五人去尋。中有二人係城

中逃出者言必可至三河故壘。其三人則楊名聲楊鎮南張喙也。能尋得遺蛻。尙是不幸中之一幸。否則吾何面目見祖考妣及考妣於地下哉。

咸豐九年己未元日

澄倅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十二月廿三日。接澄沅初十一日信。除夕又接十六日信。敬悉叔父大人體氣漸好。不致成中痰之症。如天之福。至幸至幸。兩弟函中所言各事。茲分條列復如左。

一先^婦改葬事決不可緩。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葬事。辦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設法改葬。爲人子者。第一大事。聞心有疚。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總求沅弟爲主。速行改葬。澄弟洪弟幫同料理。爲我補過。至要至禱。

一張凱章於十八日至景德鎮附近地方。十九日分兩路進。王鈞^軍吳走西路。凱章走東路。王吳挫敗。義營亡百人。吉左營九人。副湘營三十七人。營務處十二人。在行仗則已爲大傷。幸凱章全軍未與其事。現尙紮崖角嶺。去景德鎮二十餘里。勢頗岌岌。茲札調朱南桂朱惟堂飛速來軍。望卽專人送去。又王人樹一信。亦速送去。篠岑信弟閱後封寄。

一季弟決計出外。不知果向何處。今日辦事之人。惟胡潤芝左季高可與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時信時疑。非季弟所能俯仰遷就也。沅弟宜再三開導。令季弟擇人而事。不可草草。或沅季同來吾營。商定後。再赴他處亦可。

一沅弟所畫屋樣。余已批出。若作三代祠堂。則規模不妨闊大。若另起祠堂於雷家灣。而此僅作住屋。則不

宜太宏麗。營吾邑。帶勇諸公。置田起屋者甚少。峙衡家起屋。亦鄉間結構耳。我家若大修造壯麗。則沅弟必爲衆人所指摘。且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望沅弟慎之慎之。再四思之。祠堂樣子。余亦畫一個付回。以備採擇。

咸豐九年正月初八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正月初七日接沅弟臘月廿日信。敬悉叔父大人病體大愈。遠懷少慰。除夕元旦兩日。不知溫弟婦傷痛奚似。此間派村名聲楊鎮南等至舒城一帶訪尋。日內尙無確耗。接胡中丞三四信。似於溫弟事極關切。可感可感。楊弁等大。吾亦告之。苟有可圖。費二三千金不惜也。吉中營事。吾未細查。派四川曾佑卿太守在營。君操意在爲沅弟分勞。然合營望沅其切。正不能不早來。來此從容調停。再謀彈說可耳。

再凱章於二十七日大獲勝仗。殺賊近千。景德鎮一軍。當可站住。惟賊多而狡。壘密而堅。恐刻下難遽克復。吳翔龍敗後。稟告病請撤。吾已批准撤之。派凌蔭廷前往接統。翔不服凱章。鈴峯亦與凱齟齬。並譏其不應。用統領老湘營全軍關防。凱已換刻吾愛惜凱章。不得不撤翔也。

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初十日接湖中丞信。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迪公飾終之典。至隆極渥。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廿六日宣讀恩旨。廿九日請官中堂題主。正月初三日起行還湘。備極哀榮。溫弟與之同一

殉難。而遺骨莫收。氣象迥別。子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節事。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懽哉。家中此刻已
宣布否。若尚未宣布。則請更延一月。待二月間楊鎮南等歸來。我摺亦奉批轉來。如實尋不得。則招魂具衣
冠以葬。余上無以對祖妣及妣。下無以對姪兒女。自古皆有死。死節尤爲忠義之門。奕世有光。本無所憾。特
以骸骨未收。不能不抱憾終古。沉弟近日出外。看地否。溫弟之事。雖未必由於墳墓風水。而八斗沖屋。後及
周壁沖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千萬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
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訟。恐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不輕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只
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
平穩者亦不可得。沉弟之明。亮能了悟。余在建尙平安。惟心緒鬱悒。不能開懷。殊褊淺耳。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三日 建昌軍中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正月十三日發第三號信。並摺稿及溫弟優卹之旨。十八日王林三等來。得知家
中四宅平安。甚慰。此間軍事去臘十九日吳翔岡之挫。亡百六十人。廿七日凱章之勝。亦亡九十人。正月十
一日凱章又小挫一次。其第五旗紮牛角嶺。距凱章老營十八里之遠。十二早被賊攻陷。余因五旗去凱太
遠。除夕曾有信止之。凱復書言。旗長可恃未移也。五旗被陷之後。又換三旗紮該處。余甚爲懸懸。又兩止之。
凱章現處孤危之際。不得不思所以濟之振之。已派彭山紀回湘調兵六百名。派余星煥回湘招勇千名。與
諭吉三同帶之。又令朱品隆添勇二百名。函告王人樹添勇三百名。又令張岳齡招平江勇千二百名。共添
三千餘人。向者中丞索取餉項。能得與否。尙未可知。然不能不放手一辦也。待兵勇到時。先派在建老營赴

凱章處助剽。將來須另派統領。另打一枝。與蕭張分爲三路。庶足以張犄角之勢。此間各營。望沅弟如望歲。吉字中營。尤如嬰兒之望慈母。吾前欲派吉中營借朱唐去攻景鎮。幸田及各幫帶。皆以沅弟未來不敢作主。余近日心緒鬱鬱。望沅弟來此。彼手足之情。并商定大局。九弟於二月間來營。一面爲我畫定全局。一面將吉字中營。安個實在着落。住數月後。再行回家。溫弟遺蛻若竟尋不得。則沅弟於江北宿松等處。招魂而歸。具衣冠而葬。將來改葬。先考妣時。卽將溫弟衣冠。附葬於二親之旁。若鬼神呵護。溫弟忠骸。一日尋得。則九弟卽迎溫弟靈柩以歸。是亦不幸中之一大幸。先考妣改葬時。附葬吉地。以葬溫弟。亦可少慰叔父及溫弟婦之心。若九弟久不來營。吉中營全無着落。家中不能葬地。溫弟招魂葬衣冠等事。早也不好。遲也不好。沅弟心懸數處。均不妥善。是否應於二月來營。數月再歸。望沅弟與叔父澄季商熟妥辦。余此次函催郭意城王人樹王枚村來營。皆言沅弟於二月來營。沅弟若有信與意樹諸公。可邀其同行也。

再吾近寫有手卷一大卷。首篆字五個。次大楷四十八個。後小行書二千餘。中間空一節。命紀澤寬此三十二人之遺像。繪之於篆字之後。大楷之前。查武梁祠畫像內。有文周孔孟諸像。外間聞有藏本。翁覃溪兩漢金石記曾刻之。王闡泉金石萃編亦刻之。此外如名臣像亦間有之。紀澤寬得像底。則雙鉤摹於卷內。不必着色也。或嫌此卷太大。則另辦一卷畫像。此卷卽先付長沙。裝潢楠木匣藏之。將來求沅弟精鈎刻。其像有不可畫得者。略刻數像可也。吾生平讀書。百無一成。而於古人爲學之津塗。實已窺見其大。故以此略示端緒。手此再告澄沅季三弟。並諭紀澤兒知之。

咸豐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廿七日夜刻。接胡潤公專丁來信。知溫甫弟忠愍。業經尋獲。是猶不幸中之一幸。惟先軫喪元。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計胡中丞亦必有專信另達舍間。沅弟此時自不便遽出。應覓地兩所。一面改葬先考妣。一面安厝溫弟。潤公待我家甚厚。溫弟靈柩歸舟。想必妥爲照料。吾卽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墓志銘作就。再行專丁送歸。

咸豐九年二月大祥前一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玉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何如。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此間兵事。亂章在景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穩紮。溪川在南康之新城墟。打一大勝仗。奪偽印四十三顆。偽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洋間尙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能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沅弟儘可放心。起屋起祠堂。沅弟言外間訾議。沅白任之。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燹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殷鑒。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闕麗。則傳播尤過。苟爲一方首屈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改葬先人之事。須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安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得大地者。沅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紀澤姻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再期爲大祥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賊勢尙旺。時

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紀澤前兩稟請心。並鈔奏摺。儘可行之。吾每月送脩金二兩。應鈔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鈔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許者亦尚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雖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徵。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沅弟之字。不可拋荒。如溫弟哀辭墓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類。余作就後。均須沅弟認真書寫。寶興堂記首段未撰。待日內改就。亦須沅弟寫之。沅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漸六雲仙善書。余因家中碑版。不擬倩外人書也。

咸豐九年二月十三日 清水鋪營次

澄侯沅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張凱章一軍。廿八日小挫。陣亡二百六十餘人。平江營之新到者。亦陣亡二十餘人。正焦灼之至。幸婺源於二月一日克復。賊竄往祁門一帶。浮梁於初四日克復。浮梁去景德鎮三十里。婺源去縣百餘里。三處之賊。本係互相犄角。互相聯絡。今婺源既克。則鎮賊之後路稍空。聲勢稍孤。浮梁既克。則賊不敢繞出槩平。抄凱章之後。初五日劉養素又打一勝仗。奪賊賊舟五號。民船百餘。奪賊糧十餘。應西路之軍威一振。凱章在東路。或亦無恐。初三日蕭浚川一軍克復南安府城。南路賊勢。似稍散漫。或者易於剿辦。全數逃出廣東。亦未可知。余前因景德鎮官軍危急。恐賊鋒內犯。先及撫州。定計移駐撫州。據初十日披營。因雨不果。十二日冒雨披營。僅行十五里。駐紮清水鋪。泥深沒胫。小住一日。正月十一日所奏通籌全局。溫弟殉節等摺。今尚未接批諭。溫弟忠愍。於三十日到黃州。胡中丞致祭盡禮。派都司姚敏忠送回。

湘中計二月廿外可到。記得出門甫滿一年。今日歸骨而不歸元。可勝慘痛。七年兄弟爭辨不休。今日何思。皆之麻細故。可勝海椒羅椒生之祖。在四川陣亡。亦係歸骨而不歸元。厥後卜葬得吉壤。葬十餘年而產椒生。二十餘年而椒生之父舉於鄉。三十餘年而椒生以甲午舉鄉試。乙未入詞館。溫甫生前鬱抑不伸。或者身後能享羅家之報乎。揚嶺南自三河歸。余即作菴志付回。溫弟照道員例優卹。昨初九日已具摺謝恩。數日內再鈔稿寄家。李迪庵之喪。余送奠金二千兩。輓聯一付。句云。八月妖星半壁東南擢上將。九重溫詔再生中。甫佐中興。蓋去年慧星。人以爲迪庵應之也。正封兩間。接奉正月十一日各摺批諭。溫弟一摺奉旨賞給叔父從二品封典。蓋未知前此已受從一品正一品兩次封典也。若前此未經賜封。則此次恩亦渥矣。惟受姪之封。與受子之封。覃恩普福之封。與諭旨特頒之封。究有不同。即日當具摺謝恩。並聲明請軸。則拜此次之新綸。以彰君恩之稠。而戴則仍二年之舊典。以明寵貶之久。增云云。庶叔父先受姪封。後受子封。二者並行不悖。余於正月具摺之時。本擬爲溫弟乞恩賜諡。因恐交部議駁。反爲不美。遂未奏請。此次又與次青仙屏再三商酌。次青之意。謂皇上以同知而予二品封。已屬非常之恩。請諡之舉。不若留以有待。將來如有戰功。皇上或加恩闕藩之身。則一面自己辭謝。一面乞恩爲溫甫請諡云云。次青此說。甚有見解。特不知將來有機可乘否。又作摺甚難着筆。亦恐江楚各省。識者見哂也。

咸豐九年二月二十二夜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會恆五等來。接到家信。應復之事。分別於後。

一夏家之地。既經買得。可卽於三月改葬。賊氛方盛。人事之變不可知。早改一日。卽早放一日之心。沅弟來

營一次。能否如期告歸。尙未可必。且周壁沖之有凶煞。衆議僉同。自溫弟遭難後。余常以七年擇地不慎爲悔。故此時求改葬之意。尤形迫切。

一 沅弟晉省。迎接溫弟忠櫬。計日內已在省接到矣。溫弟讀書頗有識。而生前於科名之途大蹇。死後又有闕憾。余擬作哀辭墓志家傳等文。沅弟亦宜作文以據其意。將來彙刻一本。俾紀壽長。大有所考核。文成後寄來營中。一爲訂定。

一 南安之賊。竄入湖南。連陷桂陽宜章興寧三縣。吾鄉必大震動。現派蕭浚川速赴吉安。如賊犯茶陵安仁等處。卽由吉安橫出截剿。浚川穩而且悍。或者足資防禦。

一起祠宇之事。本係要務。不可緩者。刻下湖南賊氛正盛。我家爲衆人所瞻仰。舉動不可不慎。日下不宜興工。

一 紀澤稟中間石書之法。經義述問。博洽精深。非初學所能看。日下不必看也。看注疏時。有不能解者。偶一緝查。則可耳。做賦亦可不必。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至今七日。未接長沙嗣音。不知未陽常寧安仁衡州近狀何如。至爲懸系。團練之法。余向不以爲然。而我邑此次卻須有團練。以壯聲威。望澄弟盡心爲之。無以我言爲典要。此間新招三千餘人。余星煥等常寧勇千人。於初一日到營。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將到齊。凌蔭廷之接帶義營千人。俱紫貴溪。俟練妥後。卽日亦當來老營。惟彭山峴之兵未到。到齊時。老營共七

千餘人。將卒皆躍躍欲試。氣象頗好。似堪一戰。惜無好統領臨陣指揮之耳。湘勇之在江者。多有回援湖南之意。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已去二札一批。至今尙未回信。又派吳翔岡回援。翔岡之營。雖交凌蔭廷。尙留四百人。合新招之三百人。亦差足成軍。王鈞峯張凱章稟請回援。此時景鎮未克。礙難撤退。廿四日鎮賊撲凱章所轄之祥字營。一擊即退。凱章近日已穩。但難期克復耳。我日記中鬱悶之懷。雖不能免。然瘴疾已愈十分之八九。祥事精神亦較六年畧好。往年心中愧悔之事。與官場不和之事。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惟七年在家度最太小。說話太鄙。至今悔之。此外方寸尙泰然也。

咸豐九年三月初八日 申刻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接沅弟廿四日在縣城所發之信。賊不直趨衡州。俾我得以從容設備。若謝泰平水師至來河口。王人樹陸軍入衡城要郡固守。則各處皆易布置。甚慰甚慰。今日接奉諭旨。溫弟之子紀壽。交吏部帶領引見。將來無論何項恩典。皆係至榮。溫弟九原之下。亦可少慰。茲專人送回。以安叔父與溫弟婦之心。此間諸事平善。劉傑人騰鶴於廿八日在建德之雲風嶺陣亡。渠奉札守彭澤。而自請進剿建德。不自量力。其麾下陣亡者至五百餘人。此後不能成軍矣。昔欽堂獨當湖口。彭澤恐難勝任。如有疎虞。則養素在饒州可危。零琴在湖口亦可危也。今年軍事。沅弟緘言穩紮穩打。機動則發。良爲至論。然機字殊不易審。穩字尤不易到。餘當一一奉爲箴言。與澄弟之緘。常常省玩耳。

咸豐九年三月十三日

澄沅季三位老弟左右。溫弟忠襯。初三自黃州開行。尙未到省。殊深系念。紀壽姪既奉恩旨。交吏部帶領引見。其叔父大人誥封。仍當咨部恭領誥軸。蓋第二次諭旨中有著再加恩字樣。再字卽承前次誥封之旨言之也。請謚一節。不敢再瀆。澄弟信中變格讖語之說。兄早慮及之。七年閏五月十七初得諭旨時。正在白玉堂拆閱。叔父欲將此四字懸匾楹門。余不甚願。亦未免中有所忌。然此等大事。冥冥中有主之者。皆已安排早定。若兄則久已自命與其儉生而蓋疑謗。又不知得所而沮悔憾耳。沅弟問克復景鎮。作何調遣。目下鎮賊狡悍。似難遽克。既克之後。如湖南漸安。蕩軍復來。則當全力以規皖南。如湖南尙危。蕩軍留湘。則宜休兵以駐彭湖。是否有當。俟沅弟來營面商。尙不爲遲。紀澤兒問地圖六分。可否送一分與文輔卿。此圖刻板在新化尙屬易購。可分一與文也。所論懷祖先生父子解經。什九着意於假借字。本朝諸儒其祕要多在此。不獨王氏爲然。所問各書。易林。長沙蔣氏曾刻過。漢魏叢書亦有之。逸周書。杭州盧抱經叢書有之。唐石經。陝西碑洞有之。唐開元元年刻字類歐帖。可託人往買。鄭南橋現官陝西亦可託也。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撫州軍中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溫弟靈幟於初十到縣。十五可到家。至以爲慰。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得紀壽引見恩旨後。必可日就康強。尤爲家庭之福。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十三日打一小勝仗。十六日二更。賊放火。僞通以誘我。我軍亦未受其害。老營氣象如常。湖南每月協餉三萬。因有事停解。余以蕩軍之二萬五千餘。請其發給。亦差足相當。吉營望沅弟甚切。四月能來爲妙。澄弟身常勞苦。心常安逸。最善最善。余近日事亦平順。以心血大虧。故多憂疑。恆用自警。沅弟勸我規模宜闊。我可勉而幾也。其謂處事宜決斷。則尙有未

寵。用情之厚薄。惟李家贈儀略厚。以渠以釐金濟我軍已二萬餘。不可無以酬之。此外皆循舊規耳。再芝生前有信。請用大字書格言。茲寫掛屏四張寄芝。雖非格言。亦聊以答其殷殷之意。芝生翠山。皆親戚中之極可敬愛者。沉弟在家所以潤澤族戚朋友者。皆得其當。若能於族戚之讀書者。更加一番獎勵。暗暗轉移風氣。人人講究品學。則我家之子弟隨在觀感。不期進而自進。沉弟於此等處。曾加體驗否。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澄侯。沉浦。季洪。三位老弟左右。日來上游信息何如。聞東安之賊。竄至新寧。江劉兩家曾被害否。沉弟果起行否。景德鎮久未開仗。凱章與鈴峯。泊難和協。所派屈見川。帶平江老中營。於初八日到湖口。與雪琴至交。水陸得渠二人。湖口應可保全。下游張國樑。在江北浦口小挫一次。勝帥定遠大營。亦屢次挫敗。各處軍事。皆不甚得手。幸南潯充足。六心尚順。常有轉機。家中一切。自沉弟去冬歸去。規模大備。惟書蔬魚猪。及掃屋種竹等事。係祖父以來相傳家法。無論世界之興衰。此數事不可不盡心。朱見四先生向來能早起。又好潔。有恆。此數事應可認真經理。余此次再出。已滿十月。而寸心之沈毅憤發。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於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於本日辦畢。則遠勝於前。惟精神日衰。雖服參茸丸。亦無大效。昨胡中丞。又專使贈送丸藥。服之亦無起色。日光昏花。作疹。難於久視。因念我兄弟體氣皆弱。澄弟季弟二人。近年勞苦尤甚。趁此年力未衰。不可不早用補藥扶持。季弟過於勞苦。尤須節之。沉弟想已啓行矣。

咸豐九年五月初三日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沅弟到營。詳詢家中一切。多有慰喜。日內未得南中軍報。不知寶慶等處。近狀何似。此間諸事如恆。吉字中營。朱唐兩營。與新添之三營。操演頗勤。隊伍頗整。端節後。即令其全赴景德鎮會剿。沅弟率之以行。初九十一。或可啓行。湘後營劉傑人在彭澤敗後。其營現來撫州。留在身邊。衛善承堯在建德大敗。其勇多潰走九江。渠暫守彭澤。恐亦不能久駐耳。余身體平安。而怕熱異常。出汗甚多。眼蒙如故。不增不減。痲疾較春間稍甚。比之往年則大好矣。

咸豐九年五月初六日

澄侯四弟左右。今年以來。賢弟實太勞苦。較之我在軍營。殆過十倍。萬望加意保養。祁陽之賊。或可不竄湘鄉。萬一竄入。亦係定數。余已不復懸系。余自去年六月再出。無不批之稟。無不復之信。往年之嫌疑。尤悔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辦理軍務。仍不能十分盡職。蓋精神不足也。賢弟聞我在外。近日尚有錯處。不妨寫信告我。余派委員伍華瀚在衡州坐探。每三日送信一次。家中若有軍情報營。可寄衡城交伍轉送也。

咸豐九年五月十三日

澄侯四弟左右。賊集寶慶。官兵將近三萬。應足禦之。若竟無一匪竄入湘鄉境上。也。卽有闖入邑界者。剿練堵於前。趙周王諸軍追於後。或可無礙。此間朱唐兩營。喻吉三凌蔭廷兩新營。均於初九日拔赴景德鎮。吉中營岳字新營。十一日拔營前進。初九早九弟在余公館行釋服禮。三獻禮畢。除服卽吉。天甫黎明。尙屬整齊。十一早九弟起行。赴景德鎮。十二三皆大雨。路上甚辛苦也。下游情形。江北浦口六合等處。前甚危急。近

已獲勝仗。軍情尙安。勝克齋於四月十二日在天長敗挫。其定遠老營尙無恙。余日內精神困倦。血不養肝。幸劉星房來營。日與密談。略覺爽快。星翁老年失明。殊可憫念。幸其子慈民孝廉博學不倦。克家繼起。尙足自娛。弟以公事常不在家。所有書蔬魚豬及應掃之屨。栽植之竹。須請建四兄勤勤經理。庶不改祖父以來之舊家風也。至囑至囑。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蕭凌川又至寶慶。大局當不足慮。賊至十萬之多。每日需食米千石。需子藥數千斤。渠全無來。山糧米罄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沅弟啓行後。日日大雨。甚爲辛苦。余右日紅痛。不能寫小字。前因賢弟夫婦四十壽辰。思寫江紙屏一付寄賀。即將平日所稱祖父之勤儉孝友書蔬魚豬等語述寫一編。以爲壽序也可。以爲格言也可。因日疾尙未及辦。待下次再寄也。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明年叔母五十晉一。擬請漱六爲仙爲之。弟意以爲何如。在界嶺等處。弟亦太辛苦。須常常服補藥。保養身體。孝之大端也。

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賀常四到營。接弟信。言早起太晏。誠所不免。吾去年住營盤。各營皆畏慎早起。自臘月廿七移寓公館。至撫州亦住公館。早間稍晏。各營皆隨而漸晏。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也。沅弟在景鎮。辦事甚爲穩靠。可愛之至。惟據稱悍賊甚多。一時恐難克復。官兵

有勁旅萬餘。決可無礙。季弟在湖北。已來一信。胡詠帥待之甚厚。家中儘可放心。家中讀書事。弟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須讀書。不失大家子弟風範。不可太疏忽也。

正封緘間。接奉寄諭。飭令赴蜀剿賊。此時欲去。則景鎮之官兵。實難遽行抽調。欲不去。則四川亦係要地。尙未定計復奏。茲先將廷寄付回一閱。

咸豐九年六月初六日

沅浦九弟左右。接弟一緘。知賊出大隊。前來搗戰。我軍堅坐不動。反客爲主。最爲得勢。朱唐張喻凌五營。究以何營最善戰。何營靠得住。湘後營烏槍極外行。日內方勳也。初四夜接奉廷諭。鈔送一閱。此時甚難爲計。欲即派江爲變府之行。則弟與凱所部之萬人。自須全數帶去。而景鎮一鬆。撫建必陷。臨江瑞袁在在可虞。是未救無事之蜀省。先失初定之江西。欲不爲變府之行。則川陝兩省。尙稱完善。保川卽所以保陝。早一著卽占一分之便宜。大局亦何可不顧。特此專便與弟熟商。

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

澄侯四弟左右。寶慶久被長圍所困。心殊懸懸。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十五日派隊跟追。聞浮梁賊尙未退。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沅弟追賊若三日回營後。卽謀來撫。將歸里爲改葬事也。前奉防蜀之旨。頃已復奏。言兵力太單。難以入蜀。且景鎮未克。不可遽行抽動等因。已於十八日拜發。其時不知景鎮之卽復也。目下之計。大約帶兵由長江上溯至荊州宜昌等處。防賊占荆宜。則兩湖俱難措手。若諭旨必令赴蜀。則須添至

二萬餘人。太少無益也。

咸豐九年六月三十日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信。驚悉鼎二姪殤逝。不勝悼情。三年之內。家中多故。殊難爲懷。弟日下總理團務。辛勞之際。尚須寬心加意保重。張凱章一軍回援。在景鎮拔營。計七月底始可還湘。九弟歸家。辦改葬事。亦七月可到。吾擬於七月七日起程。由湖北至宜昌。季弟已由湖口經過。將來撫州。日內尚未到。頗不放心。

咸豐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湖口發

澄侯四弟左右。予於十六日自江省開船。十七日抵吳城。十九日至湖口。季弟與予同至湖口。二十日先掛帆上黃州矣。雪琴留予在湖口久住。予因所調之湘後營。尚在撫州未來。不得不在此少候。又朱唐等營。自景鎮調至九江者。皆傷甚多病。亦不得不少爲休息。而余亦抱微恙。嘔吐兩日不能食。擬奏明耽擱十日。茲專人回家寄銀二百兩。以一百爲紀澤兒昏事之用。以一百爲五十姪嫁事之用。仕宦之家。凡辦喜事財物。不可太豐。禮儀不可太簡。澄弟用財。豐儉得宜。所患者禮儀過於簡率耳。宜更酌之。

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 九江舟次

澄沅兩弟左右。寶慶解圍。團勇當撤。賊竄祁衝。吾邑遂可弛防。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潯陽。就擱二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尚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遊覽廬山近處。

勝景。朱品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北來。則不遠解亦可。先考妣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刻字者。謂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碑石貼砌。上蓋圓窩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螭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遠處立神道碑。稍前者僅立一碑。二者照弟斟酌。妻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塋之趾。湖南立於羅區之頭。皆非古法。不可學也。至築墳結頂。上年周駿紳結頂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一品官之家。墳塋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祠廟。皆未盡心。實懷隱疚。今澄弟能力辦之。沅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闕憾。且慰且感。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 黃州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叔父病體大愈。是第一慶慰事。澄弟辦剛。爲一邑所服。善起善結。亦極慰也。余自九江開船。逆風逆水。每日行七八十里。十一日至黃州。胡中丞約爲十日之留。官帥奏留余一軍。共征皖省。大約十七八可奉諭旨。賊蹤既不入蜀。余自不必遽赴荆宜。在此少停。甚俟後命。除蕭張二軍外。帶來共萬人。每月需餉六萬。擬概求之湖北。胡中丞亦已允許。江西協款三萬。仍以供蕭張二人之半耳。九弟營中六月分半餉。卽日起解。七月分少遲亦解。每隊多夫一名。或裁與否。應俟到營面定。沅弟近來所辦之事。無不愜當。

銀錢一事。取與均宜。謹慎斟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價在內。公存銀。萬爲祀田。編集之費在外。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接沅弟初十日信。到家後。辦理改葬大事。啓土下埽。俱得吉期。欣慰無量。余在家疚心之事。此爲最大。蓋先妣卜葬之時。猶以長沙有警。不得不倉卒將事。至七年二月大事。則儘可從容料理。不必汲汲以圖。自葬之後。吾之心神常覺不安。知我先人之體魄。亦當有所不安。此次改葬之後。我兄弟在外者。勤慎謙和。努力王室。在家者。內外大小。雍睦習勞。庶可保持家運。蒸蒸日上乎。沅弟辦理此事。爲功甚大。我父母亦當含笑於九原也。余至黃州赴鄂。途多逆風。五日尙未抵省。官帥奏蜀中無事。請以吾軍會剿皖省。已奉俞允。吾在鄂應酬數日。仍赴下游。或駐北岸之黃梅。或駐南岸之九江湖口。現尙未定。吾兄弟數人。雖共事一方。然皖中爲地極大。賊數極多。事勢極難。各有所圖。不相妨礙。不必嫌疑。季弟既受胡中丞之知。卽竭力圖功。不必瞻顧。九弟六月半餉已解去。七月餉亦卽解。恐當於中途接到。此次既出。今冬似不宜歸去。身既在官。則衆人觀瞻所係。去來不可太輕。澄弟此次辦團。名望極好。甚慰甚慰。家中有當應酬周到處。望澄弟隨時告知。至囑。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武昌

澄侯四弟左右。袁漱六親家之胞弟袁鐵庵。自松江歸來。將我京中書籍概行帶送湘鄉。實爲可感。前由京

搬至松江。此次由松搬至湘鄉。共萬餘里。喫盡辛苦。到我家時。望加意款待。至要至要。其書交紀澤細心清。讀。此外尚有存松之書。並營中之書。將來開單再清也。

咸豐九年十月初三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自余於巴河拔營。沅浦於次日登舟。計此信到家。沅弟亦抵里門矣。余拔營後長行七日。十一月初三日至黃梅。駐紮城外。距太湖百二十里。太湖賊約三四千。被我兵萬五千人。四面環圍。城賊極爲窮蹙。所慮者四眼狗率黨來援。或有變動。否則太湖年內可克。余暫駐黃梅邑。細察地勢。再行前進。日內癘疾大作。日亦極蒙。幸精神如常。每日竭力支撐。不甚懈怠。河南捻匪。日以猖蹶。皖南寧國。屢次敗挫。六合大營被四眼狗攻陷。揚州又被圍。氣機殊未轉耳。

咸豐九年十月初四日 巴河軍次

澄侯四弟左右。沅弟到營。得開家事之詳。近日婚嫁兩事。皆已完畢。可少休息。吾於二十八日自黃州歸。接奉寄諭。以湖北大舉征皖。恐其驅賊北竄。吾細察湘勇柔脆。實難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擬於日內復奏。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湖南樊鎮一案。略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乘至公。并將全案奉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登憑劣幕要挾等語。并將原奏及余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余身體平安。惟日疾久不痊愈。精神意興。日臻老態。或差堪自信者。看書看稿。猶能精細深入。每日黎明即起。不敢隱祖父之家風。足以告慰。

咸豐九年十月十八日

澄侯四弟左右。澤兒及姪女兩場喜事。辦理盡善。懇謝慰謝。我祖星岡公第一有功於祖宗及後嗣。有功於房族及鄉黨者。在講求禮儀。講求慶弔。我父守之弗失。叔父於祭禮亦甚誠敬。賢弟若能於禮字詳求。則可爲先人之令子。若於族戚慶弔時留心。則更可儼型一方矣。余於軍中之餘。不願寄回。而後輩婚嫁及親族事之最要者。則當略寄。南五舅父處。余必寄賀信并寄薄禮。其他有懸點綴之處。望付信來告知。家中用度日趨於奢。實爲可怕。兄並無私意見也。男婚女嫁。以似以續。闔家之慶。還爲弟賀焉。

咸豐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宿松軍次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余於十三日拔營至宿松。一入皖境。百姓望若雲田。爆竹歡迎。不知兵入果足以庇之否。十月十七日會奏一摺。聖意不以爲然。硃批駁斥。保舉一單。武職全准。文職交部核議。將來必有駁者。如黃南坡。石崇齋。何廉訪等。均屬可虞。卽李小泉久未得保。亦不知可允准否。向來從未交部。此次將文武官階分類。遂爾歧視。想別有所因也。若部文速來。於其駁詰者。仍當再請。但恐遲耳。沅弟帶回之銀。請以二百爲溫弟祭田之助。五百爲湘鄉忠義局捐項。凡家中應酬之需。如有應在十兩以上者。可寫信由營中寄送。少者則家中自送。余今年癘疾大發。與道光廿六年相彷彿。日疾亦日以增甚。老境大臻。在外往年未了之事。現已漸次清釐。略有歸宿。李小泉所辦報館。今冬可畢。

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接沅弟岳陽樓下一紙。藉悉一切。叔父大人肝火甚旺。不知沅弟歸後。勸之少解否。下游四眼狗。聞將以本月之杪。來援太湖。多飽各軍。頗形慌張。須派五六千人往太湖助之。但係打行仗。老營仍紮宿松不動耳。付去銀五十兩。送霞仙家贖儀。以後應致情之處。請澄弟斟酌一數目更好。科三之字。大有長進。甚慰甚慰。第不知甲五近尚讀書否。澤兒問橫筆礮法。如右手擲石以投人。若向左邊小擲。則不得勢。若向右邊往上擲。則與捺末之礮相似。橫末之礮亦猶是也。化度寺碑礮法最明。家中無之。張猛龍碑同州聖教礮法亦明。可細閱。沅弟於字用功最深。曾留心礮法否。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十五日接弟信。知沅弟初一日移新宅。賀賀。吾弟以孝友之本。立宏大之規。氣魄遠勝阿兄。或有祖父之澤。得吾弟而門乃大乎。日內警報頻聞。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宮賄子帶五六萬人來援。鮑超紮小池驛禦之。已在太湖之前四十里。蔣之純紮龍家涼亭。多都護紮新倉。相去各十里內外。廿二日開仗。我軍先獲大勝。窮追二十餘里。因遇伏而小挫。太湖城外。留唐義渠一軍三千四百人。太形單薄。余派前營十營六千人。前往助紮。派朱雲巖李申夫統領。不知前敵多飽等軍。果站得住否。余在宿松。身邊僅四千三百人。除吉中吉左之外。均不甚可恃。心殊焦灼。蕭浚川奉旨調赴黔蜀。希庵亦以母病不來。統將乏人。不知所以爲計。吾癘疾大發。爲十餘年所僅見。夜不成寐。幸溫書未甚間斷耳。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初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除夕接兩弟家書。并紀澤兒一稟。欣悉家中四宅平安。惟叔父病未全愈。至以爲念。沅弟移居後。新屋氣象。聞尙宏敞。不知居之適意否。凡屋有取直光者。有取斜光者。有取反光者。聞新屋極高。而天井不甚闊。則所取皆直光矣。未中以後。內室尙不黑暗否。裝修及製器殊不易。頗有頭緒否。余在此望沅弟來甚切。而恐弟應辦之事。皆未辦妥。不敢遽催。前敵多鮑蔣三軍。自臘月廿二日大戰後。賊於廿四等日。包圍鮑營。廿七日。遂長圍鮑營。層層包裹。露左營四面皆合。水米文報不通。幸定心堅守數日。廿九日賊解圍。少退五里以外。除日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紮於露左營之壘。而令露左弁勇。暫入鮑之中軍休息。數日。從此前敵應稍安穩。余自去冬以來。癩疾大發。日蒙異常。而應辦之事。未甚間斷。新年軍事緊急。少爲將息。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紀澤兒所論八分。不合古義。至欲來營省親。余亦思一見。沅弟來時。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住營一月。專人送歸。

咸豐十年正月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得沅弟及紀澤信。欣聞叔父大人身體平安。從此當日臻康勝矣。余於除夕元旦。添派護軍長勝軍。及湖口調來之平江營。赴太湖城外。抽出唐義渠之訓營。赴前敵小池驛等處。初六日甫到。一面修壘。一面出隊打仗。破賊壘二座。少頃敗回。訓營新壘三座。被賊攻陷。軍械帳棚全失。由是賊氣愈熾。日夜圍攻鮑營。鮑部三千五百人。傷亡千餘。只能守牆。不能出打。每遇賊偶鬆一隅時。卽出隊挑水運柴。少頃復來合圍。軍士不眠者多。不食者亦常有之。十一日。胡中丞所派之金逸亭余會亭軍。從潛山山內打出。攻賊之背。大獲勝仗。殺賊三千。是夜小池驛之賊。分一半去禦金軍。從此鮑軍慶再生矣。方圍鮑極急時。余派

宿松之吉中二營。吉左營。太湖之湘前強中營。湘後二營。去新倉小池等處。助打行仗。以救鮑軍。十三早。甫經成行後。卽聞命余捷音。計大局應可安穩耳。胡帥與我相距二百六十里。每日通信一二次不等。除初派鮑軍紮小池。余意見不合。力爭數次外。其餘事事相合。季弟在太湖亦日日通信。癘疾比去冬略好。惟日光略昏。日甚一日。雲仙出使山東。竟被參劾。聞部議降級留任。今春必南旋矣。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澄沅兩弟左右。多都護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業已被賊三壘。賊以大隊猛撲。多部敗退。賊追十里。唐將各部齊出接應。鮑亦猛進。多亦回殺。賊遂大敗。囚悍者傷亡二三千人。廿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五軍出滿隊。凡萬八千人。排列而進。破賊壘六十餘里。壘內火藥甚多。草棚甚密。火甚所著。登時轟發。狂風旋轉。巨火燭天。山谷之間。人馬倉卒難逃。多被燒死。牲糧衣物。一炬焦土。殺賊亦實有三四千人。僅有三壘未破。四眼狗於是夜逃去。三壘亦逃。太湖縣之賊亦逃。卽將城油克復。此次大捷。實足寒賊膽而快人心。沅弟雖不在營。而中軍義字兩營。連破賊壘。亦極有功。季弟在太湖克復一城。志亦少紓。特此飛告。俾沅弟放心。日下不必遑思回營。一則叔父病尙未痊。老宅之事。須沅妥爲料理。一則九弟婦體氣不旺。新第之事。亦須轟立紀綱。待四月初來營可也。

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接來信。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哀痛曷極。自八年十一月聞溫弟之耗。叔

父卽說話不圓。已虞其以憂傷生。叔父生平。外面雖處順境。而暗中卻極鬱抑。思之傷心。此次一切從豐。兩弟自有權衡。喪禮以哀爲主。喪次以肅靜爲主。余於聞訃之第二日。進公館設位成禮。擬素食七日。素服十四日。仍行撒靈入營。季弟擬請假回籍。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沉弟言新第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旨。但溼氣一層。不可不詳察。若溼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溼氣及不生病。至囑至囑。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季弟之恆字二營。吾與潤公皆不欲其來太湖。弟於正月六日勉強自來。幸遇機緣。太湖克復。同奏膚功。茲湘恆營同圍安慶。余亦不甚放心。而季弟自覺甚有把握。遂復令之同行。既已立營。則不能不望其少立功績也。白克復潛太二邑。袁午帥克復鳳陽。翁中丞大破鍾橋。皖北軍事大有起色。不料皖南徽寧二府連陷六州縣。浙江亦失去三縣。杭省及湖州府危急之至。羅中丞奏請余率楚軍往援。卽使奉旨允准。亦緩不濟急矣。金陵大營。正在十分得手之際。而南則有浙江之變。北則清江浦失守。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殊深焦灼。余前思辦冷金箋對贈澄弟云。儉以養廉。譽洽鄉黨。直而能忍。慶流子孫。贈沉弟云。入孝出忠。光大門第。親師取友。教育後昆。余在公館設靈穿孝十四日。於二十日撤位脫素服。仍回營盤起先大夫祠堂。如牌坊。如誥封亭。皆須就地勢爲之。余意誥封亭係鄉間俗樣。儘可不必。牌坊則係官樣。余前日所畫槽門樣子。卽與牌坊相近。京城凡大廟中間有照壁。兩頭皆有木牌坊。南中文廟及貢院之天開文運。亦用木牌坊。先大夫廟之槽門。卽用木牌坊式可也。但各處木牌坊上不蓋瓦。下不裝板。此既作廟頭門。則

上當蓋瓦。下當裝板。總而言之。一正兩橫。一牌坊槽門而已。至各處起屋之法。皆先立柱起架子。待上屋瓦。蓋畢之後。乃砌磚牆。各柱嵌於牆磚之中。屋之穩不穩。全在架子。不與磚牆相涉。先大夫廟若用此法。則須大柱子十八根。前牆內六根。後牆內六根。中間承檼者各一。根而廟外四面落簷之廊柱。尚不在此十八根之內。如此則須料甚多。吾鄉恐辦不出。且恐木匠不能做。若用吾鄉舊法。概以磚牆爲主。不用架子。則省料極多。而木匠亦易。望兩弟悉心裁酌。修昭忠祠及東華書院之正棟。亦不外先大夫廟式。五扛間而四面落簷。卽極大方矣。所爭者。亦在全用架子與否耳。應否由余下札。俟弟到營後再行面商。

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十三日聞失守之信。寸心焦灼。全軍爲之驚擾。一則恐有援浙之行。二則大局一壞。一木難支。所謂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沈也。茲幸於十八日接張筱浦先生來信。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欣慰無極。特專人馳告家中。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前有信囑沅弟來營。或酌募一二營帶來。茲浙事旣已平定。卽不必添營。沅弟信中。意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尤可不必再行添募。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不其服接帶之人。多一營頭。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

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安厝馬公塘。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養病送死之事。備極誠敬。將來必食報於子孫。聞馬公塘山勢平行。可決其無水蠱凶災。尤以爲慰。澄弟服補劑而大愈。

甚幸甚幸。吾生平頗講求情福二字之義。近來補藥不斷。且菜蔬亦較奢。自媿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胡潤帥李希庵常服遊參。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澄弟移寓新居。光彩煥發。有旺相氣。至慰至慰。沉弟祭叔父文。妻喪可誦。四字句本不易作。沉弟深於情者。故句法雖弱。而韻尚長。浙江克復。人心大定。太湖各營。於二十四五日拔營。宿松四營。於廿六日拔營。均至石牌取齊。進圍安慶。朱惟堂一營。初二日至江邊。距宿松僅七十里。營中一切平安。余身體亦好。惟餉項匱乏。若四川不速平。日虧一日。必窮窘耳。澄弟之病日好。大慰大慰。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起早亦養身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起早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於身體大有裨益。望澄弟於戒酒之外。添此二字。至囑至囑。

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四日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沉弟既與作梅兄意見相合。家中尋地。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以必得爲期。改葬本非好事。然既已屢改。則必求愜意而後止。余非欲求地以徵富貴者。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千難萬難。不可錯過。澄弟所跋對聯。甚爲妥叶。服補藥雖多。仍常常靜坐。不可日日出外。一則保養身體。二則教訓子姪。至囑至囑。此間至今未得進兵。實爲遲滯。希庵至多公處。與之暢談。針芥契合。相得益彰。大約數日後。即

可移營進逼桐城懷寧矣。浙江克復後。皖南又大震動。河南捻匪上竄。陝西及樊城戒嚴。四眼狗近赴全椒。思解金陵之圍。余身體平安。癩疾皆在腰以下。本是空閒地方。任其騷擾可也。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廿七日接弟信。欣悉各家平安。沉弟是日申刻到。又得詳問一切。做知叔父臨終。毫無抑鬱之情。至爲慰念。余與沉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鄉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嘗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爲最認真。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謔。而擬卽寫屏上。以視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弟以爲然否。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沉弟於初三日由宿松赴蕪。余身體平安。皖北軍務亦尙如故。惟江南大營。於閏三月十六日。全軍潰散。和春張國梁兩帥移保鎮江。蘇州常州兩處。大爲震動。浙江新復。亦恐無以自立。此又近數年之一大變局也。若江浙不保。則江西亦難久安。而皖北亦將應接不暇。殊爲可慮。九弟欲余下札。請同邑紳士修昭忠祠。及東泉書院。茲辦十一札。請弟分送爲要。

咸豐十年四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金陵大營於閏月十六日潰退鎮江。旋復退守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和春何桂清均由常州退至蘇城外之涇關。張國梁不知下落。蘇州危如累卵。杭州亦恐再失。大局決裂。殊不可問。余此次出外兩年。於往來未了之事。概行清妥。寸心無甚愧悔。可東可西。可生可死。襟懷甚覺坦然。吾弟儘可放心。前述祖父之德。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教弟。若不能盡行。但能行一早字。則家中子弟有所取法。是厚望也。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敗。退守鎮江。旋退保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梁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無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進兵之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間。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界。免致江西糜爛。後湖南專防東界。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渠尙肯顧大局。沅弟季弟新團安慶。正得機得勢之際。不肯舍此而它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所悔憾。斯爲大幸。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戒。余本思將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賀生。日內恩惠。尙未作就。余日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卽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余以二十八日奉署理兩江總督之命。以精力極疲之際。肩釁大難勝之任。深恐竭蹶貽笑大方。然時事如此。惟有勉力作去。成敗禍福不敢計也。茲將廷諭鈔寄其應如何辦法。再行詳報。余欲紀澤來營。若走水路。則由岳州湖北以至九江湖口。若走陸路。則由萍鄉萬載新昌奉新以至吳城亦可。由平江義寧以至吳城亦可。紀澤或於近日在長沙接我續信。再行東來省覲可也。

咸豐十年五月初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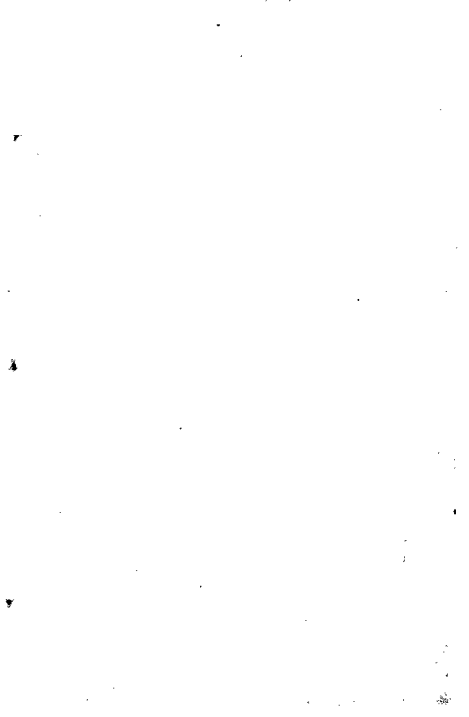
澄侯四弟左右。余擬於十五日起行。帶兵渡江。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其九弟所帶之萬人。現紮安慶城外者。仍不撤動。蓋以公事言之。余雖駐軍南岸。仍當以北岸爲根本。有胡中丞在北岸主持一切。又有多禮堂李希庵及沅弟三支大軍。則北岸穩。湖北穩。袁翁之軍亦穩。余在南岸亦可倚北爲聲援也。以私事言之。則余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嫌疑之際。不可不愼。余定帶鮑鎮超之霆字營六千人。朱品隆二千人。及現在宿松之馬步二千人。合高人先行。餘俱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足成三萬之數。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余處軍務。所有應在湖南招募等事。卽咨該季翁在湘料理。近日得浙江王中丞信。蘇州之賊尙未至浙境。浙江省城有杭州將軍瑞署欽差大臣張及中丞三人。應可保全。但使保得浙江。保得江西。則此後尙可挽回全局。紀澤兒若來省覲。則由長沙或坐戰船。或坐民船。直下湖北。以至湖口東流。余紮營當在東流附近地方。長江之險。夏月風濤無定。每遇

極熱之時。須防暴風之至。下晚灣泊宜早。來營住一月。卽令其速歸也。望弟諒紀澤沿途謹慎。不必求快。

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五月初四接弟緘。書疏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敘則改爲考寶早掃書蔬魚豬。日下因拔渡海南。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安之賊已至績溪。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祁門。內顧江西之饒州。懼張凱章速來饒州會合。又札王梅村募三千人進駐撫州。保江西卽所以保湖南也。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均可趕到否。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克復蘇常。大局安危。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曾文正公家書卷六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季弟左右。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餵子孫耳。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君有不妥叶之意。卽飭令仍回兄處。兄另撥一營與弟。弟可耳。吾於初十日至歷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起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寧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

六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十八日專丁到。接十五信。待知一切。應復之件。條列具左。

一陳米千餘石。如不可喫。不必強各營領之。凡糧臺事件。弟皆自行當家。不必一一請示。或有疑議。就近與希庵商之。渠閱歷頗久。思力沈著。與弟可互相切磋。互相資益也。

一楊光宗業已斥革遞解。此後應稍安靜。馬兵既難得力。可飭令楊鎮南招募馬勇。其兵丁每出十缺。缺卽飭令仍回殷開山營盤。余於辦馬隊不惜重本。志在辦成一事。若操練半年。仍得不力。則浪費過甚。不如

趁早改兵爲勇。陸續更換。

一零碎釐金之事。概仍八九年之舊。絲毫不改。斷不至掣掣之肘。牙釐既由我處作主。輸亦不致難爲雪也。末一條。概以大度容之。不另復矣。

六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希厚雪三人。皆主土城合圍之說。自應及時與辦。正東自車徑渡至章家店。地勢遼闊。係用衆用馬之地。弟處兵力本單。老營勁營尤少。兄不甚放心。然此時桐城有兵。霍陽有兵。青草壩有兵。若不趁此合圍。則天下更無可辦之事矣。餉兵不甚可恃。然不能不冒險一辦。辦成之後。則不險矣。土功太大。太難。恐勇尙有不敷。可商之莫善徵。雇用民夫。其始賂用。竊道。其後日日給價。民間亦必悅服。多用銀數千兩。兄必辦解不惜也。將著製工。宜以早夜爲之。午未申三時。均宜停止。黃南坡籌餉事已發札矣。茲將意城所擬札稿寄閱。東流周萬倬一營。不須兄札。或厚庵札。或弟札。朝發則夕至矣。曾得勝寶右營在建德。普欽堂處防池州。張家灘一路之賊。吾飭曾營紮建城東。以當頭敵。日下實難抽調。當另設法。

六月二十七日

季弟左右。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弟榮。然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

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日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卽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沅弟以陳米發民夫挑濠。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兄不吝也。

六月二十八日

弟左右。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卽由東流建德驛夫送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又由驛發來。則兄弟之消息。尤常通矣。文輔卿辦釐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甲三啓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

七月初三日

弟左右。專丁到接廿八夜緘。具悉一切。東流在江邊。周萬倬一營駐焉。向歸厚庵調遣。建德在山內。去江五十里。普欽堂全軍駐焉。向歸江西調遣。曾得勝者。普部九營中之一營也。池州賊來東流。則畏水師。若至建德。並不與水師相干。全調普軍則可。專調曾營則不可。弟屢指調該營。似不甚當於事理。兄目下實無以

應弟之請。亮之長濠用民夫。斷非陳米千石所可了。必須費銀數千。此等大處。兄却不肯吝惜。有人言莫善徵聲名狼籍。既酷且貪。弟細細查明。凡養民以爲民。設官亦爲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寧國尙未解圍。聞賊將以大隊救安慶。南岸似可漸鬆。南坡信大有可採。此人真有幹濟之才。可敬可敬。

七月初八日

季弟左右。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亮亦不凡。余告筱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荃。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善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爲主。不宜以命字諭衆。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兩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欽差大臣。恩眷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枝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勤勞。

七月十二日

季弟左右。兄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卽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禍福倚伏之變。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裁定之理。吾惟

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勤一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沅弟多置好官。選選將才二語。極爲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爲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謝恩摺。今日拜發。甯國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寧。可危之至。

七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事兄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以官胡兩帥爲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冷。然不輕進人。卽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卽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弟之法。似尙妥叶。與翁稿與毓稿均好。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愚喜愚喜。焦君譜序。八九月必報命。書院圖須弟起稿。而兄改之。弟切莫答兄之吝也。

八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遠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弟既挖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尙多否。煤已開出否。

紅單船下去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請援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枉聆悉。當一一錯之。定不姑息。

九月初四日

澄侯西弟左右。接弟信。知家中收成已畢。五十姪女。漸次痊愈。至以爲慰。此間近日殊多失意之事。次青十
九日。蓋山關敗後。廿四日。平江六營。與何溪。禱字等四營大敗。賊匪圍城。次青堅守一日一夜。至廿五日。申
刻破城。平江勇自南門走出。次青聞亦已出城。至今八日。尙未接其來信。而其胞姪表弟。皆堅言其無恙。不
知究竟如何。廿八日。賊破休甯。日下。皖南。僅存祁門。婺源。黟縣。及東流。建德而已。聞賊已分大半。由嚴州入
浙。而白。婺源。入江之路。亦不可不防。現調施軍。紮漁亭。凱章。紮黟縣。均去老營。不過六十里。軍勢已穩。人心
已定。牧雲與甲三。初一日。由祁門赴安慶。大約十月底可歸也。希庵初四日到祁門。帶四營遠來救援。不久
仍當回北岸耳。余身體平安。日光日昏。精神亦日見日老。深懼無以符此大任。

九月初七日

弟左右。徽州休甯之賊。日內尙未動作。鮑張兩軍。日內亦休息未進。祁門。黟縣等處。漸有賣米歸者。希庵
所帶四營。暫令紮去祁六十里之歷口地方。防西路之賊。穿建德。祁門中間而走。景德鎮。卽去年沈弟被景
德鎮賊之出路也。次青廿五日城破走出。廿六夜在街口所發信。初六夜乃接到。廿五夜所奉寄諭。初六日

乃恭摺復奏。茲鈔去一閱。不知皇上果派博藩北上。抑繫派潤帥北上。如係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爲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爲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爲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兩弟以爲何如。

九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卽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職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

九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濬內。庶稍易整理。至牆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窺浙者。十之六七。存府城及休甯者。聞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連日雨大泥深。鮑張不能進勦。深爲可惜。季高尙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無遽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矜矜之氣。至爲可慮。希庵論事最爲穩妥。如潤帥有鎗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婉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矜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

九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接僞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只要桐城青草塢。少能堅定。自有可破之理。次青十六日回。祇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尚好。志氣尚壯。將來或可有爲。然實非帶勇之才。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今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此次徽賊竄濟。若濟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九月二十四日

沉弟左右。沉弟以我切責之。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較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傲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初六日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

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九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園。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沉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爲隱慮。此事又繫沉弟與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益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屬至屬。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聞某休甯城外。那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爲不安耳。

全日

沉弟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爲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十月初五日

沉弟左右。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夷務和議已成。鮑軍可不北上。九月初六日請派帶兵入衛一疏。殆必不准。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若悉繫上選。恐狗賊來援。打仗又少些好手。弟細心斟酌。或待擊退狗援後。再令兩哨南渡。亦無不可。余前廿八日一械。謂不須挑人來祁。是恐安慶挑出好手。難當大敵也。此次商令緩來。則專爲恐扯薄安慶起見。弟細酌之。賊若有大股從樑源來集賢關。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千言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守住四五日。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所時有。弟此刻與諸將約定。預爲守營五日晝夜不息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壘。或有幾分把握。關連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卽堅守靜待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守不動。直至中西間始出擊之。故無日不勝。希庵新授皖臬。莫令營撤委。令希查劫。弟詳復之件。儘可呈上。而莫之劾否。不係乎此。

十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蕩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寧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剿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入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日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日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請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疏虞。則志有素定。

斷不臨難苟免。回首生年五十。除學問未成。尚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以勤苦爲懷。謙遜爲用。以藥佚驕之積習。餘無他囑。

十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廿日廿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爲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現賊中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維清。皆在徽境。與兄作對。僞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沉季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內見大分曉。甲三月初六至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逸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

十一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日內皖南局勢大變。初一日德興失守。初三日婺源失守。均經左季翁一軍克復。初四日建德失守。而余與安慶通信之路斷矣。十二日浮梁失守。而祁門糧米必絕之路斷矣。現調鮑鎮六千人進攻浮梁。朱唐三千人進攻建德。若不得手。則餉道一斷。萬事瓦裂。殊可危慮。余忝竊高位。又竊虛名。生死之際。坦然怡然。惟部下兵勇四五萬人。若因餉斷而敗。亦殊不忍坐視而不爲之所。家中萬事。余俱放心。惟子姪須教一勤字。一謙字。謙者驕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驕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諸弟中外家居之法。則以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爲本。千萬勿忘。

十一月二十一日

季弟左右。專丁至。接十五日來信。知前有四次專人均未到也。此次賊圍祁門分三大支。西支破建德。以入鄱浮。東支破江灣及上溪兩營盤。以入婺源。北支破羊棧各嶺。以圍黟縣。三支之中。以建德一股爲最鉅。除守建德之賊二萬餘人外。又分爲三支。一支竄浮梁景德鎮。一支竄鄱陽都昌。一支竄彭澤湖口。日下守建德一股已被唐桂生攻破。竄浮梁一股被左軍小加懲創。十四日殺賊百餘人亦未得還。竄鄱陽一股擬分鮑軍會同左軍剿之。竄彭澤一股不知雪琴能守住湖口無恙否。若湖口幸得保全無恙。則西支之分爲四股者。或漸足以禦之。賊之全神全力。本在西支。西支如不得逞。則賊氣少沮。賊志少衰矣。北支之犯羊棧者。十八日凱章得小勝仗。廿日鮑軍得大勝仗。攻破賊壘。驅賊出嶺。開殺賊三四千人。經此大創。北支似亦不得逞。惟東支若由婺源以犯樂平。直入江西腹地。刻無兵力足以制之。實深焦灼。北岸狗逆。未大受懲。不久又有大舉。不特希庵不可分兵來南岸。卽章部亦不可輕動。總須以全力謀懷桐也。

十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寧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

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心灰。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爲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十二月十六日

季弟左右。樞陽壩工未成。亦屬意中之事。不必焦灼。大江極深。古人所謂江深五里。海深十里也。兩岸支河。入江者極淺。梅高。夏月江漲。則支河更高。倒灌各小河之內。冬月江涸。落至二三丈不等。小河之水入口時。河水高而江水低。如二三丈之懸崖。甚至江船不能入小河。小河之船不能出江。以其太陡峻也。今年江水不甚。溯樞陽河之水。至今尙能行舟。卽是極好之事。日下又連日霖雨。或者樞陽之水。竟至年底不枯。亦未可知。此是弟之運氣頗好。不然。則十月枯涸久矣。至塞壩工程。非絕大才。調不能不知。弟所用者何人。余屢次寫信。均言未能築成者。蓋日中未見有此大才之人也。章軍日內平安否。分餘庵數營。赴樞陽助章防守。事儘可行。公儲嫌其太大。余已親筆致緘於餘庵矣。第調東流之兵。防守樞陽則可。調湖口之兵。防守樞陽則不可以。賊蹤距湖口城。尙不過三四十里。難遽鬆動也。調陳軍助守樞陽則可。調陳軍助圍安慶則不可以。平日未經弟訓練。有素。臨危急之際。必不聽令也。弟此次撥營赴樞陽。赴鮑家沖。余登主意不其老。靠蓋撥去未必有益。收回則頗有損。收回鮑家沖二營。則反以長賊之策。收回樞陽一營。則反以減章之勢。然大敵將至。總以早早收回爲是。養足勢力。堅守前後兩濠。意不旁注。神不外散。或有濟乎。左鮑二公。十三日尙未開仗。黃文金極善。張大勢威。而蒼羽善戰者少。或足禦之。僞忠王李秀成。於廿八日圍玉山縣。攻撲八日。城中王德榜。顧文彩等善於防守。初五日解圍去矣。祁門四面各百里內。日內平安。弟可轉告潤帥及希禮。

厚雪諸公。雲仙之出處。聽渠自爲主。當今之世。處未必非福。出未必非禍。從嚴公赴豫。恐不相安。雲公根器厚。而才短。與嚴未必鍼芥耳。

十二月二十日

季弟左右。十九日專舟二人至。接兩弟來信。另一片信。所關甚大。方此軍初至東流。衆口交贊之時。嗚琴卽有信來。言其勇不可恃。沉弟平日曾言造塔者須下一層好。其理至精。將來恐須全行遣散。另招二千人耳。次青事。須渠來營一次。乃能定案。今天下雖已大亂。而法律不可全廢。如普不重懲。卽無以服江楚軍民之心。重懲普而不薄懲青。卽無以服微人。亦無以服普之心。澄弟之病據來信已愈。且言宜服清潤之品。不宜補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十六日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堅屬澤兒請醫守治。余頗不以爲然。吾祖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仙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吃出毛病。則又服涼藥以攻伐之。陽藥吃出毛病。則又服陰藥以清潤之。展轉差誤。不至大病大弱不止。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

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欲。斷不在多服藥也。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仙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一家不敗者乎。北菓公屋。余無銀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

咸豐十一年辛酉正月元日

沉浦九弟左右。除夕發去一緘。是夕又接弟信。具悉一切。吳退庵事。余實不便失信。其確不可用。用必債事之處。余亦殊無所見。不知諸君子何以獨照幾先。遂能爲此十成語。余閱歷多年。見事之成功與否。人之得名與否。蓋有命焉。不盡關人事也。東征局旣以我爲名。自應照我之札辦事。今厲觀察又來請示。札不可避。緘則可違乎。此事余頗厭煩。以後不必再提。北岸賊至無爲州等處。蓋意中事。搜獲僞文。亦言金陵調揚七麻李壽成援安慶。轉本自立門戶。李現在常山修城。均未必肯赴北岸。左鮑二軍。殘年均未俾仗。聞賊數實有五六萬。鮑公請將留漁亭之四營調去。漁亭亦繁前敵吃緊。不能調也。

正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臘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禪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姪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考寶早

猶三不信。

不信僧。不信仙。不信地仙。

又諱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

正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正月初六。賊破大洪。大赤二嶺而入。大洪嶺距祁門六十里。經江軍門帶隊擊退。大赤嶺距祁門八十里。初七日進犯歷口。初八日進犯石門橋。距祁門僅十八里。經唐桂生帶隊迎剿。大獲勝仗。追殺三十餘里。直至歷口。次月初九早。卽追出赤嶺。殺賊僅四五百人。而搶馬百餘匹。旗幟千餘面。刀鎗槍礮萬餘件。極大風波。頃刻卽平。可爲慶慰。左總在鄱陽洋塘一帶。亦於初九日大獲勝仗。賊目黃文金帶六萬餘人。聞已殺死。次日。羣賊全數潰退。自十一月初至今七十餘天。危險萬狀。至是稍稍蘇息。危而復安。若再穩住三個月。安慶克復。則大局有轉機矣。弟思習大字。總以間架緊爲主。寫成之後。貼於壁上觀之。則妍媸自見矣。弟體全愈。全家之福。至慰至慰。

正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安慶城內有出降之賊。則克復消息。當在春末夏初。祇須以堅靜二字持之。陳餘庵一軍。旣不得力。卽飭令全赴南岸亦可。若須酌留若干。紮集賢關。亦聽弟與厚庵商度行之。洋塘敗賊。分爲二股。一股由建德徑歸青陽。一股竄併彭澤。鮑公跟至彭邑追剿。不知近已全回池州境內否。此股賊多且悍。將來與楊七麻仍爲安慶之大患。但祝在安慶旣克之後。始起掀天大波。則至幸耳。陳舫仙帶五百人。作余身旁護衛。

之兵。不知渠頗心願否。朱寬義尙在家否。此間亦未下札。江西釐金大絀。正月窘迫之至。李秀成於十一日圍廣信府。不知日內解圍否。河口等處糜爛。今年釐金遠不如去年。南岸四萬餘人。不知何以爲生。思之惘然。

正月二十八日

沉弟左右。公文一件。甚好甚好。卽當批准。通行各屬。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爲業。擇紳已自不愜。惟於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竄金溪之賊。養素稟已獲勝仗。見田粟大半山雲際。關入閩。尙無確信。陳鎮廿一日已至東流。甚好。可略壯聲威也。

二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逸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豪無畏忌。開口議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戒惰字。以不妄起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姪也。

二月初七日

弟左右。得胡宮保信。言昌營在霍山敗潰。英山吃緊。不知究竟如何敗法。尙不至違犯楚疆否。僞侍王李

世賢自湖州歸來。由婺源再犯江西大股。萃於婺源北之清華街。左軍在富村禦之。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攻圍建昌。養素派兵往援。不知能解圍否。若建昌有失。恐其徑犯省城。若建昌幸保無恙。亦恐其由樟樹以犯瑞臨。一至瑞臨。則九江與國武甯義甯通山通城。處處震動。安慶之圍必解矣。左季翁料及此著。余亦深慮此著。如建昌之賊西趨樟樹。則余帶朱唐出防江邊一路。抽出鮑軍渡湖。由九江以赴瑞臨。鮑公之所以不能渡北岸者。以防此著爲第一義。北岸既有霍山余營之挫。則希軍必分兵援應。山內多軍。祇能自固。不能再顧安慶。萬一賊由集賢關攻安慶各營之背。弟須堅守五日。鮑軍現在下關坂。若渡江救援。一日可以渡畢。兩日可抵集賢關。縱有風雨阻隔。五日總可趕到。弟可先與鮑公預爲訂約。並與楊彭預訂渡兵之船。兄亦常預告鮑公也。鮑軍聲名爲賊所憚。日下不必輕於發動。專留爲此二著之用。一著救安慶官軍被圍之急。一著防賊由樟樹瑞臨竄出九江。此外各著。皆少緩矣。

二月二十二日

既兩弟左右。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槍礮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救援。并可約多軍二面夾擊。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兩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霆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輕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

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砲夾擊之效。卻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胥賴之矣。至囑至要。再察賊分路上犯。其意無非援救安慶。無論武漢幸而保全。賊必以全力回撲安慶。圍師。卽不幸而武漢疏失。賊亦必以小支牽縈武昌。而以大支回撲安慶。或竟棄鄂不顧。去年之棄浙江而解金陵之圍。乃賊中得意之策。今年鈔寫前文無疑也。無論武漢之或保或不。總以狗逆回撲安慶時。官軍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轉不能轉。安慶之濠牆能守。則武昌雖失。必復爲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轉機也。安慶之濠牆不能守。則武昌雖無恙。賊之氣箠復振。是乾坤無轉機也。弟等一軍。關係天地剝復之機。無以武漢有疏。而遽爲震搖。須待狗逆回撲。堅守之後。再定主意。

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卽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蹤進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尚未大減。日下左軍進剿。樂平鄱陽之賊。頗公一軍。因撫建喫緊。本調遣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總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逆由貴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又調總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數月以來。寶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鬼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若此光景。今年尚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卽瞑目。

毫無悔憾。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寶早掃書蔬魚猪。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訓誥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屋間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總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咐。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

二月二十六日

季弟左右。季弟兩縱使江夏。或有疏失。安慶團師仍不可退。與余前寄弟信相符。蓋李軍速到。賊縱有破鄂之勢。斷無守鄂之力。江夏縱失。尙可旋得。安慶一弛。不可復固。故余力主不弛圍之說。但近日狗逆由黃州折回。猛撲集賢關。兩弟當拚命堅守。庶既有定讞。又有定力。不徒託之空言耳。撫建兩府解圍。僥倖之至。賊走宜黃崇仁。或由豐城偏省垣。或由樟樹趨瑞臨。均不可不防。然李秀成自入江境。不特未破一府城。并未破一縣城。其機已鈍。或不能爲大害。所慮者僞侍王。翻藥一股耳。徽賊於廿三日攻休甯城一次。凱章以靜鎮待之。嶺賊廿五日圍攻歷口三營。幸亦保全。南岸風波。尙未艾也。弟勸余出江濱。須事勢稍定乃可。

二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湖北轉危爲安。幸甚慰甚。此間紀樞根嶺之賊。朱雲巖等進剿獲勝。殺賊三四百人。追賊出嶺。細

聞南岸各路僞文及生擒賊口供。大約三王兩主將分管各處。一曰僞忠王所管蘇州常州松江等處。現由廣信撫建內犯江西腹地。二曰僞侍王所管徽州嘉興廣德州金壇溧陽等處。現由樂平鄱陽內犯江西。三曰僞輔王所管寧國府現尙竄伏未出。四曰僞定南主將黃文金所管蕪湖繁昌青陽等處。五冬山建德犯浮梁。被左鮑擊退。受傷未出。五曰僞右軍主將劉官方所管池州及潯旌石太南陵等處。去年十一月十八入羊樓嶺。本年正月初六入大赤嶺。二月廿三入樺根嶺。皆該逆之部下。此五大股者。每股賊黨多者十餘萬。少者亦八九萬。惟太平府不知何賊所管。江北僅四眼狗封僞王。其主將數人。則不盡知其姓名。亦不能辨其分管之地耳。弟可便中細細查訪。弟欲余移住江濱。余久有此意。此時僞侍王大股十餘萬。鼎集於樂平饒州。不特鄱門之糧路接濟已斷。卽景鎮亦無糧路。余與左公俱在危困之中。祁休等處軍心方欲動搖。余豈可出嶺備處樂地。待武漢事定。須求北岸分兵一助南岸耳。

三月初四日 休寧城中

澄沅季弟左右。余於初二日。自鄱門起行至漁亭。初三日至休寧。初四日派各營進攻徽州。所有祁門漁亭之營。皆派七八成隊來此。老營空虛。聞景德鎮一軍潰散。左京堂亦被圍困。不知能守住營盤否。景鎮既失。祁夥休三縣之米糧接濟已斷。若能打開徽州。尙可通浙江米糧之路。若不能打開徽州。則四面圍困。軍心必渙。殊恐難支。余近年在外。勤謹和平。差免無尤。惟軍事總無起色。自去冬至今。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所欲常常告誡諸弟與子姪者。惟星岡公之八字。三不信。及余之八本。三致祥而已。八字曰。考實早掃書蔬魚猪也。三不信。曰。醫藥也。地仙也。僧巫也。八本。曰。讀書以訓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

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言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做官以不愛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茲因軍事日危。旦夕不測。又與諸弟重言以申明之。家中無論老少男婦。總以習勤勞爲第一義。謙謹爲第二義。勞則不佚。謙則不傲。萬善皆從此生矣。此次家信專人送安慶後。再送家中。因景鎮略梗故也。

三月十四日

季弟左右。此間十二日再攻徽州。過於持重。以八千餘衆之實在隊伍。不能選札直攻東門。列隊竟日。不一交鋒。是夜賊匪焚村劫營。我軍驚潰者八營。完全無恙者十四營。此次傷亡雖不滿百人。而士氣日減。賊氛大長。日下不可言戰。但能勉守。專盼左師二軍。攻克景鎮。或兩弟攻克安慶。移師東建。庶有轉危爲安之一日。自去冬以來。實無生人之趣。季弟勸我之言。外人亦有言之者。而不知局中度日之難也。

三月十七日

季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北岸事勢如何。武穴於十二日失守。黃州之賊下竄。想成大吉下巴河一軍。必已挫敗。否則賊不能遽至武穴也。此次希軍先不直剿黃州而渡至省垣。後不速剿黃州而急攻孝感。德安。似爲失算。新添之營太多。臨大敵未必可靠。唐桂生在徽兩挫。亦因新勇太多之咎。弟處安慶一軍。亦嫌新勇太多。前後濬本可堅守無虞。特恐未敗而自潰。不可不防也。余在休寧。凱章守城。一切謹慎之至。嶺外之賊。因黃文金大股調援北岸。劉古賴大股調數千人守金陵。賊氛不旺。祁門差可安堵。左季翁於初六初

十兩獲大勝。鮑公初十日由湖口起行。十二日至烏石嶺。十五六日常可至鮎魚山一帶。與左公漸漸通氣。左鮑相合。則余處又可轉危爲安。弟可放心。弟處緊急。并不必管轉運事矣。

三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余於十九日未刻。由休寧回至祁門。接弟十六夜信。不勝焦慮之至。弟處日內援賊。將自梅宿而至桐城。廬江等賊。亦將大有舉動。乃以余前緘辦米之故。尙須分心辦南岸繩運事件。兄實不安之至。兄十一日信。言弟收三萬金。或酌量爲我辦米數千石。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之說也。厥後接弟信。東征局改解南岸。即思酌改爲北二南一。茲聞上游之賊。由梅宿竄懷。決計改爲北二南一。其南一之數。不必違買多米。請先買千石。亦可少試運一次。看何如。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口袋千個。已嫌太多。難於買辦。弟乃欲辦八千個。則是誤會兄意。陸運千難萬難。豈有一次運至千石之理。兄忙亂之中。公牘私函。俱欠細思。弟則但求竭力爲之。亦未細思也。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魯賢關一帶。則弟試爲運米一次。以百石爲率。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亦可。援賊若至。則弟可全不管南岸。其經理之人。則東流以張小山爲主。桃樹店以姚秋浦爲主。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援賊若到安慶。盛南可爲弟代一半之勞也。千萬千萬。兄已派人往東建。囑盛南速歸矣。

三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二十夜接弟十九早信。知援賊已到後濠之外。弟乃因南岸之事。十分焦灼。余不能派兵援救。弟

處。反以余事分弟心思。損弟精神。此兄之大錯。弟當援賊圍逼後。十分緊急之時。不顧自己之艱危。專謀阿兄之安全。殷殷至數千言。昔人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吾謂讀弟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余定於二十四日拔營起程。廿九日準至東流。即在舟次居住。以容兩弟之意。弟從此安心做事。不可罣念南岸也。聞盛南表弟於十八夜回營。此心略慰。十九夜之黑。廿早之霧。殊可爲慮。後此兩日。守事當少有把握。權陽壩成後。桐城之賊。由練潭來。尙隔水否。此問各路平安之至。景鎮業之賊。業已退淨。不知其全由婺源回徽乎。抑尙在樂平與左鮑相持乎。然該鎮賊退。則祁門糧路業已通矣。兩弟千萬放心。兄移駐東流。祁夥休各軍。仍留此間。緊守不動。不能多帶兵勇。救援弟處。惟弟亮之。亦實無強兵可帶也。

三月二十二日

沉弟左右。此間廿日早間大霧。詢之來勇。安慶無霧也。余不帶朱唐赴江濱。則拔行可速。雖不能派援安慶。尙無損於祁休。余帶朱唐出江濱。則拔行必遲。徒有損於祁休。仍不能派援安慶。以朱唐兵少。又經新挫也。余帶千人出江。以慰兩弟之心。嶺內各軍。一概不動。以慰夥祁休三縣之民。迨景鎮克復。則派鮑軍北渡。以解安慶之困。左鮑雖無信到。而外間紛傳。景鎮業已肅清。賊退婺源。想非謠言。凱章堅定之性。斷不肯違舍休留弟。信皆二日即到。何飛廉之多也。想見士皆用命。爲之一喜。

三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余在休甯發一信。因皖南軍務棘手。信中預作不測之想。余旋自休甯回祁門。聞景德鎮克復。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殺賊極多。僞侍王敗潰鼠竄而去。景德鎮之賊退淨。所有都陽浮梁。凡祁門之後路。一律肅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爲可安枕而臥。而聞四眼狗圍集賢關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赴安慶。助守於濠內。又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於關外。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卽關係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以待援兵否。余身體平安。皖南自去冬以來。危險異常。日下大有起色。若安慶能轉危爲安。則事尙可爲耳。

三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接二緘。欣悉安慶守軍平穩。多公在練潭大獲勝仗。殺賊近萬。至欣至慰。余前不敢求多軍援。懷正爲璋玕。當胡之臨其後。今得此大捷。可以援懷矣。聞鮑軍至下隅坂。卽可北渡。因瑞臨失守。九江緊急。余飛函止鮑軍北渡。請其在下隅坂歇息幾日。懷急則北渡。援懷。潯急則西渡。援潯。可也。左軍或進屯溪。或守景德鎮。已兩緘。請其自酌矣。

三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建德行次。符悉多公續勝之喜。黃文金於正月兩次大敗。丟棄軍械殆盡。此次頭仗又敗。應不能爲厲矣。多公初一日至集賢之說。雖未必果能如約如期。要之可來援懷也。分兵極難。若無得力統將。分之則兩損。鮑公素不肯分兵。余亦素不肯分兵。且屢囑鮑公不可分兵。又深知鮑部下僅宋國水一人。不可須

與雖鮑左右。此外別無可當一路者。卽決計不強之分兵。令其全軍援懷。九江有吳竹莊丁義方萬泰三人。省城有張運柱凱章之弟劉勝祥二人。本有可守之理。如不能守。只可聽之天命耳。余本日至建德。鮑公至下隅。擬令其消停一日渡江。以踐初八前至集黃之約。

四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接來書具悉一切。昨日雨小而風大。今日風小而雨大。鮑軍勇夫萬餘人。縱能渡江。想初二尙未渡畢。初三則斷不能渡。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鮑爲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爲後路。護之兵。以朱章爲助。守鷓潭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爲狗酋所算。能否不令狗酋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而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弟於人力。頗能盡職。而每稱擒殺狗酋云云。則好代天作主張矣。至催鮑進兵。亦不宜太急。鮑之隊伍。由景鎮至下隅。僅行五日。冒雨進征。亦可謂極速矣。其錫峽則至今尙未到齊。以泥太深。小車難動也。弟自撫州投營至景鎮。曾經數日。遇雨。試一回想。能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潤帥力勸鮑公進兵。不必太急。待狗酋求戰。氣竭力疲。而後徐起應之云云。與弟見正相反。余意不必催鮑急進。亦不必囑鮑緩戰。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多公調度。遠勝於鮑。其馬隊亦數倍於鮑。待多擊退黃文金後。再與鮑軍會剿集賢關。更有把握。至狗酋雖凶悍。然屢敗於多。鮑之手。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狠。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軍器丟棄已盡。多鮑之足以制陳黃二賊。理也。人力之可知者也。其臨陣果否得手。則數也。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確。

係臨陣細數乎。抑係投誠賊供乎。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弟宜慎之。

四月初八日

沉弟左右。凡看地勢察賊勢。最宜一人獨往。所帶極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追鈔。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鈔。戰則吃賊之虧。不戰而跑回。則長賊之德。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名將看地勢者。相戒不帶隊伍也。又兩相隔在五里以外。不可約期打仗。凡約期以號礮爲驗。以掛槍爲驗。以冲天火箭爲驗者。其後每每誤事。余所見帶隊百餘人。以看地勢。及約期打仗二事。致敗者屢矣。茲特告弟記之。近唐桂生初五徽州之敗。亦犯此二忌。弟如自度兵力。實能勝賊。則出濠一戰。亦無不可。切不可與多施約期。或眼見多施酣戰之際。弟率大隊一助。則可。先與約定。則不可。爲多施約期。不應允。甘此。余此次派鮑來援安慶。爲難兵作壁上觀可也。先未約定而忽至。則有益。希庵先約定回援而不至。則有損也。楊鎮南之不足恃。余於其平日之說話知之。渠說話最無條理。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故說文君字后字從口。言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

四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有數事應商囑者。條列於後。

一去年諸公議中空一段。又弟未多請敵船。此時皆不必悔。向使此二事。當日籌謀周密。而他處或又有隙可乘。凡事後而悔己之隙。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歷淺耳。

一約期打仗。最易誤事。余所見甚多。卽以近事證之。去年正月十九。余際昌約與多鮑同出隊。以三排槍爲記號。是日春霆黎明。放三排槍。厥後因霧雨多。鮑未出隊。余軍大挫。今年正月十六。凱章與霆營約攻上溪口。同在漁亭出隊。厥後凱章到而霆營自中途折回。幾至誤事。二月初九。凱章與朱唐約攻上溪。以沖天火箭爲記號。厥後朱唐先到。彼此均未見火箭。三月初五。凱章與唐約攻徽州。以排槍厥後唐冒雨先到而凱不至。遂至大挫。第十一日攻中空九壘。並無錯處。因多公約出隊牽制。而弟允之。卻是錯處。想以余前日之信。爲不足據耳。

一攻城攻壘。總以敵人出來接仗。擊敗之後。乃可乘勢攻之。若敵人靜守不出。無隙可乘。則攻壘徒損精銳。臺湖賊壘不破。尙不要緊。若關外賊壘。十分堅固難破。卻須另行籌畫。

一用兵人人料必勝者。中卽伏敗機。人人料必挫者。中卽伏生機。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此次多鮑成朱援皖。人人皆操必勝之權。余慮其隱伏敗機。故前寄弟信。言不必代天主張。本日已刻小雨。午未大雨。未知有損於弟軍及多鮑否。如其有損。亦惟兢兢自守。盡人謀以聽天而已。

四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戈什潘文質歸。接第一緘。分條覆列於左。

一弟欲余至颍河一行。余旣出江濱。豈有不思與弟一見之理。惟歷年以來。凡圍攻最要緊之處。余親身到場。每至挫失。屢試屢驗。余偏不信。三月攻徽。又試往一行。果又驗矣。此次余決不至安慶。蓋職是故。一此時不宜再作圍賊之計。只作野戰與自全兩計而已。多在挂車。鮑在關外。必與狗活。有一場惡戰。如能

大捷。尙可克城。如僅小勝。或反小挫。則不特不能克城。且常思所以自全之策。弟軍欲求自全。須請鮑軍由江濱進紮。與弟營聯絡一氣。不爲赤湖嶺之賊壘所隔。趁狗在柵未歸之時。趕緊紮成。如圍棋然。兩塊相粘。連則活矣。或鮑紮原處而成犄角七營。進紮亦可。其擇地須請楊施成與弟同看。十三四必須看定。或請韋又堂來一看亦可。以渠熟於賊情也。至季弟東北自全之策。或以縱陽爲後路。或仍以大橋爲後路。弟與楊韋酌之。

四月十五日

季弟左右。接沅弟長信。志甚堅。氣甚壯。微嫌辦理太速。兵力太單耳。新移六營。紮於菱湖賊壘之後者。已守住十三夜十四日矣。淮地段太長。仍嫌兵單。務須請成武臣七營。赴菱湖幫助同紮爲妥。大凡初紮險地。與久經紮定者。迥乎不同。久經紮定者。濠已深。牆已堅。槍礮已排定。雖新勇亦可穩守。初紮險地者。雖老手亦無把握。久紮者千人守之而有餘。初紮者二千人守之而不足。且下菱湖六壘。必須成武臣往紮半月。紮定之後。春與沅弟另籌。往該處換紮。又可抽出成軍爲活着矣。

四月二十日

澄弟左右。余自來東流。心緒略舒。安慶之賊。前紮九疊於中空之處。沅弟又紮六疊於賊之後。並九疊與城。皆以大圍包之。鮑軍亦紮於赤湖嶺。圍賊四壘。皆有可破之理。所慮者。洋船過安慶城。停泊一天。通於油鹽接濟。我雖辛苦圍攻。賊仍供應不斷耳。四眼狗竄至柵城。恐日內又竄上游。蹂躪完善之區。瑞州一股。盤踞

如故。建德又新來一股。距東流僅四十里。自去年蘇常失守。金陵師潰。日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聞各處敗兵潰勇多半投賊。故凶悍亦倍於往年。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余身體平安。徧身生瘡。竟日作癢。自三月下旬至今。幾於無日不雨。自十五後無日不大風。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重棉猶覺長寒。洋船上。下長江。幾於無日無之。紀澤兒信。亦不爲無見。紀鴻文筆大方。可爲喜慰。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去歲接奉手緘。久稽裁復。因薄淺材。薄植上承先世餘蔭。驟躋高位。並竊浮名。撫衷內省。久懷鷓鴣不稱之愧。來示勗勉有加。而又引杜陵厚祿書斷之句以相諷諭。益增悚仄。惟近世所稱羨督撫之榮。不外宮室衣服安富尊榮等事。而姪則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所居僅營中茅屋三間。瓦屋一間。所服較往歲在京。尤爲減省。自去冬至三月。常有賊黨十餘萬。環繞於郟門之左右前後。幾無日不戰。無一路不梗。晝無甘食。宵有警夢。軍士欠餉至五月六月之久。姪亦不忍獨處宮院。故年來不敢多寄銀錢回家。並不敢分潤宗族鄉黨者。非矯情也。一則日擊軍士窮窘異常。不忍彼苦而我獨甘。一則上念高曾以來。屢代寒素。因循雖忝食舊德。不欲受太過。爲一己存惜福之心。爲闔族留不盡之澤。此姪之微意。十叔如訪得營中家中有與此論不相符合之處。卽請賜書詰責。當猛省懲改。安慶一城。費盡氣力。本有克復之望。近因洋船暗通接濟。城賊又有生機。天意茫茫。未識大局何日轉旋。

四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接來信。並公牘。措詞甚爲得體。惟此事似非官相所能爲力。渠未必肯向夷會說。夷會亦未必聽渠之話。若果來東流。與余相會晤。余窺其意旨。倘可以理論情感。必力爲開說。倘其暗助髮逆之志甚堅。亦

可於言外得之。則奏明另籌大計耳。弟寄胡公信。欲成紮三安鋪與多合勢。且待端節後。鮑至南岸時。再說不遲。凡軍事做一節。說一節。若預說幾層。到後來往往不符。官相處。余即不吝矣。

四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目下可慮之端。第一洋船接濟。安慶永無克復之期。第二黃德瑞三府五六縣失守。餉源斷無可繼之理。欲求一良法。救此兩端。反復思之。毫無善策。潤帥自統舒成馬步剿南岸與冶崇通等處。弟欲撤休夥之兵。清江西腹地。縱辦得極好。不過克江之瑞州。保鄂之南數縣耳。於兩大可慮之端。皆不能補救。而弟謂克復安慶。即兆於此舉。始亦未細思也。兄之不肯棄休夥三縣者。蓋兄爲江督。又握江南欽篆。不能繞道以履蘇境。久已爲蘇所唾罵。奏明從皖南進兵入蘇。又奏參張筱浦接辦皖南軍務。不能保徽甯二府。又並此三縣而棄之。不又爲皖南所唾罵乎。現不能克徽甯人其頭張則怨我其次則危困之際。夥祁曾捐銀數萬。又其次撤三縣之兵。仍須以重兵防饒景。故兄昨信言調度極難耳。如使一轉移間。而滿綠皆活。有利無害。兄亦何憚而不樂從乎。今決計於端節後。調鮑軍南渡。由潯赴瑞。能否得手。則聽之天而已。望弟修壘修濠。專爲自守之計。如洋船之接濟可斷。安慶終有克復之日。倘洋船不能禁止接濟。則非吾輩所能爲力。當奏明另籌耳。余意以鮑軍援剿瑞州武甯義甯。以成軍還希公。以謀黃州。或作北岸上游之活兵。希在北。鮑在南。上游有兩支活兵。局勢必振。胡帥之憂必少。舒病亦必少減。下游又嫌單薄。然江湖水漲若此。弟軍專守前後濠。當不致有疏失。多軍或駐枞車。或改紮青草壩。縱不能大破援賊。而自守則綽綽有餘。大灣石碑三城。亦均易守。楊七麻尙在南岸。未北渡也。崇巖務於日內南渡。以安祁門之人心。至要至要。

五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章志凌深明賊情。究竟現在之僞輔王名楊輔清者。卽七麻子否。其與金陵洪首逆。尙是覩合神離否。少冬信言忠侍璋珩諸王。皆與狗逆不合。外畏之而中恨之。確否。現竄鄱陽之劉官方。與黃老虎孰強孰弱。四眼狗手下之人。以何人爲最悍。四年羅大綱在湖口。身邊有洋鬼子三人。現忠逆侍逆身邊。皆有洋鬼子。係用錢雇無足重輕之鬼乎。抑實與夷中大員說明乎。一一詳詢見復。弟處保舉。總以歸官胡出奏爲妥。牘下之不准。絨求之可也。兄弟中有多少不方便。弟認定爲湖北委員。則事事順手矣。

五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接沅弟密論賊情一絨。季弟報喜一絨。此次殺三疊真正悍賊千餘人。使狗爲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獲一大捷。尙不能殺許多賊。賊真可喜也。沅弟所錄。十分得其六七。咸豐六七年間。諸楊有老國宗七國宗八國宗九公子之稱。當時皆以輔清爲老國宗。且言老國宗係真東王之宗支。七八皆係賜姓。今來絨以輔清爲七麻子。與早年所聞不合。不知章志凌知別有所謂老國宗否也。又韋部黃文金胡鼎文古隆賢賴文四人。賴忘其名下一字。與現踞黃州之賴文光。係親兄弟否。亦可一詢。鮑公攻劉瑄林疊不下。勸之不必性急。余決計不調開渠軍。卽令在集賢關紮久。且調漁亭二營歸之。又調韋部全歸之。以厚其力。若決長漆。以開瑄林先生之營。致其人故斷無不破之理。但須嚴密巡邏。無令瑄翁一人脫逃耳。愛其人故稱善

五月初七日

沉弟左右。劉瑄林之被擒。余接楊厚庵信。始知之。聞已支解。將頭函送菱湖以示衆賊。今而後喜可知也。今早辦文調鮑軍由萍援瑞。陳舫仙初至東流東征局。帶解弟處之二萬兩二萬串。余欲撥六千金。發舫仙新營一月口糧。蓋新營無餉。諸事不便。不比老營尚可支持。或俟江西餉到撥還。或抵借華陽鎮借款。皆可。弟借提華陽釐局萬串。兄已代償四千金矣。韋部二營。厚庵已調赴池州否。若未去。弟儘可遣去。安慶守濠。殊非易易也。潤帥於安慶守事。聞將錄弟稟入告。弟稟毫無鋪張。在近日爲僞見之事。然言名則保舉同。言利則口糧同。又何必鋪張哉。

五月初九日

季弟左右。鮑軍准用民夫。卽日當通行各縣。黟縣於初五日克復。左軍開亦至景鎮。或者天從人願。三縣竟可不棄乎。水大異常。於賊則處處不利。然江西兩湖。農不能收種。官不能安居。商不能貿易。口糧更從何處取出。真大憂也。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實有至理。然弟處守內濠外濠約計七十餘里。萬餘人尙嫌其少。如賊猛撲。內外兩濠地段太長。余深以爲慮。比之左公樂平野戰。迥乎不同。弟切不可存此心。謂人已太多。力已有餘也。若存此心。必致誤事。計內外并守。僅敷一班站防。并不能兩班輪替。若賊來輪換猛撲。而守者晝夜不換。豈不可危。弟從此著想。並須將外濠加挖。至囑至囑。添募本不易易。余令鮑朱唐添募。係採弟與希庵及諸公之言。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

五月十三日

沉弟左右。余於今早卯刻開船。已刻至華陽鎮對岸之香口。曰下各處主意。紛紛無定。余將余之深知而自決者。告弟知之。謹記之。其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亦告弟知之。聽弟酌之。多軍宜全紮桐懷。專擊援賊。弟軍宜專主圍懷。此兄之深知而自決者也。鮑軍或穩駐集賢。或援瑞州。或打宿松。或剿斬黃。或打南岸。俱未十分妥善。此兄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且孔醜至二套口。隆坪一帶。一片皆水。往年湖寬八九十里。今年必百餘里。鮑軍若由黃梅行走。不特不能至二套口。以過南岸。並不能由廣濟以達二新。此兄之深知而自決者也。鮑若從興國下手。其須渡水幾次而後可。至興壇成胡赴南岸。其須渡水幾次。此兄之不深知不敢自決者也。現約潤帥與春露同來香口一會。俟會後再飛緘告弟可耳。再弟論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割斷微茫。如鮑軍或打南岸。或留北岸。此大處也。往返勸須兩月。調度不可錯誤。北岸或紮集賢關。或攻宿松。南岸或援江之瑞義。或援鄂之興冶。此小處也。往返不過十日。臨時尚可更改。近日接弟兩次長信。皆言鮑軍不可不救江西。以保餉地。而此次十二夜信。又言宿松上至德安。乃有官軍。中間無人過問云云。意似留鮑公在北岸者。且信中力陳鮑公宜謀宿松矣。而又言鄂南已失十縣。重於瑞義等州。宜合力圍之云云。意又似令鮑打南岸鄂境者。究竟弟之確見。欲鮑在北岸乎。在南岸乎。望以一言決之。不必紛紛多說道理。使我無所適從也。

五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南坡解來之銀米。擬以萬兩濟左軍之急。左公日下窮困異常。梅村紮營建德。錢米俱斷。左公自景德鎮以千三百金濟之。頃又斷矣。東流糧臺亦無分文。或以八千解左。二千留臺。其餘銀二萬。弟與厚庵

均分可也。米六千石。則以三千濟厚庵。二千交弟處。一千留東流。江西兩湖三省。水災已成。縱能克安慶。下半年事勢亦必決裂。皖南道擬以姚秋浦署理。吏事較凱章略熟。又與張朱唐三人和得耳。

五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水師破賊數壘。甚慰甚慰。此時賊勢衰弱。再挫其氣。則將來城破逃出。亦無心打仗。木牌二百餘架。大江斷難多逃。以牌之爲物甚笨。只要三板走近打幾箇大火蛋。則牌上之賊。必撲水自盡。火球中多置松脂。則火燃略久。拋入牌上。自然驚心動魄。上游賊勢雖熾。只要安慶克復。必可掣之回顧下游。特大水已成。甚星又出。未知天意究竟何如耳。

六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劫數之大。良可歎悸。然使堯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懲。援賊至呂亭驛。日內想已開仗。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並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亮當足以禦之。再狗會此次援皖。利在速戰。方今盛夏酷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任是鐵漢。亦將渴乏勞疲。若持軍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搦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驕過數日之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多禮帥謀略最優。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否。弟試與商之。

六月十二日

沉弟季弟左右。既已帶兵。自以殺賊爲志。何必以多殺人爲悔。此賊之多。勝多殺。流毒南紀。天父天兄之教。天譴天豫之官。雖使周公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爲悔之理。幅巾歸農。弟果能遠此志。兄亦頗以爲慰。特世變日新。吾輩之出。幾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維持之者。賴賊趁下游買米。日內有信來安慶否。弟可與黃昌歧細細說明。大約不外平日結以厚情。臨時啗以厚利。以期成安慶一贊之功耳。

六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舅母棄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吊唁。於此等處。吾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厚物。而意甚懇勸。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

六月十七日

沉弟左右。余在香口與胡帥鮑鎮三人會商。本令霆軍由太湖陸路至張家坊以上新水。厥後改計攻宿松。又改計坐船。暨初六日拔營登舟。初八日長行。皆奉靈所自定。余不得與聞也。惟鮑將登舟時。接胡帥信。令其回援懷桐。渠有稟來請示。余因其時新坡菱湖十八學。懷桐兩軍。足以自立。批令霆軍仍上援鄂江。至十一日聞建昌之失。乃檄令專援江西。目下江西省城震動。余斷不能再失信調鮑回顧下游。如天之福。懷桐兩軍姑得住。大局終可無礙。若有意外之疏失。亦自有天心主之。國運主之。鮑公本係南岸之軍。還之南岸。

余無愧悔耳。

六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漢口漢陽。只裏布置略早。水師尾查防。逸亭之能否。內剿城賊。外抵狗輔。則未可知。然南岸尙有成騎八千人。置之空虛之地。萬一金劉小有疏虞。上游亦不至決裂。江西建昌之賊。與興國義寧等股會合。蔓延太廣。閩江股匪。散布撫建廣三府境內。並圍玉山縣城。無人去剿。順源竭矣。多公函寄還渠。每主先出險。時賊余每主待賊來撲我。所見不同。古之用兵者。於主客二字最審也。

六月二十九日

沉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某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響約略之詞。乃合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爲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爲其族人方某。署名演案。將方氏通族編入旗籍。雍正間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囚臣而有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諭旨。一一查出。並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殿旨礙眼者。易于取詰。從前人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屢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並未收其一冊一句。姬傳先生雖推崇方氏。

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尙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祀。須自三公始。李厚庵與望溪不得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

七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軍事。四眼狗糾同五僞王。救援安慶。其打先鋒者。已至集賢關。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可保無虞。但能堅持十日半月之久。城中糧米。必難再支。可期克復矣。徽州六屬俱平安。欠餉多者七個月。少者四五月不等。幸軍心尙未渙散。江西省城戒嚴。附近二三十里。處處皆賊。余派鮑軍往救湖北之南岸。已無一賊。北岸德安隨州等處。有金劉與成大占三軍。必可自有起色。余鮮疾未痊。日來天氣亢燥。甚以爲苦。幸公事勉強能了。近日無稍閒之擊。總督關防。輿政印信。於初四日到營。余卽於初六日備用。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諸子姪無傲氣否。傲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戒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

七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程學啓攻破北門外石壘二座。多軍亦獲大捷。程學啓屢立大功。花翎遊擊。儘可儘可。惟城之能克與否。仍看援賊到時。官兵守後濠之能穩與否。山虧於一篑。病忽於新愈。不可不慎。江西省城外對河之賊。已退至萬壽宮瑞州一帶。章門安穩。是余大落心之事。以後調鮑軍回援集賢關。或緩或急。皆可。但水陸

程途近半月。仍須弟軍能如三月杪之堅守乃妙耳。

七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多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或曰。賊不用謀。或過練。或不通練。皆曹操八十萬人自荆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滅其必敗者。一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爲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開德安克復。雪琴專函來報。又言成蔣軍病人太多。不能全進。又聞鮑軍病者極多。以此而推。狗輔之部。病必更多。故料其不能持久。

七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長賊十六日入關。未攻我後濠而去。十七日又入關。因雨而去。如連三日不能逞其凶穢。則賊氣沮而我軍穩矣。望弟慎靜待之。接鮑公信。奉新瑞州之賊。皆已逃遁。將由臨江樟樹渡東岸。以趨撫建云云。余函囑其在臨江少停數日。如安慶之賊。十分猖獗。則調鮑回援安慶。如安慶儘可支持。則令鮑追忠逆一股。直至河口。再作計較。總之德安克則金成。可以下援。瑞州復則靈軍。可以回援。懷相兩處。斷不患無援兵。只要弟與多公穩守一月耳。

七月二十四日

季弟左右。勅仙兩營。明日即令帶六成隊。徑赴鹽河登岸。作爲北西游擊之師。聞飽備布袋草把。此二者皆余閱歷之事。余攻九江。辦布袋萬個。爲填濠之用。令每人裝土於袋。負之丟於濠中。乃十二月朔日進攻。每袋僅一寸厚。千餘袋尙不能成得一丈寬。而千餘人斷不能站在一處。每處數十人。竟未能填一尺厚。是日傷人最多。此布袋之難用也。攻臨州時。劉時衡以稻草填濠。已填一丈寬。過濠十餘人矣。賊以火蛋拋出。稻草悉燒。斃賊數十人。第二次時。街用澤稻草。賊以槍礮擊之。官兵亦不如前次之踴躍。遂不能過濠。臨州濠深不盈丈。尙且如此。此稻草之難也。望弟告諸勇知之。

八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是時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欽天監於五月具奏。以爲非常祥瑞。今皖城接時應驗。國家中興。庶有冀乎。此間銀不滿六千。欲湊萬金犒賞將士。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

八月初四日

澄笑四弟左右。初一日卯刻安慶克復。城賊誅盡。始盡。并無一名漏網。差快人心。江西之賊。逼近省城。飽春霆於廿四日在鄂城河西。大獲勝仗。積水以西。一律肅清。余令鮑軍跟追至河口。或尙易了湖北之賊。安慶克復。或示不久懸。目下所慮者。胡中丞病勢沈重。關係極大。余身體平安。惟瘡癬未愈。心緒多煩悶耳。

九月初三日

沉弟左右。頃接信。胡宮保已於八月廿六亥時去世。可痛之至。從此共事之人。無極合心者矣。奉旨希庵暫署湖北巡撫。係因潤帥請開缺。摺內舉以自代也。打泥汶時。賊將若榜水濱。我陸師不可近。聽登岸。須在上游二十里。或下游二十里登岸。庶進退稍寬。不至節太短。勢太促也。

九月初六日

沉弟之字。骨秀得之於天。手穩本之於習。所欠者勢與味耳。此二信寫瘦硬一路。將來必得險峭之勢。嘗見舊拓顏家廟碑。圭角峭厲。轉折分明。絕類歐書。不似近日通行本之癡肥也。

九月初十日

沉弟左右。黃公信已加封寄去。冠北之札亦發。鶴汀早年在京極熟。容少緩再調。約旨卑思四字。實近來方寸隱微之弊。亦閱歷太久。見得天下事。由命不由人也。

九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米糧子藥未齊。宜緩進兵。極是極是。廬江爲我必爭之地。以其與懷桐相犄角也。咸豐八年二月。鄭秦兩軍門。以二萬人敗於桐。賊係從廬江來。十月李迪庵以六千人敗於三河。賊亦從廬江來。余因此二役。知廬江爲得勢之地。少荃兄弟與江北人皆言廬江之要緊。故余屢催進兵。今陳劉二幫。既到廬江。既爲我有。千妥萬妥。余已放心矣。此後不特進無爲州可緩。卽進盛家橋亦可緩。蓋無爲州不過米多地廣。非扼

要之區也。盛家橋不過吾思得之。以爲蕭清巢湖之根本。非我不往駐而賊卽先佔也。廬江得後。弟專意布置守城之法。將廬江與懷桐三城。看得并重。賊來攻廬江。則與多公預訂來援之師。不特弟進無爲不必急。卽多進廬州亦不必急。恐多去則桐城兵薄。廬江別無援師也。今日卽飭李劉解米糧子藥至羅昌河。以後必能源源接濟。弟可放心。出看泥汊亦不必汲汲。總以熟籌廬江守法爲要。余前擬於盛家橋造船。爲蕭清巢湖之計。今弟信云。泥汊口可通白湖。白湖可通巢湖。是泥汊一破。水師可直入巢湖。不必另造船矣。果其如此。豈不大妙。但須查明白湖可通巢湖否。果其可通。亦恐灣曲太多。河道太窄。湖底易於膠淺。陸師難於照應。四者查確。乃可駛入。總之廬江旣得。以後事事好辦。但宜穩不宜忙耳。泥汊之賊糧不得。固不可進兵。卽幸而攻破泥汊。亦須待糧米足後。魴仙乃可進也。

九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九弟初二日自安慶進兵。初九日至廬江。日內將出大江。會合水師打泥汊也。四眼狗初七日已到。三河卽溫弟殉節之處。此次余與九弟定堅守廬江。決不輕進。胡潤帥繼先皇而逝。於大局關係至重。聞官帥奏請以希庭實授鄂撫。並力保雪琴爲皖撫。想朝廷亦必俯從所請。其辦事合手可喜。其黨類太盛。爲衆所指。日亦殊可懼。浙事危險之至。屢求救援。此間力不能及。現擬以多軍進攻廬州。以鮑軍進攻甯國。去浙甚近。或亦可少分浙之賊勢也。

沉弟左右。調巡湖營。由劉家渡拖入白湖之札。今日辦好。卽派人送去。吾所慮者。水師不能由大江入白湖。白湖不能通巢湖耳。今僅拖七八丈寬堤。卽入白湖。斯大幸矣。若白湖能通巢湖。則更幸矣。余昨日作晚湖

輒一聯云。道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勳名。

九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昨日接李希庵信鈔八月廿五日諭旨一道。茲鈔寄弟閱。一門之內。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驚喜之餘。彌深悚懼。余當具一摺自行謝恩。又具一摺爲澄季兩弟謝恩。又具一摺爲溫甫弟謝恩。弟當具一摺自行謝恩。四摺共派一摺差。於九月二十八日進京。如此大雨。不似進兵氣象。望弟回至廬江。認真布置一番。只要廬江桐舒守得堅固。不患無爲廬郡無得手之日。日下且不必進兵。至囑至囑。

九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守住廬江。吾已歡天喜地。不料竟克無爲。從此可以圖裕溪口。可以打運漕鎮。可以謀西梁山。可以肅清巢湖。皆以無爲爲根本。何幸如之。吾於七月及中秋前。深冀得安慶後。并廬無二城而得之。以廬作上游藩籬。以無作富強基礎。至中秋後。已不敢作此僥倖之想。今竟如願相償。從此水陸皆宜休息。不可再言進取一步。專講防守。江面另造小舢板。放入巢湖之內。明歲春水漲時。湖船從黃落河打出。江船從裕溪口打入。必可得手。

九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病恐難於速愈。又安慶克城。人人優獎。惟多公尙嫌其

薄。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李王二鎮水師。究竟堅勁可恃否。望弟細察。運漕可乘機取。巢縣亦未始不可乘機攻取。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二處。稍息兵勇之力亦稍抑其矜情躁氣。待水師肅清巢湖後。運漕巢縣。皆囊中物耳。吾於水師實不放心也。

九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接李濟清等稟。知水師卽日進攻巢縣。余甚不放心。蓋水師向本驕傲。又得數次小勝。則全是矜情躁氣。偶然小挫。則怯態畢露。運漕一帶。港汊紛歧。一有不慎。則草木皆兵。弟欲調度水師。無但取其長而忘其短。總以君明支河小汊爲第一義。陸師亦宜守住廬江無爲。不宜再進。特此再囑。

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九弟克復無爲州。克復運漕鎮。一路布置妥當。於十月初一日回安慶省城。江北之賊。現僅占廣州與縣二城。江南之賊。各立門戶。不肯幫助北岸。計江北肅清。尙不甚難。惟恐其勾結捻匪。勾結苗逆。又致蔓延爲患耳。自新主繼序以來。八九兩月。英夷退出廣東省城。楚軍克復安慶省城。又江西湖北兩省肅清。氣象頗好。聞大行皇帝梓宮。於九月廿三日奉移進京。新主於十月初九日登極。從此否去泰來。寰宇又安。則中外臣民之福也。

十一月十四日

禮弟左右。得趙玉班寄季弟信。知沅弟於十月廿八自長沙還家。竟可趕上初三祭期。至慰至慰。此間軍事平安。三河之賊無故自退。或與廣州賊目不和。或別有詭謀。均未可知。余令振字開字兩營。移守三河。僞城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均札歸多都統就近調度。竹莊自安慶開差。可至廬邑。不知振開兩營。果能守三河要隘。吾如守得堅定。則廬郡巢縣。亦或易於得手。浙江自紹興失守後。別無確信。甯波繼陷。杭城被圍。可危之至。余奏請左宗棠由廣信衢州援浙。又調鮑春霆進攻甯國。甯國距杭僅三百里。亦可掣浙賊之勢。堅杭人之心。第目下均尙未拔行。不知趕得及否。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卽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卽不還鄉。可感可敬。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滬。實屬萬不得已之舉。務望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正月交盛南帶來。沅則扁舟先來。共商大計。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爲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爲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陳舫仙丁內艱。家無兄弟。本應給假回籍治喪。吾因運漕喫緊之地。批令待沅弟來。再行給假。茲將原批暨信鈔閱。望沅弟正月到皖。則余不甚失信。至要至要。

十一月二十四日

禮弟左左。三河復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吳竹莊團防營。替守廬江。開營全赴三河另紮。將吳羅程歸多都統調度。運漕等處。日內如故。以理撥之。環集湖四面。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運漕東關三河三隘。八者官兵已占其六。想賊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惟浙江危急。上海亦有齟齬之憂。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替出

現防之兵。帶赴江蘇下游。與少荃昌岐同去。亦八千陸兵。五千水師。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區。慮吳民水火之望也。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廉聽政。中外悚肅。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悚可畏。浙事想已無及。但求沉弟與少荃二人。能爲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所裨多矣。慮巢一克。余與弟中無梗隔。事局尙可爲也。

十二月十四日

沉弟左右。日來未接家信。不知走信之夫。從何處耽擱。浙江省城。竟於十一月廿八日失守。兵民六十萬人。食盡而破。大約半死於餓。半死於兵。存者無幾。吾奉命兼轄浙江。不能解此浩劫。愧憤何極。浙撫想必簡左帥。吾當奏請簡蔣鼎泉爲浙江藩臬。或令帶五六千人。即可獨當一路。上海一縣。人民千萬。財貨則萬萬。合東南數省。不足比其富庶。必須設法保全。擬令少荃帶水陸各五千人前往。程學啓之千人。擬即撥交少荃帶去。余之親兵營。亦令隨去。沉弟開年。務須星速前來。能於二月十五以前趕到。少荃尙未啓行。諸事面商更好。其程學啓處。望弟寫信諄囑。令其聽少荃之節制調度。吾家受國厚恩。吾爲江督將近二載。尙無一兵一將。達於蘇境。上愧對朝廷。下愧對吳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則并獲罪於天地矣。總望沉弟多方設法。助我保守上海。爲恢復三吳之張本。千萬千萬。

同治元年壬戌正月初四日

沉弟左右。日來未接家信。頗爲懸念。沉弟腹泄。何以至今不愈。若云脾虛發瀉。則八九月在此辦事。宏毅國

到。斷非元氣虧損之象。卽到家後寄來各信。字蹟精光圓滿。亦殊非積弱者所能爲。弟平日服藥太多。余心以爲非。此次久瀉。不知所服者係屬何方。恐一味偏補。而於所以致瀉之原。未能清其根。萬能軫病瘡五年。多服補劑。現在嬌養太慣。動輒生疾。亦由當日致瘡之原。未清其根也。望弟少服藥餌。迅速來營。忘身報國。凡外間謗言。無因而至者。余必能解之。凡險遠之處。弟不願往者。余亦不強之。但望弟早來營。一則受恩太重。不宜久住家中。一則盼仙思歸其切。前敵今春必有戰事。余甚不放心也。徽州危急。廿六日獲一大勝。已將巖寺街打開糧運既通。當無他慮。

正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接弟臘月專丁一緘。具悉一切。弟於十九日敬辦星岡公撥向事件。起行來營。月杪或可趕到。少葦惟於二月杪赴鎮江。弟能早十日趕到。則諸事皆安。除程學啓外。少葦似再向弟處分撥千人。余亦欲許之。不知弟有何營可撥。渠赴鎮江。卽日將有悍賊尋戰。新勇太多。實不放心。弟進攻巢縣和含一帶。不妨稍遲。待新軍訓練已成。再行進兵可也。用人太濫。用財太侈。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黃金本屬擬不於倫。黃君心地寬厚。好處甚多。而此二者。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在安慶未虐使軍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語兄可信之。拚命報國。側身修行。此二語弟亦當記之。余近日平安。幼丹撫江。季高撫浙。希庵撫皖。應不至大掣肘。

正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十七日欽奉諭旨。兄拜協辦大學士之命。弟拜浙江按察使之命。一門之內。迭被殊恩。無功無能。

番竊至此。慙悚何極。惟當同心努力。仍就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上。切實做去。前奉旨賞頭品頂戴。尚未謝恩。此次一併具摺叩謝。到省後。或將新營交杏南等帶來。而弟坐輕舟先行。兼程赴營。籌商一切。俾少荃得以速赴上海。至要至要。少荃現有四千五百人。望弟再撥一二營與之。便可獨當一路。渠所部淮揚水師。余囑其留兩營在上游。歸弟調遣。弟將來若另造破船。自增水師。此二營仍退還黃李。弟自有水師兩營。其餘大處。仍請楊彭協同防剿。庶幾可分可合。不傷和氣。

二月初二日

季弟左右。所有招降立營事宜。業經於稟內一一批明。尚有函中應復各事。條列如左。

一蕪繁南魯四處在掌握之說。尙難盡信。韋志凌初降之時。亦言包打蕪湖。不特降人好說大話。卽投効之將官亦多好說硬話。余實厭聽之矣。弟初放手辦事之始。余不遏其興致。卽蕪湖不克。余亦不怪也。惟言訓練爲有用之兵。則余未敢深信。

一滕代馨係李營老幫辦。委之署理繁昌縣則可。委之辦捐務則不可。蓋余自八年再出。並未委員勸捐。以其費神多而獲錢少也。

二月二十一日

季弟左右。接家書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係外感之證。弟向來襟懷不暢適。聞此傷耗。亮必哀傷不能自遣。惟弟體亦不十分強旺。尙當達觀節哀。保重身體。應否回籍一行。待沅弟至三山。

夾與弟熟商再行定奪。長江數百里內。釐卡太多。若人通再抽船釐。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擬不批准。荻江釐局分成。爲數無多。擬批令改於蕪陽鎮分成。爲數較多。弟之所得較厚。又與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更爲妥善。諸屬保重。至要至要。

三月初三日

季弟左右。覆奏朱侍御一疏。定於五日內拜發。請欽派大員。專抽廣東全省釐金。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皖鄂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於江西釐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秋冬當漸優裕。馬隊營制。余往年所定。今閱之。覺太寬而近於濫。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然業已久行。且姑仍之。弟新立營頭。卽照此辦理。將來裁減。當與華字順字等營並裁。另行新章也。上海派輪船來接少荃一軍。花銀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憐。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以順輿情。三月之內。陸續拔行。其黃昌岐水軍則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順風直衝下去。弟到運漕。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

三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少荃一軍。上海官紳派火輪船來接。船價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憐。決計由水路下去。新軍遠涉。孤立無助。殊爲危慮。祁門附近六十里之縣口。聞爲賊所犯。恐其直竄景德鎮。梗塞糧路。此二者皆近日罪心之事。餘尚平安。口糧極缺。則到處皆然。兵勇尚有米可食。皖南百姓。則皆人食人肉矣。自三月初一起。設粥廠七處。以救饑民。大約每廠可活三千人。不無小補。余身體尚健。惟公事積壓多件。不克按日清

齋深以爲愧。

三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火藥卽日咨請湖北協解五萬。不知見許否。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孚。求其協助。當亮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亮我之誠實耳。四十萬鐵。究竟有着落否。此時子彈亦極少也。韓正國程學啓。初七日開行。少荃初八早開行。輪船不過三四日。可抵上海。余令開字營號補峽勇。改淮勇程云。必待沅帥賊諭。乃敢改換。亦足見其不肯本矣。廣東全省抽釐專供江浙軍餉。一摺本日拜發。大約秋冬以後。每月可添銀二十萬兩。春夏則苦不堪言耳。

三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接陳東友蔡歷祿周惠堂稟。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惜日內雨大。難以進兵。若跟蹤繼進。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小泉赴粵。取其不開罪於人。內端方面外圍融。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丁雨生筆下條幅。少荃求之幕府相助。聞雨生不其願去。恐亦不能至。弟處礙難對少荃也。南坡才大之處。人皆樂爲之用。惟年歲太大。且粵湘交涉事多。亦須留南翁在湘。通一切消息。擬派鶴汀前往。鶴與勞公素相得。待大江通行後。請南翁來此商辦鹽務。或更妥洽。又接弟信。知巢縣合山於一日之內克復。欣慰之至。米可以多解。子藥各解三萬。惟辦事之手。實不可多得。容覓得好手。請赴弟處。受山不樂在希帥處。卽日當赴左帥大營。亦不便挽留也。

三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和城已克。大約裕溪口西梁山兩處。俱難站脚。若得廬郡速下。則江北可一律肅清矣。雪琴已派水師三營進清巢湖。若弟能派四千人助圍廬郡東路。多公更易得手。但須與守巢縣之兵。聲氣聯絡。萬一有大股援賊上犯。我之局勢本緊。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至弟欲親率五千人南渡。助攻蕪魯。則斷不可。用兵以審勢爲第一要義。以弟軍目下論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斷金陵蕪湖兩賊之氣。下窺秣陵關。是爲得勢。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師。與分攻魯港之兵。隔氣。是爲失勢。余已調鮑公全軍。與季弟會攻蕪魯。弟軍破西梁山後。將巢和西梁山三處。派兵守定。卽作爲弟軍後路根本。然後親率七八千人。由采石渡江。聞太平府城已拆。該逆毫無守禦。應易收復。弟駐軍太平一帶。與隔江和州西梁之兵。陰相犄角。水師自裕溪口起。至烏江上。聯絡屯紮。兩岸亦易通氣。如此布置。則弟軍上可夾攻東梁蕪湖。下可窺取金陵。似爲得勢。余意如此。弟再細詢熟於地形者。或親赴南岸一看。乃可定局。其渡江之早遲。亦由弟自行酌度。或待廬州克復。或廬未克而先渡。弟與多公函商行之。至進兵金陵之早遲。亦由弟自行審察機勢。機已靈活。勢已備足。早進可也。否則不如遲進。與其頓兵城下。由他處有變而退兵。不如在四外盤旋作勢。爲一擊必中之計。兄不遙制也。

三月二十九日

沅浦九弟左右。西梁山玉溪口等處。一律肅清。欣慰無已。調度大局。廿七日已寫一信囑弟斟酌。並將借中

語辦一公牘付去。其南渡之遲早。是第一要緊機宜。弟須熟審誠思。不可造次。大約下面僞對王等在江浦天六。上面僞英王在廬州。均可擾弟軍之後路。多公之力。足以制狗曾而有餘。只要探得江浦揚州天六等城未破。弟軍儘可南渡。必無後患。此等大局。余亦不敢自是。然大致尙不差也。總軍本擬進剿蕪湖。因湖州圍困。可欽可憫。無論趕救得上與否。不能不派人去救。打蕪湖是急謀金陵。勢也。援湖州是保救忠臣。義也。謂趙北岸縞臺。卽札李少山移駐。無爲州巢含俱已委人。和州尙未委員。玉溪口巢縣柘泉三處。釐卡亦尙無人可辦。平日不儲才。臨事難於派員。待三日內外。必將此四人派定再告耳。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

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

季弟左右。接專丁三月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者。條列如左。

一新四營之柝礮帳棚。僅領一半。當時因弟函言。降人軍械尙多。故未全發也。今既無械可用。自當由兄處補發數日之內。必湊齊兩營之槍礮帳棚發去。

一剿撫兼施之法。須在軍威大振之後。日下各路俱獲大捷。賊心極渙。本可廣爲招撫。第撫以收其頭目。散其黨衆爲上。收其頭目。准其略帶黨衆數百人爲次。收其頭目。准其帶所部二三千如韋軍者爲又次。若准其仍帶全部。并盤踞一方。則爲下矣。今之李兆壽羅滌全者是也。弟可於此四等中酌度辦理。

四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接緘具悉。應復之事。條列如左。

一口馬到日。當爲弟選留數十匹。併欠各營之馬尙多。不知勻得出否。令哨勇各私其馬。卽水師令哨官各私其船也。法同意同。而效不同。亦視乎統領營官爲何人耳。

一李世忠之械。兄付之。不答。此人最難處置。其部下人詭計霸道。頗善戰守。弟現與之偏處。常相交涉。宜十

分以禮讓自處。若不得已而動干戈。則當謀定後戰。不可輕視。

一嚴公長短。余所深知。姪姪傾軋。從古以來。共事者皆所不免。吾輩當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耳。

一由采石太平一帶南渡。本是妙著。亦是險著。妙處有四。使金陵蕪湖兩賊。隔絕不通。一也。陸師紮於南岸。水師直入內河。可進黃池灣。可由青弋江以達涇縣。可由東路水陽江以達甯國。凡賊軍之在涇在甯者。皆可由水路運糧。二也。陸軍紮采石東梁山等處。水師紮黃池灣等處。則蕪湖之賊。四面被圍。三也。青弋水陽二江。可通石臼等湖。可通甯廣各屬。并可由東壩以通蘇州。四也。險處有二。初渡采石。營壘未定。恐大股來撲。一也。北岸無大枝活兵。恐四眼狗竄出。亂擾無慮巢舍。又恐九洲之賊上犯。二也。有此四妙二險。故南渡之遲。速難決。速或四月。遲或七月。由弟與多帥商定辦理。季弟之軍。余囑其堅守不進。并聞。

四月初五日

季弟左右。兩次捷報。欣悉南陵克復。從此官軍占地愈廣。進兵蕪湖。當易爲力。惟蕪賊甚悍。弟兵太薄。以新集之卒。值極窘之時。以之分守繁魯南陵三處。尚恐疎失。豈可更謀進取。況弟與各弁勇晝夜不眠。未免太勞。雖自守已穩。亦未得片刻休息。此時宜將南繁魯防守事宜。布置妥善。三處共應儲糧若干。迅速告我。以便由安慶運往。備弟守兵一二月之食。北岸之兵。由采石南渡。是妙著。亦是險著。已詳告沅弟。或渡或否。或遲或速。由沅親看審定也。

四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接信。知弟日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通蕪湖。下逼東梁。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弟軍南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米石下面形勢太寬。即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面爲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溧縣寧國之糧路。三曰蕪賊四面被圍。四曰棹船過東壩可達蘇州。猶妙之小者耳。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釐卡。每月進款五六萬。東壩可設釐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皖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釐稅。尤爲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

四月初八日

沅弟左右。和州有四千勁旅。弟自守西梁。吉左振字守巢縣。守禦已固。卽狗逆自廬郡衝出。當足扼之。由太平南渡一著。余意在必行。陸師能紮金柱關。水師能入內河紮黃池灣。則全局皆振。筋搖脈動。蕪湖寧國皆易於得手矣。至渡江之遲早。則由弟作主。余不爲遙制。

四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李世忠窮困如此。既呼籲於弟處。當有以應之。三千石米。五千斤火藥。余卽日設法。分兩次解弟處。由弟轉交李世忠手。此輩暴戾險詐。最難馴服。投誠六年。官至一品。而其黨衆尙不脫盜賊行徑。吾輩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

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自甘困苦。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寵獎之。應嚴者。一則禮文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百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水師獨攻金柱關。最難得手。不如不洩此機。待陸兵渡江。再行下手。爲妙。少葢於三月廿七日諭旨。飭署蘇撫。廣東督辦釐金。放晏端書。以其爲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四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水師攻打金柱關時。若有陸兵三千。在彼當易得手。保彭杏南。係爲弟處分統一軍起見。弟軍萬八千人。總須另有二人。堪爲統帶者。每人統五六千。弟自統七八千。然後可分可合。杏南而外。尙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拔。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

四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此間軍事。自三月連克州縣九城。安隆五處。四月初一日。經凱章軍克復旌德縣。惟地方太多。防守不易。尙須添募新軍。又苦餉項無出。下游民窮異常。穀米艱貴。吾意欲於湖南買穀一二萬石來皖。不知衡州一帶穀價何如。若價賤。則可於衡郡東征局支銀購買。當比長沙更便益也。望弟打聽衡長價值。與南

意諸公一商。余身體平安。癩疾如故。季弟自克復兩縣一隘後。亦不似前此之憂鬱。溫弟諡法。業已行知湘鄉縣。不知到否。

四月二十二日

沈弟左右。接專差送來信。知弟軍准於廿日渡江。是日天氣晴和。惟南風稍大。上水較難。不知舟渡安穩否。余前日四妙二險之說。現在廬州既克。揚州屢捷。北岸已無險矣。不知南岸初到紮營之時。果能化險爲夷否。如登岸紮營。并無疏失。則且以堅守。堅紮爲主。不必遽圖進剿。不必尋賊開仗。紮定之後。自有無窮之妙處也。干可陞之兵。已令駐守池州。喻李二千人。甫經調守安慶。亦難遽行更改。弟嫌兵力單薄。日下廬州既克。弟或可再調千人過江。希庵能派三四千人。由西梁過江。則南岸兵力厚矣。

四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紀鴻兒侍取縣首。詩文雖不甚穩。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疏宕之氣。寅皆先生時雨之化。可敬可感。常略備微儀。以申鄙意。府院考皆當極熱之時。鴻兒體弱。不知能耐此酷暑否。今年鄉試。鴻兒即可不必入場。蓋工夫尙早。年紀太輕。本無望中之理。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軍中不善。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皖北數十州縣。爲粵匪所占。今皆克復。一律肅清。只餘二三城爲捻匪苗匪所占。想亦易於就緒。四眼狗未經擒戮。北竄河南。殊爲後患。沅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進攻金柱關。季弟尙在魯港。鮑春霆進剿甯國府。徽衢等處賊皆退。江西今年得保平安。余身體平安。家中不必罷念。

四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今早接雪琴信。知金柱關克復。并謠傳東梁蕪湖亦克。無論確實與否。金柱爲皖南衆水出口之所。百脈會聚之區。扼紮該處。則金陵甯蕪各賊。莫皆失所恃。此理之有可信者。得此以後。可催多軍來打九洲。會攻金陵也。

四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東梁蕪湖已克。由金柱關進兵。二險已化險爲夷。四妙已驗其三。至幸至幸。各處敗賊。俱萃甯國。楊七麻以著名梟悍之渠。當拚命力爭之際。鮑軍屢勝之後。雜收降卒。頗有驕矜散漫之象。余深以爲慮。目下弟與雪琴軍。且堅守蕪太金柱南陵黃池等處。休養銳氣。不遽進兵。待鮑軍紮圍甯國。十分穩固。多軍進至九洲。弟與雪琴再議前進。其林陵關。渣化鎮。兩處。爲進兵之路。須派人先去石明弟。信言從太平至金陵。百四十里。中不隔水。以古書證之。則尙隔一秦淮河。余處無好阿。可石弟亦須先行查明。弟以金柱關之破。水師出力最多。麓卡當雪。三季二。甚善甚善。茲定爲沅五雪三季二。尤爲愜當。袁午帥之辦事。本屬浮而不實。然餉項之細。亦足令英雄短氣。且勝公欺之太甚。余當少爲護持。

五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軍事甚順。沅季與雪琴水師。於四月廿一二日。連克太平府城、蕪湖縣城、東梁山、金柱關、各要隘。

水師已進攻九洲。沅軍距金陵亦僅數十里。鮑春霖進攻甯郡。初一日可抵城下。甯國賊多而悍。不知易得手否。四眼狗自廬城逃出。往奔壽州。投苗沛霖。苗黨掘狗送勝帥大營。已檻送進京矣。江北除此大害。從此應可少安。沖主之福也。余身體平安。瘡癩大愈。惟每日事多太勞。至日暮疲乏殊甚。總守一勤字。斷不失常。家中子姪皆早起否。不懶惰否。望弟常常教之。

五月初七日

弟左右。接沅信。知已進紮周村。距金陵不滿四十里。余既以爲慰。又以爲懼。金陵地勢宏敞。迥非他處可比。進兵之道。須於太平采石南路進一枝。句容。迨化東路進一枝。浦口。九洲。西路隔江進一枝。鎮江。北路縱無兵來。此三枝必不可少。句容。東路縱無兵來。隔江一枝。則斷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軍。至九洲。洲而孤軍獨進。余深爲焦慮。又上游南陵空虛。季弟不留兵守之。於甯國。蕪湖。均有妨礙。望弟暫屯紫岡村一帶。以持多軍之至。季弟分兵守南陵。以固後路。要矚。剛防營守西梁山。計十五以前可到。王可勝二千人。則留守池州。不能調赴東壩矣。

五月初八日

季弟左右。春霖軍既不散漫。當足以禦甯國大股。至慰至慰。沅弟進兵。究嫌太遠。余深以爲慮。一則北岸多軍未到。二則後面句容一路無兵。恐援賊來鈔官軍之尾。望弟與沅穩慎圖之。第一莫使金村太平稍有疎失。第二莫使賊出江邊。梗陸軍之糧道。金陵地勢太寬。弟等宜多看多問。至矚。

五月十五日

僕弟左右。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御暑也。小棹槍之藥。此間并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日可到。到卽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口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文者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子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答張仲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益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益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亦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沅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其斟酌。朋輩之譏議非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費粟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沅弟一次添招六千人。季弟并未稟明。徑招三千。

人。此在他統領所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帳棚子藥等件。常多謾謾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沅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概。面色言語。與人相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飲憾。以後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宣勤王事之虛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降。常恐祖宗留貽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卽以白話耳。湖州於初三日失守。可憫可敬。

五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城賊開仗。究竟軟硬何如。比之葉芸來劉滄林。孰強孰弱。多公全軍援秦。弟之軍勢太孤。務當求所以自立之道。弟前索洋槍。又託少泉至上海購買。茲令盛四送百桿與弟。內大者七十九。小者二十一。余不其喜此物。蓋其機最易壞。不過打二三十槍。卽須修整。弟與各將弁。試用一二十次。識破其短處。當以余言爲然也。

五月二十五日

沅弟左右。專丁來信。正值望信極切之際。得之一慰。弟此次進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間亦人人代爲危慮。余以該道凶穢。納盛。未可驟圖。百足之蟲。雖死不僵。外間則議弟處新營太多。兵不可靠。幾於衆口一詞。今進兵已近兩旬。牆高濠深。應可立定脚跟。萬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一蟻蟄堤。全河皆決。去歲之守。

安慶後濠。余至今思之心悸。此次在金陵。不可再守長濠。仍以各守各壘爲穩。地方雖寬。分別極衝次衝。究無多處。前閉城賊當衝者。不過數處。後拒援賊當衝者。亦不過數處。於極衝次衝之地。擇人守之。則他處雖有劣營。亦可將就支持。望弟將何營紮極衝。何營紮次衝。開單見告。

五月二十八日

既弟左右。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甚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陵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觀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六月初二日

既弟左右。湖南之米。昂貴異常。東征局無米解來。安慶又苦於碾確無多。每日不能舂出三百石。不足以應諸路之求。每月解子藥各三萬斤。不能再多。望弟量入爲出。少操幾次。以省火藥爲囑。紮營固寨。得幾場大雨。吟崑等營。必日鬆矣。處處皆係兩層前層拒城賊。後層防援賊。當可穩固無虞。少泉代買之洋槍。今日

交到一單。待物到卽解。弟處洋物機括太靈。多不耐久。宜慎用之。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去年袁翁兩處。及京師奉諫。尙累疏保鄭爲名將。以爲不妨與李並舉。又有鄭罪重。李情輕。暨王銳意招之等語。以爲比前摺客輕。速拜摺之後。通首讀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弟指出。余益覺大負次青。惶愧無地。余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爲我設法。在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

六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鴻兒印卷之費。余意三分各百千。尙是道光初年樣子。弟意學書一分宜少。自是正辦。請弟斟酌。其兩位老師。則百千斷不可少。蓋學業清苦。而羅老師又賢而好學也。沉季在金陵。援賊尙無信息。春露在甯國。兩邊勝仗。聞甯城少糧。八月可望克復。少葦在上海。獲一大勝仗。此後可穩紮矣。安慶前苦亢旱。自十九至今大雨不止。十分需足。茲寄同高麗參五斤。參不甚佳。而價則貴宜。以新石灰養之。

六月初八日

弟左右。接少葦信。知僞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卽日來援金陵。弟等深牆已固。應足禦之。所慮者。夏月士卒多病。恐隊伍單弱。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竭平日之力辦之。援賊至金陵大戰。當在七月。此外弟應需之物。速寫信來。七月初尙可趕到。此間能辦之件。亦必先儘弟營也。臨戰之際。預先愛惜士卒精力。以備屆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

六月初九日

季弟左右。接沅弟營圖一紙。圖中各營。布置尙妥。惟有一處。余不放心。江東橋之河。在季弟各營之前面。大勝關進口之河。在季弟各營之後面。此兩河寬若干丈。深若干尺。可踰淺以渡否。如可踰淺以過。則恆崑吟保各營。亦前後受敵。所招降卒。新營本不可靠。而陶保堂張吟。又紛紛死病相繼。十營占地頗廣。事急之際。季弟豈能一一照顧。該處爲全軍糧路所在。兩弟細細審量一方。吟保平盛等營。果能禁受狂風大浪否。余所疑者。在此一處。望弟加倍小心。

六月初十日

季弟左右。專丁來信。應復者條列如左。

一 援賊大至。余甚爲懸系。崇天義張姓。似是去春守徽州者。詭計甚多。打硬仗亦不甚悍。僞忠王前年十月。在羊棧嶺。去年春在建昌等處。均不甚悍。專講避實擊虛。弟所部新勇太多。總以不出濠浪戰五字爲主。如看確賊之技倆。偶然一戰。則聽弟十分審慎出之。余但求弟自固耳。

一 上海軍情。昨已將少荃信鈔寄周沐潤。業經批令來皖幫辦文案。許惇詩有才而名聲太壞。南坡專好用名望素劣之人。如前用湖南胡聽泉彭器之李茂齋。皆爲人所指目。卽與裕時卿金眉生交契。亦殊非正人行徑。弟與南坡至好。不可不知其所短。余用周馥甫。亦係許金之流。近日兩奉寄論查詢。亦因名望太劣。故毀譽悠悠之口。本難盡信。然君子愛惜聲名。常存冰淵惴惴之心。蓋古今因名望之劣。而獲罪者極

多。不能不慎修以遠罪。吾兄弟於有才而無德者。亦當不沒其長而稍遠其人。

六月十一日

弟左右。援賊已到四五萬。究竟在城內乎。抑在秣陵關一帶乎。賊若來撲弟之營。濠在秣陵關等處打館。往返太遠。我已反客爲主。渠於烈日之下。必難久熬。若移至我營近處紮壘。果有佳處。可紮五六萬人否。自城中搬柴米出來。果有若干里。望查示。五彩關防。閱過均妥。五人亦均勝統帶。任杏南將來。或可比金逸亭。晴窗。或可比劉焜昭。蕭張劉則朱唐之亞也。時時勤教勸講。渠輩亦有進益。弟亦可互相警惕。春靈兩句無信。其軍銀米兩缺懸系之至。

六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科一身體若能吃苦。令其鄉試。亦無不可。余甲午鄉試。實畏其熱。如火如甑。今年多一閱月。則頭八月必酷熱可知。余不欲其入場。非過於姑息。實因年紀太輕。不能耐此苦耳。沅季在金陵。援賊雖到。而向無動作。多公本應會剿金陵。因陝西不靖。朝旨與官多之奏。均須先赴秦中一行。鮑春靈在甯國兩獲勝仗。聞援賊亦多。難速得手。今年值各路順利之時。而忽添此一大波折。不知天心竟待何時。乃厭亂也。

六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亦花大價錢買來。

若過於吃虧。不能不一一與之申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豈果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願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雌雄。反忘外患。致阿兄忝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酷熱不能治事。深以爲苦。

六月二十二日

季弟左右。賊匪於地勢之遠近。方向之東西。全不了了。宜其屢敗不振。然官兵亦自當處處嚴防。今甯國雖已克復。吾於旌德三溪一路。尤不敢疎忽也。聞九派洲之北。李世忠已開河一道。可通舟楫。洲上之賊。應不能再犯北岸。吉左兩營。弟調至金柱關。當無他慮。多公調石清吉十營至金陵會剿。鮑軍亦可由東壩溧水而至金陵。八月以後。弟處當不孤矣。

六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張勝祿竟以微傷殞命。可惜可痛。余昔年備塔智亭之殘。失一威望之將。悼畢印鏡之逝。失一驍悍之將。張聲揚雖不如塔。似已遠過於畢。一軍之中。得此等人。千難萬難。靈樞過安慶時。余當下河祭奠。購卹其家。李臣典果足爲繼起之賢否。凌有和。崔文田。李金洲三人。余俱不甚熟。大約選將以打仗堅忍爲第一義。而說話宜有條理。利心不可太濃。兩者亦第二義也。十六日之仗。崔文田等出卡在大濠外否。劉南雲等亦出卡否。洋信與大礮礮山礮三者比較。究竟何者。羣子最遠。校驗見告。弟兩次鈔示寄喬鶴儕信。多影響之談。淮鹽向以江督爲主。江督猶東。運司猶佃也。弟欲從鹽中設法生財。不謀之於我。而謀之於喬。何也。鹽務利弊。萬言難盡。然扼要亦不過數語。太平之世。兩語曰。出處防偷漏。售處防侵估。亂離之世。兩語曰。暗販抽散釐。明販收總稅。何謂出處防偷漏。鹽出於海濱。場竄商販。赴場買鹽。每斤完鹽價二三文。交竈丁收。納官課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專完竈丁之鹽價。不納院司之官課者。謂之私鹽。卽偷漏也。何謂售處防侵估。如兩湖江西。均係應銷淮鹽之引。主持淮政者。卽須寄住三省之地。只許民食淮鹽。不許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粵私。江民食閩私。亦不許川粵閩各販侵我淮地。此所謂防侵估也。何謂暗販抽散釐。軍興以來。細民在下游販鹽。經過賊中。金陵安慶等處。售於上游。陽吳城武穴等處。無引無票無照。是謂暗販。無論賊卡官卡到處完釐。是謂抽散釐也。何謂明販收總稅。去年官帥給票與商人和意誠號。本年喬公給票與商人和駿發號。目下余亦給票與和駿發。皆令其在秦州運鹽。在運司納課。用洋船拖過九洲湖。在於上游售賣。售於湖北者。在安慶收稅。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於江西者。在安慶每斤收十四文。在吳城收八文。此所謂明販收總稅也。弟前令劉履祥在大通開官鹽店。小車小賣。是暗販之行徑。今欲令二三商人赴喬公處領鹽。駛上行銷。以明販之行徑。若使照和意誠和駿發之例。亦在運署納課。亦雇洋船拖過九洲

洲亦在皖與武昌完二十文。皖與吳城完二十二文。則此外爲利無幾。若不照和意誠和驗發之例。概不完。則有益於弟有損於兄。殊不足以服衆。本年四月劉履祥在下游運鹽數船駛上。亦用洋船拖過賊境。被荻港卡員王壽祺攔住。劉履祥寄函與王請完釐釋放。厥後過鹽河華陽竟未完釐。此事人多不服。余亦惡之。擬卽將劉履祥撤去。并將大通官鹽店拆毀。蓋所得無多。徒壞我名聲。亂我紀綱也。弟亦不必與喬公謀。弟以後專管軍事。莫管餉事可也。

六月二十六日

沅季二弟左右。沅信并祭文稿一件。情極沈摯。辭尤雅麗。似近日大有長進。弟平日寫信。條理清晰。而失之繁冗。往往於業經說明之事。再加一二層。反覺無當。此次一意承接。不漏不蔓。可喜之至。此後弟每動筆。不患其不明。患其太多。意盡則止。辭足則止。不必再添也。銀票不停片刻。不少分釐。弟可徧告各處。不僅弟營爲然。弟與季合統二萬人。每月所收各卡釐金。約計二萬金。余再囑隨龍淵解六萬三千金。當辦得到。弟儘可放心。甯國克復。弟處二十日尙無確耗。此後宜專派多人在外探信。至要至要。

六月二十九日

沅季兩弟左右。日來不接弟等信。想營次平安。春霖克復甯國。至今無公牘私函來此。不解何故。或乘勝進攻廣德東壩耶。抑別有疏失耶。如果克復廣德東壩。則擬以韋志凌守廣德。王可陞守東壩。凱章守甯郡。甯邑。雲巖守旌德。三溪。桂生守徽州。周萬倬守兩營守蕪湖。而春霖從溧陽溧水句容遷至金陵之東北。庶爲

得勢。不知果能盡如人意否。多公自武昌起程西上。聞秦中漢回仇殺。已成鉅案。多公此行。能僅至豫而不
至陝。或可速了。一入關中。則不復能東還矣。

七月初一日

沅季兩弟左右。專差至。接兩弟書。沅於二十五早大戰之後。尙能寫二十二葉之多。可謂強矯矣。所言俱能
切中事理。凡善將兵者。日日申誡將領。訓練士卒。遇有戰陣小挫。則於其將領責之戒之。甚者或殺之。或且
泣且教。終日絮聒不休。正所以愛其部曲。保其本營之門面聲名也。不善將兵者。不責本營之將弁。而妬他
軍之勝己。不求部下之自強。而但恭維上司。應酬朋輩。以要名譽。則計更左矣。余對兩弟絮聒不休。亦猶
對將領且責且戒。且泣且教也。良田美宅。來人指摘。弟當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實不卑。吾名固
大。弟名亦實不小。而猶沾沾培墳墓以永富貴。謀田廬以貽子孫。豈非過計哉。廿五日又獲大勝。以後應可
跼穩脚跟。然計賊之技倆。必再來前後猛撲一次。尙宜穩慎待之。

七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九派洲以北之河既成。李世忠可大獲贖利。吾亦幸金陵之賊。永無北岸之接濟。鎮揚之兵。易通
上游之消息。此公私兩便也。希庵近日病頗重。咳嗽吐痰。夜不能睡。并須扶杖出入。聞之深以為慮。作梅之
醫理。余以為不可恃。而潤希皆深信之。恐貽誤不淺也。陝西漢回仇殺。聞死人至三十萬之多。看來西北劫
數。方興未艾。天意茫茫。不知何日果遂厭亂。諭旨屢催多公入關。此等紛糾之事。亦殊非多公所長。朝廷似

有中興之象。而四方兵端日增。良爲憂灼。

七月二十日

季弟左右。季弟病似瘧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病之易發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一天。昨夜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它變。希庵五月之季。病勢極重。余臧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希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過。自信亦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沉力勸之。至要至囑。季弟信中所商六條。皆可允行。回家之期。不如待金陵克復乃去。庶幾一勞永逸。如營中難耐久勞。或來安慶閱散十日。八日。待火輪船之便。復還金陵本營。亦無不可。若能耐勞耐煩。則在營久熬。更好與弟之名。曰白。號曰恆者。尤相符合。其餘各條。皆辦得到。弟可放心。上海四萬。尙未到。到時當全解沅處。東征局於七月三萬之外。又有專解金陵五萬到時。亦當全解沅處。東局保案。白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內趕辦。雪琴今日來省。筱泉亦到。

七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近日諸事平安。沅季在金陵。并未開仗。鮑春霆克甯國後。尙未進兵。希庵於初八日。簡授欽差大

臣。咨請余代奏謝恩。并請辭謝重任。回籍守制。已於廿一日代爲陳奏。渠以二十二日。自六安起行來安慶。俟奉到賞假諭旨。卽行歸里。袁午橋開缺以後。病勢甚重。不審能再駐臨淮辦事否。若午希皆去。余須兼顧淮北。精力萬照管不到。近日身體頗好。瘡癬皆愈。但畏熱殊甚。汗出如雨。殆亦老年必有之象。弟近日體氣何如。常服藥否。余今年未服補藥。蓋見胡潤帥晚年病象。未必非補藥太過之咎耳。

七月二十五日

既弟左右。久不接來信。不知季病全愈否。各營平安否。東征局專解沅餉五萬。上海許解四萬。至今尙未到。閱新聞紙。其中一條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讀之悚懼惘悵。余去歲臘尾買鹿茸一架。銀百九十兩。嫌其太貴。今年身體較好。未服補藥。亦未喫丸藥。茲將此茸送至金陵。沅弟配製後。與季弟分食之。中秋涼後。或可漸服。但偶有傷風微恙。則不宜服。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彤雲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藥而愈。鄧寅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沅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弟營起極早。飯後始天明。甚爲喜慰。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遠巫四者。尤爲切要。

七月二十八日

既弟左右。接沅弟排遞一紙。大難禮神。以驅厲氣。而鼓衆心。或亦足以卻病。余寸心憂灼。未嘗少安。一則以弟營與鮑營病者太多。爲之心悸。二則各縣禾稼前傷於旱。繼而蝗蟲陰雨。皆有所損。收成歉薄。各軍勇夫

七萬人難於辦米。三則以秦禍日烈。多公不能違了。袁李皆將去位。長淮南北。千里空虛。天意茫茫。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幸季弟瘡疾速愈。大爲欣慰。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東征局五萬。因北風太大。尙未到省。此月竟止解去五萬。下月必補足也。

八月初四日

季弟左右。希庵昨日到省。氣象瘦黑。咳嗽不止。病殊不輕。本日接奉諭旨。不准回籍治喪。賞銀八百兩。飭地方官妥爲經理。大恩優渥。無以復加。然希庵歸思極切。且其病似內傷。非回家安心調養。斷難速痊。渠擬自行具摺陳情。拜疏卽行。論君恩則有負。論病狀則無愧也。

八月初七日

季弟左右。日內未接弟信。想季總全愈爲祝。余日日至希庵處看視。其體瘦多咳。略似內傷。而神氣尙凝聚。靜心調養。當可全愈。卽日自行具摺陳情。懇請回籍一行。計二十八九。可奉批旨。如再不蒙俞允。則續行陳情。拜疏卽行。渠於送奠儀者。一概辭謝。雖余兄弟與雪琴者。皆不受。此外則並祭幛而辭之。袁帥病勢頗重。斷難久留。余之責任太重。深爲焦慮。東局五萬。上海四萬。至今未到。昨日江西解到四萬。今日飛解弟處。稍濟眉急。金陵援賊。近日何如。各營病痛。比來少愈否。澄弟寄到家信。囑專人送金陵。茲專足送去。弟處送家信者。常失之太慢。余定限自皖至家十八天。以後弟逢八日寫信。排遞余處。余逢四送家。則弟緘遂湘。不滿

一月矣。

八月二十一日

弟左右。專差到。接來信。俱悉吳委員解餉七萬。前賊已決其徑解金陵。該員不來安慶窺見。亦殊可怪。毛憚以此敦同舟之誼。而該員暗寓離間之意。世情澆薄如此。六屬丁漕。不能不駭。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恩詔豁免安徽失陷地方今年錢漕。余與希庵會銜出示。定以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前。克復者起征。恩詔以後。克復者不起征。茲將告示寄閱。和巢皆在不征之列。礙難違旨開辦。無爲懷慮等語。雖辦抵征。然當分撥各軍。弟軍之視餉。張朱唐各軍。已極優矣。若再處處獨優。則人心不服。余亦無詞以告馬方位陪糧臺也。

閏八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沉寢兩軍病疫。迄未稍愈。甯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殣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肩載水於數百里之外。臭穢之氣中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日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伺。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闕。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堪旺。總宜好好靜養。莫以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當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

閏八月十八日

沅浦九弟左右。多帥回顧金陵之說。萬辦不到。陝西大亂。死者已四五十萬人。較三江兩湖之劫更鉅。余前復奏一疏。言多公果不入秦。當令駐軍南陽。其時蓋深知多之必入秦中。又不料弟與鮑張各軍。病勢如此之甚也。厥後官相與陝帥。屢疏奏催多公入陝。朝旨亦屢次催之。分派勝剿渭北。多剿渭南。兼保省城。入關以後。萬不能東返矣。頃多公飛謁廬州石清吉部下三營入陝。余已咨復截留。尚不知留得住否。且即奏調多軍回援金陵。至遲亦在五個月以後。而金陵與鮑軍之危迫。必在兩月以內。遠水不能救近火。弟惟就現有兵力。專謀堅守。不圖出戰。早早布置。或尙可爲。兩弟共統兵二萬。若責以合圍。責以攻城。誠有不能。若責以專守營壘。似亦無辭可以諉謝。病疫乃是天意。弟與鮑張朱唐各軍皆病。多軍東返。遂能保其不大病乎。弟當與各營官力圖自固。身居絕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專盼多軍。致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後因失望而氣餒也。弟若另求保營之法。只有兩法。略可補救。一法商之毛郭黃趙。任湖南蕞蕞新卒前來補缺。一法調竹莊團防營與周萬偉共守蕪湖。而驢出王可陞之兵爲活兵。危急之際。或助弟。或助鮑也。然二萬人不能守營。添王可陞。遂能守乎。殊深焦慮。

閏八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多公不能回軍東指。前信略述其概。本日接嚴渭春一紙。稱多公在商南小挫。散去四營。恐未必確。稱多帥昨奉諭旨。又令回剿楚豫髮捻。不必入關。則必見廷寄之言。多若果回楚豫。則弟欲奏請會攻金陵。或有幾希之望。然余接多公在商南發信。業已入關。其部下雷正綰已至陝西城外。爲解省圍之計。秦中官紳未必肯放多帥出關。而多公不攜雷鎮十營偕行。必不肯獨自東還。是多公不能出關回剿楚豫。十居

其七。卽能回楚魯。亦不能會剿金陵。以鄙見計之。多軍長途之辛苦。部落之分散。接濟之不便。事機之不順。多公必不免於懊惱。將士必不免於疾病。若再東行三千餘里。而至金陵。則辛苦尤甚。無論其不能東來。來亦必不能速。難邊得力。故余欲弟力求自保。斷不可指望多公。致誤大事。至囑至囑。多公閱歷尙淺。四五月間。自請援陝。與官公密商密奏。皆祕不使余知。彼時銳意立功西北。豈料今日尙在商南。所謂事非經過不知難也。弟今欲多軍速回金陵。亦不知事之難也。余千思百計。無術可救弟之危。惟令團防營南渡。與周萬俔會守蕪湖。騰出王可陞一軍。留助弟處一臂之力。然弟二萬人不能堅守。添二千餘人。豈遂足恃。聊盡心焉耳。芻蕘願助我辦。亦可感也。

閏八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雪琴信來。賊分三大枝上犯。僞侍王一枝專攻金陵。侍逆尙在衢嚴一帶。此信或未必確。然大枝賊撲犯之說。則處處皆同。大約弟處九月必有戰事矣。季弟各營所守一段。乃弟之糧跡所關。其營皆新集之卒。未歷戰陣。未經風波。恐大股賊甫至。而各營望風先潰。糧路一失。弟所統各營。亦有不能不退之勢。則大局立壞。他處無兵可調。只留王可陞一軍爲援助金陵之地。弟或先將王可陞調至大勝關一帶。填紮季弟新勇八營牆內。而換出季弟之新勇。移駐蕪湖。似尙妥愜。陞字四營。雖亦係未經見仗之新勇。而較之季弟新勇。或者略勝。王可陞二千七百人。可紮五壘。弟於湘恆等十營中。扶留五營。而抽五營移於蕪湖以上。季若不願在金陵。亦可移至蕪湖以上。惟弟斟酌行之。余相隔太遠。不敢懸揣。系念無已。

閏八月二十八日

沉弟左右。次青之案。竟。是。假。信。亦。殊。可。詫。余。第。三。次。引。入。他。案。作。證。以。鄭。魁。士。與。次。青。相。提。并。論。亦。尙。非。擬。不。於。倫。鄭。魁。士。在。江。南。江。北。聲。名。極。好。翁。中。丞。於。十。年。奏。力。求。名。將。以。保。皖。北。危。局。一。摺。袁。午。帥。於。十。年。奏。請。起。用。宿。將。幫。辦。軍。務。一。摺。皆。極。言。鄭。魁。士。忠。勇。冠。時。至。今。鄭。告。病。在。籍。尙。食。全。俸。弟。若。見。翁。哀。二。摺。則。知。此。人。之。享。大。名。余。躋。李。於。鄭。之。上。片。中。頗。有。斟酌。弟。試。取。原。片。而。再。閱。之。當。可。釋。然。惟。與。我。昔。共。患。難。之。人。無。論。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敗。不。能。挽。回。茲。其。所。以。耿耿。耳。希。庵。於。廿。三。日。開。行。回。籍。義。渠。即。於。是。日。晉。省。定。於。廿。六。日。接。印。希。之。吐。血。已。愈。而。咳。嗽。未。止。瘦。亦。殊。甚。幸。吃。飯。多。而。有。味。夜。眠。極。酣。此。次。歸。去。亦。志。愜。神。暢。當。可。調。理。就。痊。耳。義。渠。言。多。帥。營。勇。逃。者。梅。多。楊。得。武。之。弟。凱。字。營。在。樊。城。逃。回。九。十。人。在。荆。子。關。又。逃。回。百。五。十。人。他。營。逃。者。亦。禁。拿。不。住。吾。材。此。行。多。公。必。懷。悔。全。軍。必。衰。弱。恐。不。幸。而。言。中。弟。須。力。求。自。立。不。可。盼。望。多。軍。至。贛。王。可。陞。一。軍。亦。不。宜。輕。易。調。去。一。至。金。陵。則。成。呆。軍。能。進。不。能。退。不。如。在。蕪。湖。甯。國。之。活。也。

九月初一日

沉弟左右。昨日未接弟信。憂系不釋。兄弟相隔太遠。不能相顧。雖欲百計救助。而信到金陵。已在賊到十日之外。凶鋒已過矣。計此三日內。已發軍火一批。餉銀二萬。護軍湘後營挑勇共四百人。發信請厚庵救助。請任尾元救助。發札調陳東友賴榮光二營歸弟調遣。今日發炸礮炸彈。派人去放。調石清吉親帶三營前往。紮保江邊餉道。此數者。若件件做到。亦自不無小補。特患最危最急。在廿五六七日。而余所發之援兵。均在九月初五日後。乃到。乃知軍事呼吸之際。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全靠一己耳。今日接奉廷寄。極可欽感。錄

寄一閱。

九月初二日

沉弟左右。自十九至廿五夜。苦守已七日。從此應可無虞。至慰至慰。季弟所守江濱一段。係糧運至要之地。而用收降新集之卒。吾深爲憂慮。不料季能穩慎有條。弟所寄前後各信。竟無一字稍涉慌張。又能聯絡水師。使之樂爲我用。佳哉。吾兩弟可謂賢且勞矣。願從此益加謹慎。再過十日。賊若無如弟何。自必潰而之他。賊數聞以十萬計。每日須食米千石。若無大舟搬運。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載。深知陸路運米之難。卽在金陵城內。運至穀里村一帶。數十里之內。月運三萬石。經理亦極不易。況城賊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弟守事旣穩。以後余惟多辦銀米子藥接濟。弟可放心。斷不缺乏。寧國守城之事。已有把握。此後只求金柱關一帶水師不挫。則處處皆穩矣。

九月初三日

沉弟左右。得沉弟信。知西南隅安如泰山。糧道無虞。至以爲慰。日內無他變症否。懸念之至。此間解去之開花礮。計初七八乃可到金陵。我亦有此物。或可定軍心而沮賊氣。厚庵兵力太單。深以爲憂。頃撥水師兩營往助。計初六七乃可抵金柱一帶。不知趕得上否。正封緘間。接沉信。知守局已穩。可慰之至。南雲三營。最爲當衝。弟派信營往換。正與十年春靈營在小池驛左營。以多營換守數日。辦法相同。守勢已定。再添賊來撲。亦不足畏。所慮忠逆全股上攻金柱一帶。而對逆與弟軍相持耳。調援兵殊不應。手石清吉之十營。官帥業

已調去六營拔行矣。王可陞一軍。早有札歸弟調遣。弟處若姑得住。仍留王在大圍之外較活。惟弟酌之。

九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沅弟金陵一軍。危險異常。偽忠王率悍賊十餘萬。晝夜猛撲。洋鎗極多。又有西洋之落地開花礮。幸沅弟小心堅守。應可保全無虞。鮑春霆至蕪湖養病。宋國永代統寧國一軍。分六營出剿小挫一次。春霆力疾可營。凱章全軍亦趕至寧國守城。雖病者極多。而鮑張合力。此路或可保全。又聞賊於東壩橫船至寧郡諸湖之內。將岡衝出大江。不知楊彭能知之否。若水師安穩。則全局不至決裂耳。來信言余於沅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沅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當世亦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概不說。則非特沅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可力詆其非。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疎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弟既如此。并告子姪輩。常常如此。子姪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爲主。

同日

沅弟左右。該逆以全力攻東隅。傷亡過多。殊恐難以久支。焦灼曷極。二日內又轉大北風。於上游接濟諸物。大不方便。焦灼之至。然無論到否。日內必再解火藥彈子一批。江西有銀二萬在途。一到。即日解特無撥兵可撥。該逆萬無自退之理。忠逆一股。去年圍建昌。亦凶悍之至。後黃印山等堅守。無隙可乘。彼圍攻十

九日解去。厥後在豐城與春霆打仗。開交手不久即敗。今年在上海與少泉一軍交仗。除洋鎗甚多外。似無他奇技。該逆欺弟軍全不能戰。弟若能挑得七八千不病之勇。出濠與之力戰一次。亦是一法。去年僞侍王在樂平欺左軍不能戰。猛圍猛攻。業三日矣。左帥暗與各營約定。待賊疲乏散漫之時。猛然出隊力戰。侍賊是夜即遁。不知弟處可用此法否。如用此法。總須善於相機。第一要君賊散布在我營外最近之處。第二要君賊疲乏思歸之時。第三要辨得賊之強枝安在。弱枝安在。乃可交手。弟與諸營官熟商行之。如無病者不滿七千。則難作此計矣。

九月初五日

沉弟左右。僞侍王率三四萬賊。於閏八月十四日。自浙之龍游起行。亦赴金陵。約計待逆。此時已到金陵。不知弟已調王可陞至濠內否。今日余又函催王可陞速赴弟處矣。總之九月二十以內。王可陞程學啓二人。必到弟濠之內。十月二十以前。鮑軍必到太平采石大勝關一帶。十一月二十以前。多公亦必至太平采石一帶。只望我賢弟苦守此兩月。而尤苦者。在王程未到之先。若王程既到。弟新募之卒。陸續而至。則弟亦可出濠一戰。弟處彈子少而不甚合用。日內趕製趕解。必可接濟。

九月初七日

沉弟左右。接初一日信。知已穩守十晝夜。會豈凡之病傷。亦得救全。至慰至慰。惟倪桂是弟左右第一奮勇可靠之人。竟爾陣亡。可憫可敬。弟從此亦須保重。不必常往危險之地。余從不以此等言勸弟。今守局已穩。

與初到危險之時。又當稍別。望弟酌之。石清吉病莫能興。派參將梁美材等三營。遵調南渡。救援金陵。余以蕪湖關係極大。又劉世燾請留陸營守蕪。余批令陸營決須赴援金陵。而調梁美材三營。督守蕪湖。日內北風甚大。想陸字營不能開赴弟處。弟催令陸營陸續前進可也。調程學啓之札。昨日搭洋船下去。初九可到。程學啓或於十五後可抵金陵。王程與弟之數勇三千到齊。縱外無援兵。弟亦可從內打出矣。

九月初八日

沉弟左右。接吳竹莊信。尙留王同守蕪湖。蕪湖存。金陵之吉凶。尙未可知。蕪湖若亡。則金陵萬無可救之理矣。且如此大逆風。王可陞亦萬無飛入金陵之法。弟若稍足自立。或卽令王無庸離蕪。可否祈弟酌之。營壘之不得地勢者。可否另築一壘。移居其中。以養兵力。程學啓一軍。吾必調之至金陵助守。他事或辦不到。此事必辦得到。望弟堅忍以待。

九月初九日

沉弟左右。連接來信。爲略寬舒。然危險情狀。仍流露於紙上。護軍營勇。有自金陵歸者。言初四夜弟營無恙。又言初六在東梁一帶見陸營水陸。急赴金陵。北風極大。恐初七尙未到。余憂灼之情。以初五夜爲甚。不知是夜如何危殆。初六七夜愁雲閣淡。初八則月色清明。今日北風亦稍息矣。現備軍火一船。專候輪舟到拖帶下去。此後弟之子藥銀米不患不能解濟。特目下十日恐缺乏耳。王可陞既赴弟處。聞蕪湖十分驚慌。萬一蕪湖失守。弟亦當安心堅守。總待王程二將到齊。出濠與之決戰。程學啓未到之先。仍以堅守爲主。縮十

營近西頭。此法甚好。何爲遲疑不決。凡用兵最重氣勢二字。此次弟以二萬人駐於該處。大不得勢。兵勇之力。須當留其有餘。乃能養其銳氣。縮地約守。亦所以蓄氣也。

九月初十日

沉弟左右。接弟信。局勢稍穩。寸心稍慰。所備子藥一船。派先鋒官任祖文專解者。已附洋船拖帶下去。計明日可抵金陵。此余近日一快心事也。一月內各處援兵皆可到齊。必有佳音。萬一蕪湖或有疎失。弟亦唯苦心堅守。王程助之於內。李世忠助之於外。必可一戰解圍。切莫慌亂。至囑。

九月十一日

沉弟左右。初五早之捷。破賊十三壘。從此守局應可穩固。至以爲慰。縮營之說。我極以爲然。既不能圍城賊。又不能破援賊。專圖自保。自以氣斂局緊爲妥。何必以多占數里爲美哉。及今縮攜。少幾個當衝的營盤。每日少用幾千斤火藥。每夜少幾百人露立。亦是便益。氣斂局緊四字。凡用兵處處皆然。不僅此次也。所需洋槍洋藥銅帽等。卽日當專長龍船解去。然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并無洋槍洋藥。然亦屢當大敵。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與忠會接仗。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爲憾。和張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眞美人不甚爭珠翠。眞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眞善戰者。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聞雲軍營務處調標說。靈營現以病者安置城內。盡挑好者紮營。

城外亦是一法。弟處或可倣而行之。將病者傷者全送江北。令在西梁運漕等處養息。專留好者在營。將東頭太遠之營縮於中路西路。又將病傷太多之營縮而小之。或以二營併而一之。認真簡閱一番。實在精壯可得若干人。待王程到齊。再行出濠大戰。目下若不縮營奮銳。恐久疲之後。亦難與言戰也。穆海航在無爲州。已札飭將抵征之項銀米并收。聞百姓歡欣之至。弟託之辦兩月米糧。必做得週。卽當告之。

九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天久不雨。秋末恐有久雨泥淋。此理勢之必然者。吾意欲弟早早縮營。氣斂局緊。常留有餘。以與賊相持。一則恐雨後牆坍。處處不能照顧。二則王程到後。抽隊出戰。亦須留隊守壘。愈短愈緊。則愈易守也。甯國縣城失守。朱守旌德。唐守徽州。十分吃重。春遠亦三面受敵。自顧不暇。不能援救弟處。弟惟待王程到後。力戰力守。庶有解圍之一日。否則他處竟無援兵可盼。昨信勸弟縮營併營。送病者傷者於江北。弟意果行之否。

九月十三日

沉弟左右。將軍派兵四營來助守。固屬可喜。而亦未必可恃。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倒。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幸四營人數不多。或不致攪動弟處全局。否則彼軍另有風氣。另有號令。恐非徒無益。而反有損。弟宜謹慎用之。去年春間。弟不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余深喜弟之有識有志也。子藥銀米。余刻刻不忘。弟刻刻宜存節省之意。不必函函苦催。

大約弟設身處地所能辦到者。兄亦必能辦到。兄所束手不能辦者。雖弟設身處地。亦無如何也。

九月十四日

沉弟左右。余於初四日。接蕪泉公續。知僞侍王將續到金陵。憂悸不可言狀。今弟此信。尙有把握。又力贊王可陞之將材。意者守局業臻穩固乎。王可陞之精選右營。陞字後營。須全行調赴金陵。陞字皆新集之卒。弟不可恃之過深。其梁美材等三營。卽令改紮蕪湖。日下稍厚蕪湖金柱之聲援。將來北岸有事。梁美材仍回守無爲州也。程學啓尙在青浦。余已兩次飛調。礙難忽行停止。少荃所派合肥勇者。係張樹聲等五營。業已成軍。起行。余留之暫守運漕。高一孝威馬融和一股。下竄北岸。守住廬州。無爲運漕三處。庶不致掣動南岸全局。張樹聲等。現雖置無用之地。然不可少也。

九月十五日

沉弟左右。接專差攜歸之信。具悉守局已定。都部及陞營現尙未派汛地。自是行有餘力之象。至慰至慰。鮑軍病者死者比之金陵更多。又有新河莊之挫。副中及峯禮等六營。折損頗多。不復成隊。又有甯國縣城之失。韋洪兩部。全數潰敗。是靈軍之元氣大虧。威望亦損。朱雲巖旣因堅守旌德。不能隨炮遠行。則鮑亦獨立單薄。未敢令其由官圩直取小丹陽。仍須以穩重爲主。昨日已專緘告之。囑其專剿甯國之賊。不必作援金陵之想。弟處守戰。皆須全靠自己。切莫盼望他人。其可盼者。只有都部與程王兩軍。及回湘續招之三千人而已。多禮堂一軍。余與官都李四處具奏。渠亦迫思東還。大約十一月必到。和州一帶。只要處處守定。至冬

聞不患無轉機也。火藥實接濟不上。弟當極力節省。子與銀米。尙可敷衍。再去年三月十四日。左季帥在樂平之戰。全在善於蓄勢審機。茲將渠原信寄弟一閱。兵無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以爲法。拘左之機以爲機。然亦可資參採。大約與巨寇戰。總須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乃爲善耳。

九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弟望火藥。迫切之至。而任祖文恰到。快慰可知。然火藥實接濟不上。江西省城。全數搜括。不滿四萬斤。所望者僅湖北耳。弟須時時存節省火藥之心。庶十月以後。猶可敷衍。侍逆之黨。爲左帥所攻。窮蹙之至。茲將左帥來信。并僞文鈔閱。將軍恐難速來。然左公接余兩信。當必分兵來助。微甯。目下春霆一軍。實嫌單薄。余已調梁美材三營。周萬倬四營助之。聞孝感之賊。回竄河南。皖北又少一患。

九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接少荃雲仙信。知程學啓以守嘉定等處。不能上援金陵。彼間既爲大局所關。而弟之初心。亦本不欲調程將西來。弱松滙之力。掣少荃之肘。惟少荃另調所謂常勝軍者。則殊非余之本意。常勝軍前爲華爾所帶。余已不願與之共事。今華爾已死。白齊文接統其衆。其能戰與否不可知。而其風氣迥別。不能與弟軍合處。則顯而易知。渠既前來。則此間攔阻。亦趕不及。只好聽其自來。但斷不可令入弟軍長濠之內。只可令其先攻九洲洲下關等賊壘。冀稍掣賊之勢。如下游不能取勝。則令白齊文等。由金柱關采石上游夾擊而下。雖未必大收其效。亦自無損於弟處。或亦善處之一道。白齊文部下。名爲洋兵。實皆廣東甯波之人。輸

侈成俗。餽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作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僭事。至囑至囑。弟若有信至滬。亦須先與說明。又接弟信。知兩處地道同穿。皆經堵住。欣慰之下。轉增憂悸。恐弟易出濠打仗。不敵賊之多且悍也。

九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梁美材等三營。弟令其替守蕪湖。而騰出精右陸後歸併金陵。正合余意。李世忠所部。係義渠形雲等。力勸余調之過江。助第一臂之力。余一時心緒過忙。槍法遂亂。旋聞弟處局勢稍穩。已止調矣。火藥當再解二萬斤。帳棚擬再解五百架。銀錢則須順風數日。乃可過鄱陽湖而抵安慶。目下實無妙法。可以速之。僞忠王之初計。本以全力先攻鮑軍。不知何以變計。改而先攻弟軍。必有獻策者。言鮑軍堅而弟軍瑕也。看來一半月內。該逆必不于休。必再多方猛撲。弟軍若出濠打仗。恐正中賊之計。賊所求之而不得者。似以堅守不出爲最妥。不必出而櫻賊凶鋒。半月以後。白齊文必至。一月以後。新募之卒必至。我有日增之衆。賊處已竭之勢。則我操勝算矣。弟意以爲何如。

九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弟與蕪湖金柱三處既穩。只要春露一無疏失。則各路皆可化險爲夷。一至十月。新募之勇。陸續可至矣。火藥二萬。銀二萬。均於明日起解。嗣後事事接濟得上。不至缺乏。惟火藥一項。望弟認真撙節。切莫大意。洋槍洋藥。總以少用爲是。余前接辦張小浦之徵防。其弃目人人皆有洋槍。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風。而

張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須有甯拙毋巧甯故毋新之意。而後可以持久。弟莫笑我爲老生迂談也。

九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賊之來援金陵。奉會大會二次。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賊處心積慮。以求達於我。我經心深入。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弟之驟進。余之調度。皆輕敵而不能精審。此次經一番大驚恐。長一分大閱歷。如忠侍等會解圍而去。弟當趁勢退兵。以病傷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精選銳者。整隊追賊。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與鮑軍互爲聲援。待新募之卒到後。認真整練。再行進兵。弟由高淳、東壩、溧陽以進。宜與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興、兩路排進。相去常在百里內外。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瀾等湖。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旌旗相望。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鮑以蕪湖爲後路根本。處處聯絡。庶無全局瓦解之患。宜與長興兩城。皆任太湖西岸陸軍到此休息停頓。待李朝斌水師辦成。駛入太湖後。陸軍再行前進。此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爲定計。若長紮雨花臺。以二萬勁旅屯宿該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蠅潰隄。此等最險之着。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爲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爲退。不著痕蹟。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其活。至金陵則更呆矣。久晴之後。必苦陰雨。下弦之後。夜必晦暗。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縮深恐長賊氣。卽可定計。不縮營中米糧子藥。究竟尙可支若干日。我自能打算也。

九月二十四日

澄侯左右。唐拜翁遠爾淪謝。深堪悼勳。吾兄弟宜共賻以二百金。以答渠始終不忘先大夫之雅意。沅弟在金陵苦守已滿一月。實屬勞瘁異常。自閏月十九。援賊初到。直至九月二十日。皆晝暗夜月。清和光明。近三日風雨陰寒。不知別有變症否。營中病卒雖多。而軍心尚固。銀米子藥。均尙敷用。或可化險爲夷。吾此次焦灼更甚於在祁門時。祁門關係一身之安危。此次則數萬人之性命也。

九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接第二信。因余言及機勢。而弟極言此次審機之難。弟雖不言。而余已深知之。孝忠侍兩曾極憚極多之賊。以求送於弟軍。久病之後。居然堅守無恙。人力之瘁。天事之助。非二者兼至。不特有今日也。當弟受傷。血流裹創。忍痛騎馬。周巡各營。以安軍心。天地鬼神。實鑒此忱。以理勢論之。守局應可保全。然吾兄弟既誓拚命報國。無論如何勞苦。如何有功。約定終始不提一字。不誇一句。知不知壹聽之人。順不順壹聽之天而已。審機審勢。猶在其後。第一先貴審力。審力者。知己知彼之切實工夫也。弟當初以孤軍進雨花臺。於審力工夫微欠。自賊到後。竟意苦守。其好處又全在審力二字。更望將此二字直做到底。古人云。兵驕必敗。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不審力。則所謂驕也。審力而不自足。卽老子之所謂哀也。藥二萬。銀二萬。及洋槍一批。日內准交輪舟。攜帶東下。其餘銀米子藥。苦於逆風。不能到皖。望弟穩守。不可急於出濠。打仗十月間。吾再添派護軍前往助弟。弟之新勇。十月亦可趕到。昨日風雨。余極憂灼也。

九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陰雨作寒。天黑如翳。極念士卒守濠之苦。能守過廿三四夜。則此後當就穩固。春蘆來信。病已全好。精神比前加倍。軍心尙固。余又撥梁美材等營助之。計九月內必開大仗。渠處一經打動。則軍勢自可及於大官圩。小丹陽一帶。可與弟處遙爲聲援。至十月精右營陸後營必到。白齊文之常勝軍必到。趙玉班所部省城守兵千人必到。不患兵事之無轉機。江粵報解之餉。尙有十一萬兩。在外沈幼丹派胡長芝解銀二萬。火藥二萬。指明直解金陵。余函商少荃。亦請其撥銀數萬。直解金陵。不患餉事之無起色。只望弟與諸將勉力支持。九月杪十月初之苦境。過此則漸入佳境。今日天氣微霽。或不至久變。以苦我將士。

九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排遣一賊。具悉。守局平穩。寄少荃信稿。與白齊文一軍約法三章。均屬切要之語。總之危急之際。惟有專靠自己。不靠他人。爲老實主意。卽如王可陞一軍。余久擬派助弟處。公牘私函。不僅數次。至今月餘。尙有二營未到。金陵則此外如程學啓蔣瀚泉等軍之不能應手。救急何足怪。連日陰雨夜黑。賊於夜間猛撲。否所慮者。雨後牆坍一變症。江濱水涸一變症。過此二者。皆能守住。則忠侍雖圍兩年。亦無如弟何矣。

九月二十八日

沉弟左右。日內因風雨嚴寒。長夜深黑。正切焦慮。防守嚴密。實有把握。爲之大慰。只要雨後牆坍無變症。江濱水涸無變症。則雖久不解圍。亦自無妨。柴炭一項。今日派人至張家灘。殷家匯。收買。若買得幾十船裝下。金陵亦有小補。白齊文來援之事。余低語氣與弟寄少荃信語氣相脗合。總之危急之際。莫靠他人。專靠自

己乃是穩著。弟惟專待新勇到齊。出隊一戰。不必別有盼望。彌曠交委員帶回甚是在人不在器之說。余言終當驗也。

九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南雲部卒殺至賊地道口。斃賊甚多。爲之一慰。今日又晴霽。羅朱周吳等邀同各營。又獲勝仗。從此太平官圩小丹陽之賊。常難站脚。忠滿侍逆之糧路柴路。必已掣動。忠侍若不解圍以去。則必分兵回救。太平一帶。洋槍機括。弟營既善收拾。又勤於擦洗。余當令筱泉於粵釐項下購買。然我軍仍當以擡鳥刀矛及劈山礮爲根本。臂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至

九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南雲處地道已穿。從此東路應更穩妥。不知西路江邊水涸。尙有他變症否。周王羅朱之捷。於賊之糧路柴路。必有大損。或可不打。而忠曾自退。弟堅持不浪戰之義。甚是其是。凡行兵須蓄不竭之氣。留餘之力。左傳所稱再衰三竭。必敗之道也。弟營現雖士氣百倍。而不肯浪戰。正所謂留有餘之力也。孤軍駐雨花臺。後無退路。勢則竭矣。吾欲弟於賊退後。趁勢追賊。由東壩進溁陽宜興。所謂蓄不竭之勢也。望弟熟思定計。

十月初一日

沉弟左右。昨夕接春霖信。似有小挫之象。甯國霆凱兩軍。本較之弟軍。病者更甚。死者更多。凱章之病。近更沈重。渠信來有難支一月。料理後事等語。可恨可敬。霆軍病故猛將。如黃慶伍華翰之類。不可再得。吾前專憂慮弟處一軍。今又深憂霆軍矣。

十月初三日

沉弟左右。排遞一紙。知守局平安如常。至以爲慰。大官圩等處之糧。多爲我軍所焚。則金陵援賊之糧。必難久支。城賊之糧多寡。則不敢必耳。計忠侍引退之期。必不甚遠。吾前有信囑弟以追爲小。改由東壩進兵。先剿溧陽。以至宜興。先佔太湖之西岸。水師亦由東壩進兵。俾李朝斌先在太湖西岸立住脚跟。則戰船處處可到。而環湖之十四府州縣。處處震動。賊則防不勝防。我則後路極穩。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險易之別。但赫赫之名耳。凡行軍最忌有赫赫之名。爲天下所指。曰爲賊匪所必爭。莫若從賊所不經意之處。下手既得之後。賊乃知其爲要隘。起而爭之。則我占先著矣。余今欲棄金陵而改攻東壩。賊所經意之要隘也。若佔長興與太湖西岸。則賊所不經意之要隘也。願弟早定大計。趁勢圖之。莫爲浮言所惑。謂金陵指日可下。株守不動。宜赫赫之名。而昧於死活之勢。至囑至囑。如弟之志。必欲圍攻金陵。亦不妨撒動一番。且去破東壩。則溧陽。宜興。佔住太湖西岸。然後折回再圍金陵。亦不過數月間事。未爲晚也。吾兄弟誓拚命報國。然須常存避名之念。總從冷淡處著筆。積勞而使人不知其勞。則善矣。

十月初五日

沉弟左右。連接九月兩次來賊。具悉一切。弟決計不肯少退。不肯改由東壩一路進兵。則余續寄一賊。弟亦必不以爲然。第株守金陵。恐又成三年五年之局。援賊退。則苦其太閒。援賊來。又苦其太險。反覆籌思。不得所以兩全之法。且君帶鮑兩軍。在甯國果能堅守否。如鮑軍能擊退楊黃大股。再能乘勢規復東壩。則金陵之後路。亦不至十分空虛。從弟之策。亦無不可。若鮑軍不能卻敵。或有疎虞。再行籌議。少荃解來餉銀五萬。今日派長龍船送弟。其洋槍洋藥。尙未到齊。到卽專人解金陵也。少荃大獲勝仗。忠曾不久。必分兵回援。蘇崑其調張樹聲等赴滬。已飛札應之矣。

十月初八日

沉弟左右。天氣大寒。營中將士。晝夜辛苦。極可憐念。初三四後。忠侍兩遣。別有變相否。以少荃之殲斃。聽王左蔣之急攻。湯漢計忠侍俱不能不回頭。根本。或者再猛撲數日。乃始興盡而返乎。毛寄雲協解火藥至十萬斤之多。可感可敬。其破屬員計告之案。現飭官嚴審。辦不知果能不呈吏議否。白齋文一軍。日內果已西來否。厚庵部下諸將。與弟久處者。不下十餘人。弟察看其中可靠者。以何人爲最。弟營經此番風波。諸將之膽識力量。長短分寸。纖悉畢露。其中可帶三四人。獨當一面者。更有何人。望詳告我。吾以洋槍比詩賦雜藝。而以劈山棗烏比經書八股。弟復函深以爲然。此處見解相合。亦一大機括也。吾以劈山礮爲陸軍第一利器。若食羣子至五十顆以外。實可無堅不摧。皖局目下加意打造劈山羣子。少遲再解萬斤至弟處試用。去年吾寄弟信。言劈山礮食滿羣子之後。須用稻草毯子封之。并須用欄杖多杵幾下。將草毯緊貼于子。緊緊貼藥。藥緊貼膛。則羣子之所及。又遠又寬矣。弟須將各營親口教之。親眼驗之。乃不失劈山礮之

妙用。無謂各營皆已善用劈山。而不加察也。

十月十二日

弟左右。僞忠王既回蘇州。僞侍亦不久必退。日內想弟處已解圍矣。春霆初六七日來信。甚忙亂。無主張。弟軍好手。故傷者太多。亦有抱怨而散去者。目下糧路已斷。衆心多離深。爲可慮。兩弟決志不肯退兵。余亦不違相強。但須鮑軍得手。乃可定計。鮑軍幸而獲勝。寧國幸而保全。則弟處或退或否。尙易布置。鮑之老營。倘有陳失。則寧郡必困。重圍之中。不得不調弟回駐蕪湖金柱。進援寧郡。卽不去援寧。亦必退保蕪湖。鮑軍之安危。總在三五日內可決。弟之行止。視鮑軍爲權衡也。

十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昨日一緘。言弟軍之進止。視鮑軍之利鈍。以爲權衡。本日接春霆來信。賊在西河堅紮。將疊。避軍進剿。未能撲動。吾觀寇軍之布置散漫。主意慌亂。人心離怨。恐此次必難支持。而其病者死者比他軍獨多。似亦冥冥中有主之者。鮑張果有挫失。則蕪湖三山等處。必十分吃緊。中段空虛。弟在下游。斷難久站。不如趁金陵賊退之時。鮑軍未敗之先。以追爲退。以東西梁山蕪湖金柱溠漣無爲。爲弟軍之基業。然後相機再進。庶爲可戰可守。可伸可縮之軍。咸豐五年。余率水陸駐紮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關。五六兩年。竟不能攻破。七年。余一憂回籍。寸心以此爲大憾事。羅羅山於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圖功。卽決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時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能識時勢。能取遠勢。余雖私怨羅山之棄余而他往。而

亦未嘗不服其行軍有伸有縮有開有合也。觀多公之決志不肯南渡。與各軍秋間之多病。透露目下之難支。是天意不欲遽克金陵。已可概見。吾輩當一面順天意。一面盡人事。改弦更張。另謀活著。古人用兵。最重變化。不測四字。弟行軍太少變化。此次余苦口言之。望弟與季弟審度行之。即日退紮金柱蕪湖。分五千人至灣沚。西河助剿。所以救鮑。即所以救張。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若弟堅執前議。果紮金陵。不肯挪動。鮑挫而張必隨之。在余之公局固壞。而弟以重兵屯宿該處。如余之株守南康。和張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壞。望弟詳思之。凡行軍言退。萬衆不願。此次弟爲救鮑而退。與尋常之退迥不相同。可以告麾下將士。亮余苦心。弟若決不肯退。則請撥王可陞一助春靈可乎。

全日

沉弟左右。本日已專送一信。勸弟趁勢退兵。分五千人救援鮑軍。不知何日可以接到。繼思金陵援賊。尙未退淨。若不能打開後路。雖欲退兵至金柱蕪湖一帶而不能。一切仍聽弟作主。可退則退。不可退則姑少留。余不遙制也。

十月十四日

沉弟左右。昨日午刻寄一緘。欲弟退守金柱蕪湖。而撥五千人援救鮑軍。燈後又寄一緘。言進退由弟自行作主。今日接弟函。竟不知弟後濠之外。尙有賊壘否。已退淨否。余日內憂灼憤鬱。寸心如焚。不復能細思大事。弟當打退援賊之後。精神可爲一振。宜將全局細思。鮑軍挫失。寧郡不保。中段必一片荆棘。三山大通蕪

港等處。均慮復爲賊有。弟處餉道。終久必梗。不如趁早退守蕪湖金柱。弟猶可以北岸爲根本。弟兩年所克城隘。猶可自保。若不早爲之所。後恐求退而不得。求保蕪湖金柱而不得。特此再商。望弟裁斷。

十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後濠之外。究尙有賊若干。已解圍否。兩次囑弟退兵。改由東壩再進。弟復信肯深不以爲然。昨又恐弟兵有難速退之勢。補發一信。令弟自行斟酌。總之用兵之道。全軍爲一。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應如何而後保全本軍。如不退而後能全軍。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後能全軍。退可也。至於鮑軍縱有挫失。而江面總可保全。大通荻港等處。釐局縱或被擾。而水中糧運。總可常通。余十三日信。言弟處連道。終恐梗塞。係憂灼過慮之辭。亮必不至於此耳。

十月十六日

季弟左右。此次保全糧道。聯絡水師。援應東路。厥功甚偉。皇天不負苦心人。或終有樹立功名之日。余近來心緒憂灼。迥異往年。前以金陵勇夫三萬餘衆。一有疏失。全無歸路。近以鮑軍三次小挫。恐甯國不支。全局瓦解。又見兵勇日增。而可靠者少。餉項日絀。而掣肘者多。日夜憤鬱。絕少歡容。雨花臺此次幸得保全。千辛萬苦。成此規模。本無言退之理。惟恐鮑張甯國或有差池。則上游糜爛。下游金陵一軍。亦難孤立。故余三次寄信。與沅弟商所以退兵之法。然關係太大。余亦不敢遙制。聽沅與季自行作主可也。至弟仍伸前議。亦聽兩弟自主。若不退兵而堅紮一處。弟回籍一行。當無不可。

十月十七日

沉弟左右。今日接春靈信。較爲寬舒。清弋江業已紮住。繼路當不至終梗。能將甯郡風波禁遏。此後更宜大加整頓。弟處各營有最弱者。或裁或併。或換營官。總宜時時存一整飭之意。弟初赴吉安時。不過三千人。足打一枝大賊。今增至八九倍。而野戰似尙無把握。練兵如入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爛熟之文。則布局立意。常有熟徑可尋。而陰調亦左右逢原。凡讀文太多。而實無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簡練之營。有純熟之將領。陣法不可貪多而無實。春靈今統萬餘人。而不逮往年三千四百人之可。豈可以爲鑒。

十月十九日

沉弟左右。季弟空係傷寒症否。近大愈否。吾每以季之多病爲慮。尤以其果於自醫爲慮。以後季或有疾。總屬其莫轉服藥。至要至要。春靈一軍危急。吾日夜憂灼。梁美材等三營本不可恃。渠令其孤立。抱龍岡。旋又令其移紮。寒亭。吾甚憂之。何紹彩四營。十五日自安慶開下。吳廷華二營。十八日自安慶開下。弟又新派王可陞五營。前去一助。兵力不爲不厚。然無一統領調度得宜。則此皆如散錢委地。不足恃也。王可陞儘可由陸路至蕪湖。或由大勝湖渡至北岸。再由神塘河渡至南岸三山等處。弟但知采買者。過釐卡之怨聲載道。而不知陸兵擄船之怨聲之倍之也。

十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甯國之事。據凱章言。老湘營守郡城。決可無礙。鮑宋守高祖山。清弋江。兩處營壘。或亦尙可支持。如不能支。只好調皖北。希部來救。甯郡。蔣軍正在力攻。湯溪之際。又恐侍逆回浙。必不能飭辦救甯。吾每說軍事。但靠自己。莫靠他人。蓋閱歷之言也。左帥此次派王文瑞帶三千五百人援甯。已是力顧大局之舉。不可又責望蔣軍也。平心而論。鮑張二軍。尙不能守一甯國。求援於人。實難措辭。弟在軍已久。閱事頗多。以後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輕兵。少用重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多用大礮。輜重。文員。太衆。車船難齊。重兵也。器械輕靈。馬馱輜重。不用車船。輜重。不用車船。輜重。輕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爲活兵。輕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爲半活。半呆。半輕。半重。亦有更戰互休之時。望弟力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爲呆兵。重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濠爲活兵。輕兵。庶有濟乎。

十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金陵解圍一案。季弟請獎一節。實不宜形諸公牘。在我既不能奏請獎弟。任官季又不能不奏軍情。專奏保獎。陳述數行。徒覺詞費朝廷立法。所以待大員子弟。防範頗嚴。如在京不准保送軍機。不准保送御史。皆因其聲勢較廣。恐其營私樹黨。咸豐初元。孫符卿保杜芝農之子杜保孫之姪。當時物論切譏之。季弟勞績雖多。吾二人只可置之不議。方今督兵者。如勝。袁。都。公。皆有子弟在營。若非皇上特恩。皆只能發不敢仰邀。諒敝六字而已。朱雲巖昨日一稟。言旌德萬分危急。吾調周萬倬由涇縣往援。不知趕得上否。若來寧國。縱能保。而徽池與江西必難瓦全。不知決裂始於何處耳。吾則兩次寄信囑弟。以追爲退。曾商之左中丞。茲接渠回信。亦不以退兵之說爲然。與弟前後各信。多相同者。惟渠言外之意。覺弟兵不可野戰。吾則

因金陵士卒用命。樂爲之死。覺弟兵儘可野戰。不知弟自度己力。野戰果有幾分把握否。要之能得衆心。未
有不可補戰之理。望弟決從余計。分作兩大枝。一枝呆兵屯紮金陵。一枝活兵。凡金柱東壩小丹陽二漂甸
容等處。應弟擇地而駐。相機而進。有急則兩枝互相救應。去金陵總在二百里內外也何如。

十月二十四日

沉弟左右。季弟病甚不輕。曷勝惦念。今年季之勞苦功多。既不得邀世俗之榮。乃求一日之康強健爽。而天
意亦尚若吝之。然則人生事無鉅細。何一不由運氣哉。飽張糧運已斷。吾竭力以辦陸運。而連日大雨如注。
萬不能運。可愛可怖。弟欲飭鮑張退兵。此時萬不能退。其無勇列隊。無夫搬運。與弟相同。而其無退步立脚
之處。則更不如弟之有金柱可駐守。有江濱可搬運矣。蔣軍卽來援。亦必在一月以後。遠水難救近火。鮑若
果挫。余當自立一新軍。自打數大仗。以畢吾餘生。遂吾初志。弟則須另立門面。分爲呆兵一枝。活兵一枝。呆
兵堅築石壘。縮小地方。活兵多或二萬少亦萬四五千。與呆兵之在金陵者。更番休息。千萬依我行之。九
洲勢甚危急。李世忠斷不足恃。如何如何。

十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季弟病沈重之至。曷勝慚念。魏姓醫不知向來手段何如。以吾觀季弟病症。似不應服大黃者。日
來果有轉機否。能勉強坐船來安慶就醫調養否。弟向來體亦不其結實。今年各營疾疫。過於傷感。援賊久
戰。過於勞苦。亦須加意調養。切不可自恃康強。多勞多憂。至要至囑。東路八營。趁援賊已退之時。趕緊縮入

中圍之內。如果援賊再來。省一半精力。卽劉武朱吳諸公。亦可多睡一覺。少喫一驚。余昨日有公牘。令弟撥大礮十二尊與李世忠。卽是將東路八營縮退之計。望弟決計早縮。切莫遲疑。大礮守牆。余嫌太笨。現造劈山礮。專爲守牆之用。弟以後宜少用笨重之物。此陸軍第一要訣。

十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來信欣悉季弟之病。已愈六七分。能進飲食。爲之大慰。李世忠雖十分危迫。然渠始終親駐九洲行營。當非遽不能支之象。惟浦口官營。被賊攻撲。頗不可解。豈新開口業已乾涸。賊已徧行北岸耶。否則賊能渡大江而至九洲洲。不能遽渡新開河而至北岸。若賊已徧行北岸。則和含巢。廬上至舒桐潛太。處處可慮。余擬將希庵部下之駐壽州霍邱三河尖等處者。陸續抽出。移至六安廬州巢含等處。免致已復之城。盡墜前功。苗沛霖前後所上。僧耶各稟。痛詆楚師。令人閱之。髮指。僧耶所與苗黨之札。亦祖護苗練而痛斥楚師。世事變化反覆。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歷事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弟信角已接到。添募新營。儘可允許。不變換局面。則斷不能允許。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以圖滅賊。吾嘗譏其全無智略。今豈肯以向和爲師。而蹈其覆轍乎。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計可也。至以數萬人。令作呆兵。圖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余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以萬人爲呆兵。重兵屯宿金陵。以萬人爲活兵。輕兵進攻東壩。句容。二溧等處。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隨時策應。望弟熟審。以此次回信定局。

十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昨日接朱雲巖稟。旌德業已解圍。徽州得以安枕。爲之欣慰。九洲洲渡江之賊。既不滿萬。或不致竟犯北岸。吾兩月憂懷萬端。至是稍釋一二。只求季弟病體全愈。甯國糧路大通。鮑張再穩支一月。則大海風濤。又得安渡彼岸矣。弟處東嶼八營。已縮入中圍之內否。全軍分爲兩枝。一呆一活之說。已定局否。幼丹中丞。將江西漕折。全數截留。此後餉項愈絀。又洋人將於安慶。大通。蕪湖。新立子口。皖贛亦必減色。然應添之營。仍不敢縮手不添。現今申夫添立一軍三千人。一切仿照霆營規模。不知將來有成否。

十一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余日內憂煎。有甚於祁門極困之時。季弟得焦聽堂診治。用藥不至大錯。果日愈否。弟憂勞過甚。精神尙能強支否。此時吾兄弟惟有強作遠觀。保惜身體。以擔國事。以慰家人。別無他策。萬簞軒頃送遼參壹兩。吾擬備價百二十金與之。不知渠肯收否。吾已蒸食一錢。似尙有力量。餘九錢。茲專人送金陵。季弟病後。服補劑時。可酌服之。但不宜太早。須外症退淨。毫無反復之時。乃可蒸服。溫弟在江西病時。竟係此物之功。弟勞苦過甚。亦可分食少許。冬令兩把。帶去各營官處。可分饋數枝。北岸事已決裂。南岸飽軍。不知尙可支持否。

十一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昨日接唐鶴九李嘉湜二稟。言巢縣失守。與侯朝棟一稟。不其符合。現調張樹聲五營守無爲。吳長慶等新四營守廬江。不知趕得上否。目下事機不順。有萬箭攻心之象。然北岸最要者。惟安慶。廬州無爲。

桐城、西梁、運漕、六處南岸最要者。惟金陵、甯國、蕪湖、南陵、金柱、五處。盡吾力之所能。保一處算一處。此外則付之天命而已。

十一月初六日

沉弟左右。季弟病略轉輕。爲之少慰。日內心中有三大慮。一曰季病。二曰皖北。三曰甯國。今季病有轉機。略紆一慮。皖北之事。得弟信。派樹字五營守無爲州。初一業已過江。初三或可進州。守此一城。則驪珠在握矣。余又留吳長慶四營守廬江。調蕭毛等七千人來廬州。中旬可到。調江味根來皖北。新年可到。是皖北之大慮。或可徐紆。惟甯國一慮。反無把握。僞侍王似尙在東壩小丹陽一帶。日內或攻弟營。或攻金柱蕪湖。皆意中事。望弟商之。諸公專重南岸。其北岸之事。只要無爲州不失。自可徐徐料理。余能擔當也。至弟處輕兵重兵之說。且待此三慮紆後。再行熟商。到明年二三月後。弟或以余之言爲然。亦未可知。

十一月初八日

沉弟左右。昨日未接弟信。不知季弟病勢何如。廬州有六營。無爲有五營。業經守定。必可放心。廬江新營未齊。若賊不遽犯。五日外即可固守。三河有解先亮之三百人。當可保全。蕭毛七千人。二十以內可齊集舒城。皖北大局。不致決裂。余所慮者。忠佞往年以偏師攻破浙江。分官軍之勢。而以全力攻撲金陵老營。此次或以攻甯和含巢廬。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營與金柱。不知弟部下諸將。能如前此四十六日之堅守否。

十一月初九日

沉弟左右。季弟業已出汗大解。應可放心。凡傷寒瘧疫二症。所最難得者大解耳。弟之所憂三端。余亦同之。余以季病爲第一患。甯國爲第二患。皖北爲第三患。蓋甯國鮑軍姑不什。則弟軍五百里。毫無聲援。進退兩難也。皖北之賊雖多。吾堅守廬郡。安慶無爲。三城調希。部由舒城進兵。調江達川。味根由桐城進兵。或尙可以挽救。旌德賊退後。陷太平。至黟縣。黟縣去祁門僅六十里。不知王鈴峯、唐桂生能速由徽援祁否。祁若不保。則皖南全局立壞。此又三患外之一大患也。

十一月十一日

沉弟左右。季病又有反復。實深憂悸。弟自閏月以來。過於憂勞。此刻且將添勇與否。活兵呆兵之說。一概置之度外。待過年後。再議江北之事。守住西梁。無爲。廬郡。廬江。三河。又調蕭毛二軍來舒城。調達川。味根來桐城。儘可支持。皖南涇旌二縣已穩。所患者。鮑軍與祁門耳。此等處自關國運。吾近亦稍寬懷。以愁之不勝愁也。餉項日絀。吾近又添人萬餘。明年斷難支持。然地廣賊多。亦只好姑且添兵。以資抵禦。待明年二三月。希庵與二江同到。吾決計率萬人至蕪湖。金柱等處。爲弟打通後路。兄弟相會耳。

十一月十八日

沉弟左右。本日接初八日諭旨。廷寄各一道。弟蒙恩賞黃馬褂料一件。袍料一件。撥指一個。翎管一個。季弟

蒙恩以知府用。諭旨兩道鈔錄。專人送去。請獎請卹。各員均已照准。弟須專摺謝恩。余可代做代寫。接弟公禮。已派朱洪章千人守東梁山。以後可不再派老營。亦宜微有餘力也。

十一月十九日

沉弟左右。季弟之病。微有轉機。不知十五以後。又復如何。傷寒而反覆者。每以服藥致誤。服補藥則更易誤。欲求季之有轉機。弟須堅持不復服藥。今年吳彤雲之病。余堅持不服藥之說。果得痊愈。雖不可一概而施。然亦可見病情反覆之時。惟不服藥而症乃有定象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沉弟左右。接弟十八日辰刻信。知季弟渣道。哀憫極。應商之事。條列於左。

一 余准於廿三日起行赴金陵。本月內准到。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及營中各事。一則親接季弟靈柩。由金陵護送至安慶。載靈柩之船不必大。取其輕便易行者。余坐一長龍船。季椒載一民船。各用數號軸板。拖帶。席上水穩而且快。至安慶後。應否另換大船。俟與弟面商。

一 季弟請卹事。應請少茶出奏。上海現在有威林密輪船在此。廿六七日可過金陵。余信弟信。均可由該船帶滬。

一 季弟部下五千人。自當歸併弟處統領。若另有可分統之人。俟余與弟相見後。再行下札。弟久勞之後。繼以憂傷。務當強自寬解。余於兄弟骨肉之際。夙有慚德。感愧甚多。弟則仁至義盡。毫無遺憾。千萬莫太悲。

傷。

一弟信須洋藥等物。余當帶洋藥萬斤。洋帽二十萬。洋槍四百桿。親交弟處。白齊文在上海大鬧。茲將篤仙原信付閱該軍。斷不來矣。只要春霆姑得住。軍務尙可支持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昨日發兩信。定於廿四日起程。前赴金陵。坐威林密船以行。而此間官紳上下。紛紛諫阻。今早接弟信。並與澄侯一信。知季弟之靈柩。擬於廿四日開船上行。余若坐輪船以往。必在中途錯過。余即不赴金陵。留此迎接季榭。而請季山至金陵一行。代余慰視。老弟應商事宜。再行條列於後。一余署附近有一大屋。將買爲湖南會館。季弟靈柩。即迎置其中。一切開弔行禮。俱甚方便。加漆多則七次。少則五次。每次必須三日。不可草率。湘潭既不上岸。不可加漆。不如即在安慶停二十天。儘漆六七次。一切喪禮應行之儀。皆在安慶行之。余昨與季山商擬。令季榭仍進曹禾沖。再行開堂發引。令弟意。令季榭由北港登岸。昇葬馬公塘。則是湘潭固不上坡。紫田亦不進屋。宜在安慶備行諸禮。而加漆尤爲要務。在此停留兩旬無疑。一劉雨雲三營。宜仍留金陵。茲派戈什哈。持令簡公。隨至中途。截令折回。無爲州有樹字五營。儘足堅守。吾又派蕭毛七千人。從無爲進兵。更可放心。李幼荃有才。與少荃相等。將來必成偉器。穰毒航德優而才亦并不劣。與幼海水乳交融。吾以無爲付之二君。尙屬付託得人。其城存錢米。俟閉城斷接濟時。再行支放。火藥余已解到萬斤。弟不疑余與幼海毫無準備也。弟謂余用人往往德有餘而才不足。誠不免有此弊。以後當留心懲改。然弟若疑幼海爲無才之人。所見差矣。

十一月二十四日

沉弟左右。茲請翠山至金陵一行。瞻慰老弟寬懷。專以國事爲重。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於金陵。猶不失爲志士。弟以季之歿於金陵爲悔。爲憾。則不可也。袁簡齋詩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當時以爲名句。季視到安慶。余必加漆五次。大約停住兩旬。翠山至金陵。小住十日可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季視到皖。余決留二十天。以加漆爲第一要務。或作傳。或作墓志。卽於此二十日內爲之。題主派廠船等事。皆極易辦。弟可放心。弟於天倫骨肉之間。盡情盡禮。毫髮無憾。余則歉憾甚多。然送死大事。亦斷不敢草率。春霆聞訃。丁繼母憂。雖以絨讀慰留。然其軍心渙散。殊切隱慮。蕭毛從北路柘皋打巢縣。劉張從南路無爲打運漕。本極妙。着余先不知南雲之來。已令蕭毛由南路進兵。今始悔失算矣。

十一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季弟無生前合意之室廬。弟因定在北港登岸。徑昇至馬公塘。與叔父合葬。此議甚妥。余在安慶爲之開弔設奠。多漆幾次。安慶係季弟立功之所。亦尙妥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沉弟左右。昨日發信後。接弟信并祭文一篇。至性至情。流溢紙上。有不可磨滅之狀。觀老弟天性之厚。將來福澤。當有不可限量者。季弟之主。明日可以畢工。主用栗木。匣用楠木。聞徽州漆甚好。已函請祁門糧臺購買。

十一月二十九日

沉弟左右。余之定計。以蕭毛進無爲一路。不進柘皋一路。蓋亦略有苦心。當時不知弟派南雲上來。無爲究嫌力薄。一也。柘皋等處。無米可辦。無夫可雇。二也。進南路。恐賊待柘皋。以攻廬郡。其禍遲。進北路。恐賊從盛家橋。以犯桐城。其禍速。三也。前此迭接弟信十餘件。皆言北渡之賊。氣勢浩大。李世忠之咨。則更言賊多且悍。吾因蕭毛皆係中才。恐不宜置之柘皋。用馬用衆之地。四也。今調度已定。縱然錯誤。無可挽回。只好聽之而已。上湖南之勇。遠勝於長善一帶。極是極是。鮑營近日。逃者紛紛。恐終決裂也。

十二月初一日

沉弟左右。南雲已抵無爲州。自無邊回金陵之理。春霖至黃麻渡。回高祖山老營。據報黃麻渡之下。小淮甯地方。被賊占踞。水運又已不通。恐其再竄三山。繁昌。梗我陸運大局去矣。云云。余以鮑軍久困該處。軍心渙散。逃亡相繼。實深憂灼。擬令南雲三營。再由無爲南渡。會合周吳羅朱等營。痛剿一次。或剿沮灣。或剿石梁兩處。能打開一處。鮑軍乃有生機。臨陣打仗。則以劉南雲爲主。事前布置。則以厚庵爲主。不知辦得到否。趕得及否。望弟細心籌度。與厚庵南雲竹莊及諸將商之。昨日爲季弟寫銘旛。自外入室。聞愷香甚烈。意戈

什哈等焚之。以致誠敬。及寫畢一間。并無人焚香者。殊爲可異。閱邸鈔何根雲已正法。本日接寄諭。勝克齋又革職尋問矣。

十二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三次寄緘。論季弟喪事。想均接到。聞季弟靈柩尙在西梁山一帶。不知何日始達安慶。皖北暫有平穩之象。惟鮑軍十分危急。鮑若不支。則甯郡之老湘營亦必難堅守。甯若不支。則徽州亦必難久守。日夜憂灼。無可設法。余以軍務處處棘手。又遭季弟之變。寸心如焚。紀澤須留家中。辦季弟大事。二三月尙不能來營。但望軍事稍順。則余懷可漸漸舒暢矣。季弟樞過安慶。余欲留停二十天。一則多漆幾次。二則到家後不進曹禾冲等屋直進馬公塘。則一切喪禮應行之儀注。卽在安慶行之。且待到此後再行斟酌。家中諸子。望弟概教之。習勞起早。不輕服藥。一切照是岡公在日規矩。至囑至囑。

十二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今日卯正。季弟靈柩至寶塔下。余登舟迎至鹽河卡登岸。閱城官紳。均在江濱迎接。進西門入公館。祭幃祭筵甚多。其中亦有全無瓜葛者。卻之不情。受之有愧。頗難處置。擬停住數日。卽送之登船西歸。船尙寬大。儘可在舟中加漆也。

十二月初十日

沉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季楓到此已一日。外間韓聯頗多。聯無十分稱意者。余因書一聯云。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河山。憐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望來世再爲哲弟。並爲勳臣。亦不稱意也。今日已漆一次。擬在此漆五次。二十日發引登舟。少荃信來。欲爲季請謚請祠。請加銜立傳。恐已在官奏之後。茲將少荃信鈔閱。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已棄旌德城而回徽甯郡。四面皆賊。深恐難支。

十二月十一日

沉弟左右。弟近日肝王動氣。此係憂勞太過之故。兩項本日已解五萬。擬再解五萬。爲度歲之資。合之各卡。贖金必足一月滿餉。保舉飭知。早經辦畢。俟弟營便弁帶去。季楓定於十九日設奠。題主二十日發引登舟。余誠告澄弟。令擇二月季或三月爲季葬期。蓋長江上水。逆風其常。而順風其變也。弟肝氣王最易傷人。余兄弟皆稟母體。本難強制。然不可不以靜坐制之。至囑。

十二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昨寄械後。翠山恰到。道弟雖憂勞過甚。而精神充足。爲之少慰。余在季公館三宿。今日仍回本署。至鹽河一城。新城已修十分之八。十五六可竣工矣。九洲湖圖。迄無善本。余倩人畫一幅。以應恭邸之求。茲將副本寄弟。閱果不其差謬否。春霆久無來信。懸系之至。昨夕擬爲季弟作墓志。竟夜未成一字。却又得輓聯一副云。大地干戈十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昔書寄涕淚。同哭天洪急。

難人。或用弟名寫之。或不寫未定也。

十二月十三日

沅弟左右。季弟蒙恩。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例議卹。南雲三營之營官哨官。皆已來見。武朱三營之營官哨官。尙未見。副防六顆。皆已刻就。安慶存馬係副都統明興所管。未便令其交出。季弟恩旨鈔閱。南雲來打灣沚之說。且聽厚庵裁奪。

十二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弟處氣象日穩。爲之少慰。蕭軍克復運漕。聞將進剿銅城關。餽軍糧路雖未大通。而古賴等專人至靈軍投誠。黃胡等逆。亦自狡而不悍。或者支撐此局。風波漸定。亦未可知。季弟棺漆過三次。而匠工不甚精細。此後當親監教之。銘旌必須改寫。舊者對靈焚化。余生半不信鬼神怪異之說。而八月五月三日扶乩。預料九江一軍之必敗。厥後果有三河之變。及昨廿九日寫銘旌時。異香滿室。余所親見親聞。又覺神異之不盡虛妄也。弟蒙賞之衣料。宜製成後。拜賜服之。服數次後。敬謹收藏。將來兄弟所得賜物。誥軸。概藏於先大夫廟內。

十二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弟處氣勢漸王。深以爲慰。甯國涇縣二城之米。均可支至正月中旬。春霆軍中之米。亦可支至臘

底。若南雲能幫打三山等處。則皖南亦必平穩。春靈於前招七千人外。又派人至三廳。續招五千。於營中自備銀一萬六千帶往。不支糧臺東局之銀。可謂盡忠報國。其回籍治喪之意。頗切若能打開東壩。或須允准。九月十二日恩詔。余與弟皆原官未曾升調。不能另爲祖父請封。凡遇覃恩。既不爲祖父請封。則亦不准她封他人。但可爲本身妻室請軸耳。弟儘可請本身夫婦誥軸。不必謙也。澄弟不肯受頭品誥封。言鄉間不便舉動。亦頗近情理。或待其過五十後。弟再行她封。亦無不可。

十二月十八夜

湖南會館

沉弟左右。季弟慕志作就。不甚稱意。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云。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瀾淚。又殞台星。余欲改成功二字爲功成。改瀾淚二字爲痛定。似更妥叶。余謹派戈什哈一人送季輓。蓋以弟所派諸人。凡事皆有條理。不必更派文武委員。反處紛亂也。

十二月二十夜

沉弟左右。季弟身後。附身附棺之事。弟在金陵。已籌慮周到。其禮儀虛文之事。余在安慶亦頗周到。回籍後。儘可如弟之策。徑進馬公塘山內。不必再入荷葉室中。余當切告澄弟。及子姪等也。地圖甚爲精細。與余所繪九洲圖。大致相類。明與之馬八十四。不能前弟。此外亦無購馬之法。擬再解銀五萬兩。日內竟無到者。憂灼之至。只好先解錢三萬串。與弟略資點綴。弟因時賢開府。論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一節。極是極是。余三年以來。因位高望重。時時戰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余亂政。不辦團。不開捐。是余善

政。此外尙不了了。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

同治元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

澄弟左右。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轎。新製高脚牌。晚聯稍少。祭幛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季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紫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爲然。望弟卽照此辦理。將季槨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妥。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尙不可煩瀆。況喪禮而可煩瀆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卽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

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爲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潭。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沉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諭旨。寄回。季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諡請祠。恐更有後命。二十日業經則主。恐須改題耳。

十二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少荃爲季弟請證請祠摺稿。昨日寄到。茲鈔寄弟閱。日下之是否俞允。殊不敢必。但吾與弟將來若再立功績。克復金陵。則請證亦終可望允准。兩宮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揚清賞。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何。與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蔡映斗。逾京論旨皆嚴切異常。吾輩忝當重任。不特無意外之罰。而特無可罰之實。少荃解銀四萬。吾暫不解弟處。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爲度歲之資。弟處昨日解銀四萬。年內必到。其解錢二萬串。今日用民船解去。年內之能到與否。未可知也。澄弟昨有信來。言季根不宜附葬馬公塘。其言亦頗近理。余因相隔太遠。不敢遙決。請澄自行決斷。

十二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李世忠事。朝廷方以袁帥辦理妥善。此間無論如何讓。他總不能如袁之惟所欲爲。陳棟九營且到此再看。日下鮑張朱各軍。缺額甚多。可以此勇挪移補之。則不必多開新營。如萬不可挪補。則令迅赴金陵。聽弟妥爲位置。余所以不願多立新營者。一則餉項極絀。明年恐有斷炊之虞。二則局面愈大。真氣愈少。和張晚年覆轍。只是排場廓大。真意銷亡。一處挫敗全局瓦裂。不可不引爲殷鑒。三則余擬於新年疏辭欽篆。江督兩席以散秩專治軍務。如昔年侍郎督軍之象。權位稍分。指摘較少。亦與弟請改武官之意。暗相符合。保舉單不能不減。余自有苦衷。明年至金陵。當面詳告可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接弟捷報。知谷里村六郎橋朱門等處賊巢。一概剿洗。此後自弟營以至金柱關。除太平府城外。尚有賊卡賊壘若干。先打賊館。後破鼻卡。此法處處可行。此次出隊打行仗。至六七十里之遠。將來推廣。變通便可打至百餘里。二百餘里。惟雨花臺老營。須十分堅固。能於最衝地方。築石壘數處。宜以五百人守者。可以三百守之。而無慮。宜用勁旅守者。可以次等守之。而無妨。則臨分兵之時。便益多矣。余前要弟明年分兵出剿二漂東壩。弟深以爲難。現在撥兵出防東西梁山。裕溪口。龍山橋。黃麻渡。三山。多至六七千人。而弟毫無難色。然則明年軍威丕振之時。弟分兵出剿二漂東壩。必更高興無難色耳。

同治元年除日

澄弟左右。接到排遞一函。弟意擬將季權權厝於修善堂屋後。從容再覓佳壤。合葬季弟夫婦。馬公塘葬定未久。弟意不欲輕動。自有一番謹慎。不待已之苦衷。余雖不明地理。而啓上禁忌之說。亦不敢不小心遵信。一切卽由弟作主。權厝修善堂屋後。俟尋得吉城。再行遷葬。余已寄信與沅。沅在三千里外。想亦不敢專主。當仍由弟作主也。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元日

沅弟左右。今年元旦。天氣溫和。傍夕晴霽。或東南軍事。可期平穩。吾所最怕者。年荒米貴。統轄近九萬人。若

無米可食。豈堪設想。金寶失守。吳竹莊之說。本屬可信。或者尙有一分冀倖未破。此癡人幻想也。先大夫祠前牌坊上四字。俟擬得寄弟商定。再寫鮑軍門二十五日出隊。因雨泥中途折回。深感弟派南寧駐紮三山。保全糧路。其軍氣較前稍壯。若將陳棟之勇。分二千給之。則更壯矣。保舉太濫。官胡創之。余亦因之習焉。不察不復自知其非。今年余將力挽頽習。逐案核減。正月擬至金陵與弟面談諸事。

正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陳棟之勇。除已至金陵三營外。尙有九營。吾昨令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開精壯者不甚多。可汰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撥二營與鮑存處撥一營與朱雲巖。以六營歸弟處。若果汰去三分之一。則可挑存四營。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或酌留數百。作爲餘勇。聽弟裁度。昨奉年終照賞。幅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靈亦有一分。此係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實切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

正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遇便仍附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李世忠處。余擬予以一函。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其銀錢仍歸渠用。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捆淮北之鹽。幾與搶奪無異。請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復。本日接

兩次家信。交來人帶寄弟閱。鼎三姪善讀書。大慰大慰。其眉宇本軒昂出羣。又溫弟鬱抑過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弟軍士氣甚王。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爲王。卽寓驛樓。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

正月十一日

沉弟左右。弟軍不能進。刻東壩二深。自是審量穩慎之計。余自接澄弟密信一片。已決不欲令弟軍鳴劍各處。上年凱幸病重。余卽批准。令其回籍調養。況弟誼屬手足。豈親愛反不如凱乎。況澄意但請調至安慶身邊。并不求回籍。且下金陵大局。苦於無人接辦。而儘可不必遠出。鳴劍尤不宜親身督隊。除堅守金陵老營外。有餘力則派人助剿。含巢無慮一帶。今年望弟篤守恐懼和平四字。以弭災而致福。本日解去銀四萬。作抵去冬上海一欸。春霆大獲勝仗。立解涇圍。軍威或可再振。

正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東征局保案。昨日奉到硃批諭旨。一概照准。憚次山已超擢湖南藩司。而南坡翁僅以道缺提奏。想尚有後命也。李筱泉調廣東糧道。聖意亦爲廣東釐務而設。王文瑞擢贛南道。則因克復祁門。新得記名故耳。季弟追贈按察使。昨日具摺謝恩。鈔稿寄閱。少荃調浦東各營。潘鼎新劉銘傳等。救援常熟。蓋因常熟賊日周興隆等投誠後。僞忠王以大股賊前往圍攻。少荃欲力爭常熟一城。福山一隘。爲克復蘇州張本。專函來調樹字五營。余不得已調韋部五營守無爲州。而騰出樹字五營赴滬。少荃麾下之將。僅程學啓一人。

能當大敵。餘不足深恃。余屢勸其約旨卑思。不宜多拓疆土。而少莖不甚相信。頗爲慮之。

正月十八日

沉弟左右。弟臂疼痛。不能伸縮。實深懸系。茲專人送膏藥三箇與弟。卽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余待希厚雪霽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王。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木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曾嬰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霽。不知與弟道及否。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少。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木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處。皆在此等關節。故將余之襟懷。提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爲害。但今年切不宜親自督隊耳。

正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懼。確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爲然。卽余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卽相火也。虎卽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亦不惟余與弟爲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察慾。卽降龍也。所謂懲忿。卽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欲害吾之軀命而已。至於倔彊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彊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彊。若能去忿慾以養體。存倔彊以勵志。則日進無疆矣。

正月二十四日

沉弟左右。北岸可慮者。在毛竹丹一軍。吾已添調元中瑞左兩營益之。聞其營柴米子藥。足支月餘。應不怕圍營。糈糧。只要處處守定。待三月間。希庵及江席同來北岸。當可得手。左帥新復一府三縣。軍威大振。餉亦米糧充足。十氣漸王。春水生後。舟師會剿南岸。或亦無虞。日下吾所慮者。少基因教常熟之故。兵力全出。老營空虛。及北岸之賊。不躍巢合。直犯桐城以上耳。弟臂疼未大愈。吾藥已試貼否。千萬莫多服藥。筋脈之間。豈水藥之力所能達到。利未達於筋絡。恐害已中於他臟。吾近年不輕服藥。實有確見。弟可參酌。南雲三營。暫不可離三山。吾之視南岸。始終重於北岸。不知弟意何如。

正月二十七日

沉弟左右。臂疼尙未大愈。至爲系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貼膏藥。不宜服水藥。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正月當成行也。賞舉寄諭。知少茶爲季弟請二品卹典。立傳予諡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閱諭旨耳。陳棟之勇既好。甚慰甚慰。紀梁宜廢一節。余亦思之再四。以其日未全愈。讀書作字。均難加功。且弟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不特爲同氣之冠。亦爲各族所罕。實諸祖父在天之靈。亦應如此。九洲洲北渡之賊。果有若干。吾意尙以南岸爲重。劉南雲王峯臣兩軍弟。幸勿遽調北渡。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舒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寧國。則不可救矣。

二月十四日 金陵 大勝關舟次

澄弟左右。二月初十日。在金陵沉弟營中。接弟正月二十日信。痛悉蘭姊於十四日仙逝。同產九人。二月之內。連遭季弟與伯姊之戚。從此只存吾等四人。撫今追昔。可勝傷慟。又聞臨三外甥。哀毀異常。其至孝可敬。其體弱又可憐。伯姊遺命。不令長子入營。自當謹遵。吾即日當寄銀二百兩。料理伯姊喪事。卽以爲臨三臨八甥家用之一助。余於二月初六日抵金陵。在沉弟營中住五日。十一日仍回舟次。沉弟送至舟中。同住三日。俟風息卽行西旋。周歷蕪湖金柱關無爲州等處。再行回省。施春筵於二月初一日大戰。將圍營之賊擊退。乘勝攻克西河小淮密灣沚等賊巢十餘處。自去秋以來。奇險萬狀。竟得轉危爲安。各軍穩如泰山。圍之福也。余身體平安。齒疹全愈。目下惟李世忠九洲洲二浦危急。餘無可慮。

二月二十日 裕溪口

沅弟左右。江浦新河口俱陷。北岸賊勢浩大可知。然二處之不保。亦意中事也。余於十八日至金柱關。卽與厚杏查閱三汊河龍山橋等營。朱洪章兩次敗挫。士氣已傷。其濠牆亦極草率。全不可靠。十六之役。李祥和以五百人苦戰力堵。朱營並無一人隨之堵禦者。幸水師彭羅陸師朱羅繼進。始能轉敗爲勝。然長勝軍目下已爲極劣之營。而查家灣新圩角防河之法。亦其不安。厚庵力勸余將該防兵調回老營。稍爲休息。余令李祥和親往調之。以余察度該河長近八十里。與永豐河相等。深則倍之。分哨防河。可禦零賊。斷不可敵大股。賊旣渡河。長勝軍之營盤不可恃。李與朱羅之營。則皆可恃。此金陵之情形也。十九日查閱西梁東梁裕溪等處。張與周熊之營皆可恃。武明善之營。則萬不可恃。此外江之情形也。余與杏南熟商。目下以熊登武三哨移守東梁。將來須由弟處再撥二新營上來。以一營協防西梁。俾熊營一哨全歸東梁。張營一哨全歸裕溪。以一營紮金柱之寶塔。以保三汊河朱羅之後路。庶查家灣龍山橋縱有疏失。而蕪金大局無礙。

三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賊竄東建。便不得通徽祁消息。以理推之。劉克庵已至屯溪。距休寧僅三十里。鈴守祁。桂守徽休。克作游兵。山內必可萬全。惟賊由山外徑竄江西湖口景鎮。俱爲可慮。余檄春霆回救景鎮。連日雨泥。師行遲滯。不知趕得上否。北岸之賊。初二日已過蔡家橋。距廬江僅二十里。幸先有吳長慶三營。又截留梁美材等三營。廬邑應可保全。近日糧臺奇窘。通省城務湊。不上萬金。今日作函向幼丹借銀六萬。指明九江新關稅。向寄雲借穀四萬。指明近河州縣倉穀。向少荃借銀八萬。不知均有些點綴否。上海近無信來。常昭業已解圍。此乃極好消息。蘇浙兩處得手。只要此間不大決裂。夏秋必有好音也。

三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派杏南帶五營。援救毛劉。弟處兵力不厚。何可再分五營之多。倘忠王於十年春間。攻陷杭州。卽係分和張兵力。以解金陵之圍。此處詭計。今亦不可不防。望弟卽日調回三營四營。固金陵之老營。酌留一二營於上游。若石澗埠。幸而解圍。卽令杏南與劉南雲張光明等。從西梁山五顯集進兵。攻銅城閘之背。春靈從東關進兵。攻銅城閘之上。卽石澗埠果有不測。但留杏南略助蕭守運漕。鮑在北岸。必能保全。無爲廬兩城也。頃聞捻匪自麻城下竄。蕪水不日必入皖境。已調周厚齋防守桐城。令成武臣跟追下來。亦可至桐舒等處。廬州子藥米糧。足支月餘。聞石清吉甚不得力。可慮之至。安慶留兵六營。雖不甚可靠。而緩急尙易調也。

三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石澗埠營盤儘可不紮。余前疏於考核。道親陷以後。明知其散漫難守。又不能立刻調開。致掣動各處動兵往救。尙不知救得上否。若調南雲三營赴州城。調毛撥二營守三汊河雍家鎮。而毛率六營守桐城縣。則八面皆妥矣。余之不善用兵。此特其一端也。目下鮑軍不能救景鎮。固爲江西之患。而派七營上援。尤於金陵老營有礙。望弟速調數營回雨花臺。而留杏南於裕溪口等處。料理援剿事宜。弟身體略愈。尙未復元。不可過於焦急。

三月十六日

沉弟左右。上游之事。弟尙有不盡知者。分條縷告如左。

一廬江已有賊到。撲城一次。自己至西。人約四五千。洋槍亦多。吳長慶三營。儘足守禦。近又截留梁美材三營。尤爲力厚。米糶子藥。可支四十天。

一桐城派厚齋帶五營往守。自省拔行。約十五六日可到。只要廬江之賊。不撲桐城。則守備皆全矣。舒城三河二處。皆係蔣之純防。似可放心。石清吉甚不得衆心。郡中之事。卻多可慮。鶴九亦非能禁風波者。

一麻城下竄之捻。已陷廣濟黃梅。此時想過宿松以下矣。成武臣一面派禮左等三營。先來救省。一面親自跟追。嚴中丞亦派王桐柏六營。出境追剿。官軍遠不如捻行之速。聞捻意欲直撲安慶。此間日內略有防備。一面調申夫由東流回省。俟省防無虞。即令申夫會同成軍。專剿捻股。

一湖口有丁義方王定國水陸兩軍。可保萬穩。黃老虎等竄江西者。聞至今尙徘徊於石門洋塘一帶。只要景鎮諸軍。嚴扼昌江一河。春水盛漲。賊亦斷難飛渡。若由山內穿婺源。左軍或足禦之。

一希庵三月十日之期。不知果成行否。味根想難遽成行。席研香則已屢次催令赴撫州矣。縱陽竟無人往守。且姑置之。弟處要火藥。昨日解二萬斤。銀錢則竟無可解。且石丹荃兩信有接濟否。再此次鮑軍從無爲州進援石澗埠。杏南與蕭軍從黃維河進援石澗埠。以理推之。當可解圍。解圍之後。吾意以鮑軍從南關進攻桐城閣之前。杏南與南雲。從西梁山五顯集攻桐城閣之背。卽竹丹一軍。亦不必再紮石澗埠。儘可與杏南南雲三人。合以一路。均作游擊之師。三部將近萬人。鮑軍亦有萬人。鮑以無爲運漕爲後路。杏竹雲以西梁裕溪口爲後路。兩枝活兵。縱橫馳擊。則無巢和舍境內。當可次第肅清。上游舒桐廬合節。節皆有防兵。吾又派成李兩軍爲游擊之師。大局必不致決裂。蕭爲則一軍。分守運漕三汶河雍家鎮三處。

黃洛河儘可不設守兵。此外概不置守。不可占住有用之活兵也。巢含等處得手。以全力進攻橋林江浦浦口等處。直打九洲洲北岸大定。再行回顧南岸江西。余意如此。請弟與雪帥妥議行之。余相隔太遠。不能遙制。并不能往返細商也。

三月十八日

沉弟左右。弟意石澗埠解圍後。各軍不可株守。宜急進攻。正與余意相合。所微不合者。余令蕭守運漕。而以彭毛劉爲進剿之師。弟令彭守運漕。而以蕭毛劉爲進剿之師。弟意賊將上竄。故追剿廬江三河桐舒等處。余意賊將下竄。故速剿開鎮巢縣和含等處。此所以微不合也。合廬舒桐三河五處。余皆有勁兵守之。潛太以上。又有成李兩軍。巢賊斷無上竄之理。石澗埠解圍以後。賊必仍歸東關巢縣開鎮三處。我軍向下追擊。仍宜以蕭守運漕。而以彭毛劉爲進剿之師。省得紛紛換防。耽誤工夫也。弟統二萬餘人。必須分出一枝活兵在外。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換。乃得保常新之氣。此次彭帶七營。劉帶六營在外。恰好成一枝活兵矣。若再分吉左敏字三營過江。則十六營更成一大枝活兵。沓雲芳浦二人。儘可以當大敵。弟不必過慮。恐活兵在外吃虧也。惟金陵老營。兵力尙單。恐須調回一二營。弟自酌之。至於上游合廬舒桐三河六安等城。皆已守定。弟儘可放心。捻匪至廣濟後。并未下竄。想已至英山以內矣。

三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石澗埠之賊。竟全數遁回巢縣。未得痛剿。若邊調炮上援江西。則皖北之賊。必當有一番大動作。

恐貽皖鄂無窮之患。春霖欲就原船轉舵西上。移救江西。余當力阻批答。令其仍由東關。進攻銅城關。或由黃墩進兵亦可。其彭毛劉三軍。則仍從西梁山五顯集。進攻銅城關之背。總須全力一打。斷其犯鄂之謀。然後北岸稍得安枕。余與雪琴各兩皆言。鮑軍攻剿北岸之事。不知雪琴接到後。能力阻春霖之西旋否。

三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沖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沖融之趣。如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沖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沖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沖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豁達沖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趣味。余所以令刻勞謙君子印章與弟者。此也。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

全日

澄弟左右。羅老師掌教新東臯書院。通釋悅服。開張既好。以後書院必諸事順途。人文蔚起。可喜可慶。羅允

吉塔。從鄧師讀書甚好。業經成婚之後。欲將各書一一溫熟。勢必不能。惟求鄧師將五經點一徧。解講一徧。正史約亦講一徧。不求熟。不求記。但求經過一番而已。鄧師辛苦一年。明年或另擇師專教羅婿亦可。蘭姊處余備奠儀二百兩。今付回。臨三甥處。下次再作函慰之。髮逆上犯。圍逼廬江。捻匪由鄂下竄。連陷宿松太灣。北岸處處喫緊。南岸微池翠盜如毛。祁門久無信來。不知保得住否。上海軍事近極順利。大約蘇杭均可圖也。

三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二十八夜。接奉廷寄諭旨。弟蒙恩補授浙江巡撫。仍總金陵軍務。弟處亦有夾板公文一分。余已拆閱。中廷寄一道。諭旨三道。與余處同。嗣後來板遞弟處者。余均不拆。照例不應拆也。前讀金陵解圍後屢次諭旨。及季弟優卹各諭。知聖意寵注吾弟。恐不久於兩司。此次畀以開府之任。而仍不令到任。朝廷於此等處苦心斟酌。可感孰甚。吾兄弟報稱之道。仍不外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至軍務之要。亦有二語。曰堅守已得之地。多籌游擊之師。而矣。春霆一軍。已撤由舒城進援六安。申夫一軍。已撤由潛山橫截英霍樞陽。張周二營。弟可迅速調回。大江爲我有。廬桐爲我有。水師可進橫陽河。入菜子湖。直至練潭。省城十分可恃。樞陽不須防兵也。

四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弟之謫恩摺。尙可由安處代作。代寫代遞。初膺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話。思自獻於君父之

前者儘可隨時陳奏。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着力。

四月初三日

沉弟左右。上游近事。六安尙未解圍。而守事似有把握。南岸之局。王鈴峯大破黃文金一股。劉克庵王心初再破夥縣大股。徽境將次肅清。方深慰幸。而東建各股。從桃樹店橫竄而東。祁門之南。景鎮之北。一片逆氛。刻下想已入婺源樂平境矣。皖南無所得食。各賊不竄江西。萬無一線生機。故不得不冒死上衝。流賊之勢已成。江西湖南。皆不免於蹂躪。奈何奈何。餉項十分窘迫。鮑軍因無餉可支。逃者至千餘人之多。病者又二千餘人。吾兄弟當此時艱。而皆居大位。負重任。亦可云不幸耳。

四月初六日

沉弟左右。辭謝之說。余亦熟思之。謂才不勝任。則現在並不履浙江任。謂請改武職。則廩生優貢出身。豈有改武之理。且過讓則近於僞。過讓則近於矯。謂請改京卿。則以巡撫而兼頭品頂戴。必改爲侍郎。斷無改三品卿之理。三者均難着筆。只得於謝摺之中。極自明其慙慙之意。其改武一層。弟以後不宜形諸筆墨。恐人疑爲矯僞不情也。謝摺應專弁費京。季弟立祠子諡謝摺。擬兄弟會銜具奏。六安於初二日解圍。聞忠曾未上英霍已回廬郡。一路大約仍由巢含下竄。所慮者有三層。一則由九洲湖南渡再行猛撲雨花臺大營。如十年春得杭不守。速回攻撲和張之故智。一則不得志於上游。將力攻揚州裏下河。以圖一逞。一則因太倉

州已破。回救蘇州。余擬檄蔣成毛攻苗以援壽州。檄鮑由柘皋進巢北。檄彭劉蕭由東關以進巢左。俟六安確信到。再行分別咨紮。弟處防忠曾已妥爲隄備否。尙須調營回金陵否。

四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春霆由巢北進兵。數百里內。寸草不生。辦柴極難。子藥米糧。轉運亦殊不易。不知何日始至柘皋。焜場苗逆復叛。阜上震怒。命僧邱由山來返旆。旋皖會剿。余與希庵堵剿。此後或不至更行議撫。只要賊不犯鄂。蔣毛成三軍。或足以了辦苗案。六安搜得忠曾僞文。似李世忠亦與之暗通。刻下兵力只此不敢揚。薪下之火也。皖南久無來信。但聞二十五日大捷之後。歙休黟三縣肅清。劉克庵將由黟赴景鎮。自內打出。不知果成行否。

四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辭謝一事。本可渾渾言之。但求收回成命。已請筱泉子。密代弟與余各擬一稟矣。昨接弟咨。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弋什幕府文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長清議。今業已換稱新銜。一切公文體制。爲之一變。而又具疏辭官。已知其不出於至誠矣。弟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厥後三箇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覆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余辦可也。

四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弟辭巡撫之意。已詳告少荃矣。余代弟作摺。仍請收回成命。二三月內弟之公牘。概用浙撫新銜。迨摺差回時。奉到硃批。如准開缺。再行換銜可也。髮捻在定遠分隊。忠會回救蘇州。捻黨撲臨淮一次。現又回至六安。大約爲皖鄂豫三省之患。少荃克復崑山。殺賊極多。蘇州大有可圖。蘇若果克。則調程學啓紮孝陵衛。或打東壩。二溧春露進攻和舍二浦。大局其漸轉乎。

四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希庵一病。至於失音。深爲可慮。六安解圍後。風波漸平。上海李軍連克太倉崑山。殺賊至二三萬之多。爲軍興以來所罕見。忠逆急回救蘇。皖北得以少鬆。蔣毛二軍。救援壽州。五日內必可趕到。只要壽州無恙。則自去秋至今無數之險。皆得安穩度過矣。李少荃近日軍務極爲得手。大約蘇杭兩處。必有一克。或全克亦未可知。惟餉項奇絀。米貴而雨多。皖南食人肉。每斤賣百二十文。看來浩劫尙未滿。天心尙未轉也。

四月二十七日

沉弟左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偏強之氣。却不可因位。

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巢縣既克。和合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浦。望弟主持一切。余相隔太遠。不遙制也。

五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蕭軍分守各處。已照弟所擬。咨行各處。鮑軍過江。則必須打開橋林、江浦、浦口、九洲洲、北岸一律肅清。然後可以南渡。卽南渡後。亦不遑紮燕子磯。以作呆兵。仍當進剿東壩二漂。以作活兵。以理勢論之。該逆經營一年。攻取二浦。無非固九洲之後身。作金陵之犄角。必將竭力堅守。余之拙見。二浦未克之前。不可先攻九洲洲。九洲洲未克之前。鮑彭劉不可南渡。東壩二漂未克之前。不可圍紮孝陵衛。燕子磯。此三者皆極大關鍵。余計已定。弟切勿執見辨駁。余因呆兵太多。徵祁全借左軍之力。受氣不少。此後余決不肯多用圍城之呆兵矣。由和州進攻二浦。有山內與江濱二路。似宜讓鮑軍走江濱之路。彭劉走山內之路。鮑軍紀律極壞。江濱運糧較易。擄夫較少。此等大處。讓入。乃是真謙。乃是真厚。余牘中未說出。望弟酌定。速告春霆與杏雲也。

五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雨花臺石壘。與南門外各賊壘。均已攻克。至爲欣慰。我軍駐雨花臺。而石壘爲賊所占。殊爲礙眼。今既得之。拔去眼中釘矣。惟調回彭杏南各營。守溧之呆兵愈多。游擊之活兵愈少。弟統三萬人。不籌出一枝結實可靠之活兵。在外縱橫馳擊。而專以合圍攻堅爲念。似非善計。咸豐三四五年。向帥在金陵。兵不滿

三萬。餉亦奇絀。向軍與金陵悍賊相持。而又分兵援廬州。援甯國。打鎮江。打蕪湖。中外皆稱向兵爲天下勁旅。而余不甚以爲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弟用兵之規模。遠勝於和。而與向相等。杏雲甫成一枝活兵。而又急於調回。則空處全不著筆。專靠他軍。可盡恃乎。

五月初七日

沉弟左右。克復雨花臺各石壘。本是極可喜之事。而多占守兵。又少杏南一枝游擊之師。亦是美中不足。至印子山石壘。余意儘可不必扼守。將來城池之克否。全不係乎印子山之有兵無兵也。蔣毛二十八日之戰。陣亡哨長及有官階者二十四員。傷亡至五百餘名。據稱苗逆隊中有四眼狗舊部四千人。在內。壽州之圍。固不能解。且恐蔣毛敗挫。賊竄六安。故余檄周厚齋改赴六安。維則仍留守巢縣一帶。現僅春霆南雲進攻。二浦九洲。竊恐地大城堅。難以得手。余意總思留杏南帶五千人助攻二浦。江北多一營有一營之好處。弟意雨花臺多一營有一營之好處。此兩端者。兄弟各執一端。未識用何者爲中也。摺弁自京歸。季弟得諡靖毅二字。均優等諡法。遠勝溫弟。予季弟身後之榮。真無遺憾。

五月初九日

沉弟左右。頃接雲仙信。於弟疏棄。不甚以爲然。弟平日於文章一途。最謙退。不敢自信。以後弟文宜專從簡當二字著力。每日讀書一時。工夫亦不可少。方子白謹厚樸實。而無佻薄難近之態。或有裨於弟。弟若欲延之。則另派員署和州也。

五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東壩與孝陵衛之先後。尙可隨時斟酌。余亦不敢固執成見。至於未克九洲之前。彘軍不可先渡南岸。則是一定之理。蓋九洲不克。斷不能斷洋船奸民之接濟。接濟不斷。不能克金陵。亦猶克九江者。必令彘軍先破小池口。李彭先破湖口。克安慶者。必令嘉字營先紮南岸。章志濂先紮樅陽。而後接濟可斷。文報可絕。若金陵不斷接濟。而謂彘軍過江。洪逆可一蹶而走。一遍而破。此實萬無是理。故余決計不使九洲。彘軍不南渡也。味根決計東來。將來廣德與東溟江席。或可任之。

五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二浦既克。現依弟議。移韋守巢縣東關。梁王萬三營守西梁山銅城間。騰出蕭軍分守二浦。劉軍圍攻九洲。鮑軍南渡打東壩。二溧另有公牘知會矣。去年進兵雨花臺。忠侍以全力來援。俾浙滬皆大得手。今年攻克各石城。俾二浦速下。揚州天六之賊。皆回南岸。此弟功之最大處。然此等無形之功。吾輩不宜形諸奏牘。並不必騰諸口說。見諸符牘。此是謙字之真工夫。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見也。吾時時以和爲殷鑒。望弟時時以和爲殷鑒。比之向忠武。并不甚劣。弟不必鬱鬱也。

五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應商事件。條列如左。

一十七晚。有輪舟自金陵經過。親見九洲實已克復。宜以蕭軍守二浦。南雲酌留二營守九洲。非畏長毛之復來也。畏李世忠之盤踞耳。如李業已派兵紮二浦城內。則弟須商之厚雪。驅之使去。令蕭軍速入占守二城。李見我軍威方盛。必不敢十分違抗。李有贖來報渠兵克復橋林二浦。余當批斥之。不准渠部再入二浦城也。

一二浦九洲既克。霆軍日內必已南渡。或竟圍紮孝陵衛一帶。或先打二溧。均聽弟與厚雪霆四人商辦。余不遙制。昨已函告弟處。頃又函告雪琴矣。余平日本先攻二溧東壩。不主合圍之說。今見事機大順。忠酋又已回蘇。金陵城賊必甚驚慌。亦改而主合圍之說。且天氣太熱。霆軍奔馳太苦。不如令紮金陵東北。以資休息。待七月中旬伏過暑退。弟與霆軍各抽行隊。去打東壩二溧。尚不爲晚。屆時江席李三軍亦可由廣德建平。以達東壩矣。

一合圍之道。總以斷水中接濟爲第一義。百餘里之城。數十萬之賊。斷非肩挑陸運所能養活。從前有紅軍船接濟。有洋船接濟。今九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與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次接濟。則克城之期不其遠矣。九洲洲可設一釐卡。弟處有賢員可派否。

一余批摺稿中有一條。不當於事理。余之意。不過想弟軍常常有一大枝活兵在外耳。今江北既一律肅清。則大局已好。或合圍。或游擊。均無不可。余兄弟議論。不至參差矣。至於雲仙之意。則當分別觀之。渠不以弟疏稿爲然。誠所不免。謂渠遵例回避。願入弟幕草奏。却又不然。胡文忠八年初丁艱時。屢函稱遵旨奪情。不願作官。願入迪庵幕中草奏幫辦。人人皆疑其矯。余則知其愛迪敬迪。出於至誠。雲仙之愛弟敬弟。亦極誠摯。弟切莫辜負其意也。往時咸豐三四五年間。雲仙之揚江羅夏朱而抑鄙人。其書函言詞。均使

我難堪。而日久未嘗不諒其心。至弟之文筆。亦不宜過自菲薄。近於自棄。余自壬子出京。至今十二年。自問於公牘。書函。軍事。吏事。應酬。書法。無事不長進。弟今年四十。較我壬子之時。尙少三歲。而謂此後便無長進。欺人乎。自棄乎。弟文有不簡之處。無不暢之處。不過用功一年二載。便可大進。昔溫弟諫余曰。兄精神並非不足。便吝惜不肯用耳。余今亦以此意諫弟也。

五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九澗洲於十五夜克復。殺斃溺斃之賊。聞實在二萬以外。我軍傷亡二千人。水師第一場大血戰。然自此長江一律肅清。水師已功成事畢矣。余現調鮑營圍攻金陵東北。已作合圍之勢。惟餉項日絀。殊難爲計。余身體平安。怕熱則更甚於往年。竟日揮扇不輟。聞叔父七八九年間。亦畏熱異常。汗下如雨。老年體虛。大約有此情況。

六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鮑軍只能紮幕府山一帶。不能照順孝陵衛。鍾山賊壘。不能遠克。印子山尙未得手。卽不求急於合圍。且先以自固爲主。弟自固於南路。鮑自固於北路。如有大股援賊前來。彼此足以自了。不必互求救助。余咨復弟之公牘。亦以此說爲要。其次則力斷江中接濟。其實在余。在楊彭。在總理衙門。而不在陸軍。然查水師之果嚴查與否。查洋船之常送接濟與否。則須弟督飭劉南雲曾良佐輩。細細稽察也。斷截江中接濟。實足制賊死命。不在函門之合圍與否耳。

六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淮北鹽運行淮南引地。近吳仲仙漕帥。專案奏辦。諭旨允准。都富專奏駁之。諭旨亦允准。運使專詳駁之。余處亦批准。吳帥將辦成之事。竟不能行。益利少而害太多。不能不駁。弟請運北鹽之咨。與漕帥事同一例。余當詳細咨復。江西釐金近日頗有起色。秋冬間銀米子藥。斷不缺乏。弟可放心。今年米貴。此間度過荒月。尚可餘穀五萬石。預備早也。

六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臨淮倘有疏失。朝廷必於厚雪。霆三公中。派一人接辦。蓋環顧別無他人。可以承認也。故此時不得不以救援臨淮爲要著。義渠與士卒同食豆粥。論私諛亦須往援。去舢板八十號。於金陵水次大局無損。望弟使中德惠成之。合圍之舉。吾意待江席李軍到齊再辦不遲。若弟意必求早合圍。則或調鎮揚二千人。調揚防三四千人。皆可應調而來。余當辦咨文二角。封在弟處。聽弟何時調鎮揚之兵可也。

六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蘇州失後。吾心日益憂灼。蒙城馬方伯一軍。萬難保全。臨淮唐中丞。恐亦孤危難支。昨東征局解到三萬金。已全供防苗諸軍。致弟與霆軍毫無接濟。乃知軍中悉如弈棋。各路失勢。一隅雖勝。無益也。調馮都兩處之兵。弟以爲可調。則發之合圍之。或緩或急。全憑弟作主。官階與物望所在。弟不必推諉。只要水路

無接濟進城。陸路縱有接濟文報。賊亦終無可久之道。若必圍得水洩不通。恐因隙猶將死關。一蟻潰隄。全局皆震。不可不防。余所求者。水路無接濟。弟與蠶軍不敗二事而已。不求如安慶九江之圍攻嚴密也。

六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軍中多病。憂灼實深。只有齋心默禱。無它法也。何饒專利多年。衆口沸騰。適會喬郭交替之際。而有堂見張守之案。爲公寬厚。不知肯一施辣手否。改商棧爲官棧。自是目前急務。然楚岸西岸。已被川私粵私佔盡。上游鹽價大減。淮引釐卡太多。成本太輕。不特商運有虧本之虞。卽官運票鹽亦必無利可圖。若不於江西湖北力堵鄰私。淮鹽竟無售處。雖有良法。無如之何。吾之所以遲遲不講求鹽利者以此。昨見兩坡與弟信所慮者。亦在此。

七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奏摺一事。弟須用一番工夫。秋涼務閒之時。試作二三篇。眼界不必太高。自謙不必太甚。上次惠甫次卿二稿。只須改潤一二十字。儘可去得。目下外間咨來之摺。惟浙滬湘三處較優。左李郭本素稱好手也。此外如官駱沈嚴僧吳都馮之摺。弟稍一留心。卽優爲之。以後凡有咨送摺稿到弟處者。弟皆視如學生之文。圈點批硃。每摺看二次。一次看其辦事之主意。大局之結構。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穩否。一日看一二摺。不過月餘。卽可周知時賢之底蘊。然後參看古人奏稿。自有進益。每日極多。不過二三刻工夫。金眉生與鶴儕積怨甚深。吾輩聽言。亦須獨具權衡。權衡所在。一言之是非。卽它人之榮辱予奪係焉。弟性爽快。不宜

發之太驟。

七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鴻儕指留弟營委員。至三個月之久。宜弟志怒不平。何銑之事。本擬俟筠仙查復後。再行嚴辦。今筠公有撫粵之行。後來者。不知爲誰。意欲嚴懲。何銑竟不知如何下手。乃爲恰如題分。蓋譴罰有罪。亦須切當事理。乃服人心。近人摺稿。弟處咨到者少。余當飭鈔成本。陸續寄去。每月寄送二分。古人奏疏。亦當鈔二三十篇。以備揣摩。強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謂明強二字。斷不可少。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則前強而後弱。京師所謂賭鬧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日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於一發耳。又吾輩方鼎鑿之時。委員在外。氣餒薰灼。言語放肆。往往令人難近。吾輩若專尚強勁。不少斂抑。則委員僕從等。不關大禍不止。

七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初九日大獲勝仗。凡偏城開仗。向不能多殺賊。此次殺賊甚多。想是羣賊欲趁此猛戰。撲我營盤。解其城圍。故能得機得勢如此。然傍城而戰。例爲彼此殺傷相當之局。以後若非賊來撲營。似不必常尋賊開仗。蓋賊糧路將絕。除開仗別無生路。我軍則斷糧路爲要著。不在日日苦戰也。

七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丁道前二年在福建寄信來此。右彌礮之技。去年十一月到皖。已試驗兩次。毫無足觀。居此半年。苟有長技。余方求之不得。豈肯棄而不用。至欲在雨花臺鑄礮。則儘可不必。凡辦大事。以識爲主。以才爲輔。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往年攻安慶時。余告弟不必代天作主張。牆濠之堅。軍心之固。嚴斷接濟。痛剿援賊。此可以人謀主張者也。克城之遲速。殺賊之多寡。我軍士卒之病否。良將之有無損折。或添他軍來助。師師或減。師分援他處。或功墜於垂成。或無心而奏捷。此皆由天意主張者也。譬之場屋考試。文有理法才氣。詩不差平仄格頭。此人謀主張者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遲早。此天意主張者也。若恐大意難憑。而廣許神願。若恐人謀未臧。而多方設法。皆無識者之所爲。弟現急求克城。頗有代天主張之意。願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靜以緩圖之。則善耳。

弟於吾勸誠之信。每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辨論。此最不可。吾輩居此高位。萬目所瞻。凡督撫是已。非人。自滿自足者。千人一律。君子大過人處。只在虛心而已。不特吾之言當細心尋繹。凡外間有逆耳之言。皆當平心考究一番。故古人以居上位而不驕爲極難。

七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專丁送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者。仍條列如左。

一摺稿皆軒爽條暢。儘可去得。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徧。自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般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可。然弟總以不當奏事爲妥。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爲露面。吾兄弟正在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可略退縮。

一步。

一。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決不可由下面繞來。待過中秋後。弟信一到。余即咨鮑由南頭進兵。

一。弟驟添多營。本與余平日之規模。不相符合。然賊勢窮蹙之際。力求合圍。亦是正辦。余亦不敢以弟策爲非。軍中丞余曾保過。凡大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此後余與湘中兩牘。不敢多索協餉。以避挾長市恩之嫌。弟亦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歡竭忠之嫌。

一。江西釐務。下半年當可略旺。然余統兵已近十萬。即半餉亦須三十萬。思之膽寒。弟處米除每月三千石外。本日又解四千石矣。

七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前接弟信。已將寅皆牧雲兩兄。不宜送眷之故。致函排遞至家。不知到否。途次有曾恆德張德富照料。又係自己座船。又有水師護送。千穩萬慎。寅皆牧雲二公。如已成行。請於中途婉辭謝之。吾家富貴氣。不可太重也。紀瑞姪完姻。吾賢嫌其太早。茲寄銀五十兩。贖五品頂戴補掛朝珠。以爲賀禮。吾恐家中日習於奢。故諸事從儉薄也。江西已一律肅清。惟兵勇病痛尙多。苗逆猖獗。唐中丞十分危急。袁午帥業已仙逝。淮事殆無了日耳。

七月二十七日

沅弟左右。郭帥與金前司所陳鹽務。一一閱過。金所慮者。恐難緩第一批之釐。究之鹽務變法。無論改何新

章斷無不緩釐免釐之理。若概如今日之逃卡抽釐。則不得謂之新章。不得名曰鹽法矣。余所慮者。却不在緩釐而在終無實效。蓋江西自道光年間。從無銷足額引之事。亂後人口減少。即令全食淮引官鹽。亦不能銷至六萬大引之多。況引地被鄰私侵佔殆盡。焉能一一驟爾奪回。商人湊辦三萬引之成本四十餘萬。已極不易。二分之利。又不足動其涎羨之心。加以引地毫無把握。銷管難期暢旺。時日稍滯。獲利愈微。商利既薄。則所謂包繳釐金盈餘者。皆成拖欠展緩之局。余之所慮無實效者。謂此類也。然此時辦法。除重稅鄰私。指岸認運二者。別無下手之處。應即照金君所擬辦理。黃南坡兄七月在湘啓行。節前當可到此。余再與之商定一切。乃行具奏。其泰州招商認運。即可一面與辦。

八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所保各員。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諭不准調營。寄諭恐弟爲人聳動。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朝廷恐余兄弟意見不合也。大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反成仇隙者。余閱世已深。卽薦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景河整饬四卡。左帥業已歸還。余處上海四萬。余志在必得。恐不免大有爭論。設使升陝撫。先辦澳中軍務。聞李兩蒼係多帥所劾也。

八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小河西岸。盡爲我有。賊船萬不能過。且憑河爲守。又可當一道長濠。可慰之至。然城內有數十萬

悍賊。上游黃胡古賴等。卽日下援金陵窮寇。有致死於我之心。抑又可懼之至。河之東岸。暫不必謀。少息兵力。以打援賊可也。金眉生參者極多。二三年來。勝帥屢疏保之。升於九天。袁帥屢疏勅之。沈於九淵。余十一年冬查參革職。勝帥又以一疏勅我。謂爲黨黨而不公。余偶與汪耀奎言之。汪以告勝。勝又寄函與我。自陳前疏之誤。卽如下游諸公。李吳喬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不可憑立談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餉銀今日解去三萬。湖南又另解四萬與弟。節下當可敷衍。生日在卽。萬不可宴客稱慶。此間謀送禮者。余已力辭之。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却之。家門大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顛蹶之速。有非意計所能及者。

八月初九日

沉弟左右。青陽米糧太少。援兵不得至城下。萬難久支。青色若失。則南陵涇縣寧國殆將瓦解。不得不調靈軍救援皖南。昨日已備牘咨行。請弟速催春靈啓行。無貪城北地道萬不可成之功。而忘上游數城萬不可失之地。弟兵暫紮小河以西。只要背後無援賊。但禦前而之城賊。力自有餘。待至秋末冬初。春靈擊退黃李古賴各股。或可進攻東壩。弟之新勇募到。亦可紮過小河以東。漸達孝陵衛矣。古人用兵。最貴變化不測。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弟亦好從呆處著想。霆軍五月從燕子磯南渡。本是呆著。挖地道則更呆。此際皖南危急。不能不調之使活耳。

八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通江關與石埠橋相近。爲李部濟賊之區。自當咨李。請將石埠橋之兵。悉數撤回江北。惟此咨目。下尙難遽發。渠之兩岸設兵。中間又設礮船。爲通江關釐卡計也。日內因定鹽務新章。咨請渠將釐卡撤回。每月由運司衙門。解渠銀一萬兩。以作抵款。尙不知渠肯應允否。待渠咨復到日。肯撤通江之釐卡。然後可并撤石埠之防兵。余本日擬解銀萬兩。子藥各萬斤。協濟濠州。亦爲求渠撤通江釐卡。先有以慰其心也。大凡辦一事。其中常有曲折交互之處。一處不通。則處處皆窒矣。

八月三十日

沉弟左右。來緘內附新刻西省向鹽招商章程。具悉一切。新章中余亦有不以爲然之處。已批出交麗軒覆核。即日另刻一本寄閣。鹽務自應由余與運司兩衙門作主。界限不可不清。始基不可不慎。護票不必由弟營填發。船單與認旗皆可不用。恐其全是洋人規模也。凡商皆可招。不必認說全歸大營認辦。并不必立營運名目。總之余之主意。重在商運。不重在官運營運。金君之主意。時重商。時重官營。夾雜之中。不免自相矛盾。故此次刊刻新章。不可不慎。以其徧傳官紳商賈也。

九月十七日

沉弟左右。接弟兩緘。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大慰大慰。皖鹽亦向奏局領票。由安慶總握其權。則食岸亦漸就範圍。日內將南坡米鹽互市之議。略定章程。作一長摺。將漕務澈底一說。即日具奏。弟增募二萬人。銀米恐接濟不上。且安慶克後。弟添新兵近二萬人。此次又添二萬。前此老營能戰能守之將弁分散太多。此余之

所深慮。至水師十二營。尤可不必添募。弟意不過恐楊彭師船不能應手耳。天下事焉能盡如人意。古來成大事者。半是天緣湊泊。半是勉強遷就。余常寄信與郭意城。請其停止弟募水勇之事。寄信楊彭。請其不必代弟造船。望弟亦寄信止之。長江肅清之後。忽添水師十餘營於清議亦說不去也。

九月二十二日

沉弟左右。接十五日十七日信。有恩憤而無佛鬱。極慰極慰。老弟之意最遠矣。先世之氣脈長矣。杜小舫文瀾。往年經郭雨三專兩力保。去年又經姜彤甫函保。故余一見卽器重之。許以駐漢口辦督銷局務。近日與南坡亦極水乳。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其品望雖未必果與論。然亦常稍優於金許也。計之條陳。多有可采。候與南坡商之。楊守礮船一事。弟之公牘甚爲婉遜。卽照弟所擬辦理。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卽所以杜小人之說口也。何銑罪款。斷不放鬆。幸毋聽謠言而生疑。

十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紀鴻母子及全家到營。一路平安。足慰家中懸系。寅皆先生意欲速行旋里。牧雲當度歲乃歸也。袁婿在此。尙無爲非之事。惟不肯讀書作字。難期有成。內人以下。歷述老弟數年以來。照料黃金堂諸事。心思之細。儀節之恭。送情之厚。均爲近世兄弟中所未見。吾家敬宗收族。承先啓後。諸大端皆發於沉弟之謀。而成於弟之手。沉弟費財。老弟費心。均可爲祖父累代之功臣。余愧未能悉心經營。幸兩弟有以補余之過。

也。沅軍連克上方橋七壩橋等賊壘。城外接濟將斷。朱雲巖招降古隆賢一股。收復石埭太平二城。春霖進攻水陽金寶圩一帶。尙無開仗之信。臨淮唐中丞處。近亦平安。惟蒙城糧盡援絕。斷難保全。髮逆稍衰。而苗逆方盛。良可慮也。

十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徐士衡等歸。言弟往看孝陵衛營基。余且喜且懼。喜賊之接濟將斷。懼弟之新營太多。占地太廣。恐百密而一疏也。意城亦以弟招新勇太多爲慮。余以弟力謀此。苦心孤詣。故僅禁招水勇。而不禁招陸勇。不忍重拂弟也。弟亦當亮余苦衷。將新勇之可減者減之。可併者併之。至於克城遲早。仍有天意。不盡人謀也。

十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日內未得弟信。不知身體安否。東塘溧水既克。弟又進紮孝陵衛。城中接濟似已可斷。其孝陵衛以北。不妨空缺。不必合圍。蓋大致米糧難入。則城中強者可得。弱者難求。必有內變爭奪之事。若合圍太緊。水息不通。無分強弱。一律顆粒難通。則反足以固其心。而無爭奪內變投誠私逃之事。至知弟親歷其境。以余此說爲然否。

十一月初五日

沉弟左右。初三日接程學啓報蘇州克復之信。初四日得唐中丞克復懷遠之信。苗黨張士瑞叛苗從官獻出懷遠一城。并獻破船六十號。米四千石。錢三千串。從此苗衆之心益渙。僧郎亦至蒙城。蒙圍當可立解。金陵如果克復。弟當會同彭楊三人前銜。將大略情形飛速入告。摺首云。爲官軍克復金陵。謹將大概情形先行馳奏。以慰宸廑。仰祈聖鑒。事。摺末云。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臣等前接曾國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復。囑臣三人先將大概情形會奏。早到京一日。聖懷早得寬慰一日。其詳細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國藩會奏等語。除將詳細戰狀。另咨楚皖續奏外。合併聲明。謹奏。其摺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銀錢之多寡。不可不說大概。此外皆宜略也。頃又接馮萃亭信。洪酋全不動搖。弟切不必性急。常杭嘉湖全克。而金陵收功結果。乃正理也。

十一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接初五信。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被該逆搶堵。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窩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堵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即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即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即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著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問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厚庵堅請回籍養親侍疾。只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悉行投誠。凡壽州正陽。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囑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援賊。城內外猛撲。穩慎禦之。

十一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圍山秀橋。稍嫌用錢太多。兩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沉弟有功於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規模太大。手筆太靡。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斟酌。設法裁減。此時竟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星岡公祠及溫甫事恆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行。至囑至囑。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卽修造公費。周濟人情。亦須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情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爲然否。

十一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衡州之粵鹽。只禁船載。不禁路挑。弟所見極爲有理。江西新城縣。亦爲禁閱鹽之路挑。竟被私販將委員殿斃。現在衡州。每挑既補二百四十。若再加亦必激變。從前道光年間。衡州嚴禁粵私。從未禁過。得住。將來新章到衡。弟可與府縣及釐卡說明。只有水卡查船載之私。每斤加作八文。其陸卡查路挑之私。概不再加分文。亦不必出告示。亦不必辦公牘。但得水卡一處稽查。便算依我之新章耳。茲將新刻章程寄回。弟家之漸趨奢華。卽因人客太多之故。此後總須步步收緊。切不可步步放鬆。總之家門太盛。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人人須記此二語也。

十二月初一日

沉弟左右。接春露信。知漂水失守。王可陞不戰而潰。殊爲駭異。新軍之不可恃如此。弟處七變橋。孝陵衛諸營。尤爲吃重。新營太多。余實不放心。留丁泗濱二營水師。調志字五營陸師。皆已照准咨復。志營萬不可恃。雖有五營。弟觀之如無一營可也。神策太平二門。斷不可合圍。人以收全功。求速效。望於弟。吾所望者。一穩字而已。不求速。不求全也。

十二月初十日

沉弟左右。城上有黑氣灰氣。意者天欲殄此寇乎。然吾輩不恃天人之徵應。而恃吾心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實。火藥銀兩。接濟尙可不斷。惟米糧極難。江西兩湖皆賣至三兩四五錢。且處處阻隔。過糶無米可買。深堪憂灼。只要各軍有可食之米。吾兄弟有敬畏之心。此役當有了日耳。

十二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李氏兄弟五人而歿其三。九與五固係名將帥。卽二亦係克家之令子。五年之內。先後淪謝。振亭姻伯雖康健。想亦悲慟不可爲懷。擬湊奠儀萬金。迪希前存歷年薪水。尙有萬金。寄存蔣成蕭毛等處。亦擬提回。作爲姻伯養贍之資。余送贖儀千金。沉弟擬另送四百。皆在擬湊萬金之內。大約可多不可減也。金陵軍務。近尙平穩。爲忠王久至金陵。尙未出城。猛撲。施軍在東壩平安。少荃一軍。又在浙江克復二城。下游事機極順。所慮者羣賊旁出四盜。終爲江西兩湖之患耳。

十二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日內雨雪嚴寒。深以弟營缺米缺銀爲慮。湖南之十萬金。本派定全解弟處。不料十一月初八日起行。至今四十天未到。昨派礮船四號迎提。又爲大雪所阻。一俟提到。卽用洋船拖送。不知年內可到否。弟派王子鑑辦江西之米。朱守讓辦湖北之米。余爲力主其事。尙齋在江。厲社在鄂。亦無不認真之理。但昂貴異常。其能多與否。仍未可知。

十二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大礮守壘。只可偶一用之。多用則實可不必。吾在水營多年。深知大礮之長短。凡礮火之利有二。曰及遠。曰命中。大礮之大小。可以及遠。而難以命中。謂其愈遠則行愈遲慢。且有聲可以迴避。又往往自上落下。不能橫穿也。其羣子可以命中。而難以及遠。包得合腔。築得極緊。可及二三箭之遠。否則僅及一箭而已。羣子所能及之處。元鋒包亦幾能及之。軍興日久。各弁勇事事外行。徒慕大礮之名。見賊在二三里外。紛紛開大礮。大子擊之。轟其響之震。煙之濃而已。見賊不受礮。而排進如故。則以爲凶悍無匹。而不知大子實不傷人也。吾在水營時。教將弁專用羣子。包得固。築得緊。開得近。三語者。內湖各營。罕能做到。外江間有做到者。便是無敵之將。陸營善用大礮者。吾尙無所聞。弟營善用大礮者。共若干人。然大約不滿三百人。而營中之礮。卻不止三百尊。弟去年請黃南翁解礮四尊。今年請丁道鑄礮數尊。皆外行之舉動也。余恐火藥接濟不上。故於地洞大礮二事。詳悉言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

沉弟左右。弟營之米太少。余亦知之。竟無法可以多購。待三月後。江涇川辦蜀米。王子鑑辦江米。朱守讓辦鄂米。三處所得。當較多耳。弟問芳浦惟堂等。是否可全調金陵。余意句容之賊。可由秣陵關小丹陽而至。金柱關。賊若以一枝。穩紮秣陵關。一枝進攻金柱關。不特鮑營遠在東壩。不能遠破秣陵之賊。卽弟營近在雨花臺。亦不能猛打秣陵大股也。弟軍前攻破秣陵關。僞城後。不知會派兵守之否。若已有勁兵守之。則不特金柱關可以無虞。卽三汊河江寧鎮之兵。亦可少減。若秣陵關并未設守。則朱芳浦不可輕離金柱關也。或調芳浦駐守秣陵關。於鮑王皆可聯絡於金蕪。亦可屏蔽。請弟斟酌。

十二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日內所憂弟營之事。專在米糧一宗。販米二千石。日內必解赴金陵。江西之米。官固認真稽查。民間尤阻遏甚緊。余頃已札行各卡。正二三月一律免釐。此風一播。應可鬆活也。太平神策二門。余意不違合團。實因另無統領之故。如東頭初一日開仗。西頭之兵初二日馳援。尙只能走路。不能接仗。必須初三日乃能交手。而東頭存亡呼吸之頃。固不能靠西兵以救危。又豈能向西帥以問計策哉。欲求東頭另立統領。近則調鮑春霆。遠則調程學啓。或竟請少荃親來。乃可當此一面。余頃有信寄少荃。調程學啓還弟麾下。如少荃不允。余於正二月必設法調一統領大員。圍紮神策太平二門。並擬於燈節後。坐輪船與弟一會。弟宜以保身體爲主。不必焦灼也。弟此次兩信。胸懷頗寬舒。心志頗敬慎。以後須常存此意。總覺得人力雖盡到十分。而成功純是天意。不可絲毫代天主張。至囑至囑。

同治二年甲子正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九弟及各軍。近日均無戰事。苗沛霖既誅。其部下頭目。爲僧王擒斬殆盡。李世忠亦知畏罪。近有文書來。將渠所據城池交出。請派人去守。其槍礮亦願繳出。將來江北可無後患。余身體平安。合累內外俱好。惟儉字日減一日。余兄弟無論在官在家。彼此常以儉字相勸。則可久矣。

正月初七日

沅弟左右。余思至金陵一行。不過因弟太辛苦。或兄弟一會。以暢歡懷。近見弟累次來信。襟懷甚恬暢。字畫甚光潤。心慮甚敬謹。可卜其神不外散。別無波折。余卽決計不赴金陵。蓋洋船雖快。往返亦須八九日也。少葦決不能來。顯而易見。程學啓之能來。亦姑聽之。余已有函商之少葦。此後不如咨牘可耳。

正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吝。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沅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回。弟須時時留心。

正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金屑生到此。已交銀二萬。令買米解弟營。鏡軒履薄藩之任。凡屑生有善策。無不采納。凡弟處有函商。無不遵允。督鶴旣調皖撫。自不能干預淮北鹽務。惟用人極難。聽言亦殊不易。全賴見多識廣。熟思審

處。方寸中有一定之權衡。如眉生見憎於中外。斷非無因而致。篤仙甫欲調之赴粵。小宋卽函告廣東京官。以致廣人之在籍在京者。物議沸騰。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則彈章嚴旨。立時交至。無益於我。反損於渠。余擬自買米外。不復錄用。許小琴老而自用。亦未便付以北轡重任。且待忠鶴阜相見。李軍全撤之後。再議淮北章程。聞弟宅所延之師。甚善講解。可慰之至。後輩兄弟。極爲和睦。行坐不離。共被而寢。亦是家庭興旺之象。余所慮者。弟體氣素弱。能常康強無疾。至金陵藏事之日。不起傷風小恙。其次侍輔塔等。曾不上江西。不變流賊。其次洪李城賊。猛撲官軍。弟部能穩戰穩守。三者俱全。如天之福。雪厚南竹等。皆以弟新營太多。爲慮。余苦無良將。調以助弟。極歎仄也。

正月二十三日

沅弟左右。城事果有可望。大慰大慰。此皆聖朝之福。絕非吾輩爲臣子者。所能爲力。不特余之並未身臨前敵者。不敢涉一毫矜張之念。卽弟備嘗艱苦。亦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勞績在臣。福祚在國之義。刻刻存一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存一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之意。蘊蓄於方寸者深。則倏倏克城之日。自有一段謙光見於面。而盡於背。至要至要。

正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沅弟在金陵甚艱。途侍逆之黨。上竄江皖。徽軍屢獲勝仗。驅賊回竄。惟另股竄遂安者。未知浙軍能否得手。大約杭州金陵。春間皆可留捷音。只求敗賊不至江西。則大局日穩矣。李家兩昆仲。先後祖謝。以

名賢而兼高位。一旦長逝。其家冷落之狀。可想而知。余爲籌畫各處奠儀并公項。共得三萬餘金。專人送去。新正人客甚多。不似往年軍營光景。余雖力求節儉。總不免失之奢靡。日日以儉字誥戒妻子。現略知遵守。亦望吾弟常告內外周知也。

正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天保城以無意得之。大慰大慰。此與十一年安慶北門外兩小壘相似。若再得寶塔梁子。則火候到矣。弟近來氣象極好。胸襟必能自養其淡定之天。而後發於外者。有一段和平虛明之味。如去歲初奉不必專摺奏事之論。毫無佛鬱之懷。近兩月信。於請餉請藥毫無激迫之辭。此次於辛田芝圃外家流萍悉化。皆由胸襟廣大之效驗。可喜可敬。如金陵果克。於廣大中再加一段謹退工夫。則蕭然無與人神同欽矣。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余近年專在此處下功夫。願與我弟交勉之。聞家中內外大小及姊妹親族無一不和睦整齊。皆弟連年籌畫之功。願弟出以廣大之胸。再進以儉約之誠。則盡善矣。

二月初二日

沉弟左右。金陵業經合圍。只空後湖一段。大致不能以全股衝出。貽患他處。且喜且懼。喜者喜弟之苦心經營。漸有蕪事之望。懼者懼窮寇拚命決戰。如黃河將合龍之際。恐大溜衝決走掃也。望弟加倍小心。覓此大功。天保城山下修二新壘。湘後二營。恐不足當此要路。其營官由水師出身。不知陸路事宜。周圍九十餘里。圍數十萬悍賊於其中。吾弟布置之勞。責任之重。思之不覺惴惴。諒旨前令都興阿南渡。至句容一帶助剿。

本日改調都赴山西。派富將軍南渡。飭余區畫調度。余擬覆奏富不必南渡。徽州之賊雖退。已從浙境上竄。玉山廣信。勢將蹂躪江西腹地。金陵若克。請弟撥二萬人。回顧江西湖南。卽爲遣散地步。

二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連日風雨嚴寒。氣象愁悶。便似咸豐十年二月光景。深爲疑悚。不知弟體氣何如。各營近狀何如。城賊出外猛撲否。上游竄江西之賊。雖經席韓迭獲勝仗。聞有一小股。由鉛山之湖坊內竄。恐遂將竄擾撫建。殊爲焦慮。金陵果克。弟之部曲斷不能全數遣散。一則江西是管轄之境。湖南是桑梓之邦。必派勁旅防禦保全。二則四五萬人。同時遣撤。必無許多銀錢。而坐轎者願息。擡轎者不肯。其中又有許多人情物理。層次曲折。勇退是吾兄弟一定之理。而退之中次序不可凌亂。痕迹不可太露。待兄弟相見。着着商定。再行辦理。

二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正月下凍冰雪太久。恐非佳兆。而弟決穀米之必賤何也。此間亦苦風雪嚴寒。氣象黯慘。余深以爲憂。幸二日內已放晴矣。沅軍平安如故。自正月底合圍。賊至今未出城猛撲。探稱洪逆積柴繞屋。日警城破。則放火自焚。上竄江西之賊。近日未聞的報。不知已至撫建否。寓中大小平安。紀澤之病已愈。但尙禁風。後輩體氣。遠不如吾兄弟之強壯。吾所以屢教家人崇儉習勞。蓋艱苦則筋骨漸強。嬌養則精力愈弱也。老弟以爲然否。

二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金陵之賊。外援已絕。計瓜熟蒂落之期。當亦不遠。惟米糧昂貴。且無處可買。頗以爲慮。江西之賊。自席軍在。金溪獲勝。大局不致糜爛。然窮寇覓食。紛竄閩廣兩湖。均屬可慮。不可以其爲殘敗之匪而忽之。如省城衡州。有與弟商及賊情者。宜互相誠憤也。儉之一字。弟言時時用功。極慰極慰。然此事殊不易易。由既奢之後而返之於儉。若登天然。卽如雇夫赴縣。昔年僅雇夫二名。揆夫一名。今已增至十餘名。欲挽回儉用七八名。且不可得。況挽至三四名乎。隨處留心。牢記有減無增四字。便極好耳。

三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沉弟營中。久無戰事。金陵之賊。亦無糧盡。杭州之賊。日陳炳文。聞有投誠之信。克復當在目前。天氣陰雨。作寒景象。似不甚佳。吾在兵間日久。實頗早滅此寇。俾新民稍留子遺。而觀此消息。竟未知何日息兵也。紀澤兄弟及王甥羅塔。讀書均屬有恆。家中諸姪。近日勤奮否。弟之勤爲諸兄弟之最。儉字工夫。日來稍有長進否。諸姪不知儉約者。弟常常訓責之否。至爲厯系。

三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句容克復。從此城賊衝出。益無停足之地。當不至貽患他方。至以爲慰。弟增十六小壘。開數處地道。自因急求奏功。多方謀之。聞杭城克復之信。想弟亦增焦灼。求效之心。尤迫於星火。惟此等大事。實有天

意與國運爲之主持。非吾輩所能爲力。所能自主者。虛心實力。勤苦謹慎八字。盡其在我者而已。春鑑既克。句容宜親駐句容。專打金陵破時衝出之賊。幼丹截分贖金之事。今日具疏爭之。竟決裂矣。奉初六日寄諭。恐金陵軍心不一。欲余親往督辦。蓋亦深知城大合圍之難。余擬覆奏。仍由弟一手經營。惟常常怕弟患病。千萬保養。覓此大功。

三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杭州餘杭。皆於二月克復。鮑春霖攻嗣句容。於三月初七日克復。大致極爲順遂。惟金陵城賊。堅守如常。並無糧盡確耗。又新插麥禾甚多。竟不知何日始能了此公案。江西之賊。尙在南豐新城。其氣甚衰。逃者甚衆。應不能爲害他方。惟廣東之賊。堅悍無散歸之志。終當變成流賊。臺延閩粵兩湖。是可慮耳。縣中文廟。費在萬串以外。余當捐五百串以爲之倡。此外各營湊捐。當易成事。季弟專祠。即買南門之專祠。亦無不可。諭祭文到日。遣官致祭。其遣來之官。即天使也。京師大員。得邀諭祭者。係禮部堂官充天使。余曾充過數次。奠酒三杯。天使立而不跪。讀文畢。天使三揖而退。孝子跪迎跪送。喪家以酒席陪敬天使。并贈送袍褂朝珠冠補等物。極多八色。少或六色四色。此京中以尙書侍郎充天使者之概也。外間充天使者。從前陶文毅家。係省城派道員前往。近來羅李王家。皆係派本縣知縣。其儀注如何。余不得知也。鄧寅皆兄。總以到館爲妙。渠非願受乾修之人。余亦向不肯薦乾館。天下不義之財。乾館亦其一也。

三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金壇丹陽。次第克復。慰甚。地軍上援江西。余已飛檄調之。但春霆於元年冬丁艱。力求回籍治喪。余許以打開寧國四面之賊。卽准回籍。二年二月。春霆又求踐前約。余展限打開東壩。乃准回籍。東壩克後。春霆又求踐前約。余展限今年二月底爲度。至三月初。春霆要請甚迫。余展限以金陵克復爲度。此次不待金陵克復。而遽令援江。在我則失信太多。在霆則堅求遠蜀。此意中之事。亦無可強派之事。望弟與之再三細商。但借渠之名望。援救江西。以安江西官紳士民之心。只須宋鎮襄等率之以往。不必春霆親往督辦。春霆行至安慶等處。余卽具疏奏請。准渠回籍治喪。一至九江。渠卽可分手回蜀。聽宋鎮襄等帶隊入江西。援則可也。爽約太多。人必不復見信。望弟與霆一一詳說。言此番決無爽約之理。并請春霆速發告示。咨文至江。言渠卽日來援。以安人心。至要至要。余昨日具疏告病。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羣疑。一則金陵倖克。兄弟皆當引退。卽以此爲張本也。

三月二十七日

沉弟左右。傍夕蘭泉歸來。備述弟款接之厚。才力之大。而言弟疾頗不輕。深爲憂灼。聞係肝氣之故。余日內甚鬱鬱。何況弟之勞苦。百倍於我。此心無刻不提。起火上炎而血不養肝。此斷非藥所能爲力。必須放心靜養。不可懷忿。懷氣。不可提心弔膽。總以能睡覺安穩爲主。今日接到寄諭。江西釐金之說。仍是督撫各半。然官司雖輸。而總理衙門奏撥五十萬兩。專解金陵大營。未必盡靠得住。而其中有二十一萬。實係立刻可提者。弟軍四五兩月。不至萍潰。六月以後。則淮北鹽釐。每月可得八萬。故余轉惱爲喜。向使官司全贏。則目下江西糜爛釐金大減。反受虛名而無實際。想弟亦以得此爲喜也。

三月三十日

沅弟左右。張仙訪稟急變事。并未與弟說及。殊爲大謬。營嚴飭此後凡事當先稟弟處。其人似尙膽小。或不
至敢遂吾與弟之訓。撫卹一局。萬難裁撤。聽弟斟酌。吾因安慶池州飢民紛紛赴江南大營就食。吾恐此名
一播。萬難應付。故勒停也。上海撥五十萬至金陵之旨。廿八日續奉廷寄一浩。重言以申明之。大約可實得
廿四萬。湖北髮捻交集。甚爲震恐。天氣陰寒。余深慮別有禍變。但求每月除米以外。湊得十餘萬金。俾弟軍
飽軍不至決裂。竟此一資之功。然後兄弟熟商引退之法。則大幸矣。

四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地道既難中。聽弟加工再挖。余不復遙制。微休祁黓俱無恙。賊已由黎境橫竄。遂安華埠。將仍
走玉山廣信。以犯撫建。聞刺頭者甚多。並不殺人放火。或有各自逃散之意。亦未可知。弟軍今年餉項之少。
爲歷年所無。余豈忍更有挑剔。況近來外侮紛至迭乘。余日夜戰兢恐懼。若有大禍。卽臨眉睫者。卽兄弟同
心禦侮。尙恐衆推牆倒。豈肯微生芥蒂。又豈肯因弟詞氣稍翹。藏諸胸臆。又豈肯受他人千言萬語。遂不容
胞弟片語乎。老弟千萬放心。千萬保養。此時之兄弟。實患難風波之兄弟。惟有互勸互勉。互恭惟而已。余日
內所患者三端。一則恐弟過勞生病。弁勇因餉絀而散漫。二則恐靈營人心渙散。另生禍變。三則恐漢中大
股東竄。廬墓和滯。俱不能守。西梁山亦無兵可以接防。此三事中。弟有法可以補救一二否。

四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接弟發排單一信。痛悉蕙妹去世。吾同產骨肉九人。至是僅存吾與弟暨沅弟三人矣。哀哉。自丁巳至今八載。親屬死喪九人。久處兵戈之中。長聞哀戚之事。昆八外甥。適於是日由金陵來皖。因催令登舟上行。而未將訃音告之。大約至湘潭等處。始得聞知。金陵圍師。穩固如常。霆軍攻克金壇。現調春霆統率全軍。救援江西。須俟李少荃派兵接防東壩。旬容後。施軍乃能上行。大約起程在兩月以後。比又派周軍門寬世。金逸亭兩軍。救援江西。共八千人。當在十日內。由安慶起行。湖北之賊。已由棗陽等處下竄。將自皖境救援金陵。聞髮捻近三十萬。實屬應接不暇。江西之賊。若至瑞袁等處。則湖南處處須設防兵。如有調弟帶兵出境防剿者。弟千萬不可應允。即在本縣辦團。亦須另舉賢員爲首。弟不可挺身當先。吾與沅弟久苦兵間。現在羣疑衆謗。常有畏禍之心。弟切不可輕易出頭露面。省城則以足蹟不到爲是。

四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近日肝疾已愈。溼毒亦十去七八。大慰。初一以後。賊果出城猛撲否。若非有絕大便宜。我軍并不出濠。僅穩穩爲自守計。應可無礙。元年七月廿二日出濠之戰。吾至今尙覺心悸。蓋吾膽氣素薄故也。日內陰雨寒森。氣象不佳。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吾雖亦有肝氣。然善眠善食。蘭泉診我脈。言六脈平和。養生家所求之不得。斷無疾恙云云。但每日懶於作事。未免積閣文件耳。弟可放心。

四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湖州丹陽旣皆未克。則鮑軍未可輕動。而浙江羣逆。亦必由東壩丹陽等處。援救金陵。特此飛函。

商吾弟細告彭劉蕭張諸將。蓄養銳氣。專爲前打城賊。後禦援賊之用。斷不可因地道將成。竭力猛攻。致多損銳。反不能力破援賊也。千囑千囑。好事多磨。自古而然。卽東壩疏失。鮑軍小挫。亦未始非意中或有之事。雖有其事。而弟軍仍安如泰山。乃爲鐵漢。自蘇杭克復。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獨不期其速。而期其穩。故發信數十次。總戒弟之欲速。蓋深知洪逆非諸賊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處。吾兄弟須有定識。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動。井然不紊。將克未克之際。必有一番大風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風波經過之後。再行動手。實不爲晚。吾所慮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營猛攻地道。多損精銳而無以禦援賊耳。弟其體我此意。穩慎圖之。至於弟軍銀米。九月以前。必可敷衍。

四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今日天雨如注。氣象陰森。寒似深秋。實增焦灼。想老弟亦同此愁悶。然事至今日。惟有小心安命。埋頭任事二語。兄弟互相勗勉。舍此更無立腳之處。探寶蘭泉云。大丹將成。衆廣環伺。必思所以敗之。雪琴上赴九江。迨此。則云金陵賊糧尙足。夏秋難望克復。二說雖微不同。總之事局艱難。吾兄弟滿當其任。湖州廣德未克。日內必有大變。弟所挖地道。如果四月告成。不宜於四月裝藥轟發。吾觀天時人事。似非於月內遽獲大捷者。危心苦口。弟其亮之。弟派沈鶴鳴赴滬提銀二十六萬兩零。而余已先撥九萬與霆軍。弟心不免鬱鬱。余實因周綱堂之信。恐生他變。故待霆軍獨厚。亦望吾弟亮之。

四月十三日

沉弟左右。適聞常州克復。丹陽克復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今年以來。蘇浙克城甚多。獨金陵遲遲。尙無把握。又餉項奇絀。不如意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至迭乘。余尙懼鬱成疾。況弟之勞苦過甚。百倍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乎。余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實情。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嗚至。嗚。嗚。嗚。余年來愧對老弟。事惟撥去程學啓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必過鬱。兄亦不必過悔。頃見少荃爲程學啓請卹一疏。立言公允。茲特寄弟一閱。李忠事。十二日奏結。又餉絀情形。一片卽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余病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余意再請續假。幕友皆勸銷假。弟意以爲何如。淮北鹽課。釐兩項。每歲共得八十萬串。擬概供第一軍。此亦鉅款。而弟尙嫌其無幾。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再籌此等鉅款。萬不可待矣。

四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接弟信知黃鼎甫姪婿去世。不勝悲愕。姪女青年無子。何堪當此大故。溫弟婦憂患餘生。何以遣此悲懷。天之阨人。每有理所不可測者。而老弟卅年以來。凡親屬疾病死喪之事。皆第一人歷其危險。嘗其勞苦。精力竭矣。髮慮飽矣。弟所盡職於骨肉之際。其劬勞蓋百倍於阿兄。且愧且憐。蓋妹於十四去世。乃延至廿日始大殮。未免太遲。凡地師及選擇方術之言。其近情理者信之。其不近情理者。決不必信。七日始大殮。此不近情理之言也。吾祖星岡公於僧道巫醫。及堪輿星命之言。皆不甚信。故凡不近情理之言。不敢向

之開口。以後吾家兄弟子姪。總以恪守星岡公之繩墨爲要。常州克復。丹陽克復。江蘇全省。只剩金陵一城未克耳。沅弟憂灼殊甚。肝疾頗深。余常當以信解之。

四月十六日

沅弟左右。常丹之克。此已先得報。各城皆得。僅餘金陵。城之堅而大。賊之悍而多。實非他處可比。弟切勿焦灼致疾。聽其自然而已。如奉旨飭少荃中丞。前來會攻金陵。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畢。茲役獨克。固佳。會克亦妙。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爲要。善於保養。則能忠能孝。而兼能悌矣。

四月十八日

沅弟左右。濕毒已愈。又添氣之疾。總因憂勞過甚之故。然天相勞臣。當不至於大礙。觀弟昔年無數月不病。此次兩年未嘗一日不寫字。一刻不辦事。則知盡忠王事者。自有神明佑助。理不爽也。少荃派兵來接東壩。句容之防。余已咨明弟處。春靈馬步萬六千人。師行二千餘里。九萬途費。本不可少。茲擬先交五萬。請弟於輪船經費。或大通解餉項內。撥五萬濟之。餘四萬設法續解。弟需大批餉。除滬上十五萬外。實無可指之款。子藥則今日起解三萬矣。

四月二十日

沅弟左右。弟收滬銀十三萬零。今日再由江外糧臺解去六萬。合之各卡釐金。計亦可勉強不決裂。實天幸。

也。事事落人後著。不必追悔。不必怨人。此等處。總須守定畏天知命四字。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勳。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者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卽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立奇功。肅清全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尙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辭。大局無他變。卽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下囑于囑。無煎迫而致疾也。

四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捐務公事。余道弟總以絕不答一言爲妙。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倡百和。然聞言卽由此起。怨謗卽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爲第一義。此阿兄閱歷極深之言。望弟記之。

四月二十八日

沅弟左右。余已於廿七日具片銷假。弟信既懸至。雪琴又由湖口特來此間一行。遂不復續假。亦恐人疑我此舉專爲沈中丞也。富公數千人。預備助剿金陵。諭旨令其以江北爲重。富來函亦謂卽將調回揚防。大約除少荃親來外。別無一枝來弟處幫忙者。事權之一可喜。擔荷之重亦可懼。究竟中關之接濟已斷否。望示

及弟病在水不能生木。余亦夙有此疾。非藥物所能爲力。每日無論如何忙迫。總須略有抽閒之時。或靜坐。或渴睡。或散步。火不動則水得所養矣。

五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日內無他信息。惟聞江西省城人心驚惶。紛紛搬徙。雪琴已帶船晉省。藉助聲威。撫州解圍後。賊攻撲建郡。亦不得逞。諭旨派厚庵督辦江西皖南軍務。大約係左帥奏請。亦因余屢奏責重事煩。分此仔肩也。

五月初三日

澄弟左右。金陵之賊援雖絕。而糧實未斷。沅弟焦灼之至。而無如之何。幸身體平安。面色甚好。江西之賊。攻撲撫建兩府。俱得保全。鮑軍自東壩起行。五月必可到江。又奉旨派楊厚庵督辦江西皖南軍務。應可漸有起色。惟湖北之賊。蹂躪過久。副都統舒保陣亡。係一馬隊名將。殊有關係。嚴中丞以道員降補。義渠暫署鄂撫。不知能平此風波否。

五月初六日

沅弟左右。來信具悉。弟腹泄小愈。腹泄及不食油葷。均不足介意。惟肝脾二家。全仗老弟以心治之。非阿兄所能助謀。亦非良醫所能爲功。弟之天君卽神醫也。江西宜黃崇仁失守。省城吃緊。實出意外。金陵賊情。常

丹克復。與未克時有異乎。無異乎。

五月初十日

沉弟左右。厚庵到皖。堅辭督辦一席。渠之赴江西與否。余不能代爲主持。至於具體則必須渠親自陳奏。余斷不能代辭。厚帥現擬在此辦摺拜疏後。仍回金陵水營。春靈昌岐開亦日內可到。春靈回籍之事。却不能不代爲奏懇也。弟病近日少愈否。肝病余所深知。腹疼則不知何症。屢觀朗山脈案。以扶脾爲主。不求速效。余深以爲然。然心肝兩家之病。究以自養自醫爲主。非藥物所能爲力。今日偶過裱畫店。見弟所寫對聯。光彩煥發。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認真調養。不過焦灼。必可漸漸復元。

五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日內深以弟病爲慮。接來信并與澤鴻兩兒信。字有精光。兼有靜氣。詞語亦不迫促。卜病體之必將全愈爲之大慰。惟金陵持久不下。以吾弟平日之性情。恐肝氣之病愈積愈深。吾與昌岐久談。少荃於吾兄弟處。實有相親相衛之意。吾意欲奏請少荃親帶開花礮隊。洋槍隊。前來金陵會剿。接弟此次覆信。卽一面出奏。一面函咨少荃。請其迅速西來。如蘇軍齊到成功。則弟受其勞。而少荃享其名。既可以同膺懋賞。又可以暗培厚福。蓋獨享人名。爲折福之道。則與人分名。卽受福之道矣。如蘇軍雖到。而城賊仍堅持不下。如故。則諒可稍分。而責亦稍輕。余昨日已咨少荃炸礮派至金陵會剿。細思弟之肝病。不宜再鬱兩月。而餉項亦斷難支至三四月。故決計奏請少荃前來。蘇軍近亦僅支五成之餉。並非十分充足。可無貧富相趨之患。

想弟能亮我苦衷也。厚庵新授陝甘總督。可謂非常特恩。仍督辦江西皖南軍務。斷不可辭矣。金陵水師防務。余請昌岐與弟會辦。雪琴仍回裕溪等處。當不至疏失。多公仙逝。勞苦可憫。

五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楊軍門放陝甘總督。仍督辦江西皖南軍務。鮑春霖全軍已至青陽。本月必至瑞州。瑞州臨江兩府。相隔僅九十里。由江西竄兩湖。必由瑞臨經過。楊鮑二人。由瑞臨下手。所以援江西。卽所以保兩湖也。由江西犯湖南。約有三路。北由瑞臨犯平江瀏醴。中由吉安犯茶陵。南由南贛犯榔桂。現在三路俱有布置。吾鄉應可安居。湖北之賊。幾犯漢口。幸爲水所隔。不日必來皖北。金陵之賊。堅抗如故。諱旨問少荃能親赴金陵會剿否。余擬卽日奏請飭派少荃親來會剿。速克則其樂其功。緩克則稍分其勞。沅弟外症雖好。而肝病已深。斷不宜再久鬱鬱矣。弟比余小十歲。何以白頭遂已一半之多。以後總宜節勞。至囑至囑。余髮僅白數莖。惟精神日衰。牙齒鬆疼。看來吾兄弟壽年均難及上三代。惟當加意保養。弟於諸昆中。勞苦獨甚。尤宜靜養耳。

五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昨日寄信一件。咨文一件。擬請李少荃來金陵會剿。千思萬想。皆爲恐弟肝病日深起見。不請少荃來會剿。則恐城賊相持太久。餉糈太甚。弟以鬱而病深。請少荃來會剿。則二年之勞苦在弟。一旦之聲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故展轉躊躇。百思不決。此次將咨與函送弟處自決。弟之聲名。卽余之聲名也。弟

之性命。卽余之性命也。二者比較。究以保重身體爲大。弟自問身體足以久磨久鍊。則余自放心矣。

五月十六日

沉弟左右。接弟信。字秀勁而有靜氣。知弟病體大愈。因覆一緘。商請少荃來金陵會剿。細思少荃會剿金陵。好處甚多。其不好處。不過分估美名。後之論者曰。潤克鄂省。迪克九江。沅克安慶。少荃克蘇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與荃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壞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後爲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於人。遷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內傷。兄弟二人。皆將後悔。不如及今決計。不著痕跡。小荃將到之時。余亦必趕到金陵會剿也。

五月十七日

沉弟左右。三日未接弟信。不知弟身體何如。不更加焦灼增疾否。余聞昌岐言弟精神完足。小恙無礙而放心。聞曾恆德劉高山言弟病勢不輕而懸念。見弟信字迹奇潤而喜慰。見弟信言賊米日發一斤四兩而憂灼。春霆過此。其於吾弟感激欽佩。迥異尋常。厚施於弟亦契合無間言。故余與少荃一咨一信。惟願弟之速送。又惟恐弟之竟送。反覆無定。爲弟所笑。亦必爲弟所亮也。今日命紀澤赴金陵省視老弟。余於六月初間。亦必往。兄弟豐餞。屆時少荃若到。余卽在彼。不遽回皖。如小荃不到。余卽坐輪船速歸。總之弟以保身爲主。無論少荃與余會剿與否。於弟威名微減。而弟之才德品望。毫無損也。

五月十九日

沉弟左右。少葦意在助吾兄弟成功。而又不放直言。其意可敬。弟獲信盼他早來。甚是甚是。戈登今日來此。與談亦甚。服弟之聲。疊固號令嚴肅。吾觀近日認真辦事者。外間尙有公論。如弟元年初進金陵。遠近噴有頌言。至二年而浮言盡息。三年而衆論翕服。從未聞有謗議入吾耳者。蓋實見弟辦事極有條理。軍民之最近者。心悅誠服。則遠處之浮言亦無由而起。若親者如楊如鮑。疏者如寶如戈。則尤極口贊歎。不知弟耳中別聞毀言否。如有所聞。亦望置之度外。照常治事。到底不懈。開花破若不效。仍恃嚴斷。接濟破之耳。

五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內疾外症。果愈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兄做錯事。惟願兄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愈平和矣。

五月二十五日

沉弟左右。接弟信。知地道又被闖穿三洞。實堪憤悶。然與其真開而被賊以火毯堵住。傷亡尤多。又不如被其搗穿我之士氣。不大挫減也。弟須多方勸慰。語將無過憂鬱。凡子弟生徒。平日懶惰。場文荒謬。而不肯者。則當督責之。至平日勞苦。場文極佳。而不肯者。則當獎慰之。弟所統諸將。皆勞苦佳文之生徒也。余中廳懸八木堂扁。跋云。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弟久勞之。驅當極力求少惱。怒紀澤事叔如事父。當極力求得歡心也。又聞江西之賊。將由青陽蕪湖回救金陵。厚庵調湘後三營。撤金柱關之防。余極不放。

心。渠言當面商吾弟。果商及否。望弟加意慎重。陸防江西湖州之援賊。水防江面之接濟。只要此二事辦得認真。金陵終有成事之日。無以地道無成。蘇軍將至。稍涉大意也。

六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苦攻無益。又以皖北空虛之故。心急如焚。我弟憂勞如此。何可再因上游之事。添出一番焦灼。上游之事。千妥萬妥。兩岸之事。皆易收拾。弟積勞太久。用心太苦。不可再慮及他事。弟以博文約禮獎澤兒。語太重。大然此兒純是弟獎借而日進。記咸豐七年冬。胡帥寄余信。極贊三庵一琴之賢。時溫弟在坐告余曰。沅弟賢勝迪希厚。余比尙不深信。近見弟之圍攻百數十里。而毫無罅隙。欠餉數百萬。而毫無怨言。乃信溫弟之譽有所試。然則弟之譽澤兒者。或亦有所試乎。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輩和睦異常。有妻被同眼之風。受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余俟江西案辦妥。乃赴金陵。弟千萬莫過愛灼。至禱至囑。

六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連接兩緘。知又攻破地保偽城。吾弟焦灼情懷。或爲少紓。賊周城而呼。援賊已到安徽云云。正是情急無聊者之所爲。蘇軍如到溧水。弟速調王可陞渡紮浦口。則城內衆心絕望。必益大慌。此雖閒著。萬萬不可少也。李文合三營業已調之。特守高淳。何能再調守無爲州。鄂賊徘徊黃州。不似遽下蕪者。萬一下蕪。吳竹莊三營先到無爲。周厚齋七營亦將繼到。上游北岸之事。弟儘可放心。慎毋輕撤高淳之兵也。

全日

澄弟左右。震四果剛早世。四妹適宋家。萬緣皆空。吾骨肉中今年何多變也。老弟終日奔馳勞苦。深爲係念。沉弟病愈。開每日騎行百餘里。余命澤兒往看沉病。初二歸來云。儘可放心。但體亦弱矣。弟能從此少管公事。甚慰甚慰。余蒙先人餘蔭。忝居高位。與諸弟子及子姪。詳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享。故總以儉字爲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則少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

六月初九日

沉弟左右。王紹義陳萬勝陣亡。實深憫惜。地道一二處既穿。則他處亦斷難奏效。不必時時焦急也。王可陞既不必調至浦口。則當至無爲州聽調。上游英霍宿太。雖日日告急。然亦聞慣而不驚也。余赴金陵之期。從弟之意。暫緩起行。以少荃將到之日爲定。弟之倔強之性。值久勞鬱之後。一見親人。涕泣一場。大鬧一場。皆意中所有之事。然爲涕爲鬧。皆可以發瘴積鬱。皆可以暗調肝疾。余到在少荃之前四五日。方爲妥善。望弟屆時先寄一信爲要。寄論雖催金陵迅速成功。然無甚苛責之辭。不過尋常因物付物之言。弟不可看得太深。較之昔催向和之辭。鬆活多矣。亦并無甚傾摘者。弟少見多怪。難禁風波耳。

六月初十日

沅弟左右。少荃信閱過。其片稿則已鈔寄余處。觀少荃屢次奏咨信函。似始終不欲去攻金陵。若深知弟軍之千辛萬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誠能如此存心。則過人遠矣。余從弟意。秋初再赴金陵。老年畏熱異常。阿弟深知而體恤。兄即依弟之議。實受其福矣。英山宿太。日內警信迭至。余調王可陞守無爲。再急則調陳自明池州之二千人守盛江。惟調守桐舒之銳軍爲江西官紳所留。擬改調鈞軍上援皖北。亦難遽到也。春鏗於六月四日抵南昌。江西人心大定。想不至則有風波耳。

六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蘇滬釐餉一事。勸譬詳明。深識名論。可懋可敬。弟近年爲阿兄忿激之時。輒以嘉言勸阻。卽弟自發忿激之際。亦常有發有收。以此卜弟之德器不可限量。後福當亦不可限量。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氣氣之鬱積於中者厚。故倔強之極。不能不流爲忿激。以後吾兄弟動氣之時。彼此互相勸誠。存其倔強而去其忿激。斯可耳。初十日接奉寄諭詞旨溫潤。無催迫之意。茲鈔閱將來咨文。不另鈔也。

六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科四之文。一種清氣浮溢紙上。科六之字。秀潤絕倫。兩姪今年長進如此。大可喜慰。沅弟病已大愈。日來騎馬周歷各營。辛勤不憚。意氣亦極平和。余偶有忿怒之事。沅反作書來勸。無論金陵克復之遲速。但求沅弟病痊而氣平。則萬事皆順矣。

六月十六日

沉弟左右。接弟信。知連日辛苦異常。猛攻數日。並未收隙。深爲繫念。弟向來督攻。好往來於礮子如雨之中。此次想無二致也。少荃前奏至湖州一看。仍回蘇州。此次啓行。不知徑來金陵乎。抑先至湖州乎。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爲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强之氣。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最易暗銷銳氣。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余啓行之期。仍候弟一確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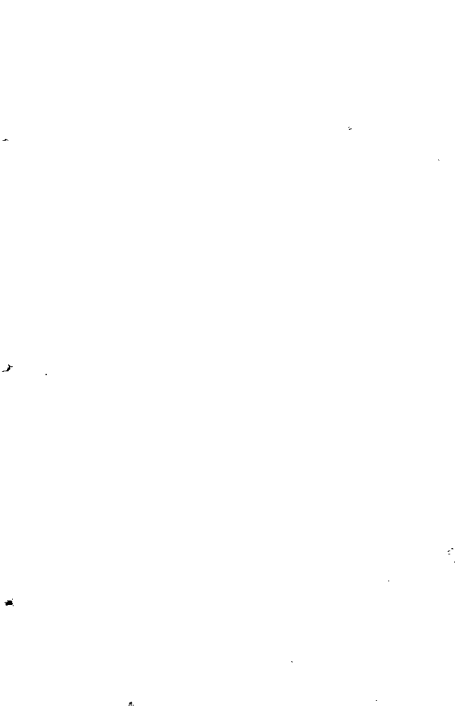
六月十九日

沉弟左右。接弟咨文。克復金陵。弟功在社稷。豈僅一家之光哉。雖有志者事竟成。然弟苦矣。將士苦矣。未得弟詳信。不知弟平安否。將士傷亡。不甚多否。進城巷戰。不甚久否。洪李二酋。未逃出否。俟得詳函。發詳摺後。再赴金陵與弟相會也。

六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自十八夜三更接弟克復金陵之咨。十九日未得弟信。想因進城巷戰。搜誅餘匪。遣散降人。千頭萬緒。皆須弟一手經理。弟之勞苦。想更甚於肉薄環攻之日。十九夜有自泰州來者。據云。十八日戊刻坐輪舟過金陵。見城內火光二十餘處。但知城已克。而不知如何情形。兄尤系念之至。恐巷戰三日未休也。兄俟接弟詳報後。乃能赴金陵與弟會晤。酌帶賞號大約不過三萬。不知三日內。別有進款否。

曾文正公家書卷九終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

同治三年甲子七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到金陵後。連日周覽城內城外各處。見沅弟布置之詳密。用心之勞苦。將士之明命。皆爲近日所未見。爲忠王訊供未畢。擬卽在此正法不必解京。用陳玉成石埭開之例。余擬在金陵犒宴三日。七月中旬。仍回安慶。中秋後再來辦善後事也。沅弟精神業已復元。營中疾疫又作。新營較多。老營尙屬平安。余雖極畏熱。而口內應酬一切。亦不甚以爲苦。弟可放心。

七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初十日接奉恩旨。余蒙封侯爵。太子太保。沅弟蒙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賞雙眼花翎。沅部李臣典。子爵。蕭孚泗男爵。殊恩異數。萃於一門。祖宗積累陰德。吾輩食此厚報。感激之餘。彌增歉悚。沅弟五六月來。辛苦適異尋常。近日濕毒十愈其七。初十一十二等日。戲酒宴客。每日百餘席。沅。酬周到。不以爲苦。諺稱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歟。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九月再來金陵。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沅弟擬九月。月回籍。各營應撤二萬人。遣資尙無著也。

七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前後排單信。知家中已得金陵克復之信。頃又接七月朔來緘。余以念日自金陵起行。念三日始行三百里。至蕪湖。上之魯港。將近八月。舟中尚燥熱異常。回皖小住一月。九月初。仍須赴金陵。換出沅弟。請假回籍。頃念日奏片。已將沅弟旋歸之意。略露端倪。沅弟熱毒雖未全愈。而精神甚好。當是壽徵。余亦幸託平安。惟眼蒙甚。不能不改用加光眼鏡。弟畏熱異常。亦是老境。但不知眼光如何。春露在撫州之許潯。大獲勝仗。殺賊四萬有奇。厥後崇仁東鄉金溪。次第克復。聽王率六萬人投誠。江西指日當可肅清。惟湖北之賊。尙難速了耳。

七月二十九日

沅弟左右。數日未寄信與弟。想弟懸系無已。余回省寓。內外平安。弟撤勇之事。余必一一速辦。除催李世忠及辦裏下河之捐外。再札上海官紳。辦滙捐六十萬。并加函託蘇常紳士。必有所獲。弟可放心。昨得雲仙信。已辦六萬。逕解弟營。弟之退志。兄應成全。兄之門面。亦賴弟成全。第一要緊守金陵蕪湖金柱三處。第二要分一枝。出贛廣德。以塞衆望。卽令朱南桂與劉松山易開俊三人進剿廣德。而弟處分三枝。防寧郡涇旌。或亦一道。望弟早爲酌定。倘兄之門面撐立不住。弟亦無顏久居山中矣。熊登武張詩口劉南雲三人萬不可放走。陳勛仙稍遲一步。明年再退可也。此外執留執散。聽弟裁酌。弟肝氣不能平伏。深爲可慮。究之弟何必鬱鬱。從古有大勳勞者。不過本身得一爵耳。吾弟於國事家事。可謂有志必成。有謀必就。何鬱鬱之有。千萬自玉自重。

八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弟肝氣尙旺。遇有不稱意之端。必加惱怒。不知近日如何。實深屢系。天下之道。無感不應。無誦不伸。以吾心之且憐且敬。知外間必千里應之。亦必憐弟敬弟。萬口同聲。弟少耐數月以待之。而後知吾言之不謬也。吾所望於弟者。三大端。一守金陵蕪金。一皖南北兩枝游兵。一修貢院。趕十一月鄉試。三者皆辦到。則弟爲我排得十分體面。而弟回家。亦心安夢恬矣。

八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至安慶。內外大小平安。門第太盛。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謙三字爲主。自安慶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隍。皆沅弟所攻取。余之倖得大名高爵。皆沅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貽也。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沅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爲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尙無五分工夫。弟與沅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尙欠工夫。以後各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至囑。

八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貢院九月可以畢工。大慰大慰。但規模不可狹小。工程不可草率。吾輩辦事。動作百年之想。此間所購木料。中秋前可到一批。九月再到一批。弟中懷抑鬱。余所深知。究竟弟所成就者。業已卓然不朽。古人稱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立德最難。自周漢以後。罕見以德傳者。立功如蕭曹房杜郭李韓岳。立言如馬班韓歐李杜蘇黃。古今曾有幾人。吾輩所可勉者。但求盡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萬難攀躋之

人弟每取立言之萬難攀躋者。而將立功中之稍次者。一概抹殺。是孟子鉤金與羽。食重禮輕之說也。烏乎可哉。不若就現有之功。而加之以讀書養氣。小心大度。以求德日進。言日醇。譬如築室。弟之立功。已有絕大基址。絕好結構。以後但加裝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無主乎。劉朱兩軍。望弟迅速發來。必須安慶六縣無賊。兄乃可速赴金陵。至要至要。

八月初九日

沅弟左右。保舉單收到。准於十二日出奏。一字皆不更動。其子總轡翎。可奏可咨者。現雖未定果奏。然要之不改耳。湖郡廣德既克。皖南自可不派游兵。劉朱皆來皖北。甚好。惟苦無行糧。江西鹽釐七萬金。在途爲風所阻。焦灼之至。蕭爲則七營。吾意仍以遣撤爲是。秋網早開。業經批准。裏下河之捐。余只索二十萬。蓋深知彼間捐事。有名無實也。弟肝氣未痊。全靠自己以心醫之。弟若不自愛。懷怒不已。劍喪元氣。則真太愚矣。祁幼章方伯蕙藻。與余同年。其尸葬金陵城中。聞春浦先生派二僕來尋。望弟善視之。陸涂諸公之尸。余雖有札與上江兩縣。均望弟留心尋覓也。

八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沅弟濕毒與肝鬱。二者總未痊愈。濕毒因太勞之故。肝疾則沅心太高之故。立此大功。成此大名。而猶懷鬱鬱。天下何一乃爲快意之事。何年乃是快意之時哉。余於本月爲代具請假摺。九月再奏請開缺。十月當可成行。余之精神日疲。亦難當此重任。然日下不能遽行引退。且待沅弟退後。再作計議。近日家中

內外大小勤儉二字。做得幾分。門第太盛。非此二字。斷難久支。務望慎之。

八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今日乃弟四十一大慶。吾未得在金陵。舉樽相祝。遂在皖作壽詩。將寫小屏幅。帶至金陵。以將微意。一則以紀澤壽文。不甚愜意。一則以近來接各賀信。皆稱吾兄弟爲古今僅見。若非弟之九年苦戰。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采衆人所頌者。以爲祝詩也。東坡有壽子由詩三首。吾嘗過之耳。

八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沉弟之肝疾未平。溼毒更熾。克城封爵之後。而鬱抑之氣。并未稍減。余在金陵。住二十餘日。察沉心懷。以稍開豁。病亦日減。近與余相隔二十餘日。情復鬱結。疾亦略增。余定初一日起程。再赴金陵。家眷同去。并具摺爲沉弟告病開缺。回籍調理。沉見歸期已近。或可速痊。然起行總在十月。猶能歸家過年。不能趕十一月初三也。吾家子姪。人人須以勤儉二字自勉。庶幾長保盛美。觀漢書霍光傳。而知大家所以速敗之故。觀金日磾張安世二傳。解示後輩可也。

八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弟疾日減。周旋衆客。精神照應得到。至以爲慰。曾恆德等今日自京歸。溫恆兩弟。又奉恩命。茲將諭旨鈔寄弟閱。朝廷待忠勤之家。有加無已。但願吾家丁日繁。子弟讀書勤儉。稍有成立。則弟之功。所以

垂裕後昆者遠矣。

九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余於初一日。白安慶起行。初七日到金陵。初十日入署。內外平安之至。沉弟溼毒未愈。而精神尙極完足。肝疾雖深。而亦尙能自持。不至遽損真元。惟夜睡多不成寐。不知何日始得全愈。初十日奉到諭旨。准其開缺回籍調理。恩賞人參六兩。大約九月底十月初。可以起行。十一月初三日。或可到家。趕上祭期也。

九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弟爲送考。兩次晉省。實覺過於勤勞。兄聞之。深抱不安。且弟於家庭骨肉之間。勞心勞力。已歷三十餘年。今年力漸老。亦宜自知愛惜保養。不特爲家庭之際。不可過勞也。吾入金陵署中。已半月。大小平安。隔日至沉弟處看病。勸沉不必吃藥敷藥。此等皮膚之疾。終可不治自愈。惟夜不成寐。卻是要緊之症。須用養心和平之法。醫之。禱一帆事。不能請益。鹽局之事。全依次帥與黃郭之言。斷不掣肘。

十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初一日沉弟起程旋湘。吾送百里。至采石磯。初四早兄弟分手。吾於本日即還金陵。令紀澤送至蕪湖。以上初五日已刻紀鴻與叶亭甥到金陵署內。不知何以與沉船相左。不得一謁見也。余身體平安。惟諸事瑣集。撤勇極多。欠餉難清。尙費周章耳。

十一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接澄弟十月初九日一函。沅弟在漢口發信。具悉一切。沅弟病勢。十愈六七。欣慰無已。余近日心緒多不適。一則前有楚北之行。深慮各營欠餉無著。一則自上游來者。皆言沅弟病體增重。一則科場雨雪交加。嚴寒侵人。而蕭梁等約期之餉。尙無著落。茲余既免湖北之行。而沅弟之病大愈。寸心帖然無憂。至幸至幸。鄉試雖風雪苦寒。而頭二場清吉平安。少荃感寒頗重。二三場未能點名。若迅速就痊。則科場完美矣。甲五姪又生一女。望從此三女之後。繼以三男。科四完姻後。吾三家桐孫秀發。瓜瓞綿綿。斯爲至祝。

十一月二十四日

澄弟左右。科九鼎三兩姪。字姿俱好。鼎三善讀書。大慰大慰。溫弟蘊奇未發。將來其食報於此子乎。余於十七日。仍接督篆。少荃中丞之病。已十愈其六。余今日進閣看視。尙有餘熱未淨。澄弟謂城中駐紮萬人太多。所論極是。然昨日科場。士子萬餘在城。與兵勇並無半點口舌。沅弟與余約定。苟有銀錢。卽隨時裁撤。今冬縱不能撤。明春必遣撤也。鹽務日有起色。日下淮南之鹽。以秦州河涸。不能出江爲苦。淮北之鹽。以洪澤湖凍。不能運淮爲苦。新春當大旺矣。

十二月十六日

澄弟左右。臘月初六日。接沅弟信。知已平安到家。慰幸無已。少荃於初六日起行。已抵蘇州。余於十四日入

閣寫榜。是夜二更發榜。正榜二百七十三。副榜四十八。閣墨極好。爲三十年來所未有。韞齋先生與副主考亦極得意。士子歡欣傳誦。韞師定於二十六日起程。平景孫編修奏請使道回浙。此間公私送程儀。約各三千有奇。各營挑送秦淮河。已漫十分之六。約年內可以竣事。澄弟所勸大臣大儒致身之道。敬悉敬悉。惟目下精神。實不如從前耳。

鳴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幾條。余每次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牀風雨之樂。弟以不能文爲此生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

同治四年乙丑正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前奉飭南雲赴豫之旨。殊艱籌畫。少者亦以劉銘傳赴豫爲難。此次論旨。概免中州之行。以後諸事。皆易措置。惟春還須速赴新疆。劉銘傳赴閩歸左帥調度。尙非二將所願耳。弟病近日大愈否。疥癬皆皮膚之疾。決無損於元氣。切不可輕用克伐之劑。謂之無罪攻伐。吾觀弟在途所寄震軒之對。眉生之屏。皆圓滿秀勁。其福澤必方興未艾。韞齋先生謂京中言及弟者。賢愚皆俯首無異辭。弟若無端而鬱憤。是與無罪而攻伐。同一失也。余託事極順。弟可放心。願兄弟誦棠棣小宛二詩。以自保耳。

正月二十四日

沅弟左右。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爲率。余意每月三次。每次未滿千字者。則二篇。千字以上者。則止一篇。

選文之法。古人選三之二。本朝人選三之三。不知果當弟意否。弟此時講求奏議。尙不爲遲。不必過於懷悔。天下督撫二十餘人。其奏疏有過弟者。有魯衛者。有不及弟者。弟此時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恆。以弟攻金陵堅苦之力。用之他事。又何事不可爲乎。

正月三十日

禮弟左右。陳舫仙放陝西臬司。茲將飭知排遞長沙。轉送請沅弟專送陳家。并囑舫仙迅速屏當。由家赴鄂。由鄂坐輪船來金陵。拜發謝恩摺。摺內照例聲明。迎摺北上。進京請訓。如諭旨令卽赴新任。無庸來京。則舫仙仍坐輪船回鄂。由襄陽赴陝履任。如諭旨著令來京。則或卽從金陵北上。或回鄂。由樊城北上。均無不可。請沅弟與舫仙商定一切。先行排遞函覆。或仿照江遠川元年之例。謝恩摺件。請意城代辦。附俸中丞奏事之便具奏。俟奉到批旨。如令進京。則坐輪船由金陵北上。亦屬妥協。二者似後一策。更爲易行。以遠川有樣子可循也。

二月初五日

禮弟左右。少荃派郭松林等。帶八千人。由輪船赴閩助勦。二月杪。可以成行。侍康二逆在閩。其饒尙張。將來必爲江西楚粵之禍。吾鄉近日風氣。人情兩弟細察之。不至更遭浩劫否。若沅弟倉卒用兵。足以桿桑梓之難否。次山中丞被查之事。不至去位否。環顧各省。疆吏殊乏滿意之選。不審天意竟復何如。金陵已撤八營。截至正月末止。將來擬再撤八營。留四千人守城。朱雲巖定於五月遣撤。餘亦次第撤散。余身體無恙。惟心

血日虧。目光不耐久視。

三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初二日接奉寄諭。飭沉弟迅速進京。陛見。茲用排單。恭錄諭旨。咨至弟處。上年十二月。曾齋先生力言京師士大夫。於沉弟毫無間言。余卽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特不料如是之速。余擬於日內覆奏一次。言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尙未痊愈。趕緊調理。一俟稍痊。卽行進京。一面函商臣弟國荃。令將病狀詳細陳明。云云。沉弟奉旨後。望作一摺。寄至金陵。附余發摺之便覆奏。余意不寐屢醒之症。總由元二兩年。用心太過。肝經亦暗暗受傷。必須在家靜養一年。或可奏效。明春再行出山。方爲妥善。若此後再有諭旨來催。亦須稍能成寐。乃可應詔急出。不審兩弟之意。以爲何如。筱荃來撫吾湘。諸事尙不至大有更張。惟次山以微罪去官。令人悵悵。沉弟前函有長沙之行。想正值移宮換羽之際。難爲情也。

三月初七日

澄弟左右。金陵昭忠祠。紀將士勞苦之碑。沉不肯稍編節略。其名似謙。其實彌耳。弟以不能文爲深恥。無以怔忡體弱。過於自恕自逸。如元年八月。雨花臺之役。晝夜不眠。至五十餘日之久。三年四五月。弟憂勞更甚。爲日更久。豈當時體氣忽健。異於生平哉。因衆人藐視沉浦。非能克金陵之人。發憤欲一雪其恥。而伸其志。故忘其爲積弱之軀也。日下用力於奏議文章。亦當稍存昔年拚命之意。不過一二年間。諭旨必屢催出山。一經履任治事。諸務冗雜。欲再專力於文章。則不能矣。

三月十八日

沅浦弟左右。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日寄諭。首行軍機大臣之上。少議政王三字。殊堪大詫。以前無不有此三字者。雖恭王病假之時。亦尙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諭。亦尙有之。若非生死大變。則必斥逐。不與聞樞密大政矣。此事關係絕大。不勝悚懼。頃又聞河南之賊。竄至山東單縣汶上。僧邸亦追至汶上。汶上去山東省城僅二百餘里。去直隸境亦二百餘里。深爲可慮。有識之士。與相愛之友。多勸弟暫緩出山。余意亦欲弟久養病軀。閉戶三年。再行出膺艱鉅。若各路不靖。則恐又有徵召之旨。弟身體未痊。總宜再三斟酌。如有覆奏之疏。專人至鄂。搭洋船至金陵。由余代遞。最爲妥叶。免致兄弟辭意兩歧也。

四月十五日

沅浦弟左右。山東回竄之捻。尙在江南徐宿一帶。調藩勇二千餘人駐揚州。三千餘人駐清江。并昌岐水師百餘船。均到防矣。劉銘傳等萬餘人。自六安赴徐州。尙未到防。大致足禦寇氛。惟霆軍八千人。在湖北金口登岸。不聽號令。各持軍器洋槍。成隊南行。不知果叛逆乎。抑僅潰散已乎。此事關係極大。殊深焦灼。此軍若潰。則厚庵一軍。亦屬可慮。厚庵奏分六省釐金。萬做不到。徒託空言。其奏改西征局。不能不妥爲調停。

四月二十四日

沅浦弟左右。接兩弟信。并渠姪夫婦安稟。欣悉新婦有和順載福之象。從此和室宜男。家慶綿長。企慰無似。紀

鴻兒於四月廿一日完婚。外間卽無一客。衙門辦喜事。似較家鄉稍簡易也。沅弟寄到摺稿。當略爲修飾。日內拜發。陳勗仙朱心權到此。陳謝恩摺。亦於日內附報發去。魏柳南自京師歸。亦恰至此。凡兄弟當差者。無不恩明誼美。將來出任。當能束躬自愛。弟病以怔忡不寢。爲最要之症。外毒及善忘多感傷。皆不甚要緊。開卷心疼。總由於心肝血虧之故。治之道。非藥力所能速效。自以不看書不用心爲良方。余因聞靈營之變。近日毫無懼。又慘兩弟信。梁葆頤在衡。旣不相宜。余卽批令歸湖南。酌委署事。不復與聞鹽務耳。

五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日內未接弟信。想家中各宅平安。余於初二日接奉廷寄。飭余出省督師剿賊。尙未開江督之缺。不過駐江南境內。初三日接奉廷寄。則侍郎在郟城陣亡。飭余赴山東督剿。以李少荃署江督。劉松巖護蘇撫。現約少荃於月半後來寧。余於月底起行。金陵之八千人。現札令願隨征者。自告奮勇。卽撤散者。遣發回籍。各營自行具稟。或北征。或西歸。擬令同日起行。但留一營。護衛衙署。暫不搬動。家眷應否回湘。秋涼再作計較。淮勇現有劉銘傳等萬餘人。在徐州。張樹聲三千五百在清江。余擬帶此萬四千人赴東。此外又調壽春鎮勇後三千人。以行金陵之告奮勇者。無論多少。皆與勇同打一路。此外令申甫至山東。就地新募馬勇數百。合計二萬餘人。當足以禦寇氛。沅弟覆奏之摺。業已拜發。茲將原稿寄回。

五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余自初三日奉到北征山東之命。厥後屢奉寄諭嚴催。金陵十六營勇丁。人人思歸。直至初八日

始議定。張詩曰：帶仁字一營隨征。又新招峻字一營。羅茂堂招晉字豫字兩營。朱星樞招星字左右兩營。合成三千人。初九日。飛檄劉松山來金陵。頃已來此商定。渠帶三千人隨征。又易開俊專弁稟告奮勇。亦經批准。渠所部亦三千人。通共帶湘勇九千人。淮勇二萬二千人。除劉銘傳周盛波張樹聲外。又添派潘鼎新五千人。由輪舟赴天津也。步兵已厚。只須添練馬隊。若賊不渡黃。剿辦尙不甚難。一渡黃。則手脚忙亂。萬目懸望。萬口譏議。余實應接不暇。難乎其免於大戾矣。寄諭中。兩次催沉弟出山任事。昨奉批旨。亦催弟進京。沉弟曾爲封疆大吏。又係立功受爵之臣。禮數稍優。自不必輕於一出。况病勢尙重。萬難遽騰駟鉅。後荃中丞錄旨。宣示到家時。不知弟曾呈請筱荃代爲覆奏否。余待少荃來甯接篆。十五營開船西歸後。定於廿五日起程。此後相去愈遠。不能再用專差送信。但每月三次家信。由驛遞至筱荃轉交而已。

五月廿五日

澄弟左右。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旗幟也。諄囑瑞姪。從此奮勉加功。爲人與爲學并進。切戒驕奢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爭相濯磨矣。吾自奉督辦山東軍務之命。初九十三日兩摺。皆已寄弟閱看。茲將兩次批諭鈔閱。吾於廿五日啓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營。一概開行。帶去之六營。一概拔隊。然後解維長行。茂堂不願久在北路。擬至徐州度暑後。九月間。准茂堂還湘。勇丁有不願留徐者。亦聽隨茂堂歸。總使吉中全軍。人人榮歸。可去可來。無半句閒話。惹人談論。沉弟千萬放心。余舌尖蹇澀。不能多說話。諸事不甚耐煩。幸飲食如常耳。沉弟澤毒未滅。懸系之至。藥物斷難奏效。總以能養能睡爲妙。

閏五月二十四日 洪澤湖東口

澄弟左右。羅茂堂與張朱等六營。劉松山六營。先後赴臨淮。臨淮距清江四百二十里。距金陵四百六十里。距安慶六百六十里。以後仍可專人由安慶送信到家。雉河集營盤被髮捻圍困。英方伯沖出後。諸將尙堅守無恙。然亦岌岌難久保矣。易開俊紮西洋集。距雉河五十里。適以目疾出營。輕赴徐州。不能不予以嚴參。徵休青陽三軍餉餉。情同叛逆。不知近日安賊否。實深憂系。沅弟屢念金陵各軍。悉宜早撤。良有卓見。今金陵之營。僅存劉朱朱三軍。尙任瑞臨。每月由江西鹽局發給滿餉。不知有他變否。望就近體察。商之小荃中丞辦理。兄身體平安。惟不能耐勞苦。捻賊已成流寇。勦難收拾。余亦做一日算一日而已。

六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沅弟病雖愈。而尙黃瘦。實深懸系。建非常之功勳。而疑謗交集。雖賢哲處此。亦不免於抑鬱牢騷。然蓋世之事業。既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自慰。悠悠疑忌之來。只堪付之一笑。但祝積年之勞。傷溼毒。日漸輕減。則正氣日旺。固可排遣一切耳。舫仙知沅頗深感恩。尤切。每言沅公精神極好。後來勳業方長。區區小病不足爲慮。余聞之常爲一慰。李季荃與舫仙親如骨肉。言其功勞極大。牢騷甚深。而病頗可慮。余觀季荃雖瘦削異常。而精神尙足。當無他虞。兄抵臨淮。羅張朱六營。於初二日到。劉松山亦到。雉河集之圍。危急如故。劉銘傳一軍。日間可到。不知能解圍否。若果解圍。則西竄河南湖北。恐不出沅弟所料。若各路重兵齊到。而卒不能解圍。則中原糜爛矣。余身體尙好。惟朱店金三軍餉餉。處置寬嚴。皆有不宣。寸心憂灼。蒙亭宿

穎一帶。人心甚壞。親近捻匪。仇視官兵。亦久亂之氣象也。

六月十五日 臨淮

沉弟左右。日來淮水漲發。羅朱張六營。劉松山六營。及陳自明之四營。皆在水可淹入之處。營之周圍。築隄禦水。若不幸而隄穿。則壘中有入水二三尺者。有入水四五尺者。不得已。今日用船渡至南岸。大約五六日。乃可渡畢。然使再漲水一丈。則百里內。幾無一可駐之處。又無草柴可覓。然後知臨淮之苦。爲他處所未有也。雉河集已於初三日解圍。賊蹤西竄。尙無確信。大約河南之南汝光。湖北之德黃襄。皆當其衝。此賊已成流寇行徑。殊難收拾。吾所用淮勇諸將。日以劉銘傳爲首選。然其心志是否翕服。尙未深知。又有一驍將陳國瑞。桀驁難馴。昨發去一批鈔寄弟閱。

六月二十四日

沉弟左右。接兩弟閱五月信。知沉弟又復大病。久勞久病之軀。又多服攻伐之劑。殊爲懸慮。次日接奉六月十八日寄諭。沉弟已拜山西巡撫之命。既感天恩高厚。不爲浮言所搖。予以最稱完善富庶之區。又虞沉體尙未復元。恐不宜遽出任此勞動。計湘鄉奉到諭旨。不過七月。沉病若已大愈。應詔赴晉。則七月初旬。當具摺謝恩。自請進京。陸見再履新任。若尙未全愈。稍爲調養。再行北上。計拜摺之期。不及待兄此次之信耳。山西號稱富國。然年來京餉。全以該省爲大宗。釐金尙未辦動。入款較道光年間不見增多。出款則較昔日增去。京極近。銀錢絲毫。皆戶部所深知。沉弟有手筆太廓之名。既爲安靜省分督撫。則正雜各款。不能不謹慎。

節儉。絲絲入扣。外間擬弟再出。當係軍務棘手之處。此時山西雖無寇警。而聖意慮捻匪入晉。逼近畿輔。弟到任。似宜多帶得力將官。勇丁。則就近在晉招募。南人不慣麪食。晉中尤無稻米可買。不似直東。尙可由大海及運河設法也。弟進京。可由安慶登陸。至徐州。與兄相會。豈論一切。聞欽差至山西。實係至陝查辦。設仙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官海真可畏耳。

七月二十五日

弟左右。接弟信。沉弟定辭山西巡撫之任。以弟之榮利泊如。屢視軒冕。可喜可敬。觀弟之病勢未減。又可慮也。究竟弟病狀。比在金陵時。痊愈幾分。不能構思。則兄於八年春數月。病眼奄奄欲盡。厥後六月再出。憤發自勵。不過半年。精神大振。弟月下之病。似尙不如余八年之甚。惟小便太多。殊爲可虞。宗氣動搖。是何症象。下次詳以告我。此次縱或恩准開缺。而數月之內。恐不免再有徵召。兄因相隔太遠。奏疏中只能作法筆。不敢太說呆了。余在外太久。精力日憊。已與少荃訂約。決不回江督之任。捻事亦茫無頭緒。惟因所部各軍。尙有少半未撤。不能遽爾引退。惟望弟振刷精神再出。則吾擔輕矣。

八月初六日

弟左右。八月初四日抵徐州府。接沉弟七月兩緘。并摺稿二件。前頗以弟病甚深爲慮。得此二緘。益爲放心。年僅四十二歲。卽再養二年。報國之日方長。此次固辭恩命。能認真調養年餘。於保身之道。出處之節。均屬斟酌妥善。特恐朝命敦促。不容久住林下耳。二摺措辭。均極得體。養病之期。總以養到自己能用心作奏。

時再行出山。接舫仙及各處信件。似前此謠詠之辭。業已渙然冰釋。儘可安心靜攝。劉朱撤營之早遲。金唐各營之變否。余當細心料理。弟可概置不問。余決計不回江督之任。擬於九月間將全眷送回家鄉。郭宅姻事。擬於十二月初二日在湘陰成禮。頃有與澤兒一信。鈔寄弟閱。

八月二十五日

澄兩弟左右。朱金權來徐。言我五家昆弟之和協。後輩子姪之賢良。聞之令人心怡神旺。兄自出金陵後。公事較簡。氣體較健。惟捻匪勁騎高餘。飄忽難制。昨任柱牛洪等股。十三十五等日。在周家口附近。爲劉銘傳一軍所敗。不過五日。卽已竄至山東之曹單等縣。每日行百四五十里。余所接僧耶馬隊。皆人疲馬乏。屢挫之後。心驚膽寒。何能破此悍賊。殊爲焦灼。接紀澤信。家眷不願仍住黃金堂。擬即在長沙小住。余以長沙繁華。不如暫留金陵數月。令紀澤先回湘鄉。稟商兩弟。覓一妥屋。修葺就緒。再緘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幾有條不紊。請兩弟先爲籌度一處。以不須新造者爲妙。紀澤今冬先歸。全眷須明年也。沅弟請開缺一疏。此間尙未奉到諭旨。復仙得降調處分。其辦理一疏。不愧名作。不料竟以獲咎。可慨耳。

九月十六日

澄兩弟左右。閱邸鈔。弟仍未開晉撫之缺。賞假六箇月。在籍調理。明年二三月間。體氣復元。或可赴山西。如精神尙難任事。屆時再行疏陳。日下則須具摺謝恩。不開缺而在籍養病。亦曠典也。賊竄山東。蹂躪及於曹州各屬。徐州派去之兵六千人。日內當可接仗。頃奉寄諭。欲以李少荃視師河洛。而吳仲仙署理兩江。垂詢當

否。復奏頗難措辭。李不在兩江。則余之餉無著矣。

九月二十五日

弟左右。十日內未接兩弟信。徐州去湘太遠。營勇送信者。均難如期往返。風聞沅弟近已留巖。多而且美。不特不似病人。并加豐腴。果否。賊在徐郡百里內外沛縣等處。徐州僅有古中八營。係今夏新招者。忠樸四營。係豫勝營舊部。只堪堅守。不能出戰。調山東之兵回援三日內。必可趕到。江南另調八千人來徐。五日內亦可續到。兵到則賊又他竄。恐未必能一痛剗也。少荃入洛一案。已於十九日復奏。金唐鬧餉一案。已在徽正法二十餘人。并解營官數人來徐。當可了結。不致決裂。惟與朱雲巖三軍。同時遣撤。須欠餉七八十萬。恐難應手耳。接紫仙信。婚事改期明年。紀澤今冬尙可不回。明歲再送全眷回湘。移屋之事。即求兩弟代爲料理。紀澤雖先歸。渠亦不善經理。須全稟叔父命也。

十月初五日

弟左右。覆奏少荃不宜入洛。李丁不宜遽躋封疆一疏。奉旨留中。并無寄諭。頗不可解。東撫閻丹初。與此間水乳交融。豫撫吳少村。多所抵牾。吾以位望太隆。從不肯參勅鄰封疆吏。故河南公事。不甚順手。若少荃長任兩江。餉事不至掣肘。吾將於撤朱唐金軍後。接撤劉朱二軍。騰出六軍之餉。概養淮軍。專辦捻匪。或可有濟。若少荃不在兩江。軍餉斷難應手。吾不能不引疾告退。月內常有明降諭旨也。張文瑞公家訓一本。寄交紀渠姪省覽。渠姪恭敬謙和。德性大進。朱金權亦盛稱之。將來後輩八人。每人各給一本。又給沅弟所刊

庭調格言一本。又以昆岡公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教之一門之風氣自盛矣。

十月十五日

弟左右。吾以淮軍分布濟寧徐州歸德周家口等處。此次捻匪東竄。處處被我軍攔阻擊敗。若自投羅網者然。從此或不致肆意流竄。恐將爲湖北之害耳。沅弟已具摺謝恩否。如身體果未全好。明年二月再行辭謝。尚不爲遲。日下則不宜疏辭。以朝廷之仁厚。凡任事之臣。當可善始善終。兩弟悉心酌之。鳴原堂論文。已鈔若干篇。此間無底稿可查。請弟鈔一目錄寄來。擬再續批數十篇。以成完編。或取佳文。或取偉人。總期足以感發興起耳。

十月二十五日

弟左右。衡永寶三府。改食粵引。澄弟所陳。本係便民之舉。然鹽法不便民者極多。如瓜洲係淮鹽出產之區。然對岸之鎮江府。僅隔八里。例食浙引。不准食淮引。不便孰甚焉。蓋處處求便於民。則近者只食三四文之鹽。而遠者雖出錢一二百。而尙無鹽可買。故不能不畫配引地以銷貨。均勻貴賤。以俗課也。吾今不爲江督。不復與聞鹽政。遂不言衡永寶之事矣。米捐保獎。俟有保案。卽當附奏。吾經手事件。擬一一清理完竣。朱唐金三軍。現均遣撤將畢。三軍遣竣。卽遣撤劉朱朱三軍。至明年夏。遣王可陞一軍。則大致盡了矣。

十一月初五日

禮弟左右。近一句中軍務并無一事。賊在河南南陽一帶。吳少村中丞。擬陳河南萬難情形。其語頗侵傷余處。霞仙仍爲陝撫。不失舊物。此近數十年未見之事。朱石翹之技倆。始終不得一逞耳。余定以李幼荃劉省三兩軍爲游擊之師。而徐濟歸德臨淮周家口等處。仍舊駐防不動。駐防者。以備攔頭要截。游擊者。以備跟蹤尾追。余亦於新年移駐周家口。沅弟若決計出山。則弟漢口坐轎至周家口。旱路不過八天。余上次所商之信。言以臘底之信爲定。兩弟想必能熟商妥策矣。

十一月十六日

禮弟左右。余經手事件。只有長江水師。應撤者尙未辦。應改爲額兵者尙未改。暨報銷二者未了而已。今冬必將水師章程出奏。并在安慶設局。辦理報銷諸事。清妥則余兄弟或出或處。或進或退。綽有餘裕。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與親屬三黨。今年仍循此例。惟徐州距家太遠。勇丁不能攜帶。因寫信與南坡。請其在鹽局兌匯。余將來在揚州歸款。請兩弟照單封好。用紅紙簽寫菲儀等字。年內分送。千里寄此毫毛。禮文不可不敬也。

十二月初六日

禮弟左右。本房連添二丁。尙有夢熊者五人。深爲喜慰。星岡公之後。想亦必瓜瓞繁衍。吾近歲純是老人情懷。專盼家中多添幼孩也。鼎三體不甚弱。尤爲欣慰。凡後天以脾爲主。脾以穀氣爲本。以有信爲用。望兩弟常告鼎三。每日多吃飯粥。少吃雜物。無論正餐及點心。守定一個時辰。日日不差。若有小小病症。堅守星岡

公之教。不聽服藥。至要至要。富托本算。一等屋場。弟若肯代爲收拾。必是第一等妥當。乃必待紀澤母子到家看定。再行修葺。且令先在大夫第小住。實屬情文周至。手足至親。不復言謝。進退大吏。傷易。余亦深以爲慮。然少荃不果赴洛。沅仙不果去位。朝廷擇善而從。不肯堅執自用。卽恭邸大波。亦不久卽平。是非究不顛倒。沅弟自以再出爲是。下次再詳論也。

十二月十五日

禮弟左右。近日賊情。張總愚一股。尙在南陽。賴汝光任柱等股。尙在光州固始一帶。聞京師之東北山海關外奉天等處。馬賊猖獗。派文尙書福將軍副辦。尙未得手。新授徐海道張樹聲。爲直隸臬司。聖意蓋欲多調淮勇。北衛畿輔局勢。又當少變矣。沅弟出處大計。余前屢次言及。謂臘月乃有準信。近來熟思。審處勸弟出山。不過十分之三四。勸弟潛藏。竟居十分之六七。部中新例甚多。余處如金陵續保之案。皖南肅清保案。全行議駁。其餘小事。動輒詰詰。而言路於任事有功之臣。責而甚苛。措辭甚厲。令人寒心。軍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頭緒繁多。西北各省。餉項固絀。轉運尤艱。處山西完善之區。則銀錢分文。皆須入奏。難以放手辦事。若改調凋殘之省。則行刻民斂怨之政。猶恐無濟於事。去年三四月間。吾兄弟正方萬分艱窘。戶部猶將江西贛金撥去。金陵圍師。幾將決裂。共事諸公。易致齟齬。稍露聲色。羣譏以爲恃功驕蹇。爲出山之計。實恐懼氣時多。適意時少。若爲潛藏之計。亦有須熟籌者。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於岑寂。如孔家灑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與大吏議論時政。以致與劉玉坡制軍不合。復思出山。近徐松龕中丞。與地方官不合。復行出山。二人皆有過人之才。又爲本籍之官所擠。故不願久居林下。沅弟雖積勞已久。而才調實未能盡

展其長。恐難久甘枯寂。目下李筱荃中丞相待甚好。將來設與地方官不能水乳交融。難保不靜極思動。潛久思飛。以余飽閱世變。默察時局。則勸沅行者四分。勸沅藏者六分。以久藏之不易。則此事須由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兄與澄不克全爲代謀也。余前所謂臘月再有確信者。大率如此。下二次更當申明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

弟左右。捻匪全入湖北。任賴牛李等股。與成大吉之叛卒勾結。在黃孝羅麻一帶。張總愚亦在襄樊一帶。余調劉銘傳九千人。由周家口馳援黃州。不知趕得及否。聞關東之騎馬賊。甚爲猖獗。劉印漢帶兵至山海關防堵。廣東一股。亦不易了。天下紛紛。沅弟斷不能久安。與其將來事變相迫。倉卒出山。不如此次仰體聖意。假滿卽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勸行。六分勸藏。細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盡力王事。各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終不失爲上策。沅信於毀譽禍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層工夫。此處有定力。到處皆坦途矣。

同治五年丙寅正月初六日

弟左右。近日未接來信。想各宅平安。新歲內外多祜爲慰。任賴牛李等會。全萃湖北黃孝羅麻等處。余調劉省三全軍九千人。援鄂。或武臣之叛卒。聞官相以廿萬金撫之。業經招集七營。官相并未將叛變情形入奏。但言披營索餉。適爲捻所乘。挫退而已。湖北軍政。多出於關人僕隸。及委員之嗜利者。奏牘則一味欺蒙。深爲可嘆。以各省用事之人言之。軍事將見日壞。斷無日有轉機之理。沅弟假滿出山。與各鄰省督撫共事。亦必齟齬者多。水乳者少。然吾兄弟受厚恩。享大名。終不能退藏避事。亦惟循前信所言。置禍福毀譽於度。

外。坦然做去。行法俟命而已。

正月十五日

沅弟左右。沅弟出處大計。余臘月十五日信。六分勸藏。四分勸行。而以久藏之不易。又囑沅內斷於心。自爲主持。至臘月正月兩信。則專勸弟出山。蓋終不免於一出。不如假滿卽出。最爲體面。惟決計出山。則不可再請續假。恐人譏爲自裝。身分太重。余此信已爲定論。下次不再商矣。沅弟以余待朱唐等稍失之薄。余心亦覺不甚安帖。然天道不能有舒而無慘。王政不能有恩而無威。近日勦吳少村。及驅逐在徐之王刁兩團。數千人全回山東。亦似稍失之薄。而非此實辦不動也。夾袋中并無新儲之才。惟幼泉及張敬堂較優。不知果有所建樹否。

二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頃奉正月廿六日諭旨。弟調湖北巡撫。且令卽赴新任。雖明發諭旨中。無無庸來京字樣。而寄諭中似飭弟就近履任。卽辦鄂境之捻。朝廷爲地擇人。亦卽爲人擇地。聖恩優渥。無以復加。而余辦捻事。正苦鄂中血脈不能貫通。今得弟撫鄂。則三江兩湖。均可合爲一家。聯爲一氣。論公論私。均屬大有裨益。余前調張詩日劉松山二鎮。帶十九營赴鄂助剿。定於二月中旬起程。又春霖一軍。諭旨令赴楚豫之交。歸余調度。余正慮相離太遠。呼應不靈。弟在湖北。則就近調遣。節節靈通。弟奉旨後。卽於謝恩摺內聲明。一面酌帶營勇赴鄂剿賊。俟鄂難稍平。人心稍定。卽行進京陛見。如諭旨不令來京。亦儘可帶兵出境。兄弟相會。赴鄂行

期。或可不待六月假滿。如待假滿。亦斷不可展限。君恩過厚。無令外人疑爲裝腔做勢也。

二月初四日

沅弟左右。接廿六日諭旨。弟調補湖北巡撫。速赴新任。又奉寄諭。俟弟接印。鄭小珊中丞乃行交卸。又接胡遠舫京信。鄂人亦望弟拯救甚切。其時尙未得弟撫鄂之信。已有雲霓之望。況一聞新命。中外懸盼。自爲更切。弟此次履鄂。似不可稍涉遲迴。至募勇之多少。由弟自行斟酌。大約以八九千爲率。另增馬隊千餘。成一大軍。可爲遊擊之師。余處本有劉省三李幼泉劉仲良三枝淮勇遊擊之師。劉壽卿張田峻合成湘勇一枝。遊擊之師。合之鮑春霆全軍赴鄂。已五枝遊兵矣。弟旣接印。公事甚多。似不能親臨行陣。卽偶一督戰。亦可暫而不可常。宜另派一可靠之統領。弟駐紮或在黃州。或在德安襄陽。細看再酌。

三月初五日

沅弟左右。接弟排遞之信。知弟將以三月初間赴鄂履任。至以爲慰。兄到濟甯數日。恰值張總憲大股來齊。不惟不能遽赴周家口。并不敢出閩視黃河運河。蓋恐州縣將領。但顧接差。反不禦賊。本自有陳奏軍情一摺。鮑軍餉項一摺。另臆咨達紀澤等。送全眷回湘。鄉間若無良師。擬在皖吳擇留。紀鴻在於弟署讀書。不知紀瑞等隨母來鄂否。余在濟甯小駐。若賊不渡運。張逆一股。又將回豫。余稍徘徊旬日。任賴等股若不東竄。則余仍赴周家口。再謀兄弟相見之法也。

三月十六日

沈弟左右。前聞擒匪不如髮逆。張總愚一股。又不如任賴等一股。不知張逆狡悍若此。竟無術可以制之。沈弟到任後。仍須以治兵自強爲第一義。小宋到鄂藩任。已作兩商之喬鶴儕。請其一面派人接署。一面附片奏明。弟駐蹕陽其好。春霖可駐南陽。其糧臺則設於襄陽。劉仲良則改駐徐州等處。謝恩摺尙穩適。好奏摺手。竟不可得。近年如沈幼丹在江。蔣香泉在浙。皆以聯絡紳士。大得名譽。跪道攀留。而雲仙以疎斥紳士。終不得久於其位。聞渠與左季高甚爲齟齬。罷官後。必更鬱鬱。弟此次赴鄂。雖不必效沈蔣之遠道干譽。然亦不可如雲仙之譏侮紳士。動輒荆棘。大約禮貌宜恭。銀錢宜鬆。背後不宜多着貶詞。縱不見德。亦可以遠怨矣。

三月二十六日

沈弟左右。沈弟定於十七接印。此時已履任數日矣。督撫本不易做。近則多事之秋。必須籌兵籌餉。籌兵則恐以敗挫而致謗。籌餉則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壞聲名。而其物議沸騰。被人參劾者。每在於用人之不當。沈弟愛博而面軟。向來用人失之於率。失之於冗。以後宜慎選賢員。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數員。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資淺。貌貴溫恭。心貴謙下。天下之事理人才。爲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用人不率。冗。存心不自滿。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於咎戾。不墜令名。至屬至囑。幸勿以爲泛常之語。而忽視之。陳筱浦不願赴鄂。渠本鹽務好手。於軍事吏事。恐亦非其所長。余處亦無奏摺好手。仍遣子密南來。事理較爲清晰。文筆亦見精當。自奏摺外。沈弟又當覓一書啓高手。說事明暢。以通各路之情。紀澤母子等四月中旬。當可抵鄂。紀鴻留弟署。讀書餘以回湘爲是。

四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來緘與我訂五日一信之約。此次余出營。查閱黃運兩河。并察看泰安形勢。登借禮神。未發家信。有愆夙約。將來不知果能踐五日之約否。山東軍情。半月前事。已具摺片之中。捻匪長處。在專好避兵。不肯輕戰。偶爾接戰。亦復凶悍異常。好用馬隊。四面包圍。而正兵則馬步夾進。馬隊衝突時。多用大刀長棒。步隊冒煙衝突時。專用長鎗猛刺。我軍若能捕此數者。則槍礮傷人較多。究非捻匪所可及。劈山礮。尤爲捻匪所畏。弟可詳告劉朱彭郭熊陳諸人也。調四將之摺。甚爲條芻妥叶。謝絕陋習。慎重公事。嚴密以防門內。推誠以待制府。數者皆與余見相合。聲譽亦必隆隆日起矣。

五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紀澤母子已到襄陽。紀瑞母子已到白湖起程。兄弟官遊在外。眷屬得以團聚。亦足喜也。弟信亦不必太密。仍以十日一封爲率。或有他事。則加一封。無事亦不可減。不惟說軍務餉務之大政。卽幕友家丁及親友相從。將弁投効者。多說幾句。司道風氣。屬僚賢否。亦可略述一二。以廣見聞。余之日記。詳於小而略於大。弟則互有詳略可也。弟現募步隊萬二千人。馬隊千餘人。與余初次函商相符。以後不必再行添募。恐餉項不繼。所裁官相之勇。僅發數成。所添弟部之勇。必須全餉。一撤一招之際。厚薄懸殊。相形見絀。營頭太多。必生怨望。厚廩之優待楚勇。薄視甘兵。遂有三月三日之變。可爲前車之鑑。

五月十一日

沅弟左右。紀瑞姪母子已抵鄂。姊爲東而姪爲賓。客到先而主到後。亂離之世。骨肉相聚。本極難得。老年得之。爲尤難也。弟足疾復發。極爲屢系。溼毒在下。總非本原之病。然一求速效。雜投藥劑。則難於見功。吾閱歷極久。但囑家中老幼。不輕服藥。尤不輕服尅伐之藥。卽是善於養生之道。鄂撫衙署風水之說。弟能毅然不信。可謂卓識定力。如足毒不愈。亦須略爲變通。兄向來不信擇日風水。老年氣怯。遂徇俗見。惟弟亮之酌之。

六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尤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鄆之境。幸保山東。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於曹宋徐泗鳳淮諸府。彼剽此竄。倏往忽來。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兩任賴各股。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亂。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石隄牆。卽由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極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甚不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慾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慾忿。卽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日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并勸沅弟與諸子姪行之。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

用些工夫以輔之。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世。不恃一二人之驥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罷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貴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六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足毒居然全好。大慰大慰。一萬二千之數。恐不足保鄂省疆土。自可量力多招。此間軍情。凡大處調度。均已齊達弟署。若各股均渡至沙河淮河之南。余當以淮軍扼守沙河。賈魯河。此數月內。鄂境雖十分吃緊。而使賊不得回窺東北平曠之區。各軍得悉萃於西向山多田多之處。勦辦當稍易爲力。恐其半過沙河以南。半留沙河以北。則尤疲於奔命耳。

六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日內未接弟信。想因余自濟起程。驛夫不知行蹤所在。或輾轉遲誤耳。十五日登舟。阻風三日。今日可至臺莊。海客小舟。殆非老年所堪。運河大雨盛漲。民居水皆封簷。數十萬難民。轉瞬皆成流寇。而運河東岸隄牆。由後塌卸殆盡。秋冬無以制寇。尤深焦灼。防守沙河之策。未必可恃。而業已出奏。不得不試行之。春霖已自黃州起行否。若需帳棚等物。請弟飭局辦給。將來於萬五千內。撥還鄂局。江西兩省來商。不欲於七萬外。更增雜支。少荃亦畏霖而遠避之。弟既敬霖之爲人。即可一力維持。使之迅速集事。雜款實有盈餘。

余已囑劉中孫等隨時稟請弟作主也。

七月初三日

沉弟左右。吾湘哥老會。公然有謀反之意。可惡可畏。若一連懲創幾次。當可戢其凶志。目下猶耽耽思逞也。兄至宿遷。衰年怕熱。登岸小住。聞任賴又竄睢州。將回山東。檄調銘鼎盛三軍追剿。不知何日乃能見賊接仗。軍務毫無起色。加以大水成災。酷熱迥異尋常。心緒實爲惡劣。然亦只好安命耐煩做去。擬日內山楊莊換船。奔淮西上。八月可達周口耳。聞弟近甚辛苦。前示養生五訣。曾行之否。老年兄弟相勉。惟此而已。

七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久未接弟信。惟沉弟信言哥老會一半。盡知近況。吾鄉他無足慮。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無聊生事。不獨哥老會一端而已。又米糧酒肉。百物昂貴。較之徐州濟甯等處數倍。人人難於度日。亦殊可慮。吾兄弟處此時。世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紀澤母子。八月即可回湘。一切請弟照料。早補考實書蔬魚豬八字。是吾家歷代規模。吾自嘉慶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見王考星岡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醫藥地仙和尚。師巫禱祝等事。亦弟所一親見者。吾輩守得一分。則家道多保得幾年。望弟督率紀澤及諸姪切實行之。宮托木器不全。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漆水卻須略好。乃可經久。屋宇不尙華美。卻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是無妨。吾自濟甯起行至宿遷。奇熱不復可耐。登岸在廟住九日。今日始開船。行至桃源。計由洪澤湖。

泅淮至周家口。當在八月初矣。身體平安。惟目光益蒙。怕熱益甚。蓋老人之常態也。

七月十六日

沉弟左右。比以七夕至清江。初十渡洪澤湖。十六日至臨淮。十五酉刻。在臨淮之下十里。遇大風暴。危險之至。幸免於難。今年大水。自濟甯至臨淮。千三百里。民無棲息之所。業已傷心慘目。而又值非常之酷熱。受非常之大驚。殊覺行役勞苦。老境不能堪此。惟聞劉松山張詩日等。在上蔡鄆城一帶。剿張總愚一股。屢獲大勝。差堪一慰。尚未接稟。不知其詳。春霆迭奉嚴旨。詰催弟須囑其迅入豫境。不可再緩。渠製車二千輛之多。不知做法何如。恐未必適於用。聞拾用長矛者。進身極矮。湘淮洋槍。均失之高而不中。此次劉張。係以劈山礮取勝。近亦習跪裝洋槍。請弟告之。勉郭彭熊也。

七月二十四日 臨淮

沉弟左右。余在臨淮。本不欲久住。定廿四日成行。已咨明弟處矣。乃病體日深。殊覺支持不住。余力守不藥之戒。竟不能堅持到底。服張敬堂所開桂枝湯。外感之寒。已覺輕鬆。而積受之暑。渾未能清理。腹疼作脹。屢思大便。而登廁輒不爽快。現定念六日起行。不知屆時能勉強登舟否。今年出汗太多。身體遑瘦。自問精力大減。斷不能久當大任。到周口後。與弟謀一會晤。共籌引退之法。但不以齒莽出之耳。

八月初十日

澄弟左右。哥老會之事。余意不必曲爲搜求。左帥疏稱要拿沈海滄兄。未見其原摺。便中鈔寄一閱。提鎮副將官階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實蹟實據。似不必輕言正法。如王清泉。係克復金陵有功之人。在湖北散營。欠餉尙有數成未發。旣打金陵。則欠餉不清。不能全歸咎於湖北。余亦與有過焉。因欠餉不清。則軍裝不能全繳。自是意中之事。卽實缺提鎮之最可信爲心腹者。如蕭孚泗。朱南桂。唐義訓。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無軍裝。亦難保別人不誣之爲哥老會首。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職。總須以禮貌待之。以誠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緩頰而保全之。卽明知其哥老會。喚至密室。懇切勸諭。令其自悔。而貸其一死。惟柔可以制剛。狠之氣。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卽以吾一家而論。兄與沅弟帶兵。皆以殺人爲業。以自強爲本。弟在家當以生人爲心。以柔弱爲用。庶相反而適以相成也。孝鳳爲人。余亦深知。在外閱歷多年。求完善者實鮮。余外病全去。尙未復元。初九抵周家口。此間或可久住。

八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八月以內。連接弟信。詢及幫辦應否疏謝。余意似可不必具疏。近年如李世忠。陳國瑞等降將。皆得幫辦。劉典以臬司。吳棠以道員。得之本屬極不足珍之日。本朝以來。亦無此等名目。若具摺則不可辭。亦不可有微辭。疏忽則可不平。則不可也。余於弟之銜不畧。弟於公牘亦可不畧。奏疏結銜。則不可不畧。幫辦字樣。酌之。

九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弟於八月初一初四得生二孫。而兄亦於初十日得生一孫。祖宗之澤。家庭之幸。兄年來衰態日增。他無所圖。專盼家中添丁。聞此喜慰無量。昔星岡公於四十七歲得見五孫二男三女。今弟四十七歲亦係二男三女。將來弟之福澤。可繼星岡公而起。賀賀。余身體將次復元。惟衰年不能用心。不願再肩艱鉅。急切不得脫卸之法。雲仙已歸。體厚亦先後告病開缺。殊爲可羨。季高有陝甘之行。則較我尤難。渠精力過人。或足了之。家中婦女漸多。外則講究種蔬。內則講究曬小菜醃菜之類。乃是與家氣象。請弟倡之。

九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謂命運作主。余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卽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孟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關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四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黃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卽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潘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竄陝洛。卽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剿匪事宜而已。

十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弟之兩孫元五元六。派名廣文廣敷。余孫元七。擬取派名廣鈞。既無偏旁。合爲一律。惟廣字下一字用十一真十二文之韻。聲調較爲清亮。科三姪以直隸州知州用。係克復金陵後。第二次恩旨。季洪弟贈內閣學士。亦係確有其事。卽日常查出付回。儘可不花部費。蔡貞齋投營。無好差使可派。若其果來。不過如都至堂沈蕩亭之數。贈銀百金。附案保獎。在我已屬竭力周旋。而在渠仍無大益。或渠不來。余便寄百金。遙周故舊。不知可否。弟一酌之。服藥之事。余閱歷極久。不特標病服表劑。最易錯誤。利害參半。卽本病服參茸等味。亦鮮實效。如胡文忠公李勇毅公。以參茸燕菜。作家常酒飯。亦終無所補救。余現在調養之法。飯必精馨。蔬菜以肉湯煮之。雞鴨魚羊。豕炖得極爛。又多辦得菜鹹菜之屬。以爲天下之至味。大補。莫過於此。孟子及禮記所載。養老之法。事親之道。皆不出乎此。豈古之聖賢皆愚。必如後世之好服參茸燕菜魚翅海參。而後爲智耶。星岡公之家法。後世當守者極多。而其不信巫醫地仙。吾兄弟尤當竭力守之。兄近日身體平安。軍事總無起色。西股已過洛陽。東股尙在山東。無術制之。實深焦灼。

十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余初聞弟摺已發。焦灼彌月。直至十月朔日。得見密稿。始行放心。所言皆係正人應說之事。無論輸贏。皆有足以自立之道。此後惟安坐聽之而已。余腰疼旬餘。今將全愈。開缺辭爵之件。本擬三請四請。不允不休。昨奉十四日嚴旨詰責。愈無所庸。其徘徊大約一連數疏。辭婉而意堅。得請乃已。獲禍亦所不顧。春暨奉旨人秦。霞仙亦催之甚速。然米糧子藥。運送萬難。且恐士卒滋事潰變。已批令毋庸赴秦。又函令不必奏事。日者言明年運漕。端已見也。

十月二十六日

沉弟左右。日內未接弟信。想在熊營駐紮。一切平安。吾十三日。請開各缺疏片。奉批旨調理一月。進京陛見一次。余定於正月初間起行。此間幕客。有言不必進京。宜請一省。稟假回籍。余意與篤仙義渠情事。迥不相同。古稱郭子儀功高望重。招之未嘗不來。麾之未嘗不去。余之所處。亦不能不如此。准開各缺。而以散員留營。余之本願也。或較此略好。較此略壞。均無不可。但秦晉齊豫直隸蘇皖。責成一身。即不能勝此重任。此外聽命而已。

十一月初二日

沉弟左右。古文四象目錄。鈔付查收。所謂四象者。識度、即太陰之屬。氣勢、即太陽之屬。情韻、少陰之屬。趣味、少陽之屬。其中所選之文。頗失之過於高古。弟若依此四門。而另選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鈔讀之。必有進益。但趣味一門。除我所鈔者外。難再多選耳。

十一月初七日

沉弟左右。得初一日寄諭。令回江督本任。余奏明病體。不能用心閱文。不能見客多說。既不堪爲星使。又豈可爲江督。即日當具疏恭辭。余回任之說。係少荃疏中微露其意。余仍請以散員留營。或先開星使。江督二缺。而整留協辦治軍亦可。乞歸林泉。亦非易事。弟住家年餘。值次山少荃。皆係至好。故得優游如意。若地方

大吏小有隔閡。則步步皆成荆棘。住京養病。尤易招怨叢譏。余反覆籌思。仍以散員留營。爲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弟開罪於軍機。凡有廷寄。皆不寫寄弟處。概由官相轉咨。亦殊可詫。若聖意於弟。則未見有薄處。弟惟誠心竭力。做去。吾嘗言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若甫在需用之際。而遽萌前卻之見。是貳也。卽與他人交際。亦須略省己之不是。弟向來不肯認錯。望力改之。

十一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任賴南竄。據報已至信南羅山。未知果否入鄂。兄標病腰痛等症。漸已痊愈。惟不能多話。舌端蹇澀之症。未好。恐遂成痼疾矣。春盛不能入秦。余以兩咨勸之。強之。果使靈軍援秦。湘軍防督。則西路張股。亦不足爲大患。任賴一股。得諸淮軍與鄂軍夾擊。或易得手。余擬於十五後。具疏覆陳。不能回任。請令少荃署江督。兼操欽篆。余以散員留營。仿咸豐八九年之例。刻一木質關防。照舊辦事。數月之後。或另放江督。或另簡星使。再聽朝廷定奪。日下但求降旨。言曾病不克回任。李仍兼署而已。余視江督一缺。實難稱職。前數年幸未潑湯。此際何必再作馮婦。留軍而不提大符。或者貴望稍輕。疑謗稍減。是好下場也。二竹在省。弟惟專心治軍。一切置若罔聞。爲安。

十二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余於十月念五。接入覲之旨。次日寫信。召紀澤來營。厥後又有三次信。止其勿來。不知均接到否。自十一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辭。念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懇辭。如

再不獲命。尙當再四疏辭。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營調理而已。余從此不復作官。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餽送。昨令李翥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家與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人間之大福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楮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猪魚。考早掃寶。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蓋星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惱。卽親友遠客。久住亦惱。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範圍也。

十二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郭子美挫後。又有曰口之挫。殊爲憂灼。人皆言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著。余則謂不怕打不著。只怕打不勝。卽鮑劉等與之相遇。勝負亦在不可知之數。如鮑劉不敗。幸出鄂境。弟當將各軍大加整頓。無以曾克安慶金陵。遂信麾下多統將之才。杏岳亦非可當一面者。祈慎使之。卽與鮑劉周張等通信。亦勿以滅賊勸之。姑以不敗期之。百戰之寇。屢衰屢盛。卽僅存數十人。尙是鉅患。況數萬乎。人心日僞。大亂方長。吾兄弟惟勤勞謙謹。以邀神佑。選將練兵。以濟時艱而已。湖北水師諸將中。與弟頗相聯絡否。

十二月十八日

沉弟左右。賊已回竄東路。淮遷各軍。將近五萬。幼泉萬人。尙不在內。不能與之一爲交手。可憾之至。豈天心果不欲滅此賊耶。抑吾輩辦賊之法。實有未善耶。日下深慮黃州失守。不知府縣尙可靠否。略有防兵否。山東河南州縣。一味閉城堅守。鄉間亦閉寨堅守。賊無火藥。素不善攻。從無失守城池之事。不知湖北能開此風氣否。鄂中水師。不善用命。能多方激勸。扼住江漢二水。不便偷渡否。少荃言捻逆斷不兩渡。余謂任道以馬爲命。自不肯離淮南北。賴逆則未嘗不窺伺大江以南。屢接弟調度公牘。從未談及水師。以後務祈留意。弟之憂灼。想尤甚於前。然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余。愾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敲牙立志之訣。余庚戌辛亥間。爲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爲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爲江西所唾罵。以及岳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鄂軍之敗。三縣之失。亦頗有打脫牙之象。來信每怪運氣不好。便不似好漢聲口。惟有一字不說。敲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子美倘難整頓。恐須催雲南來鄂。鄂中向有之水陸。其格格不入者。須設法籠絡之。不可灰心懶漫。違萌退志也。余奉命尅期回任。擬奏明新正赴津。替出少荃來豫。仍請另簡江督。

十二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捻匪忽來。忽往。瞬息百里。探報最難的確。余於不確之信。向不轉行各處。反不如聽各統領自探自主。自進自止。猶爲活著。陝西之賊。猖獗日甚。余派劉松山自洛陽入關援秦。頃接渠復稟。定於十六日拔行赴秦。黃萬友所帶老湘四營。請弟催令赴洛。一同援秦。以後卽令靈軍在鄂豫一帶。專剿任賴一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沉弟左右。日來賊窺何處。由孝感而東南。則黃陂新洲及黃州各屬。處處可慮。此賊故智。有時疾馳狂奔。日行百餘里。連數日不少停歇。有時盤於百餘里之內。如蟻旋磨。忽左忽右。賊中相傳秘訣曰。多打幾箇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曹縣之敗。係賊以打圈之法疲之也。吾觀捻之長技。約有四端。一曰步賊。長竿於槍子如雨之中。冒煙衝進。二曰馬賊。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里。時而旋磨打圈。捻之短處。亦有三端。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只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寨。賊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輜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別出奇兵。襲其輜重。必大受創。此吾所閱歷而得之者。弟素有知兵之名。此次軍事。甚不得手。名望必為減損。仍當在選將練兵。切實用功。一以維持大局。掃淨中原之氛。一以挽回令名。聞執謙愼之口。吾覆奏摺。斯日拜發。新正赴徐。暫接督篆。三月必切實懇辭。辛苦半身。不肯於老年博一取巧之名。被人竊笑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沉弟左右。杏南及劉毓俱獲兩勝。旬日焦灼非常。聞此稍有生意。余調度最緩。蓋因賊情難審之故。弟此後亦宜斟酌。俾勇巴圖魯恩旨。記得確係十一年八月初十日。余報克復池州案內所得。乃循尋未得此諭旨。其時弟尚在安慶。未赴巢縣。無為一帶。余將此旨行知弟處。不審弟可檢查否。弟凡得好處。余俱有謝恩摺。

獨此次未嘗謝恩。不知當日何以疏忽過去。年終密考一摺。一學政片。一清單。定例須親筆自繕。余久未作楷。故未自繕。弟能自繕否。

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鄂署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愛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投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想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岡公所謂有福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弟求兄隨時訓示申儆。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泰疏公體。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詞。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常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勸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謂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

正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軍事愈辦愈壞。郭松林十二月初六日大敗。淮軍在德安附近挫敗。統領張樹珊陣亡。此東路任賴一股也。其西路張逆一股。十二月十八日。秦軍在濉橋大敗。幾於全軍覆沒。捻匪凶悍如此。深可憂灼。余廿一日奏明。正初暫回徐州。仍接督篆。正月初三日。接奉寄諭。現定於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起行。節前後可到徐州。身體尙好。但在徐治軍。實不能兼顧總督地方事件。三月再懇切奏辭耳。沅弟勦官相。星使業已回京。而處分尙未見明文。胡公則已出軍機矣。吾家位高名重。不宜作此發揮殆盡之事。米已成飯。木已成舟。只好聽之而已。余作書架樣子。茲亦送回家中。可照樣多做數十箇。取其花錢不多。又結實。又精緻。寒士之家。亦可勉做一二箇。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爲首。戒惰以不晏起爲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壩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正月初十日 行次歸德府

沅弟左右。得春霆信。賊去樊城僅六十里。余爲雪所阻。今日在歸德停住一日。批令霆軍在河南西路六府。專追任賴一股。暫不赴秦。業已鈔咨弟處。蓋以大局而論。任賴縱橫五省。不可無多軍綴之。張逆僅在陝西三府一州之境。左劉二軍。已足支持。以私計而論。春霆與左帥積不相能。恐其潰敗決裂。又生金口之變。若留於南陽汝襄等處。豫西鄂北。俱屬有益。望弟將余苦心。告知春霆。令其莫再奏事。余將來奏定。令渠軍專辦南汝襄許四府州可也。弟之奏稿。及咨札稿。動稱剿滅此股。亦欠斟酌。余於奏咨附牘。但稱或可大加懲創而已。見余弟與各處函牘。亦頗覺煩瀆忙亂。以後調度文書。以少爲好。昔胡文忠亦失之太多。多則未有

不紛亂者。殄滅等字。不可輕用也。

正月十二日

沅弟左右。今日至蒙城之太陽集。接弟兩信。并鈔與春霖來往信。具悉一切。余與少荃皆坐視賊太輕。以致日久無功。弟則視賊尤輕。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咸豐三年以前。粵匪爲哀者。咸豐十年以後。官軍爲哀者。今捻匪屢勝。而其謀殺如故。官軍屢敗。而其驕蹇如故。是哀者尙在捻也。可慮孰甚。

正月二十二日

沅弟左右。日內有戰事否。留靈軍剿任賴一股。昨已附片具奏。另咨弟案。嗣後奏事。宜請人細閱熟商。不可一意孤行。是己非人爲囑。弟克復兩省。勳業斷難磨滅。根基極爲深固。但患不能遠。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從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爲庸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正月二十六日

沅弟左右。頃閱邸鈔。官相處分極輕。公道全泯。亦殊可懼。惟以少帥督楚。筱荃署之。又以韞齋先生撫湘。似均爲安慰。吾弟不令掣肘。起見。朝廷調停大臣。蓋亦恐有黨仇報復之事。弟不必因此而更懷鬱鬱也。少荃宮保。於吾兄弟之事。極力扶助。雖於弟勳官相。不甚謂然。然俱慮此後做官之不利。非謂做人之有損也。弟

於渠兄弟務須推誠相待同心協力以求有濟。淮軍諸將在鄂中者。有信至少荃處。皆咸弟相待之厚。劉克仁感之尤深。大約淮湘兩軍。曾李兩家。必須聯爲一氣。然後賊匪可漸平。外侮不能侵。少荃力勸余卽回江寧。久於其位。余以精力日衰。屢被參劾。官與索然。現尙未能定計。震仙去官。屢于諭旨詰責。余不能不與之通信。茲有一函。請弟專人交妥。鳴原堂文。亦思多選以竟其事。若不作官。必可副弟之望。

二月初三日

沅弟左右。省三挫敗。春霆大勝。所得似多於所失。惟竄回河南者。究未知尙有若干耳。余接印已十餘日。公牘尙可了辦。惟見客太多。甚以爲苦。說話稍多。舌端蹇滯如故。兩奉寄諭。飭回金陵。擬於初十外。移駐金陵。四月十九。滿三箇月後。再行陳請開缺。少荃屢言疏語不可太堅。徒覺痕跡太重。而未必能卽退休。卽使退休一二年。而他處或有兵事。仍不免詔旨促行。尤爲進退兩難等語。皆屬切中事理。余是以反覆籌思。迄無善策。申夫自京回。亦言都下公論。皆以求退爲非。雲仙新授兩淮運使。霞仙與鶴儕互相糾參。計兩君皆不能無鬱鬱。船山集尙在舟次。未來。余至江寧。計已近三月矣。請弟寄書後岑。令其迅速開刷。不必等余信條改也。

二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正月初六日起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近又兩奉寄諭。令回金陵。文武官紳。人人勸速赴江寧。申夫自京歸。備述都中輿論。亦皆以回任爲善。辭官爲非。茲擬於二月移駐金陵。滿三箇月後。再行專疏。

奏請開缺。連上兩疏。情辭務極懇至。不肯作戀棧無恥之徒。然亦不爲悻悻小丈夫之態。允准與否。事未可知。沉弟近日疊奉諭旨。譴責嚴切。令人難堪。固由勅官胡二人激動衆怒。亦因軍務毫無起色。授人以口實。而沉所作奏章。有難免於訕笑者。計沉近日鬱抑之懷。如坐針氈之上。霞仙係告病引退之員。忽奉嚴旨革職。雲仙并無降調之案。忽以兩淮運使降補。二公皆不能無鬱鬱。大約凡作大官。處安榮之境。卽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紀澤臘月信。言宜堅辭江督。余亦思之爛熟。平世辭榮避位。卽爲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尙非良策也。

二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澄弟之孫元五。殤亡。髮系之至。家中人口不甚興旺。而後輩讀書。全未尋著門路。豈吾兄弟位高名大。遂將福分占盡耶。接吳竹莊信。捻似尙未入皖境。聞巴河武穴焚掠一空。鄂餉日絀。軍事久不得手。弟之名望。必且日損。深以爲慮。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氣爲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疚心。無日不懼禍也。

二月二十九日

沉弟左右。十八之敗。杏南表弟陣亡。營官亡者亦多。計親族鄰里中。或及於難。弟日內心緒之憂惱。萬難自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很腸付之不問。而一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卽算一分。弟已立大功於前。卽使屢挫。識者猶當恕之。比之兄在岳州靖港敗後。棲身高峯寺。胡文忠在麥山敗後。舟居六溪口。氣象猶當略勝。

高峯寺六溪口。尙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此時須將勦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喪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靈臺。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敲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蒸然自餒也。

二月初二日

沅弟左右。接李少帥信。知春露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逆接仗。羈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爲不平。自奏傷疾舉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羅縶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枯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卽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聞左帥近日亦極謹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略否。申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尙能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舵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

三月初七日

澄弟左右。沅弟治軍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敗。杏南葆吾而外。營官殉難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露又與沅弟齟齬。運氣一壞。萬弩齊疾。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時名望大損。斷無避退之理。必須忍辱負重。敲牙

做去。待軍務稍轉。人言稍息。再謀奉身而退。作函勸沉。不知沉弟肯聽否。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余已於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息。恆懼罹於大戾。弟來信勸我。總宜遵旨辦理。萬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儘可放心。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然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

三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春霆之鬱抑不平。大約屢奉諭旨嚴責。雖上元之捷。亦無獎許之辭。用是快快者十之四。弟奏與渠奏報不符。用是快快而十之二。而少荃奏省三敗挫。由於霆軍爽約。其不服者亦十之二焉。余日內諸事忙冗。尚未作信勸霆。向來於諸將有挾而驕者。從不肯十分低首懇求。亦硬字訣之一端。余到金陵已六日。應酬紛繁。尚能勉強支持。惟畏禍之心。刻刻不忘。弟信以咸豐三年六月爲余窮困之時。余生平吃數大虧。而癸丑六月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發借生。學臺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敗後。棲於高峯寺。爲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靛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日笑存之。吃此四虧。無地自容。故近雖忝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爲有本領。不敢自以爲是俯畏人言。仰望天命。皆從磨鍊後得來。弟今所吃之虧。與余甲寅岳州靖港敗後相等。雖難處各有不同。被人指摘稱快。則一也。弟力守悔字硬字兩訣。以求挽回。弟自任鄂撫。不名一錢。整頓吏治。外間知者甚多。并非全無公道。從此反求諸己。切實做去。安知大虧之後。無大伸之日耶。

四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弟手痛極苦。字蹟亦露艱難之狀。殊深憂系。若專由於風溼。自非藥物不能爲力。若肝家積鬱。血不養筋所致。則心病還須自心醫。非藥力所能達。非他人所能謀也。春靈果係真病。余前日誤信人言。謂渠尙在襄城演戲燕樂。是以初七調婁雲巖疏內。未將春靈大加褒贊。於宋國永且有貶辭。發摺後。接春靈信。頗用悔之。幸疏中亦未說壞春靈耳。

四月二十日

沉弟左右。春靈已賞參四兩。裴峻山奉旨來南。不久當可到金陵。見一二次。即可坐輪船赴鄂。接統靈軍。芳圃遣其姪來。言病已痊愈。可出治軍。并云南雲於四月初旬起程前來金陵。子令二人共招萬人。已咨達弟處矣。子回任後。諸事尙不甚棘手。惟久旱不雨。二麥已傷。稻亦不能下種。深用焦灼。湖北前亦苦旱。近得雨否。弟之處分。無須謝恩。凡部議重而特旨改輕者。則照例謝恩。依議者則不謝。舊式然也。子身體如常。惟眼蒙較昔年更劇。作事全無興致。老境頹唐。分所應爾。理所當然。無足怪者。弟之手痛。尙未及避成痼疾之年。只要弟心寬和。肝鬱稍舒。即可日就康復。古語云。心病還須自心醫。千萬千萬。

五月初一日

沉弟左右。破位自協解直東晉豫後。現存六百尊。而可用者實已無幾。頃飭伊卿帶胡將等。自往陳擇三百

算。大約明後日可開船西上。民間修築圩寨。不難在礮械。而難在修寨之費。與守寨爲主之人。雖有告示。非年餘不能辦出頭緒。春露之病。恐無生理。頃各分統譚勝達。唐仁廉等。公稟不願歸婁統。而願歸宋統。由春露轉咨到此。既已不願歸附婁鎮。若勉強令婁馳入。恐生他變。自應留婁在蘇皖。另謀位置。惟宋公仁柔瑣碎。斷非能統此萬五千人者。余意竟將婁軍全行遣撤。另爲招集。或令婁招五千。宋招五千。各打一路。不知弟意云何。此軍素無條理。即使春露幸而病痊。亦難保其無事。亢旱千里。金陵雖得雨。尙難插秧。弟又手疼異常。焦灼之至。

五月初五日

澄弟左右。吾鄉雨水愆足。甲五科三科九三姪婦。皆有夢熊之祥。至爲歡慰。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德不及祖父遠甚。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弟與沉弟。豈後輩添丁之念。又與阿兄無殊。或者天從人願。鑒我三兄弟之誠心。從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且卽此一念。足見我兄弟之同心。無論那房添丁。皆有至樂。和氣致祥。自有可卜昌盛之理。沉弟自去冬以來。憂鬱無極。家眷擬不再接來署。吾精力日衰。斷不能久作此官。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爲本。乃是長久之計。

五月十二日

沉弟左右。接兩函。知賊實已出境。爲之少慰。亢旱不雨。鄂蘇所同。禾稻不能栽插。飢民立變流寇。亦鄂蘇所

同也。惟鹽河無水。鹽不能出場入江。運河無水。賊可以渡運竄東。此則蘇患較大於鄂。豈吾兄弟德薄位高。上干天和。累及斯民。而李氏兄弟。亦適罹此難耶。中夜內省。憂皇無措。湖北餉絀若此。朱芳圃之軍。自可緩招。昨已用公牘咨復。由弟與筱荃會咨。檄帥微停矣。春筵既無治軍之望。其軍宜全行遣撤。六月告病。七月開缺。弟意既定。余亦不便阻止。蓋大局日壞。氣機不如辛壬癸甲等年之順。與其在任。而日日如坐針氈。不如引退。而寸心少受煎逼。亦未始非福。惟余辭江督。筠仙辭淮運司。均不能如願。恐弟事亦難必允准。至於官相入覲。第一日未蒙召見。聖眷亦殊平平。弟謂其受恩彌重。係閱歷太少之故。大抵中外人心。皆以弟之彈章。多係實情。而聖意必留此公。爲旗人稍存體面。亦中外人所共亮也。

五月二十一日

沉弟左右。湘鄉土匪。業已掃滅。爲之一慰。余日來有焦慮者四事。大者則恐枯旱。終不下雨。又恐捻匪竄至。運河以東。小者則恐湘鄉之會匪。與阜甯之海匪。養成氣候。今幸兩處之匪。皆已掃除。金陵已得大雨。不至竟成旱災。三事可放心矣。惟捻匪由東平境內竄過運河。大局彌壞。凶欲彌熾。江蘇之東北四府。處處可慮。頃見邸鈔。御史佛爾國春參弟之案。尙有劾官相肅黨不實。照例反坐之說。雖經諭旨平反調停。而痕跡殊重。弟見之必更懊惱。又增幾分退志。余觀軍務。日形吃緊。朝廷必不允弟告病之請。而弟之中懷鬱鬱。勉強久留。恐致生病。兄亦躊躇不能代決。弟之主意定後。如決志告病。望派專弁搭輪船前來。將摺稿送兄斟酌。商定再發。蓋世局日變。物論日淆。吾兄弟高爵顯官。爲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點。不求獲福。但求免禍。雲仙得藉詞規避之批。蓋仍遵前旨進京候簡等語。本不穩妥也。弟此時無論如何惱懣。如

何窮窘。總以保養身體爲第一著。

六月初六日

澄弟左右。聞弟與內人白髮頗多。吾髮白者尙少。不及十分之一。惟齒落較多。精神亦尙能支持下去。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煩。而長夜快樂之期。杳無音信。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爲榮。吾今實以爲苦惱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而已。哥老會匪。吾意總以解散爲是。頃已刊刻告示。於沿江到處張貼。并專人至湖南發貼。茲寄一張與弟閱看。人多言湖南恐非樂土。必有劫數。湖南大亂。則是岡公之子孫。自須全數避亂遠出。若日前未亂。則吾一家。不應輕去其鄉也。南嶽碑文。得閒卽作。吾所欠文債甚多。不知何日可償也。此間雨已透足。夏至插禾。尙不爲遲。但求此後晴霽耳。

同治九年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

澄弟左右。連接沅弟兩函。澄弟一函。具悉一切。符卿姪之次子。癘亡。家中丁口不旺。殊深焦慮。兄自十一月發眩暈後。每日服藥一帖。服二十餘日而停止。刻下眩暈未發。而左目甚蒙。恐又將如右目之廢視。飯量少減。間食麵條薄餅之類。以換味而利脾。內人近無所苦。閩家大小平安。澄弟滙督銷局之銀三千。不知已收到否。聞吾鄉銀錢奇窘。不練團。則有事難於應變。常練團。則中戶難於捐資。此中大費斟酌。兩弟爲一邑之望。此等處頗難措手。兄自患肝病。肝鬱日甚。著中應治之事。無一能細心推求。居官則爲溺職之員。不仕又

無善退之法。恐日趨日下。徒爲有識所指摘耳。惟望兄弟各善調攝。異日相見。尙各康強。爲幸。

同治十年辛未正月二十五日

弟左右。十八日寅刻。紀澤生一子。大小平安。深以爲慰。紀澤今年三十三歲。正在望子極殷之際。如願得之。滿門欣喜。惟八字於五行缺水缺火。不知易於養成否。署中內外清吉。余眩暈之疾。近日未發。日病則日益昏蒙。恐左日亦不能久保。鄭小山尙書。自除夕到此。初二日卽督同司員審馬制軍之案。至今熬審將近一月。張汝祥毫無確供。卽再熬。亦屬無益。只好仍照魁將軍等。上年原定之案具奏。長江水師外間噴有煩言。或謂遇民間有骨牌者。字牌者。則以拿賭訛案得數千。或千餘文。乃肯釋放。或以奪拿私鹽查拿小錢。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訛錢釋放。夜窺打更之燈油錢。民船拉縴。不許在破船桅上蓋過。干預詞訟。至有哨官棍責舉人者。甚且包庇私鹽。袒護劫盜。種種弊端。余設立水師。不能爲長江除害。乃反爲長江生害。兩弟在省時。亦常聞此等閒話否。如有所聞。望詳細告我。兄精神衰憊。加以日病。每日治事甚少。任內應盡之職。不克一一辦妥。而昔年所辦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師者。貽人譏議。用是寸心焦灼。了無樂趣。境頗頹而心不適。對老弟而滋媿多矣。沅弟若果居省城。澄弟又常不在家。則我鄉五家。日益寂寞。深以爲念。而孛劍兩姪。欲求學問文章之日進。又似宜在省會。多求良友。以擴充其識。而激發其志。二者利害參半。若不得良友而親損友。則居省之利少矣。

二月初七日

禮弟左右。鄉間銀錢緊迫。蕭條氣象。亦殊可慮。紀鴻兒於正月廿六日。又生一子。乙丑四月完婚。六年未滿。已生四子。亦云密矣。紀澤之子。名曰廣銘。紀鴻之子。名曰廣銓。只求易於長成。將來各房丁口。或者不至甚少。鄭小山於正月廿八日。出來拜客一日。廿九日拜摺後。卽行起程。乾禮水禮。一概不收。一清微骨。穀山之案。竟未審出別情。仍照張魁原擬定讞。徐壽衡學使。於二月初五日來此。一則由浙回京。必由揚州迂道來甯見訪。一則渠以奏事。上干嚴譴。亦欲與余一商進退之宜。余勸之回京覆命。學政一面謝降調之恩。如久不得缺。再行引退。渠以爲然。其精力才氣。將來尙當再躋崇秩。兄身體平安。日疾則日甚。一日春日肝旺。宜其更不如冬日之靜。署中大小清吉。來此求差事者。無可位置。世上之苦人太多。好事太少。殊焦悶也。

三月初二日

禮弟左右。久未寄信。想弟望之殷殷。正月所生兩孫。俱已滿月。小大平安。內人於二月十三日患病。初似瘧症。竟日發熱。譫語十餘天不愈。近日變爲咳嗽。左下右臆。腫疼異常。多方醫調。迄無效驗。余新患疝氣。疾右腎偏墜。腫痛殊甚。旬日之後。漸見痊愈。日內痛已漸止。坐立均不礙事矣。沅弟挈家移居長沙。不知卽試館旁之公館否。住鄉住城。各有好處。各有壞處。將來一二年後。仍望撤回廿四都。無輕去桑梓之邦。爲要。省城之湘鄉昭忠祠。索余匾字。自當寫就寄去。惟日光昏蒙。字比往年更劣。徒供人訕笑耳。澄弟目光亦壞。不知兩目同病乎。一日獨苦乎。沅弟亦近五十。邇來日光何如。牙齒有落否。夜間能坐至四五更不倦否。能竟夜熟睡不醒否。劉同坡翁卸典一事。卽日當查明。行知湖南本籍。劉文恪公之後。至今尙有男丁若干。光景尙不甚窘否。吾鄉顯宦之家。世澤綿延者不少。吾兄弟叨忝爵賞。亦望後嗣子孫。讀書敦品。略有成立。乃不負

祖宗培植之德。吾自問。服官三十餘年。無一毫德澤及人。且愆咎叢積。恐罰及於後裔。老年痛自懲責。思蓋前愆。望兩弟於吾之過失。時寄箴言。并望互相切磋。以勤儉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後輩洗淨驕情之氣。各敦恭謹之風。庶幾不墜家聲矣。

三月十七日

沅弟左右。頃接來信。知弟已移居長沙。此後兄寄兩弟信。仍各分寫。兩弟接信。彼此互閱。內人之病。自二月十三起。今已一月零五日。初係大熱。謔語不止。三日轉變爲右腳大腫。疼痛異常。呻吟至於號泣。服藥無效。近已腫至小腹。左腳及兩手亦微腫。但不甚耳。以余觀其症象。已難挽回。而醫者謂脈無敗象。尚有一線可望。李少荃送建昌花板二付。交歐陽定果帶來。昨已命工匠做成矣。余於二月十三日發疝氣疾。右腎墜腫下墜。近已消腫縮上。不甚爲患。惟日疾日劇。右日久盲。左日亦極昏蒙。看文寫字。深以爲苦。除家信外。他處無一字親筆。精神亦極衰憊。會客坐談。卽已渴睡成寐。核稿時。亦或睡去。實屬有玷此官。幸江南目下無甚難事。新中丞張子青。心氣平和。與友山漕帥。皆易於其事。省三丁艱。孫琴鈔署鹽道。亦屬順手。若無洋務突出變端。尙不至遽蹈大戾耳。聞倭相病勢甚重。李相在津。衆務畢興。精神之衰旺。固全視乎年齒。兩弟年不甚高。不知近日精力。究竟何如。便中詳書告我。鄭小山在清江請假養病。聞其將有退志。不知果否。

四月初一日

沅弟左右。三月十七日。寄去一緘。專寫沅弟之號。意謂此後。沅既住省。信當分寄。然細思吾兄弟三人之信。

斷未有不互觀者。仍以共寫一封爲公。兩弟信皆甚密。阿兄目病。而又懶惰。去信較稀。致弟殷殷懸盼。殊抱不安。余疝氣之疾已愈。眩暈近亦未發。惟目光昏蒙日甚。作字爲難之至。內人病已近五十天。前半月壯熱譫語。後月餘。腳腫奇疼。寸步不能移。視星岡公更爲難動。目盲而肢體癢癢。此病中極苦之境。而診脈者謂其日下尙無死法。二女此次歸寧。恰好服侍母疾。餘聞署大小平安。廣德州并未失守。土匪滋事。二月十七夜。圍建德城。城內團丁差役等。保守得完。生擒十餘賊。正法。餘已鼠竄。派兵各處收捕。江皖得雨。霑足。應不至煽成大變。惟萬一有事。無兵可用。吾意欲招勇數營。不知沉弟意中有可茲之統領否。

五月初十日

沉弟左右。接寄信。報岳崧案首之喜。魯秋航帶到好茶。及前次寄來之早茶。俱已收到。至情佳味。感謝感謝。紀壽早得入庠。足以少慰高軒公愷烈公於地下。良爲慰幸。惟府考院考。尙須敬重將事。余昏眩之疾。疝氣之症。近皆未發。日光則昏蒙如常。無法挽回。內人右腳腫已全消。疼亦大減。能伸縮而不能行走。雖眼不光。脚不健。爲極苦之境。而三月間勢處必死。竟能逃出命來。亦不幸中之幸也。其餘合室平安。澄弟問余所作僕獨主敬等四條。茲鈔一分寄去。諸姪輩若能行之。於身心及治家。俱有大益。閱微草堂筆記。係紀文達公所著。多言狐鬼及因果報應之事。長沙如有可買。弟亦可常常閱之。封爵勅書。同治四年領得。錯字極多。令紀澤帶至湖北呈弟處。弟因其錯誤一笑而未收。澤卽帶回湘鄉。不知今尙在宮厚堂否。擬到京換領。尙未果行。養廉有領與否。可在外省藩庫領否。須託人到京一查。余之爵雖未領。送一次。湖南文徵收到。研翁去年寄書。意欲余爲伯宜作碑傳等語。其沈痛。余頃爲作伯宜墓誌。其文徵之序。少遲亦當一作。俟作就。一并寄南。請弟

先告研翁精力日衰。文筆日陋。則不能強者也。

六月二十七日

澄弟左右。久未寄書。想吾弟懸望之至。屢接弟信。承寄健脾糕茶葉臘肉之類。謝謝不盡。余身體尙好。今年不甚酷熱。眩暈疝氣等病未發。惟目光昏蒙如常。亦不吃藥點藥。內人脚腫已消。膝尙作疼。略可站立。不能行動。久病之後。此已算全愈矣。馮樹堂已抵家否。渠在此小住兼旬。又至上海訪涂朝仙。又至六安州。代吳竹如先生相擇陽宅陰地。并爲涂家擇地數處。又言八九月間。將至湘鄉廿四都等處。爲我預卜葬地。若果至吾鄉。請澄弟殷勤款接。渠昔在祁門。余與之口角失歡。至今悔之。今年渠至此間。余對之甚愧也。余往年開罪之處。近日一一追悔。其於次青尤甚。昔與次青在營。曾有兩家聯姻之說。其時温弟沉弟均尙有未定姻事者。係指同輩說媒言之。非指後輩言之也。頃聞次青欲與紀澤聯姻。斷無不允之理。特輩行不合。抱慚滋深耳。長沙無閱微草堂筆記。當卽以此間一部寄弟。紙板亦壞。較之金陵市店之小板。猶略勝耳。

七月二十六日

澄弟左右。久未寄函與弟。近日亦未接弟信。想各家皆清吉也。紀澤之子。曰同兒者。於七月發慢驚風。便已殤亡。此兒初生時。余觀八字。於五行中缺水缺火。與甲一兒之缺火缺木者相同。卽已慮其難於長成。不料其如是之速。紀澤夫婦。年逾三十。難免憂傷。然此等全憑天事。非人力所能主持。只得安命靜聽。余年老衰憊。亦畏聞此等事。強自排解。以情餘年。兩弟儘可放心。江境兵勇太少。緩急無可倚恃。現令章合才招湘勇

三千東來。派朱唐洲李健齋爲營務處。梅煦庵爲支應委員。薪水則朱六十金。李梅各四十金。略爲位置三人。此外謀差而無以位置者。尙極多也。余寢頓日甚。每日常思多臥。公事不能細閱。抱愧之至。看書未甚。聞斷不看。則此心愈覺不安。偶作古文。全無是處。祖考兩處墓表。皆已作就。皆不稱意。下次再行寄回。如其可用。則請沅弟書就刊刻。左帥疏薦沅弟及蕪泉。此間亦聞是說。其萌退志。則未嘗聞之。章合才言其精神百倍。多酒健飯。現派劉省三出關。剛新疆伊犁之賊。左帥平定甘肅之後。恐下文尙長。亦由天生過人之精力。任此艱鉅也。余擬於八月初出省大閱。大約兩月後。乃可旋省。此間歲事豐稔。高田間有傷旱之處。而亦可望七八分。涂朗仙放湖南臬司。本屬有德。近更優於才。湖南之福也。

八月初十日

禮弟左右。余脚上浮腫。肥而且硬。常服之機。已不能入。心血極虧。全不能用。現定於十三日出省。至淮徐蘇常等處大閱。日內應酬紛繁。勉強支持。同鄉及外省求差事者。絡繹不絕。已位置十餘人。而向隅者尙多。大抵老年之人。血虛則氣斷難振。兄近來所以日見日衰。志欲強而氣血不能副者。亦由血虛之故。鹽務之事。戶部奏覆之文。助鄂川而抑淮。軒輊之情。力透紙背。余兩次在京。不善應酬。爲羣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議沸騰。以後大小事件。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諷刺。陳由立遣發黑龍江。過通州時。其妻京控。亦言余訊辦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發等語。以是余心緒不免悒悒。閱歷數十年。豈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而當前有不能遽釋者。但求不大干咎戾。爲宗族鄉黨之羞足矣。內人目疾已久。脚疹未痊。餘却平安。飯量比亦稍加。眞所謂貞疾恆不死矣。

九月初十日

澄弟左右。自八月十三日出門。至淮揚等處。久未寄信。殊以爲歉。而接弟等信三次。有筱澄姪八月十九生子喜報。閱之不勝懽欣。兄之望甲三得子。與澄弟之望甲五得子。此其心之同。衆人所共知者也。沅弟之與兩兄同心。亦衆所共知者也。今甲五上託祖宗之福。如願而償。將來甲三。或亦相繼而起。老年兄弟。心中只有此事要緊。賀賀。兄自八月十八。至揚閱操。三月廿二日起行。廿八日至清江閱操三日。九月初三起行。初七至徐州。已閱一日。日內身體。小有不適。幸漸痊愈。即當南旋。至常鎮蘇松等郡校閱。大約十月二十日前後。可以完竣。人客繁多。較之在署。更爲勞劇。所幸江南今年豐熟。所過無顛連憔悴之狀。爲之少慰。老年記性愈壞。精力益散。於文武賢否。軍民利弊。全無體察。在疆吏中。最爲懈弛。則又爲之大愧。聞法國於天津之舉。總不輸服。現已派輪船七八號。前來中國搦戰。不知確否。果爾。則上海江寧。皆將震擾。久作達官。深慮蹈葉相末路之僂。少荃時望甚好。而爲各災所困。亦頗棘手。筱荃則身名交泰。無往不順。仕途巨細。皆關時運。余持此說久矣。然亦只可言於仕宦。若家事亦雖有運。然以盡人事爲主。不可言運也。何如何如。

十月二十三日

兩弟左右。屢接弟信。并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忽忽。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沅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勗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脚。一曰胸無惱。

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射足以致成儀禮。精力子弟宜多習。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姪試行之。又曾以爲學四字。勗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養生與力學。二者兼營并進。則志強而身亦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兩弟如以爲然。望以此教誡子姪爲要。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日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異也。

十一月初八日

兩弟左右。近接澄弟一信。沅弟二信。具悉一切。兄自大闕歸來。倏已兼旬。身體尙好。眩暈疝氣脚腫等症。俱未復發。惟日蒙日甚。小便太多。無非以一衰字蔽之。劉毅齋亦已告歸。其欠餉五十餘萬。余已爲之設法。約二年可以完清。渠甚以爲感。孟壽卿固可敬。毅齋又極可愛。宜沅弟屢函。思所以扶植之也。吾將以十一月廿二日遷新衙門。歷年有菲儀寄家鄉族戚。今年亦稍爲點綴。乞弟卽爲分致。豪末之情。知無補於各家之萬一。紀鴻擬以一子出嗣紀澤。余自十月半。由蘇滬歸來。始聞其說。力贊成之。本月擬卽寫約告祖。不作活動之語。中和公出嗣添梓坪。因活動而生訟端。不如李少荃撫幼泉之子。作呆笨耳。筱荃至湖南查案。必於輟帥有擬。變石旣署撫篆。藩席另放吳公。則中臺開缺。已無疑義。輟帥和平明慎。不知同鄉京僚。何以噴噴評貶。宦途信可畏哉。

十一月十七日

禮。弟左右。余身體猶健。眩暈疝氣諸症未發。脚腫因穿洋襪而消。幸未再發。惟眼蒙日甚。無術挽回。請醫診視。云兩尺脈甚虛。然尙可補救。惟目疾難治。近世亦無精於眼科者。不如不治。爲上策。署中大小平安。本月廿二。移居新衙門。屋多人少。殊覺空曠。姪宅世兄尙無來江之信。劉王二公急欲借洋餉六十萬。余前復信。雖已允許。而仍多籌商爲難之辭。不知輜帥接到後。如何定計。新任上海沈道。月內必來敝處。當再與熟商之。湘省督銷局入款。分撥甘省淮軍。留湘用者無幾。能還此鉅款否。李筱帥吞辦之案。已就緒否。輜帥無大處分否。宦途險巇。在官一日。卽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實不易易。如輜帥之和厚中正。以爲可免於險難。不謂人言藉藉。莫測所由。遽至於此。李申夫回籍後。光景甚窘。今年託兄追索浙江運使任內養廉。楊石泉慨許三千七百餘金。亦小可慰也。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一

東湖王定安著

合肥李鴻章審定
湘鄉曾國荃

太傅曾文正公諱國藩字濂生。原名子誠先世居楚之衡陽國初有名孟學者始遷湘鄉之大界里遂爲湘鄉人。孟學生元吉元吉之仲子曰輔臣者公之高祖也。輔臣生竟希諱贈光祿大夫妣彭氏諱贈一品夫人。竟希生玉屏字星岡是爲公王父。初封中憲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妣王氏初封恭人累贈一品夫人。曾氏自明以後世業農積善孝友而不顯於世。星岡公少時喜任俠己乃折節下士嘗曰吾少耽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讒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賣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帽山下。醴陵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餘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所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耨僅保任之入而臥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插者其味爛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禱神徵福求諸幽遐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奉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廢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姪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村宿儒接跡吾

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汎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下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常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途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最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成之事矣。星岡公生三子。長曰竹亭。諱麟書。累封光祿大夫。公之父也。仲曰上臺。早卒。季曰驥雲。以公貴。竹亭封翁。生子五人。公居長。次國濇。字澄侯。次國華。字溫甫。次國荃。字沅浦。次國葆。字事恆。封翁積苦力學。久困於學政之試。徒步囊筆。以下有司。年四十三。始補縣學生員。事星岡公以孝聞。星岡公生平督子最嚴。往往稠人廣衆。壯聲呵斥。或有不快於他人。亦痛繩其子。竟日啼嗚。詰數愆尤。封翁屏氣負牆。跟踏徐進。愉色如初。星岡公晚年。病痿痺。動止不良。又瘥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頰而已。封翁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星岡公雅不欲煩。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而前後漫益數。一夕六七起。封翁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又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溲。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汗。輒滌除。易中衣。拂動其微。終宵惕息。明旦則驥雲入侍。奉事一如封翁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咸化調習。爭取垢汗。濡袴浣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輿游篋戲庭中。各有常程。病凡三載。封翁未嘗一日安枕也。妣江太夫人。同邑江沛縣女。事舅姑四十餘年。饋饗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江太夫人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誕公於白陽坪里第。是時竟希公年七十矣。忽夢有巨物蜿蜒自空而下。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不

敦偏視。竟希公驚寤。已而公生。年十六。應郡縣試。旋取僧生。

道光十三年。學使岳鎮南按臨。補縣學生員。明年甲午。科鄉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時年二十四。座主爲徐雲瑞。許乃安。房師爲張啓庚。

道光十八年。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座主爲程彰阿。朱士彥。吳文鎔。廖鴻荃。房師爲季芝昌。正大光明殿覆試一等。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進呈。擬一等第三名。宜宗拔置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庚子散館。二等第十九名。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充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二等第一名。奉旨以翰林院侍講升用。六月。詔以公爲四川正考官。趙楫副之。七月。補翰林院侍講。十一月。回京。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侍班於文淵閣。觀經筵大典。五月。召見於勤政殿。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轉補翰林院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科會試。充第十八房同考官。五月。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謝恩。召見。十二月。補日講起居注官。充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二十七年。大考翰詹。列二等。奉旨記名。遇缺題奏。賞大卷緞二件。六月。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謝恩。召見於勤政殿。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七月。公弟國荃補縣學生員。十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殿試讀卷大臣。

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公弟國荃補廩膳生。九月。充稽察中書科事務。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詔授禮部右侍郎。謝恩。召見。上嘉勉焉。三月十四日。值班。召見。三十日。又召見。每有奏對。上輒嘉賞。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升遐。文宗嗣位。咨以郊配廟祔大禮。公具疏條陳。上嘉納之。二月。內賜遺念衣一件。玉璫一事。三月。應詔陳言。奉旨獎許。舉行日講事宜。四月。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又派朝考閱卷大臣。五月。禮部考試優貢。六月。兼署工部右侍郎。充朝考拔貢閱卷大臣。七月。公弟國葆。補學生員。八月。召見。詢以工部職務。奏對稱旨。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九月。充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寶大臣。禮畢。加二級。十月。署兵部左侍郎。

咸豐元年三月。疏陳簡練軍實。以裕國用。召見嘉勉。四月。上敬陳聖德一疏。語多切直。朝士皆憂其獲譴。及優詔褒答。一時稱盛事焉。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八月。充順天鄉試搜檢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正考官。沈兆霖劾之。被覆命。召見。十一月。監視郊壇開工。十一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奉旨交部議奏。監視慕陵。隨道開工。

咸豐二年正月。兼署吏部左侍郎。二月。隨駕祇謁慕陵。三月。疏請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上嘉納之。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又派恭送太廟冊寶大臣。四月。以宣宗升配恩。加一級。六月。詔以公爲江西正考官。謝恩。附奏試竣回籍。硃批允之。七月。行次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匍匐奔喪。八月。抵家。九月。蘇江太夫人。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圍攻三閩月。不克。十月。解圍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陷岳州。十一月。陷漢陽。十二月。陷武昌省城。巡撫常大淳等死之。大江南北。土匪蜂起。詔諭湖南巡撫張亮基曰。丁憂侍郎。

曾國藩籍隸湘鄉。於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該撫傳旨。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伊必盡心不負委任。欽此。公以率諱歸家。不宜與聞軍事。草疏懇請終制。方發使就道。適庶吉士郭嵩燾至。力勸公出。公弟國荃亦贊之。於是始治兵於長沙。命羅澤南王鑫等領湘勇三營。仿戚繼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練。是爲湘軍創立之始。

咸豐三年正月。編查保甲。設發省局。一時巨姦大慝。多被誅戮。盜賊屏息。秀民多改而從善。遠近大戢。遺劉長佑李輔朝王魯。搜勦常寧未陰土匪。賊聞風驚潰。遣羅澤南討衡山土匪。破平之。奉上諭封疆大吏。翦除百惡。即可保衛善良。著該署督撫等。會同在籍侍郎曾國藩。體察情形。應如何設法團練。以資保衛之處。悉心妥籌辦理。欽此。粵匪洪秀全乘武昌。劫衆東下。男婦數十萬人。舳舻蔽江。疊陷沿江郡縣。十七日。陷安慶省城。二月初十日。陷金陵。據爲僞都。將軍祥厚。總督陸建瀛等死之。欽差大臣向榮。追師駐金陵城外。號江南大營。詔授江忠源爲湖北按察使。飭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會湖北崇通兩邑土匪大起。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忠源遂率師而東。三月。詔以駱秉章署理湖南巡撫。時水桂以上。會匪充斥。亂者紛起。每警報至。公酌量緩急。分營往捕。議定卽傳檄促行。遣左右料簡軍裝火藥。軍行無踰兩日者。所至捕斬首惡。搜查餘黨。數日而定。鄉里宴然。四月。江忠源師次九江。值安慶再陷。賊船上犯湖口。忠源偵知賊所向。卽日間道馳赴南昌。部署略定而賊至。忠源告急於湖南。公檄江忠源溯陽赴江西。朱孫詒羅澤南等。由醴陵繼進。另派鎮筵兵千人。令夏廷樞總統之。會朱孫詒有違言。湘勇無統帥。郭嵩燾說孫詒率所部以行。嵩燾因亦隨行。是爲湘軍出境剿賊之始。六月。公疏薦參將塔齊布。千總諸殿元。請破格超擢。奉旨塔齊布賞副將銜。諸殿元以守備用。七月。湘軍抵南昌。南昌城外賊壘。惟文孝廟數座。官軍屢攻不能克。日有死傷。郭嵩燾偶獲賊

諜。訊之。則賊皆舟居文孝廟。賊壘環三面築牆。而虛其後。專以翼蔽賊舟而已。嵩濂因獻議曰。東南各行省州縣。多阻水。江湖一日遇風。可數百里。賊舟瞬息可達。官兵率由陸路逼之。其勢常不及。長江數千里之險。遂獨爲賊所有。且賊上狃以舟楫。而官軍以營壘禦之。求與一戰而不可得。宜賊勢之日昌也。忠源大韙之。卽日具疏請飭湖南湖北四川。仿照廣東拖罟船式。各造戰艦數十。飭廣東製備炮位。以供戰艦之用。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奉旨允行。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八月。公疏稱。衡永郴桂。匪徒聚集之藪。數月以來。巨案迭出。卽日移駐衡州。就近調度。蓋提督鮑起豹與公時相齟齬。營兵與湘勇斷斷不和。至有械鬪之案。衡州之行。所以避之也。公旣至衡州。衡陽廩生彭玉麟。故有名。公見器之。又調湘陰外委楊載福至。並令幫辦弟國葆營務。國葆力薦彭楊之才。當任一軍。不宜屈爲幫辦。公方謀治水師。乃檄二人各募水勇領一營。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南昌解嚴。賊陷九江府。分股竄湖北。署湖廣總督張亮基。潰於田家鎮。江忠源聞道馳援。戰不利。北屯廣濟賊。逆趨武昌。詔以吳文鎔爲湖廣總督。文鎔公座師也。聞警。急馳赴鄂。而賊已陷黃州。漢陽北擾德安。南及興國。岳州戒嚴。公與湘撫略乘章籌辦防堵。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奉上諭。長江上游武昌最爲扼要。若稍有疏虞。則全楚震動。著略乘章曾國藩。選派兵勇。並酌撥炮船。派委得力鎮將。馳赴下游。與吳文鎔等會合剿辦。力遏賊鋒。毋稍延誤。欽此。十月。奉上諭。曾國藩團練鄉勇。甚爲得力。剿平土匪。業經著有成效。著酌帶練勇。馳赴湖北。所需軍餉等項。著略乘章籌撥供支。兩湖將帥相依。自應不分畛域。一體統籌也。欽此。吳文鎔屢請援師。朝廷以武昌萬分危急。趣公督帶兵勇。馳赴下游會剿。以爲武昌策應。公疏稱。武昌間已解嚴。臣暫緩赴鄂。又言。該匪以舟楫爲巢穴。欲加攻剿。必以戰船爲第一務。臣擬在衡州試辦。俟有頭緒。卽請親自統帶。馳赴下游。奉硃批。所慮甚是。汝能斟酌緩急。甚屬可嘉。欽此。江忠源疏請

飭公以所練六千人出省剿賊。奉上諭湖北情形緊要。已有旨令江忠源暫留剿賊。著會國藩帶楚勇六千人酌配炮械。籌僱船隻。駛出洞庭湖。由大江迎頭截剿。肅清江面賊船。欽此。江忠源回軍漢陽。詔授忠源爲安徽巡撫。並諭楚皖一體斟酌緩急。相機進剿。時安慶已爲賊踞。議建廬州爲省會。忠源受命。力疾北趨廬州。十一月。奉上諭。宋晉奏會國藩鄉望素孚。人樂爲用。請飭挑選練勇。僱覓船隻。順流東下。與江忠源水陸夾擊等語。現在安徽逆匪。連陷桐城舒城。逼近廬郡。呂賢基殉難。江忠源患病。皖省情形危急。總由江面無水師攔截進剿。任令賊蹤往來自如。該侍郎前奏亦曾慮及。著卽趕辦船隻炮位。並前募勇六千。由洞庭湖駛入大江。與江忠源水陸夾擊。該侍郎忠誠素著。並有膽識。朕所素知。必能統籌全局。不負委任也。欽此。公疏稱籌備水陸各軍。赴援安徽。而船炮未齊。須俟購買夷礮廣礮千尊。解到乃可成行。又請設立水路糧臺。奉硃批。現在安徽省特援甚急。若必偏執己見。則太覺遲緩。朕知汝尙能激發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濟燃眉。今觀汝奏。直以戰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平否乎。平時漫自矜翹。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卽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旣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欽此。公疏稱餉乏兵單。成效不敢必。與其將來毫無功效。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奉硃批。成敗利鈍。固不可逆觀。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若甘受畏葸之罪。殊屬非是。欽此。常寧土匪攻陷縣城。連陷嘉禾藍山二縣。遣弟國葆及儲汝躬等討平之。十二月。疏稱衡永郴桂尙有會匪餘黨。實爲湖南鉅患。亦是臣經手未完之件。奉硃批。汝以在籍人員。能如是出力。已屬可嘉。著知會撫臣勦辦。或有汝素來深信之紳士。酌量辦理亦可。欽此。賊陷廬州。巡撫江忠源死之。

咸豐四年正月。湖廣總督吳文鎔。戰破於黃州。武昌戒嚴。奉上諭。此時惟曾國藩統帶破船兵勇。迅速順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賊之吭。此舉關係南北大局。甚爲緊要。該侍郎應能深悉緩急情形。兼程赴援。欽此。初公在衡州。創立水師。前無成法。每遇廣東員弁。及長年三老。能行船者。周咨博采。屢更其制。後乃稍仿廣東拖罟快蟹長龍之式。增設槳座。命守備成日標監督之。另徵廣西之同知褚汝航夏燮等。分設一廠於湘潭。既成軍。遂長沙黃冕觀之。冕獻言曰。吾出入兵間十餘年。所見軍容整齊。無及此者。然長江千里。港汊紛歧。賊船易於藏匿。江南小賊船曰舢板者。每營請添十號。以備搜剿港汊之用。公大韙之。卽日改定營制。每營置快蟹一營。官領之。長龍十。曰正哨。舢板十。曰副哨。快蟹槳工二十八人。櫓八人。長龍槳工十六人。櫓四人。舢板槳工十人。每船另置破手三人。槍長一人。頭工二人。舵工一人。副舵二人。水師之制。於是火備。公既開江。忠源吳文鎔相繼殉節。乃經營東征。募水師五千人。以褚汝航爲總統。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默琛等。分領之。又募陸師五千人。以塔齊布爲先鋒。而周鳳山。儲汝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璋。楊名聲。及弟國葆等。分領之。始設立八所。曰文案所。曰內銀錢所。曰外銀錢所。曰軍械所。曰火器所。曰偵探所。曰發審所。曰採編所。皆委員司之。漸米煤鹽油。及軍火器械。載民船百數十號。以行。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千餘人。軍容於斯爲盛。二月。賊陷岳州府。自湘陰趨靖港。陷寧鄉。略耒章。遣王鑫敗賊於喬口。公舟師次長沙。遣弟國葆及儲汝躬趙煥聯等。分途攻剿。攻躬破賊於寧鄉。追北陣亡。賊大奔潰。遣舟師追擊走之。時貴州候補道胡林翼。應前總督吳文鎔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行次金口。聞文鎔已歿。賊舟上犯。阻隔不能進。公急調之回湘。咨商略乘章支給餉楮。胡林翼以一軍從公剿賊。自此始。奉上諭。據青麟奏稱。探聞曾國藩帶勇已距金口百有餘里。貴州道員胡林翼。隨同前來。現復退往上游。賊船驟忽上竄。急須出其不意。

順流轟擊。該侍郎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金口。著曾國藩飭知該道。迅速前進。毋稍遲延。欽此。公疏陳胡林翼未能赴鄂之由。且稱林翼之才。勝臣十倍。將來可倚以辦賊。旋檄林翼剿崇陽通城土匪。又令塔齊布往助之。官軍既克湘陰。賊之在岳州者。全數遁去。三月。公至岳州。搜捕西湖餘匪。巡撫駱秉章疏請留公暫緩赴鄂。殊批楚南之賊。明係分竄。現在湖北。尚有多賊。曾國藩礮船。原爲肅清江面。第此時道路不遑。暫可留在湖南剿辦。亦不能專待事竣。緩緩北上。楚南辦有頭緒。仍應速赴湖北爲是。曾國藩素明大義。諒不至專顧桑梓。資全局於不問。北重於南。皖鄂重於楚南。此不易之局也。欽此。又奉寄諭。此時得力舟師。專恃曾國藩水師一軍。倘涉遲滯。致令漢陽大股。竄據武昌。則江路更形阻隔。朕旣以剿賊重任畀之。曾國藩一切軍情。不爲遙制。欽此。先是公派陸軍山崇通剿賊。冀以次掃蕩。進援武昌。而自統水師。順流而下。旣至岳州。遭風撞損礮船。而王奎之軍抵羊樓司者。遇賊潰回。賊乘勝上犯。公弟國葆及鄒壽璋楊名聲等營。皆潰退入城。賊攻甚急。公檄舟師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因上疏自劾。奉上諭。曾國藩奏水陸各軍接仗情形。並自請治罪一摺。此次岳州水軍。雖獲小勝。惟因陸路失利。以致賊匪復行上竄。曾國藩統領水陸諸軍。調度無方。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仍著督帶水師船。迅速進剿。克復岳州。卽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遲誤。欽此。又奉諭。曾國藩所統各勇。爲數過多。旣須剿辦粵匪。又須搜捕土匪。卽如所奏有撥赴平江通城者。有撥赴臨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進者。散布各處。照料旣不能周。剿捕自難得力。一有敗衄。人無固志。似此何能力圖進取。此時肅清江面。專恃此軍。曾國藩初次接仗。卽有挫失。且戰船被風沈損多隻。何事機不順若是。現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國藩以在籍紳士。專顧湖南。不爲通籌大局之計。平日所以自許者何在。欽此。先是公在衡州。奏請原任湖北巡撫楊健入祀鄉賢。高議革職。至是奉旨改爲降二級調

用。胡林翼敗賊於上塔市。塔齊布敗賊於河坪。公因長沙戒嚴。檄胡林翼塔齊布回湘助防。賊據靖港。分股由寧鄉陷湘潭。遂於湘水上游掠民船數百。豎立木城以阻援師。二十八日。塔齊布率師赴援。大捷於湘潭。斬賊數千級。四月初一日。公遣楊載福等率水師助剿。復會陸軍大破之。初二日。公親督師。邀擊賊於靖港。西南風發。水勢迅急。爲賊所乘。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而是日水師之在湘潭者。復大捷。初三日。水師焚賊船淨。塔齊布諸軍復獲大勝。初五日。克湘潭縣。自粵逆肇亂以來。此次始受大創。官兵亦稍自奮。人人有殺敵致果之心矣。公回長沙。重整水陸各軍。因言吾水陸萬人。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敵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師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用此益知兵貴精不貴多。而引諸葛公祁山之敗。且謀滅兵省食。勤求己過。又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吾以義舉倡導鄉人。同履危亡之地。諸君之初從我。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所以兩次致敗。其弊亦由於此。公奏湘潭靖港勝負各情。並上疏自劾。奉上諭。屯聚靖港逆船。經曾國藩親督舟師進剿。雖小有斬獲。旋以風利水急。戰船被焚。以致兵勇多有潰敗。據曾國藩自請從重治罪。實屬咎有應得。姑念湘潭全勝。水勇甚爲出力。著加恩免其治罪。卽行革職。仍趕緊督勇剿賊。帶罪自効。湖南提督鮑起豹。自賊竄湖南以來。並未帶兵出省。私自奏報軍務。僅止列銜會奏。提督有統轄全省官兵之責。似此株守無能。實屬大負委任。鮑起豹著卽革職。所有湖南提督印務。卽著塔齊布暫行署理。該部知道。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統領舟師。屢有挫失。此摺所陳。紕繆各情。朕亦不復過加譴責。現在所存水陸各勇。僅集有四千餘人。若率以東下。誠恐兵力太單。該革員現復添修戰船。換募水勇。據稱一兩月間。當有起色。果能確有把握。亦尚不難轉敗爲功。自下楚北賊蹤。由應山竄回德安。隨州之賊。亦回武漢。是鄂省望援甚急。該撫等務當督飭水陸各軍。迅將此

股敗竄之匪。殲滅淨盡。兼可赴援武昌。以顧大局。欽此。五月。公疏稱現將水陸各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俟料理完竣。卽星夜進征。誓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以贖遲延之罪。奉上諭。會國藩須添募水陸兵勇。及新造重修戰船。既據奏稱。已可集事。則肅清江面之舉。仍藉此一軍。以資得力。塔齊布膽識俱壯。堪膺剿賊之任。著略乘章。卽飭統領弁兵。迅速出境。會國藩與該署提督。共辦一事。尤應謀定後戰。務期確有把握。萬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欽此。是時湖南郡縣。如岳州。華容。常德。龍陽等城。多被賊陷。而湖北之賊。由宜昌。枝江。松滋。入太平口。與西湖賊合。連陷澧州。安鄉等城。兩湖糜爛不堪。湖北巡撫青麟。糧盡棄城。走長沙。賊入武昌。據之。詔誅青麟於荊州。以楊需署湖廣總督。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起。先遣褚汝航率礮船四營。當前敵。陸師亦分三路。以塔齊布爲中路。駐新牆。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東路趨崇通。賊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併力守岳州。公撤羅澤南。周鳳山等助攻岳州。塔齊布破賊於新牆。水師破賊於南津港。七月初一日。官軍克岳州府。捷聞。奉上諭。覽奏稍慰股懷。汝能迅速東下。藉此聲威。或可掃除武漢之賊。朕日夜焦盼。憂思彌增。護路陸勇。終恐未可深靠。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克復岳州。大獲勝仗。湖南逆蹤。業就肅清。江路已通。重湖無阻。卽著塔齊布會國藩。會督水陸兵勇。乘此聲威。迅速東下。力擣武漢賊巢。以冀蕩平羣醜。欽此。官軍破賊於城陵磯。乘勝逐北。值南風大作。師船不能回營。爲賊所乘。褚汝航夏鑾。陳耀龍。何鎮邦。諸殿元等。前後戰歿。塔齊布破賊於擂鼓臺。擄賊酋曾天養斬之。羅澤南破賊於城陵磯。水師燬賊船幾盡。公疏稱岳州四次獲勝情形。奉上諭。塔齊布會國藩。自帶兵以來。既未嘗遇敗而怯。定不致乘勝而驕。總宜於安速之中。持以慎重。則楚省賊蹤。漸可掃蕩。欽此。七月初三日。塔齊布等率陸軍會李孟羣。楊載勳等水師。盡平沿江兩岸賊壘。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賊衆悉數東竄。公進駐驪山。捷聞。奉旨賞給三

品頂戴。公疏稱臣墨經從戎。不敢仰邀議敘。嗣後湖南一軍。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奉硃批。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執。汝能國爾忘家。鞠躬盡瘁。正可慰爾亡親之志。蓋孝之道。莫大於是。嗣庸褒績。國家政令所在。斷不因汝一請。稍有參差。汝之隱衷。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也。欽此。公疏陳道員李孟羣。忠勇奮發。思報父讎。該員服膺未闕。請從權統領水師。以專責成。奉旨報可。楊載福。彭玉麟等水師。乘勝東下。搜捕沿江。汶港。賊船焚燬略盡。遂抵金口。塔齊布陸軍。破賊於羊樓司。八月初四日。克崇陽縣。又破賊於咸甯。公進駐嘉魚。奉硃批。汝等自湘潭大捷後。屢次得手。有此聲威。豈可自餒。惟利在速戰。莫待兩下相持。師勞餉乏。大有可慮處。塔齊布不致為崇陽一股牽制方好。欽此。公進駐金口。塔齊布。羅澤南。破賊於橫溝橋。遂與公師會。適荊州將軍官文。遣魁玉。楊昌泗等軍五千人。亦會於金口。因遣魁玉等擊破沌口賊。公集諸將商取武昌之策。羅澤南袖圖進曰。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賊勢所注。賊壘九座。每壘數千人。長壕鉅障。袤延數里。吾所部不滿三千。以當洪山之賊有餘。以擊花園不足。請與塔將軍分任之。花園洪山賊壘破。武昌無自固之勢。賊將自遁無憂也。公曰。羅君勝算。虜在吾目中矣。花園賊壘。仍煩君一行。請加派兵二千。以助君。澤南悉衆攻花園。賊迎拒者。望風披靡。力距壘以守。澤南令軍士皆手槍持滿。伏地行近壘。始起立施槍。前者既登。後者繼進。賊衆自亂。自辰至酉。九壘皆克。水師同時並進。環壘賊船數千。皆毀沈之。塔齊布另從他道攻克洪山。遂薄武昌城。環城賊壘。悉破平之。城內之賊。果宵遁。遂收復武昌省城。漢陽賊亦遁。是月二十三日也。捷聞。奉硃批。覽奏感慰甚深。據此大勝。非意料所及。朕惟兢兢自持。叩天速教。民劫也。欽此。又奉上諭。此次克復兩城。三日之內。焚舟千餘。蹋平賊壘淨盡。運籌決策。甚合機宜。允宜立備。恩施。以酬勞勩。曾國藩著賞給二品頂戴。署理湖北巡撫。並加恩賞戴花翎。塔齊布著賞穿黃馬褂。並賞給

嶺都尉世職。欽此。又奉上諭。楚省大局已定。亟應分路進剿。由九江安慶直抵金陵。沿江剿賊之事。朕以責之曾國藩塔齊布。楚省防務及搜捕餘匪事宜。朕以責之楊霽。欽此。公疏稱母喪未除。遽就官職。得罪名教。不敢接受關防。仍由督臣收存。奉硃批。朕料汝必辭。又念及整師東下。署撫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撫。賞給兵部侍郎銜。汝此奏雖不盡屬固執。然官銜竟不實署撫。好名之過尙小。違旨之罪甚大。著嚴行申飭。欽此。九月。詔以陶培恩爲湖北巡撫。奉上諭。曾國藩既無地方之責。即可專力進剿。但必須統籌全局。毋令逆匪南北分竄。方爲妥善。並隨時知照江皖各撫。及托明阿向榮等。四路兜擊。以期直搗金陵。迅奏膚功。欽此。公統師東下。遭楊載福等破賊於蘄州。塔齊布克大治縣。羅澤南克興國州。奉上諭。蘄州賊勢尙衆。水師既經攻剿得手。何以桂明等陸路一軍。未能趕到。曾國藩經朕畀以剿賊重任。事權不可不專。自桂明以下文武各員。均歸節制。倘有不遵調遣。或遷延畏怠。貽誤事機者。卽著該侍郎專銜參奏。以肅戎行。欽此。十月初一至初五日。官軍連破賊於半壁山。斬破萬人。初八日。水師破賊於蘄州。賊退至田家鎮。十三日。楊載福彭玉麟等。攻斷橫江鐵鎖。破賊於鄖穴。賊棄田家鎮而遁。是夕。蘄州賊亦遁。水師徑抵九江城下。塔齊布攻破富池口賊壘。遂與羅澤南率師北渡。公進駐田家鎮。奉硃批。獲此大勝。皆因汝等和衷共濟。調度有方。故能將士用命。以少擊衆。朕披覽之餘。感慰莫能言喻。欽此。二十八日。塔齊布羅澤南克廣濟縣。十一月初四日。克黃梅縣。奉上諭。楊霽奏克復廣濟黃梅一摺。所叙進攻九江情形。知該郡賊黨尙復不少。塔齊布渡江而北。南岸官軍。卽不能得手。是江西陸路兵勇。殊不足恃。塔齊布仍須渡回南岸。倘南北兩岸。專恃一塔齊布奔馳追剿。則湖北江西兩省官兵。豈不皆成虛設耶。欽此。十二日。塔齊布羅澤南破賊於孔臨驛。復捷於小池口。十四日。水師至湖口。公進駐九江城外。塔齊布率師南渡。駐軍九江南門。公疏稱湖

北臬司胡林翼識略冠時。調令來津助剿。副將王國才都司畢金科。馭軍有法。請歸調遣。奉旨報可。又奉上諭。曾國藩塔齊布。運籌決勝。戮力同心。麾下將士。率皆轉戰無前。爭先用命。皆由曾國藩等調度有方。覽奏之餘。實堪嘉尚。曾國藩著賞穿黃馬褂。並發去狐腿黃馬褂一件。白玉四喜撥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枝。玉靶小刀一柄。火鏢一把。交曾國藩祇領。以示優獎。欽此。十二月初一日。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賊堅守不能下。奉上諭。我軍自肅清潯江。進扼湖口以後。滿擬九江郡城。乘勝可克。乃連日焚燬賊船。踢破賊壘。而該逆死黨。仍負固堅守。殊屬凶悍。賊情變幻。屢常。著曾國藩塔齊布。相機籌畫。不可稍有孟浪。致誤事機。欽此。初六日。胡林翼羅澤南。破賊於梅家洲。水師大捷於湖口。破其木簿賊卡。十二日。水師舢板駛入鄱陽湖。追賊至大姑塘。賊築壘斷其後路。遂與外江水師隔絕。二十五日。賊以小艇夜襲我營。公座船陷於賊。文卷蕩然無存。急掉小舟。馳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因上疏自劾。奉上諭。水師銳氣過甚。由湖口駛至姑塘以上。長龍舢板各船。與外江師船隔絕。以致逆氛頓熾。兩次被賊襲營。辦理未為得手。曾國藩自出岳州以後。與塔齊布等協力同心。掃除羣醜。此時偶有小挫。尚於大局無損。曾國藩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年終恩賞福字荷包。銀錢銀錄食物等件。

咸豐五年正月。皖賊大舉犯湖北。總督楊岳。退守德安。公遣胡林翼王國才石清吉等。率六千人回援武漢。李孟羣率舟師四十號。援蕪黃。初四日夜。東北風大作。師船泊九江者。多被撞損。公飭外江戰船。西赴鄂之金口。命李孟羣彭玉麟領之。而另設船廠於新隄鎮。添製修補。以爲後勁。其陷入內湖之水師。駛赴南昌。公自督陸軍。攻九江未克。因疏陳辦理錯誤之處。一在武漢既克。未留重兵防守。一在九江未克。遽攻湖口。目前籌辦之法。凡四條。一添修礮船。以固荆湘門戶。一飭胡林翼等軍。回援武昌。一親至南昌。修整內湖水師。

一圍攻九江陸軍。有進無退。潯城既克。仍當直搗金陵。奉上諭。覽奏殊深懸系。所稱辦理錯誤之處。如水師衝入內湖。以至聲勢隔絕。誠不免銳進貪功。至武漢收復。未留後路聲援一節。則其勢本有不及。水陸兩軍全數追剿。猶恐兵力單弱。若彼時即分剿武漢。兵數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棘手。曾國藩等既定直搗金陵之計。卽著迅速設法。攻克九江。合軍東下。毋得再存顧慮。欽此。十六日。公抵南昌。籌畫添製船礮之制。內湖水師。於是復振。胡林翼率師援武昌。駐軍沌口。石清吉繼之。賊由富池口渡江而南。連陷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甯等州縣。武昌戒嚴。巡撫陶恩培飛書告急。公檄促王國才由武甯轉戰而西。奉上諭。楚北賊氛復然。於曾國藩等剿賊機宜。大有關係。此時惟有會合各兵。使曾國藩等軍。無腹背受敵之患。方爲妥善。欽此。公遣內湖水師進駐康山。賊山都昌陷。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等處。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剿。胡林翼退駐於金口。二月十七日。賊陷武昌省城。巡撫陶恩培等死之。賊泝漢而上。由岳家口仙桃鎮窺犯荊襄。詔授胡林翼爲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撫。時總督楊需駐軍德安。屢戰不振。胡林翼扼紮金口。屏蔽荊襄。李孟羣彭玉麟王國才等。水陸堵禦。上游賴以粗安。三月二十日。羅澤南破賊於貴溪。次日遂克弋陽縣。二十三日。賊陷廣信府。羅澤南追剿破之。二十七日。克廣信府。公進駐吳城鎮。奉上諭。自師船陷入鄱湖。賊匪再擾武漢。廣饒一帶。復有賊蹤竄突。該侍郎水陸兩軍。自有不能不分之勢。該侍郎所謂千里馳突。不如堅扼中段。所奏不爲無見。當此上下皆賊。總宜計出萬全。勿以浪戰失機。勿以遲遲誤事。一切機宜。朕亦不爲遙制。塔齊布攻剿九江情形。未據奏及。豈爲賊氛阻隔。聲息不通耶。欽此。四月。公疏稱湖北兵勇。不可復用。大江北岸。宜添勁旅。奉旨交楊需胡林翼辦理。公又屢書與胡林翼。論東南大勢。以武昌據金陵上游。爲必爭之地。宜厚集兵力。爲恢復之計。林翼深聽其言。羅澤南剿賊於景德鎮。賊竄徽州。澤南因

移軍饒州。以圍湖口。十三日公進駐南康。二十一日。水師大捷於馬家墩。追及於都昌城下。焚賊船百數十艘。湖北之賊。由興國崇通等州縣竄江西。陷義甯州。五月初八日。水師搜賊於都昌。十三日。大捷於青山。追賊至驛山。三十日。敗賊於青山。獲賊船甚夥。奪回拖罟大船。即前失公座船也。初揚載福傷病回湘。湖南巡撫略乘章。檄令添募水師。赴鄂助剿。至是由岳州出大江。剿賊於蒲圻。駐軍金口。六月。公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劣跡較多。恐誤大局。奉旨陳啓邁著即革職。按察使譚光宸。先行撤任。交新任巡撫文俊查辦。欽此。先是萬載縣知縣李皓。與其縣舉人彭壽頤。以團事互相揭。劉蓉適在江西。廉得其情。頗謂壽頤才氣可用。召至營。公亦器之。即檄令管帶一營。啓邁不允。益收繫之。郭嵩燾爲之解說。啓邁意亦釋。南昌府知府史致諤。遂釋壽頤。啓邁怒其遽也。拘壽頤急。臬司譚光宸因執壽隨扑之。公既與啓邁抵牾。於是應解營餉軍火。啓邁輒與留難。駁斥。公積憤久。故有此奏。水師破賊於徐家墩。燬賊船八十餘號。塔齊布破賊於新塢。湖北之賊。陷德安府。楊福退走襄陽。奉旨革職。詔以荊州將軍官文爲湖廣總督。羅澤南軍抵義甯州。連破賊於梁口。乾坑。鰲嶺。雞鳴山等處。斬賊六千。蕭捷三破賊於驛山。十六日。羅澤南克義甯州。十八日。湖南提督塔齊布。卒於軍。公馳赴九江。撫其衆。李元度破賊於蘇家渡。遂會水師攻湖口。破賊壘數座。焚賊船幾盡。礮船駛出大江。蕭捷三戰歿。公馳赴青山。撫其衆。二十五日。公回駐南康。八月。羅澤南上書陳利病。以爲東南大勢。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甕中。日與賊搏戰。無益大局。請率所部。由義甯出崇陽。進援武昌。引軍東下。以取建瓴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進攻九江。始有把握。此時但留周鳳山一軍駐江西。以緩賊勢。必俟武昌克復。大軍全駐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公深聽其言。澤南因自義甯軍騎詣南康。謁公。面陳機宜。適劉蓉在座。謂公曰。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君。今塔公亡。諸

將可恃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脫有緩急。誰堪使者。公曰。吾固知其然。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無益。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爲。吾雖困猶榮也。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梅家洲下鍾山兩賊壘未下。澤南謂湖口諸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攻。乞公戒諸將。堅持弗動。公悉從之。撤寶勇千五百人。助澤南西行。劉蓉亦偕郭嵩濂。送至柴桑村。因言江西三面距賊。此軍去。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曰。曾公所治水師。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在。均無足計。嵩濂曰。曾公意求有益於天下大局。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曰。天苟未忘本朝。此老必不死。相與歎息而別。胡林翼由金口渡江。軍於奎山。楊載福彭玉麟。率水師進駐沌口。變賊船數百號。李孟羣師潰於金口。賊大舉援漢陽。胡林翼亦潰。因退軍新隄。以圖再舉。羅澤南部署援鄂之師。自領中營。以李續寶領右營。劉蓉領左營。以彭三元普承堯分領寶勇營。合爲五千人。由義甯趨通城。九月初五日。公進駐屏風。疏稱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奉上諭。曾國藩督帶水師。屢著戰功。自到九江。雖未迅卽克復。而鄱湖賊匪。已就肅清。所有自請嚴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欽此。初六日。羅澤南克通城縣。十四日克崇陽縣。適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江忠濟死之。澤南遣李續寶進剿羊樓司。彭三元進剿濠頭堡。三元戰歿。二十六日。澤南親督軍至羊樓。擊賊破之。湖北巡撫胡林翼進軍六溪口。詔以公爲兵部右侍郎。公弟國荃。中是科優貢。十月初三日。羅澤南大破賊於羊樓司。二十一日。羅澤南克蒲圻縣。劉蓉之弟蕃。首先登城。中賊死之。楊載福破賊於金口。初賊會石達開。由崇通等縣竄江西。陷新昌縣。而粵東匪徒竄吉安者。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達開合。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瑞臨袁吉。同時告警。十一月初十日。賊陷瑞州府。十一日。陷臨江府。袁吉二郡被圍。南昌戒嚴。十五日。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以爲剿辦西路賊匪之計。奉上諭。石逆賊黨雖多。一經羅澤南痛剿。卽速次挫敗。可見兵不在多寡。全在統

領得人。著曾國藩激厲在事文武。奮勉圖功。殄此巨寇。至九江一路。能否足資堵禦。倘有疏懈。不特江西內地堪虞。並礙長江大局。該侍郎不可顧此失彼。欽此。羅澤南克甯縣。乘勝至金口。與胡林翼會攻武昌。大破城外賊壘。駐營洪山。三十日。賊陷袁州。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聞江西緊急。聞關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水師。赴臨江扼剿。賊既踞臨江。分股踞樟樹鎮。十二月初四日。周鳳山克樟樹鎮。初十日。周鳳山克新淦縣。賊攻吉安。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六年正月初二日。賊犯樟樹鎮。劉子沛以水師擊卻之。周鳳山自新淦回援樟樹鎮。遇賊於瓦山。擊破之。初七日。彭玉麟大破賊船於樟樹鎮。初九日。攻臨江賊壘。又破之。十六日。林源恩等擊賊於九江。破之。二十五日。賊陷吉安府。按察使周玉衡死之。奉上諭。文俊甫經到任。於該省地勢軍情。一時未能周悉。現當萬分棘手之時。倘布置稍疏。難免貽誤。曾國藩自抵江西。爲時已久。賊情亦所深悉。此時江西匪蹤。幾欲蔓延全省。既不能處處調兵。又不能顧此失彼。自應擇其最要之處。先爲攻剿。著曾國藩與文俊妥速會商。馳奏。以慰廑念。欽此。江西官軍潰於樂安。賊犯撫州建昌。城邑多不守。十八日。周鳳山師潰於樟樹鎮。南昌戒嚴。公函回省助守。人心始定。湖南巡撫駱秉章。遣劉長佑。蕭啓江。分道赴援。皆募死士。燻丸隱語。間行入省。城旬日始達。是時江西八府五十餘縣。皆陷於賊。所存者。南昌。廣信。饒州。贛州。南安。五郡耳。三月。遣彭玉麟扼紮吳城鎮。鄧輔綸。林源恩。進剿撫州。周鳳山。舉金科等助之。初八日。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平於軍。澤南自駐洪山。武昌城外。賊壘雖除。殆盡。殄滅有日矣。忽以霧中搏戰。中槍子傷。創甚。卒於洪山營次。湖北巡撫胡林翼。檄李續賓統其軍。十一日。鄧輔綸。林源恩。克進賢縣。彭玉麟親賊於吳城。卻之。二十日。李元度克東鄉縣。鄧輔綸。周鳳山率師來會。二十三日。彭玉麟。黃虎臣。克建昌縣。二十七日。李元度。林源恩。擊賊於撫

州破之。四月。劉長佑攻萬載縣。盡平城外賊壘。二十日。劉于澤克豐城縣。二十八日。楊載福率水師由東下。搜燬沿江賊船。耀兵九江城外而還。五月十三日。賊犯吳城。彭玉麟擊却之。十五日。畢金科破賊於油墩。十九日。賊援撫州。李元度擊却之。六月初二日。黃虎臣戰歿於建昌。初五日。賊陷贛州府。公弟國華自湖南走武昌。乞師孫江西。湖北巡撫胡林翼以國華爲總統。而劉騰鴻普承堯吳坤修等副之。國華率師五千人。連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東。克新昌上高各城。遂抵瑞州府。七月初四日。賊犯南昌省河西岸。官軍渡江擊破之。初九日。彭山紀李新華赴瑞州助剿。賊屢出撲營。官軍擊却之。公弟國華因病赴南昌就醫。八月。賊大股援瑞州城。賊亦悉銳出犯。官軍力戰走之。吳坤修收復靖安安義二縣。公弟國華由南昌回瑞州。公弟國荃募勇於長沙。時長沙黃冕新授吉安府知府。吉安府縣均陷於賊。冕知國荃有奇略。就商防剿之策。國荃曰。方吾兄戰利。事無所須於我。我亦從未至營相視。今坐困一隅。我義當往赴。然苦無資力募勇。君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國家之急。冕請於巡撫略乘章募勇三千人。以周鳳山副之。以其始攻吉安。號其軍曰吉字營。公弟國荃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九月初三日。公至瑞州勞師。初四日。李元度復宜黃縣。初九日。復崇仁縣。元度久攻撫州不下。賊悉銳出城。與城外援賊合。官軍大敗。林源恩死之。元度走崇仁。南昌戒嚴。公由瑞州回南昌。二十八日。瑞州賊出城撲營。公弟國華遣軍復之。國華攻瑞州。賊之出入接濟者。屢被官軍截擊。劉騰鴻毀瑞州南城。築新壘二座。以勁兵五千守之。賊援始絕。二十五日。江西官軍福建援軍。大潰於建昌。副將陳上國等死之。賊陷新淦縣。劉于澤攻克之。奉上諭。曾國藩文俊。自八月奏報瑞州建昌勝仗之後。已及月餘。未見續報。前聞賊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尙無一處可克復。據浙江各省奏報。皆言金陵內亂。恐石逆不得志於皖楚。必竄入江西。該逆於諸賊之中。最爲凶悍。若令回竄江西。

佔踞數郡。煽惑莠民。其勢愈難收拾。著會國藩乘此賊心渙散之時。趕緊克復數城。使該逆退無所歸。自不難窮蹙就擒。若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朕卽不遵。加以貽誤之罪。該侍郎何顏見江西士民耶。又聞石達開與韋遂不睦。特向會國藩處乞降。應如何處置之處。亦當豫爲籌畫。欽此。公疏稱石逆若歸命投誠。當令獻城爲質。不敢貪招撫之虛名。弛防剿之實務。奉硃批爾等主見甚屬允妥。剿撫宜並用。先剿後撫。可隨時審其機宜。好爲之。欽此。十一月初一日。劉長佑蕭啓江。攻克袁州府。十三日。公弟國荃克安福縣。進攻吉安。江西巡撫文俊。奏保公弟國華。奉旨以同知選用。欽此。胡林翼攻克武昌省城。官文克漢陽府。武漢旣克。胡林翼與官文商籌東征。以都與阿統馬隊。李續賓統步軍。楊載福統水師。而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隸都與阿部下。連克武昌。黃州府。與國大治。蘄州。蕪水。廣濟。黃梅。各城。糧兵九江城外。十二月。公至九江。勞師。旋回南昌。年終。恩賞如何。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二

東湖王定安著

合肥李鴻章
湘鄉曾國荃 審定

咸豐七年正月初五日。吳坤修克奉新縣。舉金科戰歿於景德鎮。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二月初四日。公父竹亭封翁薨於里第。十一日。訃至營。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公弟國荃自吉安奔喪。並奏陳丁憂回籍情形。湖南巡撫駱秉章亦代奏丁艱日期。奉上諭。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喫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終。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並賞銀四百兩。由湖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期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恤。欽此。三月。奉上諭。曾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所有曾國藩前帶水師兵勇。著派提督銜湖北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同調度。所需兵餉。並著官文胡林翼文俊源源接濟。毋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著仍遵前旨。即赴江西督辦軍務。以資統率。欽此。四月。公奏請在籍終制。奉上諭。曾國藩奏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據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籲請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憂守制在籍。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即能統帶湖南船勇。墨經從戎。數歲以來。戰功卓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驥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伊子曾國華等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情終制。並據上年賈

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剿賊喫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報効。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著仍遵前旨。假滿後卽赴江西督辦軍務。并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南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誠。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五月。葬竹亭封翁。六月。公疏請開兵部侍郎署缺。仍濫請終制。奉上諭。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喫緊之時。原不應遽請息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切。朕素知該侍郎並非授難苟安之人。著照所請。准其先開兵部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督率。此外各路軍營。設有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行濫請。致辜委任。欽此。八月。奉上諭。昨據給事中李鶴年奏。曾國藩自丁父憂後。疊蒙賜金給假。褒獎慰留。此後墨絰從戎。宜爲天下所共諒。豈容以終制爲守經。再三濫請。請飭仍赴江西。及時圖報等語。軍務奪情。原屬不得已之舉。朕非必欲該侍郎卽入仕途。然如該給事中所奏。亦可見移孝作忠。經權並用。公論自在人心。現在江西軍務。有楊叔福統帶。雖無須曾國藩前往。而湖南本籍。偏近黔粵。賊氛未息。剛練籌防。均關緊要。該侍郎負一鄉重望。自當極力圖維。急思報稱。所有李鶴年原摺。著鈔給閱。着欽此。九月。公覆奏。兩奉諭旨。江西軍務。辦理得手。自可無庸前往。湖南全省肅清。臣仍當在籍終制。奉硃批。江西軍務。漸有起色。卽楚南亦就肅清。汝可暫守禮廬。仍應候旨。大臣出處。以國事爲重。抒忠卽爲全孝。所云懼清議之訾。猶覺過於拘執也。欽此。湖北巡撫胡林翼。奏請起復水師統將。以一事權。奉上諭。曾國藩丁憂後。奏派楊叔福總統內湖外江水師。彭玉麟協同辦理。業經明降諭旨。允其所請。朕因該侍郎懇請終制。情詞懇切。且江西軍務。漸有起色。是以令其暫守禮廬。欽此。江西巡撫耆齡奏請起復公弟國荃。治軍吉

安。奉旨敦促。先是國荃奔喪回籍。所部吉字營勇。交文翼陳湜統帶。五月。石達開大股援吉安。王鑫擊走之。七月。王鑫破賊於廣昌。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軍潰敗。惟文翼陳湜統帶吉字全軍。退守安福。於時王鑫劉騰鴻相繼淪喪。湘軍連失健將。巡撫耆齡奏派公弟國荃爲總統。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十月。國荃抵安福。進兵薄吉安城。十一月。僞翼王石達開。由饒撫疾趨吉安。衆號數十萬。國荃迎擊於吉水縣之三曲灘。大破之。城圍遂合。十二月。楚軍克臨江府。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八年三月。公弟國華。出贊李續賓軍事於九江。四月初七日。李續賓揚載福。會克九江府。二十日。蕭啓江劉坤一克撫州府。張運蘭王開化。克建昌府。賊竄入浙江境。五月。奉上諭。前因江西賊匪竄入浙江。恐周天受資望較淺。未能統率衆軍。復諭和春前往督辦。和春現在患疾未痊。刻難就道。東南大局攸關。必須聲威素著之大員督辦各軍。方能措置裕如。會國藩開缺回籍。計將服闋。現在江西撫建均經克復。止餘吉安一府。有會國荃劉騰鴻等兵勇。足敷剿辦。前諭耆齡。飭令蕭啓江張運蘭王開化等。馳援浙江。該員等皆係會國藩舊部。所帶兵勇。得會國藩調遣。可期得力。本日已明降諭旨。令會國藩馳驛前往浙江。辦理軍務。著駱秉章即傳旨令該侍郎迅赴江西。督率蕭啓江等。星馳赴浙。與周天受等力圖掃蕩。該侍郎前此墨綫從戎。不辭勞瘁。朕所深悉。現當浙省軍務喫緊之時。諒能仰體朕意。毋負委任。何日起程。並著迅速奏聞。以慰廑念。欽此。六月。公治裝由湘鄉至長沙。奏報起程日期。奉硃批。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徵關心大局。忠勇可尚。抵營後。迅將如何布置。進剿機宜。由驛馳奏可也。欽此。七月。公由武昌歷九江湖口。以達南昌。援浙諸軍。俱集於河口鎮。公由南昌進發河口。途次。奉上諭。前因浙江軍務緊急。諭令會國藩赴浙剿辦。現在衢州解圍。處州等州縣相繼克復。境內餘匪。不難剋日肅清。惟閩省浦城。崇安。建陽。松溪。政和等處。賊勢蔓延。亟應趕

緊剿辦。和春等現飭周天受於援浙兵勇內挑選精銳三千數百名。由龍泉一帶進剿。繞廷選帶漳州兵勇亦馳往浦城。曾國藩業已奏報起程。即以援浙之師。由江西鉛山直搗崇安。相機進剿。迅將閩省各匪一律掃除。毋少延誤。欽此。八月。公抵河口營。聞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擊卻之。公弟國荃攻克吉安府。江西全省肅清。奉旨曾國荃以知府遇缺卽選。賞加道銜。閩賊陷安仁縣。公遣張運蘭克其城。劉長佑敗賊於新城。賊追入閩境。九月。公駐建昌府。弟國荃率師來會。旋回湘。十月。李續賓偕公弟國華戰歿於三河鎮。先是八月間。李續賓督兵入皖。逆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軍鋒甚銳。當者披靡。遂以孤軍深入。爲賊所圍。全軍六千殉焉。國華英略蓋世。李續賓尤中興名將。於是全楚大震。湖廣總督官文湖南趨漳泉。詎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並奏請公移師援皖。奉上諭皖北賊勢鴟張。楚省邊防吃緊。此時閩省之賊。南趨漳泉。詎江西漸遠。若照駱秉章所請。令該侍郎移師赴皖。而留蕭啓江所部四千餘人防守江西。亦未始非權衡緩急之計。惟曾國藩所部各軍多染疾疫。前奏尙須休息。且景德鎮尙有大股逆匪。隨剿隨進。亦非計日可到。著曾國藩豫爲籌度。如果閩省兵勇足資剿辦。而江西邊境防剿有人。自以赴援皖省。尤爲緊要。不獨廬州省城可收南北夾攻之效。卽上竄湖北之路。亦可藉資堵扼。倘因汀州等處尙須兵力。一時不能移軍。或須俟景德鎮股匪肅清。再回湖北。亦著斟酌具奏。欽此。公覆奏論大局之輕重。宜併力江北。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旨如所議。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九年正月。奉上諭曾國藩奏伊弟曾國華殉難情形一摺。候選同知曾國華在三何鎮殉難。當經降旨追贈道員。從優議卹。該故員歷著戰功。一門忠義。著加恩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奏遵籌全局。請添馬隊進取一摺。該侍郎統籌全局。意在併力大江兩岸。爲節節進剿之計。

所見甚是。汝弟曾國華在三河陣亡。可憫可嘉。該員之子。例有應得世職。本日復明降諭旨。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矣。欽此。公疏稱胞叔曾驥雲。臣在侍郎任內。恭遇兩次覃恩。地封正一品光祿大夫。茲復渥荷褒嘉。誥軸則祇領新綸。頂戴則仍從舊秩。奉上諭前因曾國華殉難。賞給伊父曾驥雲從二品封典。本日曾國藩謝恩摺內。聲明曾驥雲曾遠正一品封典等語。所有曾國華之子曾紀壽。著加恩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崇忠節。有加無已之至意。欽此。二月初三日。蕭啓江攻克南安。收復崇義縣。是時閩省肅清。公移駐撫州。四月。公弟國荃到撫州營。偕公行釋服禮。旋派國荃統湘軍五千八百人。走景德鎮助剿。時湖南寶慶之賊。圍竄四川。湖廣總督官文。奏請飭公帶兵入蜀。奉上諭官文奏請飭曾國藩迅赴夔州一摺。詳覽該大臣所奏各情。實爲通籌大局起見。本日已諭令。有風派兵扼要嚴防。惟該省兵力。恐不能當此悍賊。曾國藩前派蕭啓江帶兵援剿湖南。現在湖南喫重。此一軍自未能調回。此外如江西湖北等兵。素稱得力。著曾國藩卽口統帶。由楚江前赴夔州扼守。以據兩湖上游之勢。倘賊蹤竄至。卽可有備無患。至江西景德鎮之賊。尙未剿平。著曾國藩斟酌情形。咨商者。毋妄爲布置。俾得迅掃逆氛。不至顧此失彼。欽此。六月。公弟國荃至景德鎮。三戰皆捷。十四日。克景德鎮。賊竄浮梁縣。國荃追敗之。十五日。克浮梁縣。賊竄徽州。江西肅清。公疏稱曾國荃係臣親弟。不敢仰邀議敘。奉上諭現在江西全省一律肅清。剿辦其爲得手。曾國藩調度有方。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出力之道銜候選知府曾國荃。著免選知府。以道員用。欽此。七月。公弟國荃率師由撫州至南昌。公弟翼幹原名從軍於黃州。鄂撫胡林翼奏留贊助軍事。公疏稱臣擬先駐湖北宜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奉上諭該侍郎所稱駐紮宜昌等處。卽可穩占上游。但爲鎮守湖北起見。尙未籌防蜀省。該侍郎當熟思大勢。詳悉馳奏。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雖先駐宜昌等處。仍當

偵探賊情。如寶慶一帶。未能邀其入川之路。卽當親督兵勇赴蜀。以便調度。堵剿機宜。未可遷延貽誤。欽此。旋又奉暫留兵勇赴徽會剿。及酌撥兵勇留防江西之命。八月十一日。公至黃州。途次。奉上諭。官文奏皖省賊勢日張。籌議由楚剿辦一摺。皖省粵匪。與捻匪勾結。蔓延日甚。官文以寶慶解圍。敗賊悉數南竄。川省已有備無患。請飭曾國藩緩赴川省。暫駐湖口。分軍四路。進剿皖省。所籌實於大局有益。曾國藩如已起程赴鄂。著與官文商酌。如湖南大局已定。川境可保無虞。卽暫駐湖北。調回湖南各軍。爲分路進剿皖省之計。欽此。十月三日。公至武昌。胡林翼委公弟真幹回湘募勇。九月。公回駐黃州之巴河。漕督袁甲三奏兩淮糜爛。請飭公軍由河南光固進剿。遏賊北竄。奉上諭。袁甲三等所慮。不爲無見。著官文會同曾國藩。胡林翼。再行悉心籌酌。此次官文等會籌大舉。關係全局利害。總須計出萬全。不妨遲遲時日也。欽此。十月。公弟國荃。率所部吉字營至巴河。請假回籍。公弟真幹。領所招湘勇至鄂。公獻四路進兵之計。略云。第一路。由宿松石埭以窺安慶。臣國藩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鮑超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臣林翼任之。第四路。由商城固始以窺廬州。調回李續宜任之。旋因日疾請假。奉上諭。曾國藩著賞給一月。在營調理。該侍郎一路兵勇。旣待另籌。而李續宜亦係獨當一面。復因母病給假。是四路中已有二路急難進征。於皖北待援情形。實有緩不濟急之勢。至所稱先圍安慶。兼搗廬州等語。尙屬周妥。但恐言之易而行之難。所有前諭派出一軍。取道光固潁州。繞出懷蒙以北之處。仍着悉心籌酌辦理。欽此。十一月。公由黃梅移駐宿松縣。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公弟真幹從之。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十年正月。僞英王陳玉成犯小池驛。多隆阿鮑超合擊破之。毀賊壘七十餘座。克太湖潛山等縣。捷聞。詔公安部優敘。二月。公叔父高軒封翁計至。公請假四十日。三月。李續宜假滿。來皖會議。以公所部攻圍安

慶。多隆阿攻圍桐城。李續宜駐軍青草壩。以爲援。閏三月。公弟國荃自湘來營。率師攻安慶。駐紮集賢關。是爲窺取安慶之始。江南大營潰敗。和春張國樞死之。江督何桂清退走常熟。蘇浙戒嚴。四月。奉上諭浙江安危。在於呼吸。曾國藩現紮安慶。若與楊載福率領所部水陸各軍。迅由東流建德一帶。分剿蕪湖。並入寧境。以分賊勢。而顧蘇常。於東南大局。實有裨益。惟安慶賊勢頗重。曾國藩能否舍安慶而東下。著酌量情形。相機辦理。有人奏左宗棠熟悉形勢。運籌決計。所向克敵。現在賊勢披猖。東南蹂躪。請酌量任用等語。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籍。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並著酌量辦理。欽此。公疏薦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破格錄用。奉旨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欽此。是時蘇常相繼失守。巡撫徐有壬殉難。總督何桂清速問。詔假公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並諭軍情緊急。務當兼程前進。保衛蘇常。收復失陷地方。於是公悉以圍攻安慶之師。命弟國荃任之。且疏稱圍攻安慶。爲克復金陵張本。此軍斷不可撤。因獻進兵之策。奉上諭曾國藩奏統籌全局一摺。甚合機宜。著照所擬辦理。胡林翼奏保之左宗棠一員。已有旨賞給四品京堂。令其襄辦曾國藩軍務矣。欽此。五月十五日。公自宿松進發祁門。奏報起程日期。並疏陳預籌淮揚寧國太湖三支水師。薦保彭玉麟任事勇敢。勵志清苦。有古烈士風。堪勝總辦水師之任。六月十一日。公至祁門縣。奉上諭曾國藩現已抽兵萬人。進駐祁門。俟鮑超張運蘭李元度到後。卽行分路進兵。具見胸有成見。謀定後戰。惟蘇省待援迫切。該署督惟當催令鮑超等迅速來營。會籌進剿。但能援師早到一日。卽早一日救民水火。實深殷盼。該署督兵勇較單。未可輕率前進。宜加持重爲要。欽此。又奉諭徵寧等府。本曾國藩兼轄地方。該處軍務。併由該署督督辦。自覺事權歸一。欽此。蓋皖南督師張芾。被人彈劾。於念四日。奉上諭兩江總督。著曾國藩補授。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西

軍務。欽此。七月。奉上諭。薛煥辭處海隅。兵力單弱。此時蘇常一帶。並無重兵攻剿。都與阿尙在英山。江北各軍。無人總統。深恐賊勢北趨。曾國藩現授爲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著卽飛催左宗棠各軍到齊。由池州廣德分路進兵。規復蘇常。其江北一帶。尤爲緊要。應如何布置之處。著先行籌畫。欽此。公具疏謝恩。奉硃批。卿數載軍營。歷練已深。惟不可師心自用。務期虛己用人。和衷共濟。但不可無定見耳。欽此。是時江浙遍地皆賊。紛紛請援。或請救援寧國。或請由嚴州進援浙江。或請統師南下。規復蘇常。朝旨日相尋問。公疏稱左宗棠李元度鮑超張運蘭均未到皖。皖南危乎其危。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日下惟有急援寧國而已。八月。奉上諭。張芾著來京。皖南軍務。統歸曾國藩督辦。周天受著交曾國藩差委。欽此。張運蘭李元度鮑超相繼到祁門。十二日。賊陷寧國府。周天受死之。遺李元度接辦徽州防務。任事十日而城陷。賊趨祁門甚急。適左宗棠軍次南昌。公檄赴樂平婺源之間。以備截擊。又聞夷氛犯闕。鑾輿出狩熱河。公與胡林翼疏請帶兵入衛。日夜籌商北援之策。尋和議成。奉上諭。皖南北均當喫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北上。難保逆匪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江西湖北均爲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無庸來京。該大臣甫接皖南防務。連失兩郡。雖屬餉絀兵單。究屬畫策未密。著振作軍心。再接再厲。萬勿以一挫之後。卽損軍威。李元度謀勇兼優。此次失軀。殊屬可惜。人材難得。著卽迅速查明下落。欽此。十月。賊由羊棧嶺陷黟縣。鮑超張運蘭擊走之。左宗棠軍次景德鎮。大破賊於貴溪。連克德興婺源二縣。十一月。賊陷建德東流兩縣。楊載勳擊賊於南陵縣。拔出難民十餘萬人。賊犯湖口。彭玉麟擊卻之。賊屢次窺犯祁門。鮑超張運蘭邀擊於盧村。大破之。賊出羊棧嶺。公營始安。是月。僞英王陳玉成。大舉援安慶。公弟國荃擊走之。年終。恩賞如例。

咸豐十一年正月。賊由石埭縣分兩路趨祁門。江長貴敗之於大洪嶺。賊犯景德鎮。左宗棠、鮑超、迎擊於洋

塘。六破之。賊之窺祁門者。屢被官軍擊退。遂悉銳再犯景德鎮。冀絕官軍餉道。二月。陷之。公度糧路已斷。惟急復徽州。可通浙江之米。三月。親至休寧。督攻徽城。不克。仍回祁門。而賊之環攻者不已。誓以身殉國。自書遺囑二千餘言。寄其家。公生平艱苦之境。以靖港鄱湖祁門三處爲最。左宗棠大破賊於樂平。三戰皆捷。斬賊數萬。賊竄建昌撫州。圍攻不下。遂陷吉安府。官軍旋復之。乃陷瑞州府。踞之。於是祁門之路始通。四月。公移駐東流縣。上疏稱三品京堂左宗棠迭破巨寇。勳績甚偉。請御賜珍物。以示旌異。又請將左宗棠改爲幫辦軍務。俾事權漸屬。儲爲大用。旨均報可。左宗棠追擊賊於廣信府。賊竄入浙江境。瑞州踞賊分擾武寧。義寧。奉新等縣。遂竄入湖北。連犯興國。大冶。通山。崇陽諸州縣。胡林翼遣軍堵剿之。五月。賊由羊棧嶺陷彭澤。朱品隆江長貴張運蘭等攻克之。十四日。張運蘭克復徽州府。二十二日。左宗棠收復建德縣。六月。胡林翼自太湖回援武昌省。遣兵收復武昌所屬各城邑。僞忠王李秀成犯南昌。公遣鮑超馳援之。六月。胡林翼遣軍克德安府。鮑超追擊賊於豐城。大破之。斬賊萬人。公疏稱鮑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請頒珍物。以示旌異。旨報可。八月初一日。公弟國荃攻克安慶省城。先是公弟國荃圍攻安慶甚急。僞英王陳玉成屢援不利。乃由英霍上犯湖北。連陷黃州德安各郡縣。派其黨守之。牽制鄂軍。而自率悍賊三萬。東援安慶。營紮菱湖中段。隔斷國荃與其弟貞幹之師。公派楊載福助守營濠。而另調多隆阿遊擊於桐城之練潭。斬敵萬計。以分援賊之勢。陳玉成於三月十八日至安慶。撲攻二十餘日。國荃憑壕堵禦。賊百計弗能犯。四月初八日。陳玉成遁至桐城。十一日。國荃偕鮑超分攻菱湖赤崗嶺賊壘。弗克。國荃掘長壕以困之。菱湖賊壘十九座。併包於長圍之內。四月。鮑超成大吉攻赤崗嶺賊壘。七日始下之。盡殲其衆。六月。國荃大捷於菱湖。毀賊壘十九座。斬級八千。七月十六日。陳玉成率僞輔王僞章王僞平王衆十餘萬。以少半駐桐城。牽制多隆阿一載。以

多半趨安慶。拊官軍之背。攻撲六晝夜。國荃力戰卻之。廿二日。賊復悉銳來犯。國荃破之。賊黨大潰。八月初一日。國荃用地道轟裂。克其城。城中悍賊無漏網者。於時安慶陷。九年矣。公弟國荃晝夜攻克此雄郡。而肅清東南之基始立。初七日。公至安慶受俘。初十日。接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文宗顯皇帝賓天。公自以十餘年來。受大行皇帝知遇。值四方多難。聖心無日不在憂勤惕厲之中。今安慶克復。不及以捷報博玉几末命之歡。伏地慟絕。十八日。接奉哀詔。設次行禮。又奉贊襄王大臣咨奉上諭。曾國藩馳奏克復安慶省城等語。據稱即用道曾國荃。稟稱官軍用地雷轟倒安慶北門城垣。踰壕登城。殺斃長髮老賊二萬餘人。該逆赴江內湖內。斃水遁竄。又經水師截殺。城內悍賊無一得脫。逆首陳玉成膽落。退去等情。洵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所有詳細情形。著官文等查明速奏。欽此。又諭曾國藩調度有方。著賞加太子少保銜。曾國荃於圍攻安慶時。智勇兼施。著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並賞穿黃馬褂。候選訓導曾貞幹。著免選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選用。並賞戴花翎。欽此。又諭候選同知曾國華。前在三河殉難。今其兄曾國藩其弟曾國荃曾貞幹。率師剿賊。克復安慶。一門忠義。深堪嘉尚。曾國華著加恩予諡。以彰忠烈。欽此。予諡烈於是楊載福克池州府銅陵縣。多隆阿克桐城舒城宿松黃梅四縣。鮑超追賊於撫州等處。大破之。江西肅清。凡公部諸軍所向皆捷。二十六日。湖北巡撫胡林翼卒於武昌軍。詔以李續宜爲湖北巡撫。九月。公弟國荃進軍廬江縣。連克泥汊口神塘河運漕鎮東關等隘。軍威所至。勢如破竹。駭駭乎有直搗金陵之勢矣。十月初六日。公弟國荃回湘募勇。旋奉旨賞給頭品頂戴。十八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悉歸節制。浙江軍務著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並著曾國藩速飭太常寺卿左宗棠。赴浙剿賊。浙省提鎮以下。均歸左宗棠調遣。欽此。又諭本

日已明降諭旨。令會國藩節制四省軍務。該大臣自不能不統籌兼顧。至都與阿在江北剿辦粵匪。袁甲三在皖北剿辦捻匪。遇有緊要軍務。已諭令該將軍等會商會國藩辦理。欽此。公上疏力辭。且薦左宗棠前在湖南贊助軍謀。兼顧數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請明降諭旨。令其督辦浙江全省軍務。奉上諭。會國藩奏懇忱懇辭一摺。該大臣謂遙制浙軍。不若以左宗棠專辦浙事。請收回成命等語。具見惻忱真摯。有古大臣之風。深堪嘉尚。惟左宗棠業已降旨。令其督辦浙江軍務。並准其自行奏事。江浙軍情。本屬一氣相關。該大臣思慮所至。諒無不協力同心。相資辦理。節制一事。該大臣無得固辭。欽此。十一月。多隆阿收復三河鎮。二十六日。奉到大行皇帝頒賞遺衣一箱。二十八日。賊陷杭州省城。張玉良戰歿。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等死之。十二月。鮑超破賊於青陽。朱品隆破賊於徽州。左宗棠分兵破賊於大鱸嶺。詔授左宗棠爲浙江巡撫。彭玉麟爲安徽巡撫。玉麟兩疏力辭巡撫之命。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且江面太長。照料匪易。請另簡皖撫。俾得仍領水師。於南北大局。兩有裨益。奉旨。彭玉麟以兵部侍郎候補。旋授兵部右侍郎。以李續宜調授安徽巡撫。嚴樹森調授湖北巡撫。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詔授公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初四日。詔授公弟國荃爲浙江按察使。公因浙江失守。自請嚴議。並與左宗棠通籌全局。以圖補救。疏入。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各奏浙陷徽圍。通籌全局。以圖補救。並請調各路兵餉各摺片。當即降旨均照所請矣。會國藩自請嚴議之處。前因浙省失陷。已將該督交部議處。毋庸更議。當茲時勢。防危。該大臣受國重任。惟當與左宗棠同心戮力。以挽東南全局。方爲不負委任。不在區區小節。引咎自責也。浙蘇兩省。膏腴盡爲賊有。全浙所存。尙有湖郡海寧州兩城。又孤懸賊中。獨衢州一府。尙可圖存。左宗棠當如該大臣所議。擇要於衢徽廣信三府之間。相機調度。以固江西皖南邊

防。一俟微聞得解。調齊各軍。分路進取浙江。按察使曾國荃。回籍募勇。即可到營。該員久歷戎行。與該大臣講求親切。庶足與左宗棠指臂相聯。以期有濟。左宗棠雖經簡放浙撫。一切進兵機宜。仍著與曾國藩通籌大局。不可因身任地方。爲職守牽制。稍涉拘泥。曾國藩節制四省。昨又簡授協辦大學士。其數乃腹心。矧予邦治。朕實有厚望焉。欽此。大學士翁心存。奏稱蘇常紳民結團自保。盼曾國藩如慈父母。請飭該大臣派一素能辦賊之員。馳赴通泰。由江陰常熟進搆。奉旨曾國藩能否派員前往。著迅速籌辦。以慰民望。以紓朕南顧之憂。欽此。又諭賊匪陷杭城後。勢將窺伺松滬。曾國荃募勇。是否回營。著曾國藩權令統帶老勇八千人。赴滬助剿。既可防守上海。兼可乘虛襲攻青浦等處。爲規復蘇常之計。毋失事機。欽此。又公疏薦福建延邵建道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封疆重寄。擬酌撥數千人。馳赴下游。以資援剿。俟該員到鎮江後。請卽降諭旨。令其署理江蘇巡撫。奉旨俞允。先是李鴻章贊公幕府。公疏請簡放江北地方實缺。與辦淮陽水師。事未果行。咸豐十一年十月。江蘇舉人錢鼎銘。齎吳中官紳書函。御輪船來皖。乞師。公以鴻章才足辦賊。且淮南風氣剛勁。欲另立一軍。以爲中原平寇之用。而是時公弟國荃。屢建奇功。威望大著。朝意欲其由滬圖蘇。公以商之國荃。國荃謂金陵爲賊根本。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蘇杭可圖。公壯其謀。因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而以浙事屬左宗棠。蘇事屬李鴻章。於是東南肅清之局定矣。賊攻鎮江甚急。奉上諭鎮江爲江南北樞紐。馮子材等堵剿未能得手。業經都興阿派營啓綸。前往救援。現在賊勢趨重鎮江。而金陵蘇常各匪。圖援江北。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七千人。如能早到。不獨鎮江可資保衛。亦可壯江北聲援。著曾國藩權令該員迅卽起程。毋稍延緩。欽此。江蘇巡撫薛煥奏江浙兩省逆匪。糾衆數十萬。併力東趨。竄陷奉賢。南匯。川沙。三廳縣。寶山。吳淞口情形喫重。松江。上海危急萬分。奉上諭逆賊李秀成。悉衆東趨。垂涎松

滬。上海兵力不厚。豈能當此大敵。著會國藩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剋日督帶老營八千。救援上海。倘曾國荃尙無實在消息。卽着該大臣另派勁兵。前往援應。欽此。金陵援賊渡江。都興阿擊賊於天長。獲勝。奉上諭。都興阿奏進攻天長獲勝一摺。楚師進規金陵。必由天六爲進兵之地。該逆踞守天長。金陵援賊渡江。已抵儀六。聲稱攻撲淮揚。都興阿兵力不厚。會國藩節制兩江。自當通籌兼顧。惟該大臣分兵援浙。防勦徽甯。又籌進勦苗練。及沿江列戍之兵。爲數已屬不少。恐致兵分力薄。前因諭令將江南北等處餉需。通籌協濟。並諭派員整頓兩淮鹽務。若得此巨款。不必專仰給湖北江西餉項。自可裁汰疲弱。添募新勇。撥給都興阿統帶。至上海開稅。每歲可得數百萬。昨諭曾國荃帶勇八千赴滬。力保該大臣餉源。且可進攻蘇常。牽制賊勢。現在江浙徧地賊氛。祇有鎮江一隅爲進兵適中之地。著催李鴻章迅速赴鎮。遲則此著又恐落後。該大臣身任統帥。事非越俎。不必稍避嫌怨。總期於事有濟。江浙軍務。朕惟該大臣是賴。欽此。是時衆論紛歧。多以圖浙圖蘇。期效旦夕。公力主持。擱上游以固根本。不敢爲輕易進兵之謀。亦不敢以未來之事。率爾入奏。奉上諭。會國藩左宗棠李續宜均負時望。卓著戰功。疊經先後簡任督撫。畀以重任。原冀合力通籌。挽回東南大局。前經會國藩等奏稱。克復漕鎮無爲。方冀東征之師。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來。該督鎮等奏報甚稀。幾於月僅一至。而浙省府縣。疊次報陷。蘇省松滬。警報頻來。皖北則苗練與髮逆交乘。圍穎甚急。朕以冲齡踐祚。荷蒙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舉賢任能。每於該大臣等所陳規畫。言聽計從。而該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惓懷。殊深慮念。現在會國荃是否到營。李鴻章是否到鎮。鮑超進規甯國。是否得手。多隆阿等曾否分攻廬壽。楊載福何時銷假。與彭玉麟並圖東下。著分別速奏。欽此。公分條復奏。一會國荃新募湘勇。二月底可抵安慶。回湘後因辰沅有賊。留湘防守。已催令二月回營。一李鴻章新募淮軍五營。另撥

湘勇數營。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赴鎮江。一進攻金陵。必俟脚跟已穩。而後可圖進取。一潁州被圍。李續宜已派兵赴援。一謀浙宜從衛嚴之間下手。現在左宗棠屢獲大勝。一松滬告急。擬借洋兵防守。並陳奏報甚少。蓋亦有故。一則不輕奏謠傳之言。一則不輕奏未定之事。一則不輕奏預計之說。嗣後擬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則加班具奏。奉上諭前因該大臣奏報稀至。寄諭垂詢。茲據歷陳所以奏報較稀之故。不欲以未定之事。預計之說。及謠傳等詞。遽行入告。係屬謹慎將事。各路軍營。往往以游移無據等詞。輕率馳奏。本屬近來軍營陋習。曾國藩自前次寄詢之後。業已兩次奏到軍情。已屬不少。此次奏稱擬定十日奏事一次。有警則再加班轉覺近於拘滯。况軍營報奏。原無定期。其疏數視軍情之緩急。該大臣仍當毋失常度。力求實濟。正不必變更前轍也。原摺存留備覽。欽此。公屢疏力辭節制四省。二月。奉上諭前因江浙軍務統帥需人。令曾國藩節制四省。以重事權。旋據該大臣奏陳。自受任兩江總督。於皖則無功可敘。於蘇則負疚良深。並稱用兵之道。貴得人和。而勿尚權勢。貴求實濟。而勿爭虛名。懇請收回成命。當諭令仍遵前旨。節制四省。以收實效。茲據該大臣奏稱。接奉恩諭。再陳下情。現在諸道出師。將帥聯翩。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懇仍收回成命。各等語。在曾國藩遠避權勢。自應如此存心。方不至啓驕矜之漸。而國家優待重臣。假以事權。從前本有成例。曾國藩曉暢戎機。公忠體國。中外咸知。當此江浙事務喫緊。民生塗炭。我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憂。若非曾國藩之惻忱真摯。亦豈能輕假軍權。該大臣務當力圖攻剿。拯生民於水火之中。毋許再行固辭。欽此。適值三載考績。朝廷舉行黜陟鉅典。奉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劉賊。勤勞罔懈。於江皖地方疊復名城。戰功卓著。甄拔所部將行。賢能稱職。前經簡授協辦大學士。仍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同時疆臣臚上考者。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四川總督駱秉章二人。

而已。公疏陳謀浙之事。必俟左宗棠進攻嚴州。蔣益澧進駐衢州。鮑超進抵甯國。乃有下手之處。不敢過求速效。以至債事。並報徽州解圍情形。奉上諭。曾國藩所籌入浙進兵情形。雖辦理稍形遲緩。然舍此別無可籌之策。已用該大臣所擬。諭知左宗棠妥籌辦理。徽郡解圍。則朱品隆一軍。自可節節進剿。與鮑超會攻甯國。鮑超前已賞穿黃馬褂。昨又簡放浙江提督。自當益加奮厲。疏通入浙之路。其餘將弁中有勇往直前者。該大臣不妨先行奏請。以鼓其氣。操縱駕馭。全在該大臣調度得宜。不必稍涉嫌疑。前諭該大臣保奏閩省督撫。及江浙等省司道。諒已斟酌有人。如有堪膺封疆之任者。該大臣仍當訪察具奏。朝廷黜陟之權。原非封疆大吏所能侵越。第該大臣簡任綸臬。督師江皖。膺股肱心膂之任。除疇咨岳牧。詢訪甚殷。該大臣調濟時艱。不當稍有避嫌之見。方合古大臣知無不言之義。嗣後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進。以備采擇。欽此。初九日。左宗棠克遂安縣。十五日。公弟國荃率新募湘勇六千。抵安慶。詔授國荃爲江蘇布政使。並諭該員係兩江總督曾國藩弟。例應迴避。惟該省軍務緊要。需員辦理。無庸迴避。以資得力。欽此。公具疏謝恩。且云。臣弟國荃。暫不接印視事。飭令攻取巢縣。含山。和州。西梁山等處。冀與袁甲三。都興阿各軍。黏連一片。庶金陵有規復之期。大局有轉旋之勢。二十四日。公弟國荃率師東下。前鋒陳湜。蕭孚泗等。被賊於銅城關。三月初十日。李鴻章師次上海。先是。議定鴻章一軍。取道巢縣。前赴鎮江。朝旨敦促者屢矣。適江蘇紳士錢鼎銘。潘勳等。備銀十八萬兩。僱輪船來皖迎師。公遂撤鴻章初八日開行。湘淮各軍。分起下駛。徑抵上海。鴻章部將程學啓者。桐城人。自賊中自拔來歸。奮隸公弟國荃部下。最稱驍猛。郭松林者。湘潭人。始以親兵隨公弟國荃攻安福縣。首先登城。遂爲國荃所賞。厥後克吉安。府景鎮。浮梁縣。無役不從。國荃之克安慶也。學啓與松林戰功尤多。二人者。皆湘軍之良也。淮軍之興。肇端於六安。李元華一時名將。如劉銘傳。潘鼎新輩。多半爲元

華舊部。鴻章之赴上海也。擇湘淮軍之精者。挾之以行。初至時。洋人見我軍衣冠樸陋。輒譏笑之。鴻章曰。兵貴能戰。豈在華美。迨吾一試。笑未晚也。旋奉旨以李鴻章署理江西巡撫。十三日。公弟貞幹。破賊於荻港。舊縣三山夾等處。十五日。公弟國荃。破賊於望城岡。十五日。鮑超克青陽縣。十八日。國荃破賊於銅城關。遂克雍家鎮。巢縣。含山縣。二十一日。貞幹克繁昌縣。二十二日。國荃克和州。鮑超連克石埭太平二縣。二十三日。國荃克裕溪口。遂克西梁山。沿江北岸賊壘。悉破平之。二十七日。貞幹破賊於魯港。二十八日。鮑超克涇縣。三十日。貞幹克南陵縣。此次公弟國荃貞幹。分南北岸東下。浹旬之內。連克名城要隘。西梁山古稱天險。逆賊所持爲金陵門戶。竟以輕兵奪獲雄關。而左宗棠之軍。連獲勝於江山常山之境。聲威大振。公疏稱曾國荃曾貞幹。係臣胞弟。不敢仰邀議敘。奉上諭。曾國藩調度有方。自宜特需恩施。用彰殊眷。惟該大臣前次疏稱一門之內。數月之間。異數殊恩。有加無已。感激之餘。繼以悚懼。懇求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等語。應卽俛如所請。至曾國荃等。實力戎行。連克要隘。洵足以觀賊魄而快人心。曾國荃著交部從優議敘。曾貞幹著賞給迅勇巴圖魯名號。朝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非獨有厚於該大臣也。該大臣惟當督飭曾國荃等。乘勝進攻。肅清醜類。同膺懋賞。毋再固辭。欽此。四月初二日。張運蘭克旌德縣。初五日。彭玉麟率水師進攻金柱關。十五日。多隆阿克廬州府。僞英王陳玉成遁入壽州。苗沛霖縛獻勝保軍前斬之。二十日。公弟國荃引軍南渡。會彭玉麟克太平府。遂攻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奉上諭。逆匪竄踞金陵。以蕪湖爲屏障。以東西梁山爲鎖鑰。尤以金柱關爲關鍵。彭玉麟。曾國荃。定計水陸會攻。曾國荃率馬步十五營。近偏金柱關下。彭玉麟派水師從上游環擊。該逆被我軍牽制。曾國荃乘間疾抵太平府北門。該逆駭走。閉關不及。我軍擁進。斬賊三百餘級。遂將府城克復。彭玉麟。曾國荃繞出三汊灣。遂分水師爲三隊。以二隊守險。以一隊攻金柱。

關。賊於烈饑中衝突而出。積骸滿渠。卽時攻克金柱關。並將三汊河上棚渡數十壘。一律燬平。彭玉麟另派黃翼升襲破東梁山。進次蕪湖。曾貞幹率所部循江而進。與黃翼升會攻。羣賊潰奔。立將蕪湖克復。並攻克烈山石壘二座。曾國藩調度各軍。疊克名城要隘。現在九洑洲亦將得手。指日可抵金陵。惟江北都興阿一軍。尙形單薄。宜如何添兵布置。以防逆匪北竄。該大臣亦須妥籌兼顧。欽此。五月初一日。公弟國荃進攻秣陵關。秣陵關者。金陵之雄鎮。亦大勝關之右輔也。維時賊備未嚴。官軍掩至。守關賊曾舉關降。官軍繞出三汊河後。進偪大勝關。編木作橋。初二日。國荃派軍先伏橋邊。而以後隊六營捲旂疾進。賊見我軍鈔後。懼爲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巢而走。官軍追擊敗之。遂奪大勝關。三汊河兩壘平之。時彭玉麟駐金柱關。聞國荃懸軍深入。恐爲賊乘。急調水師策應。由烈山駛近頭關。適國荃亦於初三日昧爽整旅而來。水師於狂風巨浪之中。排礮仰擊。無少休。陸軍乘之。立拔頭關。彭玉麟進攻江心洲。洲有石壘雙峙。蛇若壘城。水師飛礮入壘。賊亦穴牆還擊。戰至日晡。水師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個壘縱焚。火光燭天。我軍躍入賊牆。燒蕪羣醜。撲火溺水。橫塞江流。水師乘勝鼓棹飛行。立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江口。國荃由陸路倚護水師。驅軍直入。偪紮雨花臺。距城僅四里耳。公弟貞幹駐三汊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糧道。是爲規取金陵之始。初四日。鮑超擊賊於寒亭。管家橋等處逆壘。悉破平之。十二日。賊糾衆二萬犯營。公弟國荃設伏擊卻之。十五日。鮑超擊賊於抱龍關。進攻甯國府。奉上諭。都興阿奏上游水陸各軍乘勝東下。將沿江各郡縣及各要害。次第攻克。現已進攻雨花臺。都興阿派兵由瓜洲起旋。進攻觀音門。蹙平賊卡。並將燕子磯賊壘踏毀。期與楚軍聲勢聯絡。辦理甚屬認真。所稱金陵逆首。現在飛調僞忠逆。由蘇常統帶大隊。援救金陵。一經官軍剿敗。勢必挺走下游。所慮不爲無見。李鴻章駐軍上海。近因嘉定復被賊踞。滬城軍情又緊。該署撫

能否抽身赴鎮。著曾國藩彙權緩急酌量辦理。欽此。於時李鴻章初受兵事。令程學啓、劉銘傳、郭松林、滕嗣武、潘鼎新、韓正國進南匯縣之周浦鎮。爲北路。而英德兵自松江進金山衛。爲南路。四月十九日。常勝軍會英德兵克奉賢縣。遂克柘林。學啓追賊至南匯縣城。值李慶琛軍潰太倉賊。悉銳攻青浦。嘉定洋兵敗走。嘉定復陷。賊規上海。鴻章遣學啓等扼守虹橋。大破之。時南匯踞賊吳建瀛、劉玉林。送款於周浦守將劉銘傳。潘鼎新。五月初一日。鴻章令南匯令鄧賢芬入城受降。部署其衆。遂收復南匯縣城。賊率衆萬餘來爭。建瀛等以降衆擊卻之。初四日。復合川沙賊來犯。銘傳督建瀛等固守。而以伏兵夾擊之。賊始遁。乘勝收復川沙。應。賊既圍松江青浦。復以大隊分屯廣福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濱。以拒我軍。學啓新橋營十餘里。新橋距上海三十里。賊狃官軍猝難進。增壘爲久踞計。鴻章親督各軍。深夜疾行。黎明入賊卡毀之。復以礮山礮斃賊數百。僞聽王陳炳文。僞納王邵雲官。以數萬人分十二支。剛學啓營。縱火周麾而呼。填壕拔鹿角。學啓以槍礮禦之。不及則擲礮石擊賊。尸平壕。將礮以登。學啓開壁門大呼。賊稍卻。而賊之分股已躡新橋十餘里。勢且逼上海。李鴻章自統七營往援。遇賊徐家匯。奮力擊之。賊乃駭散。學啓瞭見旂幟。大呼出營。賊大奔。是役也。斬賊三千人。解脅從數千人。奪獲器械無算。於是洋人皆服鴻章之英偉。翁然聽命。鴻章因疏陳助防洋兵之難恃。會滬赴鎮之非便。詔許之。遂不復議移師鎮江矣。二十二日。公弟國荃敗賊於六郎橋。六月。公子紀鴻補縣學生員。初六日。賊犯雨花臺。公弟國荃擊卻之。初十日。賊復來窺營。官軍復擊卻之。十五日。鮑超克宿國府。賊酋洪容海。以南匯縣城降。超用其衆。克廣德州。奉上諭。曾國藩奏。嚴守廣德州之僞保王洪容海。自詣鮑超軍營乞降等語。洪容海投誠後。率所部攻取廣德州城。將守城悍賊閻天義馬桂功擒殺。收其衆六七萬人。一律薙髮。呈繳僞印三百餘顆。僞官照九百餘張。其被脅良民。經曾國藩飭令宋國永給發護

照川資遣散。洪容海自拔來歸。計取堅城。著賞給遊擊銜。以示鼓勵。此外如有獻城自贖。殺賊立功者。該督撫及統兵大臣。卽不准遇事苛求。一經奏聞。無不予以自新。恩施立沛也。欽此。十六日。金陵援賊大舉撲營。分二十餘支。牽制各壘。而以悍黨猛撲雨花臺長壕。公弟國荃憑壕拒守。互相損傷。部將劉連捷等拔卡而出。陣斬二千餘人。僞對王熾焉。賊奔潰。國荃冒雨修牆。而甯國餘賊。噓聚於堆黃鎮者。約二萬人。二十四日夜。勾通城賊。謀襲我營。二十五日。國荃遣部將易良虎劉連捷等擊走之。七月。詔授安徽巡撫李續宜爲欽差大臣。時李世忠投誠已久。扼守江北。與賊相距。欽差大臣袁甲三。因病求去。朝廷許之。世忠向受甲三節制。甲三既去位。詔世忠歸公節制。並諭李續宜接辦後。亦應妥爲駕馭。值續宜丁艱。公兼署安徽巡撫。代請賞假數月。回籍治喪。並請袁甲三暫緩交卸督師之任。均奉俞允。十五日。李鴻章克青浦縣。鴻章之圖青浦也。令程學啓等屯北簪山。郭松林等屯塘橋。其弟鶴章督之。連毀城外三賊卡。洋人華爾以輪船大礮助攻。城裂毀十餘丈。軍士咸登。賊奪路而逃。官軍復截殺之。遂拔其城。鴻章遣往甯波之常勝軍。亦會張景渠軍。攻克餘姚縣。捷聞。得旨嘉獎。十七日。左宗棠破賊於油埠。八月。苗沛霖獻壽州城。及正陽關。李續宜命蔣燦學等入守。續宜力請回籍終制。奉旨賞假百日。以唐訓方署理安徽巡撫。僞慕王譚紹洸率十餘萬衆。犯上海之北新涇。李鴻章遣程學啓郭松林等分路堵禦。大破賊於七寶衛。紹洸走野雞墩。衆復圍北新涇。鴻章督軍至虹橋。賊方憑河據壘。松林以五百人擊破之。賊始遁。淮揚水師。敗賊於殿山湖。洋將華爾克。懸路縣。創其死焉。左宗棠克處州府。復大捷於龍游縣。閏八月。賊犯甯國府。鮑超入城守之。壽益澄軍至浙江。克壽昌縣。公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會辦軍務。奉上諭。大江兩岸。疾疫盛行。前據該大臣奏到。卽深軫念。已經寄諭進攻金陵。不必急求速效。惟求有以自立。傷亡戰士。並須加意拊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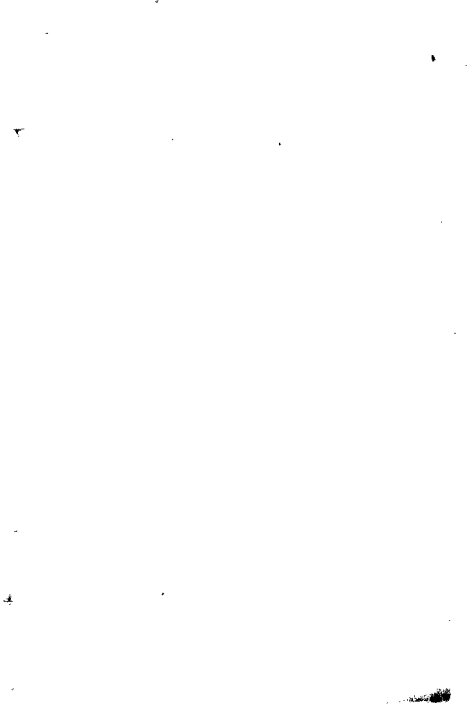
茲據疏稱。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金陵、徽衛、上海、蕪湖各軍。皆以瘧疫死亡相繼。猛將如黃慶伍承瀚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關揚、岳斌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此時戰守均無把握。自屬實在情形。惟懇請由京簡派親信大臣。前往會辦。以分責任之重大。挽氣數之艱難。諒該大臣亦爲憂勞焦灼所迫。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艱難時會。誠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旦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矧茲疫疾繁興。各軍將士疲病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拚循加意。使軍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疾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且致奸宄從而生心。賊人轉益張其凶鋒。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折深虞。墮士氣而長寇氣。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上蒼眷佑。沴戾全消。我軍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扼。賊中亦豈能無傳染。想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固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大臣素管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也。欽此。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僞忠王李秀成。率蘇常悍賊二十餘萬人。援金陵。十九日。圍攻公弟國荃大營。賊用西洋落地開花礮。前後轟擊。聲動天地。我軍百道堵禦。賊更休迭進。歷十五晝夜。迄未休息。我軍以大礮火毬擊之。燒賊無算。抵死勿去。九月初三日。僞侍王李世賢。自浙江率衆數十萬。繼至。攻撲愈猛。我軍傷亡甚衆。而賊之死者倍之。初五日。官軍出濠擊賊。破逆壘十三座。斬首數千級。十二日。賊埋地道兩穴。同時轟發。土石上飛。賊衆踰牆而進。前者既殪。後者復登。官軍拋擲火毬。間以槍

礮。搶險三時。堵塞缺口。擊斃悍賊數千。賊骸少衰。白晝不甚環攻。夜間仍輪班逼撲。連紮百餘里。於官軍營壕之外。相距僅二十丈。仍陷開地道。冀乘雨夜轟裂。國荃命各軍修內壕。內牆以禦之。分兵連破其地洞七處。十月初五日。我軍出壕破賊壘數十座。賊悉棄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僞忠王僞侍王。計窮遁去。金陵大營之圍始解。是役也。忠侍兩逆。悉銳合撲。志在必逞。而鮑軍之在甯國者。爲悍會楊輔清黃文金所圍。不能赴援金陵。公所謂浙軍之蔣益澧。蘇軍之程學啓。皆以有故不得至。公弟國荃。堅守四十六日。公弟貞幹。力戰以通簡道。前後破賊壘數十。斬敵數萬。營中火藥用盡。乃告貸於湖北江西。將士猶目蹂面。皮肉幾盡。國荃左頰爲洋槍所傷。軍興以來。未有如此之苦戰也。賊分股竄江北。攻九洲洲。連陷含山巢縣。而廣德州之賊。陷績溪縣。國荃遣軍分守東西梁山以禦之。公疏陳金陵戰狀。奉上諭。此次逆目李秀成等。乘我軍疾疫之時。糾衆來犯。情形危險。該大臣調度合宜。曾國荃等水陸各軍。均能裹創血戰。轉危爲安。深堪嘉尚。第回思從前危迫之際。我君臣尤當同深儆懼。以迓天庥。甯國雖偶爾小挫。鮑超謀勇兼優。諒能支持。金陵援賊。經曾國藩等斬殺數萬。逆膽已寒。該藩司兵力本不甚厚。頓兵堅城之下。進退兩難。恐日久逆黨復生。詭計非施。超之軍。由東壩馳往會剿。則成相持之勢。故甯防甚關緊要。非獨逆賊內犯南陵。掣動大局爲可慮也。欽此。又諭蘇浙諸賊。曾官軍逼攻金陵老巢。大舉來援。號稱數十萬衆。明攻暗襲。意圖吞噬各營。合犯上游。賊計甚爲狡惡。經曾國藩飭令曾國荃。督率各營將士。以屏病之餘。官窮凶之寇。苦戰力守。四十餘日。以寡敵衆。出死入生。竟能力挽危機。保全大局。僞忠侍兩逆渠。計索鼠竄而去。金陵大營。危而復安。詳覽摺中所敘戰狀。各營將士。堅忍奮裂。謀勇兼施。深堪嘉尚。金營立脚已定。仍應嚴密防守。徐圖進攻之策。蘇州等處援賊。經此懲創。自不復敢正視。惟僞忠逆回蘇之後。分黨留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洲洲。李世忠未知能

否磨禦。甯國旌德。同時喫緊。鮑超張運。關朱品隆諸軍。尙屬羸病之餘。著曾國藩照所擬各策。分兵往援。欽此。旋奉旨江蘇布政使曾國荃。著賞給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曾貞幹茲加恩。以知府用。欽此。當李秀成圍犯金陵大營之時。譚紹洸陳炳文。復糾蘇杭嘉興賊十餘萬。分道自崑山太倉東犯。李鴻章遣弟鶴章。敗賊陸家行。郭松林敗賊方泰鎮。劉士奇鄭國魁。會程學啓破賊三江口四江口等處。賊連營數十里。大河支港。俱設浮橋。遂犯黃渡。鶴章會學啓分道擊賊。松林逾橋敗之。賊築卡以阻我師。松林值其半渡而擊之。賊大潰。追北至安亭河。時四江口守將劉士奇等。被圍已久。鴻章親督軍至黃渡。紹洸部賊屯吳淞江北。炳文踞南岸。九月二十二日。鴻章令劉銘傳當其中。松林當其左。學啓當其右。自辰至未。鴻章望賊旂益無際。籤削督戰益急。松林銘傳皆逼賊營。技籤逾濠。伏而前。斃黃衣賊酋數人。賊少動。乃冒煙直入。學啓胸中礮子傷。創疾前。賊由南岸潰而北。我軍三路掩殺。四江口之圍始解。十月。洋將白齊文。閉松江城索餉。遂至上海大譁。李鴻章奪其兵。捕治之。裁常勝軍爲三千人。以戈登李恆嵩同領之。白齊文美國人。後降賊。同治四年郭松林援閩。復之。廈門將解。上津訊治。至浙。始獲。身斃於水。十一月初一日。賊陷和州。初二日。唐義訓王文瑞克績溪縣。初七日。賊陷祁門縣。唐義訓王文瑞復之。十八日。公弟候選知府貞幹卒於軍。十九日。水師破賊於三汊河。二十七日。官軍破賊於護駕墩。燬賊船二百餘號。鮑超擊賊於馬頭鎮。楊柳鋪大破之。是月左宗棠克嚴州府。李鴻章克常熟縣。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回蘇。悉銳爭常熟。鴻章遣軍援之。程學啓敗崑山賊於蟠龍鎮。郭松林李鶴章等。破賊太倉境。十二月初五日。賊陷青陽縣。初九日。公弟貞幹抵至安慶。公撫棺大慟。入城受弔。奉上諭。前因知府曾貞幹擊退援賊。降旨詢問。該知府紮營何處。茲據曾國藩覆奏。該知府自五月馳赴江甯大營。秋間遵疾。適值援賊大至。力疾督戰。解圍後積勞身故等語。曾貞

幹白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因曾國藩再三懇辭。擬俟江陵克復後。從優獎勵。茲以力疾督戰。積勞病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會國藩奏請給卹。而曾貞幹係効力疆場。戰功卓著之員。著卽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議卹。以示優異。欽此。李鴻章。臚陳曾貞幹生前戰績。懇請逾格優卹。奉上諭已。故知府曾貞幹。隨同伊兒曾國藩。從事戎行。治軍有紀律。善拊循戰士。展危蹈險。堅固不搖。咸豐十年。克復太湖縣城。十一年。克復安慶省城。本年。肅清江北各城。進攻金陵。曾貞幹立功甚多。八九月間。援賊數十萬人。圍撲雨花臺。屢爭官軍餉道。該故員力戰苦守四十餘日。使賊卒不能逞。被創遁去。乃因勞苦憂思。遂致一病不起。可嘉可憫。曾貞幹著照二品例議卹。並准其予諡。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立傳。以彰忠藎。欽此。予諡忠毅二十一日。公弟國荃。破賊谷里村六郎橋。二十二日。肅慶衍敗賊銅城關。二十五日。朱品隆收復青陽縣。都察院奏江蘇監生周同毅。條陳分兵攻剽常州。略云。金陵大營。自曾國荃力戰解圍後。賊膽已寒。惟忠逆剽殺善戰。必更徵調援賊。併力抗拒。我軍頓於堅城之下。兵家大忌。若飭都興阿一軍。速由靖江潛渡。襲取常州。使賊首尾不能相顧。金陵孤立無援。必有擒首逆以獻者。奉上諭。現在江南大股賊匪。連陷和合巢三城。並欲分股突竄儀揚。江北萬分喫緊。都興阿斷無撤令由靖江進兵之理。第蘇常千里。陸沈百姓。慘遭荼毒。果有機勢可乘。則早復一城。卽早脫一日之塗炭。且奇正相生。制勝之長策。顧兵堅城。兵家之大忌。該監生所論。亦不爲無見。著曾國藩酌籌辦理。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二終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三

東湖王定安著

合肥李鴻章審定
湘鄉曾國荃

同治二年正月。賊大股圍攻涇縣。易開俊擊却之。鮑超自寧國援涇縣。攻附城賊壘。悉破平之。賊解圍去。公搜獲僞文。內稱僞忠王李秀成調集羣賊。圍攻常熟。擬率二十萬衆。再犯江北。下擾揚州。上窺皖楚等語。朝廷飭公先事籌防。並飭李鴻章進取太倉。援應常昭。俾該道回顧蘇常巢穴。不暇徑趨江北。時李鴻章遣謀密書。諭常熟死守。而檄潘鼎新劉銘傳張樹珊。以三千人乘輪船赴福山。樹珊營蘆浦港西。銘傳營其南。跨海塘爲壘。鼎新由同觀山繼進。壘未就而賊至。銘傳樹珊擊卻之。鴻章遣常勝軍往助。銘傳復大捷。是時浙江左宗棠之軍。連克金華紹興兩府。湯溪龍谿。蘭谿永康武義。浦江桐廬各縣。浙東甬清江浙軍事。駸駸日有起色矣。二十八日。公自安慶東下視師。二十九日。抵池州府。二月初一日。聞蕪湖金柱關軍情喫緊。初三日。駛至蕪湖。初四日。周歷城壘。旋赴裕溪口。侍郎彭玉麟來會。由東西梁山駛赴金柱關。初五日。抵烏江水營。與提督楊岳斌同至金陵之大勝關。初六日。入雨花臺營。初七日。借弟國荃周察營壘。十五日。由大勝關赴九洲洲。十六日。回舟西上。十八日。入金柱關小河。查閱龍山橋三汊河查家灣等處。十九至二十二等日。由東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閱雍家鎮漕漕鎮石湖埠無爲州等處。二十三日。由神塘河出江。二十七日。次大通。二十八日。回至安慶。疏陳巡閱諸軍詳觀賊勢情形。奉上諭曾國藩奏由金陵回皖沿途查閱近日

軍情。及密陳可懼可喜數端各摺片。逆賊續由江浦縣新河口營壘進瀾西竄巢全全椒之間。九洲洲逆壘。尚未攻克。賊蹤紛竄江北。時切憂思。南岸則金柱關徽州休寧紛紛告警。該大臣已令鮑超等軍分道馳援。著卽與左宗棠所派劉典之軍合力攻剿。保全徽境。其劉連捷毛有銘等營分紮地面甚寬。務與西梁運濟鎮及無爲州廬州竭力固守。俟李續宜江忠義到皖兵力較厚再行相機進取。至池州兩岸及西梁山大勝關等處。難民編草而棲。析骸以食。死亡灰燼之餘。不堪言擊等情。閱之殊深憫惻。如有可爲倡率捐賑之處。著該大臣酌量辦理。欽此。當公之東下視師也。賊攻常熟益急。李鴻章遣軍攻太倉崑山。冀分賊勢。而另道戈登助剿福山。遂破其城。擒賊首孝天義朱衣點常熟解圍。三月初二日。賊自江浦上犯。圍劉連捷毛有銘於石澗埠。公弟國荃遣彭毓橘援無爲以禦之。初十日。蕪湖水陸各軍克黃池賊壘。十一日。悉收內河要隘。毀賊舟淨盡。賊遁走。溧水丹陽一帶。金柱關防務解嚴。劉典等破賊於休寧。十七日。蕭慶衍彭毓橘毛有銘劉連捷合擊賊於石澗埠。大破之。劉典等克彭縣。十五日。李鴻章克太倉州。郭松林破賊青堰支塘。十九日。賊犯廬江縣。二十一日。賊犯舒城縣。蔣凝學擊却之。二十二日。朱品隆破賊於石埭。二十四日。賊圍六安州。二十五日。劉典破賊於黟縣。賊遁入浙江界。詔授公弟國荃爲浙江巡撫。左宗棠爲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並諭閩浙兩省軍務兵勇均歸左宗棠節制。著齡所部廣勇著左宗棠揀員統帶。曾國荃著卽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以浙事爲念。東南軍務。惟在該督撫等戮力同心。共圖挽救。國家異數酬庸。諒能兼矢公忠。以副委任也。欽此。公與國荃交疏懇辭。略云。功名之際。終之始難。消長之機。盈則必缺。臣與臣弟商兩次。欲圖辭則頗涉矯情。思立異於當世。欲受事則不自量力。懼貽議於將來。不如稍安愚拙之分。徐圖尺寸之功。懇乞天恩。收回成命。俯準以開缺藩司効力行間。疏入。奉上諭。曾國藩奏

爲伊弟國荃懇辭巡撫恩命。並會國荃奏懇收回成命各摺。會國荃自統師南下以來。迭復沿江各城要隘。駐軍雨花臺。連破逆壘。與彭玉麟鮑超等水陸諸軍。爲規取金陵之計。朝廷以會國荃勳績卓著。擢授浙江巡撫。並令仍統前敵之軍。一意進取。論功行賞。國家自有權衡。茲覽該大臣及該撫所奏。深以金陵未復。兵頓墜城。而該大臣兄弟異數。領邀既榮。授以封圻。復令駐軍江南。遙領疆寄。深虞阻越。弗克負荷。在該大臣受寵若驚。因辭恩命。洵屬至誠。而朝廷懋賞。懸官權衡。悉當現在軍事方亟。時局孔艱。凡在臣工。正宜踴躍效忠。共期宏濟。該大臣惟當督率會國荃忠誠報國。以副委任。正不必瀆辭朝命也。欽此。四月初二日。鮑超劉連捷等。擊賊於六安州。賊解圍去。初七日。公弟國荃。彭玉麟。會克東關賊壘。遂克桐城。時公弟國荃攻金陵已久。賊百計欲解圍。分股由徽甯窺伺江西。由利合一帶。圖犯湖北。而由湖北下竄之捻匪。自蘄水分爲兩股。一股回竄黃州。一股竄撲宿松。越潛太以撲廬桐。髮捻兩逆。聯成一片。公搜獲偽文。有由符六而竄英霍分道援鄂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情形奉上諭。此時會國荃雨花臺之軍。自不能輒自移動。贖賊詭計。湖北爲數省樞紐。賊不可稍有疏失。嚴樹森出駐團風。當不至任賊竄入。華醜蓄謀紛竄。會國藩所部各軍。幾於應接不暇。該大臣素能鎮定。惟當毅力精心。以圖萬全。其浙滬兩軍。事機尙順。左宗棠以杭城不難卽克。而難於杜賊分竄。是以不急旦夕之效。固屬老謀。此時賊既紛竄北岸。及長江上游。浙滬兩軍。如能一克富陽。以取杭州。一克崑山。以取蘇郡。則金陵之賊。腹背受敵。或可卽收擄穴擒渠之效。該大臣等必能因時審勢。以赴專機也。又諭會國藩現駐皖省。爲中權扼要。其北自巢含舒桐。以至英霍。賊氛密布。髮捻交乘。又值苗沛霖復叛。穎壽六安逆練。紛紛撲擾。凶箠頓張。金陵逆黨。自九洲湖北渡。聲言就食。不卽擾及襄下河等處。而直上和舍。且與捻苗各匪。均相勾結。殊恐賊之蓄謀。故爲此包鈔大舉。勢將圍襄安慶。以

解金陵之圍。會國荃之軍。逼城爲陣。不能遽撤。會國藩所部。桐符守將。僅能自固。施超一枝勁旅。往來策應。兵力已不甚厚。恐賊乘兵分備單之時。層集羣醜。四面圍逼。該大臣駐紮江濟。實爲東南大局安危所繫。兩顧彌增原念。刻下皖事孔亟。惟浙軍尙屬切近。左宗棠務與會國藩聲息相通。緩急可爲援應。方爲妥善。欽此。二十二日。鮑超軍克巢縣。遂克含山和州。皖北之賊遁去。而皖南之建德。亦被官軍收復。賊鋒稍衰。李鴻章克崑山縣。鴻章之圖崑山也。部將程學啓郭松林獻策曰。崑山環城皆水。上有陽澄巴城兩湖。下有清陽江。皆阻絕不能飛渡。由陸路至蘇州。必道正義鎮。舊有四賊營。蘇州援賊屯焉。我奪而據之。斷其援而絕其竄路。賊膽墮。渡之易。且殲其衆。鴻章從其謀。命松林會程學啓攻正義。斬賊三千餘。戈登率常勝軍繼至。賊盡潰。僞慕王譚紹洸率衆四萬來爭。併力敗之。松林驍鬪武扼守隘口。學啓會諸將極力攻城。紹洸遁去。遂克崑山兩縣。時劉銘傳駐常熟之鹿苑。聞崑山既克。進攻楊舍汛克之。公弟國荃攻克雨花臺僞城。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皆下之。初僞忠王李秀成。自六安敗後。率衆東竄。聲言回救蘇州。李鴻章函商公弟國荃力攻上游。以分賊勢。國荃度忠逆不回援蘇巢。卽竄犯揚州。襄下河。計莫如急爭金陵老巢。攻其必救。使城中之賊。不暇遠趨蘇郡。而北岸之賊。亦不敢專注揚州。乃於四月廿七日。激勵各軍。先登者賞。退後者誅。漏二下。齊隊出濠。六路併進。各路以一營爲前鋒。兩營爲策應。令李臣典趙三元武交清等。攻雨花臺。何玉貴等攻東卡石壘。又令陳湜出中路應之。蕭孚泗出右路應之。易良虎出左路應之。前鋒各營於三更時。匍伏蛇行。偷近石城石壘。東草填壕。架梯欲上。賊遽驚覺。然礮外擊。我勇中礮踏者五人。衆勇辟易。李臣典立斬二卒。舉旗直前。軍中無敢少後者。羣以火箭火球。盤空飛擲。悉入石城。天漸黎明。趙三元率中軍親兵。從礮臺下蟻附而升。李臣典武交清率所部。從中右兩路。肉薄齊登。維時敵樓火發。賊方相奔救。不料烟緇中人聲

鼎沸。亂鋒交下。我軍已奪偽城一座矣。諸將乘勝猛攻。東西兩各卡。九壘皆克。羣賊潰奔。蕭宇泗。易良。虎陳。混。追擊於長干橋。蹙信入水者無數。國荃以雨花臺地段遼闊。近接城關。賊所必爭。乃抽四營駐守石城。修六新壘。以接各營之氣。未幾。城賊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我軍蓄銳不發。賊不得逞。遂繞雨花臺。乘我新營未定。悉銳猛攻。抵死不退。我軍四面搏擊。死者大半。餘賊負創鼠竄入城。是役也。俘獲二百餘名。燬賊六千餘人。奪獲器械無算。賊勢從此衰矣。五月初三日。太平石埭賊分竄茂林。溼縣。易開。俊擊敗之。斬首千級。初五日。江北賊由九派湖南渡。初十日。楊岳斌以水師入浦口。復江浦縣。鮑超劉連捷等率陸軍沿江進剿。與水師夾擊。賊之未渡者。殲焉。伏尸數萬。江北肅清。十三日。公弟國荃。彭玉麟。楊岳斌會克下關。草駁夾燕。子穢賊壘。劉連捷等會水師攻九派洲賊壘。大破之。殺賊二萬人。十五日。克九派洲。長江上下一律肅清。易開。俊劉松山連破賊於涇縣。十八日。公弟國荃攻長干橋賊壘。破之。廿三日。朱品騭連破賊於青陽。是月。偽忠王李秀成渡江。至無錫。李五偽王水陸號數十萬。冀援江陰。窺常熟。李鴻章遣弟鶴章郭松林劉銘傳等分禦之。松林敗賊陳市。銘傳敗賊華墅。鶴章登靈山。吹角趣諸軍。賊勢厚。我軍多傷亡。松林越南瀕趨長涇。賊大駭愕。松林戴板揮刀。截賊陣。血染衣盡赤。賊乃潰。追至祝塘而北。瀕賊援長涇。斷我歸路。鶴章約銘傳攜板曳柴。潛設浮橋。以火器攻賊營。而伏大陣隘口殺賊。賊大亂。是役也。銘傳破北瀕賊營二十七。松林破南瀕賊營三十五。滕嗣武等破麥市橋賊營二十三。殺賊數萬。擒偽王朝將數百。獲賊馬五百匹。船三十艘。僞印二百顆。自顧山以西賊皆盡。六月初二日。鮑超移紮金陵神策門。初四日。苗沛霖陷壽州。知州毛維壽死之。十四日。李鴻章遣軍攻吳江縣。賊以城降。十六日。石埭賊陷縣。劉典攻克之。二十二日。金陵城賊出儀鳳門。犯鮑超營。又出太平門。犯劉連捷營。我軍皆擊卻之。七月初一日。賊以西瓜礮攻下關石壘。李

成謀力戰御之。初七日。江忠義等攻賊於湖口之文橋。克之。賊沿江下竄。江西肅清。初八日。公弟國荃攻克印子山賊壘。李鴻章攻克太湖賊壘。進軍蘇州。十七日。吳坤修破賊雙斗門。三十日。公弟國荃攻上方橋賊壘。克之。奉上諭金陵逆匪聚集悍黨。堅守老巢。時復伺隙出戰。並有白齊文投入賊中。廣置炸礮。分解金陵。曾國藩務飭各營預爲布置。以防森機。並著李鴻章於滬上及沿江隘口嚴密搜查。毋令洋人賣給粵匪槍礮。以斷該逆接濟。逆首畢沅金陵蘇常爲步步進逼之計。欽此。又諭金陵賊勢窮蹙。官軍攻剿喫緊之際。該逆困蹙猶鬪。勢必拚死抗拒。曾國荃所奏旬日間戰守各情。諸軍將士皆能奮勇倍加。喋血苦戰。曾國荃現在調集江浦浦口之蕭慶衍七營。過江駐紮七甕橋河邊。扼守秣陵關小河進城之路。並以金陵城大。尙須添募萬人。以冀合圍。剋期掃蕩。惟江浦浦口等處防兵亦不可過於單弱。著曾國藩與曾國荃妥籌相機辦理。仍須謀出萬全。以期必勝。欽此。八月初一日。李鴻章遣軍克江陰縣。初劉銘傳攻江陰。僞護王陳坤書來援。屢戰未克。乃召郭松林會剿。松林破祝塘橫塘賊巢。追逐四五十里。遂抵江陰。賊方榜河築木城自守。銘傳出隊誘賊。松林軍突自山巔下大呼曰。斫賊。銘傳益奮擊。賊大潰。遂克其城。程學啓破賊於寶帶橋。毀其石壘一土壘三。郭松林大捷於無錫。奪賊船百餘艘。賊死者萬人。失兩僞王。李秀成痛哭棄無錫而遁。奉上諭李鴻章奏官軍會攻蘇州獲勝。並踞平無錫賊壘各摺。蘇州寶帶橋爲水陸要區。現經我軍攻克。則規取蘇城已成破竹之勢。至無錫一路。經郭松林等協力進攻。東南兩城門賊壘一律踏平。攻剿甚爲得手。僞忠王李秀成已於八月十一日。由金陵向蘇。所帶賊黨甚衆。金陵老巢勢必空虛。我軍正可乘此機會。迅圖竄取。著曾國藩督飭曾國荃乘機進剿。俾金陵之賊首尾不能兼顧。庶我軍於該二城或有可以得手之處。欽此。十一日。易開俊劉松山擊賊於涇縣破之。十二日。公弟國荃攻江東橋賊壘。克之。十八日。賊襲甯國府。劉

松山破之。二十四日。易開俊敗賊於涇縣。是時金陵城東。尚有數隘未下。近城者曰中和橋。曰雙橋門。曰七
豐橋。稍遠者曰方山。土山曰上方門。高橋門。迤南則爲秣陵關。以至於博望鎮。亦金陵之外輔也。公弟國荃
以東路未平。不能制賊之死命。遂令蕭慶衍彭毓橘蕭孚泗等。擇小河紆曲之處。架橋結筏。謀東渡立營。見
賊已先據河東築數壘以扼我。蕭慶衍迭用巨礮隔河迎擊。九月十八日。派朱吉玉李祥和在西岸修三營。
爲進兵之計。賊復列洋槍數千枝。於是堤堰與我軍對擊。相持不下者兩晝夜。二十日四更。李祥和率隊從
下游渡河。蕭孚泗等率隊從上游渡河。破五土壘。賊甚衆。俄而賊賊鋒擁來爭。蕭慶衍一面搶築營壘。一
面麾軍環進。挫賊前銳。逾時却走。而東岸之營壘已成。二十四日。賊又譟道並出。銳不可當。陳德彭毓橘蕭
孚泗派兵扼駐其中。使雙橋門以東不能通。賊之氣。蕭慶衍率部進取中路。戰入垓心。我軍小却。將士憤
甚。相排競進。賊乃齟然返竄。蕭慶衍以騎隊遮斷歸路。遂克上方門高橋門諸石壘。而右路方山土山之賊。
經熊登武等分道馳剿。亦各棄壘而奔。於是七豐橋歸賊惶遽。蕭孚泗彭毓橘扼定東岸之左。李臣典等遮
擊西岸之前。正謀前後合圍。城中忽出大股。抵死來援。兩軍相搏。互有死傷。蕭孚泗等急督各軍。擊退援賊。
仍復恒壘環攻。二十四日夜。令死士前往縱火。賊衆冒煙突出。遂將七豐橋攻克。由方山而南。爲秣陵關。關
以南爲博望鎮。賊環鎮設卡者二。築壘者七。上可以應水陽。旁可以控金柱關。守關者爲朱南桂。亦國荃部
將也。九月十八日。聞鮑超將有事於水陽。朱南桂約會朱洪章武明良等。進次小丹陽。謀襲博望鎮。使不能
爲水陽之援。夜漏四下。朱南桂銜枚疾進。以武明良爲右翼。朱洪章爲左翼。十九日。昧爽。各軍齊抵博望卡。
卡賊負固死守。槍礮橫飛。猝不得進。朱洪章俟賊少懈。昇巨礮至左卡。壹發而殲數賊。武明良又用火箭攢
射。燬及右卡。羣賊駭懼。撲火爭竄。我軍正乘勝殺入。毀其堅卡。而壘內之賊。傾巢驟至。朱南桂往來猛撲。未

能略挫其鋒。武明良陰率哨勇繞出頭壘。踰牆而登。賊聞後路人聲若沸。返顧羣壘。已易官軍旗幟。錯愕不知所爲。朱南桂等縱兵夾剿。追賊至長流背地方。墮河而溺者強半。乃引軍回駐博望。奪獲米二千石。國荃以博望旣得。則林陵關之勢孤。七壘橋旣得。則中河橋之勢孤。二十五日。派趙三元伍維壽共帶馬步九營。南略林陵關。又派陳溫黃潤昌出七壘橋之西。與熊登武等會師於中和橋。一戰克之。而林陵關之賊見我馬步馳至。卽棄釜奔潰。各營追至河干。深不可涉。僅斬尾賊二百餘人而還。自是紫金山西南無一賊巢矣。二十七日。公弟國荃親督蕭慶衍邁孚泗李臣典傍城鈔入。鏖戰力酣。俄有一酋指麾督陣。公弟國荃知爲巨目。乃匿洋槍隊於山麓。伺其近而擊之。該酋中槍墮馬。賊隊亂。有敗往城中者。有不及回城。轉向淳化鎮大路而逸者。蕭慶衍陳溫等率騎兵追至三十里外。俘獲百數十人。僞章王僞順王仍退入城。不敢復出矣。公疏稱金陵一城。而面布置。據有重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自克九洲洲江東橋數隘。而西南一面。已爲我有。茲又克七壘橋林陵關等隘。而東南一面。又爲我有。現今蕭慶衍進紮孝陵衛。經營城北。漸成合圍之局。得旨嘉獎。二十八日。石埭賊酋古隆賢率衆降。官軍收復石埭太平二縣。易開俊克旌德縣。彭玉麟克水陽新河莊等壘。李秀成之自無錫而遁也。仍岡大舉。聚賊八九萬。踞金匱之后宅。李鴻章令弟鶴章營大橋角秀成犯安鎮。郭松林擊却之。賊膽集西路。意在保無錫。以援蘇州。鴻章令程學啓戈登通齊門。擊破城中援賊。而松林設伏安鎮興隆橋。賊至伏發。駭而奔。遂毀后宅賊十一營。復進毀梅村賊十餘營。李秀成由麻塘來援。松林邀擊走之。是月奉到頒賞。文宗顯皇帝御製詩文集。十月初一日。彭玉麟克滄溪長樂賊壘。遂復高淳縣。初三日。易開俊復甯國縣。初七日。彭玉麟鮑超克東壩。初九日。程學啓克濟豐關。十二日。鮑超克建平縣。遂復溧水縣。二十五日。李鴻章克復蘇州省城。先是程學啓攻蘇州。累月未克。鴻章親至學啓營。周

察城東南。益下令破賊。十六夜漏四下。軍士銜枚。設浮橋猛攻之。賊伏斷橋下。以洋槍狙擊。戰已達其壘矣。而常勝軍傷亡多。不得進。僞忠王李秀成。方由間道入城。助譚紹洸爲守。十九日。我軍盡出炸礮二十餘轟其壘。學啓援南岸。弋登。援北岸。鴻章親督之。日過午。牆傾十餘處。賊當者輒碎。伏窟中。秀成紹洸率萬人突出。雙門拒戰。學啓令驍將王永勝。陳忠德。陳有昇。周良才。龔生陽。朱寶元等。分應之。稍却。常勝軍肉薄以登。長城石壘皆破。秀成紹洸遁入城。陳東友水師。由黃天蕩登岸。擊賊壘葑門外。賊二十餘營悉盡。二十日。齊門賊自驚擾。黃翼升況文榜。水陸乘之而滑。而嘉善守將楊鼎勳。以洋槍隊千人。會張遇春克盤門賊壘。於是。我軍水陸三面薄城。賊洶懼。譚紹洸最名兇忍。所部粵賊。皆悍黨。至是猶死守。而部雲官等有貳心。密教於副將鄭國魁乞降。學啓單劍見部雲官等於城北洋澄湖。備得其要領。命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詰問紹洸。二十一日。秀成微覺之。顧事已無可爲。涕泣握紹洸手爲別。乘舟出胥門。由靈巖木瀆水道。以去。官軍攻益急。二十四日。紹洸以事召雲官。攜僞天將汪有爲往。卽坐刺殺紹洸。並殺其黨千餘人。夜開齊門。迎降學啓。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二十五日。獻僞慕王譚紹洸首。請驗。學啓入城撫視。時降酋之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酋方歃血誓生死。乞學啓請於鴻章。要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閭胥盤齊四門。雲官且未薙髮。學啓密白鴻章。恐不可制。必誅之以定衆。二十六日加午。僞納王部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啓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並出城請鴻章受調。察其狀誠。叵測。乃駢發焉。各軍搜戮拒命者。復二千餘人。二十七日。鴻章整部入城。捷聞。奉上諭。李鴻章奏克復蘇州省垣一摺。覽奏。易勝欣慰。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會國藩交部優敘。李鴻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加黃馬褂。奕。逆匪盤踞蘇城。與金陵杭州互爲犄角。此次蘇城得手。他處自不難迎刃而解。惟忠逆率部萬人。出胥門。

由光福靈巖一帶小路搭船而去。此路係前次該逆由甯開潛入蘇城之路。恐復自立一幟。擁衆據我要隘。或竄出重圍。紛擾他處。著李鴻章迅即查明忠逆下落。具奏。該逆不得志於蘇。必將肆毒於浙江。左宗棠務飭將益澄嚴行防剿。蘇垣既克。杭城賊勢漸孤。著即奮力攻克。以成破竹之勢。金陵至蘇之路已斷。恐該逆仍思挺走。曾國荃須加意慎防。乘隙圖取石城。曾國藩總統諸軍。尤當督飭各處帶兵人員。慎益加慎。以成全功。同膺懋賞。欽此。十一月初一日。李鴻章遣弟鶴章郭松林克無錫縣。松林擒偽潮王黃子澱。及其子黃德懋斬之。捷聞。奉上諭。李鴻章奏。忠逆李秀成。自十年春間。疊陷蘇杭各處。盡得東南財賦之區。日益強悍。至去歲賊勢屢挫。各城反正。精銳散亡。洪逆驚惶失措。猶賴忠逆回援金陵。主持守局。該逆以蘇州爲分地。事急仍須反顧。其部衆逆酋。猶以譚紹沈部雲官陳炳文鄧光明黃子澱等爲尤衆且悍。此次蘇錫兩城之克。剿除逆酋殆盡。解散逆黨。數逾億萬。李秀成之巢穴既失。黨羽亦孤。該撫據獲賊供。稱該逆跟蹤兩走。隨行僅止兩萬餘人。將赴金陵解圍。計不得施。則挾洪逆並其母妻眷屬。由浙皖交界竄走江閩。以尋回粵之路。李鴻章自入蘇城。徧察賊中規畫守禦。頗饒賊智。深以此僉逸出江閩。仍恐蔓延爲患。其常州護逆陳坤書。不甚耐戰。杭州之陳炳文鄧光明。問忠逆勢敗思歸。多不願從。惟溧陽侍逆李世賢。戰守俱悍。且與忠逆同惡相結。而陳鄧兩逆。以嘉湖蓄積甚多。必須死守。幸而官軍各路布局皆穩。金陵杭州再有處得手。賊更瓦解。該撫擬即日馳赴錫城。籌布進取。令程學啓等軍。由平望太湖兜剿。冀與左宗棠將益澄之軍。前後夾擊。李鶴章劉銘傳等軍。進圍常州宜興。兜剿蘇城之賊。冀與曾國荃鮑超之軍。前後夾擊。所籌均極周密。即著曾國藩飭令曾國荃及左宗棠聯絡進取。與李鴻章相爲策應。該督撫等務須隨時函商。層層進逼。萬不可稍涉遲延。欽此。初五日。公弟國荃治地道轟城未克。十三日。金陵城賊撲營。國荃擊卻之。十六日。賊於城

外修築營壘。又擊破之。賊大股犯建平溧水。官軍力禦卻之。十一月。奉上諭。據馮子材奏。接據會國荃函稱。忠逆已於十一月十一日。帶馬隊數百人。潛入金陵。步賊仍紮句容等處。現在金陵業經合圍。著會國藩飭令會國荃密速圍攻。斷不可令忠逆乘隙他竄。欽此。十四日。郭松林劉銘傳破賊奔牛鎮。先是。松林銘傳偕郭樹聲進攻常州城外賊壘。所向皆捷。遂克孟河鎮。僞章王白句容赴援。合僞護王治王衆五六萬。遮蔽城西兩關。周盛波等率千人繞其外。松林益擊南門賊卡。賊各道受敵。乃大潰。陳坤書乞救於丹陽。賊城卒難下。於是松林銘傳由西門至奔牛。賊嚴陣以待。銘傳以炸礮擊其西橋前營。松林由上游犄角而進。冒煙突入。斬賊數百。賊皆亂。咸奪門走。松林以馬隊數十突賊陣。馳驟縱橫。斫賊賊奔丹陽。是役也。以官軍四千。擄悍賊數萬。將士咸稱快焉。時苗練反。側淮上。而江南之廣德亦喫緊。公疏陳李世忠將擬學在正陽。壽州等處。啓帥情節。及鮑超祇能力扼東壩。暫難分攻。廣德成大吉石清吉兩軍。已由官文調赴鄂省防剿。其餘未可輕動。奉上諭。覽奏均悉。即著照該大臣所擬。妥籌辦理。惟蘇常一帶軍情。正在得手。賊勢趨重。丹句金陵。意圖突圍。上竄。馮子材兵力苦單。鮑超之軍。又不能分攻。只是相持局面。日久終慮變生。該大臣仍當於慎重之中。力求出奇制勝之策。方爲妥善。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三年。正月初六日。甯國之賊陷績溪縣。唐義訓擊走之。二十一日。公弟國荃攻克天保僞城。分兵扼太平神策兩門。金陵城圍遂合。奉上諭。會國荃親督諸將。攻破鍾山石壘。奪回天保僞城。金陵城北之圍。自此始合。所辦甚合機宜。惟是官兵不滿五萬。分布地段太長。深慮困獸猶鬪。亟思一逞。會國荃穩慎進攻。晝夜嚴防。必須就地殄除。毋任竄突。他處以竟全功。而膺懋賞。欽此。二十四日。李鴻章軍克宜興荆溪二縣。初。鴻章令郭松林徇宜興。洋將戈登欣然請從。十九日。松林率隊剿賊。敗賊北門。焚其卡。東西北三門賊困欲出。

官軍水陸分道迎擊之。擒斬賊數百。松林被創。二十一日。常勝軍進河東。松林等陸軍進河西。水軍汜流上。二十三日。東門及上湖橋賊壘俱破。僞代王黃靖忠。由張渚達西沱登陸。分犯城東西。水陸官軍擊敗之。自東沱至西沱。追三四十里。奪賊船千餘艘。餘衆涕泣請降。次日。遂克宜興。荆溪縣城。是月。左宗棠軍克桐鄉縣。二月初一日。李鴻章克溧陽縣。鴻章檄郭松林。徇宜興。出溧陽。沙棠港賊二千來降。松林受之。遂敗賊於建清。攻毀張渚賊十營。僞侍王李世賢。踞溧陽久。其下吳人杰。梁柏和等。思反正。未得間。及是。世賢由張渚敗歸。人杰等誓衆閉城不納。粵賊悉從世賢於外。乃遁湖州泗安。人杰迎降。松林入收其城。遂進軍金壇。盡毀城外賊壘。初九日。席寶田克金谿縣。十六日。李鴻章軍大捷於常熟。初。常州賊陳坤書。合丹陽句容。踞賊衆十餘萬。繞出常州城北。築營數十。日犯我軍。劉銘傳屢擊退之。鴻章弟鶴章。令楊鼎勳周盛波。由南門移營城西。坤書率萬餘賊來爭。我軍力戰竟日。賊始退。賊覘圍城之師。無隙可乘。乃圍繞竄腹地。值陰雨旬日。賊捲旗薙髮。冒雨奔馳。至江陰之南關。遂犯常熟福山。於是蘇州以西皆震。鴻章檄郭松林。乘金壇勿攻。倍道歸援。飭常州諸軍。堅壁勿戰。令弟鶴章守無錫。楊鼎勳張樹聲。橫截江陰之焦店青陽。以阻其歸路。而調嘉興無錫蘇州各軍。赴常熟助守。賊方併集江陰。無錫常熟間。而圍攻常熟尤急。官軍分門禦賊。賊蔓延張涇橋東亭。直趨無錫。鶴章登陣督守。松林援軍適至。擊賊於堰橋。賊始退。而賊之分犯江陰者。我軍復力擊敗之。賊遂併趨常熟。北至楊舍福山。南至顧山王莊。數十里皆賊。我軍越虞山而下。並出東北門擊賊。松林援軍復由嚴家橋至。賊出不意。驚怖。乃大破之。毀其營。松林方過王莊。僞勝王利王衆二萬踞焉。松林軍突賊陣。黃式壽死之。賊旋敗潰。追殺二十餘里。顧山陳市賊皆盡。常熟圍乃解。十八日。李鴻章軍克嘉興府。程學啓攻嘉興急。以洋礮毀城垣百餘丈。賊負土堵城。學啓揮旗詭欲登城。俟賊益聚。乃然礮。中輒死數百。賊

亦繫城根。實礙於中以拒我。而湖州賊僞堵王黃文金。由新隄犯我後。學啓遣張家瑜等擊走之。城賊漸不支。學啓促將士梯而登。死者相枕藉。學啓憤躍逾浮橋。肉薄登城。槍子中左臙。昏絕昇歸營。其下益襄創冒死爭進。賊始亂。潘鼎新、劉秉璋、率水陸登城。城乃破。學啓創重歸蘇州。旋卒。公聞而痛惜之。是月。閩浙總督左宗棠攻克杭州省城。遂克餘杭縣城。餘賊竄入湖州。奉上諭左宗棠奏攻克杭州並餘杭兩城一摺。本日將左宗棠賞加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矣。杭城敗匪竄向德清。餘杭散匪亦竄歸瓶窰鎮。左宗棠既須剿辦瓶窰之賊。又須赴杭城布置。兼須進剿湖郡。用兵處所甚多。且距浙省遠界漸遠。所有浙江及江西交界邊防。著曾國藩、左宗棠會商兼顧。嚴斷賊匪竄越之路。斷不可爲其所乘。致擊全局。欽此。三月初七日。鮑超克句容縣。擒僞漢王項大英。僞列王方成宗等。金陵城賊自入春以來。常放婦孺出城。以爲節食之計。官軍兩次穿掘地道。又用雲梯猛攻。均未得手。自句容克復。賊已成檻獸。不能復振矣。李鴻章督軍破賊於楊舍、沙山、華墅、三河口等處。鴻章既克嘉興。檄劉士奇、王永勝、統程學啓、蔣部會郭松林、循福山、進擊。鴻章自赴江陰、長溇督戰。賊方自楊舍至華墅。夾山爲營。鴻章率弟鶴章、昭慶由南路。松林、士奇、永勝等由北路。抵沙山。距華墅三里。賊列隊山阿。倚營抗拒。我軍猛攻破其營。賊大潰。追奔四十里。毀賊卡累百。日已暮。遂令松林等繞至江陰。會張樹聲等自北擊之。士奇、永勝駐周莊。遊擊楊舍賊。鴻章率水陸疾抵青鳴楊舍。賊惶遽。夜竄雲亭。欲過三河口而西。鴻章令諸軍絕其竄路。賊益致死。我軍橫截之。松林大破三河口賊營。賊爭道浮橋盡斷。尸積水不流。樹聲擊其已渡者。賊號泣就縛。斬獲近二萬人。沿江竄賊乃盡。十五日。奉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督軍剿賊。節制東南數省。盡心區畫。地方以次削平。舉賢任能。克資羣力。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同時疆臣膺上考者。湖廣總督官文。四川總督駱秉章。閩浙總督左宗棠。江蘇巡撫李

鴻章凡五人。二十日。鮑超克金壇縣。公弟國荃遣軍在朝陽、金川、神策等門外。開挖地道十餘處。賊於附城一帶築月圍以拒之。二十二至二十六等日。官軍攻破月圍。焚其火藥。殲賊數萬。我軍傷亡亦近三千人。是月。左宗棠軍克武康、德清、石門三縣。四月初六日。李鴻章攻克常州府。初。鴻章至常州。督諸軍攻城。時城西賊營猶二十里。夾運河左右環列。鴻章令劉銘傳攻西北賊六營。盡破之。郭松林、楊鼎勳攻陳渡橋賊六營。又破之。餘十營皆潰。張樹聲、鄭國魁、周盛波等會擊河干賊二十餘營。又盡平之。於是賊西道皆絕。惟小南門西門附城十餘營。官軍復擊破之。陳坤書恐官軍蹙敗賊入城。閉門拒。不納。悍賊盡死城下。乃合圍。三月二十二日。壞城垣數十丈。遣死士樹梯登。坤書率悍賊悉力堵缺口。火藥雜礮石俱下。官軍與賊皆死枕藉。會天雨弗克。鴻章益繕攻具。築長牆。伏奇兵出擊。顧久雨不霽。四月初六日加午。天大霽。反風。煙霧撲城頭。水陸礮聲發如雷。舊壞城復傾數十丈。賊以人寒缺。值炸礮。則手足旗幟。輒石紛激起。天際然旋死旋集。終不退。鴻章益揮軍登城。郭松林、王永勝、劉士奇接刃趨隊。搗藤牌。噴筒薄城。賊傾火藥。以長矛格刺軍士。十墮六七。不顧。卒擁而登。接刃戰城頭。久之。賊始潰。坤書率僞烈王費天將巷戰。松林生擒坤書。周盛波擒費天將。松林銘傳令於城。棄械者免。於是跪而降者萬人。官軍亦亡千餘人。常州以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陷。越四年而復。月日時皆不爽。亦奇矣。十四日。鮑超擊賊於丹陽。大破之。常州餘賊竄徽州。唐義訓毛有銘金國琛截擊破之。餘匪竄江西。公以徽州失利。自請嚴議。奉旨寬免。初八日。富明阿馮子材收復丹陽縣。時郭松林、劉銘傳將徇丹陽。師至奔牛。聞丹陽已克。乃還。僞侍王李世賢僞康王汪海洋僞聽王陳炳文先後由安徽休歙。祁門。績溪等縣。分竄江西。公檄鮑超自句容赴援。而咨李鴻章遣軍代防。鴻章檄劉銘傳屯句容。鄭國魁屯東壩。周盛波屯溧陽之南渡定埠。於是江蘇所屬之六十餘郡縣皆復。惟金陵未克。五月初八日。

奉上諭李鴻章所部兵勇攻城奪隘所向有功。礮隊尤爲得力。現在金陵功在垂成。髮捻蓄意東趨。遲恐掣動全局。李鴻章豈能坐視。著即速調勁旅數千。及得力礮隊。前赴金陵。會合曾國荃相機進取。速奏膚功。李鴻章如能親督各軍。與曾國荃會商機宜。剴辦尤易得力。曾國藩身爲統帥。全局在胸。尤當督同李鴻章。曾國荃。彭下麟。和衷共濟。速覓全功。掃穴擒渠。同膺懋賞。總以大局爲重。不可稍存畛域之見。欽此。公疏稱蘇常克復之後。臣本擬咨請李鴻章親來金陵會剿。特以該撫係封疆將帥之臣。又值苦戰積勞之際。非臣所敢奏調。函詢臣弟國荃。亦以師久無功。不敢更求助於人。近於畏難卸責。始勤終怠者之所爲。乃兩月以來。百計環攻。傷亡至四千餘人。所挖地道。已被該逆從內掘出三洞。此外諸洞。亦難奏效。而曾國荃焦勞致疾。飲食漸減。餉項奇窘。尤爲可慮。臣已恭錄諭旨。加函催請李鴻章親來金陵。使僅派將前來。其知者。以爲憐該撫之過勞。信蘇將之可恃。不知者。以爲臣弟貪獨得之美名。忘同列之分功。尤非臣兄弟平日報國區區之意。旋兩次奉旨催李鴻章助攻金陵。公疏稱李鴻章平日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蓋絕無世俗避嫌之意。始有讓功之心。臣亦未便再三澠催矣。奉上諭據曾國藩奏稱曾國荃焦勞致疾。餉項奇絀。尤爲可慮等語。前據李鴻章將輪船經費五十萬兩解赴大營。曾國藩何時收到。即行具奏。曾國荃積勞致疾。聞之深爲厚念。現在大暑炎蒸。該大臣即傳知該撫善爲調攝。金陵城大而堅。賊悍且衆。困獸之鬪。不可不防。該撫務當拊循士卒。嚴防窺突。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欽此。二十二日。李鴻章遣郭松林等軍。攻克長興縣。三十日。公弟國荃攻克龍膊子山石壘。賊所稱地保城也。我軍自得天保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甌在要害。百計環攻不下。國荃遣李祥和等攻克之。遂築礮臺其上。日發大礮擊賊。居高臨下。城中形勢。皆在掌握矣。六月十六日。公弟國荃攻克金陵僞都。僞幼主洪福瑱遁走。僞忠王李秀成及洪仁達等伏誅。先是四月

二十七日。僞天王洪秀全。見勢窮援絕。服毒身死。羣酋私瘞僞宮內。祕不發喪。而內外喧傳已徧。乃立其子洪福瑣爲幼主。官軍自六月朔日。輪流苦攻。晝夜不息。國荃度城內賊糧。足支數月。我軍地道三十餘穴。俱未奏功。將士疲敝。恐生他變。益督師督戰。飭李臣典率吳宗國等。從賊隙極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等。距城十餘丈。築礮臺數十。令諸軍積溼蒿覆以沙土。肉薄相逼。死亡枕藉。十五日。國荃率李臣典親詣地道洞口。指揮士卒埋藥。忠曾、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蛋延燒各礮臺。及附近溼蘆蒿草。官軍久勞之餘。幾爲所乘。賴伍維壽、彭毓橘等左右分擊。獲免。十六日。劉明國、荃飭各營穩結牆濠。嚴防衝突。而另軍力攻太平門龍脖子一帶。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國荃懸不次之賞。嚴退後之誅。各將士誓死報國。登時火發。驚一聲。轟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碑石如雨。李臣典等率官軍蟻附爭登。直衝倒口而入。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大隊稍卻。彭毓橘、蕭孚泗等。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羣賊抵死巷戰。我軍分路齊進。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王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等。亦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兵力益厚。直壓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路卽彭毓橘、武明良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守牌之賊。誅戮殆盡。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等。從通濟門月城綠梯而上。陳湜、易良虎等。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馮忠、王、李秀成。方率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沖出。適爲陳湜大隊所阻。乃轉回清涼山。隱匿民房。黃翼升率水師攻奪中關。掘江礙石。蠟乘勝至旱西門。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由是全城各門。

曾破。日已暝矣。而賊猶守僞王城。朱洪章與賊搏戰。沈鴻賓等從左路捲旗疾趨。繞僞城東。迤邐而南。三更時。僞天王府各僞王府。同時舉火。突出悍賊千餘人。手執洋槍。向民房街巷而走。其時僞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其僞宮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人。奪獲僞玉璽二。金印二方。僞幼主洪福。率死黨二千餘人。乘官兵夜戰之時。由缺口遁走。國荃傳令閉城。分段殺戮。三日夜火光不絕。斃賊十餘萬人。凡僞王僞主將及大小酋目。約三千餘名。死於亂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水火者。居其半。十九日。提督蕭孚泗。搜獲僞王兄洪仁達。僞忠王李秀成等。於是各營救火。掩埋賊屍。拔出難民數十萬人。公弟國荃馳驛報捷。奉上諭。楊岳斌。彭玉麟。曾國荃。馳奏克復金陵。大槪情形一摺。逆首洪秀全等。以數十萬逆衆。久踞金陵。負隅死守。曾國荃等督兵圍攻。所部不滿五萬。兩載以來。將城外賊壘悉數掃蕩。茲於炎風烈日之中。傷亡枕籍之餘。併力猛攻。克拔堅城。非曾國藩調度有方。曾國荃及各將士踴躍用命。不能建此奇勳。披覽之餘。曷勝欣慰。此次立功諸臣。將僞城攻破。巨孽就擒。卽行渥沛恩施。同膺懋賞。其洪秀全及著名巨酋。必須悉數擒獲。毋使免脫。此外被脅難民。仍著設法安插。以示寬大之仁。金陵巢穴已覆。各路餘匪。自必聞風喪膽。著左宗棠。李鴻章。乘此聲威。迅克湖郡。楊岳斌計已行抵南昌。卽著迅將江右逆氛掃蕩。俾東南數省咸就肅清。登吾民於衽席。有厚望焉。欽此。公以大功不易居。乃讓湖廣總督官文居首。連銜入告。略云。臣等伏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屢次削平大難。焜耀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尙止十二省。淪陷亦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如李開方。守涇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蕭雲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衆自

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辛龍次第蕩平。剔除元惡。臣等深惟其故。蓋由我文宗顯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宮禁雖極儉嗇。而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傾重。而不惜破格以獎有功。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謀。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由壽章而加之。去邪彌果。求賢彌殷。遂能誅除僭僞。蔚成中興之業。臣等忝竊兵符。適逢際會。既慚我文宗不及目覩獻誠告成之日。又念生民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宵旰之憂。疏入。奉上諭。本日官文曾國藩由六百里加緊紅旗奏捷。克復江寧省城一摺。覽奏之餘。實與天下臣民同深嘉悅。髮逆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亂以來。出廣西竄兩湖三江。並分股擾及直隸山東等省。逆蹤幾徧天下。咸豐三年。佔踞江寧省城。僭稱偽號。東南百姓。遭其荼毒。慘不忍言。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我皇考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恭行天罰。特命兩湖總督官文爲欽差大臣。與前任湖北巡撫胡林翼肅清楚北上游。胡林翼駐紮宿松一帶。籌辦東征。復特授曾國藩爲兩江總督。並命爲欽差大臣。東征江皖。號令既專。功績日著。十一年七月。我皇考龍馭上賓。其時江浙郡縣。半就淪陷。遺詔諄切。以未能迅速殄氛爲憾。朕以冲幼。寅紹丕基。祇承先烈。恭奉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指示機宜。授曾國藩協辦大學士。節制四省軍務。以一事權。該大臣自受命以來。卽建議由上游分路剿賊。飭彭玉麟楊岳斌曾國荃等。水陸並進。疊克沿江城隘百餘處。斬賊外援逆匪十數萬人。合圍江寧。斷其接濟。本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荃率諸將克復江寧外城。殺賊數萬。逆首仍踞內城。抵死抗拒。三更時。僞天王府及各僞王府。同時火起。洪逆衝出僞殿。往南門竄至民房。四更後。賊股千餘人。假裝官軍號衣。向太平門缺口冲出。經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僞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楚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於本年五月服毒而死。瘞於僞

宮院內。僞幼主洪福璋。重襲僞號。李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經蕭孚泗親自搜出。並搜擒僞王次兄洪仁達。其餘兩廣兩湖等處多年悍賊。經各將士於十七八日搜殺淨盡。三日之內。斃賊十餘萬人。僞王爲主將僞天將。及大小會目三千餘名。無一得脫者。此皆仰賴吳蒼眷佑。列聖垂庥。兩宮皇太后孜孜求治。識拔人材。用能內外一心。將士用命。成此大功。上慰皇考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自惟藐躬涼德。何以堪此。追思先皇末竟之志。不克親見成功。悲愴之懷。何能自己。此次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載。竊據金陵亦十有一年。蹂躪十數省。淪陷百餘城。卒能次第蕞平。殄除元惡。該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霽殊恩。用酬勞勩。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自咸豐三年。在湖南首倡團練。創立舟師。與塔齊布羅澤南等。屢建殊功。保全湖南郡縣。克復武漢等城。肅清江西全境。東征以來。由宿松克潛山太湖。進駐祁門。疊復徽州郡縣。遂拔安慶省城。以爲根本。分撤水陸將士。規復下游州郡。茲幸大功告厥。逆首誅讞。實由該大臣籌策無遺。謀勇兼備。知人善任。調度得宜。曾國藩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巡撫曾國荃。以諸生從戎。隨同曾國藩剿賊數省。功績頗著。咸豐十年。由湘募勇。克復安慶省城。同治元二年。連克巢縣。含山。和州等處。率水陸各營。進偪金陵。駐紮雨花臺。攻拔僞城。賊衆圍營。苦守數月。奮力擊退。本年正月。克鍾山石壘。遂合江甯之圍。督率將士鏖戰。開挖地道。躬冒矢石。半月之久。未經撤隊。克復全城。殄除首惡。實屬堅忍耐苦。公忠體國。曾國荃著賞太子少保銜。錫封一等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記名提督李臣典。於槍礮叢中。開挖地道。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即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並著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蕭孚泗督辦礮臺。首先奪門而入。並搜獲李秀成洪仁達巨逆。實屬勳勞卓著。加恩錫封一等男爵。並賞戴雙眼花翎。欽此。其餘文

武一百二十餘員。驗功進秩有差。又奉上諭。軍興以來。各路統帥疆臣。公忠體國。共濟時艱。現在紅旗報捷。東南軍務。即可從此底定。各路統帥疆臣。尤宜特加異數。以昭恩渥。欽此。於是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加賞一貝勒。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錫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並將本支內務府旗籍撥入正白旗滿洲。賞戴雙眼花翎。江蘇巡撫李鴻章。錫封一等伯爵。賞戴雙眼花翎。陝西總督楊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均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太子少保銜四川總督駱秉章。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賞戴雙眼花翎。浙江提督鮑超。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西安將軍都興阿。江甯將軍富明阿。廣西提督馮子材。均賞給騎都尉世職。署京口副都統魁玉。賞給雲騎尉世職。漕運總督吳棠。賞給頭品頂戴。惟閩浙總督左宗棠。及杭州將軍國瑞。江西巡撫沈葆楨。但奉優旨褒獎。俟浙江江西肅清。再行加恩。又奉上諭。粵逆久踞江甯。負隅抗拒。實爲從來未有之悍寇。此次水陸各軍。於溽暑炎蒸之際。猛力環攻。迅克堅城。悍黨悉除。渠魁就縛。非曾國藩運籌決策。督率有方。曾國荃等躬冒矢石。鼓勇先登。末由建此奇功。或乃不績。朝廷嘉悅之。懷寶難盡述。除曾國藩等已加恩錫封外。發去銀牌四百面。著曾國藩曾國荃等。擇其功績最著者。先行頒給。以勵戎行。各路賊匪。皆視金陵爲趨向。此時巢穴既覆。其餘竄逸之匪。自必聞風喪膽。逆首李秀成洪仁達等。均係內地亂民。不必獻俘。第該逆等罪惡貫盈。自應監送京師。審明後。盡法懲治。以洩神人之憤。欽此。又奉上諭。咸豐三年。洪逆竄陷江甯省城。竊據者十有餘年。百姓遭其荼毒。或被裹脅。而鋒刃頻揮。或轉徙他鄉。而溝壑難免。蚩蚩何辜。罹此殘酷。著曾國藩李鴻章。查明江甯地方。應徵錢漕。分別應蠲。應緩。候旨施恩。欽此。二十四日。公由安慶御輪船東行。二十五日至金陵。懋勞將士。二十八日。巡視城垣。二十九日。親訊僞宮婢黃氏。始於僞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徧體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頭髮無髮。鬚已開白。遵尙邪教。不用

棺木。因戮屍而焚之。七月初二日。一等子爵李臣典卒於軍。初四日設善後局賑難民。公親訊逆酋李秀成。洪仁達、洪仁發等。秀成書親供四萬餘字。歷述賊中興敗始末。冀貨一死。公以該逆罪大。駢戮之。因疏陳處治逆酋。籌善後事宜。畧云。臣抵金陵。周歷各營。接見諸將。均有憔悴可憐之色。蓋自五月三十日攻破地保城後。連攻十五晝夜。但出行隊未支帳棚。晝則日炙。宵則露處。又出入地洞之中。面目黧黑。雖與臣最習之將。初見幾不相識。其論功最首之李臣典。冒暑受傷。一病不起。諸將弁亦傷病山積。死亡相屬。臣弟曾國荃。前病業已痊愈。近因隨衆露處過久。又復復發。溼毒。臣帶兵多年。克城數十。罕見如此次之勞苦者。臣宜遣皇仁。多方撫慰。旣獎其可憫。可敬之功。復勗以忘死忘勞之義。至偽天王洪秀全逆屍。將士積憤之餘。皆欲得而甘心。直至六月二十七日。始從偽宮內掘出。二十八日扛至營次。臣與臣弟國荃驗看。臣所帶委員中有曾任刑部秋審處之勒方鐫。隴際雲孫。尙等。暨各文武公同相驗。該逆屍遵尙邪教。不用棺木。徧身皆用繡龍黃緞包裹。雖纏脚亦係龍緞。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間白矣。左股右膀。肉猶未脫。驗畢。戮屍。舉烈火而焚之。有偽宮婢者。係道州黃姓女。卽手埋逆屍者也。臣親加訊問。據供洪秀全經年不見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官軍攻急。服毒身死。秘不發喪。而城內羣賊。城外官兵。喧傳已徧。十餘日始行宣布等語。僞幼主洪福瑔。繞室積薪。爲城破自焚之計。衆供皆合。連日在偽宮灰燼之中。反復搜尋。茫無實據。觀其金玉二印。皆在巷戰時所奪。又似業已逃出偽宮者。李秀成之供。則稱曾經挾之出城。始行分散。然此次逃奔之賊。僅十六夜。從地道缺口逸出數百人。當經騎兵追至湖熟。圍殺淨盡。自十七日後。曾國荃迅將缺口封砌。關閉各城。搜殺三日。洪福瑔以十六齡童。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所有偽玉璽二方。金印二方。臣當專差齎送軍機處。俾修方略者有所考焉。李秀成之被擒也。各營之降卒。附城之居民。人人皆識。觀者如

堵。臣甫至金陵。親訊一次。旋派委員詢訊累日。令寫親供。多至數萬字。敘逆之始末。述忠僉之戰事。甚爲詳悉。臣復詢以江西李世賢。湖北馬融和。湖州黃文金各股賊情。據李秀成供。湖州廣德之賊。卽可不攻自遁。馬融和一股。本由陝西調援金陵。因長江阻隔。久無來信。李世賢係李秀成堂弟。與之約定。八月以前。則擄江西之糧。以救侍逆之饑。八月以後。全數回竄。闕解長圍。則擄甯國之糧。以救金陵之饑等語。又力勸官兵不宜專殺兩廣之人。恐粵匪愈孤。逆黨愈固。軍事仍無了日。其言頗有可采。日來在事文武。皆請將李秀成檻送京師。卽洋人戈登雅安瑪等來賀者。亦以忠逆解京爲快。臣竊以爲聖朝天威。滅此小醜。除僭號之洪秀全外。其餘皆可不必獻俘。陳玉成石達開既有成例可援。且自來元惡解京。必須誘以甘言。許以不死。李秀成自知萬無可遁。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竄奪而逃。翻恐漏網。而貽巨患。臣與臣弟國荃熟商意見相同。又李逆權術叢結。頗得民心。城破後。竄匿民間。鄉民憐而匿之。蕭孚泗生擒李逆之後。鄉民竟將親兵王三清捉而殺之。投諸水中。若代李逆發私忿者。李秀成旣入囚籠。次日又擒僞松王陳德風到營。一見李逆。卽長跪請安。聞此二端。慮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尙堅。卽決計就地正法。以絕後患。遂於初六日行刑。其洪仁達一犯。係洪秀全之胞兄。與其長兄洪仁發皆暴虐恣橫。多行不義。爲李秀成所深恨。且如醉如癡。口稱天父不絕。無供可錄。因其抱病甚重。已於初四日先行處死矣。奉旨所辦甚是。著卽將洪李二逆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而儆凶頑。欽此。施超破賊於撫州許灣。斬敵四萬。十一日。施超克復東鄉金谿兩縣。十二日。江忠朝等克復崇仁宜黃兩縣。十三日。公札撤湘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爲皖南北游擊之師。十七日。巡視貢院。榜示金陵房屋章程八條。二十五日。施超克復新城二縣。二十七日。左宗棠軍會李鴻章軍。攻克湖州府。湖州西南倚叢山。東北多水道。險固可守。故趙景賢堵挂賊中。而陷亦獨

後。僞堵王黃文金。猶擁衆十萬踞之。浙師既克孝豐。遂進安吉。宗棠方注意安吉。圖截賊竄遁。並令總兵高連陞。王月亮。降將蔡元吉。鄧光明等。進湖州東南。五月初。攻克菱湖。東林山。進營妙喜鎮。鴻章以蘇湖接壤。命郭松林。楊鼎勳。屯長興。吳鍾芬。屯夾浦口。爲湖西之師。松林分軍會潘鼎新。屯平望。吳淞南潯。爲湖東之師。浙師蔡元吉。方軍長超山。賊圍攻之急。統帥浙軍布政司蔣益澧。兩屬鼎新。攻晨舍。鼎新以炸礮隔水。擊壞其營。賊布棧水中。鼎新以小火輪船駛入。盡拔其營樁。浙軍張景渠亦出師。次第毀其石壘。乃大破之。而湖州之西。呂山。尹隆橋。大德橋。皆達西安。廣德之地。六月二十二日。郭松林由長興南進。跨塘橋。自至呂山。察賊勢二十三日。往攻之。先拔山腹賊營。山嶺賊亦潰。追殺千餘人。賊遁尹隆橋。二十七日。劉士奇。王永勝。楊鼎勳。皆率師至。進扼尹隆橋。大德橋。與賊隔水。而軍二十八日。松林。士奇。鼎勳。分道敗賊。鴻章察知賊困窘。必將西趨。益促松林等進軍。賊先於尹隆橋立十餘營。臨橋築石卡。圍以月壁。外濠二重。引河水灌之。可滅頂。於是松林等亦築長牆。沿炸礮。七月十五日。礮毀其月牆。湖州賊來援。十六日。松林等令潛拔其濠。外木。十七日。軍士奮而登。松林督之。已抵內濠。會松林中槍。復遇雨。火藥盡溼。乃退。二十日。賊自尹隆橋。至白龍洞。袤延二十餘里。來犯。松林令易用剛迎賊。自督李長樂等斷後。士奇。永勝。由呂山夾擊。敗賊。擒斬數千人。二十六日。夜。松林等銜枚趨大德橋。澗河圍攻賊營。賊大駭愕。悉破之。並破沿山賊十餘營。士奇率所部移屯焉。廣德。西安之道。連滅。二十七日。城賊傾巢出爭。松林等約各路軍。疾攻城。分伏六營於尹隆橋。八字橋。河干。伺之。黃文金。挾悍賊數萬至。勢甚驍。松林率水陸軍迎其左。永勝。由山徑迎其右。文金。袒而銜刀。狂妄數回。槍礮密格之。不得前。我軍益奮呼。斫賊。乃反奔。追之。橫塘渡。尹隆橋。伏起。松林繼至。守賊亦潰。盡破其營。鼎新。遂會浙軍。奪府城。敗賊奔安吉。松林追至梅溪鎮。逼之山谷間。殲斃無算。文金。猶逸去。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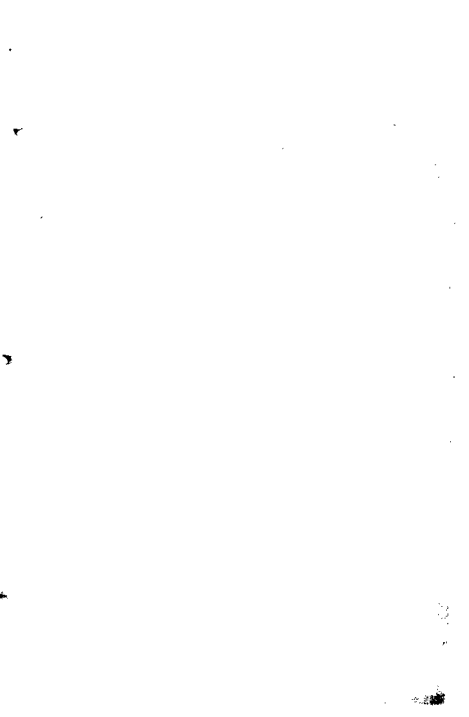
公回至安慶。左宗棠克安吉縣。浙江平。二十九日。李鴻章遣劉銘傳克廣德州。僞昭王黃文英。方挾僞幼主洪福璋踞廣德。聞銘傳軍至。挾福璋出走霽園山中。餘賊猶迎拒。銘傳追至廣德西門。賊由南門逸。遂收其城。是時江蘇浙江皆肅清。推江西皖楚尚有餘匪。公既撤湘勇二萬五千人。而朝廷恐散勇嘯聚爲亂。御史陳廷經條陳勇補兵額。寄諭垂詢。公前後具疏略云。臣初到金陵。擬令將士休息一月。即派剿廣德等處。乃諸將盛言。應兵病者甚多。紛紛稟請撤勇回籍。臣以皖浙未靖。本不欲遽撤多營。惟念近歲以來。但見增勇。不見裁撤。無論食何省之餉。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損者皆國家之元氣。前此賊氛方盛。萬不得已。屢募屢增。以救一時之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節一勇之糜費。亦即銷無窮之後患。諸將之願遣散歸籍。蓋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臣弟曾國荃困德殊甚。徹夜不寐。有似怔忡。據稱心血過虧。欲請回籍調理。一面親率遣撤之勇。部勒南歸。求可爲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終之道。湘勇召募之初。選擇鄉里農民。有業者多。無根者少。但使欠餉有著。當可安靜回籍。不至別生枝節。至挑補兵額之說。近多建此議者。臣竊不以爲然。蓋勇丁之口糧。一倍於馬兵。三倍於守兵。馬糧之缺極少。守糧月支一兩。不足供衣食之需。誰肯數千里外。補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樸實之勇。補三江綠營之兵。必不情願。其願補者。皆游惰無歸者也。臣慮以爲勇則遣回原籍。兵則另募土著。各返本而復始。庶爲經久可行之道。奉旨均照所議辦理。惟據曾國荃因病回籍。部勒散勇南歸等語。該撫所見。雖合於出處之道。而於蓋臣謀國之誼。尙未斟酌盡善。況遣散勇丁。祇須分派妥靠之員。沿途照料。現在江甯安慶等城。均須督兵鎮守。該撫正宜駐紮江甯。安心調理。一俟就痊。即可幫同會國藩分任其勞。卽著曾國藩傳旨存問。無庸遽請開缺回籍。欽此。公復疏陳國荃病狀。力請開浙撫缺。回籍調理。奉上諭。曾國荃自隨同會國藩剿賊以來。迭克名城。勳績卓著。

本年親督將士苦戰數月。攻拔江甯省城。殲除巨逆。厥功尤偉。乃以連年辦理軍務。心力交瘁。遂致憂勞成病。請假開缺回籍。情詞極爲懇摯。若不俯如所請。惟恐爲職守所羈。未能從容靜攝。轉非體恤功臣之道。曾國荃著准其開缺回籍調理。並着賞給人參六兩。交該撫祇領。用資保衛。該撫係有功國家之臣。朝廷正資倚畀。尙其加意調治。一俟病痊。卽行來京。陟見。欽此。又諭曾國荃督兵數載。偉績豐功。朝廷甚資倚畀。第櫛風沐雨。辛苦備嘗。致病日劇。已明降諭旨。准開缺回籍。並發給人參六兩。以資調理。所有江甯善後事宜。卽著曾國藩馳往江甯。斟酌機宜。妥籌辦理。欽此。八月初一日。湖州餘賊竄甯國。劉松山迎擊於錢村鋪。降四千餘人。賊竄歙縣。初七日。唐義訓。易開俊。夾擊大敗之。擒斬三千有餘。開俊乘勝逐北。連捷於六甲嶺。胡須嶺等處。義訓連捷於豹嶺。佛嶺。鎮口等處。殲會日九人。僞幼孝王。懿焉。左宗棠擊賊於昌化。淳安之境。大破之。斬賊目黃文金。餘匪挾洪福。瑄竄入江西之廣信境。於時金陵克復。歷兩月。朝旨詢問善後事宜。甚多。公分條覆奏。其一。江甯省城賊踞最久。居民流亡殆盡。此次官兵克復。羣僮縱火焚燒。昔年巨室富家。改造僞府。微有存者。此外房屋極少。街市尙未復業。臣督至貢院履勘一次。號舍一萬六千餘間。尙完好。惟監臨主考官房及各所。片瓦無存。現經委員廣集工匠。趕緊興修。擬於十一月舉行鄉試。庶冀士子雲集。商民亦可漸次來歸矣。其二。駐防旗營。亟宜修理。擬俟貢院工竣。次修江甯旗營。次修京口旗營。工有先後之分。庶籌辦有措手之處。昔歲賊陷金陵。旗營三萬餘人。幾同一燬。被害之慘。甚於京口。殉節之烈。甲於天下。十餘年來。陸續增添。現存不過八百餘人。籌餉甚易爲力。至挑開散京旗。以實江甯兵額。亦俟修葺營房。規模粗定。續奏辦理。其一。御史陳廷經條陳。疆域略爲變通。臣查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爲省。古人經畝疆里。具有深意。我朝聖君賢相。未嘗輕議更張。若必畫江而分南北兩省。則亦宜畫淮而爲南北兩界。淮北如蘇之徐

州。皖之潁州。將割隸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如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與該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號令並不行於江北。晝疆天明。未必果能久安。論形勝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須先固淮甸。棄淮則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吳師道。胡安國。楊萬里。暨趙范。葉適輩。言之詳矣。臣愚以爲疆吏苟賢。則雖跨江跨淮。而無損於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畫疆分治。而無補於軍事。吏事之廢。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或憲。奉旨如議。九月初八日。公至金陵。二十日。公弟國荃遵旨詣明孝陵致祭。江西浙江官軍會破賊於廣信府。洪福瑱遁走石城。二十五日。席寶田追擒洪福瑱。送南昌斬之。鮑超破賊於甯都州。賊竄閩粵境。江西平。閩浙總督左宗棠。錫封一等伯爵。提督鮑超。錫封一等子爵。賊之竄廣東者。攻撲南雄州。竄閩者。陷武平縣。張運蘭死之。賊遂徧擾汀州屬境。陷漳州府。而踞之。十月初一日。公弟國荃回湘。時捻髮各匪。麇集湖北。擾及皖之六安。英山。太湖。公遣蔣凝學劉運捷。分道堵禦。賊退入斬水羅田。依山據險。緝互幾二百里。石清吉墮亡。僧親王由商城進駐黃岡之上。巴河。吉軍解圍。賊竄英山等處。經僧格林沁等督師進剿。擒斬首逆。又以逆酋陳德才。馬融和。倪瀧。吳義。汰。人數尙衆。非楚皖豫三省通力合作。不能殲滅。於是飭公前赴鄂。鄂交界。料兵剿賊。而以李鴻章。暫署兩江總督。吳棠。暫署江蘇巡撫。十七日。李鴻章至金陵。公與商。退楚軍。進用淮軍之策。又以蘄黃四百里之內。公與僧親王。官文。欽差三人。萃於一隅。恐啓賊匪輕視將帥之心。擬仍駐安慶。六安等處。上疏陳狀。奉上諭。前因楚皖賊勢甚衆。僧格林沁。官文。均未得手。是以諭令曾國藩。督師剿賊。嗣據僧格林沁等先後奏報。斬水獲勝。斬賊無算。降者十餘萬衆。昨又據喬松年奏報。扶逆陳德才自戕。髮逆剿除淨盡。皖省一律肅清。是楚皖近日軍情。較之半月以前。大不相同。現在楚境餘賊。由黃州竄德安一帶。逆數無多。楚軍可敷剿辦。曾國藩無庸前赴安慶。亦無須交卸督篆。仍駐紮金陵。妥

籌調度。李鴻章現在入關監臨。俟出關後。仍回江蘇巡撫本任。江蘇各郡縣新復。一切理財用人。撫綏安輯。諸事宜。非老成碩畫。真能視國如家者。不克勝此鉅任。曾國藩惟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重。次第經畫。奠安黎元。欽此。十一月初八日。改殮前總督陸建瀛遺骸。公親詣祭弔。二十二日。會考拔貢優貢。十二月十五日。鄉試揭曉。取士二百七十三名。是月。左宗棠督師入閩剿賊。湖北擒匪。由襄陽竄河南。僧親王追擊之。年終。恩賞如例。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三終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四

東湖王定安著

合肥李鴻章
湘鄉曾國荃 審定

同治四年正月。昭忠祠成。設粥廠以食饑民。二月。飭各屬置積穀。定收養貧民。挑補綠營章程。身鍾山曾經兩書院。時公弟國荃回湘已久。散勇歸農。俱各安堵。奉上諭。上年江甯克復後。曾國荃因病陳請開缺。回籍。當經降旨。令該撫病痊。卽行來京。陛見。迄今已及半載。該撫病體當可漸次就痊。朝廷以該撫功績昭著。且年力盛強。正可借資倚任。著曾國藩傳知曾國荃。如病已就痊。卽行來京。陛見。現當勤求治理。需才孔亟之時。該撫慎勿違萌功成身退之志。以副期望。欽此。公疏稱。臣弟國荃病尚未愈。欽奉寄諭。已恭錄傳知。公復札飭各軍大裁湘勇。駐金陵者。僅存四營耳。三月。李鴻章檄郭松林率軍四千人。就航海赴福建。助剿漳州賊。松林破賊於東山恆倉社東嶽廟等處。四月二十一日。左宗棠督軍攻漳州府。郭松林率師助剿。克其城。遂克雲霄詔安兩廳縣。松林剿平同安土匪。福建平。賊竄廣東。中興將帥。錫封侯伯者。奉旨。錫以美名。公曰。毅勇侯。公弟國荃曰。威毅伯。官文曰。果威伯。左宗棠曰。恪靖伯。李鴻章曰。肅毅伯。二十四日。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戰歿於曹州。詔公攜帶欽差大臣關防。赴山東督兵剿賊。以李鴻章暫署兩江總督。劉祁齊護理江蘇巡撫。五月初九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赴山東一帶。督師剿賊。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綠旗各營。及文武員弁。均著歸曾國藩節制調遣。如該文武不遵調度者。卽由

該大臣指名嚴參。欽此。公疏稱潘鼎新一軍。由輪船駛赴天津。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補臣迂緩之過。至於節制三省。臣實不能有此鉅任。即才力十倍於臣者。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懇乞收回成命。奉上諭。曾國藩懇辭節制三省之命。具見謙抑爲懷。不自滿假。該大臣更事既多。成效夙著。若非節制直東豫三省。恐呼應未能靈通。勿再固辭。欽此。二十五日。公由金陵啓行。閏五月初八日。公抵清江浦。復具疏辭節制三省之命。奉上諭。曾國藩因節制三省。任大責重。復懇收回成命。具見謙抑爲懷。第賊氛猖獗。時事孔艱。事權不專。則一切調度事宜。深恐呼應不靈。該大臣惟當力任艱鉅。與三省督撫和衷籌畫。將此股賊衆。剋期殄滅。彼時三省軍務既平。自可無庸該督節制。既爲其實。毋避其名。萬不可稍存過慮之心。再有瀆請。欽此。二十二日。公由清江沂淮西上。二十九日。抵臨淮關駐營。十三日。公弟國荃簡授山西巡撫。二十四日。奉上諭。曾國荃已簡授山西巡撫。曾國藩當囑該撫勉圖報効。作速赴任。勿以病辭。欽此。七月初八日。公具疏謝恩。並陳明弟國荃病狀。未知現在是否痊愈。已恭錄諭旨。囑其勉圖報効。公弟國荃具摺辭山西巡撫之命。八月初四日。公抵徐州。十五日。捻匪破辛家寨。徐州戒嚴。是月。福建觀軍進克廣東鎮平縣。賊踞嘉應州。左宗棠督兵圍攻之。十月初九日。徐州官軍擊賊獲勝。賊窟山東。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宗棠克嘉應州。粵匪剿滅淨盡。東南底平。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公遣劉銘傳克湖北黃陂縣。擒賊窟河南。公弟國荃簡授湖北巡撫。奉上諭。刻下捻匪竄擾湖北邊境。防剿正當吃緊。曾國荃素嫻軍略。朝廷爲地擇人。正資倚任。且由湘赴鄂。相去甚近。著曾國藩李鴻章卽行知照該撫。迅赴新任。力圖報稱。不得稍存推諉。致負屬望。欽此。二月初九日。公自徐州拔營啓行。十五日。宿鄆縣謁孟子廟。十六日。次曲阜縣。謁至聖先師廟。十七日。偕衍聖公孔祥珂。出謁聖林。

十九日。至濟甯州駐營。四月初七日。公偕山東巡撫閻敬銘。巡視運河。初九日。直隸總督劉長佑。會於申家口。十一日。公渡黃河至張秋鎮。十六日。登岱嶽。十九日。回濟甯。拔營。舟行查視運河隄牆。七月初八日。入淮。十五日。發五河縣。途遇大風。公舟幾覆。幸風將船篷吹去。始獲安。十六日。抵臨淮駐營。患病。二十八日。力疾登舟。八月初九日。抵周家口駐營。九月。公疏請李鴻章視師徐州。公弟國荃視師襄陽。旨如議。十月十三日。公疏稱病難速痊。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以散員留營効力。奉上諭該大臣勳望夙著。積勞致疾。自保實情。著再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理就痊。即行來京。陸見一次。以慰廬系。朝廷賞功之典。具有權衡。該大臣援古人自貶之義。請暫注銷封爵。著無庸議。欽此。十一月初六日。奉上諭曾國藩著回兩江總督本任。暫緩來京。陸見。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鴻章著授為欽差大臣。專辦剿匪事宜。欽此。又奉上諭。曾國藩即遵前旨。將軍務交與李鴻章接辦。該督即回兩江本任。辦理餉需軍火。源源籌解。俾李鴻章得離江境。統兵追剿。則籌餉與剿匪之功。均為國家倚重。正不必以開缺赴營。始足為朝廷官力也。欽此。公疏稱病體難勝重任。若離營回署。又不免畏勦取巧之譏。請仍在軍營照料。維繫湘淮軍心。庶不乖古人盡瘁之義。奉上諭曾國藩請以散員仍在軍營自効之處。具徵奮勉圖功。不避艱險之意。惟兩江總督責任綦重。湘淮軍餉。尤須曾國藩籌辦接濟。與前敵督軍。同為朝廷所倚賴。該督忠勤素著。且係朝廷特簡。正不必以避勞就逸為嫌。致多顧慮。著遵奉前旨。仍回本任。以便李鴻章酌量移營前進。並免後顧之憂。欽此。十二月初三日。公再疏力辭。奉上諭曾國藩為國家心膂之臣。誠信相孚已久。當此捻逆未平。後路糧餉。軍火籌辦。豈能無誤事機。曾國藩當仰體朝廷之意。為國家分憂。豈可稍涉疑慮。固執己見。著即懷遵前旨。尅期回任。俾李鴻章得專意剿賊。迅奏膚功。該督回任以後。遇有湘淮軍事。李鴻章仍當慮心咨

商以期聯絡一氣。毋許再有因請。用慰屛念。欽此。公疏稱遵旨暫接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御史稷韓香阿劾公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奉上諭。年餘以來。曾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殲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遽蕲厥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六年正月初六日。公自周家口啓行。十五日。抵徐州府。十九日接篆。與欽差大臣李鴻章商籌兵餉大計。奉上諭。曾國藩既經接受兩江督篆。所有察吏籌餉。及地方應辦事宜。均關緊要。且金陵亦不可無勳望。著著大員坐鎮。著卽回駐省城。以資鎮攝。該督公忠體國。自當仰體朝廷倚畀之隆。勉爲國家宣力。一切軍情調度。仍著李鴻章隨時咨商。以資裨益。欽此。詔授李鴻章爲湖廣總督。二月初三日。李鴻章前赴河南督師。十六日。公由徐州啓行。三月初六日。抵金陵節署。居民焚香跪道以迎。奉上諭。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公忠素著。保障東南。著交部從優議叙。欽此。五月。奉上諭。曾國藩著授爲體仁閣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欽此。十月。公弟國荃奏請開湖北撫巡之缺。回籍調理。奉旨報可。十二月。李鴻章剿平東捻。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加恩加一雲騎尉世職。欽此。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公自金陵啓行。二十六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陵。觀蘇文忠玉帶。爲詩記之。旋登焦山。閏四月初三日。抵蘇州省垣。奉上諭。曾國藩著授爲武英殿大學士。欽此。初十日。至上海縣。駐蹕敝。查閱錢洋礮工程。十五日。公由輪船回金陵。七月。李鴻章剿平西捻。奉上諭。曾國藩籌辦淮軍後路軍火。俾李鴻章克竟全功。著交部從優議敘。欽此。詔以公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調補兩江總督。公疏請陛見。十一月初四日。公自金陵啓行。士民攀送。填塞街巷。爲詩歌以餞者。數十百人。十二月十三日。抵京。寓東安門外賢良寺。奉旨賞紮禁城騎馬。十四日。昧爽趨朝。見軍機大臣於朝房。已正叫起。公山帶領入養心殿。

之東間。皇上向西坐。兩宮皇太后在後黃幔之內。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公入門跪奏。稱臣曾國藩。恭請聖安。旋免冠叩頭。奏稱臣曾國藩叩謝天恩。畢。起行數步。跪於墊上。慈禧皇太后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對辦完了。同勇都撤完了。對都撤完了。同遣散幾多勇。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尙三萬。同何處人多。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同撤得安靜。對安靜。同汝一路來可安靜。對路上很安靜。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無事。同汝出京多少年。對臣出京十七年了。同汝帶兵多少年。對從前總是帶兵。這兩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同汝從前在禮部。對臣前在禮部當差。同在部幾年。對四年。道光二十九年到禮部侍郎任。咸豐二年出京。同曾國荃是汝胞弟。對是臣胞弟。同汝兄弟幾個。對臣兄弟五個。有兩個在軍營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確願同汝從前在京直隸的事。自然知道。對直隸的事。臣也曉得些。同直隸甚是空虛。汝須好好練兵。對臣的才力。怕辦不好。旋叩頭退出。十五日辰初。趨朝。已正叫起。六額駙帶領入養心殿東間。卽叩頭奏稱臣曾國藩叩謝天恩。起行數步。跪於墊上。皇太后問汝造了幾個輪船。對造了一個。第二個現在方造未畢。同有洋匠不。對洋匠不過六七個。中國匠人甚多。同洋匠是那國的。對法國的。英國的也有。同汝的病好了。對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同汝吃藥不。對也會喫藥。退出。十六日辰正趨朝。已正叫起。僧王之子伯王帶領人見。進門卽跪墊上。皇太后問汝此次來。帶將官不。對帶了一個。同叫甚麼名字。對叫王衍慶。同他是甚麼官。對他是記名提督。是鮑超的部將。同汝這些年。見得好將官多不。對好的倒也不少。多隆阿就是極好的。有勇有謀。此人可惜了。鮑超也很好。勇多謀少。塔齊布甚好。死得太早。羅澤南是好的。楊岳斌也好。日下的將官。就要算劉銘傳劉松山。每說一名伯王在旁。說一次太后問水師的將。對水師現無良將。長江提督黃翼升尙好可用。但是第二等人才。同楊岳斌他是水師

的將。陸路何如。對楊岳斌長於水師。陸路調度差些。問鮑超病好了不。他現在那裏。對聽說病好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問鮑超的舊部撤了不。對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人。九月間。臣調直隸時。恐怕滋事。又將此四千人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鮑超。尙可再招得的。問汝幾時到任。對臣離京多年。擬在京過年。朝賀元旦。正月再到任。問直隸空虛地方是要緊的。汝須好好練兵。吏治也極廢弛。汝須認真整頓。對臣也知直隸要緊。臣要去時。總是先講練兵。吏治也該整頓。但是臣的精力。現在不好。不能多說話。不能多見屬員。這兩年在江南。見屬員太少。臣心甚是抱愧。太后說汝實心實力去辦。伯王又幫太后說直隸省現無軍務。去辦必好。太后說有好將。儘管往那裏調。對遵旨竭力去辦。但恐怕辦不好。太后說盡心竭力。沒有辦不好的。又問汝此次走了多少日。對十一月初四日啓行。走了四十日。退出十八日至內閣。到大學士任。先至詣勅房更衣。在公案一坐。次至滿本房公案坐。次至大堂一坐。橫列六案。滿東三案。漢西三案。公在西之第一案一坐。畫稿兩件。侍讀中書等數十人來三揖。公答揖。旋至翰林院到任。先在典簿廳更衣。次至昌黎廟大堂一坐。次至聖廟行禮。次至典簿廳更衣。次至昌黎廟行禮。次至清祕堂一坐。學士編檢等。以次來三揖。公答揖。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寅刻趨朝。卯初一刻。至景運門。旋過隆宗門。捧慶賀皇太后表文。進至慈寧門之東階。案上內監接入。同事者閣學宋晉。從內閣捧表。禮侍溫葆深。李鴻藻前引也。旋在工部朝房候。辰初。隨同皇上行慶賀皇太后禮。皇上在慈寧門行禮。一二品大臣。在長信門外行禮。畢。至太和殿。辰正。皇上升殿受賀。公與大學士朱鳳標在殿門正中。外展表。太常寺司官宣讀表文。皇上退。諸大臣補行三跪九叩禮。十六日辰初二刻趨朝。是日。賜廷臣宴。午正入乾清門內。由甬道至月臺。用布幔帳臺之南。卽作戲臺之出入門。

先在階下東西排立。大學士倭仁在殿上演禮。午正二刻。皇上出。奏樂升寶座。太監引大臣入左右門東邊四席。西向。倭仁首座。二座文祥。三座寶璽。四座全慶。五座載齡。六座存城。七座崇倫。皆滿尚書也。西邊四席。東向。公列首座。朱相次之。三座單懋謙。四座羅惇衍。五座萬青藜。六座董恂。七座譚廷襄。皆漢尚書也。棹高尺許。升執叩首。旋即盤坐。每棹前有四高裝碗。如五供之狀。後八碗。亦雞鴨魚肉燕菜海參方罈山查糕之類。每人飯一碗。雜脍一碗。內有荷包蛋及粉條。唱戲三齣。皇上及大臣各吃飯菜畢。將前席撤去。皇上前之菜。及高裝碗。太監八人輪流撤去。大臣前之菜。兩人擡出一椀。擡畢。另進一椀。皇上前之碟。不計其數。大臣前之碟。每棹果碟五。菜碟十。重奏樂。倭相起立。衆皆起立。倭相脫外褂。拿酒送爵於皇上前。退至殿中叩首。衆皆叩首。倭相又登御座之右。跪領賜爵。退至殿中跪。太監易爵。另進杯酒。倭相小飲叩首。衆大臣皆叩首。旋各賜酒一杯。又唱戲三齣。各賜燭茶一碗。湯圓一碗。山茶飲一碗。每賜皆在墊上叩首。旋將賞物擡於殿外。各起出至殿外。謝宴謝賞。一跪三叩。依舊排立東西階下。皇上退。奏樂。蒙賞如意一柄。磁瓶一個。蟒袍一件。鼻煙一瓶。江綢袍褂料二付。各尚書之賞同一例也。十七日辰初二刻。趨朝。是日請調。午初召見。皇太后問汝定於何日起身出京。對定二十日起身出京。則汝到直隸辦何事爲急。對臣遵旨以練兵爲先。其次整頓吏治。門汝打算練二萬兵。對臣擬練二萬人。問還是兵多些。勇多些。對現尙未定。大約勇多於兵。對劉銘傳之勇。現紮何處。對紮在山東境內張秋地方。那一軍有一萬一千餘人。此外尙須練一萬人。或就直隸之六軍增練。或另募北勇練之。俟臣到任後。察看再奏明辦理。問直隸地方也不乾淨。聞尙有些伏莽。對直隸山東交界地。本有梟匪。又加降捻游匪。處處皆有伏莽。總須練兵。乃彈壓得住。問近來外省督撫。也說及防海的事不。對近來因長毛捻子鬧了多年。就把海防的事都看鬆些。問這是一件大事。對這是第一件大事。兵

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却斷不可先開衅。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也就靠你們替我辦一辦。對臣盡心竭力去辦。凡有所知。隨時奏明請示。則直隸吏治也。疲玩久了。你自然也都曉得。對一路打聽到京。又問人也就曉得些。屬員全無畏憚。臣到任後。不能不多參幾人。問百姓苦得很。對百姓也甚苦。年歲也不好。問你要的幾個人。是跟你久了的。對也跟隨臣多年。太后願帶見之。惠郡王云。叫他就跪安起身。走數步。復跪奏云。臣曾國藩跪請聖安。退出。二十日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隄工。二十七日抵保定省垣。二月初二日。接篆視事。三月初五日。刊發直隸清訟事宜十條。四月初六日。驗收河工。初八日。回署。公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法。仍須戶部籌餉。然後營務方有起色。旨報可。二十三日。永定河復決。公自稱議處。十月初十日。公出省驗收河工。二十三日。回署。十二月。公疏稱畿南各屬。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爲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錢十萬串。解至大名。豫備散放。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九年正月。核練步軍馬隊章程。二月初二日。公疏稱清理積案。計審結及注銷之案。四萬一千餘起。請將勤奮員之酌獎。三月。公右目失明。四月二十一日。公患眩暈。請假一月調理。公子紀澤。赴蔭生試。奉旨以員外郎分部行走。籤分戶部陝西司。五月二十二日。因病尙未痊。展假一月。二十三日。天津民教相訐。奉上諭。曾國藩奏遵旨覆陳一摺。另片所陳。善全和局。以爲保民之道。豫備不虞。以爲立國之本。甚屬曲當事理。即著該督堅持定見。悉心經理。用全大局。欽此。七月。奉上諭。該督至津後。統籌全局。次第辦理。其中委曲求全。萬不得已之苦衷。在稍達事理者。自無不諒。刻下府縣一層。堅持定見。當可就我範圍。如能將爲首滋事及下手之人。嚴拿務獲。訊取確供。按律議抵。大局似可粗定。欽此。是月。兩江總督馬新貽。爲刺客張汝祥所

嘗詔以公調補兩江總督。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公具疏懇辭。奉上諭。曾國藩奏瀝陳病日情形。請另簡賢員。畀以兩江重任一摺。兩江事務殷繁。職任綦重。曾國藩老成宿望。前在兩江多年。情形熟悉。措置咸宜。現雖日疾未痊。但能坐鎮其間。諸事自可就理。所請另簡賢員之處。著毋庸議。欽此。九月。天津民教之案。辦結。是年公壽六十。奉旨賜壽。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面。福壽字各一方。焚佛銅像一尊。紫霞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綢十件。線纜十件。公具疏謝恩。並懇請避見。奉旨著來見。二十五日入都。二十六日早朝。已正三刻。入養心殿之東間。叩謁皇太后。皇上安。旋即叩頭。恭謝天恩。慈禧皇太后問曰。你何日自天津起程。對二十三自天津起程。問天津正兇。曾已正法不。對未行刑。旋聞領事之言。俄國公使。即將到津。法國羅使。將派人來驗看。是以未能遽殺。問李鴻章擬於何日將伊等行刑。對二十三日夜。接李鴻章來信。擬於二十五日。將該犯等行刑。問天津百姓。現尙刁難好事不。對此時百姓。業已安謐。均不好事。問府縣前逃至順德等處。是何居心。對府縣初撤任時。並未擬罪。故渠等放膽出門。厥後遣人諭知。業已革參交部。該員等惶駭。始從順德密裝。次第回津。問你右日現尙有光能視不。對右日無一隙之光。竟不能視。左日尙屬有光。問別的病都好了麼。對別的算好了些。問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尙好。對精神總未復原。問馬新貽這事。豈不甚奇。對這事很奇。問馬新貽辦事很好。對他辦事精細和平。退出。二十七日辰初三刻入朝。已初三刻後。蒙召入對。已正三刻進見。皇太后問你在直隸練兵若干。對臣練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練舊章之兵四千。共爲七千。擬再練三千。合成一萬。已與李鴻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辦理。問南邊練兵。也是最重要緊的。你們好好的辦法。對現在海面尙平安。惟當設法防守。臣擬在江中要緊之處。修築礮臺。問能防守便是好的。這教堂就常常多事。對教堂近年到處滋事。教民好欺不喫教的百姓。教士好庇護教民。領事官好庇護教士。明年法

國換約。須將傳教一節。加意整頓。問你幾時出京。對萬壽在邇。臣隨班行禮後。再行跪安請訓。退出。十月初一日。奉派人坤寧宮喫肉。寅正一刻入朝。卯正二刻傳入乾清宮。與衆王大臣立談。三刻入。過交泰殿。至坤寧宮。皇上西南坐御榻上。背南俯北向而坐。各王大臣以次向西而坐。以南爲上。第一排。南首爲醇王恭王。以次而北。第二排。又自南而北。公坐第五排之南首一位。初進釘盤小菜。醬瓜之類。次進白肉一大銀碟。次進肉絲泡飯一碗。次進酒一杯。次進燻茶一杯。約二刻許。退出。初九日。召見於養心殿。慈禧皇太后問你幾時起程赴江南。對臣明日進內隨班行禮畢後。三日即起程。前赴江南。問江南的事要緊。望你早些兒去。對即日速去。不敢耽擱。問江南也要練兵。對前任督臣馬新貽調兵二千人。在省城訓練。臣到任常照常訓練。問水師也要操練。對水師操練要緊。海上現造有輪船。全未操練。臣去擬試行操練。長江之中。擬擇要隘處。試造礮臺。海面雖安靜。要須設法防守。問你從前用過的人。此刻好將尙多麼。對好將現在不多。劉松山便是好的。今年踏踢了可惜。問實在可惜。文職小官。也有好的麼。對文職小官。省省都有好的。問水師還有好的麼。對好將甚少。若要操練輪船。必多求船主。太后少停未問。旋告六額駙曰。令他即可跪安。公立起。退至一前。復跪請聖安。旋即出。十月十一日。公六十初度。湖廣同鄉京官。稱鵲於湖廣會館。十五日出都。閏十月二十日。抵金陵。住巡道署。二十二日。接篆視事。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十年正月。公與欽差鄭敦謹。奏結張汶祥行刺馬新貽一案。該犯實無主使。應凌遲處死。疏陳河運艱難。請旨飭各督撫。通籌運道全局。爲可久之規。二月。疏復淮南鹽引。礙難增價。又奏永州寶慶引地。未便改運粵鹽。並川鹽。侵占淮南引地。宜議規復。六月初八日。公泛舟城北元武湖。游歷秦淮勝。見畫舸往來。笙歌雜選。大有承平之象。公爲欣然。七月。公與李鴻章會奏。派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同知容闈。選帶聰穎子

弟赴泰西各國肄習技藝。從前斌椿志剛孫家穀等奉使海外。親見各國軍政船政。皆視爲身心性命之學。中國宜規仿其意。查照和約。先赴美國學習。計程月餘可到。所需經費。請飭下江海關。按年指撥。毋使缺乏。八月十三日。出省大閱。十九日至揚。二十八日至清江浦。九月初三日。至徐州。十五日。回清江舟次。二十日。至丹陽。二十二日。至常州。二十六日。至常熟。登福山以望洋面。二十八日。至蘇州。十月初六日。至松江。初七日。至上海。十一日。至吳淞口。校閱已畢。因演試輪船。凡四號。曰恬吉。曰威靖。曰操江。曰測海。皆公所命名也。十五日。回金陵。十一月十二日。移居新修督署。即僞天王府故址也。年終。恩賞如例。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公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公出城迎候。輿中背誦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禁不能出聲。遂回署。二十九日。公自書日記云。余患病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年間。每思作詩文。則身上癢疾大作。徹夜不能成寐。近年或作詩文。亦覺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風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濫先朝露。速歸於盡。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應盡之職。苟活人間。慙悚何極。次日。又曰。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報。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執筆而手顫。欲言而不能出聲。有頃復愈。因告公子紀澤。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道。初三日。閱理學宗傳中張子一卷。又有手顫心搖之象。初四日。午後。公周歷署西花園。公子紀澤從。遊畢將返。忽呼足麻。扶掖至廳事。端坐而斃。是日戌刻也。城中驚傳火起。救視無見。他處皆見大星隕於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祭。如喪慈母。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三年間。創立楚軍。剿辦粵

陳。轉戰數省。迭著勳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前任給。屏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甯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溘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稟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蠟板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簿。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十。八日。奉上諭。前據穆麟阿等並梅啓照同日奏到。曾國藩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茲據何璟歷陳曾國藩公忠體國。懋著賢勞。覽奏尤增悼惜。何璟原摺。著暫行留中。即將該故。督之孫何名。年歲若干。查明具奏。再降諭旨。欽此。四月二十八日。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即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勳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蓋率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軍。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稍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逆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蓋。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

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鈞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主事。均候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瓌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賞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功無已。至意。欽此。又奉御賜祭文曰。朕惟功懋懋賞。信圭表延世之勳。思贊贊襄。雖俎厚飾終之典。爰申鼎奠。用資絲言。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賦性忠誠。砥躬清正。起家詞館。屢持節而掄才。游陟卿曹。輒上書而陳善。值皇華之載賦。開風木而過歸。忽鄉鄰有鬪之頻。驚潢池盜弄。懷戰陣無勇之非孝。累經師與。奇功歷著於江淮。大名永光於竹帛。俾正鈞衡之位。仍兼軍府之尊。一籌酬庸。錫侯封於帶礪。雙輪曳羽。飄翠影於雲霄。重鎮鑰而任北門。百僚是式。還敬戒而惠南國。萬衆騰歡。方期碩輔之延年。豈意遺章之入告。老成忽謝。震悼良深。頌厚賻於幣金。遺重臣而奠醴。特易名於上謚。附太傅之崇階。例祀典於昭忠賢良。建專祠於金陵湘渚。蘇章載考。初祭特頒。於戲。天不慙遺一老。永懷菲贊於元臣。人可贖兮百身。用寄咨嗟於典冊。靈其不昧。尙克歆承。又奉御賜祭文曰。朕惟位兼將相。仗經文緯武之才。氣壯山河。懋崇德報功之典。爰陳芳奠。用獎成勞。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學有本原。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初聯班於玉署。芸省壺聲。旋獻賊於鑿坡。芝坊晉秩。農司文柄。先蜀郡而後洪都。頻進讜言。因疾風而知勁草。卿階超擢。荷先朝特達之知。忠悃彌摠。篤臣子靖共之誼。乃乘輅而奉使。旋持服以去官。值粵逆之紛來。遂楚軍之創立。援墨絰從戎之義。俾移孝以作忠。勵丹心報國之誠。每出奇而制勝。選將不拘常格。募壯士於三科。分軍屢拔逆巢。備長城於萬里。秩隆總制。節授專征。泊朕寶祚。飄騰。皖江告捷。特晉鈞衡之位。仍持旄鉞之權。掃穴擒渠。告成功於建業。饋庸錫爵。膺懋賞於通侯。疊翠羽以增輝。黃裳而耀采。未幾畿疆移節。籍修三接之儀。既因南服需才。仍葢兩

江之任。方冀長承湛露。恩奔優隆。何期遽隕大星。老成彫謝。覽遺章之入奏。震悼良深。予卹典以從優。榮哀是備。諭重臣而致奠。給國帑以治喪。崇階贈太傅之銜。秩祀永賢良之輿。並專祠之分建。宜世爵之欽承。特沛丹綸。增光青史。諡爲文正。允副嘉名。於戲。日贊黃扉。勳業永思。夫補袞。風淒丹旆。愴懷倍切於騎箕。歆是芘芬。榮茲俎豆。又奉御賜入祀賢良祠祭文曰。聞鼓鼙而思將帥。每深良弼之懷。治馨香而感神人。用永明禋之報。崇詞載列。元祀攸降。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學蔚儒宗。忠全令德。早入承明之選。玉尺提衡。濟濟卿貳之班。冰壺挈操。歷華省而謏言。屢上。議禮制而正論。無阿。迨奉諱以旋湘。迺盡哀而應。值戎車之告警。奮集鄉兵。爰墨經以誓師。恪遵朝命。勇呼爪士。率長沙子弟以先來。捷奏膚功。挽半壁河山而永定。綸扉整贊。總制仍兼。雙輪揚上將之華。輝增翠羽。一等錫通侯之貴。服稱黃桂。延爵賞於後人。畀宮銜於太保。節制甫資於北道。旌麾旋轉於南方。歌邁渚而人望鴻飛。奠長江而民爭賊伏。范希文以天下自任。志事終酬。李西平爲社稷而生。身名俱泰。江淮流惠。草木知名。倚元老以圖功。忽恨台星之斂耀。披章慘惻。厚禮飾終。晉太傅之崇封。易嘉名於上謚。念經天而緯地。斯謂之文。聚補世而長民。爾身克正。允表賢良於京國。惟懷香齋於湖湘。廟貌聿新。烝嘗罔替。有功德於民則祀。尙念典型。惟俎豆之事嘗聞。載頌饒芬。昭茲休渥。式克欽承。又奉御賜碑文曰。朕惟台衡績懋。樹峻望於三公。鐘鼎動垂。播芳徽於百世。灑頌繁紉。色煥丹旆。爾原任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贈太傅曾國藩。秉性忠純。持躬剛正。闡程朱之精蘊。學茂儒宗。儲方召之勳猷。器推公輔。登木天而奏賦。清表風規。歷芸館而遷資。誠孚日講。屢持使節。兼校春闈。洵操鄉班。允諧宗伯。溯建言之直節。荷殊遇於先朝。凡茲靖獻之丹忱。早具忠忱之素志。乃突來夫。忽寇。俾訓練夫楚軍。拔岳郡而克武昌。功如破竹。靖章江而平皖水。威振援袍。兩江尊總制之權。九伐重

元戎之命。朕丕承其緒。眷念成勞。榮銜特畀。以青宮峻望。更登諸黃閣。辭節制於三省四省。爛見寅恭。精調度於湘軍淮軍。務嚴申令。聯蘇杭爲犄角。堅壘同據。倚昆季爲爪牙。逆巢直搗。金陵奕覽。懸皇考知人善任之明。玉詔酬庸。袁元老決勝運籌之略。旣析圭而列爵。亦疊翠以飄纓。旣而畿輔景移。因之闕廷展覲。汲黯近愆。實推社稷之臣。楊震厚遺。無漸清白之吏。惟是瘡痍未復。每厪念乎天南。鎖鑰攸司。仍遣歸於江左。方謂功資半鎮。何期疾遽淪殤。贈太傅而階崇。祀賢良而譽永。專祠備祭。世賞優禮。易名以表初終。影寶允孚。文正於嘏松楸。在望。倍懷駭聞之遠。聖金石不磨。長荷靈繪之錫寵。欽茲異命。時爾豐碑。

曾文正公大事記卷四終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

咸豐六年丙辰九月廿九夜手諭時在江西撫州門外

字諭紀鴻兒。家中之來營者。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教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惜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字諭紀澤兒。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閱林文忠家書。卽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錄。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時。韓歐曾王

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此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將不肯爲矣。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強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再此日記。已封入澄煥叔函中。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開船。晉西省廿一申刻至章門。餘不多及。又示。

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八月一日。劉曾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汝讀四書。無

其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已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已體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難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梁濠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鄭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書於弋陽軍中

字諭紀澤。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閩。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予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閩。進禱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卽屯踞安仁縣。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予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爾七古詩。氣清而詞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

故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典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渾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滄。皆略涉其涯淡。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也。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羣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卽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閔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聘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論。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字論紀深。十月十一日接爾安案。內附錄字一册。廿四日接澄叔信。使附爾臨元教碑一册。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倍。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爲文。主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蓋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蕩障。專在涵泳神味。虛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召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不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册寫一小條。或多爲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斷。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爾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它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具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爰城。及誠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之吳毅人題料石。陳秋勛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興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靈活。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元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并習。恐將來不能一工。余癱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

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尙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聞甲五日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箇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況兄弟乎。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并進矣。此諭。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建昌營次

字諭紀澤。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誦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哲。曾繙閱否。爾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盡既肯究心此事。可惜此書與之閱石。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盡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四六落脚一字粘法。另紙寫示。因接安微信。遂不顯示。書至此。接趙克彰十五夜自桐城發來之信。溫叔及李迪庵方伯。尙無確信。想已殉難矣。悲悼極極。來信寄叔祖父封內。中有往六安州之信。尙有一線生機。余官至二品。誥命三代。封妻蔭子。受恩深重。久已置死生於度外。且常恐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溫叔受恩尙淺。早歲不獲一第。近年在軍。亦不甚得志。設有不測。賢憾有窮期耶。軍情變幻不測。春夏間。方冀此賊指日可平。不圖七月有廬州之變。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茲又有三河之大變。全局破壞。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情懷難堪。但爾爾專心讀書。時將我所好看之書。領略得幾分。我所講求之事。鑽研得幾分。則余在軍中。心常自慰。爾每

日之事。亦可寫日記以便查核。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字論紀澤。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爾將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流輩。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不可解。爾輒聯尙穩妥。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板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記最詳。阮刻十三經注疏。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記。阜清經解中亦刻有校勘記。閱取可也。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段氏堂有許慎撰異書經解。其等者俱刻於阜清經解中。爾緝而校對之。所疑者明矣。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字論紀澤。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暫緩。卽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沅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起。每月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策。亦卽寄呈。寫字之中錄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錄時也。此論。

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字諭紀澤。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計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懷。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誦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尚書。諡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魏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中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中氏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字諭紀澤。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構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構。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學相肖。吾自三十

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卻閒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閒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閒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閒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閒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閒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雜記。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閒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君三本。如君得有些滋味。卽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廢。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三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爾思來營省親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營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親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煉。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沈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爲典要。奏摺稿當鈔一日錄付歸。餘詳諸叔信中。

咸豐九年三月念三日

字諭紀澤兒。念二日接爾稟。并書譜敘。以示李少葢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鈞嶠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閒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針。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

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誠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灝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有李次清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過了。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三先生。計鳥二外甥。及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囑。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字諱紀澤。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開各書帖之日。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揚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

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婉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顧闈百詩戴荅原江慎修錢辛祖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論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

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字論紀澤。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畫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卽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閩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卽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

子曰。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曰。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曰。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卽學問之捷徑也。此論。

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

字詮紀澤。接二十九三十日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石商書已畢。書經注疏類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閔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別古文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遺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官。不傳於世。厥後張竊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頤。如獻古文尙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卽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孫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閔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爲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長庭三家。皆詳言之。吳清經解中有江書不足觀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徧。并未看得明白。此卻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畧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卻宜求箇明白。鄧先生講書。仍請講周易析中。余圈過之通鑑。暫不必講。恐汙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并問此論。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黃州

字論紀澤兒。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并賦一篇。尙有氣勢。茲批出發還。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爾問各條。分列示知。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左傳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黨。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荆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卽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爾問看注疏之法。書詩文義奧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良庭。學皆注尙書。顧亭林。吳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會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瑕。爾既看動數經。卽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而廢。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行所謂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直入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橫入凡換筆皆以小圓

咸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廿一日得家書。知爾至長沙一次。何不寄安稟來營。婚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侵尋。頗思將兒女婚嫁。早早料理。袁淑六親家患咯血疾。昨專人走松江看視。若得復元。吾即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袁鐵庵來我家時。爾稟問母視。可以吾意商之。京中書到時。有胡刻通鑑一部。留家中講解。即將吾圈過一部。寄來營可也。又汲古閣初印五代史一部。亦寄來。皮衣等件。速速寄來。吾買帖數十部。下次寄爾。此諭。

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兒。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卽家庭之福。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卽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箇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石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卽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余生平坐無悔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速辦理軍事。自矢澠池。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悔之大者。用爲內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并未

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稟復。不可疏略。此外教爾之事。則詳於寄寅皆先生看讀寫作一紙中矣。此諭。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稟。澄叔已移寓新居。則黃金堂老宅。爾爲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猪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蓮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嗷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條二曰聲調鑿鑿。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鉅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卽以爾度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瞻若若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瞻字。該括若平之道。此雖不盡合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鑿鑿。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蓂宏之。血烏生杜宇之。鮑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戛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

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作梅先生想已到家。爾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來營。則無人陪往益陽。爾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即請作梅獨去可也。爾舅父牧雲先生。身體不堪耐勞。即請其無庸來營。吾此次無信。爾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囑。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字論紀澤。二十七日。劉得四到。接爾稟。所議論文選。俱有所得。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爲慰。沅叔於二十七刊宿松初三日山宿至集賢閣。將爾稟帶去矣。余不能悉記。但記爾問穠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穠也。穠者種也。穠也。穠也。穠也。穠爲後熟之禾。持之黍稷重穠。七月說文作種。種正字也。重段借字也。穠與種異同字也。隸書以穠種二字互易。今人於穠穠概用種字矣。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謬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爾後爾每月作三課。一賦。一古文。一時文。皆交長夫帶至營中。每月恰有三次。長夫接家信也。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圓字。至囑。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澤。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

敦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度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董仲舒。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冥冥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卽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腕下。每歎然不怡耳。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毫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爲妙。

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兒。澤兒在安慶所發各信。及在黃石磯湖口之信。均已接到。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初七日收到。余以初九日出營。至彭縣查閱各嶺。十四日歸營。一切平安。鮑超張凱章二軍。自廿九初四獲勝後。未再開仗。楊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破賊四十餘壘。拔出陳大富一軍。此近日最可喜之事。英夷業已就撫。余九月六日。請帶兵北援一疏。奉旨無庸前往。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家中儘可放心。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筆不甚勁挺。又說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刻刻留心。鴻兒文筆勁健。可慰可喜。此次連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繁何人主意。再行詳稟告我。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吃。至囑。澄叔。

慮此次未寫信。爾稟告之。

開鄧世兄讀書。其有長進。頃閱智壽之單帖壽稟。書法清潤。茲付銀十兩。爲鄧世兄往置買書之資。此次未寫信寄寅階。先前有信留明年教書。當收到矣。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兒。十月廿九日接爾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此時當已抵家。舉次要重。發言要切。爾終身須牢記此二語。無片刻可忽也。余日內不安。飽張二軍亦平安。左軍廿二日在貴溪獲勝一次。廿九日在德興小勝一次。然賊數甚衆。尙屬可慮。普軍在建德。賊以大股往撲。祇要左營二軍站得住。則處處皆穩矣。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家中大小。總以起早爲第一義。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等稟之。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曾名琮來。接爾十一月廿五日稟。知五十七尙有兩稟未到。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箇月後。必有大效矣。爾看

完後漢書。須將通鑑看一遍。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爾走路近略重否。說話略鈍否。千萬留心。此諭。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字論紀澤。臘月廿九日。接爾一稟。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帶回。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二信。得悉爾仙先生之令弟仙逝。余於近日當寫唁信。並寄奠儀。爾當先去吊唁。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蘊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殊不然。昌黎如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因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卽唐夫人之銘。女學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倔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爾所作字。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尙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爾求鈔古文日錄。下次卽行寄歸。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卽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書元祕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邪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做其間架。每次家信內。各附數

紙送閱。左傳注疏閱畢。卽閱看通鑑。將京中帶回之通鑑。做我手校本。將目錄寫於面上。其去秋在營帶去手校本。便中仍當寄送祁門。余常思繙閱也。爾言鴻兒爲鄧師所賞。余甚欣慰。鴻兒現閱通鑑。爾亦可時時教之。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擇業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卽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卽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余身體平安。告爾毋放心。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正月十四發第二號家信。亮已收到。日內祁門尙屬平安。鮑春霖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卽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紮牛嶺。賊匪踞下隅坂。與之相持。尙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濘。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贛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要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日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日下春季尙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秦然處之。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百三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錢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

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袁史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樹堂先生送爾三百金。余當面祇受百金。爾寫信寄營酬謝。言受一璧二云云。余在營中備二百金。并爾信函交馮可也。此字並送澄叔一閱。此次不另作書矣。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詳見得正月廿四日信。知家中平安。此間軍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險異常。幸皆化險爲夷。且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十分可危。餘俱平安。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付回銀八兩。爲我買好茶葉。陸續寄來。下手竹茂盛。屋後山內。仍須栽竹。復吾父在日之舊觀。余七年在家。妻伐各竹。以倒廳不光明也。乃妻後而景暗如故。至今悔之。故囑爾重栽之。勞字謙字。常常記得否。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字諭紀詳見兒。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余以初三日至休寧縣。卽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卽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卽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四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三營。老潘三營。湘前一營。雲字一營。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潘六營。雲字二營。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尙爲小挫。不甚傷元氣。且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

能破景德鎮繫平之賊。龍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余自從軍以來。卽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屬下淪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乘兵權。忝稱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關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違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卽前此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在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妄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尊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纂墓誌。僅敘一事。吾祖是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實早掃。書疏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東流縣

字論紀澤。三月卅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并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爾到省後所寄

一處。卻於廿八日先到也。余於廿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隨軍七千餘人於廿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即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爲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廿四自祁門起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心。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新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占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一二月可決耳。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六月廿日。唐介科回營。接爾初三日稟。并澄叔一函。具悉一切。今年彗星出於北斗。與紫微垣之間。漸漸南移。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搖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占驗之說。本不足信。即有不詳。或亦不大爲害。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

試稱之。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字。皆許書本有之。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紀渠姪近寫篆字。其有筆力。可善可慰。茲圈出付回。爾須教之認熟篆文。并解明偏旁本意。渠姪湘姪要大字橫匾。余即日當寫就付歸。壽姪亦當付一匾也。家中有李少溫篆帖三墳記。遷先塋記。亦可尋出呈澄叔一閱。澄弟作篆字。間架太散。以無帖意故也。鄧石如先生所寫篆字。西銘弟子職之類。永州楊太守新刻一套。爾可求郭意城姻叔捐一二分。俾家中寫篆者有所摹仿。家中有褚書西安聖教。同州聖教。爾可尋出寄營。王聖教亦寄來一閱。如無。者。則不必寄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京中一分。江西一分。想俱在家。可寄一部來營。余瘡疾略好。而癩大作。手不停爬。幸飲食如常。安慶軍事甚好。大約可克復矣。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將此呈閱。并問澄弟近好。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請其批評。初七日接渠回信。茲寄爾一閱。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稱爾草字可以入古。又送爾扇一柄。茲寄回。劉世兄送西安聖教。茲與手卷并寄回。查收。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詩四人門徑。至囑至囑。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澤。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尙有恆。能耐久坐。至以爲慰。去年在營。余教以君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今通鑑算石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卽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君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此間軍事平安。援賊於十九廿廿一日。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廿二日自己刻起至五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克復矣。余癘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皖南有左張。江西有鮑。均可放心。日下惟安慶較險。然過廿二之風波。當無慮也。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澤。八月廿日。胡必達謝榮鳳到。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並漢魏百三家聖教序三帖。廿二日譚在榮到。又接爾及澄叔二信。具悉一切。蔡迎五竟死於京口江中。可異可憫。茲將其口糧三兩補去外。以銀廿兩賑卹其家。朱運四先生之母仙逝。茲寄去奠儀銀八兩。蕙姑娘之女一貞。於今冬發嫁。茲付去奩儀十兩。家中可分別安送。大女兒擇於十二月初三日發嫁。袁家已送期來否。余向定嫁奩之資二百金。茲先寄百金回家。製備衣物。餘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費。暨六十姪女出嫁奩儀。均俟下次再寄也。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綉綉。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牧雲員氏書院一席。余已函託寄雲中丞。沅叔告假回長沙。當面再一提。及當無

不成。余身體平安。廿一日成服哭臨。現在三日已畢。瘡尙未好。每夜搔痒不止。幸不甚爲害。滿叔近患瘧疾。廿二日全愈矣。此次未寫澄叔信。爾將此呈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字論紀澤。接爾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一單。分類目錄一紙。日課單批明發還。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卽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卽有一人撻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黃潤之法。皆先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名而後有字。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爾所呈之目錄。亦是撻鈔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日錄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溫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尙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校對。將子日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卽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矩相

仿卽爲善本。其未附古語鄙諺。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余身體尙好。惟瘡久不愈。沅叔已拔營赴廬江。無爲州一切平安。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紫兼毫營中無之。茲付筆廿枝。印章一包。查收。藍格本下次再付。澄叔處尙未寫信。將此送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昨見爾所作說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因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德。號侶停。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玻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粵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女兒于歸之用。以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儉勤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初四夜接爾二十六號稟。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更當有長進也。爾去年看詩經注疏已畢否。若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恆耳。講通鑑卽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旁

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陳家擇於正月二十日入贅。澄叔欲於鄉間另備一屋。余意即在黃金堂成禮。或借曾家墀頭行禮。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茲寄回銀二百兩。爲二女奩資外。五十金爲酒席之資。俟下次寄回。亦於此浙江全省皆失。賊勢浩大。迥異往時氣象。鮑軍在青陽。亦因賊衆兵單。未能得手。徽州近又被圍。余任大責重。憂悶之至。瘡痍並未少減。每常痛癢極苦之時。常思與爾母子相見。因賊氛環逼。不敢遽接家眷。又以羅氏女須嫁。紀鴻須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賊焰少衰。安慶無虞。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爾夫婦與陳培在家。照料一切。若賊氛日甚。則仍接爾來此一行。明年正月。二月再有准信。紀鴻縣府各考。均請鄧師視送。澄叔前言。紀鴻至書院讀書。則斷不可。前蒙恩賜遺念衣一冠一襪指一表一。茲用黃箱送回。宣宗遺念衣一玉佩亦可認此箱內 敬謹珍藏。此囑。

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正月十三四。連接爾十二月十六廿四兩稟。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緘。備悉一切。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了帶至營中。爾要讀古詩。漢魏六

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爾於小學。雖有所得。深用爲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戎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余身體尙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積壓。癖性迄未甚愈。家中案用銀錢甚多。其最要緊者。余必付回京報在家。不知係報何喜。若節制四省。則余已兩次疏辭矣。此等空空體面。豈亦有喜報耶。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二月十三日。接正月廿三日來稟。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廿日喜事。諸凡順遂。至以爲慰。此間軍事如恆。徽州解圍後。賊退不遠。亦未再來犯。左中丞進攻遂安。以爲攻嚴州保衢州之計。鮑春廷頓兵青陽。近未開仗。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編成四營。沅叔初七日至漢口。十五後當可抵皖。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禮堂進攻廬州。賊堅守不出。上海屢次被賊撲犯。洋人助守。尙幸無恙。余身體不安。今歲間能成寐。爲近年所僅見。惟聖眷太重。深以爲危。知交有識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謹慎。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今年縣考在何時。鴻兒赴考。須請寅師往送。寅師父子一切盤費。皆我家供應也。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三月十三日。接爾二月廿四日安稟。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爾至葛家送親。後又須至潯陽送陳培夫婦。又須趕回黃宅送親。又須接辦羅氏女喜事。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擾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口。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頓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爾母咳嗽不止。其病當在肺家。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高麗參半斤。好者如試之有效。當託人到京再買也。余近久不吃丸藥。每月兩逢節氣。服歸脾湯三劑。邇來渴睡甚多。不知是好是歹。軍事平安。施公於初七日任劉陵。獲一大勝仗。少荃坐火輪船。於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當陸續裁去。希施所派救穎州之兵。穎郡於初五日解圍。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于歸羅家。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查收。餘不詳。卽呈澄叔一閱。此囑。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字論紀澤。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異月奔馳。爾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開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日見其大而不可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蟬噪。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蟬噪難快之氣。則業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言。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此問軍事。近日柳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山三城。暨銅城岡。

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余近日瘡癥大發。與去年九十月相等。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尚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續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之信。爾與澄叔各一件。勸悉一切。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玄祕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則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丹也。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字諭紀續接爾四月十九日一稟。得知五宅平安。爾說文將君舉。擬先看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

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詁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此間軍事不順。沉季兩叔。皆直逼金陵城下。茲將沅信二件。寄家一閱。惟沅季兩軍。進兵太銳。後路蕪湖等處空虛。頗爲可慮。余現籌兵補此瑕隙。不知果無疎失否。余身體平安。惟公事日繁。應復之信。積閣甚多。餘件尙能料理。家中可以放心。此信送澄叔一閱。余思家鄉茶葉甚切。迅速付來爲要。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字諱紀澤。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廿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畢。爾言極以袁堦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余卽日當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袁堦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悔改。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此間各路軍事。赴援陝西。沅季在金陵。孤軍無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失守。鮑攻寧國。恐難遽克。安徽亢旱。頃聞三日大雨。人心始安。穀卽在長沙采買。以後澄叔不必挂心。此次不另寄澄叔信。爾稟告之。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字論紀鴻。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爲之欣慰。所寄各場文章。亦皆清潤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知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高中靜坐。不可出外游戲徵逐。茲余爾商郭意城先生。在於東征局兌銀四百兩。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錢百千。鄧寅師處謝禮百兩。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除銀數十兩。爲爾零用。及賂添衣物之需。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質。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爾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可過齋。謝保二十千 謁聖後拜客數家。卽行歸里。今年不必鄉試。一則爾工夫尙早。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此諭。謝號亦略豐

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曾代四王飛四先後來替。接爾二十日廿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朓一種和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澹澀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希庵丁憂。余卽在安慶送禮。寫四兄弟之名。家中似不可另送禮。或鼎三姪另送禮物。亦無不可。然只可送祭席輓幛之類。銀錢則斷不必送。爾與四叔父六孀母商之。希庵到家之後。我家須有人往弔。或四叔或爾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近年以來。爾兄弟讀書。所以不甚

就擱者。全賴四叔照料大事。朱金權照料小事。茲寄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付。寄謝四叔。麗參三十兩。銀十二兩。寄謝金權。又袍褂料一付。補謝寅皆先生。爾一一安送。家中賀喜之客。請金權恭敬款接。不可簡慢。至要至要。賢五先生請余作傳。稍遲寄回。此次未寫覆信。爾先告之。家中有殿板職官表一書。余欲一看。便中寄來。鈔本國史文苑儒林傳。尙在否。查出稟知。此囑。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接爾七月十一日稟。并澄叔信。具悉一切。鴻兒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此間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疫頗多。前建清醮後。又陳龍鏡獅子諸戲。仿古大雉之禮。不知少愈否。鮑公在甯國招降董容海一股。收用者三千人。餘五萬人。悉行遣散。每人給錢一千。鮑公辦妥此事。卽由高淳東壩會剿金陵。希帥由六安回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後。加以憂戚。氣象黑瘦。咳嗽不止。殊爲可慮。本日接奉諭旨。不准請假回籍。賞銀八百兩。飭地方官照料。聖恩高厚。無以復加。而希帥思歸極切。觀其病象。亦非同籍靜養。難痊愈。渠日內擬自行具摺陳情也。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慰甚慰甚。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詭。則余願償矣。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聊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強。尤爲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倔強處揣摩一番。京中帶回之書。有謝秋水名文海國朝南豐人。可交來人帶營一看。澄叔處未另作書。將此呈閱。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爲慰。此間近狀如常。各軍士卒多病。迄未少愈。廿子大至。賓國一行。歸卽一病不起。許吉齋。應師之世兄。名敬身。號藻卿者。遠來訪我。亦數日物故。幸楊施兩軍門皆有轉機。張凱章。亦少瘳。三公無他故。則大局尙可爲也。沅叔營中病者亦多。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當緊急之際。焉能東旋。且沅叔共帶二萬人。僅保營盤。亦無請援之理。惟祝病卒漸愈。禁得此次風浪。期此後普成坦途矣。李希庵於閏八月廿三日安壘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毫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毫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漸有起色。余近年痲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則逐日增劇。夜間不能看字。老態相催。固其理也。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接爾閏月稟。知澄叔尙在衡州未歸。家中五宅平安。至以爲慰。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一信。慰家人之心。鮑春霆移紮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奔太多。十分可危。爲凱軍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逕竄江西。殊可深慮。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甚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露兩處。倖保無恙。則他處尙可徐徐補救。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鮑張各軍。尚不過五分可靠。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次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惶戰悚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再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明年正月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爾在此住數月歸去。再令鴻兒來此一行。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書。鴻兒隨之受業。金二外甥有志向學。爾可帶之來營。餘詳日記中。此諭。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十月初十日。接爾信。與澄叔九月廿日縣城發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漸好。至以爲慰。此間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軍日內其爲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運營糧路。靈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衆心頗怨。深以爲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福。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爲安。則大幸也。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慰極慰。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皇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慎微孔穎軒江有誥三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

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爲萬世所痛罵。則幸矣。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鴻澤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此間軍事。金陵於初五日解圍。營中一切平安。惟滿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處有三。一係寧國饒張兩軍。糧路已斷。外無援兵。一係旌德朱品隆一軍。被賊圍撲。糧米亦缺。一係九洑洲之賊。竄過北岸。恐李世忠不能抵禦。大約此三處者。斷難倖全。余兩月以來。十分憂灼。牙疼殊甚。心緒之惡。甚於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門之狀。爾明年新正來此。父子一敘。或可少紓憂鬱。爾近日走路。身體略覺厚重否。說話覺遲鈍否。鴻兒近學作試帖詩否。袁氏培近常在家否。爾若來。或帶袁培與金二外甥同來亦好。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廿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所發之信。十一月初一。又接爾初九日一稟。并與左鏡和唱酬詩。及澄叔之信。具悉一切。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章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

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韓公而自有悟境。鏡和詩雅潔清潤。實爲吾鄉罕見之才。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恆蹊。爾前信齋馬河督謀。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歎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汨汨矣。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派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尙存。髮勞不懈。他非所知耳。爾行路涉厚。重否。紀鴻讀書有恆否。至爲厚念。餘詳日記中。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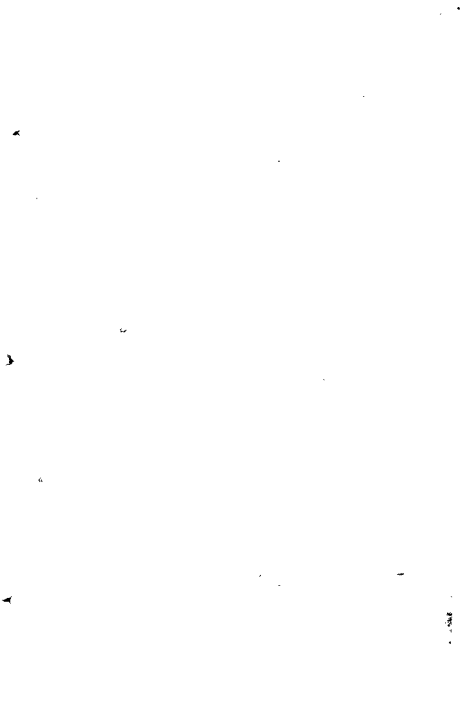
字諭紀澤。廿二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驟遞長沙轉寄。想俱接到。季叔聲志長逝。實堪傷慟。沉叔之意。定以季叔葬馬公塘。與高軒公合葬。爾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築墳等事。稟問澄叔。必恭必懇。俟季叔葬事畢。再來皖營可也。爾現用油紙摹帖。否字之剛勁之氣。是爾生質短處。以後宜從剛字厚字用功。特囑。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十一月接十一月廿二日來稟。內有鴻兒詩四首。十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兩次皆有澄叔之信。具悉一切。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資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撓。可笑處。如詠登科。則

曰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義和送日出。愜快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鴻兒試帖大方。而有清氣。易於造就。卽日批改寄回。季叔奉初六恩旨。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病故例議卹。可稱極優。茲將諭旨錄歸。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弔。二十日發引。同行者爲厚四甲二甲六葛峯山江隄三諸族戚。又有員弁兵等數十人送之。大約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可不誤。下游軍事漸穩。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連漕。餉軍糧路雖不甚通。而賊實不悍。或可勉強支持。此信送潘叔一閱。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終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蕭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羅太親翁仙逝。當寄奠儀五十金。祭幛一軸。下次付回。羅哲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善於諸女妝奩甚薄。然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曰下陳家微窮。袁家羅家并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鮑春霖正月初六日溧縣一戰後。各處未再開仗。春霖營士氣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僞忠王復叛賊數萬。紮渡江北。非希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余牙疼大愈。日內將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泥汊舟次

字諭紀澤。二月二十一日。在運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兩稟。并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

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時均當完舉。爾在團山背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聞爾母與澄叔之意。欲修石橋。爾寫稟來。由營付歸可也。禮云。道而不徑。舟而不遊。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鞍馬。均須下而步行。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待九月霜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日下爾在汝飽看羣書。兼持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余於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梁山裕溪口運漕。無爲州等處。軍心均極穩固。布告亦尙妥當。惟兵力處處單薄。不知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即可還省。南岸近亦吃緊。廣陞兩股。竄擾青陽。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爲可慮。澄叔不願受沅之貽封。余當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爾讀書有恆。余歡慰之至。第所閱日博。亦須劄記一二條。以自考證。脚步近稍穩重否。常常留心是囑。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字論紀澤。接爾二月十三日稟。并聞人賦一首。具悉家中各宅平安。爾於小學訓話。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話。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話。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亦通兩漢漢論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頗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批改付歸。爾既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立意。以精確之訓話。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面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

詞愈雅氣愈薄。而詞話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詞話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籍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爾閱石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是一短。詞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驚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漢後之文。如與楊遵彥書。蘇貞江南賦。庾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見方輿紀要政體。格排列某州某郡。無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爾擬以四月來皖。余亦甚望爾來。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拋荒學業。爾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袁培及金二甥同來。如八九月起程。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來。到皖住數月。執歸執留。再行商酌。日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上半年。必不安靜。下半年。或當稍勝爾。於四月來詞。舟中宜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二信。同日到家。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礪山歸來。俗務應稍減少。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丹劉南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洩不通。次則黃文金大股。由建德竄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德鎮。因石澗埠危急。又令鮑改援北岸。沅叔亦撥七營援救石澗埠。只要守住十日。兩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捻匪。由蕪北下竄。

安慶。必須安排守城事宜。各路交警。應接不暇。幸身體平安。尚可支持。聞人賦圍批發還。爾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頗好學否。爾說話走路。比往年較遲重否。付去高麗參一斤。備不時之需。又付銀十兩。爾託樁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年寄來之茶。不甚好也。此信送與澄叔一看。不另寄奏章論旨一本。查收。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接爾稟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恆爲慰。爾問今年應否往應科考。爾既作秀才。凡歲考科考均應前往入場。此朝廷之命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太輕。余不放心。若鄧師能督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稟承。其好甚好。若鄧師不赴省。則爾以真馬芝生先生同住。或隨翠山鏡和子祥諸先生同住。總須得一老成者。庶應一切乃爲穩妥。爾近日常作試帖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擡印也。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爲稟告。

同治二年七月十一日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前奉賜函。敬審賴履康愉。闕潭多帖。至爲慶慰。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洲湖。環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苗逆復叛。占踞壽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繼。幾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姪身體適。牙齒脫落一個。餘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聖主之厚恩。卽以是稍惜祖宗之餘澤。上年恭遇兩次覃恩。

已將本身應得封典。馳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茲將誥軸。專盛四送回。即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姪悉與於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册之資。又參枝對聯壽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囑存。左君辦備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贖拆屋。紛紛釀成控案。東往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新委員。即前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本錢。分送采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姪已函告東局主事者。酌量調劑。不令虧本矣。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鴻。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并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并三女與羅塔一同前來。現在金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羣盜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并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侍盡姑孝。本不應同來安慶。因榆生在此。故吾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與羅塔。則尤願在家事姑事。尤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三女夫婦。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折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歸。其陳婚與二女。計必在長沙相見。不可帶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寄信去接可也。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字諭紀鴻。爾於十九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上船。不可誤挂。經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爲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也。余日內平安。沅叔及紀澤等。在金陵亦平安。此論。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寄紀瑞姪左右。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補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日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九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人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不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僕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前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勞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到的。姪等處逆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廢生尙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卽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廢生爲某。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戶之光。紀官聞其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字諭紀澤。余於廿五日已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船。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沉叔溼毒未愈。而精神甚好。僞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由安慶各行各處之摺。正皖時未辦齊札稿。茲寄去一稿。若已先發。即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沉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沉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故。此次令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以後送回封者。仍坐舢板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不可再多。爾一切以勤謹二字爲主。至囑。頃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用矣。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字諭紀澤。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信也。爲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會親供。如校對房本誤書殊費日力。頃始具奏。洪李二酋處治之法。李會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沉叔擬於十一二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內因天熱事多。尙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鴻。自爾起行後。南風甚多。此五日內。卻是東北風。不知爾已至岳州否。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沉叔病已痊愈。廿八日戮洪秀全之尸。初六日將僞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咨。余蒙恩封侯。沉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批旨尙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爾

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情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酷熱尤須保養身體。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廿三日之摺。批旨尙未到皖。頗不可解。豈已遞至官相處耶。各處來信。皆言須用賀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程伯敷爲我撰一表。爲沅叔撰一表。伯敷前後所作謝摺太多。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蓋亦僅見之美事也。得五等之封者。似無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竊上賞。寸心深抱不安。從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明。有皇朝文獻通考一冊。爾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幾人。平準部封幾人。平閩部封幾人。開甯寄來。僞幼王。有逃至廣德之說。不知確否。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字諭紀澤。今早接奉廿九日諭旨。余蒙恩封一等侯。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沅叔蒙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臣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翎四人。恩旨本日包封鈔回。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巳刻

字諭紀澤。初十一二等日。戲酒三日。沅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則深以爲苦。亢旱酷熱。老人所畏。應治

之事。多關廢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爲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證皆由余發給盤川。以示體卹。爾子密告知兩司可也。鄂刻地圖。爾可卽送一分與莫偃老。輪船行江說。三日內准付回。另紙繕寫。黏貼大圖空處。萬能軒忠鶴呈及秦州揚州各官。日內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月回皖。遂不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二日未接爾稟。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大雨。肅然便有秋氣。富將軍今日來拜。密談一切。余擬明日登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非三四日不能了。沅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清淨之時。故未辦也。其他積擱之事。皆須在船一爲清理。到皖當在月杪矣。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字諭紀澤。余於十九日回拜官將軍。卽起程回皖。約行七十里。乃至棉花隄。今日未刻發報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石不過十餘里。接奉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冊報銷。其中與之特恩也。頃又接爾十八日稟。鈔錄封爵單一册。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之矣。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舊縣舟次

字諭紀鴻。自爾還湘啓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余在金陵。與沅叔

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尙適。余與沅叔蒙恩晉封侯伯。門戶太盛。深爲祗懼。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爲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關。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此囑。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

字諭紀譯。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清江浦。聞捻匪張任牛三股。并至蒙亳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以開俊在蒙城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而自留此。待羅劉軍隊至。乃赴徐州。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余身尙安。辭略甚耳。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清江浦

字諭紀譯。接爾兩次安稟。具悉一切。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好。慰甚。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鬧餉。故爾遲遲未發。雉河蒙城等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行。由陸路赴臨淮。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身體平安。惟慮念湘勇鬧餉。有弗戢自焚之懼。意日憂灼。將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卽湘鄰亦難安居。思所以痛懲之法。尙無善策。揚見山之五十金。已囑復小岑。在於伊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送矣。惟壬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安硯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尙無聞也。寓中絕不酬應。計每月用錢若干。兒婦諸

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醬。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費。適口則足養人。試炖爾母食之。莫問公好於日人。時手搗鮮蔬以供夜餐。有當時侍食。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崇儉之道也。顏黃門之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聽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册。常常閱習。則日進矣。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字諭紀鴻兒。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廿七日入淮。廿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早隊。廿九日抵臨淮。劉開省三於廿四日抵徐州。廿八日由徐州赴授姓何。英西林於廿六日攻克高嶺集。雒河之軍心益固。大約圍可解矣。羅張朱。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住半月。當仍赴徐州也。毛寄雲年伯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因太遠。止其來臨淮。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據所見。隨時質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字諭紀鴻。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立身行己。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爾母之病。總帶溫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愈否。此間

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內尙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邵世兄處。應送奠儀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爲代出。有便差來營。卽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宮保處一談否。幕中諸友凌旋嵐等。相見如慣否。氣勢譏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茲錄於別紙。爾試究之。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廿四日接奉寄諭。知沉叔已備授山西巡撫。諒旨齊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沉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陸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陳刻廿四史頗爲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會恆德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錄如別紙。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兒。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托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況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

於頡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嶢嶢。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曹賓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銳中所選兩排三壘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古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急。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爾兒均宜勉之。此囑。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字論紀澤。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臟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黃。熬成極糜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尙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爲福秀一限。此方開生到已數日。元微信接到。茲有覆信。并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渠需銀兩。爾陸續支付可也。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惟余有丁刻史記。六卷本。王刻韓文。在解。程刻韓詩。最精。小木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最精。去震川集。在手。山谷集。在。知哲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恆爲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恆。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

也。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字諭紀譯郭宅姻事。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在廣東或在湘陰。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後。而後婚期之或遲或早。可定。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而全眷猶戀戀於金陵。不免武仲懷防之嫌。是爾母及全眷。早宜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必先行。吾意九月間。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經過省城時。如吉期在半月之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遙。則紀澤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婚。至成禮之池。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既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二千。而成禮於累世桑梓之地。豈不盡美盡善。爾以此意詳覆雲仙姻丈一函。令崔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函詳致一函。由排單寄去。卽以此信爲定。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啓行。斷不致誤。如雲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行。仍執送粵之說。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鴻兒之文。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爾母須用伏苓。候至京之便購買。余以廿四自臨淮起行。十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途次平安。勿念。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位西先生遺文。亦閱過。本月當作墓銘。出月親爲書寫。仍付金陵交張氏兄弟鉤刻。大約刊刻揚印。須三箇月工夫。年底乃可成事。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理葬事。以速爲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丈餘。另穿一小穴。補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春秋家說序一簿。本係託劉編齋先生。在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續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已取回。尙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郭慕徐處。有專集十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借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溫誦也。又文獻通考。五曾點過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糧市禮上貢國用刑制典章等門者。晉書。新唐書。要取本晉書。並取均取來。以便緝閱。後漢書亦可帶來。故本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船板帶來。此囑。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家眷旋湘。應俟接筠仙丈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婚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卽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陵。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若婚期改至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明年起程。黃金堂之屋。爾母素不以爲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擇一處爲妥。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靡。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靜處所。亦殊難得。不如卽在金陵。

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澤兒回湘。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尙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卽鱸魚壩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鋪里。係元吉公屋。犁頭峇。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莊兌換。或借住一二年否。富託可移兌否。爾稟商兩叔。必可設法辦成。爾母既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近奉諭旨。飭余督駐許州。不去則屢違詔旨。又失民望。遠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不多及。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卽養生之道亦然。體弱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蓄而自全。節蓄非獨食色之性也。卽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蓄。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祀。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後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間。徐去金陵太遠也。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概咨少荃宮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否。舢板尙未到徐。而此間羣賊。萃於銅沛二

縣攻破民圩頗多。與徽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舳板或畏賊。不欲進耶。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剽悍異常。看來凶儀尙將日長。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頗詳。九叔浮言漸息。霞仙雖降調。而物望尙好。雲仙衆望較減。天眷亦甚平平。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爾母健飯。大慰。大慰。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鈎摹刊刻。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尙不如是。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幾何原本序付去照收。余十九日覆奏李公入洛。李丁迭遷一疏。爾可至李宮保署查閱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字諭紀澤。廿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紀鴻舳板帶來稟件衣書。今日派夫往接矣。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蓄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奏所著聽調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練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尙張公之聽訓齋語。其宅有之。又則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詩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

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慾忿卽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卽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爾病已好。慰慰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卽竄蕭縣。初二三日。竄又漸遠。現尙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卽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并非強人所難。張文端公聽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生有益。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逐增。而責任甚重。殊爲悚懼。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爾賊自初三四兩日。在豐縣爲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至寧陵。又爲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擒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四鎮大兵外。尙有兩枝大游兵。儘數剿辦。但求朱唐金軍遺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親。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巡閱地勢。現尙未定。爾暫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侍余度歲可也。彭笛仙在糧臺爾常相見否。其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聽訓齋語。余以爲可卻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常體驗。否。可一稟及。此囑。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夜

字諭紀鴻。余近日身體平安。捨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十九日之擢。頃接寄諭。業經照准。明年寓中請師。頃桐城吳汝綸禁甫來此。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號百泉者。至金陵教書。爲紀鴻及陳瓘之師。百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其子汝綸。係一手所教成者也。禁甫聞此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叔已答應將富託讓與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算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禁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此囑。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字諭紀澤。彭宮保尙在安慶。松生陪王益梧去。恐無所遇。抑別有他營耶。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賢能。諭旨又催移營。現因湖潮一案。關係極大。必須在徐料理。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覲。隨同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不來。馳調齋語。俟覓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中韓文一種。爾會與慕徐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即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可附帶也。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余明年正月。即移駐周家口。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

百餘里。兩邊皆係陸路。通信於金陵。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澤兒來此省親。送余移營起程後。卽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爲安。吳有泉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果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培。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從鎮以下。至于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細查武養廉數目。卽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爲武職。爾試翻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速行稟覆。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字論紀澤。蔣大春實到會典五冊。明史一冊。國初提督尙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掛印總兵。以望兵而掛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國朝總兵。亦間存掛印之名。而實無其印。不知何年并掛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同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據也。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字論紀鴻。爾學相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提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尙不過旬口。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

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鐵籠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渡躡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落帖宜疾。專學其間張虛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或謂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然書地以能晉通為止。宜高聲讀之。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為。主張可也。爾母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道甚窄。與永豐相似。而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湘。紀澤俟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論紀鴻。口內未接爾稟。想爾寓平安。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東濟甯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為老營。紀澤定於初一日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鄉試。不可不認真請求。八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游戲微逐之習。吾不放心。爾至安慶後。可與方存之吳禁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隨我大營讀書。李中夫於八股試帖。最善講說。據渠論及。不過半年。即可使聽者歡欣鼓舞。機趣洋溢。而不能自己。爾到後。棄去一切外事。即看鑑臨帖。算學等事。皆當極力專在。八股試帖上。請求了卯六月。回籍鄉試。不得雖有命定。但求試卷不為人所

譏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兗州行次

字論紀鴻。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并非下等資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論紀鴻。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淨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閉在宥天下。不閉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詰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仗。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余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請食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余以十九日至濟寧。卽聞河南賊匪。圍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遑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謂朱心鑑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兩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遠里之計。不宜留連鄆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

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全眷起行。已定十七廿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日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爲停留。賊在山東。余須留於濟寧。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赴周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爾過安慶。往拜吳黎甫之父。權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於鴻兒否。如其藹然可親。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即在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四十里。紀鴻省親。尚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金陵署內。木器之稍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置此木器。送於富坵。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留去後之思。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夜濟甯州

字諭紀澤。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股。銳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余近年默省之物。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流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勸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

味出來。余身體平安。告爾毋放心。此囑。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濟甯

字諭紀鴻接爾兩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知沿途清吉。爲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誼美。必留全眷在湖北過夏。余意業已回籍。卽以一直到家爲安。富托房屋。如未修完。卽在大夫第借住。紀鴻卽留鄂署讀書。世家子弟。旣爲秀才。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旣入科場。恐詩文爲同人所笑。斷不可不切實用功。科六與黃澤生。若來湖北。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北有胡東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尙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余尙不能遽赴周家口。中夫亦不能遽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卽在武昌沅叔左右。苦心作詩文經策。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

字諭紀鴻接爾兩人泉。知九叔母率眷抵鄂。極骨肉團聚之樂。宦途艱窘。本難相逢。亂世尤難。留鄂過暑。自是至情。鴻兒與瑞姪一同讀書。請黃澤生看文。恰與我前信之意相合。屢聞近日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閩生先生。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著棹華館試帖。久爲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閩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須買仁在堂全稿。棹華館試帖。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摺差山京買回亦可。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明年鴻瑞兩人。宜專

攻八股試帖。選仁在堂佳者。讀必手鈔。熟必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禮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爲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旣在鄂讀書。不必來營省親矣。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字諭紀鴻沅叔足瘳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遽變。不知不生內疾否。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邕。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兩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尙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湘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纂訂鈔舉。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卽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宿遷

字諭紀鴻十六日在濟寧開船。念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

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于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簋。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可須留心於葷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詳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亳以達周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沅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寧正陽等處一會。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恆。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卻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鴻兒來稟太多。以後半月寫稟一次。澤兒稟亦嫌太短。以後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此諭。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詳接紀澤爾稟并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光昌。有發達之概。惟思路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余此次行役。始於酷熱所困。中爲風波所驚。旋爲疾病所苦。此間赴周家口。尚有五百餘里。或可平安耳。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早間所食之鹽羹已完。近日設法

寄至周家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以此爲重。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譯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爲喜慰。九月初十後。澤兒送全眷回湘。鴻兒可來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營侍奉。換鴻兒回家鄉試。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卽有瘡疹出汗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資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朱子綱目一書。有相修宋元及明合爲一編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武漢買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字諭紀譯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其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十月廿四日。四女喜事。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卽可束裝來營。自帶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送至羅山。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卽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結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但須沅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虛與

委蛇也。此論。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字論紀。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任艱鉅。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縱不能離終調發。但求事權稍小。責任稍輕。卽爲至幸。欲求平穩功成。從容引退。治恐不能。卽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檢昨京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尙未回湘。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雖言頗好。所作椿鈇子醃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詩蔬。內須講求醃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論。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字論紀。爾讀李義山詩。於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神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詩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知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既迥絕羣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識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踳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余病已大愈。尙難用心。日內當奏請開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尙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

海先生沒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失去。爾向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譜。未帶來營。亦向易之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諾。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日內應可到此。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字諭紀澤。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并附片請注銷爵秩。廿五日接奉批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陛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余近無他苦。惟腰疼畏寒。夜不成眠。疑衆謗之際。此心不無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幸也。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留營。維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鬆時。請假回籍省墓一次。亦足以娛奉景。紀鴻在此。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朗。當令其回家事世耳。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余定於正月初北上。頃已附片覆奏。屆時鴻兒隨行。兩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因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興衰。全係乎內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且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此開軍事。東股任賴竄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愚久踞秦中華陰一帶。余派春霆往援。大約臘初可以成行。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關防留營自效一片。茲鈔寄家中一閱。若果能開去各缺。不過留營一年。或可請假省墓。但平日雖有譏謗之言。亦不乏譽頌之人。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令作文。聽其瀟灑閒適。一暢其機。臘月當令與叶錫開課作文。爾膽怯等症。由於除虧。朱子所謂氣污者魄恆弱。若能善睡酣眠。則此症自去矣。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此開軍事。任賴由固始竄至鄂境。該道不得違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當可起程。惟該道有至漢中過年明春入蜀之說。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奏劾。奉有明發諭旨。茲鈔回一閱。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則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再奉入覲之旨。亦未可知。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陪侍矣。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或高貴之家。不可做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垞。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豐。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問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歐陽夫人左右。接紀澤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為慰。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聖恩。准交卸欽差大臣關防。倘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

仍當再三疏辭。但受恩深重。不忍遽請離營。即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然辦捻無功。欵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面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間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兩次具疏堅辭。皆未俞允。調詞臆擊。只得遵旨暫回徐州。授受關防。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敵。以慰宸廑。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計不爲輟。更不居要任。兩三月內。必再專疏懇辭。余前作書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後用橫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爲柱爲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函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爲式樣。吾縣木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十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坵。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挂宮太保第一匾而已。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紀鴻病。請一醫來診。鴻兒乃天花痘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大。而所服之藥。無一不誤。闕暑投恐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內。轉危爲安。茲將日記。由鄂轉寄家中。稍爲一慰。再過三日。灌漿。續行寄信回湘也。爾七律十五首。圍適深穩。步趨袁山。而勁氣倔強。頗似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談詭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談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詭。此外實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余近日平安。告爾母及澄叔知之。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白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帥密勅次青。又與鴻兒信言園中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石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營遣之回湘。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歐陽夫人左右。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尙不能栽插。深以爲慮。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樣。十五日滿兩個月後。卽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卽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章程。作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尙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余身體安好如常。惟眼蒙日甚。說話多則舌頭塞澀。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至遽脫。堪以告慰。順問近好。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濟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路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胥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半。多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中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蕪齋鈔錄頗好。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伎不求爲重。伎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伎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伎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伎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卽卑汗。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左。

歷覽有國有家之與。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稿。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稜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澈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宅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儉。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美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沉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伎求詩二首

苦莫大於怨。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緩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懼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官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神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詭忌。乖氣相倚伏。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咎。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有不伎

知足天地寬。貧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來千乘車。貴求萬仞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厭。志亢神愈怏。歲懷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

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格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遑欣。患難無遑怒。君若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隲。奚事生嗟悔。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資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侮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民。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聽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象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飢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

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日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耕德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勵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文正公榮哀錄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端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洊升卿貳。咸豐三年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迭著勛勞。文宗顯皇帝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爲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輪屏。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寧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爲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溢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治喪。由江寧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程麟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其一等侯爵。卽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六日

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常降旨優予卹典。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勛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

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嘗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逆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勇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著。功德在民。尤宜迭沛恩施。以彰忠蒸。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鎔。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給主事。均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以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將赴天津示二子書

余卽日前赴天津。查辦設鴉片官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協。將來構怨與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復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卽自誓效命疆場。今年老病軀危。難之際。斷不敢各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余若長逝。靈柩自應由漢河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自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全行陸路爲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胥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與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純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將寄余處存稿者。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屬切屬。

余生平略涉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恃不求爲重。恃者。疾賢害能。妬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恃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伴。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怯心。所謂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恃

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皆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於此二者痛下工夫。願世世子孫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左。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學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返儉。難若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有養廉銀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宜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剩餘。不准虧欠。衙門侈奢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崇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官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沅叔扶助之力。我身沒之後。爾等輩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獨待諸叔之家。則必須從厚。從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以吉祥善事。默爲諸昆弟禱祝。自然神人共歛。溫甫季洪兩叔之死。余內省實多慚德。澄侯沅浦兩叔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從孝弟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不伎詩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寡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逼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鶩。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聞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盡誥忌。乖氣相遇互。重者災汝身。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失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不求詩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資。多欲爲忠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弊因方大貸。求榮不知厭。志亢神愈快。歲燠有時寒。月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異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亦何大。安榮無遠欣。患難每遽愆。君看十人中。八九無依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途。奚事生嗟悔。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看終古。曾不願乎外。

日記絕筆

壬申二月初四日晨起筆

既不能振作精神。稍盡當爲之職分。又不能渣先朝露。同歸於盡。苟活人間。慚悚何極。

祭曾文正公文

黃翼升

嗚呼我公。百世之師。文章可聞。性道難窺。文之顯者。乃在功名。破百萬賊。復數百城。拯民水火。貽民樂利。靡有餘糧。野有澗穗。或俊而秀。曰膠與庠。善莪在泚。蘭芷升堂。公之勳德。語焉難詳。識其大者。衆口琅琅。翼升從公。戎事伊始。草屨布衣。枕戈而起。公謂汝能。俾整其旅。淮揚總兵。長江開府。屢擢於朝。不十年耳。翼升何人。當斯重任。倖免貽羞。恃公成命。公在軍中。屢瀕於危。惟堅惟忍。實濟我師。公治江左。清靜無爲。一笑一嘯。化神若馳。公治畿疆。有體有翼。百吏奮興。頑廉懦立。帝眷三江。還公於南。引疾不可。坐鎮其墟。民睹公來。望塵而喜。祝公百年。長我孫子。豈期一疾遽展。雲軒歸不及藥。聖不效靈。寶光燭天。微雨清塵。嗚呼哀哉。公之去來。蓋有所爲。既濟艱難。遂遺榮貴。所難堪者。宮府吏民。執裨上理。孰活斯人。矧在翼升。恩同罔極。醜厄陳詞。涕沾胸臆。嗚呼哀哉。

祭曾文正公文

梅啟照

嗚呼。春黯江南。星沈箕宿。香集堂槐。望摧梁木。模範猶存。儀型空闕。萬禩難追。百身莫贖。中外心傷。軍民巷哭。矧屬門鷄。哀情彌篤。恭惟夫子。瀟湘秀毓。衡嶽靈鍾。匡時良弼。當代儲宗。經綸滿腹。兵甲驟胸。德崇忠孝。學植清通。操持冰雪。氣度雲霓。謙以接物。儉以傳家。履仁蹈義。存誠閑邪。言坊行表。白璧無瑕。詞館翱翔。爭呼才子。文柄主持。琴稱得士。躋位聊貳。鵬翻高舉。應詔陳言。龍顏有喜。忽覩閔凶。杜門讀禮。髮逆猖狂。見義而起。創立楚軍。旌旗肅穆。天子知公。大事可屬。授鉞專征。焚香枚卜。乃統鷹揚。次第規復。感恩圖報。殺賊忘

身大小百戰。用兵如神。十年飲血。千里無塵。東南重翼。爲國爲民。飲至策勳。黃扉正位。穆稷侯封。世襲罔替。日月健輝。翎飄化翠。載進宮銜。推恩子弟。三江鎖鑰。首推寇公。一葭再葢。治理雍容。沛以甘雨。噓以和風。禩躬何約。艾物何豐。偉哉元老。帝倚如山。馳驅南北。宏濟時艱。鞠躬盡瘁。力竭身疲。恨無靈草。可駐仙顏。膏澤所敷。罔不追憶。召伯之棠。株株凝翠。峴山之碑。人人墮淚。方之於今。其情豈異。純臣忠愛。倦倦君王。一封遺表。慮遠謀臧。身歸泉下。心在帝旁。舉謨說命。訓詞煌煌。九重知己。一代元良。飾終令典。逾越尋常。易名晉秩。爲國寵光。有丈夫嗣。各秉義方。名登農部。譽喚膠庠。貂蟬滿座。象笏盈牀。明德之後。百世其昌。惟子小子。受知最早。甘稔從游。離多會少。三載秣陵。重親道貌。方冀長依。渥邀鴻造。胡沾微疾。遽返於天。所嗟永訣。竟無一言。代陳遺疏。哀更纏綿。楚些空賦。泣涕漣漣。嗚呼。殷雨淒淒。花風漠漠。淚染杜鵑。聲悲白鶴。嗟我哲人。芳型難作。敬奠椒漿。惟虔惟恪。有蔬載奉。有酒載酌。夫子有知。尙其來格。

祭曾文正公文

孫衣言

嗚呼。昔子瞻之祭歐陽文忠。其詞有曰。民有父母。國有善撫。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憚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予嘗讀而偉之。以爲此固子瞻之知言。而自古大臣。魁閔正直。非如歐陽公者。誠不足以語斯。而又疑此鉅人之特出。殊將曠百世而庶幾。不謂有我公之卓絕。及我生而得見。而又獲親炙。以追隨。嗚呼。自古賢聖。與夫豪傑。間出之士。其所以有爲於世者。固欲符其志之所蘄。而其事之能濟與否。則常視乎所遭之幸不幸。而非人力之所能施。方公之以兵部侍郎。督師鄉里。因湖湘之衆。用彭楊李羅之才。轉戰十年。而遂以覆狐狸之窟穴。拯東南之

孤獨。此其功名之不世。固歐公所未及爲。而其文章之恢奇活潑。學術之廣博精微。貫古今於懷抱。羅百家而兼該。以視歐公。又可謂齊驅並驟。殊塗而同歸。然歐公當明道慶曆之間。雖亦嘗困於夏竦藍元震。遷謫而憂疑。而自仁宗之末造。歷英宗之首基。由臺諫登侍從。掌帝制。筦樞機。其立朝執政。固嘗歷歲移時。而史亦稱其左右兩宮。坐鎮四海。蓋白首而不衰。至其同時大臣。如杜富韓范。皆志同道合。左掣而右提。而石介曾鞏蘇軾蘇轍之徒。又相與切摩。以道義揚厲其光輝。是其才未必果盡所用。而其志可謂不謬所期。嗚呼。以公之大度偉略深謀遠規。使其所遇之幸若歐公。常太平之無事。處密勿以論思。則其所以引吾君於恭儉。挽俗世之浮滴。收天下之豪傑。護安危之漸微。必有以光列聖神武之烈。爲萬年深遠之胎。而乃東西奔命。與兵終始。不敢告勞。遂至盡瘁。名爲宰相。而不能日與朝廷之謨議。功侔周呂。而不能盡如蕭曹之指揮。挺危蹙以孤立。恃聖主之獨知。彼流俗之無識。或說敬而心非。而淺夫之憤婚。甚至於負恩忘義。騰訕造謗。而不自知。其爲翼轂而胎顛。故世之論公。以謂其皇皇若弗及戚戚若不怡。由功高而志下。亦道尊而氣卑。而我之窺公。則固知其內視一己。實有未滿之素志。外觀斯世。尤有無窮之憂危。嗚呼。昔子瞻之從文忠游也。有子由以與之偕。而我之得出於公門。我弟方將使指而南馳。當文宗皇帝之初。元公方請復講書之舊儀。而大臣有不然者。我弟獨密疏力爭。以爲此忠臣之至慮。邗治之綱維。及我弟爲小人所中。我方從公於軍中。獨召語我而累欷。至於今已逾十年。我弟方有以自得於山巔水澗。而公之惓惓不已。猶欲引而置之殿墀。嗚呼。此其道義之相契。亦何待於執几杖以趨陪。婦如子之無狀。視子瞻固無能爲役。而飄搖江海。又一時所棄遺。豈謂公之推轂。屢有味其言之。雖舉世皆嫌其愚直。而公獨以爲無瞻顧而依違。嗚呼。越吳瘡痍。戎方捷款。大東杼柚。極西鼓鼙。大任側席。重華宵衣。何一老之不弔。又孤生之無依。然則子之所以爲公。

蕭咨涕洟。亦何以易子瞻之詞曰。上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祭曾文正公文

錢應溥

崧嶽降神。實生申甫。衡山巍巍。灑靈湘楚。篤生我公。兼資文武。提挈綱維。奠此土宇。若士農工。爰及商賈。以引以翼。無不得所。海涵江深。恩洋德溥。騎箕忽逝。遐哉千古。惟公一身。伊呂臬夔。三代而下。孰與等夷。湖自通籍。泊贊綸扉。垂四十年。衆望咸歸。手執大難。身繫安危。奇功偉烈。樹之豐碑。摹繪日月。莫贊一詞。小子不敏。請言其私。庚戌之歲。挾策上郡。大賢門下。幸獲步趨。詔我經術。折衷遠儒。勗我言行。軌範程朱。自是過從。無間晨夕。邵袁罷契。嗜書成癖。容我參語。謬附湜籍。期我遠到。金門射策。羊公舞鶴。瓊瓊鏗闐。三載春開。迅馳鉤隙。公歸梓里。烽火連驛。義聲所樹。無避金革。我時簪毫。樞垣奉職。屢讀公疏。雄詞義闢。軍事成敗。驚心盪魄。百折不回。躬自貶責。俟望衡雲。神馳形隔。曾幾何時。春秋十易。曰惟庚申。吳越糜爛。軍中旁午。鄉音中斷。請急南歸。奉親避亂。辛苦賊中。生死參半。涉海溯江。城影私館。自分此生。草間遺竄。忽奉公書。招赴戎幕。命司章奏。欣然有託。娛侍高堂。天倫至樂。洞溯京華。依然如昨。先子續學。校書萬卷。公夙神交。而未識面。比來皖江。慨然相見。躬造敝廬。傾談不倦。材官走卒。亦疑亦羨。及我居憂。生芻來奠。溫語拊循。深情縈繞。至今思之。淚下如縷。上元甲子。大功告成。相從東下。卜居江城。追維疇昔。始慶更生。將挽銀河。洗此甲兵。猶有餘孽。鼓颺縱橫。皇帝曰咨。命汝北征。席不暇暖。奉詔卽行。我乃隨侍。水驛山程。亦云負笈。匪曰請纓。由徐達淮。是類是禱。舟師十萬。星言速駕。巨浸稽天。洪流怒瀉。時維朱夏。雷騰龍下。森風忽起。黃河激射。艣艫傾危。萬衆色訝。急視公舟。公猶敷暇。其歎艱難。能以誠化。公曰不然。是殆天假。舍舟而陸。移師周口。惟此要區。擇險

而守賊衆如蟻環堞左右公夜讀書聲壓刁斗萬柝噴聲惡風退走琴書却敵斯真新隄帝眷南服資公坐鎮治軍治民同一忠藎我違晨昏二年缺訊歸諄母氏新霜添鬢惟公錫類伏公誠信遠遊邁歸曾無悔吝幾輔重任非公莫屬建節量移北門鎮鑰我戀庭闈我行又止公體人情坐語移晷祖道濟然味苦彈微身滯江南天末延金手札時來捧誦竊喜白公之去民望若霖祝公之來公果重臨歡聲雷動萬口一心大裘庇遠冬日愛深誰可永戴有如高岑何圖一載蔭覽雲霄樞鈴芒掩珠斗光銷悲雨泣書長虹燭宵街衢聚哭薦芷焚椒天胡此醉福不爲微憶出公門歲星兩周親侍几杖十載勾留涓埃徒矢高厚莫酬數公寮幕將相輩出曾不數年豈萃騰貴嗟我驚下半生豪筆願從公久情誼專一正論微言瘦公慎密談諧談笑樂公率直疏稿滿篋點竄塗乙字字推敲墨無旁溢忍淚檢尋音容髮髯公手扶雲公心捧日天際忠誠新宮久待千秋萬禩是主是宰一瓣心香告升鼎鼎冥馬風車神兮斯在

祭曾文正公文

陳 艾

嗚呼功被南服績紀太史德治數省浹人肌髓走卒婦孺感愛沒齒能言之流掛漏無似艾以迂拙銜恩知己自述梗概敢辭弁鄙昔遭時亂避地郟門敝衣羸躄就食城垣先達說士謁公行轅草茅負率寥寥數言公喜我樸大笑髯掀時有專局去章忠魂俾我尸之紀述紛糝月分廉泉使市雞豚上奉老母下逮兒孫纖者告飽寒者告溫籌策偶暇經史討論教誨懇至引入籬藩皆從峻阪下就不原公名善誘忘我庸昏艾也不才無干時志公謂此人泊然名利惜其少黷或爲質累置之膏腴不飽不醉習之繁劇不苛不媚果以狂愚孤行己意公鑒其誠屢易善地公善任使艾實非器我之疏直宜老江湖屢薦薦膺緝竹使符自顧未信

勿敢濫竽。公昔入覲，并辭樵蘇，適蒙加禮，遂其哺烏。公名知人，忘我之愚，兒子巽懦，未露頭角。公謂美質，資之使學。老師碩彥，俾從商榷，金入於範，玉加以琢，綆短汲長，負公先覺。公名無私，私其樸慤，舉室銜恤，敢忘其萌。嗚呼哀哉！我一書生，惟事丹鉛，孰章服之，守牧比肩，孰飲食之，有粥有饘，孰啓迪之，服膺儒先，慈母介弟，免於顛連。渥荷恩禮，十有三年，我雖愚魯，敢忘磨笄，報德無日，攬鏡華顛，竅門一痛，公鑒其虔。

祭曾文正公文

忠義局

天眷聖清，日月重光，星精垂耀，降於南海，酈乎煥明。卓上紫宮，風搏九萬，抑良勳勳，儉德服士，權盛不替，并絡之郊，泐漢之泚，西玉南金，作育天子，銘几箴屐，聖人有喜，但佐亂民，盜兵潢池，驕帥縱之，匪怒而嬰，公銜帝命，爲簡之師，退蒐衡陽，遁創噬臍，止則鉅防，逝則奔馬，風霆滿空，响其來下，左睨洪都，右滌江夏，使賊肝萬懇，馬九野，七氣如劍，或浮或沈，公爲歐冶，契合於深，會有天機，拔植高岑，宮然位分，見者傾心，始迹洞庭，喋血彭蠡，欽承大符，斧賊龍神，益陽欽之，合肥沃之，賊有心肝，介弟劊之，梟巢窺穴，燔之，賸兮遺黎，甘雨沛之，帝旂偉烈，誓河苴茅，公開東閣，吐握英豪，鱗介在這，慙不敢燒，德量所涵，烏曠舉包，綱繆百里，定奠田植，神有秩祀，養有穀食，頻宮用羽，澤宮較射，威殲頸錄，書林畫式，萬井綿綿，相忘帝力，大福不終，鞠囚吾人，春相同轡，銜恤舊恩，聲皆徹天，淚皆徹泉，仰瞻箕尾，四顧怒焉，中園有葵，豈止其身。

祭曾文正公文

書局

嗚呼公之生也。天固將以大任責公。當其立朝而侃侃。人已知其不苟異而苟同。及專事之起。毅然舉義。雖

疑誘交集。而自矢其孤忠。創水師以剿賊。沿大江而達東。歷百戰以至皖。屢瀕危險而賊亦潛避其鋒。惟其推心以啓腹。故自僚屬將帥。莫不踴躍而樂從。於是知師干之總。非公莫屬。此所以盪平吳越。而卒收其功。嗚呼。公雖有兼人之稟。固已疲於戎行之十載。况又盤根錯節。無一日之息。而往來奔命於南北之衝。以江南之報鉅。當大創之後。維持補救。豈敢安坐鎮而自比於衰慵。此其未臻於上壽也。蓋狗躬盡瘁。而不由於六氣之沴。二豎之攻。嗚呼。公之器識度量。遠超乎世見之外。故其和氣謙德。實能自忘其功業之盛。與得位之崇。其於文章學問。洞悉本末。每自視欲然。與人爲善。而亦不眩於門戶之譏。其接物也。靡義漸仁。而使之自化。其垂訓乎後嗣也。諄諄乎惟義利之辨。仗求之成。而孝弟之是宗。此不特古來將帥所未有。卽古來名臣大儒。亦難及其從容。固宜邀殊常之曠典。而特諡於九重。嗚呼。黃流洶洶。凶寇猶訐。陸有蛇龍。莽有伏戎。假我數年。庶諸患息。而元氣漸充。乃一朝而長逝。使天下感喟於無窮。嗚呼。公何往乎。彼野哭而仰睇者。徒見光燄之燭空。其騎箕尾而上升乎。將陸照乎斗牛之分。全吳士庶。永託於幃幃。

祭曾文正公文

李傳獻

嗚呼。我公之生。六十有二年。心憂勤而匪懈。法天德之乾乾。學惟日其不足。力以久而彌堅。宜百年之逢吉。何適蒼生之速捐。嗚呼。公之道德。孔孟之亞。公之經緯。望散并觀。公之憂樂。後先天下。公之文學。四科游夏。公之心志精神。則銷磨於戎馬。當夫義旗初建。公誓不還。開誠布公。延攬英雄。天下已定。自視儼然。彌綸宇宙。公何加焉。及至元老北觀。犬戎內順。公曰。和戎實維全局。籌謀在握。衆口交非。公之精誠偉抱。不以物論移。然天下識與不識。至今無不服公之心。而畏公之威。嗚呼。我公。天子是保。風雨飄搖。賴茲元老。桃李滿門。

公是師表。羣疑衆難。待公而掃。譬猶日月經天。而邪枉無不照。又如華嶽鎮地。持重而天下不撓。維公之生。嶽嶽降神。及公之歿。天地晦冥。黃童白叟。嗟予誰父。天子曰咨。奪我良輔。聖哲開先。公啓厥後。有公則華。無公則陋。豈天不欲治平天下。何令我公之不壽。不肖侍公。歷年二紀。宦遊京洛。伊誰知己。非受教於門牆。將抑鬱而謹語。胡千里以尋師。乃匍匐而哭吾夫子。吾不爲一身而悲。恐天下之患。當從此始。

祭曾文正公文

張裕釗

嗚呼。吹自炎劉。茫茫百代。光岳之精。銷燹敗壞。挈往校今。百廢一遘。妣嬖子姬。逸乎甯再。孰謂並世。歎還我公。謝羣絕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蹈古比隆。惟公懋學。三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汎涯。導達漢宋。藩決途夷。於天地人際。奧不窺。炳爲文章。遷雄諾唯。惟公經務。洞見治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大謀。古稽而合。今施而宜。千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得人。爲天下憂。文武鉅公。懸纛旂旋。餽冠大帶。耆彥舍會。旁逮羣倖。豈足褒者。若金鏡耀容。於一治公之齟亂。再造九區。忠誠憤儒。雲龍升扶。手提萬衆。摧薄凶渠。南旆揚越。北盡汝水。西指崑崙。東至於海。六寓塞閉。天地清泚。老涕孺姪。絕蘇冠起。凡公樹立。橫被八垠。極千萬億。橫日之民。怙公若父。嚴公若神。豈謂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曠。莫防其津。衆之所駭。公之所貽。公跂莫至。夢想憂。禿禿其邁。戰戰其危。贊元消沴。濟運密移。天眷聖清。庶其予回。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乎卓越。貞其在斯。徽烈之多。乃公糠粃。人之不諱。云公遠逝。吁嗟近古。疇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凶亟。九重震悼。萬姓雨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拙滯。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管海納川。我乃涓澣。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權古今。往往移晷。嘉我誨我。我慙我砥。冀我薰我。畀我無己。我屬別公。昔冬之季。孰

云幾日。遂隔萬世。天下之痛。一身之悲。哀來無端。涕泗如糜。公乎有知。其檢予悲。嗚呼哀哉。

祭曾文正公文

趙烈文

日之二十日。驚聞吾師薨逝之信。五內摧裂。頃刻之間。傷哉奈何。自庚午冬。富莊驛送師南行。見師神氣衰。心胥憂慮。恐不得復侍顏色。是以頻年感館。南望長息。思欲奮飛而返。嗚呼。今幾何時。乃竟有此酷痛。傷哉傷哉。吾師今年六十有二歲。壽未期。豈生平稟賦之強。盡以用之國家民生。在師功超德邁。灑然遺世。豈復有憾。願世事未嘗。憂方大。朝廷奈何。子遺奈何。問正終之頃。吉祥善逝。安坐含笑。初無疾苦。吾師天人。完歸爲樂。獨不念嗚咽舉首之愆。兆。鶴結待望之寒。陵。失所依歸。溝壑跬步耶。天不憖遺。胡寧太忍。傷哉奈何。烈江東一顰。淺蒙鄙之人。於師門無一線之繁。援。自匹夫致之方州。兄弟甥姪。並受養。援。拯。拯之恩。逾於天親。十年以來。言笑忘分。涉名理。則獎以治心。語應世。則教之實踐。闔門常行。許其敦睦。治理薄效。謂爲多才。下至小文曲。無不出入輔。勸掖不啻嗚呼。烈所蒙被於師。豈一息未盡。所得忘耶。古人心喪三年。獨居築室。而門生之於舉主。往往棄官奔走。千里行哭。烈生千載之下。形格勢禁。此志不可復遂。然心神散失。官骸塊然。嗟乎。縱謬安存。亦墟莽之朴而已。尙何言哉。尙可言哉。靈旌在天。無遠勿屆。旣伸哭寢之禮。輒寫哀悼。達之几筵。師其鑒之。謹告。

病中哭文正師得三十韻

吳坤修

一春噩夢多。奇險吁可怪。抑鬱困五衷。事恐關成敗。果於二月初。我師薨於位。倉皇駕輪舟。撫棺盡哀思。回

憶壬子冬長沙甫隨侍。忠節與壯武。治軍本初試。掃卻桂東塵。一軍分作二。忠節援西江。壯武留重寄。我效
嬰秦庭。如粵乞芻糧。重九返衡陽。下游賊復熾。草草起異軍。岳陽敗塗地。慘澹圖振興。持籌事不易。破竹下
武昌。若覺強人意。豈期到沔陽。兵機又復滯。舟師陷蘄湖。岌岌如履乘。我速赴經營。隻身策單騎。就餉漢嬰
城。帥亦來駐紮。茫茫一旅師。百折幸不墜。四塞盡陰籠。不獲通一字。我分武昌軍。立意掃臨瑞。與師歷艱辛。
性命聊指臂。從此下江南。卒賢日紛萃。名王報生擒。爵賞次策議。媿我分寸勞。亦行忝省使。聞師撤手時。光
明逼世界。東甬底定功。明詔予特諡。勛可史館書。像可凌煙畫。費盡一身心。獨完千古事。皖省崇新祠。願師
顯靈異。雲中甲馬來。椒醕飲一醉。若報知己恩。終身奉血淚。若念訓勗言。隨時肅膜拜。

送文正師樞南歸泣賦

同上

人生重氣誼。違問生與徂。投擻衣冠族。照轡與奚軀。此藉朝廷恩。乃娛勢利徒。若遇有志士。掩口先胡盧。所
重在心許。可聽是面談。一言如入骨。百折任階墮。我憶廿年前。無端學奔趨。一登湘鄉門。從此無歧途。勉我
繼南塘。或與崇庭俱。萬人紛如海。獨覺詩數殊。時忽遭翠吹。暗暗相提扶。卒令風波平。不爲斧鉞誅。手書一
一在。責爲君子儲。浮名不輕加。使人無詆誣。常舉鵬鳩詩。書紳作良談。卽此師弟情。金石不能逾。一旦棄我
去。覓焉等諸孤。簪香亭一角。遺像飄長鬚。我援心喪誼。晨夕慘號呼。本欲扶輦車。遠送渡重湖。一官如繫匏。
進退難自圖。況值焦爛後。神衰貌亦臞。今觀雲旗颺。江風嘯檣烏。一生知己恩。著想實鬱紆。寸心隨所往。化
作雙飛鳧。倘過古城南。往迹尋一隅。辛苦不可說。吾師慘也無。昔年兵挫曾駐蹕於此力圖振興

文正師祠堂落成紀事

同上

皇帝御極初。辛酉八月朔。璧合與珠聯。祥瑞皆駢集。惟時老湘軍。圍皖加嚴急。卽於是日。曙城克賊就促。火
 速露布聞。兵威誠卓卓。次第平東南。厥機在此著。今聞我師薨。萬姓咸感泣。清以古雙蓮。立廟祀褒鄂。教民
 水火恩。權作銜環雀。我請達帝廷。輿情未可卻。豈期甫定基。腦毒便繼作。每於呻吟中。指畫嚴匠約。神工鬼
 斧併。頃刻起樓閣。師恩入人深。衆工頗踴躍。按限告成功。莊嚴復式廓。製曲將迎神。一一合禮樂。師曾駐行
 臺。高樓樹一角。早晚坐其中。憑眺江與嶽。靈旗指日來。此舉必然諾。鬚髮動如生。清酒敬一爵。作詩告後來。
 有爲亦咸若。

哭太傅曾文正師

李元度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驚。九重悲上相。萬里失長城。傳說騎箕尾。龍圖富甲兵。宗臣應祔祿。公再造江山山似

文成報文刊天語極哀榮。例值享大燕

嶽嶽擎天柱。南衡鎮上游。靈鍾蕭相國。地接蔣恭侯。湘鄉白漢得公魂後名世無雙略。儒臣第一流。早開議

大禮。讓論已千秋。公有特凡宜刑實刑新帽

五管紛蛇豕。黃山匝地橫。直隄萌渚嶺。趨蹌石頭城。宿將皆迴席。詞臣獨請纓。書生萬人敵。終作李西平。

墨經登壇日。江心戰血紅。孤軍奔屢北。百折水仍東。妖霧迷銅渚。戈船燼石鍾。蒼黃授遺疏。裹革誓完忠。漢碑

之取公半遠遠撤各千餘書手投元度

自駐章門節。重收刦後基。代肩當局任。誰餉客軍飢。百戰摧蝟虎。長江創水犀。匡廬峯萬丈。應繼紀功碑。
 血戰規江左。功成背水餘。出師諸葛表。奏捷令公書。將相盈門下。羌夷問起居。弟昆同錫土。褒鄂比何如。

壁立門千仞。臣心水共澄。二難煩鐵券。三度鎮金陵。薄海未蘇息。餐波尙沸騰。知公憂國淚。泉路尙沾膺。
白髮門生在。荒江作幸民。平生數知己。當代一元臣。諧謔饒天趣。文章易替人。兼收別數傷心博陽第。無
復吐車茵。

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霆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慈母雖投杼。遐邇解網仁。烏瞻容返哺。曠贖閱勞薪。公治云非罪。會參未殺人。至今披疏稿。汗背泣沾巾。
一別十三載。相思欲斷腸。偶蒙作元晏。猶似訟陳湯。馬序先正事略有約遊吳會。無緣拜後堂。惟因效端木。
築室獨居場。

昭代五文正。惟公踞斗魁。孤忠能活國。天性最憐才。青史無遺議。蒼生競述哀。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

補輓曾文正公詩

張文虎

公薨五經月。痛哀益定思。天河三朝輔。風清百世師。純忠無矯飾。實惠善因時。正有蒼茫感。人間未盡知。
千秋論名世。未必古今同。遇勝李忠定。才餘韓魏公。及門多柱石。拔萃到蒿蓬。驅策無凡馬。知應冀北空。
世人矜一得。方寸已張皇。學問融虛抱。功名入坐忘。海波寬並育。秋月靜無芒。心法技求戒。能遵道自臧。
有伎求
詩二首
十截江南北。侯門久濫竿。多聞稱過實。寡欲許幾儒。戊辰贈句云多聞遠企劉中鼎京欲目斷晴丹旂。情
深熱白駒。去春辭湖山遺像在。和氣見眉鬚。莫愁湖華嚴寺

輓曾文正公詩

薛時雨

天教元老備哀榮。一夕台星殞石城。報國此身無缺陷。留公寰宇合澄清。人懷君實多私誅。帝比希文受大名。事業蓋棺方論定。熙朝信史有真評。

唐宋中興事本殊。時艱端賴重臣扶。但教捷伐戮羣醜。依舊東書拱帝都。諸將有才歸夾袋。先皇獨斷壹軍符。功成灑淚何人覺。一片孤忠念廟謨。

擊天柱石鎮江南。鑒定終能大亂戢。萬姓瘡痍恩再造。十年休養節持三。郊衢尸祝銘遺愛。士女香花播美談。盛世稱庸行祀典。鄉賢尚澤合同龕。專詞題述四松庵座陶文毅公述道

卽談小藝亦超倫。小隊頻過訪部民。蘭玉清芬同北面。松生受業余門煙霞沈痼忝西賓。盛稱助德非私誼。悵望坤乾少替人。我率孤寒八百士。生芻奠罷一沾巾。

輓曾文正公詩

戴 望

陽和變秋氣。衆木失雲陰。毒霧朝合日。流芒夜值心。千秋喪遺愛。四野聽悲吟。不有明公出。東南久陸沈。

十載巖尤亂。天教力救平。助猶垂故府。感痛有儒生。多士忘粉式。中朝思典型。更憐三百戶。婦孺涕交零。公

清節堂以委五簋。幾之日特行哭入堂。公南嶽天開運如公。首降祥。盛名況新建。清節擬汾陽。豈特中興冠。還爲昭代光。那哉交字富。道味溢籍章。古稱三不朽。公譽足當之。欲寫長河派。爲題節德碑。九原誰可作。一藝愧相知。總帳空堂上。論文憶昨時。

輓曾文正公詩

劉壽曾

賤子戊戌生。公時登玉堂。東髮慕名賢。識公姓氏香。側聞躋侍從。嘉謨翊先皇。沃心丹旰箴。復有議禮章。流傳到家。實誦聲琅琅。大道無端倪。童稚味測量。先君有彝訓。群叻鳴能忘。公如在。慶歷韓范富歐陽。癸丑丁喪亂。州邑浩縱橫。長江失天塹。東淮如沸羹。聞公提義師。開關起衝湘。又讀討賊檄。其言慨且慷。想公天人姿。冠世真豪英。雲淵乏梯接。景行不得望。幾年避黃巾。故園池館荒。先君抱漆經。標水湖東艤。樵蘇資客授。往依郭淮揚。淮揚甘說士。尺書遠寄將。公方勸師旋。禮辟有未遑。馱氛纏皖中。淮揚轉戰亡。先君爲字孤。貨廩東清旁。曾辭益陽招。公歎風誼長。辛酉克舒州。越歲書促行。公時開東關。延攬倒屣裳。賓席禮先君。清宴華燈張。賞奇到經術。師派談吾鄉。謂承文達緒。盼新江焦汪。九流辨涇渭。四庫森戈鉞。貞固執純德。人物如西京。贊誦循察案。雅度何航航。或乃造寓廬。深語移三商。八驥立踴躍。驚羨到騎兵。爾時樓船軍。江漢歌滔沈。介弟金陵師。連捷雨花岡。功名溯艱虞。志晦用益明。草昧開經綸。文字芽初萌。乃譔關儒館。魁碩來。聯。雙鬢外史書。抗迹願與黃。敦仁兼復禮。公學能頡頏。卷帙頗汗牛。沈藎二百霜。校理屬先君。異同參毫芒。敍錄刊誤書。落簡無迴更。尙論爲紀年。志事昭貞剛。燈火精廬中。寡述鉛槧忙。三元際甲子。吳會消穢槍。旋收金陵城。威孤殄天狼。戡定撫洪墟。再睹民物康。賓佐皆從公。東下治征裝。投戈乃修文。冬試開舉場。賤子海濱來。戴筆意激昂。趨庭侍先君。謁公聽騎航。行卷進素業。焚藉超恆常。更及制舉文。謂可決榆枌。頗譽風條勁。深盼矚足躡。風雪揭榜夕。樵燭瑣院光。拾枚咸在列。掾吏如堵牆。唱名及賤子。名副鄉貢行。公聞有喜色。嗟惜不暇詳。響此愛士忱。驚坐衆目瞠。垂翅夫何言。結感遇中腸。明年公北征。合肥聶封置。局判經書。續錄甄國彊。句當屬先君。禮遇與公衡。乃卜金陵居。巷宅鄰青楊。賤子思請纓。從公涉徐方。眷戀庭闈深。羣季益望兄。報知無竟山。此意今猶悵。湘陰郭中丞。薦賢佐政綱。特奏先君名。教士宜上座。中丞乏雅故。采譽

因公彰。推刺不已出。淵識執與印。丙寅公還治。惠化蘇疲。忙再謁。被溫言。嗟公鬢髮蒼。德業重。易勉。望繼公治良。會刑班范史。先君仍動勳。咨詢及政典。士裔兼淮防。石城重寓公。舉似通德閔。承歎被儒服。環堵羅酒漿。河澗及九里。公德難縷抗。晏天嗟不弔。鮮民罹禍殃。痛憶丁卯秋。先君疾臥牀。求葭荷公賜。終難起膏肓。計遠公但驚。臨弔淚漬眶。撫視草土中。垂慈憫瘠疴。樽棹俾成禮。窀穸安北邙。仍壽生計艱。儒館職許復。月分都府錢。饋貧資春糶。公曰汝家貧。弟弱賴汝匡。好慰母氏心。門庭肅蒸嘗。大業期不墜。家學宜續。庶勤廉二字箴。植躬在自強。館中英彥萃。善繼先德芳。講習有所資。追琢成瑤瑛。此風高古人。誦義遍列卿。堯堯彥昇兒。不嗟葛陂涼。子子叔敖子。庶免負薪傷。仇書承先業。鑿楹珍標綱。禮經考姬周。選舉探蕭梁。下逮柴城書。未云社醫障。公願舉精善。掃葉見術遠。別坐侍燕閒。訓詞周勉養。說經月緒言。講授示梯杪。胡踐駟鄭元。狀物稊毛蕘。轉注剏新義。段桂走几似。筆札手降頻。師資裁簡狂。己已奉詔書。探釐觀殿廊。攀轅逼江左。祖道紛進賜。贈行製序文。公謂華實相。薄劣曷足珍。宏獎公意臧。殷勤語後政。勿翦召伯棠。袁衣思鴻沛。西北浮雲翔。奏記訊起居。答教來郵囊。注憶何稠疊。在遠念薇蔣。祝公或再來。南紀民斯慶。天鑒乎衆志。三位歲在庚。塗歌而衛舞。羣頌聖德滂。謁公意尤殷。爲言視茫茫。恩命懷坐鎮。抑畏懼莫當。問訊所校書。遺集徵思王。南朝廷壽史。探討業未央。瑣細及家事。屢屈憐摧藏。永言悼先君。年前值禪祥。再拜乞佳傳。杖外鴻筆敷。公許政暇爲。信諾無時償。更及左氏疏。祖庭學未昌。公願望續成。插芬紅豆莊。念此孤露餘。材不中栢案。六載實依公。陸危獲支撐。仲叔皆畢婿。季也亦雋饗。家門荷再造。出谷天衢亨。方期翬翼水。葵藿傾午暘。何圖大星殞。巫陽來下迎。奔問哭寢門。雪涕紛浪浪。公平騎箕去。陽奠神侵侵。臯夔志佐虞。李郭功與唐。公名在史乘。纂言著作郎。無待賤子陳。蚓竄師鸞鳳。報德今無階。禮有府主喪。陳詩質以哀。輟翰心傍徨。公鑒其鑒

諸叫雲排天闔

挽曾文正公聯語

原錄未全。編撰補錄。先後次序。即依鈔本。

受業吳坤修

二十年患難相從。深知備極勤勞。允矣中興元老。
五百里倉皇奔命。不獲親承色笑。傷哉垂暮門生。

受業梅啓照

武鄉可樹汾陽可擬。姚江亦可擬。瀟湘衡嶽。開氣獨鍾。四十年中外傾心。如此完人空想像。
相業無雙。將略無雙。經術又無雙。蔣阜秦淮。大星忽隕。廿六載門牆回首。代陳遺疏劇悲哀。

甥陳濟遠

武室共趨庭。慈顏爾壽。雅訓冰清。記席前無限提撕。彷彿春風沂水。
弱齡窮陟岵。元幸勛高國。殤骨冷。倘泉下有緣晤語。淒涼明月江天。

浙江知縣王厚堂
通判陶賈善

未職荷裁成。北斗山高。方欣大廈瞻。依服教久。欽文醫國。
鞠躬况擇。南天星隕。遽失中流砥柱。傷心如喪武鄉侯。

江蘇記名道江清賦

生民擬山海風麟。應五百年名世。歷廿四考中書。正學懋躬行。帝賴其勛。高柱石。
翊運際風雲。飛虎通天地。人爲儒。立德言功不朽。救時安宇內。公誠無媿補金湯。

受業章壽麟

衡嶽其興。大澤及天下。
上台星隕。遺愛遍江南。

廣西候補道程桓生

修謁甫歸來。憶精神步履。巽鑒如前。何期變出須臾。半壁東南驚柱折。
考終祿福備。况道德勳名。昭垂不朽。獨念恩承高厚。廿年依倚痛山頽。

小門生薛福成

邁蕭曹郭李范韓而上。大勳尤在薦賢。宏獎如公。悵望乾坤一灑淚。

窺道德文章。經濟之全。私淑亦兼親炙。迂疏似我。追隨南北。咸知音。

知府劉景堯

相業登中興。字澄清。賴矢精勤廿一載。
師說垂後世。康勤砥礪。敢忘遺訓十三年。

晚生歐陽鼎

偉略佐中興元。壯猷無與匹。

高文留息身。人倫師表定推公。

江蘇知府桂中行

勳業震寰。神歸河嶽。

天眷元光。臣失人師。

內弟歐陽柄鈞

舊雨相親。數卅年琴韻書聲。頓成往迹。

大星忽隕。合四海通才碩學。共哭元勛。

江蘇知府張兆鹿

天祖有神靈。生公特挽中興局。
乾坤試環顧。濟世難爲繼起人。

受業劉翰清

有事君之小心。緯地經天。一代殊勳垂國史。
惟夫子能先覺。周情孔思。千秋絕業在遺文。

門下晚生周世澂

功在社稷。澤在生民。虛瘡歷三朝。四海蒙麻。豈獨棠陰徧兩國。
驩其娛樂。恤其陵夷。敦交延兩世。十年飽德。從今葛屨泣西華。

門生黃翼升

地復荆揚。喜頻年物阜民豐。到處有賈祠樂社。
門多將相。悲此日維傾柱折。何由仰北斗東山。

江蘇按察使應寶時

舉世託安危。生而爲英。死而爲靈。痛此時白馬素車。滾滾江湖流日夜。
大儒作將相。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看到處黃蕉丹荔。紛紛俎豆薦春秋。

部民薛時雨

一个臣休休有容。頻年變理餘閒。小隊出郊垌。慣向山中招魏野。
萬戶侯綿綿勿替。當代元勳佐命。大名垂宇宙。豈徒江左蕭夷吾。

章

心復

鼎鈞

將相本師儒。武緯文經。真見大名垂宇宙。
治平出修省。先憂後樂。豈惟遺愛在東南。

部吏林達泉

其功業卓乎李郭之傑。其文章總乎韓歐之長。名世鍾靈。一代棟梁宗岳麓。
用天下財家不豐於資。進天下才子不顯於秩。至仁忘己。千秋俎豆祀姚江。

中湘歐陽兆熊

矢志奮天戈。憶昔旅鴈傳書。道精衛填海。憑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記。讀到獲麟絕筆。將汗馬助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紙糠塵垢。開拓萬古心胸。

又

平生風義兼師友。

萬古雲霄一羽毛。

員外郎曹耀湘

天挺人豪。經文緯武。

道隨運往。生榮死哀。

前湖北布政使厲雲官

侍坐二十年。教紙行數立名。真氣貫兩間。勳業文章稱不朽。
抱病五六日。猶讀書。猶治事。大星隕一夕。民生士類痛何依。

郭用孚

手挽乾維。萬里梯航瞻上相。
身騎箕尾。九重都哪失純臣。

幕士

孫方榮
張燮昭

乘業佐中興。方功高畫口。名冠凌煙。從教託席斯民。忽見神光斂合斗。
司筭陪末座。愴前歲星沈。今茲柱折。檢點巾箱遺墨。幾回腸斷泣春風。

門人孫衣言

人間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臯夔。別有獨居深念事。
天下誦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却恨老來濕紙。更無便坐雅談時。

韞道王大經

三代下無此完人。道德助名。學問文章。運世具全神。立體祇從誠意積。
一零間喪茲元老。朝野中外僉屬士庶。呼天齊痛哭。傷心豈爲感恩深。

熊其光

先帝知人。早屬東南大事。
儒臣奮武。同應俎豆千秋。

候補

蒙德輝
史易深
東遊丹
李達源
康獻廷
虞采錦

化成立道綏動哀榮。在官在民。在鄉黨朝廷。此日同聲一哭。
學宗誠正。修齊平治。爲儒爲師。爲元助佐命。於公獨有千秋。

記名提督譚碧理

三朝敬歷。百戰助威。幾種盤錯艱危。弼成聖代中興業。
九廟旋常。千秋帶礪。重以文章道誼。早立純儒發世名。

鄉晚生周開揚

中興將相出其門。合武鄉汾陽之功。併爲一手。
半壁東南失所恃。問王導謝安而後。曾有幾人。

許長怡

昭代完人。處爲大儒。出爲元老。
中興佐命。功在天下。澤在江南。

湖北提督郭松林

偉業冠古今。滿而不溢。高而不危。統求國計民生。先憂後樂。

薦賢徧天下。功則歸人。過則歸己。若輪感恩知己。異口同聲。

夔州知府蒯德模

公今與皇夔望散同遊。緊古元勛齊俯首。
我正湖江漢沱滯而上。每經遺壘輒傷心。

兩淮運使方濬頤

衡嶽雲開天柱峻。
大江星限石城寒。

年晚生錢振倫

一貫衍心傳。是獨鍾衡嶽英靈。湘波開氣。
千秋昭定論。端不讓黃皇宏業。新建奇勛。

長江船務委員李泰源

憂樂在心頭。足競希文事業。
助名垂宇宙。並傳承相祠堂。

岳州鎮彭昌禧

韓歐無武。郭李無文。集數子所長。助華巍煥。
衝嶽之高。洞庭之大。歎哲人其萎。雲水蒼茫。

晚生馮譽驥

一旅獨勤王。誓此身蕩平江湖。助業終能酬志節。
片言曾論帥。記當日流連詩酒。笑談早已識英雄。

候選郎中張星翼

雷雨奮經綸。局啓東征。萬里金湯資鞏固。
助名昭日月。神歸南岳。九重青瑣薦馨香。

受業陳守和

今後儀型。吾將安仰。
生前功德。民不能忘。

晚生郭柏蔭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史傳千秋無媿色。
謳革辭軒。銷金泥刃。輔星一夕忽韜光。

受業李瀚章

隻手挽乾坤。至今日生榮死哀。公真無恨。
勛名震中外。願此後際。顰眉鉅。帝曰何人。

三品卿銜老湘軍統領劉錦棠

五百年名世。誕生立德立功立言。鐘鼎旂常銘不朽。
數十載闔門銜感。教忠教義教戰。江淮河漢淚同深。

知府范志熙

當代一人。是潞國丰儀。汾陽福澤。
大名千古。有阜慶事業。韓柳文章。

受業陳長慶

立志邁千秋。何必論文媲韓歐。武超郭李。

感恩逾廿載。最難忘揚帆入瀝。持節導淮。

同鄉木商張雲理

德冠鄉邦。衡山並茂。

澤流天壤。湘水同長。

受業李鴻裔

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盛德若愚。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助業外。年垂大耋。而神觀勿衰。病至彌留。而鞅掌靡息。如臨如履。易簀猶在。駭兢中。

知府李寶森

龍眷備優隆。擢將相。賁殊恩。科名得祿。不爲榮。所願在丹扈。陳謨。蒼生造福。鈞衡資幹濟。作神仙。歸大暮。中外人民皆失色。詎惟是梓鄉。飲泣。槐府吞聲。

安徽壽春鎮郭寶昌

江左失元臣。沐德懷仁。同向甘棠揮雨淚。

齊東悲往事。噓枯吹朽。難將寸草報春暉。

前山西布政使劉秉璋

天上大星沈。氣壯山河。身騎箕尾。
人間紛雨泣。功在社稷。澤被民生。

門下潘鼎新

一身繫天下安危。夷傲邊氛。未了暮年心事。
四海得英才教育。勳名德望。永爲後世儀型。

涼州 右江鎮周盛傳

衡嶽紀鍾英。忠勤智勇。發於性天。我公力挽乾坤。助業煥千秋史冊。
江南遍遺愛。寬厚和平。獨持政體。此日哀填衢市。英靈仰萬古雲霄。

安徽官民

相業匡時。武功定亂。經術名家。上下千古。軼後超前。我公不朽。
九重震悼。百姓悲思。三軍涕泣。東南半壁。感恩懷德。吾皖尤深。

晚生英翰

福邁武鄉侯。盡瘁鞠躬。百戰卒成。中興宗。
壽輪郭尚父。內憂外患。九原猶繫老臣心。

受業方駿謨

合志於皁纓。方召之儔。僉稱翼勵。時雍允無慚德。
受知在榮利。勛名而外。惟有修能自惕。用答深恩。

門下士李善蘭

士傾廣廈。民失慈航。天胡不弔。
助震菲夷。名垂宇宙。公實長存。

待館甥聶緝槩

出師律以定中原。想百戰芒鎗。金甌再鞏。九重枚卜。錫爵增榮。卅年來緯武經文。總歸夕惕維寅。吐握公誠
如一日。

登泰山而小天下。念衡湘地接。忝蔭桑枌。褒鄂門高。驛施羅萬。五嶺外御輪親迎。豈意早逢半子。音容彷彿
遽千秋。

安徽知府劉奎光

文能拊衆。武能威敵。將相規模。往古備。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聖賢學問。近今稀。

鄉世姪魏者

不用口碑頌遺愛。
實爲朝廷生異人。

參將葉圻

用衆行師。偉略欲過新建伯。
集思廣益。虛懷宜繼武鄉侯。

私淑弟子歐陽利見

五百年名世同生。三朝碩輔。試問汾陽福澤。諸葛經綸。人能兼備厥躬。古今有幾。
數千里神州底定。一柱承乾。况復吐握賢勞。先後憂樂。天不憖遺一老。中外皆驚。

門下士李鴻章

師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門下晚生沈保靖

成德遼材。多將相器。

克己勵行。以功名終。

淮揚四營營官

龍節起三湘。時雨飛來。半壁山河重洗滌。

犀軍分一隊。大星歸去。滿天風月助淒涼。

直隸同知陳崇砥

惟公至性過人。若武功文德。勳業懋昭。卒能弼亮三朝。終此生鞠躬盡瘁。在我感恩猶後。借外患邊防。謀猷未竟。盍不慙遺一老。爲當今宏濟艱難。

年治晚生黃振綱

萬戶領侯封。墮淚慰同羊叔子。

千秋相業。核名不愧范希文。

門下晚生黃彭年

公真一代名臣。挽東南已墜山河。百戰奇勛。論學術本原。猶爲餘事。我是再傳弟子。憶京洛叨陪杖履。卅年老友。每從容講貫。咸服先生。

直隸候補道蔣春元

爲東南撐半壁山河。冀大亂初平。長資柱石。是國家第一流人物。胡中興攸賴。遽殞台星。

受業陳鼎

披胸羅宿海。沈幾默運。大度能容。廿載相依。廉孟子。隻手挽銀河。陶鑄羣賢。廓清九服。千秋共仰。武鄉侯。

受業萬啓琛

係安危之重。爲社稷之臣。功名百世。將相一家。接軫起羣英。幕下同僚。多節鉞。出大賢之門。許急流之退。憂患相從。勸平親親。騎箕驚此日。風前老淚滿江湖。

浙江候補道秦緝業

是名士。是名將。是名相。備於一身。衡岳湖鍾靈。天爲中興降申甫。有立德。有立功。有立言。足以千古。江流助悲哽。人誰後起繼蕭曹。

手民李光明等

嘉惠士林。四部菁華皆授梓。
周知民隱。百工技藝盡沾恩。

廬州知府李炳濤

砥柱仗元侯。邊徼未安。竊聞秦岳將頽。絕筆不忘依北闕。
箴規垂下吏。帡幪久戴。誰知彭城就謁。過門長此哭西州。

浙江提督黃少春

入正揆席。出總師干。以其身繫天下安危。真不愧元老壯猷。名臣碩畫。
德煥泉壘。功逾管葛。所注意在民生休戚。恨未見漢南解甲。隴右銷兵。

部民綢緞機業

禹臯相業。德在安民。卽黼黻絺繡彰施。亦沐大賢惠政。

唐虞盛世。歌止擊壤。論智名勇功勳。伐。請觀。倅史成書。

署廬州知府周金章

將相一身兼。恩眷方隆。驚看劍氣歸天。星芒墮地。
華夷同淚下。春光忽暗。愁見湘江湧浪。衝嶽埋雲。

賀祥麟

海內外福宇偕依。入操廟算。出掃樓氛。幹旋拓中興。允武允文。資蓋盡。
江西南停雲相望。我值懸弧。公傷弭節。去來同寸晷。一生一死。慟交情。

受業舒卓元

聖朝養士二百年。得公輔翼中興。方爲食報。
史館書助數萬字。似此鞠躬盡瘁。不愧封侯。

受業劉于潯

秉節歷三朝。門下屬僚多將相。
逢顏纔兩月。座中師傅竟神仙。

晚生劉繹

雅望駐江城。滕閣曾臨。一瓣心香瞻榮戟。
豐功紀應阜。峴臺重擬。千秋淚墨灑遺碑。

江西紳士劉繹等

吳楚本聯疆。記義旗初指。時雨飛來。特爲生民救水火。
匡廬咸失色。恨前蹤假。大江東去。長留浩氣壯山河。

江蘇知縣唐煥章

其盛德非下吏所及知。但看迴轡乾坤。陶成將相。
惟貽謀待後人之嗣事。方慰廿年吐握。四國錡斯。

通家晚生志和

簪毫游虎觀。振臂息鯨濤。文治武功。燕許汾淮齊俯首。
星月躋湘潭。風雲慘江樹。畏威懷德。蠻夷華夏共傾心。

知縣薛元啓

廿載矢忠勤。憂國方深。遠計名垂竹帛。
三邊需保障。勞心未已。定知氣壯山河。

安徽知府劉芳蕙

活國擬汾陽。形住神留。舉世傾心瞻北斗。
感恩同越石。路修齒至。哭公有淚滿西州。

江西知府王延長

盡瘁武鄉侯。千秋臣極。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屬吏蔡滙滄

維嶽降神。伯仲伊呂。
乘鞭作牧。閔閔山河。

年晚生何紹基

武鄉澹定。汾陽樸忠。泊於公元輔奇勛。旂常特炳二千載。

班馬史裁。蘇黃詩事。憶我詞垣。鉅凱誼。風雨深談四十年。

晚生張之萬

臨履惕淵冰。百世同悲會子簧。
功勛逾淝洛。千秋不數謝公墩。

記名道刑部郎中潘曾瑋

開濟歷三朝。有三達尊三不朽。八表風清。再造勛名千古少。
威儀貞百度。爲百察長百世師。一背星殞。九重震悼萬民悲。

記名提督陳濟清

爲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再造勛名郭忠武。
鍾衡嶽磅礴鬱積之氣。三朝知遇李長源。

同里晚生楊昌濬

菁道德。能文章。是衡湘開氣所鍾。一代宗風更誰嗣。
以儒臣兼武略。平東南數省大難。中興事業。獨公多。

晚生馬恩溥

任兼將相。翊贊中興。彤廷十六字褒忠。盡瘁鞠躬應自慰。
攀拔英賢。培成後進。幕府萬人俯首。泰山北斗復安宗。

姻晚生郭嵩燾

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宋唐以上。說德與言。朔野同悲。惟我最。
考初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考戰績以水師爲著。實注其謀。鄭難未預。負公多。

晚生左宗棠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刑部郎中倪文蔚

知我十年前。問客何能。門下濫竽常自媿。
論才三代後。如公有幾。江南愛樹已難忘。

書局士人

張文虎
店仁森

廿年軍國久忘身。不愧千秋史册。
三省官民齊下淚。豈徒八百孤寒。

世晚生許乃釗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
是真澹泊。身沒志益明。

皖南鎮潘鼎立

相節昔從征。志決匡時。每飯不忘天下計。
藁躬今盡瘁。精誠戀闕。遺章難盡老臣心。

江西記名道董似毅

立德立功。超越古今名不朽。
爲將爲相。又安中外職無虧。

寶山知縣王鴻訓

於國有郭令再造之助。規模非三代下苟且僥倖功名。尚友古人。允矣方叔壯猷。召公維翰。

修身見顏子不違之用。緒餘兼四科中政事文學精蘊。師資後進。悲哉鄧侯入昴。傳說騎箕。

同知毛俊臣

功德在人間。實至名歸。相業千秋懷太傅。
英靈返天上。山頽木壞。心香一瓣弔鄉賢。

門人彭玉麐

爲國家整頓乾坤。耗完心血。隻手挽狂瀾。經師人師。我侍希文廿載。
痛鄰城睽遠函丈。永訣顏溫。鞠躬真盡瘁。將業相業。公是武鄉一流。

襄鄧道歐陽正壚

武鄉侯學貫天人。功德兼崇。滄海橫流資手障。
文中子門多將相。品題增重。頽山壞木等心喪。

受業年愚姪袁保恆

累世託通家。卅年來父子兄弟。奉爲益友嚴師。一旦遽深梁木痛。
中興推佐命。三代下旋常竹帛。綜論武功文德。幾人能並大名垂。

受業何敦五

真儒事業今無匹。

大匠裁成我最庸。

甯國知府受業孫翼謀

天誥悼殊深。方期梯航就道。于羽舞階。咨策老臣。備歎逝。公歸悲不復。歷湖裘帶。臨戎江湖。仗節知名。婦孺盡銜恩。

姻世姪朱式雲

幾輩共佐中興。論公柱石。助名屈指。誰堪呼伯仲。祇今非無後勁。媿我湘山。義舊傷心。再不苟甄陶。

刑部主事朱壽鏞

美諡媿希文。一身憂樂關天下。高門重元禮。三世淵源及不才。

晚生喬松年

助業佐中興。何期天柱俄傾。九陞改容聞太息。
謳歌遍南國。忍看江流不轉。千城雪涕失瞻依。

三書院秀才

兆姓慶生還。教養兼施。十年絃誦聲聞。務本先教培士氣。
斯文失宗主。典型猶在。八百孤寒淚下。傷心豈爲感私恩。

前輩秦階道金國琛

承國家二百年教養。翊贊中興。濟艱難。資倚畀。櫓楫迅掃。瀛海胥恬。偉績炳千秋。錫爵允宜隆帝眷。
救東南億萬姓瘡痍。維持元氣。崇節讓。讓休和。聊月重來。大星忽殞。羣生同一哭。感恩況是受公知。

知縣譚家瑞

是豪傑。表聖賢。本一貫薪傳。親民明德。
有天爵。有良貴。歷三朝寵遇。生榮死哀。

山東知縣胡鼎祺

神仙福分。將相經綸。更清操凜然。身後只餘桑八百。

佛子衷腸。書生面目。忽前修邈矣。心喪還有客三千。

同知陳光烈

七省被恩膏。偉矣勛名滿天下。
三台望星象。爛然功業在人間。

姻愚姪郭階

一德契宸衷。方資都隞廟堂。乍驚梁木遽摧。篤念蓋臣應震悼。
十年從父執。竊幸追隨杖履。何意巫陽赴召。傷心樹蔭更難依。

直隸州莊祖基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一身備聖教四科。又兼勲業崇高。李郭范韓誰與比。
令妻悌弟孝子順孫。六秩占人間全福。更羨君臣際遇。舉廢稷契祇如斯。

張復勝等

功高百辟。德被兆民。經濟本文章。名世間生成相業。
祀享千秋。侯封萬禩。助猷勳鐘鼎。酬庸異數荷天恩。

縣丞程柱

大經濟從學問中來。當年整頓乾坤。實惟伊訓一篇。呂紹六策。奇事業由艱難而至。此日推崇德望。允宜馨香百世。圖繪千秋。

受業李傳猷

五百年寫生名世。武功文德。震耀古今。忽傳上相云亡。歎斯民誰爲先覺。二十載依戀師門。北馬南船。奔馳壇坫。痛哭春風頌歌。微夫子吾將安歸。

世愚姪邵順國

任艱鉅以佐中興。學問勳猷。共仰師表。敦故舊而撫孤弱。飲食教誨。劇感恩施。

門人李興銳

翎運仗元臣。驚地神仙驚帝夢。任賢真宰相。溥天桃李哭春風。

弟國潢

無忝所生。病如考。歿如妣。厥德有常。更如王父。孝友式家庭。千里奔臨空自泣。以古爲鑑。文似歐。詩似杜。鞠躬盡瘁。殆似武鄉。功名在天壤。九原可作耐人思。

世晚生許敏身

德澤被東南。十年來掃盡樓槍。位亞汾陽。名齊諸葛。大星沈江皖。千里外聞歸蓬島。心傷兩楚。哀動三吳。

晚生馮桂芬

武緯本文經。爲漢唐後儒臣吐氣。中興姓開國。與順康間元佐論助。

附江甯士民奉曾文正公遺像於莫愁湖全椒薛時雨題聯

出西州門。迤邐而來。看桑麻遍野。花柳成蹊。十萬戶重觀昇平。遺愛難忘。白叟黃童齊墮淚。與中山王後先相望。幸湖水波恬。石城烽靜。五百載允符運會。大名並峙。袞衣赤烏共圖形。

跋

太傅毅勇侯曾文正公。捐棄館舍。民懷召葛。人思表揚。一時言哀之作。稱爲極盛。隨見節鈔。索閱者衆。遠

友函告。亦願借觀。無以徧給。因就所寫各詩文聯語。付諸剞劂。以備士林流覽。且其不能忘之實。而以
恩諭及公小像暨示子書日記冠之。惜各體鈔錄未全。擬再補錄授梓。用饜觀者。至公之勛業德政。海內
皆欽。無俟贅述。而奏議著作。現藏於家。不能倉猝編刊。若遺章及各省奏疏。自有國史昭垂。私家尤未敢
纂集也。壬申六月謹識

曾文正公榮哀錄終

